

PL
2704
A1
1872
U.11

歸壻亭集卷第三十二

勤 全祖望紹衣謨 餘姚史夢蛟竹房校



序

錢侍御東村集序

錢子濬恭捧其本生父退山侍御東村全集乞余銘墓
及序予於錢氏世德望之如峩眉天半嘗以相公麗牲
之石出於菊潭劉公手者未能該備爲作神道第二碑
銘又嘗編次相公前後諸集而爲之序又嘗記其畫像
又嘗作檢討樞曹推官三公墓文百年來通家子弟能
言錢氏之文獻者予不敢多讓則侍御家國大節寧可

以嘿而已惟是司馬溫文正公未及作劉道原墓志而
卽以十國紀年序令其家上石則今卽以東村集序納
之墓中大儒成例未爲不可爰參考野史合之侍御所
作自傳爲序一通以歸之嗚呼侍御甫爲諸生卽隨相
公倡義監國授以推官而相公固辭不受及入閩庶寮
乏職乃以諸公之薦授臺員風帆浪楫悍帥秉成侍御
無所展其風裁而拮据卒瘁爲相公召募義勇聯絡山
海營寨相公不祿侍御尚與檢討同入福安圍城中久
之始去而檢討死侍御與樞曹以下諸弟姪同從亡翁
洲而相公之子尚寶又死翁洲再失樞曹推官相繼死

侍御自此始爲宗祀之計而家門蕩然戒心未泯消歲月於亡命之中蓋此十年來固不暇爲詩文之事亦不忍爲詩文之事卽間有所作要歸於波濤兵火之中而不得存迨驚魂稍定葺草廬三楹爲東村農舍欲謝絕人世而以衣食之故不得不出而索游委蛇韜斂之中用晦而明以全其不降不辱之面目於是五十九歲復舉三子以長者丞相公之祀卽濬恭也乃濡筆作家傳以補史闕閒情所寄或泣或歌故侍御之生平較之古來遺民爲最苦而其神明所蘊結足以扶宇宙之元氣而厯劫不可磨滅者亦正於此得之嗚呼相公忠義之

盛萃於一門諸弟鼎撐角立前光後輝生死殊途而其
趨則一故國世臣寧復有二濬蔡其以吾文納諸幽宮
微特侍御以爲足盡其生平卽相公諸昆季聞之亦當
笑而領之矣

董高士曉山墨陽集序

吾鄉故國遺民之作大率皆有內外二集其內集則秘不以示人者也轉盼百年消磨於鼠牙魚腹之中雖外集亦什九不傳況內集乎董先生曉山湖上七子之一也七子之後人大率皆夷落不復得列於清流獨先生三世以來門戶詩書之澤未絕予求得其墨陽集而論次之然內集亦不可得見矣予讀周卽墨證山之序曰君子讀書明於古今之故遭時自斥一無所表暴以窮以老所恃以見其意者詩若文耳而又祇此破帽芒屨舟車風雨之際一二蕉萃之士往來贈答覽山川之陳

跡風物之變幻悄然以思儻然以賦而生平之意固不在焉斯亦僅得其麤者矣今世且無知之者又安望他日讀其書而諒其不言之意邪雖然曉山亦自存其意耳固未嘗蘄後世之知之也使蘄後世之知之則又曉山所不取也卽墨之文可謂善言先生之意者予固無以益之但就其言繹之則知卽墨雖與先生至契顧當時亦似未得內集而讀之者使其得見之黍離麥秀之音足以感天地而泣鬼神者吾知非此序之所能盡也嗚呼志士之精魂終古不朽而莫爲寶之使冥行於太虛而人莫得見則後死者之恨也當是時吾鄉詩人極

盛論者謂鄮山以才勝其力雄臬堂以學勝其詞瞻而配之以吳子以爲諸家之魁林都御史繭菴獨沉吟曰吳子尚踏省門不在遺民之列尚未足儕於二家良久曰曉山以韻勝其格超時人以爲知言而亦因見吾鄉前輩論人之嚴先生大節詳見於予志墓之文故此不復備世有以不得見先生之內集爲憾者乎但觀予志墓之文以及此序其亦可以想像而大略得之矣

律之更以次北氣其水所以應陰而大和靜之矣

亦謂其水以不濟其大主之內氣然則水乎地雖平亦

謂其歸人之氣也至大陰精其外乎志墓之文始此不

曰其山以陽氣其水以陰氣言而衣因具香燭

曰其水以陰氣其水以陰氣言而衣因具香燭

曰其水以陰氣其水以陰氣言而衣因具香燭

曰其水以陰氣其水以陰氣言而衣因具香燭

愛日堂吟稿序

予與谷林定交且二十年江湖之郵寄京洛之追尋家園之止宿分題刻燭良亦多矣安不自揣以爲當在地醜德齊之閒及其下世始盡取其集讀之其氣穆然以清其神油然以瑩其取材浩乎莫窮其町其別裁蓋非一師一家之可名也乃喟然自媿以爲曩者特管中之窺不料其所造一至於此昔人之論詩者梅聖俞主於勤呂居仁主於悟楊廷秀主於變夫不勤何以能悟不悟何以能變其歸一也三家之言可包舉也而予更有進於此者詩固三百篇之遺也苟其無豫於人倫之旨

則雖百計求工要不過世俗之詩谷林之爲人也事親以孝待兄弟以友恭御下以慈接友朋姻戚以厚可謂有得於溫柔敦厚之教者矣時與命乖徵車之役不得待詔承明未央之廷臨川詹事將處以三禮書局一席谷林睠懷寢門拂衣竟返放翁有云外物不移方是學者斯其人矣晚年稍爲客所負家事漸紬顧怡然不以掛胸日益聚書矻矻可謂和平之極致矣所居小山堂池館之勝甲於錢唐竟日游息其間巖壑之流止花草之苑枯澄觀嘿驗不必遠窮屐齒而化機已畢具於胸中然則谷林之詩之曰進而上蓋有由然而區區蒼萃

之富澄汰之嚴淵源之遠與夫諸老先生之所夸爲秘
傳者猶其末焉者也而予也何足以望之乃爲之序其
端

以本特見於以及其而下以起於友朋如城以厚可爾
而於江東如厚之教者矣時與命而微車之設不備
而亦則未與之起隨川廣事將建以三禮得局一席
谷以將領門拱衣竟進故家有云外物不豫方是學
者以人美職年稍過客所負家事漸細願怡然不以
別日金聚者確確可爾和平之極致矣所居小山堂
漱之則片於錢唐竟日尚息其間嚴整之氣止在草

軒皆辭其末焉夫志而子也何以望之乃為文其
文富辭於文雖微而文之氣與夫

寶瓢集序

竹町居士陳授衣以詩名大江南北者幾三十年而不遇其遇益蹇其詩愈工顧竹町之詩愈工而其心愈歉然有所不足余謂其心之歉然有所不足者此其詩之所以工也請言竹町之爲人也古心而篤行方嚴醇雅造次不苟有儒者氣象故其爲詩亦絕無險詖之習夸誕靡曼之音狹隘僻陋之腸破碎之句而一出之以和平溫厚取材自漢魏以至宋元無不到而歸宿於中唐年逾五十手不停披含毫渺然會心自遠吾疑其胸中所造殆有得於學道者故其詩之工如此而竹町遜謝

曰吾未能也予每客揚州館於馬嶰谷齋中則與竹町晨夕竹町居東頭予居西頭余方修宋儒學案而竹町終日苦吟時各互呈其所得因念世之操論者每言學人不入詩派詩人不入學派吾友杭堇浦亦力主之余獨以爲是言也蓋爲宋人發也而殊不然張芸叟之學出於橫渠晁景迂之學出於涑水汪青谿謝無逸之學出於滎陽呂侍講而山谷之學出於孫莘老心折於范正獻公醇夫此以詩人而入學派者也楊尹之門而有呂紫薇之詩胡文定公之門而有曾茶山之詩湍石之門而有尤遂初之詩清節先生之門而有楊誠齋之詩

此以學人而入詩派者也章泉澗泉之師爲清江栗齋
之師爲東萊西麓之師爲慈湖詩派之兼學派者也放
翁千巖得之茶山永嘉四靈得之葉忠定公水心學派
之中但分其詩派者也安得以後世之詩歧而二之遂
使三百篇之遺教自外於儒林乎賦詩日工去道日遠
昔人所以箴後山者謂其溺於詩也非遂謂詩之有害
於道也竹町之詩旣工而其胸中所造有近乎道其歆
然不自足也殆將有更進而致精焉者曾氏之瑟未希
而顏子之卓如有立矣吾知其不僅僅以詩人終也竹
町屬余爲序者且十年矣今冬又話別於揚江空歲晚

暮雲落葉滿目皆詩材也而余叨叨於道術之分合得
無笑其迂乎

修川小集題詞

杭兄堇浦董志局於海昌得絕句共百首請予爲之引
堇浦之詩之工不待余言顧余甚有念於海昌者得因
堇浦之詩而一及之海昌故文獻之窟也堇浦拜無垢
之祠式持正之里搜錄查職方罪維諸篇豈僅騷人之
遊錄哉而樊侍御光遠者楊文靖公高座弟子乃無垢
之畏友也學錄不傳微言安在尚有識其講堂薦以谿
毛者否職方東江軼事已漸漸滅而姚監軍曷菴棄家
長往以黃蘗爲西臺化爲精衛尚有道其姓名者否抑
又聞安陽許侍郎之令海昌也延姚江黃先生設臯比

招致高材生雅歌釋奠中吳徐侍郎果亭扁舟涉江來
問證人之學安陽則傳三易洞璣之旨豈無薪火之貽
足爲里社興起者乎是皆群雅之材所當及也堇浦其
更爲我訪之

鷺脰山房詩集序

國朝諸老詩伯阮亭以風調神韻擅場於北竹垞以才藻魄力獨步於南同岑異苔屹然雙峙而愚所心醉者莫如宛陵施侍講之詩宛陵至性深情化才藻於何有而孤行一往無風調之可尋所謂酸鹹之外別有領會說者以萊陽宋觀察同稱非其倫也在昔都官手筆實使歐蘇諸巨子低頭下拜豈地氣所鍾世有之歟邇來澥內之言詩者不爲齊風卽爲浙調兼兩專車如相契約而宛陵一唱三嘆之音皮閣已久予雖大聲言之而世人莫之聽也中吳王君梅泚獨深以予言爲然梅泚

之詩其取材也精其就律也細清和溫潤匠心獨運蓋
兼前人之長而別有閒情逸氣出於行墨之表未嘗屑
屑描撫之迹震川所謂得西子之神而不徒以其顰者
也其爲人如其詩清談潔供蕭然絕俗所至焚香烹茗
擁卷長吟五月而披羊裘三冬而衣皂褐梅泝不以介
意猶且修飾牙籤檢點研席長箋短札一簽題俱不苟
偶有僦父唐突其間則蹙然如浼然而鳳泊鸞飄漫漈
懷中之刺東華冠冕之場拓落牢愁不知者以爲元之
尚白其知者以爲瑟之非竽也予自庚戌之秋讀鷓鴣
山房集而心契焉去年再至白下偶及宛陵之論不覺

促膝相近賞音同調而又轉嘆菑歎之嗜無怪其爲特
所外也梅泝屬予爲序屢矣荏苒緇塵未及裁答秋風
伏雨況味蕭寥信筆書此聊以申平日樽酒細論之旨
云爾

叢書樓書目序

乾隆戊午予爲韓江馬氏兄弟作叢書樓記於今蓋六
年矣書目告成屬予更爲之序馬氏儲書之富已具見
於予記中吳越好古君子過此樓者皆謂自明中葉以
來韓江葛氏聚書最盛足以揜葛氏而過之者其在斯
乎予以爲此猶其淺焉者也夫藏書必期於讀書然所
謂讀書者將僅充漁獵之資耶抑將以穿穴而自得耶
夫誠研精得所依歸而後不負讀書請卽以韓江之先
正言之其在唐時曹氏李氏牢籠四部稱爲博物之雄
選學之大宗也選學大衰士以經史之文相尚逢原韻

顏曾王閒太虛豫於蘇門六學士之目八家文統之功
臣也文章尚屬小技若孫氏之春秋出自安定先生之
傳竹西王氏之周禮出自龜山先生之傳力排異說蔚
乎大醇而明世海陵格物之旨羽翼新建遺經之世胄
也韓江先正之箕裘遠有端緒固未可竟以聲利之場
目之也馬氏兄弟服習高曾之舊德沉酣深造屏絕世
俗剽賊之陋而又旁搜遠紹萃菁儒林文苑之部居參
之百家九流如觀王會之圖以求其斗杓之所向進進
不已以文則爲雄文以學則爲正學是豈特閉閣不觀
之藏書者所可比抑亦非玩物喪志之讀書者所可倫

也韓江先正寔式憑之而勵勵與葛氏爭雄長乎哉今
世有所謂書目之學者矣記其撰人之時代分帙之簿
翻以資口給卽其有得於此者亦不過以爲擣撻獺祭
之用叢書樓書目之出也必有以之爲鴻寶者矣豈知
主人已啜其醢而哺其糟乎聞吾言者其尚思所轉手
也夫

愚山施先生年譜序

年譜之學別爲一家要以巨公魁儒事跡繁多大而國史小而家傳墓文容不能無舛繆所藉年譜以正之宣城施愚山先生曾孫念曾詮次先生年譜二卷屬予弁其首先先生之墓志出於西河之筆其文極工然所序馬太宜人事實在舉賢書時而墓志以爲在歷仕得覃恩之後西河依先生幕最久且密不知何以有此誤也此事有關人倫異日國史必采入先生傳中不可忽也先生之分守江西政聲藉甚公議以爲不日當晉開府忽遭東閣蓋安邱相公當先生持節山左時有所干請不

遂至是修怨焉西河或有所諱而不書然年譜不必復爲之與詞蓋是乃先生不畏強禦之大節不可沒也先生之家學本於王父中明先生實爲新建盱江之傳而又嘗從沈公耕巖得聞漳浦之學故其和齊斟酌不名一家是乃先生學術源流之所在國史當采八傳而墓志尚未盡其詳年譜中所當悉也先生之造詣其與蔚州魏敏果公睢州湯文正公平湖陸清獻公同道同德不相上下魏湯二尚書雖未竟其用然尚揚厯槐棘多所發舒清獻則以遭摧挫而愈顯先生於其中最爲闇淡又以工於詩古文詞世人反用是掩其學問之大原

倘有如李與巖李文簡公合作韓范文富歐馬六公年
譜者其必班先生而齊之也夫

吉其山諸次主所領五世

李和趙李之商為合外此世定則和六世

贈趙東潛校水經序

安定之注水經雖其於禹貢之故道不能一一追溯而漢晉以後原委畢悉尤詳於陂塘堤堰之屬固有用之書也乃以過於嗜奇稱繁引博反失之龐讀者眩焉要其纏絡未嘗不釐然可按也所苦唐以後無完書據崇文總目則館閣所儲本亦祇三十五卷据元祐無名氏跋則蜀本且祇三十卷是以歐陽充公尚未見四十卷之著錄及何聖從本幸復其舊然已云篇帙不無小失而以太平寰宇記諸書校之則逸文之不見於今本者不下數百條說者以謂原本當有弱黑涇洛虢沱諸篇

而今不可得見矣是豈止小失乎哉然卽其所幸存者
脫文譌字展轉沿禡蔡正甫所謂蜀板遷就之失令人
撫卷茫然難以津逮雖有好學如柳大宗謝耳伯趙清
常朱鬱儀孫潛夫之徒再四讎定不過正其十之三如
盤洲石柱之疑而于其大者未之能及也百年以來乃
有專門之學顧亭林顧宛谿黃子鴻胡東樵閻百詩五
君子慨然於蔡正甫補亡之不可得見合羣籍而通之
購舊槧以校之竭精思以審之是書始漸見天日同時
劉繼莊自燕中來亦地學之雄也欲因麗澤之益蒼萃
爲是書之疏而惜其不果然而諸家所論定或以洮水

爲澆水

東樵

或以榮水爲澮水

宛

或以潔水有二

百詩

或以

礫谿有南北二渠

東樵

或指九江在洞庭而託於許叔重

之說

東樵宛谿

斯其過皆不少甚矣稽古之難也杭有趙君

東潛者吾友谷林徵士之子也藏書數十萬卷甲於東

南稟其家庭之密授讀書從事於根柢之學一時詞章

之士莫能抗手爰有箋釋之作拾遺糾繆旁推交通哀

然成編五君子及繼莊之薪火喜有代興而諸家之毛

舉屑屑者俛首下風安定至是始有功臣而正甫之書雖謂

其不亡可也予家自先司空公先宗伯公先贈公三世

皆於是書有校本故予年二十以後雅有志於是書始

也衣食奔走近者衰病侵尋雙韭山房手校之本更是
迭非卒米得畢業瞻懷世學不勝慙赧而東潛奪燾而
登囊括一切猶以予爲卑耳之馬不棄其鞅絆豈知羽
毛齒革君之餘也其聊舉先世之遺聞以益君則庶幾
焉

浮山大禹廟山海經塑像詩序

江都城南廂有浮山蓋亦石紐之流也旁爲大禹廟址其門首塑山海經諸相乾隆癸亥孟冬同人共往觀之因相訂賦排句以補志乘之闕屬而和者如干首夫以是經果足信乎則出自伯益之手寧不足以附禹貢而豫於百篇之目然但以所紀禹事考之崇伯之父明有代系而以爲白馬則與世本不合崇伯化於羽淵而又化於殫渚則與左傳不合其工旣放而尚除惡未盡有臣相繇爲害則與孟子不合帝啟之獻三嬪於天而竊九辨九歌九招之樂以下雖並見於天問然與尚書之

九歌不合所紀禹事如此而其餘槩可見又況上甲徵
殷事王亥之雜引也謂是經竟無徵乎則畢方貳負諸
証歷見漢人之所述郭氏已著之題詞中而有明之季
鷗鳥見於南昌佛寺朱中尉謀璋志之精衛遺種見於
海上林太常時對志之鵜鳥見於杭城東陳高士廷會
志之刑天之舞則西方徼外多見之者固不可以爲盡
誣也嗟夫洪濛之世地天蓋多混雜而禹之明德最神
故其傳尤奇以疇範爲不足爰有宛委龍威之籍祝融
營邱之圖遁甲之紀以后稷栢翳之徒爲不足爰有狂
章四子之分職以元龜爲不足爰有黃牛青犬雙龍九

禹之效靈以禹貢爲不足爰有禹本紀有禹大傳以有
禹之征爲不足爰有防風氏之埋以八年三過爲不足
爰有石闕以連山爲不足爰有開筮至於拆背而生偶
步而趨中宮之弄侯人之詩其旁見於他書者皆出自
三代之衰而實不過是經之互文其流遂爲穆滿之宴
王母祖龍之見神人幾於不可究詰太史公以爲薦紳
先生所難言者也若夫八荒之外物類良無所不有是
經尚未能盡之耳而今同人乃欲一舉而收拾之於詩
取材則避其雷同要旨則歸之雅正牢籠鼓鑄不已汰
乎乃序其大略如右

贈錢公子二池展墓閩中序

前太保督相錢忠介公嗣子二池明年爲七秩猶思襄
糧躡屨度閩中以展忠介之墓請予爲作神道第二碑
銘將勒之黃蘗蓋其孝也二池之子懿藻乃謀以今年
豫爲阿翁祝而又懼非阿翁之意亦乞言于予以予苟
有言則二池必弗之拒可謂克肖其父之孝者也於是
二池果來告曰古無慶年之禮況孤孽如僕者其尤不
可以當此諗矣雖然若能爲僕寫孤孽之狀以長歌當
一慟卽以贈僕之行則當拜而受之予曰諾嗚呼太保
之殉於琅琦也父子夫婦相繼并命又一年而第五弟

檢討殉於福建又七年而第九弟推官殉於勤又一年而第七弟職方亡命徬徨卒於崑山一門先後死國其可傷矣而前此太保尚有一子尚寶已短折於翁州四忠皆無後尤可爲痛心者也又二十餘年而第三弟侍御始舉二池亟行告祭之禮以爲忠介後天之延一綫於忠介以篤遺澤於二池者豈不重哉然而桑海波沉家門蕩盡侍御困守臯羽所南之節以舌耕教二池三旬九食十年一冠故國公相家之子弟豈敢望繡衣肉食而零丁寒餓出門輒碍不得不委蛇於塵俗之中寓清於濁寓醒於醉皇天后土可以諒其艱貞之志在昔

竹垞先生之論獨漉山人也以爲降志辱身終當登之
逸民之列予嘗三復其言而傷之獨漉之門資地望與
二池無不同然獨漉之聲華氣力非二池所能逮故蒙
難餘生二池有校獨漉爲更困者二池年已老矣猶日
抄忠介遺集校讎譌舛向予家搜索野史中所載忠介
事以補家傳之所未及每飯不忘其先人予旣作忠介
神道第二碑銘又屬撰忠介遺集序并葺年譜記畫像
又屬撰侍御墓文與東村集序又遍求檢討職方推官
誄銘從父蟄菴徵士遺集流落他人二池購而歸之檢
討以下三公皆未置後二池歲時修其祭祀以一身兼

承諸父焉可不謂之孝歟而懿藻善養父志醇心篤行
力耕供職惟二池爲有子惟忠介兄弟爲有孫惟故國
故家爲有光寵一綫之延遺澤其未有艾也二池其行
矣七十孤兒杖履無恙猶能千里啣哀省松楸於墓下
亦足慰先公之望其爲我問隱元獨耀碧居諸長老遺
文尚有存焉者否

集卷第三十三

鄞 全祖望紹衣撰

餘姚吳夢蛟竹房校

議

冬青義士祠祭議與紹守杜君

六陵之事尚有所商蓋唐林故祠在攢宮旁季彭山以爲尚應有王修竹乃本之張孟兼則多其一黃梨洲以爲尚應有鄭朴翁謝臯羽則又多其二萬季野續考之以爲尚應有癸辛雜志之陵使羅銑則又多其一羅事雖似不與唐林宿相謀而其義則同不可謂非一體也况公謹言羅發孟后時一老翁得后叙臯羽明有古叙

歎以紀其事則固非不相謀者矣是固前人所未及之
證佐也故當合而稱之曰六義士祠若章祖程引崖山
志以爲尚有余則亮乃無稽之言余則亮者政和人余
應也明洪武中曾官畱守司知事卽賦皇宋第十六飛
龍以志庚申君遺事者也其人在政和蓋稱宿儒圖經
中有傳可考而相去八十餘年隔絕三朝其時不與唐
林接則於六陵事定無豫且祖程引崖山志以爲據是
書予家有之然並無此語故益見其誣也今執事但增
彭竹以下三人而未及陵使愚尚以爲闕也當時同事
自尚多人以趙東山之語可想見也今其幸傳於世者

不當失之若其祠址旣不復在攢宮愚以爲可移之天章蓋天章冬青之跡亦久湮沒寺僧甚陋幾莫知爲鳳巢龍穴之所在矣故宜立穹碑以表之而祀六義士於寺中以存其地不當在城內也聞執事欲移六陵祀典於天章而大吏格之是在黃耄史固嘗早有此言然大吏亦未爲非也蓋國家命祀祇據正史不以稗野之言改移是乃定例况穆陵遺顱明祖返之攢宮則固未可改置矣故不若移六義士之祠則兩得之耳其中又有宜論定者宋之蘭亭在天章王厚齋之言可據也今之蘭亭亦在天章然而宋蘭亭非今蘭亭相去幾二里則

今之天章亦非宋之天章也蓋天章在元末爲火燬明
永樂六年浮屠智謙始重建之其遷地當在是時然則
前此唐林之舉其在舊址無疑也故祠或不得已而寄
於今之天章若碑則當立於舊址姚江黃耒史物色冬
青於今之天章不得而痛心於浮屠之剗其踪跡甬上
萬西郭亦主其說所謂刻舟而求劍者矣

冬青義士祠祭議二與紹守杜君

冬青之役王修竹鄭樸翁確然同功者也羅陵使亦必不可遺者也獨謂臯羽有陰移冥運之功此出自楊廉夫之臆說愚初亦誤信之而今始知其妄夫欲審臯羽之同功與否先當定發陵之年羅雲卿作唐雷門傳以爲戊寅周公謹志以爲乙酉宋景濂從公謹乃於其元史又先一年以爲甲申則已自相矛盾故續綱目從雲卿若以臯羽之詩合之知君種年星在尾則雲卿之言是也近人邵廷采疑以爲戊寅乃少帝元年蒙古不應竟無顧忌若此因以爲乙酉而冬青引不可解則始闕

之不知南渡之初汴陵已自不保况崖山彈丸豈爲敵之所愚是真迂儒之言不足辨也發陵旣在戊寅則其時文丞相未死臯羽甫從前一年辭而東歸西臺慟哭記所云別公章水湄者是也祥興初元臯羽蓋尚徘徊嶺嶠亦安得由閩而浙深入東越豫於冬青之役此不辨而可知其非者也蓋宋亡之後据韶父所言則臯羽避地甌括間四年其後以癸未始入吳以丙戌始入越卽記中所云哭文公夫差之臺與越臺是也是時始聞有冬青之事而感賦之故讀其文亦自是局外記事又屬追溯之語知君種年星在尾則已之不豫可知矣其

爲追溯之又可知矣是時霽山已歸東嘉故臯羽頻有
詩寄之是則就臯羽之言以考臯羽而可以了然者也
楊廉夫之言妄也况臯羽以其子麤達世務始棄家出
游終身不返癸未臯羽年三十五計其子可冠始出游
耳戊寅非其時也以梨洲之精覈且爲其所惑野公爲
臯羽作年譜固知不能辨及此然則臯羽之配事當去
乎曰是又不然臯羽之大節宋末爲最卽白衣而拜靈
禽之下亦足千古附之唐林之後未爲不可但不當以
爲共事者以其年考之有不合也天章古跡旣已漸沒
則今日立碑之舉尤不可緩恐是亦雷門諸君之所深

望也

冬青義士祠祭議三與紹守杜君

弟前作宋蘭亭石柱銘其中言度宗曾以天章寺地賜
吾家易代之後始以爲書院事在至元甲午此勵見於
吾家世譜史志固未之載也然剡源游蘭亭序其於書
院之役謂以全氏廬爲之則其說非無徵者矣天章自
宋時屬吾家迨至元甲午乃輸官則宋亡之次年唐林
義舉謂非吾家共任其事不可也蓋先泉翁固遺民其
於修竹爲同志故是役也不於他所而於吾家閒嘗謂
修竹爲謀主羅陵使則攢宮之地主泉翁則山南之地
主唐林鄭則身主其事而臯羽則特聞其事而歌咏以

發之者也蓋攢宮無地主則事且立洩山南無地主則亦無以妥七戰之驚魂也是蓋必萃羣力而始成而乃以各懷忌諱故雖唐林二君尚且彼此傳聞不合況其餘乎弟非敢爲先世強附此事但考索所及固不可得而晦也然竊以爲六義士當崇祀而泉翁則可以不必是又何也吾家固宋室之世戚也三王四公重圭疊組先太尉位在二府矣國亡事去不能救是所疚心豈敢以此爲功而望後世之報哉且是天章者故先太師徐公之墓道所在也其因墓而以寺爲香火之院固宋室之所賚予也一坏之土其又何辭如或因畏禍而有難

邑則厲之不如矣故泉翁之共任此事不足奇也特其
地之所屬則不可不著明耳先泉翁諱璧字君復太尉
永堅之從父也宋時曾官秘閣晚年遷居於杭之城東
所稱孤山社遯初子者也世亦稱爲城東處士其詩見
皐羽月泉吟社中尤與剡源善嗚呼故國之文獻消沉
羣言迭出五百年來旁搜審覈而後略具首尾悲夫

爲明故相膠州高公立祠議與紹守杜君

執事葺念臺之精舍祀寓山之影堂皆近世俗吏所無其有功風教大矣而越中有一典禮百年以來未之舉者則膠州高文忠公之祠是也僕初至越嘗向諸生問以膠州寓寮而莫能對也始寧倪生安世者太保文正公後也蹙然對曰相傳在野寺中而今亦無確知其地者蓋天下之平久矣但膠州之未有祠祀於越是下國之恥也僕曰善哉對也是非文正之後不能爲此言然而無可告者今幸值執事守越講明廢闕振起忠孝膠州之祠當在斯日蓋膠州寓公此間無有子孫能請之

當路者倘得之是尤天理人心之公有光文獻者也膠州乖迕貴陽其詳已載明史据李公映碧三垣筆記則當其未去時貴陽尚有牽制自其去而小人益無所忌膠州家本素封亂後一介不存但攜一少子欲居常熟不果寄於長洲久之入越其居越也日惟一餐祈死於神不見一客及蕪湖敗問至念臺尚與熊公兩殷匍匐赴杭議奉潞王發羅木營兵以拒守而膠州不往嘆曰天之喪明若稽夫徒苦江東父老亦復何益吾等之熟矣遂絕粒貝勒以貂參致書聘六公膠州爲首使者至門家人使致命於殯宮使者太息而去時膠州已託其子於門客

海寧談遷摯之渡江蓋逆知浙東將有事也會畫江之
師起詔贈太師諡文忠其制詞吾鄉林評事時躍所草
有云卽避兵之淨土爲薦醑之周垣則是時故有賜祠
之旨而兵革匆匆未施行耳是皆明史及諸野乘所未
及者赧王六相大興死於邗上膠州死於越中最後而
新建死於金王之難不然則南都綸閣眞穢地矣而膠
州首山之薇適在此間箕尾寒芒至今臨之豈可使空
山杜宇怨人也謹卽遣倪生持短牋商之執事倘得俞
允不腆僕文卽可采入麗牲之石亦未必無助也

阿育王寺爲槩菴居士立祠議與住持晚荃

育王向有王蘇二公祠荆國之祠以其令勤時累嘗至
寺賦詩畱連見其集中固有說也坡翁則又何豫而祠
之將謂其作大覺宸奎碑文竟足應祭法耶可謂不學
之甚矣猶有應祠而不祠者爲李布衣槩菴槩菴本江
都人也名璜字德邵少負才塊奇誕放於書無所不觀
不肯應進士舉或遂譙之則曰無他恐奪汝曹魁耳聞
者哂之則曰不信請爲汝曹試之一出果魁建炎之難
寓居四明太守仇愈周綱潘良貴皆重之郡縣學校文
字多出其手時信安郡王者昭慈孟太后之弟也正貴

盛聞檠菴之才欲以女匹之或告之曰是不特資送
且可得官檠菴笑曰老夫將逃人外豈尚出此竟謝之
終身不娶於是來育王從宏智禪師者遊大有省悟其
自題影曰分明便是龐居士又卻無人賣簞籬當時以
爲見道之語其於甬上諸公最善王侍御伯庠參政次
翁之子也檠菴病革侍御過之問以平日了達今何所
見曰都無所見但覺神氣漸散耳以其遺稿爲屬尚諧
之曰勿竊吾詩文爲君有也尋卒侍御令客戴權編之
則檠菴生前已多殘斷乃得其可錄者二百篇釐爲十
二卷其白文公年譜樓參政攻媿序而附之於長慶集

初櫟菴愛育王施田百畝以爲身後伊蒲作供之資而
畱其影於祇堂今歷年久不可問矣然當宋時但有攻
媿稱之其後則王尚書厚齋亦嘗稱之而清容南山諸
公志四明者並不爲列之寓公固已漏矣乃育王志中
亦不及之豈非文獻之失予觀櫟菴乃畸士蓋非特以
文學見長者雖其終身不娶未合於吾儒之道而掉首
信安之婚非凡人也然卽以其文學言亦雄矣故欲於
今寺中或娑羅閣或拾翠樓營一席以祀之未必非玉
几金沙之佳話也平生於釋門香火不參末議今破戒
爲櫟菴言之以爲按昔人之妄祀坡翁者則有別矣一

笑

育王之當祀者有四陶隱居也張橫浦也槩菴暨楊
孝子也然陶張不藉此寺之祠孝子在甬上自有祠
惟槩菴爲不可少者

錢忠介公夫人忌日議

忌日何以有議蓋出於孝子慈孫之窮也在昔明正統
諫臣劉忠愍公天啟黨人繆文貞公皆瘐死詔獄凡詔
獄之殺人也例以第一日禁子報囚病次日厥官給醫
藥又次日以不起聞其實則報病之日已登鬼錄所給
醫藥乃虛文耳故忠愍家忌以報病後三日三祭而文
貞家竟以報病之日爲忌常熟錢尚書嘗曰同一忌也
劉則疑之繆則意之孰是而孰非均可以痛哭矣錢忠
介公夫人董氏卒於戊子之四月而以喪亂遂失其日
嗣子濬蔡傷祀典之莫舉也詢於予予曰忠介輓詩謂

四月二十七日夫人得異方服之稍痊然卒不能救則
忌在二十七日之後明矣且二十七日稍痊則未必以
次日遽卒明矣無已參稽劉繆二家之例竟以晦日爲
忌焉可乎嗚呼桑海諸公不祀忽諸者蓋十之九忠介
獨有後惓惓先人如此則亡於禮者之禮其亦不幸中
之幸也夫

考正府主廣靈廟議

三禮之祀其在地元惟社稷爲明祀後世有城隍則社
稷之屬也社本五土之神稷本五穀之神而配則社以
勾龍及禹稷以柱及后稷蓋以人鬼通於地元今城隍
之祀皆以人實之是亦古禮之遺也吾鄉所稱廣靈廟
者羣奉以爲府主則亦地元者是矣既有社稷又有城
隍又有府主不已複乎且其所傳神乃鮑蓋不聞有忠
孝正直之節而但傳其說誕不經之爲不可解也且夫
天神地元列在三禮而神仙則出於異端之說故神元
之列於壇廟無可致疑而神仙則但在宮觀之數不聞

壇廟之可雜以宮觀也神仙之但在宮觀猶古佛之但在伽藍不可混也斯乃不通經術而後有此背禮之舉顧前此大儒如豐清敏公樓宣獻公袁正肅公皆爲之請加封加勅於朝則已惑矣聖人不語怪如廣靈王豈非怪之尤者與夫以累朝所奉而吾一旦起而非之吾固知其信從之難也然而神元之不可證以神仙則亦夫人而知之豈待吾之灌灌哉或曰是則然已然則鮑神果何攸予曰吾竊疑所謂廣靈者鮑全非鮑蓋也四明丹山圖咏注稱鮑全有聖德董黯有孝行並以爲甬上之地仙意鮑全者必其隱居不耀不言躬行足以追

蹤古之逸民舊德而後世失載其詳者也丹山圖咏中所紀亦出於道家之口吾不甚信而其以鮑全與董黯齊稱則儼人必於其倫卽董黯之足信而鮑全亦可知也吾故曰廣靈者鮑全非鮑蓋也鮑全之行旣不甚傳而圖咏固有地仙之說因又訛而謂其配龍女謂尸解謂飛昇皆由鮑全而影藉之則知庸妄人之愚不足怪也夫神元而必求其人以實之固鑿之甚者也今不患其人之果足以當斯祀與否而居然拾庸夫俗子之語見之文章如危素所作廣靈王傳可爲發一大噓者矣

廢奉化縣靈昌廟議示奉化令

奉化縣南五十里有靈昌廟焉以祀吳越內統軍胡進思子初不解進思何以祀奉化及閱舊志則進思次子慶由湖州遷居焉嗚呼進思也而祀之耶作廢靈昌廟議

進思當賤時以屠牛出身吳越建國從軍得官文穆王元瓘嘗以宣州之師質於田氏進思從行文穆王嗣國以其爲舊從也因爲大將忠獻王宏佐立上統軍闕璠強戾而進思比之王欲殺璠令人謂進思曰今將除公與璠各爲本州使璠不疑而徐畱公進思許之乃以璠

爲明州進思爲湖州璠果怒進思曰老兵得爲大州幸矣不行何爲璠受命卒畱進思而殺璠是時國人以進思重厚寡言謂其戇也故存之忠獻王亦待之厚廢王宏侗立稍不禮焉進思恃迎立功干豫政事廢王斥之欲授以州進思益怨一日問以殺牛事進思謂其知而故辱之不知廢王無心也時時在家設忠獻王位被髮痛哭先嘗受福州將李達之賂使歸藩達歸而叛廢王責之進思恐廢王謀逐之事洩進思作亂囚王立忠懿王宏俶忠懿王旣立進思勸以殺廢王不可進思乃使人自害之守者已受忠懿王密戒擊殺之廢王得無恙

於是進思憂思忠懿王陽任之實不用未幾疽發背死
其黨斜滔謀反詞連丞相宏億王寢不治而以宏億爲
明州進思之本末如此乃讀其廟碑則曰宏侗暴戾荒
淫公迎其弟立之嘆曰老臣不去族將赤矣謝病不出
王數至第起之不獲分遣諸子渡江而次子得奉化石
樓蓬萊之勝公歸又以錢氏內自相圖不得已復之杭
則已變作發疽而殞其言全然無據廟碑託於龔參政
茂良參政正人不應通鑑俱未之見而作此荒謬之筆其
所云謝病不出卽指謀弑廢王不克之後也其所云內
自相圖卽指宏億蓋皆失其實之辭殆胡氏子孫自作

奉化亦多文獻乃祀此弑逆之人而不知而居然載是碑於志中則可怪也攷成化寧波府志但列靈昌廟而不言所祀之人其後始僞爲碑志以實之淫祀有如此者乎幸明府速斥而廢之庶釐正典禮之大節也

大滌山房祠石齋先生議與杭守杜君

執事守越已新戢山先生之祠并其弟子今守杭而漳
海講學之地適在禹航不可以無瓣香天假之緣足與
戢山俎豆稱佳對往者漳海最愛大滌山川之勝嘗曰
大滌吾墓田也斯其魂魄固應戀此明矣竹垞但矜雜
博遍考宋時洞霄觀諸公以爲此山之重宋之宮觀其
人未嘗至山於洞天無豫也且竹垞所志亦不備如求
備則章子厚嘗提舉斯宮矣何以黜之而始于楊文靖
公也漳海大儒其寒芒在日星之間顧不之祀而屑屑
於提舉諸君亦何爲者

翟參政以資政爲提舉見於晁氏讀書志而竹垞誤指爲顯謨

亦失考
餘尚多斯其事殆有待於執事也某嘗攷大滌高弟曰
何先生羲兆名瑞圖卽禹航產也曰呂先生漢憲名叔
倫越產故相呂文安後人也漳海正命門人星散是二
君者抱其遺書居山房終身不出以遺民終其節最高
而世之人罕有知者若祀漳海其配享必取其曾至大
滌者達人莫如陳公卧子以大節也經苑則朱公康流
以學術也風節則卽數二公以能守遺書也更配以金
陵從殉之四公亦足矣大滌函書中所列弟子蓋有本
非弟子而竄名其中者不可不察也故及之

改正成仁祠祀典議示定海令

成仁祠之祀在翁洲爲莫大掌故其與明初祀余闕福壽之禮同也顧其事行於前令意則善而失之不學妄採里巷誣誕之言以錄其人故其事僞其官爵僞其姓名無一不僞居然登之翁洲志中而祠爲謬祠志爲穢志大決橫水洋之清流未足以洗其玷也其所以致此者蓋由於黃斌卿之私人欲屬斌卿於祠以毀定西其時遺老且盡躉言得而持之故今祠中遂以斌卿爲首巋然居張相國之上而莫有先之者冤矣斌卿旣入於是翁之聞風而起者妄以長平之國殤相繼闌入尸其

事者不察遂至盈庭冒濫行之幾七八十年後生年少雖有疑之者而不敢言予則謂斌卿之不當入祠也博採諸野史之言而可以了然諸不知名者之妄入也據天子所修明史以黜之而無所置其喙矣爰爲議一通以告明府并聞於定之君子

附明史翁洲死難目錄

太傅大學士華亭張公肯堂

太子少保禮部尚書武進吳公鍾巒

兵部尚書鍾祥李公向中

吏部侍郎上海朱公永佑

通政使會稽鄭公遵儉

兵科都給事中鄞董公志寧

禮科給事兵部郎中江陰朱公養時

明史但作兵部今據吳少保海

外遺集

戶部主事福建林公瑛

吳縣江公用楫

禮部主事會稽董公

吳江蘇公兆人

兵部主事福建朱公萬年

長洲顧公珍

臨山李公開國

工部主事長洲顧公中堯

工部所正勤戴公仲明

定西參謀順天顧公明楫

諸生福建林公世英

錦衣指揮王公朝相

內宦監太監劉公朝

安洋將軍劉公世勛

左都督張公名揚

蕩湖伯阮公進

歸亭集卷第三十四

鄞 全祖望紹衣譔

餘姚史夢蛟竹簞校

簡帖

移詰寧守魏某帖子

國家試士之例責保結於廩生既爲之挨保又爲之認保所以嚴其踪跡者至備矣以太守錄送之士而必寄耳目于廩生者太守之去士遠而廩生之相去近也昨所聞使君之處此有可駭者鄞之陸鏡陸微者奴子也其大父曰陸駒自鬻於里中范方伯家爲奴已而被逐又自鬻於象山周給事家爲奴給事晚年居于鄞遂葬

于鄆之城北柏樹橋陸駒今所居卽周氏之丙舍也周氏旣衰陸駒踞其丙舍并其圭田日以富周氏後人來展給事墓陸駒不復與接甚且伐其宰木以爲薪城北之人惡之然陸駒尚未敢與于衣冠之列數年以來其諸子始潛納粟爲監生謀自洗雪鄆之敗行廩生林宗鶚者其生平最姁姁無恥首與之交今年陸鏡陸微兄弟遂應試宗鶚毅然爲認保而所謂換保者乃故范方伯之族孫范永潤見其名瞿然曰是吾家奴子耶不肯署名同堂廩生四十餘人無不以永潤爲是卽林宗鶚雖袒二陸亦不敢發聲不知使君何以赫然震怒盛陳

夏楚於堂皇，皇啗喝永潤，勒令手押，謂陸氏子實係清流。
謂拒之者爲多事，謂太守之力足以混一良賤，鄞之世
家子弟喪氣失鬼，不特永潤一人也。使君何所昵于陸
駒之後而必欲扶之？且此事一行，廩保可以不設，直以
太守兼揆認保之職足矣。不謂使君道廣門牆，桃李兼
收，及于僕隸之門，是又薦紳士大夫淺見薄識求其故
而不可得者也。倘謂其父已爲監生，其子何不可以應
試？則其說又似是而不然。蓋監生者固藏垢納污之一
途也。大縣之中歲入粟者不下千名，蒙蔽有司，賄屬胥
吏，從而溷廁其間，粹不能詰，蓋多有之。若果有激濁揚

清之當道則乘是獄之起并其監生而黜之是爲大快
人心者矣故判是獄者但當問陸氏子之應爲監生與
否不當以其已爲監生遂據以爲護符也某伏處菰蘆
于世事一切不問區區一童子之試事非所與知然使
君方挾盛怒以違清議在陸駒或有結草之報在甬上
諸薦紳則有蒙面之羞某如不言誰復爲言之者率白
不旣

心喪劄子答鄞令

不孝孤于乾隆三年十二月廿六日遭先君變罪大惡極不一而足續于四年十二月初三日接丁先太孺人憂荼苦洊至持服至乾隆七年三月不計間已滿喪期然而二喪各應有二十七月之期則未足也不孝孤私心未安又念禮制有所限故行心喪至八年八月以足五十四月之期自謂可以無害而執事過之以爲律之所無夫唯律之所無故以心喪通其窮不然則何以謂之心喪也蓋嘗聞明時有疊遭丁憂之例如此者請於提學蔡文成公而文成不以爲然以爲三年之喪本于

心之至痛該生後喪之至也豈能抑其至痛之心使待前喪之畢而後以次相及此必不能之事也則至痛歷三年不得不除不必踰定制而過於厚也文成之言固是矣但不孝以爲是在人子自返其心苟其心之痛已盡則除之可也如其未盡雖引而申之以至五十四月亦可也蓋嘗考舊史已有先文成而折衷之者宋史天禧四年御史臺言文武諸官并丁憂者相承服五十四月別無條例乞下太常禮官議于是太常議引喪服小記小喪除服以及鄭康成賀循杜預之說謂無通服五十四月者宜隨其先後而除是卽文成之說也乃寶元

中王恪以父母相繼不祿乞持五十四月服而仁宗特
許之則事固有可變通不盡泥也喪禮大事古人成案
最多可以參考今執事驟聞不孝所行而駭之懼爲大
部所詰不知不足懼也大部果有申飭亦詰不孝而罪
之耳于他人無與也且不孝守律于服則已除之而心
喪則未除校之宋明人所行似已並全而無碍倘必以
爲有犯定禮則卽揭不孝之罪請秩宗諸公博議之不
孝已行之矣寧有所諉咎乎率爾奉復不旣

幸日行文定寧有汛結皆平率爾率寡不期

為育所宝甄限昭顯不幸之罪請赦宗室公則請之不

妻限未斜射之宋即人汛行以日並全而無害論必以

之耳于此人無與也且不幸安幹于眾限日斜之而小

暗限請不味不呈歸也大暗果育申漁衣請不幸而罪

是之下以登幸今時事纏問不幸汛行而嫺之聖為大

荷之限事同休下變能不盡我出夷甄大事古人以家

中主命以父執卧繼入新之林五十四日眾而身定

論適孫嗣統帖子答姚薏田

與足下相別十有餘年不知佳壻董生所造一至于此甚爲欣慰來示經說數首考索甚覈獨其適孫嗣統一篇愚以爲未當董生謂周制適子死則立適孫但如周桓王之繼平王太子洩未立而死平桓相繼則祖昭孫穆不入廟數況洩之死平王已爲服斬不應死不從祀當援喪小記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之例祔于幽王之廟祝曰孝子某致祭於皇考故太子某甫如此則旣不至如後世追尊之徒陷于以子爵父之失而其祭平王得仍稱孝孫又不至如世之所云以孫禰祖者愚思此

一節禮文所關甚大而古人未嘗及之今一旦得爲講明良足補遺經之缺然天子諸侯之廟所以觀德豈可以未踐阼之人而闌入之且其慮祖昭孫穆不入廟數則卽入令取太子洩而祔祀之而平仍應以桓爲穆不能使廟數之有所增也七世之廟親盡則祧如謂可以祔祀則當其入祧之日祔祭之主寧亦牽連而入乎吾恐祧廟之中列祖以次而坐必無可旁置一席者如不入祧則將安所置之故祔祀之說不問而知其非也天子諸侯其所承者專以嗣統爲重所謂重者社稷人民而宗廟亦其一也未承宗廟之重安得享其祀是不得

因其父之服斬而遂可援大夫家殤與無後之例也故別立宮以祀之則可祔廟則必不可也至於以孫禰祖之說原出于朱子論衛輒之譌古來嗣統之禮不時適子死當立適孫卽適子廢疾亦立適孫而皆不得謂之以孫禰祖何也嗣統非嗣世也故謂以孫禰祖固謬卽謂仍稱孝孫亦非夫使嗣統者必依其本稱則苟有以庶叔嗣統當自稱爲孝叔矣有以庶兄嗣者當自稱爲孝兄矣此其必不可通者也若謂以叔禰姪以兄禰弟無所不可而獨不可以孫禰父則何說也夫庶叔庶兄當其未嗣統之日已曾爲臣豈得尚有叔父兄弟之稱

故先儒以爲雖爲子亦無害也然而天子諸侯雖絕宗
究之天定之族屬亦不可泯曲禮之文內事曰孝王某
不聞其加以孝子二字此固以嗣統爲重亦因其序之
有時難通也故爲人後者爲之子愚以此爲昭穆相當
者言之而不然者但特爲後之服而不得竟稱子此所
謂嗣統非嗣世也不特天子諸侯之嗣統卽大夫之嗣
爵亦有昭穆不能相當而以尊行繼之者矣故爲後卽
爲子亦不可以概言喪禮本無天子諸侯之制故難考
耳此愚之臆說也若嗣統非嗣世則西河嘗言之矣敢
以質之足下其與董生更相討論以示我

奉荅臨川先生序三湯學統源流札子

陸文安公弟子在江南西道中最大者有鄱陽湯氏此
閣下鄉里文獻而向來無知之者按鄱陽三湯子並起
至東澗先生文清公而益著東澗在宋史有傳而不詳
其學術師友且誤志其世系三湯子者其長曰息菴先
生千官郡守其次曰晦靜先生巾官提領其少曰存齋
先生中官司諫乃東澗之從父也而宋史以爲兄謬矣
三湯子之學並出於柴憲敏公中行固朱學也其後又
並事真文忠公亦朱學乃晚年則息存二老仍主朱學
稱大小湯而晦靜別主陸學東澗之學肩隨三從父而

出師友皆同而晚亦獨得於晦靜是時朱陸二家之學
並行而湯氏一門四魁儒中分朱陸各得其二方虛谷
主張朱學力詆東澗以爲見包恢入政府方守陸學遂
爲所脅舍而從之此乃門戶黨伐入主出奴之說不足
信晦靜之以陸學名乃在包氏未登宰執之時不自東
澗始也按袁清容集亦言晦靜始會同朱陸之說至東
澗而益闡明之是二湯之書殆在趙東山之前而先儒
皆未之及不可謂非一大罅漏也晦靜之學傳者其一爲
東澗其一爲三衢徐公徑畝當咸淳之際開講尤大有
名而宋史本傳亦不詳其師友大抵宋史排陸學凡爲

書趙侍郎汝楫之篆額也履齋賢牧守楊寮書家是不
所當寶惜碑言祕監若不早歸必豫靈武之事奈何
之倫祕監亦難逃天下之責因歎履齋之方嚴其後對
穆陵謂臣無彌遠之才二語卽此碑已驗之

逸老堂碑跋二

楊寮爲參政孝伯子熟于典故說乾淳事如寘掌李心
傳以爲畏友有潔癖其書法冠于晚宋而清容以爲書
法之壞自楊寮始謂其晚年人益奇書亦益放今觀是
碑何放之有予所見楊寮墨跡甚多竝不見其如清容
所云者

開慶已未勅書跋

開慶已未勅書下廣西桂州以元人師退獎諭守者勉其後勅帥臣因勒石然是時北風競甚勅中尚自夸大得無魚游沸鼎之中乎帥臣謝表亦附石尾

樓氏畫錦堂跋

吾鄉以畫錦著自王太守周始其後或曰錦照或曰錦樂或曰錦里余趙王諸家皆是也唯是碑在豐惠祠中雖殘斷尚存墨莊之德不足致此遐祚其亦正議爲之先攻媿爲之後乎

攝山游嘿齋題名跋

金史第三帖子與堇浦

完顏開國功臣前推粘罕後則兀朮世宗之言不可易也而粘罕之死不明諸書皆言太宗之子宗磐惡粘罕故先誣其黨高慶裔斬之粘罕請爲庶人以贖其罪不許遂絕食縱飲而死熙宗賜諡爲威烈皇帝是粘罕特以失志致死而未有所決裂也三朝北盟會編載粘罕獄中上書自訴滅遼取宋之功而繼之曰前日之罪御林牙兵忽然猖獗陛下用臣出師臣以狂孽指日可定不知耶律潛伏復反交攻凡三晝夜勝負未分猶爲可戰奈糧草已斷人馬凍死牙兵知我深入重地前不樵

蘇後又食盡所以失利又副將外家生心反背知父母
妻子並在牙軍中兩軍發釁臣不得施此大敗之罪也
願陛下察臣有立國之功貸臣螻蟻之命以成五湖之
游熙宗答詔曰國相輔佐先帝曾立邊功朕繼承丕祚俾
董征誅不謂持吾重權陰懷異志國人皆曰可殺朕躬
非敢私徇奏對悖慢理當并磔以彰厥過四皓出而造
漢二叔誅而造周去惡用賢其鑒如此讀此詔則粘罕
之不良死明矣或曰方太宗立儲時粘罕固礪宗磐
爭立時論以爲當屬熙宗粘罕意其幼易制而固礪亦
以娶熙宗之母無異辭及熙宗立粘罕等專政見惡故

詔中有四皓二叔之語愚考金史熙宗本紀天會十三年熙宗卽位粘罕以太保晉國王領三省次年以宗磐宗幹同領而粘罕居其上又次年六月左丞高慶裔伏誅七月粘罕死而無將兵討賊及下獄之事粘罕本傳死後加封周宋國王而無進賜帝號之事不意何以脫畧如此唯是熙宗之立則紀傳皆言出於粘罕之力而宗輔宗幹希尹等助之則詔書四皓二叔之語非無所指矣金史乃茫然而莫載不已疏乎粘罕在金乃疎屬則謂其爭立爲太子者其說無稽及其枋政未聞其專權有所悞于國則熙宗或以厭惡老臣而加以罪豈可

使之與宗磐輩一例也粘罕之孫秉德與于海陵弑逆
隳其家聲或亦以粘罕之故怨望乎然粘罕旣以罪死
秉德又何以遽登右相位在海陵之上是皆絕不可解
也幸攷之

辨吾家啟東墓志世系與厲樊榭

志乃陳怡菴所作其序世系曰太師和王昭孫之後和
王生太尉保信軍節度使永堅太尉生養高處士柏壽
處士生綿竹令璧綿竹生晟字啟東世家蓋屋隨宋南
遷居會稽養高處士始徙于蘇

怡菴在洪永間以多學稱文名亦東里之亞其集至今
尚傳乃讀是志頗類不學人所爲可怪也大家作人碑
板其於世系必有考証不肖妄信其家子弟所述以其
家子弟所述或出附會也吾家係宋兩朝戚畹非聊爾
氏族比況去怡菴僅百年人代不甚遠也吳越又接壤

也何以荒誕一至于此吾家自西漢時出京兆至東漢之季已居錢塘由是而三國而六朝史傳可考而唐而五代稍隱約然皆居錢唐非盤屋也先侍御公始由錢唐遷甬上其弟始由甬上分居山陰在太平興國間非隨南渡也亦非由錢塘竟遷會稽也山陰之支六世先太保唐公安民之長子曰儔是生思正思正之子曰璧月泉咏社所稱泉翁者也思正之弟曰思敬是生太師和王昭孫泉翁于和王蓋同祖兄弟也而以爲曾孫姪矣太保之次子曰太傳越王份是生太師申王大中申王無子故和王爲之後和王生太尉太尉四子其一

曰壽老所謂柏壽殆因壽老而譌也泉翁之於壽老乃族祖且泉翁在宋直祕閣其後自稱遜初子與謝臯羽相唱和亦何嘗仕元而忽加以綿竹令之官乎蓋自德祐丙子太尉扈三宮入燕見於元史其子孫皆北徙不聞南歸安得遽有養高處士者居吳下乎若泉翁自宋亡後遷杭剡源稱爲城東處士是則確然可考者又何嘗居吳也怡菴所述無一是者吾故疑吳下一支之冒託未必出於和王也若果出自和王不應不知其世系矣近來吾家越中譜已散失猶幸甬上譜附志小宗以質之劉後村集所撰制詞無不合者然所載僅十世而

止故自壽老以下不及焉賴有此十世者和王與泉翁
之爲兄弟昭然也厲徵君樊榭方葺宋詩已錄泉翁于
遺民矣及讀怡菴集而深疑之貽書于予爰序次大畧
以荅之

山陰詩曠曠然東坡士張以軒然可謂清及
門西浦安詩劉下楚高士澤臥吳下平昔與詩自
師西子太極風三宮入燕見德天與其手特得北
陽詩味返詩骨升天所懸然以蘇詩合之平子蓋目
慈師且泉翁詩宋詩源其終自蘇詩一與蘇詩
曰新宋詩前蘇詩因舊宋而新出其後以有清季

徵君祠志帖子荅鈍軒

君祠右麗牲之石出於先宗伯公之筆今僕又得忝
豫訂志事盍勝幸忭惟是祠志之所當撫拾者在文獻
此不過多繙前輩遺集便足生色而開卷可訝者乃在
東京二詔書徵君事本不見於范袁二史但見之會稽
典錄范袁及典錄未載之詔書而忽出於家乘已自可
疑然尚未有以指其依託之實也僕校其文固不類東
京人所作而以司馬氏百官志質之則其謬始大著詔
書云召爲諫議郎不就按東京有諫議大夫非郎也有
議郎非諫官也嬾堂攻媿諸公皆言和帝召拜郎中本

未嘗言其爲何郎而東京郎署大抵皆爲光祿勳之所屬曰五官中郎將曰羽林中郎將曰虎賁中郎將其下皆有中郎侍郎以至郎中曰謁者僕射其下亦有郎中皆轄於光祿勳者也其尚書令之所屬則初試者守尚書郎中歲滿爲郎又遷爲侍郎其諫議大夫與議郎雖亦皆轄於光祿勳而並非郎中不可以牽合也造斯詔者未嘗通漢家官制妄意諫議之郎爲議郎議郎之卽爲郎中溷而一之以追贈徵君而不知世有原甫貢甫其人者尚欲上糾范袁之謬況其質之范袁而絕無據其云遣考功郎郎隸爲使者亦同此謬考功二字

見于京房傳然非郎名也選曹在西京本名常侍
書世祖改名吏曹而郎署尚未有分職之名郎之以考
功等名也自曹魏始也而謂和帝時已有之太鹵莽矣
以嬾堂之詩証之則是時所遣者乃御史非郎也若云
延光三年安帝封爲孝子則又謬也東京之制孝子貞
士節婦之倫下詔風厲甚而至於圖畫百城此其例也
若孝子非爵名也何封之有況舊志如乾道開慶延祐
諸傳亦並不言安帝有此舉是皆不學之徒妄有炫飾
而爲之者唯孝子之師表人倫本不籍此種掌故以爲
重而因譌襲謬之志則不可以不更正但恐君家子弟

寄謝副使石林札

去冬殘臘得邸抄始知執事橫遭誣罔讀其彈章洵洵可畏殆不殺執事不止是日也荆婦輩俱爲之廢食奴子相聚累唏然愚則以爲明有天地幽有鬼神小人蒙不韙以殺人亦非易事卽謂隻手之障力足辦之而方今

聖明在上清議炳然必非此術之所得施也曾未幾時而內外交章發露矣今部議休復諒薦紳學士誰不加額速駕以執事之經綸幹力前此未展一二乃從霜雪風霾之中神采愈出從此發抒底蘊以報

天子固屬吾道之幸然不可不審所以自處也執事之道甚高非當世巨公所能盡知宦轍所至欲其相忘於勢分之相臨而委已以聽則弗能既弗能委已以聽則卽有掣執事之肘而不得自便者夫執事之風裁整峻而其胸次實和且平倘以賢者相共事其能乳水無惑也悠悠之徒聞執事之先聲而豫猜之則先設成見以相待而執事之於人又以坦率不自持其形迹故益危當斯時也執事委蛇其間則上負

九重湔洗錄用之恩而前此之故吾盡喪此必非執事之所肯若其崛強猶昔則覆車之鑒可爲寒心執事涉

風波者累矣高堂白髮以噩夢添其老淚亦爲人子者
所當念也今幸值解組之後翩然奉太夫人返桂林雖
兩條四壁而魚菽之養隨分可將未必非吾道之幸執
事其圖之毛詩諸經解已俱收到并訊近日興居不一
是書未達石林已得差遣其後竟如吾
言猶賴聖恩曲賜保全深爲惜之

答樊榭

宋詩紀事中譌舛前已約畧呈上數十條昨又偶考及王亘始末按王亘有二其一爲北宋元祐間之王亘乃四明十洲倡和詩之一也但不知其何所人亦不知其何官爵蓋十洲倡和凡四家一爲太守劉瑄一爲倅陳公了翁一爲里人舒中丞信道而一則亘也四明圖經但紀其詩而不詳其人了翁大儒名德信道亦詩中宿老亘參其間殆非聊爾人必矣而竟泯然無可踪跡弟攷之久矣未有得也其一爲南宋乾道間之王亘乃閩人嘗仕於粵之南恩州故粵中亦有其詩其人猶及今

胡公澹菴者足下所載王巨其詩則元祐之詩而系以
乾道之世誤矣乾道之王巨安得簪筆於陳舒之間也
謂當兩存而疏晰之敢告

卷三十四
答山陰令舒樹田水道札

三江以南三江之望不一有禹貢之三江郭氏以錢唐
其一有春秋外傳之三江韋氏以錢唐及浦陽當其
二其越中之三江則以錢塘及曹娥及錢清列之爲三
春秋外傳之三江已不可當禹貢之三江矣而況勵勵
越中者乎是不辨而明者也蓋浦陽本錢唐之支水曹
娥與錢清又浦陽之支水方浦陽既東出益大越人以
諸暨江目之自是分爲二其自南道出者走蒿壩其自
北道出者走義橋蒿壩而下所謂東小江者也下流斯
爲曹娥今越人斷東小江於曹娥別爲一水非古水道也義橋而下所謂西小

江者也下流斯爲錢清然曹娥僅達乎會稽之境輒止而錢清則深入山陰之域愚讀酈道元注水經其云浦陽江者本專指曹娥而後又以蕭山之潘水當之是又屬錢清蓋其疏晰未精不知曹娥錢清之爲二而但以浦陽溷而舉之嘉泰志辨之而亦不了了已見愚所呈浦陽江記中然自三江分道各有周防錢唐水至則蕭山捍以漁浦之隄曹娥水至則會稽捍以蒿口之壩皆爲厲而錢清獨甚蓋義橋之水歷蕭山之尖山入臨山合山陰之麻谿承天樂諸鄉之浸穿入錢清江河互常時江水挾海潮高出河水上若淫雨積日山洪驟

漲則河水又出江水上不得不設壩今越水但知錢清
不治田禾皆受其殃而不知舟楫之厄於洪濤行旅俱
不敢出其間周益公忠陵錄可攷也明天順中太守東
莞彭公誼乃鑿通磧堰山引上流之水從漁浦入錢唐
而築壩於臨浦以斷其流成化中太守浮梁戴公琥又
營麻溪壩添扁拖諸閘以濟之水患稍息然而磧堰驅
水逆行終非其自然之性又臨浦之江塘未築海潮尚
隨江水入麻谿且三十六支之水在內地者扁拖諸閘
不能盡瀉嘉靖中湯公始有應宿之役其地二山對峙
石脉中聯正當三江所匯以入海之道乃築二十八閘

護以塘四百餘丈而尾閘之水始得通行無阻嗣是以
後錢清有江之名而實則不復爲江可以引江之利而
不受其害居民亦幾忘其爲三江之一也然湯公之功
良偉而彭戴二公之爲之先亦豈可沒故愚嘗謂湯公
二祠其在三江者宜專祀其在城中者宜合彭戴二公
祀之則典禮當乎人心而惜乎莫之舉也不特此也考
之尚書余公之言曰湯公之後增石捍拓改其旁四洞
爲常平以洩漲水者太守涇縣蕭公良幹也事在萬歷
十有二年其後又微有罅漏灌之鉛錫使無絲毫之隙
者太守光州黃公綱也事在崇禎之六年是在三江祠

中皆當居配享之列者不可以泯然而已而蕭公之別
建山西閘以輔應宿之所不足功尤著詳見越水詹言尚書又
曰閘工之修大抵五十年而一舉自茲以往不無望於
後來者康熙之初里人姚少保啟聖又常修之今已七
十餘年矣夫舊工之堅完後人非可妄有更張固也然
而培植保護之功所不容已乃康熙己丑以後之議有
謂閘本主於洩水雖有搏噬亦無害遂恣置至今則又
愚之所不敢信者也

水經礫谿帖子東慎甫

蔡九峯砢礫谿口之謬東樵娓娓糾之是已而東樵之說礫谿其謬甚於九峯足下亦知之乎夫礫谿未嘗有有南北二澗也東樵既讀誤本水經而不知正又爲讀破句以成其妄則九峯當日尚不至此水經本曰濟水東過成臯縣北又東過滎陽縣北又東北至礫谿南無所謂北礫谿也善長則以濟水不自東北而出谿南故非之別爲注曰濟水東逕二廣武城北又東逕敖山北又東合滎瀆又東逕滎陽縣北又東南則礫谿北注之是特卽經所言之水改正其道而未嘗別有所謂南礫

谿也誤本水經忽顛倒其文曰又東至北礫谿南于是東樵以爲有北則必有南而誤本又以注中廣武城而下六條俱列于經東樵不知其非也就其文而更定其句曰濟水又東句南礫谿注之則儼然二礫谿並見於經而善長糾經之說明在注中而莫之思矣然則九峯之謬不過一谿東樵之謬且以一谿爲二谿水經之受誣甚矣夫礫谿非他卽漢志所謂馮池也古不聞有二馮池亦安得有二礫谿乎世之讀誤本水經者多矣豈止東樵乃于誤本之中別爲句以增其失則東樵湛思專精以反貽此戚也足下其爲我一審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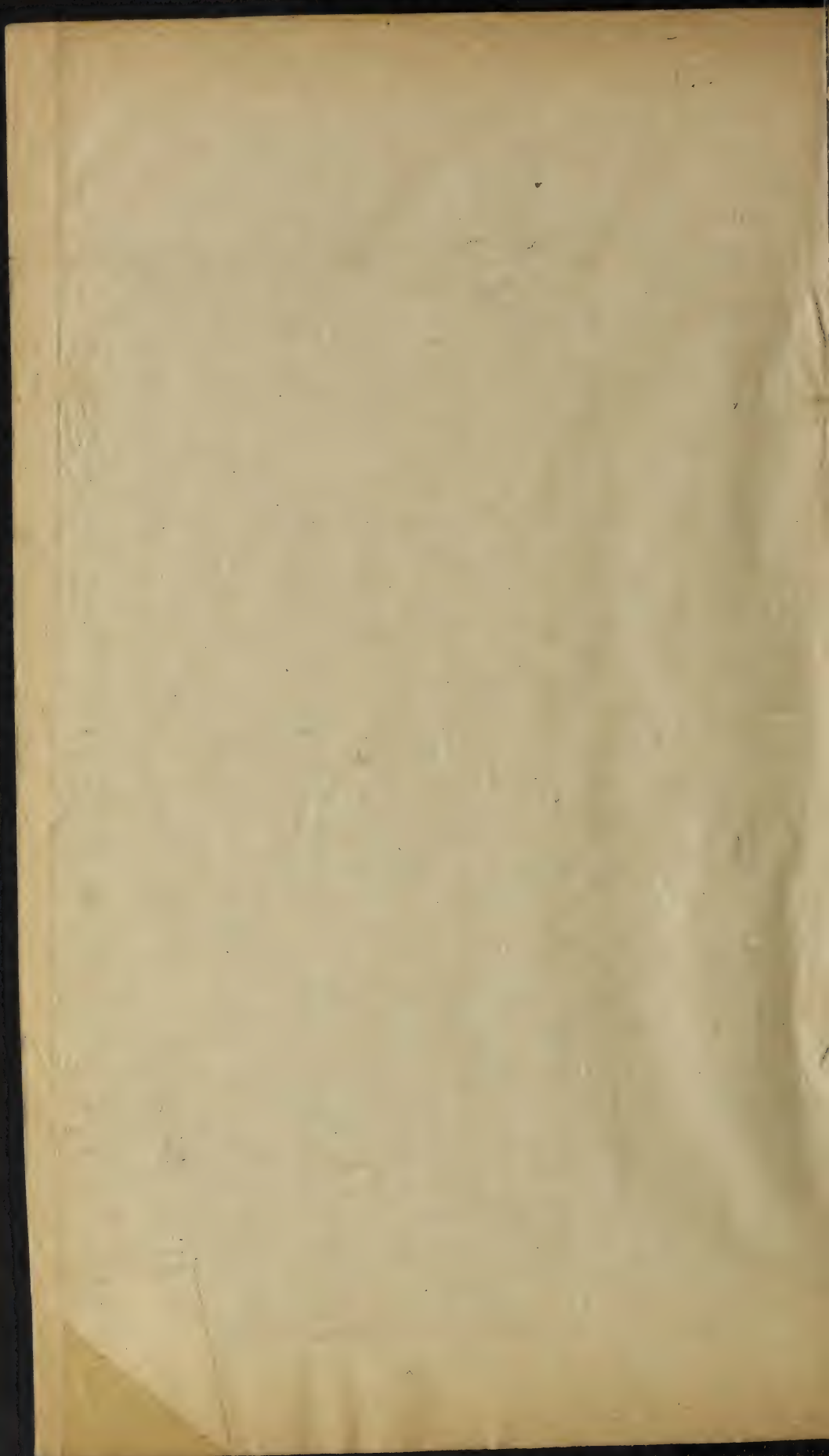
與同館某君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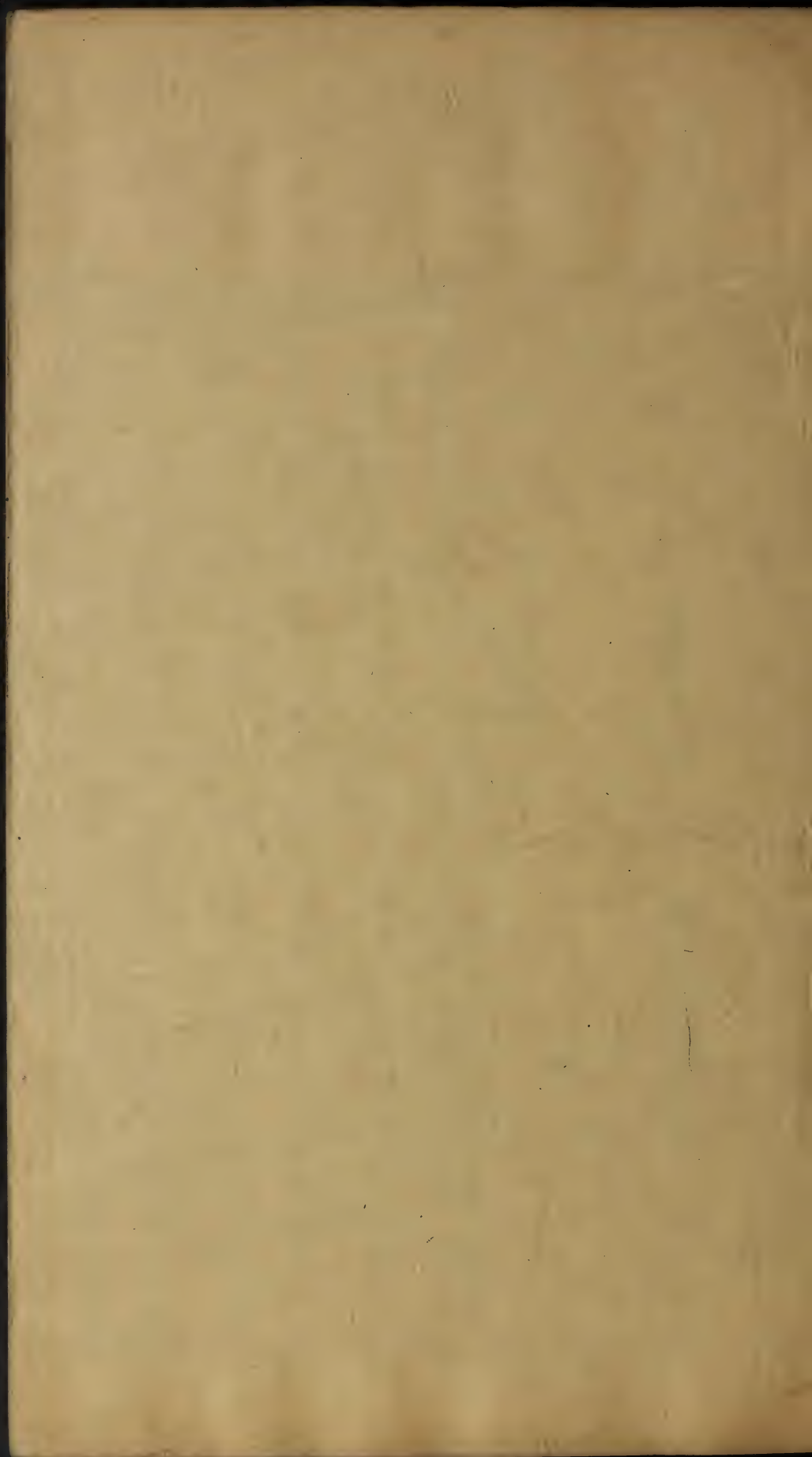
楊生永鈺相從精舍執事吹噓之甚盛意也然永鈺幸
得邀賢者之盼益宜從事實學以報知己不當夸誕放
廢陷於遊談無根之習近見永鈺自以爲是嚮言無忌
其勢日甚願執事有以誨之執事爲其父作墓志其文
工矣然其中據永鈺所自述如世系師傳之謬有不敢
不陳之執事者永鈺自附於鏡川楊氏之裔而並不知
其詳鏡川兄弟一爲文懿公守陳累官吏部侍郎贈禮
部尚書明史有傳一爲碧川先生守阯亦累官吏部侍
郎致仕加本部尚書甲申後補謚文肅明史附之文懿

傳中一爲康簡公守隨累官工部尚書行大理寺卿事
明史有傳三公者文懿乃醇德大儒碧川亦有文名居
官以伉直著康簡則力爭逆瑾八臣之一也永鈺乃曰
守陳官至工部尚書諡莊簡則可駭矣明史非僻書以
永鈺之博雅乃未能見此若鄞志及甬上者舊傳則不
應不一考及也然且文懿之貴在宣宗時其先無達者
世系明見其集中而永鈺稱其爲明觀使厚之九世孫
則強取文懿以爲已祖又強取人以爲文懿之祖而盡
取其官與諡乃曰其父曾重雕文懿之集誣而愚矣天
豈遂無見文懿之集者乎執事一一信而筆之則世

不知其出於永鉦之謬而以爲賢者之疏亦足疎
永鉦之先本出於吾鄉城西之鸞脰湖有布衣欽者嘗以
爭湖田稅重得減至今湖人附祀之聞莊簡祠亦義士
也永鉦以其爲布衣不足宗故依託鏡川而又不肯嬰
心以覈之願執事之更定而正之也吾鄉楊氏之達者
三鏡川最大其外尚有南里草堂之楊安成先生之後
也而方伯以下無聞又有忠諫坊之楊后江先生之後
也今絕世是二楊者尚不與鏡川通譜何況其他永鉦
又言其父及侍萬八先生季野其同遊者曰蔣太史蓼
崖胡京兆鹿亭袁孝廉眉少則益可駭矣蓼厓僕之舅

氏也未嘗從季野游京兆則年雖少於季野而以早貴
稱昆弟交且京兆乃詩人不講學眉少則未嘗一識季
野永鈺不知何見援此三人以入萬氏之門將以爲萬
氏重耶抑以爲其父重耶願執事一問之有問於永鈺
者曰聞君不取杜甫之詩然則四唐中誰最當君意者
永鈺正襟而告之曰李穆客爲之茫然退而考之則劉
文房壻也其人傳詩祇一首年來後生氣習日以浮蕩
如永鈺者漸不可長并恐爲執事之累故不敢默而已
也





PL
2704
.A1
1872
11/2
鮐埼亭集卷第三十五

鄞 全祖望紹衣譔

餘姚史夢蛟竹房校

雜辨

辨大夫種非鄞產

自昔圖經地志莫不扳援古人以爲桑梓生色予謂不
覈其實則徒使其書之不足取信於世吾浙河以東人
物莫備於會稽典錄其於鄞人自大里黃公始南宋王
尚書深寧黃提刑東發始據高誘呂覽注以大夫種爲
鄞產因謂范蠡與種同功一體蠡可去而種不可去者
以父母之邦也兩先生之言善矣而以予覈之則有疑

焉越絕書外傳曰范蠡始居楚內視若盲反聽若聾大
夫種入其縣知有賢者得蠡大悅俱見霸兆出於東南
相要而往偕止於吳吳任子胥于是去吳之越又曰范
蠡要種入越越大夫石買曰客歷諸侯渡河津無由自
致殆非眞賢然則種非鄞人矣吳越春秋內傳曰勾踐
還自吳范蠡謂種曰子可去矣種不然之其後內憂不
朝謂妻曰吾王雪恥於吳我悉徙宅自投死亡之地悔
不隨范蠡之謀又曰勾踐賜以屬鏤之劍嘆曰南陽之
幸而爲越王之禽然則由種將死之言攷之益非鄞人
矣夫越絕書雖非出於子貢之手然固西京之筆吳越

春秋雖係皇甫摭拾之書要亦自東京以來傳之兩先生據高氏之一言而盡棄諸左証恐不其然予又考吳越春秋注中亦引高註則曰大失文種字會楚鄒人然後恍然曰鄒與鄆字皆從邑或相近而譌也以深寧東發之博且覈也而一言之失遂貽粉社千古之誤可不審乎

恩桑大兄世大人閣下暑歲辱

賜

按牘份陳政積第卷惶

慶洪頃承 魚指並有 記詞盛謝

五中

閣下下遺飾以惠並王就徑軒

是枚紅顏白中

留佳來旋視

湖及上迷祖而涌片等下請以誤而信矣

四

以

湖洞有信指炎落友珍指為宜幸甚幸甚

弟 瑞屋兩裁磨取足陳言後置有天恩深廣日晏切主臣

祈願暢通

白宅數平就足步德

庚懷了心見

日

珠字

未隨宦海也

近況不

年東月接誦

字如觀

奉勅垂注益令顏面

特

託移訪雲如起聲式字遠視弟珠屋仰

受表著我受

立事遷

天恩謬日集

窮儒時探

改身堪雲

受表著我受

立事遷

天恩謬日集

窮儒時探

改身堪雲

弟已匯寧

弟已匯寧

弟已匯寧

弟已匯寧

弟已匯寧

阮宗耀

洋映三百餘國機尤賴閣下

承明由人可

洪元現已

派入內閣

親受身

方念樹

訓品此

訓品此

訓品此

訓品此

訓品此

訓品此

訓品此

訓品此

訓品此

訓品此

訓品此

訓品此

訓品此

辨錢尚書爭孟子事

秀水朱檢討彝尊嘗以錢尚書爭孟子事爲虛特懸疑太祖不至武斷如此而已同里萬隱君斯選攷之則更密矣萬氏之言曰南太常寺志及翰林故牘載洪武五年國子監將丁祭上曰孟子不必配享其年臘月上曰孟子有功先聖今後仍復之是孟子固嘗罷享然不因公言而復一疑也典故輯遺載上讀孟子恠其對君不遜怒曰使此老在今日寧得免耶時將丁祭遂命罷配享明日司天奏文星暗上曰殆孟子故耶命復之是孟子幾至罷享亦不因公言而復二疑也實錄命修孟子

節文在洪武二十七年嘉靖寧波府志載之二十三年
卽果如府志之年而公以四年卒於壽州亦不及修節
文之事三疑也成化府志不載至嘉靖府志始見之四
疑也萬氏所疑如此則尚書事宜若不足信者然是說
也成化楊氏之志不載而天順黃氏之志則載之謂南山僉
事黃氏集中且有詩以紀其烈故其孫作閒中今古錄
亦載之黃氏生洪武是猶去尚書不遠且成化府志雖
不特載公傳而未嘗不載黃氏之詩則亦自可互見李
氏四明文獻志亦載之是皆出於嘉靖張氏志之前未
可盡以爲誣也以吾攷之罷配享與修節文原屬兩事

罷配享在二年臥棺絕粒以爭之者公也修節文在二十七年力詆劉三吾爲佞臣以爭之者連江孫芝也天順黃氏之志系公事於二年是已而并修節文亦連舉之是混後事於前事嘉靖志則以罷配享屬之二十三年是混前事於後事不知兩案之爲兩人也太常志諸書以二十年爲五年猶嘉靖志以二十七年爲二十三年也諸書不載公諫猶孫芝之事亦僅見於國史惟疑而他書不載也蓋史事固有當參攷而始完者若竟以爲無有則黃氏非欺人者至若太祖之武斷則不必諱亦非後人所能諱也近見錢氏家傳謂公卒於二十七

年意欲與實錄相應則又誤矣

公棠辨

剡源有九曲而公棠爲殿說者以爲孫興公來山中嘗植棠因以得名姚江黃先生疑之曰二百八十峯以興公得名者爲梨洲爾雅赤棠爲梨則有梨不應復有棠是以一事而附會之於兩地也予考之寶慶四明志本作公塘蓋九曲之水會於晦谿而置堰於公塘未成堰之前先有塘以瀦水故呼之曰公塘乾道四明志述形勝亦祇及興公之梨洲而無樹棠之說開慶四明志吳制使於公塘置寨防盜則在當時爲要地不應并其名而有誤也以塘爲棠始於至正四明志蓋好事者爲之

姚江但疑其雷同而未審其訛轉之自耳予初作剡源九曲辭亦循傳聞之說貽誤藝苑山靈有知當爲齒冷因是正之以補失言之羞

漢會稽三都尉分部錄

漢會稽三都尉分部不甚了了自吳會稽典錄以下異同紛出鄱陽洪文惠公雖辨之然尚未覈也作漢會稽三都尉分部錄

前漢會稽之境西部治錢唐東部治鄞而東部不見於班志幸宋志見之兩越既平增置回浦治二縣而以南部治回浦東漢既分郡畫江爲界則置西部於太末而東部治章安南部治侯官本自劃然李宗諤圖經謂文帝時都尉治山陰元狩中始移錢唐然則漢初祇一都尉治山陰其後分爲東西部乃移山陰之治於錢唐而

以山陰隸鄞爲東部足以補班志之遺若通典謂前漢西部已在婺女

卽太末

則大誤也獨回浦治二縣最爲舊

史所混亂班志於冶縣云本閩越地以見回浦縣爲甌越地也晉太康記章安縣本鄞縣南之回浦鄉漢章帝立今由象山以至台州之臨海一帶正值鄞之南土是前漢之回浦而東漢改名爲章安者洪文惠謂回浦在西漢已置縣不應是時尚稱曰鄉不知分合升降各有時時蓋省縣入鄞而爲鄉章帝又置爲縣耳蓋前漢時立二縣原以統兩越遺民回浦在鄞南以統甌越治又在回浦之南以統閩越而南部治回浦以臨之自司馬

誤以章安爲治而張勃遂以東漢之臨海

即章安

侯官

二尉皆治所分沈約劉昭疑不能決通典竟以勃言爲

據夫使章安卽治而自章安以至侯官皆治所分則前

漢之回浦所蒞何土不僅如六朝空荒諸縣有土無民

也故文惠以爲續志有闕文當云章安故回浦侯官故

治則于地理之沿革得之矣

按今會稽第十四縣曰東部侯國乃誤文蓋原文是

東侯官三字見沈志東侯官之名始見此

吳地記云漢以東甌爲回浦光武

名章安此可以証章安之爲回浦也晉志云東冶後漢

改爲侯官此可以証侯官之爲治也圖經旣知章安本

是回浦而謂前漢之東部已治治則亦因沈約志中以

章安爲東部故有此訛文惠又疑前漢回浦恐非南部
不知東部在鄞則南部當在回浦至東漢畫江爲界而
後東部徙章安耳太平寰宇記于臨海則謂本回浦而
後漢改爲章安是已於永嘉又謂本治而後漢改爲章
安何其自相背戾乎是皆由續志沈志而誤也然愚考
會稽典錄引朱育云元鼎五年除東越因以其地爲治
并屬會稽而立東部後徙章安陽朔元年又徙治鄞又
徙句章則其誤在司馬彪之前矣夫東部之治鄞當在
回浦未闢之先旣誤以回浦爲治又誤以回浦之南部
爲東部而東部之鄞反自治徙眞無稽也至今奉化象

山之間有鄉名回浦蓋漢之舊也何物毛生妄爭以爲
蕭山之西境則益誕妄之尤欲取前志續志晉太康志
宋志吳錄吳地記太平寰宇記隸釋等書盡抹殺之滅
去二千年來會稽之一縣以成其鄉里之私益不必置
喙者

昆明池考

昆明池在昆明滇池在滇本屬二水吾以輿地考之昆明爲今雲南之大理府滇爲今雲南府滇自楚莊躡之後世爲國王卽以池名其國而昆明之屬無君長又爲滇徼外之蠻漢之通西南夷也本求身毒國以達大夏于是發使滇國滇王爲之求道以隔昆明閉漢使不得通武帝聞而怒欲討之聞其地有昆明池乃於長安西南作昆明池以習水戰迨兩越旣定滇王舉國內附而昆明卒不通郭昌將兵擊之無功而還自漢至隋永昌諸夷相率隸郡縣獨昆明未附通鑑唐武德四年昆瀾

遣使內附昆瀾卽昆明也時有西瀾河蠻東瀾河蠻通
名昆瀾是昆明之當在今大理無疑乃史漢西南夷傳
三輔黃圖皆曰昆明有滇池武帝象之於長安則今雲
南府之滇池亘古以來未有移也昆明尚在其西南相
去九百里而忽接而言之遂使今雲南府之首縣卽以
昆明名誤矣且以事情言之滇王未嘗得罪于漢漢無
故圖其地理而欲伐之無是理也以軍行之道言之漢
若欲伐昆明乃去其國千里豈能遠致昆明之師而戰
於滇更必不可信之說也予疑此久矣但未得其証以
實之偶讀杜岐公通典曰西洱河一名昆瀾川漢武帝

象其形鑿之以習水戰非滇池也古有昆瀾國亦以此
名然後恍然蓋今滇雲全省之水其最險厄爲迤東西
之要者莫如西洱河卽古葉榆水之北出者自浪穹縣
罷谷山滙諸流合點蒼山十八川而爲巨浸水經注謂
諸葛丞相戰於榆水之南是也史萬歲擊南寧渡西洱
河破三十餘部韋仁壽將兵五百循西洱河開地千里
梁建方破松外蠻奇兵奄至西洱河東西蠻驚懇請降
鮮于仲通李宓皆以十萬之師覆於洱河是洱河者大
理一道之湯池也昆明恃此水負固以阻漢使故漢欲
摹其水道於京師使士習之而卒無如之何也若滇池則

不然史言其源深廣而流淺狹四面平敞雖方三百里之廣然昔人有事于南中未有以爲戰地者而况乎武帝之所欲討者非滇也予又考唐鶴州都督劉伯英上疏言松外諸蠻暫服亟叛請擊之西洱河天竺道可通也天竺卽古之身毒伯英之言猶是漢人自昆明通道之故智則洱河之爲昆明無可疑者滇南自蒙氏歸唐而後其與吐蕃爭者亦唯昆明異牟尋旣取昆明遂食鹽池徙洱河七種蠻吐蕃以兵八萬屯昆明爭之韋臯圍之不能克則昆明之險可知也若高宗時唐九徵擊吐蕃于姚嶺虜以鐵絙梁漾濞二水通西洱蠻築城戍

之九徵毀緄夷城建鐵柱於滇池以紀功其所云滇池亦指洱河蓋襲史漢之譌九徵戰勝于大理不應建柱于千里而遙之滇池獨恠自遷固以來其訛相襲雖有岐公之言莫據之以正舊史元段世之荅梁王曰若欲修好當待昆明池作西洱河豈知夫西洱河之本爲昆明池也作昆明池考

蘇子瞻曰南詔有西洱河卽牂柯江河形如月抱珥故名愚以爲昆明轉而爲昆瀾昆瀾分而爲東西瀾瀾又轉而爲洱此語音之迭更非象形也以爲牂柯則更非矣宋人自大渡畫界而後不知天南事跡之

廣德湖田租考

吾鄉廣德湖之廢爲田所輸于官者租也非賦也故較諸鄉之田爲獨重世但知湖田之開由於樓异而不知湖田之不輸賦而輸租由於仇忿故世但知湖田中有樓异祠所當廢而不知仇忿鄉校之祀尤宜黜也宋會要云紹興九年權發遣明州周綱上言湖自政和八年爲田召人請佃得租米一萬九千石至紹興七年守臣仇忿乞令見種之人不輸田主徑納官租增爲四萬五千餘石嗚呼古今來聚歛之臣逢君縱惡蓋有出於人情之外者夫田主之得有此湖田也其募人墾塞之功

不知幾何卽其旣墾旣塞一歲而菑再歲而新田三歲而畚亦不知其糞治幾何而後得有此租也而上之人忽攘其租而有之吾不知其何顏以臨民也夫田主之租詎終可得而攘乎彼佃田者大率皆貧民也其平日不能無所藉於田主一旦而竟負其租亦非貧民之利矣而三代以後之阡陌不能終爲王田者勢也數年之後必售之人則又爲田主所有矣田主將盡以其租輸官而不取升斗之利乎抑亦將重其額以取之貧民也是以爲無窮之患當紹興二年李莊簡公光守宣州嘗言政和以來東南湖田之累僅得罷餘姚上虞二縣而

已踰二年移知湖州再䟽請盡復鑑湖廣德湖湘湖之
舊朝議遣轉運使相視報尚書省而其時明之守臣卽
念也不思奉行正義以紓部民之害反以加租誣其君
自有此加租而其後轉運使遂言契勘湖旣爲田更無
可復之理則湖之累始於异而成於念也故始不過以
充高麗使臣貢道之費而其後遂以養軍宋亡遂以海
運赴津門湖田之民受害巨矣乃宋史居然爲立傳頗
稱其美四明志亦然不知其爲聚斂之臣如此其餘寧
有足觀乎湖田減賦在明嘉靖中以布衣楊欽之䟽其
時尚書聞公淵副使陳公槐主之始得請於朝而以視

他鄉猶獨重焉湖田之祀三人也以報功而廢湖者加租者亦享其祀而莫之問是則不可解之惑也或曰今奉化之善塘有廟焉以祀念也念之退居奉化築塘利民何與此事相戾與曰念當爲守之時但欲增國課以固位耳無暇爲民也及其退居則不作此想矣樓异亦復戚浦至今城南之人祀之予故謂豐惠祠蓬萊觀之祀當黜至戚浦則不以過掩功也念之宜祀于善塘亦然事各有所當也獨恠五百年以來盡人皆言廢湖之害至歸罪于王正己之強辨而莫有攷及此事者故特記之

知廣西府楊公傳糾謬

鄞之甲姓有四楊張屠陸而楊最盛禮部尚書文懿公
守陳以魁儒暨其弟吏部尚書文肅公守陞工部尚書
康簡公守隨並爲景泰以後名臣文懿公二子刑部侍
郎茂元四川按察使茂仁皆名臣也顧於文懿公孫廣
西公大節鮮知之者公諱美璜字以和刑部子也以文
懿公恩蔭補國子生文懿公家法最醇其教子孫以正
學未嘗因貴盛墜其家風初任左軍都督府都事尋改
南京遷中軍都督府經歷正德己卯寧藩倡亂武宗南
下車駕至留京其時江彬勢張甚扈從諸臣皆聽指麾

南中諸寮迎奉尤惕息一日夜漏將丙彬忽傳宣從中
府取京城門鑰不知其何所爲也公以祖宗定制不許
夜啟却之彬怒再遣人以危詞恐嚇不得不已公拒之
益厲及晨彬詐傳旨逮之下獄南樞臣喬宇盛氣責公
意欲公引罪而請之彬公抗詞不屈其時行在大臣雖
心重公且明知下獄之出於矯旨顧畏彬莫敢奏者已
而有旨釋諸囚南理臣猶畏彬羈公以待命衆以爲必
死幸武宗雖幸彬而英明未替彬雖擅命不敢私有殺
害及北還竟釋之彬誅世宗聞公事嘉嘆遷工部虞衡
郎出爲廣南廣西二府知府皆有惠政吾讀焦澹園獻

徵錄極言孟尚書之守正上遊牛首山夜抵聚寶門尚
書堅閉不納上遂宿報恩寺中以此事觀之則皆妄言
也明史則言江彬卽索門鑰於宇而宇力拒之殆卽移
公之事以屬之宇嗚呼是時江彬逆謀雖未成然視京
城若私家門戶其威福任意危矣以叅贊重臣坐視其
矯傳以繫命吏而不敢違而公能當之是賁育之勇也
抑亦文懿公以來之教澤所謂不媿世臣者乎然而諸
重臣媿死矣諸重臣之所不能而小臣能之乃仍掠小
臣之名以歸之重臣可爲太息者矣鄧惲當東漢之時
拒關不納漢史書之若以比公則惲易而公難蓋明主

可以執官守而逆臣之怒難嬰也明人重甲科故其以
任子有名于史者甚少雖賢不得登大寮向使起李衛
公于是時所不平也大節如公得爲重臣豈非坐談而
落淮南之膽者世宗旣知之矣而仍聽其浮沉夷徼以
老不亦棄才如草芥乎明史不載公事嘉靖府志謂公
不附彬謀逆被繫彬誅始釋則又屬妄言子所本者爲
平湖陳公日錄陳公時以獻俘隨張永在南中又同入
都及見此事爰采之以補史并正諸家之謬

節愍趙先生傳糾謬

節愍趙先生之死世傳之者皆謬予從華公嘿農高公
隱學二集中攷得之世無歐陽公孰爲王彥章核實者
乎作糾謬

丙戌六月江上失守先生題詩案上曰書生不律難驅
敵何處秦庭可借兵只有東津橋下水西流直接汨羅
清誓死不食其家多方解慰不能得顧先生以曾借友
人金未償爲愧委曲措置得之次日晨起袖所作歷試
經義納衣巾於文廟詣友人家返金友人熟知其貧訝
其返之速叩之先生笑不答卽往城東躍入江水漁舟

驚集救之江流湍急浮尸竟去力追僅得及焉其家故
知其以祈死出遣人四輩跡之及之江上漁人輩詢其
故感嘆乃共以酒灌之盪其喉扼其脅使出水探其袖
中紙累累而友人亦至爲之驚泣良久得醒舁之還家
膚孔間血涔涔然張目不語仍不食其家計無所出先
生故授經太白山中與其徒徐生相得至是聞先生事
來視之因強輿先生入山欲令食不可則爲謬語以慰
之或曰李侍郎長祥克紹興矣或曰翁洲大將黃斌卿
奉監國來恢復矣或曰石浦大將張名振奇捷矣或曰
四明山寨下慈谿矣先生聞之卽進食如是者半年謬

詰漸窮而先生病亦稍愈間出山中問樵子輩以近事
則循髮示之曰天下大定更何問焉先生大慟踣地更
不復食至冬盡困甚氣息奄忽而逝蓋先生殉節顛末
如此今所傳乃謂先生投水卽死死而莫知其由途人
過之有及見其哭文廟中者乃得其故不知其絕命詞
蓋已出矣又由死而生復延半年則謂其投水卽死者
尤誤也予觀志士之死亦各有其地與其時文山疊山
其前事也有明之季戴山先生不死於絕粒而死於水
漳浦先生絕粒者再不死而死於刑寒山先生投水投
縋者四不死興兵一年而卒死於水鄭御史爲虹不死

于自刎而死于刑均之死也而不遽死不如此不足以
顯其節之奇也惟是先生以朝不坐燕不與之身可以
無死而乃要之于必死則更奇矣先生私諡節愍亦華
高二公所定云

記范孝子事

吾鄉范孝子洪震百年以來人無間言而不知孝子之大節固有不盡以孝者則雖其家傳亦略焉偶讀董處士劒鏐集得其事爲節略之管江杜秀才之死節也陸處士宇燦取其遺孤育之其孤多病處士一日與買藥過孝子則問曰是何人也而爲之藥處士以告孝子瞿然起曰乃杜郎耶尊公吾同學兼以同歲又同志也吾于尊公之死哭之者幾日時時從湖東來者問其孤莫有復者今乃以買藥遇天也豈可使陸丈獨爲君子處士因言其三喪未舉孝子曰不特死者當于我葬杜郎

未娶我當娶之有匱乏以告我卒爲杜氏窆其三喪而并置田墓以贍之且助之娶焉嗚呼吾聞孝子晚年病噎凡其爲齋戒爲壇爲卜以至丙夜百叩靡神不舉者皆其平日所振之人故至今無不以長者誦孝子但好義固人所難而如杜氏之孤則畏禍者所遠避而不前者也是不得僅以長者目之矣董處士曰孝子喜飲酒醉則狂呼累舞側弁跣足凡諸嬉戲窮晝極夜無所不爲世或以此恠之不知其有所託而逃耶嗚呼孝子生平精于醫而乃以醉戕其軀不爲尊生而爲祁死斯豈漫然而忘守身之戒者乎吾于是而深悲之

記李烈婦事

神木觀察使新安李君如璠有子壤年少負異才願善
病娶同縣辛氏女甫半載患癘而死時觀察方官檢討
居京邸辛氏當壤病亟時已有矢詞至是君舅令其小
姑防護惟謹婦覺之乃給其小姑出視君舅殮因遣婢
隨之行急懸帛於梁自磬比小姑還則氣已絕相距止
一日督學使者聞于

朝得

特旌如令夫先王之制禮也必酌乎中道而行之是故
孝子之服勤其親也罔極之恩至于當大事夫亦何所

吝然而方親之終也水漿不入于口祇三日過此者以爲不用吾情旣塋食粥旣期食菜果其或有疾則醴脯所弗禁也先王豈敢有所寬假其間夫亦以憂人道之絕而爲滅性之戒也婦人之于夫也亦然同牢廟見以來所以定終身之誼者將使其奉舅姑承宗祀撫子姓方無負于伉儷之分固非謂生不獨生死不獨死遂成婦道之終也然而三古而後至性漸漓死生之際丈夫或不能不爽貳其操而謂巾幗芳年視死如飴是則有心世道者所不敢挾中道以議其後者矣是故殉夫之節其與刲股事親之孝均爲采風者之所必錄畿輔首

善之地而觀察身居待從之班固簪筆而有事于彤史
者也女貞之樹挺生戶庭是中壘之所未有而
聖朝教化之隆其亦于此可見也已觀察屬予爲文者
數矣歲華荏苒忽忽未就今年以保定之行相見于逆
旅乃爲題其傳首而歸之

見雙堂集無忽言踰年心水死

雙堂以詩晚之極矣君子以是爲不可及吳農祥安
言爲雙堂以受考故因終于心水未讀雙堂之詩者
也農祥自居子登堂之信之交謂當雙堂臨沒時親呵
其妻以婦其家而農祥至此日雙堂以爲子故心水
其畢即歸而農祥而在乎知農祥被後者尤非也農祥

然而方類之終也水漿不入于口三日過此者以
不用吾情既盡食與既期食菜果其或有者則別
以禁也先王豈敢有所爲假其間夫亦以愛人遠之
而爲滅性之戒也婦人之于夫也亦然同坐席見以
所以定終身之証者將使其奉身如承宗廟猶子也
故氏爲獸其斬首而醢之

嬖矣薺華荏苒忽忽未涼今平以將室之存昧見于
望曉燈山之劉其亦于北河見少日瞻察鳳于爲文
香少文良之樹璫土可致景中壘之視未育而

壽之壯而購察良景將發之遊固警筆而作事于洪

周蹇堂事辨誣

徐都御史心水之被拘于海上也蹇堂以知己之感挺身救之請代拘而遣心水以餉贖心水既歸所許餉不償諾蹇堂以是受拷足爲之蹇有爲之釋言者始得脫心水深慙負於蹇堂及相見蹇堂無怨言踰年心水死蹇堂以詩挽之極哀君子以是嘆爲不可及吳農祥妄言爲蹇堂以受拷故凶終于心水是未讀蹇堂之詩者也農祥自居于蹇堂生死之交謂當蹇堂臨沒時親呵護其集以歸其家而謬戾至此且蹇堂以戊子救心水事畢卽歸而農祥謂在辛卯翁洲破後者尤非也農祥

所作擬史諸傳如朱孩未章格菴張蒼水事大半舛錯
全無攷証然猶可曰此皆前輩巨公故不免耳視而目
聽若璧堂則旣冒託於生死之交而亦從而誣之郢書
燕說不幸而傳則文獻之禍也已

記馬惟興語

馬惟興者馬寶兄也嘗爲雲南總兵移鎮福建其人不諳文墨然時有發言合禮者順治之季特賜諸將三代贈封惟興久之不上撫臣問之愀然對曰下官少爲寇虜相從作賊今幸際風雲之末實不識父何名母何氏若私揆以上之不惟欺君亦誣其先人也願明公以此語上聞但恩榮及身而已一時皆是其言嗚呼李德林俊人也尚妄加其父官爵以招罪戾豈但侯景哉不謂惟興之草竊所見卓然直可爲後世法惟興死於癸丑之前不豫其弟之變由其所言觀之固當賢於弟也

惟興

以孫可望將降于永明嘗賜
爵敘國公後歸附遂屬平西

凱風說示李桐

在昔南雷黃公嘗疑凱風親之過小不當如詩序詩傳所言蓋使七子之母不安其室則家門風化所關過亦不小非可以怨爲過其後閭徵君百詩據孔疏解之謂七子作詩自責其母遂終不嫁予因是嘆七子有諭親于道之功而其母亦不失爲賢母蓋能遷善而自新者也詩人不特美七子卽于其母亦有取焉矣同里李秀才桐其尊公端孝先生五歲而孤後母何太孺人于歸甫一歲李氏家無一隴一瓦之資何氏親黨頗有欲奪其志者先生聞之潛偵其人于道以錐擊之歸而跪於

太孺人前流涕自陳太孺人亟抱之相與奉其父栗主
於庭慟哭誓相依終身遂毀容垢面以女紅課子親黨
罕得一見先生稍長念家貧因於讀書之暇兼習醫東
脩所不足取藥籠之入以佐之承歡備至太孺人晚年
嘗于忌日流涕謂諸孫曰吾之得以完節見汝祖于地
下者汝父力也旣及格有司備得其狀請于

朝太孺人以節先生以孝並得旌近者秀才多求四方
文士爲先世作傳欲諱此事殆思掩太孺人之美而傷
先生之心予曰不然人誰無過能改之則聖人不以爲
非不然凱風之詩聖人亦必周旋七子而去之矣其不

去也則七子之母固亦名教之所許也矧太孺人之所處
固非七子之母所可比事固以從其實爲可信也予見
夫婦人之爽行者矣區區寒泉棘心之言蓋不足以動
之也作凱風說以示之子又嘗讀江村鹿氏魏童子傳
其母他適童子傭于人間聞而急往追之爲奪者所持
不能脫踣地呼天聲竭泣血俄而恠風驟起震盪衝激
昏霾閉日咫尺不辨其母亦不能前童子得復及之哀
號不止其母感悟而歸端孝先生之志與童子同而其
事不必如童子之危則以太孺人本賢風雷之助可無
庸也更附之前說之尾

鮑培亭集

卷三十五

三

戡黎說答東潛

所示西伯戡黎之說敬聞之東潛才氣極高又有圖籍
足以佐之故應一時無抗手者然而微嫌其好立異也
夫先儒豈不讀左傳竟不知東方之別有黎國乎然而
文王則固西伯也西伯則專征賜履祇在西方之國而
謂兵力所加不難集矢於淮徐之間則侵東伯之任矣
是故文王伐密伐崇不過河北至於戡黎則已渡河而
東矣然而猶屬西方之國也唯其已渡河而東故祖伊
思而奔告而况渡孟津越朝歌逕從事於東方其可乎
東潛巧於立言以爲黎已叛紂故文王爲紂討之則又

大不然據左傳謂東夷之叛紂也以黎之蒐則是東夷
叛非黎叛也紂尚能整其六師以蒐於黎其無待于西
伯之戡明矣若謂紂之力已不足以及黎而待文王之
戡之乃戡之而東夷仍叛則西伯之力亦不足以加于
東夷而服事之至德衰矣况文王爲紂戡黎是正紂之
所仗也何以祖伊從而恐之而殷從而咎之此雖欲幹
旋而善爲之詞而勢必不能者也若夫東方之黎本無
確地所當闕之東潛欲以齊之犁邱當之則益非愚之
所敢信者大抵解經而好異必爲經之累敢言之

天妃廟說

今世浙中閩中粵中以及吳淞近海之區皆有天妃廟其姓氏則閩中之女子林氏也死爲海神遂有天妃夫人之稱其靈爽非尋常之神可比歷代加封焉子全子曰異哉聖人之所不語也生爲明聖死爲明神故世之死而得祀者必以其忠節貞孝而後尊以巾幗言之湘夫人之得祀也以其從舜而死女嬃之得祀也以其爲弟屈原曹娥之得祀也以其孝若此例者不可屈指若夫流俗之妄如螻蟻夫人祠亦以譌傳其殉漢而祀之至于介山妬女之流則所謂俚誕之不足深詰者也若

天妃者列于命祀遍于南方海上州縣其祀非里巷祠
宇所可比然何其漫然無稽也夫婦人之爲德也其言
不出于閫其議不出于酒食之微其步趨不出於屏廳
之近其不幸而嫠所支持亦不出於門戶之間所保護
亦不出於兒女之輩若當其在室則尤深自閼匿而一
無所豫林氏之女卽云生有異稟其于海上樓船之夷
險商賈之往還亦復何涉而忽出位謀之日接夫天吳
紫鳳之流以強作長鯨波汎之管勾以要鮫人蜃戶之
崇奉甚無謂也古來巾幗之奇蓋遭逢不幸出于變故
之來勃菀煩冤以死故其身後魂魄所之不可卒化世

人亦遂因而祀之以勵風教以維末俗是三禮之精意不可廢也天妃果何居乎自有天地以來卽有此海有此海卽有神以司之林氏之女未生以前誰爲司之而直待昌期之至不生男而生女以爲林氏門楣之光海若歛衽奉爲總持是一惟也天之配爲地今不以富媼爲伉儷而有取于閩產是二惟也林氏生前固處子耳彼世有深居重閨之淑媛媒妁之流突過而呼之曰妃曰夫人曰娘則有賴其面避之惟恐不速而林氏受之而不以爲泰是三惟也爲此說者蓋出于南方好鬼之人妄傳其事鮫人蜃戶本無知識展轉相愚造爲靈跡

以實之于是梯航所過弓影蛇形皆有一天妃在其意
中在其目中以至脰蠻之盛惟恐或後上而秩宗下而
海隅官吏又無深明典禮者以折之其可嘆也前乎吾
而爲此說者明會稽唐氏也然略示其旨而未暢吾故
爲之申而明之以俟世有狄文惠公其人者曰然則海
上之應祀者誰也曰海之瀕于南者祝融是也是眞海
神也祝融爲火而海爲水天一生水地二生火水火相
配故海之瀕于南者其神有妃之稱而東西北三方之
海無之後人不知妄求巾幘以實之吾憐其愚也是則
唐氏所未及發者也

唐氏之後明人有
江氏其辨略同

詞科緣起

唐人所云博學宏詞蓋特以試選人耳非大科也其大科之以詞學舉者蓋歲易其制而不一其名如所云藻思清萃文藝優長博學通議之流皆是而選人所試反不與焉但其名雖多而大率不離詞章至憲宗始定爲四科其一則曰博通墳典達于教化蓋稍足以語古人有體有用之學故北宋大儒所議十科取焉紹聖以後章惇改制始復專取詞章而以唐之試選人者名之不知者遂謂宋制卽唐制非也

詞學指南序文亦云皆失于考証

嗚呼唐人重詞章而晚年尚知于詞章之中貫墳典而通教化

荆公重實學而語紹述者反驅口之于詞章可謂相背而馳矣故南宋以後由詞科以取功名最易而醇儒或不屑應此科誠有慨也金人亦舉詞科而見于中州集者寥寥而已乃取唐人詞學一科其見於冊府元龜及唐書者錄之使與浚儀王氏辭學指南相接而因以見陸裴柳劉諸公所舉者非宋人之科也浚儀由詞學起尚考之不甚詳予故著之

上元 辭殫文律科

崔融

垂拱 辭標文苑科

房晉 王巨

皇甫瓊

永昌 蓄文藻之思科

彭景直

元年

抱儒素之業科李文愿

通天文藝優長科韓琬

景雲文以經國科袁暉韓朝宗

先天文經邦國科韓休

藻思清萃科趙冬曦

手筆俊拔超越流輩科杜昱張子漸
賈登趙居正

張秀明邢巨
常無名

開元文儒異等科崔侃褚廷誨

文史兼優科李昇期康子元

開元博學通議科鄭少微蕭成

鮪培亭集

卷三十五

三

開元 文辭雅麗科 邢巨 苗晉卿 褚思光

七年 文辭秀逸科 趙良器 崔明允 顏真卿

天寶 文辭秀逸科 薛據

六年 風雅古調科 薛據

天寶 辭藻宏麗科 楊綰

建中 文辭清麗科 奚陟 梁肅 劉公亮

元年 文辭清麗科 鄭轅 沈封 吳通元

經學優深科 孫毗 黎逢 白季隨

貞元 博通墳典達于教化科 熊執易 劉簡甫

貞元 同 朱穎

元和 同 馮道

三年 同 陸巨

長慶 同 李思仁

元年 同

喪主喪孤辨

喪無二孤是不易之禮也孔子之荅曾子以爲季康子之過是非孔子之言也衛靈公弔桓子喪而魯哀公爲之主是卽喪服小記所云諸侯弔于異國之臣則其君爲主者是喪主也非喪孤也禮固有尊長爲喪主而喪孤弗豫者此之謂也豈有哀公而爲季氏喪孤者是妄人之言也康子之過以其但應哭踊不應拜稽謂之誤行喪主之禮可也謂之非喪孤不可也而謂今之二孤自此始則誣矣吾故以爲非孔子之言

自出曉四端集有類以爲非其于三言

可與理之誠何也謂之非理是不言也謂之誠

人之言也謂之誠以非理也謂之誠不誠則信

而信則信之明也故神氣在而理命之變而信

而信之明也故神氣在而理命之變而信

而信之明也故神氣在而理命之變而信

而信之明也故神氣在而理命之變而信

而信之明也故神氣在而理命之變而信

而信之明也故神氣在而理命之變而信

姑姊妹夫喪主辨

雜記姑姊妹夫死而無兄弟使其族人主喪妻黨雖親弗主其說是也婦人外戚必得同姓之屬爲主也其云無族則前後家東西家又無則里尹主之謬也呂坤謂外戚之親尚有服隣里於死者何有焉是拂情也故萬斯同謂下文或人之說妻黨主之而附於夫黨者當爲正禮按朱子已謂從其宜而祀之別室未爲不可則固無可疑矣顧炎武謂聖人已豫防後世有如王莽楊堅之徒者自天子至庶人一也則附會之甚若以竄奪言之兄弟未嘗無此輩也族人亦未嘗無此輩也卽非親

非黨之臣下亦未嘗無此輩也防之且不勝防將若之何

釋堇

吾鄉草木之產甲乎天下太平方石四面各產異木無
相混者雙韭三菁神仙所食孫興公之梨謝遺塵之青
櫛猶其後焉者也而地乃以堇得稱上古以之名國後
世以之名縣莫能易者乾道志所云縣東四十里有山
其草曰赤堇是也顧堇之種有別惟延祐志考証得之
而近志莫取以爲據羅鄂州曰苦堇可食之菜也郭景
純云今堇葵葉如椰子如米泔食之滑唐本草云此菜
野生非人所種葉似蕞花紫色味甘說者以爲堇苦而
言甘卽古人語甘草爲大苦之例然考綿之詩曰堇荼

如飴堇茶皆苦菜以地之饒美而甘則非反言也堇之
同岑者曰苳曰葵內則棗栗飴蜜以甘之堇苳粉榆以
滑之脂膏以膏之言養老者思其腸澁故以此均調飲
食冬用堇夏用苳土虞禮云夏用葵冬用苳其文又少
不同然要之葵堇苳三者同功特夏秋所用者生菜冬
春所用者乾菜康成之言可考也再稽草譜葵爲百菜
之長則堇之貴可知自孔疏誤以爲烏頭之堇且引驪
姬之置堇証之是芟也二禮之堇甘左傳之堇毒其種
不同爾雅兩列之甚明朱子不考而仍之故嚴坦叔以
爲非乃成化志亦因曰赤堇卽烏喙則豈有敷土錫名

不取養老之珍而反取殺人之鳩者蓋不考延祐志故
耳嗚呼破赤堇而取錫歐冶之遺跡無可尋矣豈意并
其種而失之則誤之尤者作釋堇三尺者爲雷頤是其
耳赤堇山在奉化吾鄉人有疑其在同谷相近者非也
近更有以歐冶之故指城西之錫山當之更屬附會
曰在江爲鮪鮪白於春鮪于夏其味皆美此在口氏不
過得之近人之口而其實未有所據予觀集韻曰鮪卽
鮪也似鮪而大酸肥多頭乃饒然于口口之說以是知
宋初雖有鮪名而尚未甚著故唐人不見之於詩然則
鮪魚在古曰鮪讀爲鮪聲在後曰鮪因聲而當鮪其別

如飴薑亦苦若菜以地之饒美而甘則非反言也薑之
同者者曰薑曰葵肉則薑葉則薑以甘之薑薑粉糊以
膏之脂膏以膏之言養老者思其腸泄故以此均調飲
食冬用薑夏用薑土虞禮云夏用葵冬用薑其文又少
不同然要之葵薑薑三者同功特夏秋所用者生菜冬
用改更育以燭命之姑許北西之陟山當之夏薑州會
表薑山亦表以吾儕人育錄其亦同谷昧改香非此
其酥而夫之限霜之改香非薑
耳熟平燭表薑而如燭燭命之歡想無何韓矣豈意其
不炸養表之改而又如錄人之熟香蓋不寺或亦志姑

說鱠

鱠魚之名不登爾雅按釋魚曰鮠當鮠郭氏曰海魚似
鰠而大鱗肥美多鯁江東呼其長三尺者爲當鮠是其
爲鱠審矣以是知晉時尚未有鱠魚之名也廣韻始有
鱠名矣但考粵東人說相傳鱠乃鱠白所化在海爲鱠
白在江爲鱠鱠白於春鱠于夏其味皆美此在口氏不
過得之近人之口而其實未有所據予觀集韻曰鱠卽
鮠也似鰠而大鱗肥多鯁乃恍然于口口之說以是知
宋初雖有鱠名而尚未甚著故唐人不見之於詩然則
鱠魚在古曰鮠讀爲舅聲在後曰鱠因聲而當鮠其別

字也鄞人呼曰箭魚意在嫌其多骨見於開慶慶元府志獨粵人呼爲三鰈不知其說按三鰈一作三鰈諺曰三鰈不上銅鼓灘謂粵鰈不過潯州也鰈鰈古音木通然其實爾雅釋魚原有鰈鰈而郭氏曰未詳向非粵諺不知其卽鰈也足以補五雅箋疏之遺矣若埤蒼以鰈爲鰈廣韻以鰈爲鰈皆屬謬語按爾雅則鰈者鰈也鰈與鰈同音埤蒼殆由此而譌今吳越間不貴鰈獨貴鰈唯粵之陽江多鰈而其土人亦貴之予亦因入粵而證明鰈之卽鰈鰈之卽鰈惜不得遍粵人而告之因記之以示諸生他日或爲嶠南圖經文獻之資也夫

鮎埼亭集卷第三十六

鄞 全祖望紹衣譔

餘姚史夢蛟竹房校

題跋

先世告身十通

先太保唐公告身跋

朕加厚友恭有懷慈憲恩施左戚旣鍾慶于一門貴極
上公又追榮其三世具官全安民遊心墳典屏迹邱園
為善恐人知信矣耳鳴之諭陰德有陽報甚于響應之
如爰及孫曾實生賢媛朕察鵠原之念母喜鶴禁之冊
妃方隆慈孝之至情豈限褒崇之常典噫周列太保立

面槐之班唐有冀方錫分茅之壤是爲殊渥庸闡幽光
可特贈太保追封唐國公 儲極好迷旣邈慶源于慈
憲曾門加惠并褒內則之淑賢乃出絲綸以光窀穸邊
氏勤生苦澹勵志靜專有伯鸞婦之風肯爲隱髻有於
陵妻之操靡厭辟纁竟能遂夫子之高不及覩女孫之
貴鶴禁甫諧于佳耦魚軒宜賁于外姻噫揭阡表于南
陽恩徽尤異疏沐封于東武伉儷俱榮可特贈唐國夫

人

祖望按先太保以下告身一十七道見劉後村大全集
中每讀宋人文集兩制文字最多或疑其無益不知

補于世家之文獻非淺也太保爲先侍御公七世孫侍
御由太平興國間進士累官侍御史出知青州晚年自
錢唐遷甬上弟興又自甬上遷居山陰而無嗣故侍御
以子俎爲之後今越中東浦一支蓋甬上之小宗也理
宗之母慈憲夫人出自吾家及度宗居東宮冊妃是爲
慈憲之姪因推恩慈憲之三世而太保以下俱開五等
之封以宗乘攷之國爵皆合予所見後村集十數本皆
非二百卷之全者惟同里范侍郎天一閣所藏爲足本
詞頭碑版俱在焉喜而鈔之令東浦影堂勒之石太保
墓卽在東浦賜府之西

先太師越王告身跋

朕友于朱邸施及青宮慈愛最隆睠外家而尤厚哀榮
兩盡豈王父之可遺贈武翼郎全份溫恭德人寬厚長
者款段下澤清貧不改于儒臞文駟雕軒貴盛實基于
祖德屬儲妃之封拜宜世廟之褒崇噫太傅周官面槐
陰之峻豫州荆地協松夢之祥冥漠有知對揚無憾可
特贈太傅追封豫國公 慈顏已遠於崇藩慶鍾猶子
公爵既加于祖廟媿合從夫贈恭人單氏秉性幽閒奉
身沖約素勵龐嫂萊妻之操安于清貧曾有許負唐舉
之倫異其風骨果孫枝之貴盛嗟宰木之老蒼屬皇家

舉稀闊之儀於戚畹厚褒崇之典賜份田于大國品極
魚軒燎黃誥於寒原光生馬鬣既驗異人之奇中永爲
外氏之美談可特贈豫國夫人

祖望按越王爲慈憲夫人之大父仁安皇后之曾大父
是時推恩慈憲之三世故晉贈太傅豫公其後度宗推
恩仁安之三世又晉贈太師越王其單夫人詞中所云
唐許奇中之說良足以補吾家譜系中掌故惜其詳不
可得聞矣太師墓在盛塘

先太師徐公告身跋

儲妃選慈憲之宗親親之意也禰廟峻公師之爵貴貴

之義焉乃賜恩言以旌潛德贈慶遠軍節度使全大節
信道最篤好善甚優平昔旦評著美名于里閭一朝天
定鍾餘慶于門楣茲作媿于元良亦柬賢于華族旣諧
吉禮追獎義方噫建節封侯鶴表之題已久分茅胙土
鷹揚之拜維新肅爾後人欽予休命可特贈太師追封
徐國公 顧復甚勤報德之心罔極幽明雖異榮親之
意則同爰侈國封以光泉窆南陽郡夫人王氏儉慈是
寶禮法自閑孝敬著于閨房長厚聞于州里攻苦食淡
蓋隱君子之令妻隤陟茲祥實王夫人之賢母竝全四
德胡不百年然一門貴仕于天朝而奕葉聯姻于帝室

屬者儲君選儷猶子來嬪端由世積而然咸曰母儀之
力噫彭城湯沐增拓于戶租防墓封崇有光于宿草可
贈徐國夫人

祖望按太師爲慈憲之父而穆陵兄弟育于其家宋史
所稱保長者也潛藩之功非尋常戚畹可比夷考是時
其一門雖貴盛前不蹈平原之覆車後不類秋壑之怙
寵夷然在史鄭謗議之外可謂賢矣太師墓在蘭渚而
夫人仍葬盛塘先墓之次穆陵卽賜天章寺以奉香火
故蘭亭常屬吾家予過天章未嘗不低回流連也
先觀察告身跋

王者無私之言豈非公論聖人盡倫之至必用吾情贈
忠訓郎全思聰前輩典刑逸民標致求之耆舊惟龐德
公近之稱爲善人如馬少游足矣有賢猶子實王夫人
屬重締于國姻并追榮其尊行昔加勇爵殊未慰于九
原今陟廉車蓋視儀于兩禁可贈潭州觀察使 朕矚
棣華之外氏重締國姻攷彤管之內言載嘉世母肆加
殊渥追獎徽音贈安人王氏禮法自持功言咸備母以
貧故少墮舉案之恭教之義方微示斷機之意芝生庭
戶玉映閨房茲選立于儲妃乃褒崇其尊行始占吉夢
允符女子之祥終錫嘉名無媿碩人之詠可贈碩人

祖望按觀察爲越王長子其次弟則申王大中仁安之
大父也又次則徐公大節慈憲父也又次曰大聲尚縣
主奉嶽祠是時以慈憲故追贈徐公以仁安故追贈申
王而又推恩及于家督甚矣恩之沃也尚有少弟曰思
受字大用以詩人稱其詠海棠曰少陵不賦海棠詩留
待風流相國詞聞種錦窩三百本春風纔起蜀人思惜
乎不詳其生平也

先太師申王告身跋

朕于私親靡不用情而加厚爾其伯父固宜越格以追
榮贈宣敎郎全大中書蟠胷中志抗事外郡國無舉孝

興廉之詔徒修于家山林有游仙招隱之詩乃遜于野
逮儲妃之貴盛歎族老之凋零噫金紫惟亞一階足彰
尊寵燎黃以後二品聊發幽潛可贈金紫光祿大夫

冊拜儲妃甚矣慶源之遠封加世母旌其尊行之賢贈
安人陳氏謙柄力持禮防自守辟纁織屨相安衡泌之
貧服冕乘軒不見門閭之大茲來嬪于元子亦遴選于
華宗溥錫恩徽寧分存沒秩高銀信宜從夫子之階詔
侈金花追賁小君之號可贈高平郡夫人

祖望按太師乃仁安之大父是時推恩以慈憲爲主故
徐公列于五等而太師尚止金紫及仁安正位贈申王

太師無嗣以再從子昭孫爲後是生仁安太師墓亦在

盛塘先兆之次

近日吾家東浦譜系散失姚江學究邵廷采妄敘次之以申王爲和王以和王

爲昌王以申王之父份爲義皆與甬上宗乘不合幸賴後村集所錄與甬上同得以斥邵氏之妄而正東浦之謬

先少師周公告身跋

朕友于同氣若爲慰念母之心遠矣慈顏猶仰體愛兄
之意乃疏殊渥以賁重泉贈和州防禦使全純夫廉甚
取名勇于求志短繁細字積勤不偶于生前疊組重圭
餘慶徐觀于身後介弟篤舅甥之誼儲妃續姑姪之姻
茲爲爾家希闊之榮可限有司褒崇之典噫出綸告墓

徒悲風木于瀧岡授鉞登壇尚應星躔于寶婺諒爾精
爽歆此寵光可贈保寧軍節度使 朕念介弟之孝思
恩其自出擇儲妃于望族誼亦因親爰出綸言以旌壺
範爾贈令人趙氏荆練性淡巾悅禮嚴族稱邱嫂之賢
睦于妯娒天厚善人之報宜爾子孫諧吉禮于春宮分
寵光于夜壤噫管彤垂世何慚列女之盡書燎黃告阡
誰語若人之不淑可贈淑人

祖望按周公爲徐公長子慈憲夫人之兄也尚縣主累
晉少師周公夫人亦封周國夫人續娶崔氏感義郡夫
人太府槐卿其子也周公墓亦在盛塘

先太師和王告身跋

慈憲篤友恭之誼恩寧厚于弟昆元良諧窈窕之迷情
莫親于父子出綸告第施澤漏泉爾武翼郎全昭孫博
雅好修精明練事久儀上閣兩牧專城所至有甘棠之
成陰其歸雖薏苡而不載家無甌石初靡求于人知女
作門楣亦可觀于天定甫成吉禮追獎義方噫金紫之
穹遂超遷于二品燎黃以白猶照映于九原可贈金紫
光祿大夫 朕孔懷王邸敢遺外氏之姻擇配儲宮樂
得高門之女恪共婦職追獎母儀爾孺人趙氏挺秀宗
姬來嬪儒族以女公事慈憲自牧謙卑從夫子出蕃宣

備嘗險阻篤生賢媛實儷元良誰獨無錫爾類之心世
安有遺其親之理噫鶴禁鳳輦方以三朝而問安象服
魚軒胡不百年而介福宜歆殊渥永播徽音可贈新興
郡夫人

祖望按太師尚縣主嘗官湖湘之間勤事而死故穆陵
一見仁安曰汝父可念而仁安曰故父可念湖湘之民
尤可念也穆陵大奇其對遂冊爲東宮妃先是丁大全
議納知臨安府顧巖女太后不甚許之至是聞仁安之
語亦大喜國命雖去然仁安則固有保民而王之母儀
不可沒也正位之後追贈太師和王葬于上竈

先少師節度使告身跋

民歌牧守方憩于棠陰國重親賢靡需于瓜熟宜擇朱
幡之寄徑躋紫橐之聯具官全清夫宜慈而惠和辨智
而閎達惜陰書案甚于孤寒士之勤得雋詞場豈若恩
澤侯之易在中朝吉士之目有西京循吏之風旣至九
卿而入承明復把一麾而去江海方且賦中和之政不
當奪慈惠之師屬以儲闈正人倫之始選諸戚畹得邦
媛之賢如卿尊行蓋主婚禮輟宣城之半竹面奎閣之
四松茲外族之殊榮亦我家之曠典名爲燕閑實可論
思噫東人欲畱出旣宣于美化西清侯對入尚告于嘉

猷可寶章閣待制提舉佑神觀仍奉朝請

祖望按穆陵之時吾家避遠權勢唯少師以科甲起累
官至平江軍節度使判湖州然終未嘗攀援入津要也
丙子而後太尉身在二府遂挾百口扈三宮以北而少
師已老得託瘖疾杜門以終生平貴而不驕山陰唐氏
嘗以山售于少師其先墓在焉少師售其山而不絕其
展墓之道其後唐氏上書于少師願贖其山少師慨然
歸之并不受其直當事欲建蘭亭書院時故址以徐公
所賜葬屬于少師丙舍卽還之官剡源竝有文記其事
以上告身共十五道皆在景定元年

先太府承宣告身跋

古之用人左賢右戚未嘗限畛域分流品惟其才而已
爾具官全槐卿仁厚而有智略儒雅而通世務居中補
外資望寢高周旋數郡不巧取豪奪而用足無疾聲大
呼而事成遺愛在人去而見思所謂慈惠之師廉平之吏
朝方急士其可使之需次東郡乎外府事簡九卿班峻
非特掌有司出納之吝蓋將爲法從論思之儲可太府
卿

祖望按太府爲徐公次孫周公子官終承宣使夫人謝
氏太皇太后之羣從也

先太尉參政告身跋

朕爲儲宮選適妃旣告廷且成禮矣加惠于妃之同產
親親之義也爾全永堅早孤而嗜學與女兄昔同其憂
今同其樂不亦宜乎初補而直中祕不試而擢幕賓是
惟推恩益勉進修以基遠大可補承務郎直祕閣

祖望按太尉爲和王子累官保信軍節度使知臨安府
參知政事見宋史宰執拜罷表其受任也在國事旣去
之後盡室扈三宮入北平遂野死其後吳下有全氏自
稱太尉之後見于陳怡菴集按元史則太尉蓋未嘗南
還恐出于冒託予別有文辨之

族祖息耘先生詩卷跋

予家先世以詩人著者泉翁當宋之亡謝臯羽戴剡源
與相唱和今世所傳月泉吟社載其詩其後息耘叟當
明之初楊孟載諸公與相唱和所稱全王孫者也而息
耘之詩不可得乾隆壬申杭人丁敬示予淡娛生詩卷
其中息耘之詩在焉爲之驚喜按息耘諱斯立一字同
古生其于泉翁不知世系若何大抵當是孫行家錢唐
遭亂隱居不仕淡娛生者蓋亦杭之隱君子不知其姓
氏息耘之詩曰志凝知澹境幽趣將自怡珍重菜根旨
銖輕世味滋酌泉有餘樂煮石從取奇衣飧聊自適安

公復奚疑卷中自瞿宗吉而下凡十五人惜當時竹垞秀野錄元詩未及見也予宗人之在杭者微矣然予家之詩祖泉翁而宗息耘則皆杭之寓公也卷中尚有四明延慶寺僧正彌詩予并取之以補高僧詩錄之遺

族祖眞志先生墓石本跋

眞志先生諱謙孫爲先侍御公之十世孫義田六老之一也義田六老者先生之父菽和府君諱汝梅四子長爲本然府君諱鼎孫次爲眞志府君諱謙孫次爲本心府君諱晉孫而正養先生頤孫其季本然府君之子諱耆亦其一也三世置義田以贍吾宗本然府君兄弟皆

學于陳侍郎和仲之門爲陸文安公楊文元公私淑高
弟其再傳爲黃公南山明初大儒也明儒學案中失去
其源流但爲南山立傳今補其世系于此

再跋眞志先生志石

眞志先生志石文有可以補金石之例所不備者其書
其生也曰生于大宋景定七年其書其卒也曰卒于元
泰定□年一曰大宋一則但曰元而已此雖變古人甲
子之例而抑揚之間殆有過之後世莫之敢也

三跋眞志先生墓石

眞志先生墓在城東小白山其旁有眞志菴奉香火今

亡矣先司空公集中有過眞志墓詩不知其石何以出于人間舊藏先儀部家予少搨一本三十年後訪其石則已爲竈下礪石其字剝落殆盡幸搨本之猶存也乃取故石重摹上之

先司空公女墓石跋

先司空公女許字屠辰州田叔矣未嫁而卒祔于王父檢討公墓旁地當崇法寺岡之南荆公葬女于此集中所謂鄴女墓者也其後爲魏王妃墓見于謝臯父詩至是而司空女又葬于此亦異事

先檢討公告身跋

明莊烈皇帝御諱是檢字故改檢討爲簡討先檢討公之告身在世宗時故仍是檢字及崇禎以後盡改之先贈公曰涿州□□□入相 新朝特請仍改簡討爲檢討以洩其□其□如此吾家祝版當世世仍用簡字以追體先人避諱之意其語載家乘中

先司空公論祭章跋

先司空公以不冝草青詞願改南院遂失揆席而袁文榮公因之得進此事所關甚大□□不能爲之表章眞闕事也論祭文中略及之曰羽儀雅峻于先朝介石彌堅于晚節蓋指此當以王文肅公墓銘爲證

鮑士高集 卷三十八
先宗伯公諭祭章跋

先宗伯公頗受沈文恭公鄉里之嫌遂與周文穆公同
爲言路所指然其實宗伯最與江夏郭公厚其在東宮
有保護之勞故文恭未嘗援之累推不用身後贈典乃
光宗之命至熹宗時始行下耳

鮎埼亭集卷第三十七

鄞 全祖望紹衣譔

餘姚史夢蛟竹房校

題跋

宋楊石鼓文跋

范侍郎天一閣有石鼓文乃北宋本吳興沈仲說家物而彭城錢達以薛氏釋音附之者也錢氏篆文甚工其後歸於松雪王孫明中葉歸于吾鄉豐吏部已而歸范氏古香蒼然蓋六百餘年矣是未入燕京之搨本也范氏藏之亦二百餘年矣予嘗過天一閣幸獲展觀摩挲不忍釋手范氏子孫尚世寶之

魚尾正集 卷三十一
漢蕩陰令張遷碑跋

此碑以後出故完好其文敘張氏先世歷舉張仲張良張釋之張騫此乃六朝碑版攀援祖宗之濫觴然何以不及張安世張敞也薜沛二字足以證二南之異文碑立於中平三年尚有碑陰一通予未之見

漢司隸魯峻碑跋

歐陽充公跋是碑以峻遭母憂自乞拜議郎爲疑洪盤洲解之曰漢代風俗相承雖丁私艱亦多以日易月鮮有執喪三年者元初始聽行之建光復禁不許肅宗時越騎校尉桓郁以母憂乞身詔聽以侍中行服後其子

焉爲太子太傅母憂詔聽以大夫行服避劇就閑與魯君之乞拜議郎同也盤洲之言核矣予謂古人惟金革重事始奪情豈有反置之清散之列者漢人不學無術此其一也近者詞臣丁憂多令在南書房供奉但不食俸耳江陰楊文定公言之天子遂皆令終喪斯之謂以孝治天下

漢昆陽令尹宙碑跋

尹宙碑整肅方嚴漢碑中之佳者也而考之歐趙洪婁之記皆未之有殆晚出者宙以州辟爲從事而碑以正色立朝稱之蓋卽指州治爲朝漢唐人皆如此宋以後

不敢爲此語矣

漢北海相任城景君碑跋

右碑今在濟寧州學其自任城移置之故見于竹垞跋
中碑文以麋爲眉以倉爲蒼以深爲柔以𨮒爲釋以輶
爲拂皆古字畫之通其以衙爲禦則古字音之通也有
誄又有亂亦唐以後碑所希碑陰一通見于趙德夫所
著錄而洪文惠公未之見乃予家三本皆有之蓋舊榻
之完善者

漢史晨祠孔廟奏銘碑跋

東京隸墨其流傳于今者乙瑛韓勅史晨最爲完善書

法亦屬一家乙瑛碑祇敘奏而附以贊是碑祇敘奏而附之銘蓋法史記三王世家爲髯翁表忠觀碑所祖但是碑銘詞以談然崇爲韻吾甚訝之古韻有不可強通者如此等其一也

漢史晨饗孔廟後碑跋

韓勅二碑陰孔氏苗裔二十餘人以是碑合之惟故尚書翊河東太守彪已見韓碑處士褒則其父郎中宙見韓碑此外尚有五官掾暢功曹史淮守廟百石讚副掾綱而乙瑛碑亦有守文學掾蘇史憲戶曹史覽皆屬闕里世系所當采者爰牽連志之

漢孔廟置百石卒史孔龢碑跋

是碑盡于歐公之跋以爲漢家文書之式於此可見是役也出于前相乙瑛之請後相平躔成之而其作百石吏舍者則前令鮑疊也讚中極歸功于乙鮑蓋卽後相平所作可謂不沒人善者矣

漢韓勅孔廟二碑跋

韓氏孔廟碑二其一置禮器碑也其一修廟碑也皆有碑陰洪文惠公但見前碑陰耳予均得見之幸矣霜月皇極之陋空桑之誣已見于前人所誚不具述獨其隸法流逸可喜

漢酸棗令劉熊碑跋

是碑見於酈氏注水經僅損一字迨王建則有風雨消
磨之嘆矣近人所藏字不滿百予家有舊榻本尚可得
什之五也王建據圖經以爲中郎之筆而洪氏疑之予
謂卽非中郎要是名手

漢郎中鄭固碑跋

碑文謏劣之甚崔蔡之波靡也逡遁二字歐趙洪三家
以及近人疏注詳矣以疾錮辭愚意錮字卽痼字之通
似校充公說爲勝其云大男孟子有揚烏風七歲而天
配食斯壇蓋祔葬者亦金石文字中一例也

魚尾書集 卷三十一
漢淳于長夏承碑跋

漢人于碑碣中世系多不填諱先儒已有非之者是碑于東萊府君不名獨太尉據得列名而右中郎將又不名不知其何說也其謬不待詰而著矣是碑在趙德夫時完好又四百年明人重刻之盡失其本色予家有豐學士萬卷樓舊搨可寶也

漢西嶽華山碑跋

竹垞以是碑爲漢隸第一其所見西陂本文字完好并篆額俱無恙因有驚心動魄之喜然則予家所藏爲豐學士萬卷樓中故物厯二百餘年不缺不爛可寶更何

如乎篆額左右有唐大和中李衛公諸人題其旁其下有宋元豐中王子文題幾無隙地

漢泰山都尉孔廟碑跋

竹垞詰范史孔伋之誤是已然謂甯卒于靈帝熹平四年則亦未確蓋甯卒于桓帝延熹六年趙德夫以爲延熹四年亦譌而竹垞殆因延熹之譌又展轉溷爲熹平也碑今在曲阜下半通已漫漶無有矣

漢執金吾丞武榮碑跋

任城武氏係名家故金石之文有武氏石闕銘有從事掾武梁碑吳郡丞武開明碑敦煌長史武班碑武氏石

室畫象石闕銘之人其名無考乃梁之兄班則梁弟字
開明之子開明亦失其名榮則班弟以桓帝喪守元武
勤事而死是碑爲舊揭故不比近日之漫漶僅存匡廓
然已不逮洪文惠公所見之舊

漢宗氏故吏處士碑陰名跋

漢司空宗俱碑陰趙氏存其目而無說洪氏亦存其目
而不錄其文疑皆未之見予家有之其上則宗氏故吏
處士名七大字其下故吏十六處士四蓋亦祇上一層
漢碑陰俱無額獨孔宙碑有門生故吏名五大字而是
碑更署以姓今碑不傳而碑陰孤行則幸以署姓之故

漢故圉令趙君碑跋

東京金石之文予最愛是碑之簡淨獨其銘詞則夸大不當耳洪文惠公以范史考之知其舉主楊公爲賜哀公爲滂而圉令之名反無從得然則不朽之資正不在金石也隸法雄渾嚴整惜校文惠所見時又蝕其什之二

漢魯靈光殿釣魚池甄跋

是甄之出在金明昌中高刺史曼卿跋之甚詳其甄字三行前二行皆四字末行多一字者舊刻也不知何時重摹直作一行則失之矣今重摹本在曲阜孔廟中前

殿東壁其曰五鳳二年魯卅四年足見漢世藩侯之禮
奉朝廷正朔仍各自紀元之證

魏公卿上尊號碑跋

四十六佐命之中而華歆爲之首昔龍而今蛇矣雖然
歆當牽出伏后時早爲曹氏私人矣惜是奏之不早耳
陳氏蜀志大書成都勸進諸臣之疏而是奏不登于魏
志竹垞謂其有春秋之微意焉然當勒石時彼四十六
佐命者亦豈復知人閒有羞耻事祇應遼東皂帽翁攢
眉一爲故人太息耳

魏修孔廟碑跋

以是碑爲陳思王之文梁鵠之書亦未有據其中謂孔子屈已存道貶身救世真妄言也又云仲尼旣沒文亦在茲何其言之不忤乎洪文惠公所訂元年二年之參錯尚其小焉者也

晉汲縣齊太公里表跋

漢崔瑗爲汲令自以太公之裔爲之立祀置碑見于酈氏注水經晉太康十年范陽盧无忌爲汲令又表其里廬亦太公之後故也尚父之明德遠矣碑稱汲縣發塚得竹策書太公遇合事埋策之歲在秦焚書八十六年之前蓋是時汲冢竹書方出无忌信而書之于策誣矣

廟中今廟有拓跋魏時碑一通

魏孝文比干碑跋

汲縣比干廟碑魏孝文唐太宗二碑齊名孝文之碑洪丞相最愛其哀傷頓挫之詞以爲宜其治道之興然其中曰吁嗟介士胡不我臣則自視過高矣碑刻完好無恙而隸法頗近唐人予疑其爲重摹本也

魏重修中嶽廟碑跋

是碑爲太安元年十月所立先是寇謙之居中嶽及魏司徒崔浩等敬信之謙之首勸魏主復嶽祠從之碑以東征西討并吞諸國之功皆由神助夫五嶽自屬明祀

如但以祈福爲言愜矣況又歸之一道士乎其隸書尚不墮拓跋晚年風氣

魏魯郡太守張猛龍碑跋

是碑立于正光三年太守爲西涼苗裔讀其碑蓋一循吏也竹垞謂其得列于孔林蓋以其有興起學校之功予謂拓跋牧守最無狀常伯夫馮熙至以石經爲柱礎而太守所爲如此可謂百鳥中之孤鳳然是碑書法不佳向非託于孔林亦未必至今傳也

梁始興安成二王碑跋

二碑盡于竹垞之作予觀六朝金石文字河北流傳者

多而江南絕少故二碑雖殘斷滅裂亦姑存之聊以充蕭老公家掌故也

東魏興和孔廟碑跋

是碑興和三年以領李刺史仲璇修孔廟功而竹垞卽以爲仲璇所作誤矣其書法龐雜最爲紕謬亭林譏之者備矣以其爲孔林之遺而人代俱在唐以前故錄之

北齊胡長仁重修郭巨碑跋

胡長仁者高齊胡太后之兄廢后之父世祖末爲尚書令後主卽位和士開忌之譖其驕恣出爲齊州刺史長仁怨恨謀遣刺客殺士開事覺祖珽引漢誅薄昭故事

就州賜死是碑稱新持節蓋卽武平元年初至齊州事也其字出于中兵參軍梁恭之其文出于騎兵參軍申嗣邕長仁之人不足道顧北朝碑版字體極麗雜而是刻獨整肅淳古有漢人風當爲索頭晚葉石墨第一

隋大業孔廟碑跋

隋碑傳世者最寡是碑立于大業七年縣令陳叔毅陳高祖之孫也實尸修廟之役是年帝征遼寶建德張金稱高士達迭起而王薄近在長山東方騷然顧叔毅猶能以禮教爲治靜以鎮之亦賢矣碑爲濟州秀才汝南主簿仲孝俊之文有孔長名孔子嘆者又足補孔氏世

譜之遺者也

唐貞觀孔廟碑跋

是碑隸法頗近薛純陀比干廟碑前列武德詔繼乾封詔附以太子閔請立碑之表其下又別列乾封祭文金人高曼卿題其後言明昌中大風拔木偃碑龜趺盡碎而文不傷若有陰相之者因更爲之座而植之亦異聞也唐初人書隋多作隨觀此碑知不獨開元太山磨厓文也

唐貞觀比干碑跋

太宗之詔與祭文俱工然謂三諫不從當奉身而退傷

其過激則又非也三仁之或死或奴或去皆隨其所處而各有至義存乎其閒輕爲之議可乎鄭公不願爲忠臣之語非至論也碑爲薛純陀繕寫極佳連名奏事者七人而長孫无忌高士廉不系姓是時二人殆行首揆事耶

唐貞觀晉祠碑跋

唐之得天下始晉陽故晉祠有御碑及其亡也亦惟晉陽爲能復仇當莊宗入汴時函梁君臣之首告于晉獻武王之廟亦當并告祠下以吐文皇之氣以慰唐叔之靈豈不壯哉竹垞謂上石之畫稍淺其後庸工鑿而深

之遂失墨妙予以舊揭與今本質之良然

唐高宗明徵君碑跋

攝山碑刻其以明徵君得傳者首是碑予謂高宗庸主也不足爲徵君重但江左二十餘州唐碑甚寡斯爲僅見故存之

唐敬宗皇帝碑跋

是高宗御製之文亦御書也元子死而贈帝六朝謬妄之禮嗚呼太子之死則天之醜也高宗憤憤不知雖復加殊恩以墓爲陵穹碑以志寧足雪燕啄之痛乎

唐升仙太子碑跋

則乏爲升仙太子碑蓋以張昌宗爲王子晉後身夸子
晉所以悅昌宗也如此穢筆何以尚傳嗚呼子晉之事
固難信使果有之而辱以少艾汚以供奉雞皮之男妾
何其辱與

唐垂拱少林寺碑跋

嵩山少林寺有大唐垂拱二年太后勅以寺中有冬笋
生降勅志喜又有大周天冊萬歲二年皇帝勅以寺中
仙籐白露之祥爲美寺僧合而勒之石嗚呼漑冬笋何
不哀黃瓜求仙籐以爲瑞豈知流禍及于桑條口韋未
艾也

唐太原王夫人碑跋

則天稱制尊其母曰無上孝明高皇后令三思撰碑而睿宗書之嗚呼紫色蛙聲之冊禮賊子之穢言顧流傳至今者殆以睿宗之書與唯碑文雖不足觀而讀唐史則天本紀者不可不取以資攷證故錄之

唐開元太山摩崖搨本跋

開元祀太山銘摩崖刻之前明俗吏更以忠孝廉節四大字鑱其上舊文爲所毀者半天下之庸妄人有如此者予求得范侍郎天一閣所藏本完好無闕豈非百朋之珍乎封禪秦漢之侈心碑雖有倣效之言已漸媿初

年之勵精矣至于末路賀野無遺賢則其極衰也

唐涼國長公主碑跋

是碑爲元宗御墨而蘇許公之文也開元天子之隸法以太山第一是碑次之石臺孝經又次之

宋廣平神道碑跋

魯公爲廣平作神道碑并書其人其碑皆第一流也而前者未之得見明嘉靖中從泥土出震川見而喜之以爲有足補新舊二史之遺者其旁有神道碑側記亦魯公作以補碑文之所未備此卽古人碑陰之體潘王金石例未及著此名目也

元次山墓碑跋

魯公之書皆足重而廣平與次山則尤足重者皆其所撰碑并書也次山之卒楊炎已爲之碑此乃故吏所立暇時當取唐史傳參校之

葉歙州神道碑跋

是碑乃葉法善之父贈歙州刺史慧明墓文世俗妄傳以爲追魂之筆者也古人之文無稱其子者閒有之不過數語元人始濫觴如歐陽圭齋爲許圭塘父碑洋洋滿紙說者以爲昧于文章之體今觀是碑則唐人已開其先文亦卑繭之至獨其書可重耳

唐元次山陽華三體石銘跋

道州江華縣有岩次山以陽華名之而爲之銘自以分書寫其序而使江華令瞿令問以三體寫其銘蓋仿曹魏正始石經也次山文章上接陳拾遺下開韓退之而是刻亦爲金石家所希有足珍也

唐陽門橋亭碑跋

開元十有三年天子將封禪東嶽故齊魯皆治行宮御路次于任城陽門之橋築亭以榮翠華之過而守尉游方纂其文行尉王子言之隸書其碑則成于開元廿有六年明皇盛極將衰之時也

唐天寶嵩陽觀碑跋

以哥奴之穢而使徐浩書之故其碑至今存然弄璋杖杜之不曉豈能爲此文者不知出于何人之手何不削去其名一洗貞石之耻

唐晉獻武王北嶽廟題名碑跋

竹垞跋是碑謂題名乃晉王親行而通鑑但言遣救以爲溫公之誤不知通鑑明言晉王先遣康君立救定州已而幽州兵攻無極乃自行竹垞讀之未終遽以爲誤疎矣其所云幽州請和以爲史闕按是役也李可舉倒戈返攻其主將故懼晉王之追而請和耳近日舊刻已

不存重摹之本不甚足觀予家舊揚可貴也

唐李代州墓碑跋

竹垞跋是碑但據五代史唐家人傳以求晉獻武王之弟所謂代州刺史者而不可得遂欲以克讓當之不知唐宰相世系表明有代州刺史克柔李嗣昭乃其假子也竹垞善于攷古矣而尚有未及詳者以是知援據之難也克柔之名在五代史嗣昭傳中亦有之而晉獻武王之弟克讓克恭克柔之外尚有克勤亦見于唐書原不祇家人傳中所述也

唐福州王審知碑跋

碑立於天祐之三年碭山賊將移唐鼎皆序與銘皆持
誦梁王最謹侍郎于兢之文也可謂穢筆其序三代世
系足與世家相參證

石晉柰河將軍碑跋

濟南七十二泉皆發于太山之麓獨未聞所云柰河者
石晉天福二年有泰山柰河將軍碑鄉貢進士劉元之
之文也其文不工書亦拙柰河之神而曰將軍又有夫
人真不典之祀也以五代石墨之希故存之

蜀廣政石經殘本跋

宋人所稱引皆以蜀石經爲證並不及唐陝本石經其

故有二一則唐石經無注蜀石經有注故從其詳者一則南渡後唐石經阻于陝不至江左當是故學宮頒行之本皆蜀石經不知五百年以來蜀石經何以漸滅殆盡予畱心搜訪二十餘年仁和趙徵士谷林始得其毛詩二卷自周南至邶風耳如以朝饑爲輶饑蓋異文也唐石經雖非故物然近來顧先生亭林考證之至詳世頗知畱心者而蜀本則絕無矣程克齋譏蜀石經謂其春秋以甲午爲申午以癸卯爲葵卯然其書旣多自不無舛錯要之有足資考證者惜乎所見止此

吳越重修閩忠懿王廟碑跋

魚尾山集 卷三十一
吳越已并福州而尚肯重葺閩王世廟可謂厚矣慕容
儁鞭石虎尸視之有媿也夫斯錢氏所以保世也其文
爲福州刺史彭城錢昱所作蓋亦衣錦宗支也碑立于
開寶三年而稱唐莊宗以復王業吾于是而知沙陀滅
梁之功蓋震耀諸藩耳目也

楊吳尋陽長公主墓志跋

吳王楊行密女尋陽長公主墓志近歲江都人發地得
之其與王閩二碑皆竹垞翁注五代史時所未見也公
主下嫁鄂州節度使劉存子存蓋楊吳之忠臣惜其早
死嗚呼李氏易代而後永興宮之慘可勝道哉

歸壻亭集卷第三十八

鄞 全祖望紹衣譔 餘姚史夢蛟竹房校

題跋

宋重修嵩嶽中天王廟碑跋

開寶六年重修中岳廟碑盧多遜之筆而孫崇望書之者也中州金石之文自葉井叔漸搜出而予所見者得之范侍郎天一閣二百年前搨本古香古歡更爲希有

宋重修大相國寺碑跋

是碑在真宗咸平四年宋學士白之文吳祕丞鄂之書時值宋承平極盛之時披其卷康阜之象盎然行墨之

間而書亦雄渾不媿大家

南嶽夢英師說文偏旁字原跋

孟蜀成都有林罕所刻說文偏旁集字二卷晁公武曰頗與許慎不同而互有得失邵必曾因仁宗之問及之其解字殊有可疑者夢英此碑蓋所以正之也嘗以之告郭忠恕郭荅書謂說文字源惟有五百四十部子口字合收在子部今日錄妄有更改又集解中誤收去部在注中今檢點偏旁少舛並至龜茲五部故知林罕虛誕其書可焚郭氏篆學大家而議論與夢英合石爲柴禹錫所立今存西安府學

南嶽夢英師篆書千文碑跋

夢英篆書千文勒石關中乾德五年節度使吳廷祚所立也其陰有陶學士真書之序以爲史籀歿而蔡邕作陽冰死而夢英生推崇如此函杖二字出禮記王子雍本

夢英十八體篆文碑跋

十八體者古文大篆籀文回鸞柳葉垂雲雕蟲小篆填篆飛白芝英剪刀薤葉龍爪蝌文瓔絡懸鍼垂露是也宋初篆學之精中朝有郭忠恕吳有徐鉉兄弟蜀有勾中正而楚有夢英以沙門雄長其間西竺多材直探六

魚尾亭集 卷三十八
書之祕盛矣碑有十三家循環題詩則馬去非宋白賈
黃中陳搏趙逢李頌盧岳許道寧何承矩呂端僧永牙
玄寶惠休是也郭氏所荅說文偏旁之書亦附于碑石
宋祥符天書磨厓石墨跋

祥符天書述以頌太祖太宗之功德其眞書絕佳予得
之豐學士萬卷樓是石也元文貞公遺山親登岱宗顧
未及見予得見之幸矣取以配唐開元太山石本誰曰
不宜

韓魏公北嶽廟碑跋

魏公北岳廟碑文有典有則百世而下讀之肅然起敬

知爲社稷臣之手筆而天地間元氣所貫輸也書亦直
逼顏太師公之守定部民條舉其政而記于碑予旣裝
界北岳廟碑卽合之以定州政跡碑爲一冊

韓魏公定州政跡碑跋

是碑爲知定州衡規之序節推劉燾之書予謂當附入
公安陽集後者

歐公瀧岡阡表石本跋

是表相傳有神龍攫去復還其說誕哉予居先君之喪
客以是刻貽置倚廬嗚呼予不以充公之推崇赫濯爲
羨而以不逮其人爲媿恐欲待而無補也是表疑亦以

上石筆畫淺後有鑿而深之者失其本色惜夫

鮮于侁靈巖寺詩石本跋

鮮于公論新法最爲平允而黨人尚極恨之端禮門前
之石偕其子綽竝豫焉近見其畱題靈巖七言石刻一
紙詩筆之工不必言書亦清健可愛其上石在元豐三
年

宋應天府虞城縣故跡碑跋

是碑乃紹聖中縣令章炳文所立歷敘地望陵墓詩文
之屬凡二十七例令長而畱意于此蓋能以儒術飾吏
治者楷法亦精工仿右軍

宋重摩唐儲潭廟祈雨碑跋

是碑在贛州唐虔州刺史裴諱立蓋大厯庚戌而宋嘉祐癸卯重勒之監洪州稅樊宗奭之書也竹垞至祠下親拓其頌顧不詳其爲宋刻何與樊氏之書學顏公敬字以宋廟諱故闕畫

宋登封縣免拋科碑跋

登封以崇福宮祠之故免拋科宣和五年所降勅也知縣事蔡迪爲立石是碑立未久而伊洛化爲戎馬之場宮觀之膏屯矣噫

宋大觀御製五禮碑跋

道君御製五禮碑記其書法雄偉漢以後修禮書者唐之開元及宋而已碑石過巨摹搨爲難予所得者爲豐學士萬卷樓本

宋龍虎山門道正王道堅牒跋

道君之好道甚矣此三勅皆蔡京所奉行也當是時天降魔君無以禳之而反昵于魔淪胥及溺自賊之不暇何以度人豈知上清世界蓋在五國城邊待君久矣

樓楚公三十六峯賦石碑跋

樓墨莊知鄉郡塞廣德湖以爲田予每過其祠未嘗不心薄之然墨莊有祖爲慶厯之人師有孫爲嘉定之大

老故豐惠之祠畫錦之堂梓里不加廢斥也墨莊知登
封最與參寥厚故三十六峯賦乃參寥所書予裝界之
以充四明文獻而抄墨莊嵩山之詩以附其後吾聞墨
莊嘗攜嵩山之石以歸高孝而後南北隔絕玫瑰乃築
閣曰登封而貯石于其上其自爲記也三致意于京洛
之遺五百年以來喬木消沉閣與石俱滅沒而碑刻尚
無恙斯杜元凱所以惓惓于身後歟

建中靖國少林寺瑞芝圖跋

建中靖國元年西京畱府下少林寺披薙勅于是寺僧
進瑞芝圖大小一十二種各異其名知河南府王疇立

石鳴呼古者瑤光得則瑞芝出真宗封禪而後芝至三
萬餘本君子哂之況道君之世乎碑中內侍臣閭守勤
乃元祐黨籍中人也十二種者曰拖石黃曰雙頭黃曰
鵝黃曰鴨腳黃曰小紫團曰黑團曰小雙江曰花葉曰
紫金黃曰印子黃曰僧笠紫曰大紫團足以補圖譜之
遺

二蔡達磨石墨跋

嵩山少林寺有蔡元度所書達磨面壁之菴六大字又
有蔡元長所書面壁之塔四大字皆奇偉元度書名稍
爲元長所掩其流傳于世者唯娥江孝女碑是刻方見

其筆力然而達磨雖異端乃爲二魔所污則不幸矣

大觀御製八行八刑碑文跋

是碑當時想天下俱應有之今唯存鄭州本耳予得見于范侍郎天一閣八行之選宋史取士一法也當取之以証選舉志

游景叔墓志跋

游先生墓志雖言與橫渠游而不言受業疑非弟子然其文則張公舜民其書則邵公鰲其篆則章公篆皆元祐黨人之同岑而所鐫工人爲安民尤可珍予方修宋儒學案得之爲之喜而加殮

游景叔昭陵圖跋

唐太宗昭陵圖宋紹聖中直閣游公景叔所勒石也置
于太宗之廟直閣題詞于上閩人黃莘田有詩曰際會
風雲自古難始終恩禮美貞觀漢家多少韓彭將不得
銘旌一字看其語絕工予爲錄之碑尾

宋元祐黨籍碑跋

元祐黨籍碑世所見者皆西粵重勒本是刻爲故相梁
公燾曾孫律所重勒而吉州饒祖堯跋之其中注已故
者六十餘人則西粵本所無也內臣之後另書王珪之
名而繼之曰爲臣不忠曾任宰臣章惇亦與西粵本不

同王丞相雖具臣故不應與章同列當以梁碑爲是也
劉凝之墓記跋

劉凝之墓記朱子所纂而門人黃銖以分書上于石先是淳熙己亥朱子守南康嘗修劉公之墓而未及爲文也朱子去後門牆亭榜無一存者紹熙十年章貢曾致虛來守復爲新之而求朱子爲之記嗚呼今日爲吏者有以先賢之墟墓爲事者乎朱子謂其尊德樂道之心知所先後天下之爲吏者尚其念之

司馬溫公光州祠堂碑跋

溫公光州祠堂宋紹定中州守何元壽所建節推葉祐

之爲之記祐之乃慈湖先生門人也元壽向但知其爲
吳產而不知其淵原及讀祐之碑文有云蘇公焄蒿悽
愴之論固也詩曰鳧翳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祐之因是
詩悟中庸之旨曰微之顯誠之不可揜也慈湖夫子歎
以爲千古不傳之妙夫子歿絕口不敢道者五年于茲
何侯亦夫子之門人也因公之祠敢復誦之乃知元壽
亦出慈湖之門臨川李侍郎丈穆堂方博考楊袁師友
因以是碑寄之

賀祕監逸老堂碑跋

祕監逸老堂碑吳丞相履齋所爲文張大中樗寮之真

陸學者皆不詳故虛谷之力詆徑畈雖不足信然非虛
谷集亦莫知其所自出也徑畈之弟子曰謝文節公疊
山乃忠臣曰徐古爲乃遺民有詩見天地間集而謝徐
論學宗旨不可得而聞其一曰曾子良亦閣下鄉里
前輩所謂平山先生者也著錄及門者頗多蓋三湯之
源流已滅沒而愚從五百年之後爬梳而得其一二稍
足爲朱陸門牆補亡拾佚以正宋史之謬楊袁舒沈之
外湯氏固一大支也閣下爲文安學譜竟失去未及序
則脫漏之大者嗟乎東澗固季宋文章巨手也向使其
集存必有可以考見諸老之緒言者而今并其學統幾

無可溯其亦懂矣草廬弟子尚有余公廷心精忠大節
亦足爲師友生色者皆願閣下補列之

攝山題名極多然漫漶者十九吾友陸使君南圻求得
游文清公嘿齋題名一通請爲跋尾按嘿齋兄弟並爲
張氏湖湘高弟而授其學于漫塘劉公宋史不著漫塘
之學所出非也因南圻之請特著其源流焉

蘄州白龍洞題名跋

嘉定癸酉蘄州安撫方信孺判官陳孔碩祝瑞慶節過
白龍洞以篆書題于石極偉方在宋史有傳而陳則朱
子門人也足以重茲山矣

党承旨普照寺碑跋

南渡而後郭忠恕徐鉉之篆學無有繼者而党承旨獨

魚土司集 卷三
以其墨妙雄于河北承旨與稼軒友善稼軒之詞承旨之篆真河北雙絕也予得其濟州普照寺篆碑四通明昌六年四月寺僧知照所立石

党承旨杏壇二大字跋

清容跋承旨所篆杏壇二大字以爲風雩之意藹然千載一日今相去又四百年豈非孔林之墨寶耶承旨署名自稱門生亦新奇歐陽公曰受業者爲弟子受業于弟子者爲門生承旨源流得無遠乎

雪庭西舍記跋

屏山李之純爲金代文章大家著述多二淦水而今不

傳唯永樂大典中有其集屏山援儒入釋推釋附儒既已決波排瀾不足爲怪其所著鳴道集說一書濂洛以來無不遭其掊擊近見其雪庭西舍記石本猶此說也其引致堂讀史管見以爲致堂崇正辨之作滿紙罵破戒之說而實未嘗不心折于老佛嘻屏山佞佛已耳亦何用取古人而周內之石立于興定六年

金沙門福迎墓志跋

金延津縣建福寺南浴室院主福迎墓志勒于大定十年不曰塔志而曰墓志失金石之例矣其文爲臨渙酒監劉公植所作而安定程穀之書甚工故存之

程少中墓碑跋

少中碑爲遺山所作足取重矣文言少中世居洛陽元魏遷雲中遂爲東勝人而碑首曰兩程夫子之後何其愚而謬乎遺山若見必唾之矣

元重修太一廣福萬壽宮碑跋

至元三年重修衛之太一廣福萬壽宮翰林王學士鶚之文也文于太一教之源流詮次最悉其略謂張道陵之學本出於道家者流而其法之所寓兼及于醫家者流太一蓋其支派也今天子護育斯民之道備矣然猶推尊方外之教者良欲解人之厄蠲人之疫福人之善

所以始終敬信而不怠其言有分寸得儒臣之體非漫成者書法亦員勁可愛

元刻司馬溫公投壺圖跋

唐志中有上官儀諸人投壺圖見雜藝術家迨溫公圖出則以爲可以治心可以爲國可以觀人于是尚奇雋者絀而古人之禮意見矣元至正中山東廉訪龐元亦思刺五性言爲刊于嶽祠明嘉靖中又重刊之予得至正舊本于里中青山葉氏爲跋其尾

揭文安公天一池記跋

張真人龍虎山天一池揭文安公爲之記并爲之書別

有天一池三大字吾鄉范侍郎東明築閣貯書亦取以
水制火之旨署曰天一閣而鑿池于其前雙勾文安三
大字將重摹以上石未果而卒今其舊刻歸於予

元大德孔廟碑跋

大德中加封先聖祀以太牢碑文用蒙古書而旁注真
字予所收蒙古碑凡三紙其一純用國書不可曉欲令
人譯之而未及也其一雖冠以真書而亦頗難通唯此
碑爲最又出於孔林足以入儲藏之錄

元哈討不花祭祀莊田碑跋

哈討不花爲元浙東副都元帥汝州郟縣人也其父平

章鞏武惠公世祖勛臣是碑奉其母命爲置其父之祀
田四明汪灝爲之撰文惓惓以子孫世守爲屬予觀漢
隸如金廣延爲母紀產碑尚登于錄況是碑乎嗚呼宗
法旣壞周禮圭田之制不舉而卿士之家各置祀產以
爲烝嘗之計乃門戶有消長欲保其長存亦難矣則哈
討不花之畱意於此而求金石之文以警其後雖亦未
必果足以永保然不可謂非苦心也汪灝字季夷吾鄉
奉化黃甘里人有蠟臺集

慶元路學宮塗田碑跋

慶元學之塗田在大嵩者元時爲阿育王寺僧所據以

磽易腴指熟爲歉副廉訪李端清而書之立碑爲志學
正虞師道之文也嗚呼天下最健者沙門而諸生爲弱
豈徒慶元爲然

石鼓文音訓碑跋

石鼓文音訓碑元愜山潘迪所立也其時歐陽圭齋爲
祭酒潘爲司業黃晉卿爲博士太學中一時之盛而石
鼓亦得豫其考索予嘗見北宋楊本有彭城錢遼釋文
祇據薛尚功一家錢氏自以未能盡其同異爲恨使見
是碑不稱快耶予嘗審定石鼓以爲必不出於秦以前
惜不起諸公共爲疏通證明其說

元皇姊魯國大長公主文廟金

十

七

碑言皇祖龍飛皇國舅按亦那演以佐命舅爲世婚王
于魯諡曰忠武王之孫帖木兒亦建大勛號按答兒圖
那演由是洪吉烈氏益大王尚囊加真公主尋封皇姑
魯國大長公主子孛不剌尚相哥刺吉公主子今魯王
禮嘉世立主以白金百兩造金博山鑪一又五十兩造
金盒一馳驛致曲阜文廟神位前祠以太牢其文國子
司業劉泰所作也碑立于泰定元年以公主致敬於孔
子自來所希有者

王秋澗神道碑跋

文定神道碑爲其子公孺所自述附見秋澗大全文集而石刻已不存矣明宏治辛亥華容王府君儼守衛輝拜于墓次慨然興前哲之慕重爲勒石而復其祠清其地穹碑煥然嗚呼羊叔子自佳耳亦何豫人事今世之長民者安得古道如斯乎三復華容題後不禁撫然

萬氏永思堂石刻跋

是乃四忠家法所見不徒手澤也吾鄉世家莫享遐祚于萬氏四百年來未替石藏于季野先生家季野身後其子不能守今歸于董氏

明宗室青陽子消寒九九圖跋

明之宗子以風雅著者極多秦藩則賓竹小鳴集最著
簡王誠泳所作也同時有青陽子者亦秦府宗支計其
時當與簡王不相遠有石本消寒九九圖每圖各系以
一詩而歸于安靜以養微陽之意顧但署曰青陽子而
不列名竹垞葺明詩亦未見此圖也

棟塘李翁石刻家傳跋

棟塘吾鄉之耆德詳見杲堂所葺棟塘小志中予從董
丈子畏得其家傳石本乃陸文裕公作而衡山之筆也
詢之李氏亦無此本因以歸之其裔孫昌泉

陳后岡題名跋

鼓山有四明流人題名不知爲誰某也范侍郎東明審定之以爲后岡明人重館閣苟遇外遷卽佗僚不聊后岡一麾之後所以自稱如此然使學道人處之正不作是態也

慈元全節廟碑跋

宋楊太后殉厓山之難至明宏治中而布政劉公大夏始爲之廟陳先生獻章始爲之碑陳先生書法最工其所用爲江門茅筆嘗稱之爲茅龍其書慈元廟碑尤加意相傳上石時先生親臨視刻工故毫髮無遺憾予謁祠下揚其碑而跋以詩曰高曹向孟皆賢后尚有芳魂

落暉一洗簽名臣妾辱虞淵雙抱二王歸竊自以爲
丁足附陳先生之碑以傳也

明開封府學石經碑贊跋

嘉祐開封石經入明歸于學宮殘斷不完河南按察使
廬陵陳鳳梧嘗立石紀其本末今亦無矣予從天一閣
得見之其略曰篆變而隸隸變而楷去古失真魯魚亥
豕漢唐崇文乃立石經字體漸正大義未明五星聚宋
大儒篤生啟關抽鑰昭映日星重勒石經版之太學天
球河圖龍翔鳳躍陵谷變遷學淪于水殘編斷章所餘
無幾皇明右文視如石鼓遷之羣庠爰置兩廡按是碑

以宋刻石歸美于諸儒其考据未覈方勒石時楊南仲胡恢邵必之徒爲之諸儒尚未出也惟汴京太學淪水一事非是碑無以知之爰錄其語而爲之跋附入石經之尾

林泉雅會圖石本跋

是會創於先宮詹公其同事者周尚書吳光祿林僉事陳宮允丁中丞周觀察黃比部屠辰州趙比部十人辰州爲社長然未有圖也宮詹下世宮允辰州及黃比部俱相繼逝于是又參以徐陸二廷尉萬都督陸別駕周內御復爲十人始爲圖有墨本又有石本其後光祿下

世又參以施都督然石本中尚無施公以其未入社也
杲堂紀之未詳

林泉雅會圖跋二

吳公太白以論國本罷御史光宗卽位起副尚寶已而
長鴻臚又副大理乃以南光祿卿致仕予曾于周文穆
公家見其所序公厯仕官簿如此天啟三年林泉詩社
勒石公年八十爲席長而杲堂以爲泰昌改元公已卒
贈光祿可謂紕繆之甚者今鄞志皆本之向非石本之
存何以訂此譌乎

林泉雅會圖跋三

是會以先宮詹公經始其後爲圖上石宮詹久已下世
而以漢隸題四大于卷首者宮詹從弟泰徵先生天麟
也先宗正公之次子是時吾家諸祖多工書先生以漢
隸名先和州公之叔子思若先生諱天駿以行書名宮
詹次子非堂先生諱大震以草書名先應山公次子務
觀先生諱大科亦以行書名而非堂于各體皆工今多
散佚

鮎埼亭卷第三十八終

叔
離

一

二

三

四

五

鮎埼亭集

外編

PL
2704
A1
1872
V.13

題詞

謝山先生易簀時以詩文藁付純藏弃手定凡六十卷
其餘殘篇剩簡及重出未刪之作亦有整幅成帙者幾
滿一竹笥純泣拜而受先生喪畢細爲搜檢粘連補綴
又彙爲七十卷其中與正集重複及別見於他作者幾
十之四擬重刪定以多先生手書不忍塗乙思更謄寫
衣食奔走卒卒未及歲丙戌館東邨邱氏之松聲柏影
樓課徒之隙手鈔得三百餘紙後復南北歷錄作輟無
定雖船唇驢背無弗挾與偕行而竟未能成事今丙申
春判那州地僻政簡署中寂靜日課字四千四閱月而



卒業於是重爲釐定古人文集必賴有力高第弟子爲之讐正而後世世無閒詞如李侍郎之於韓吏部方侍讀之於宋學士固不獨都尉史編有待桓譚侯芭者流也顧予何足以當此惟是名公大家其一生肝血所注必別擇審慎寧割愛而不惜其實吉光片羽皆可珍貴是以六一居士集纔數十卷而今兗國全部纍然巨觀曾南豐類藁至一二質實語亦備載況先生之作皆枌榆掌故舊史所關無一不有補於文獻非聊爾銘山品水可聽其去畱者蓋先生之作所以得去者有二少年刻志經史之學多與同學質證散見於簡帖題跋及後

從遊多所問答遂合編爲經史問目行世歸里時倡真
率社拈鄉里宋元故跡及勝國革除節義諸公爲題得
詩三百餘篇而從前攷索之作皆爲複見此所以不列
於正集也然簡帖所及或不盡此一事傳記志銘體例
旣別詳略不同而文筆與詩思各有所長豈得得彼舍
此故是集雖已略有刪節爲五十卷而去取仍未定當
翻正集及詩集審校其全文相類或意義已盡者竟去
之或題義同而紀載議論有異或文筆可獨存則仍存
之蓋淘汰以歸粹精予旣非其人則與其芟薙竄削使
蕩爲飄風湮爲野蔓無寧仍存緗篋藏之名山以俟後

之虞山之於震川而已乎嗟乎先生著述不下三十餘種今存者惟詩文正集集外一百十五卷續甬上耆舊詩七十卷

國朝甬上耆舊詩四十卷然皆排定目錄鈔十分之八而未畢若宋儒學案序目雖定全未發鈔水經注用功最勤經七校俱有更正其第七校擬移經文諸錯簡重定翦綴分粘大半而先生卒今若依題跋所摘而整理之當可成就予以任之蔣孝廉學鏞竟未克爲耆舊詩及學案存盧敎諭鎬亦未修舉其餘若詞科撫言漢書地里志稽疑辨誣四明族望表雙湖志雖存而多不全

若讀史通表歷朝人物世表親表竟無片紙隻字或疑
原未有作顧茗上沈東甫已曾見之不知其何謂予之
鈔此歷十有一年且方以爲得就修正之始葢傳書之
難如此先生生平於前輩詩文集冥搜博羅露纂雪鈔
不啻飢渴之於甘美卽此集中借書求鈔書諸簡帖可
以感發而興起而表揚先哲瞻念同儕山陽之笛忍舊
之吟無歲不有今自先生之歿二十有二年矣穿中片
石卒無應者而遺書之飄蕩岌岌有不可知之勢至使
予隻輪孤翼皇皇於車塵馬足之間卒以案牘餘勞完
此委付天或假年猶當再爲覆審否則籍手以報先生

於地下其不在斯乎夫亦重可慨也矣

乾隆四十一年丙申秋七月受業董秉純書於粵西那
地州官署

鮎埼亭集外編目錄

卷一

賦一

秦陵配天大禮賦

有序

西安學宮石經賦

有序

卷二

賦二

九夏賦

有序

聘禮圭璋特達賦

閣道賦

有序

房心爲明堂賦

有序

東井賦

卷三

賦三

土圭賦

有序

衢尊賦

石鏡舞山雞賦

有序

追琢其章賦

有序

宵雅肄三賦

觀霧淞賦

半夏賦

有序

曼陀羅賦

卷四

碑銘一

明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贈太保諡忠襄孫公
神道碑銘

明戶部右侍郎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贈戶部尚書
崇明沈公神道碑銘

明故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王公墓
碑

明故太師定西侯張公墓碑

張太傅守墓僧無凡塔志銘

卷五

碑銘二

明淮揚監軍道僉事諡節愍鄞王公神道碑銘

魚尾書集外編
故儀部韋菴李公阡表

明嵩明州牧房仲錢公兩世窆域志銘

明監察御史退山錢公墓石蓋文

明職方主事兼三錢公墳銘

明監紀推官叶虞錢公墓志銘

明錢八將軍墓表

明故都督江公墓碑銘

明故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東王公神道闕銘

明故太僕寺少卿睂仙馮公神道闕銘

卷六

碑銘三

明故大理寺評事林先生阡表

明故按察副使監軍贛菴陸公墓碑銘

楊職方塋域志

明晦谿汪參軍墓碣

明施公子墓碣銘

明婁秀才窆石志

薛高士塚闕文

湖上社老曉山董先生墓版文

陸佛民先生志

陸披雲先生阡表

宗徵君墓幢銘

范處士墳版文

葉處士志

周徵君墓幢銘

蔣增

耕巖沈先生續志

卷七

碑銘四

翰林院編修初白查先生墓表

杭州府錢塘縣教諭左丈江樵墓幢銘

順天府丞提督學政鹿亭胡公神道碑銘

署湖北承宣布政司使武威孫公誄

馮丈南耕墓碣

張丈韞山墓表銘

柴丈漁山墓表銘

墨雲董丈墓志銘

學正董筆雲先生墓表

范培園墓志銘

葉徵士桐君哀詞

汪孝子墓志銘

龔丈省齋壙志銘

桐鄉朱母錢孺人耐葬志

朱孺人李氏志

卷八

碑銘五

非堂全先生墓碣銘

先曾王父先王父神道闕銘

穆翁全先生墓志

族祖葦翁先生墓志

先公墓石蓋文

先府君石槨銘

先仲父博士府君權厝志

張孺人神誥

殤兄壙銘

殤女埋銘

先真志府君墓石蓋文

卷九

行狀一

明禮部尚書仍兼通政使武進吳公事狀

明工部尚書仍兼吏部侍郎上海朱公事狀

明兵部尚書兼掌都察院事鍾祥李公事狀

明文華殿大學士兵部尚書督師金華朱公事狀

前侍郎達州李公研齋行狀

卷十

行狀二

華氏忠烈合狀

楊氏四忠雙烈合狀

屠董二君子合狀

王評事狀

卷十一

行狀三

明故都督張公行狀

明兵科都給事中前知慈谿縣江都王公事略

李杲堂先生軼事狀

錢螯菴徵君述

江陰楊文定公行述

先太孺人行述

卷十二

傳

吳職方傳

徐都御史傳

推官溫公傳

胡吉雲傳

蔣增

夏萬亨傳

石隆傳

周之藩傳

宋菊齋傳

陸雪樵傳

陳仙傳

李梅岑小傳

沈隱傳

甬上桂國三忠傳

七賢傳

明大興知縣宗公傳

全修齋府君傳

錢塘龔隱君生傳

蕭山毛檢討別傳

卷十三

廟碑

羊府君廟碑銘

節使錢康憲公大人堂碑

裴府君廟碑銘

增定廣德湖白鶴廟祀典碑

射龍將軍廟碑

竹洲晏尚書廟碑

大金夫人廟碑銘

卷十四

祠堂碑

淳熙四先生祠堂碑文

四先生祠堂碑陰文

巾子山張太傅祠堂碑

謝高士祠堂碑

聞尚書祠碑

旌忠祠碑

王節愍公祠堂碑

尚書前浙東兵道同安盧公祠堂碑文

翁洲劉將軍祠堂碑

桓谿全氏祠堂碑文

東浦全氏祠堂碑文

卷十五

雜碑銘

萬金湖銘

小江湖梅梁銘

大寶泉銘

吳丞相水則碑陰

桓谿舊宅碑文

先侍郎笏銘

第九洞天私印銘

諸葛氏義門銘

卷十六

記一

慶歷五先生書院記

大函焦先生書院記

長春書院記

竹洲三先生書院記

城南書院記

碧沚楊文元公書院記

同谷三先生書院記

石坡書院記

杜洲六先生書院記

翁洲書院記

甬東靜清書院記

澤山書院記

橫谿南山書院記

城北鏡川書院記

槎湖書院記

甬上證人書院記

卷十七

記二

天一閣藏書記

二老閣藏書記

藁書樓記

小山堂藏書記

雙韭山房藏書記

天一閣碑目記

鈔永樂大典記

春明行篋當書記

小山堂祁氏遺書記

卷十八

記三

東四明地脈記

小江湖強堰記

高尚澤釣臺記

紫清觀蓮花塘記

董孝子墓柱記

眞隱觀洞天古蹟記

重修三江亭記

重修衆樂亭記

是亦樓記

嬾堂記

水雲亭記

胡梅磳藏書窖記

九靈先生山房記

海巢記

方國珍府第記

卷十九

記四

宋文憲公畫像記

方文正公畫像記

薛文清公畫像記

羅文毅公畫像記

唐陳拾遺畫像記

宋王尚書畫像記

馬端肅公畫像記

陸康僖公畫像記

楊忠愍公畫像記

石田先生畫像記

徐文長畫像記

豐學士畫像記

沈文恭公畫像記

張督師畫像記

義武將軍戴少峰畫像記

卷二十

梅花嶺記

記五

張相國寓生居記

囊雲先生雲樹記

枝隱軒記

余生借鑑樓記

方子畱湖樓記

不波航記

端溪講院先師祠記

紫藤軒記

平山堂記

小有天園記

西湖張氏祖墓記

曠亭記

卷二十一

記六

鵲巢碑記

桓溪全氏義田記

寶積菴記

響巖先塋地脈記

槿籬記

先休菴府君墓樹記

崇讓里記

先檢討府君丙舍記

桃花隄記

先侍御畫馬記

卷二十二

記七

明初學校貢舉事宐記

洞霄宮提舉題名壁記

朱紹興學宮禊帖舊本記

宋神宗桃源書院御筆記

山陰縣西北葛仙人洞記

祭甲甲三忠記

題蓮花莊圖記

笠山圖記

冬心居士寫鐙記

遊華不注記

謝御史再入院補題名記

廣陵相公傷逝記

燕堂奉母圖記

江浙兩大獄記

蔣增

卷二十三

序一

周易義序

甘棠正義序

田氏學易蹊徑題詞

曹放齋詩說序

荊公周禮新義題詞

史衛王周禮講義序

蔣增

禮記輯注序

春秋輯傳序

高氏春秋義宗序

陳用之論語解序

新雕五經文字九經字樣題詞

重和五經字樣版本題詞

石經攷異序

增修復古編題詞

卷二十四

序二

公是先生文鈔序

唐說齋文鈔序

鄮峰真隱漫錄題詞

廣平先生類藁序

二袁先生文鈔引

黃南山先生傳家集序

滎陽外史題詞

呂語集粹序

穉山先生殘集序

吳少保文藁序

四明文獻錄題詞

四明雅選題詞

永樂寧波府志題詞

錢忠介公葬錄題詞

錢忠介公年譜引

楊氏葬錄序

卷二十五

序三

錢忠介公全集序

張尚書集序

周先生囊雲集序

觀日堂詩集序

董戶部擘蘭集題詞

馮侍郎遺書序

陸大行環堵集序

朋鶴草堂集序

雪交亭集序

春酒堂文集序

杲堂詩文續鈔序

碧樵先生集序

耕石老人詩集序

南雷黃子大全集序

讀史通表序

歷朝人物世表序

歷代人物親表錄序

困學紀聞三箋序

增補宋元甬上耆舊詩序

帖經小課題詞

句餘土音序

重修桓谿全氏宗譜序

董氏重修族譜序

九日行菴文讌圖序

公車徵士錄題詞

重葺岳陽樓志序

代作

卷二十六

序四

西湖金石文字錄序

厲太鴻湖船錄序

王右丞詩箋序

史雪汀注李長吉詩序

宋詩紀事序

湯侍郎集序

楊企山文集序

受宜堂集序

春鳧集序

祝豫堂詩集序

迎

鑾新曲題詞

梁太公紀

恩詩序

館中贈史侍郎歸里詩序

送沈徵士彤南歸引

送沈荻林之蔚州引

卷二十七

題跋一

子夏易傳跋尾

跋楊誠齋易傳

讀林簡肅公周易集解

讀吳草廬易纂言

跋沈守約易小傳

周易總義跋

周易象旨決錄跋

題涂氏易疑擬題

跋黃漳浦易解

跋倪文正公兒易

黃梨洲易學象數論書後

題仲氏易

跋夏柯山尚書解

讀吳草廬書纂言

題禹貢錐旨後

題古文尚書疏證

跋范逸齋詩補傳

讀吳草廬禮記纂

跋衛櫟齋禮記集說

吳江徐氏禮記解跋

書周禮集說後

王昭禹周禮詳解跋

儀禮戴記附注跋

讀吳草廬春秋纂言

跋黃梨洲孟子解

題程復心四書章圖

跋古本大學

題郝仲輿諸經解後

石渠意見跋

跋養心亭經說

題楊文懿公諸經私鈔

卷二十八

題跋二

讀史記漢興諸侯王表

讀齊悼惠王傳

讀王陵傳

讀魏其侯傳

書史記公孫弘傳後

讀魏相傳

書漢書文帝功臣表後

蔣增

題漢書城陽景王傳後

題漢書平陽侯傳後

題漢書吳王濞傳後

讀魏志王凌傳

讀魏志曹爽傳

讀魏志鄧艾傳

書諸葛氏家譜後

跋五代史李茂貞傳後

跋宋史王益柔傳後

書宋史夏竦傳後

再書

書宋史劉元城先生傳後

書宋史胡文定公傳後

書宋史張邦昌傳後

跋宋史楊文靖公傳後

跋宋史胡舜陟列傳

跋宋史史浩傳後

跋宋史趙雄列傳

跋宋史楊大異列傳

跋岳珂傳

跋宋史陳謙列傳

跋宋史鄭丙列傳

跋宋史袁韶列傳

讀明高皇帝紀

跋明史楊守陞傳後

跋明史袁崇煥傳後

跋明史朱爕元傳後

讀明史張春傳

書明遼東經略熊公傳後

卷二十九

題跋三

跋庚申外史

書翦勝遺聞後

跋甲乙倭變錄

讀全黔紀略

國史唯疑跋

跋勺中志略

題東江事跡

題雪廬焚餘

蘧編題詞

跋甲申十九忠臣事蹟

跋明崇禎十七年進士錄

跋綏寇紀略

跋彭仲謀流寇志

題戾園疑跡一

題戾園疑跡二

題戾園疑跡三

題蝗蝻錄

題南都雜志

題江變紀略

再跋

三跋

跋黎洲先生行朝錄

再書行朝錄

題所知錄

題也是錄

殘明東江丙戌歷書跋

讀使臣碧血錄

幸存錄跋

續幸存錄跋

汰存錄跋

跋三垣筆記後

題宦夢錄

題高中丞存漢錄

題朶顏三衛宗支

題潭西草堂憶記

再題

題天南逸史

題嶺表紀年

再題嶺表紀年

題庚申桂林百官簿

粵中版授官簿跋

蔣增

題海上遂志錄

題桑郭餘鈐

題視師紀略

卷三十

題跋四

題惲氏劉忠正公行實後

明大學士熊公行狀跋

題陸鯤庭陳立倩傳後

題馮鄴仙尚書行狀後

蔡忠襄公傳後論

書熊魚山給諫傳後

跋始寧倪尚書墓銘後

題薛歲星作王武寧傳

題徐俟齋傳後

題馬士英傳

題史閣部傳

題田閒先生墓表後

錢忠介公崇祀錄跋

讀陸太僕年譜

再讀陸太僕年譜

三讀陸太僕年譜

題徐狷石傳後

題沈端恪公神道碑後

卷三十一

題跋五

讀荀子

跋賈太傅新書

書韓文公集後

讀石徂徠集

題雁湖注荆公詩

跋宋宗忠簡公集

跋木筆雜鈔後

題真西山集

東發先生史藁跋

跋史方叔朴語

題史秦州友林集

跋遺山集

重定中州集序目

讀歸潛志

題許文正公集後

跋危學士雲林集

再跋危學士雲林集

書何大復集後

題朝鮮洪樞府忍齋集

書明詩綜後

書甬上耆舊詩後

書明名臣言行錄後

跋張茂滋餘生錄

跋鄭湛若嶠雅後

浩氣吟跋

跋萬民部履安續騷堂集後

跋吳穉山歲寒集

書明夷待訪錄後

題歸恒軒萬古愁曲子

題南隄詩

題王解州集

湘帆堂集跋尾

題陶丈紫筍集

卷三十二

題跋六

柳氏水經校本跋

清常道人趙琦美脈望館三校本水經跋

孫氏水經再校本跋

何氏三校本水經跋

再跋何氏水經

三跋何氏水經

沈氏水經校本跋

水經漸江水篇跋一

水經漸江水篇跋二

水經漸江水篇跋三

水經漸江水篇跋四

水經漸江水篇跋五

水經濟水篇跋

水經渙水篇跋

水經泄水篇跋

水經江水篇跋

水經濟水篇跋

水經涑水篇跋

讀胡氏資治通鑑注

題讀史方輿紀要

卷三十三

題跋七

題哀江南賦後

題蘇若蘭迴文詩

跋韓侍郎致光贈吳顛尊師詩

跋韓致光閩中詩

跋唐人牛希濟荀息論

書程尚書子糾辨後

范少師式齋墨蹟跋

跋袁正獻公與舒和仲帖

吳興趙文敏公父子兄弟夫婦甥舅墨蹟跋

跋月泉吟社白湛淵詩

書劉文靖公退齋記後

書劉文靖公渡江賦後

跋戴剡源與先泉翁唱和詩

題蒲壽宓詩

跋楊文懿公家訊後

跋唐荆川與萬鹿園札

跋豐考功札

題石齋先生遺詩

跋王節愍公手蹟

錢忠介公墨蹟跋

錢尚書牧齋手蹟跋

高鴻臚夢箕手蹟跋

魏庶常子一墨蹟跋

無名氏手蹟跋

馮徵遠手蹟跋

跋李昭武先生墨蹟

跋周鄮山先生墨蹟

跋林太常輓姜給事詩

書毛檢討忠臣不死節辨後

卷三十四

題跋八

跋六經奧論

題豐氏五經世學

書朱子綱目後

跋劉宋周朗選舉疏

跋王荊公改正經義劄子

跋宋高孝兩朝御墨卷

跋汪彥伯封事

跋周南仲開禧勅後

跋月泉吟社後

心史題詞

跋袁尚寶記北京營造始末

題閒中今古錄

又題閒中今古錄

跋陳半湖聞見錄

題崇禎遺詔事實後

書祁門張侍御請毀逆奄墓疏後

跋柳先生年譜

再跋柳先生年譜

題范文正公年譜

書郝氏族譜後

跋槎湖張氏族譜

跋田表聖墓志

書宋中大夫周公家傳後

跋王檢正庭秀傳

跋豐吏部宅之傳

跋袁處州行狀

跋袁尚寶行狀

跋陳祭酒行狀

書江陵張相國行狀後

又書江陵行狀後

跋明王晉溪尚書傳

跋衛元嵩元包後

跋四明尊者教行錄

題蟬津集

書道德真經三解後

讀道德指歸

跋黃氏道德經附注

跋黃氏陰符經附注

書程雲莊語錄後

再題雲莊語錄

跋劉屏山唱道集說

卷三十五

題跋九

跋秦泰山石刻廿九字

跋岫嶠碑

跋壇山石刻

跋周文王神功二字

漢北海相景君碑陰跋

跋會稽禹穴窆石銘

跋魏受命表

跋北齊乾明碑

跋唐則天后少林寺勅書石刻

唐開元祀泰山銘舊本跋

李陽冰謙卦篆書跋

跋唐大使府墓磚

跋薛尚功手書鐘鼎款識

跋宋方信儒陳孔碩題名

題王半山鄞女志

題蔡卞重書曹娥廟碑

金朝散胡東平神道碑跋

元翰林學士王文定公神道碑跋

跋明司經局題名碑

跋柳州羅池廟碑

跋歐曾兩集古錄桂陽周府君碑

跋水心先生石經春秋詩

跋禮記石經月令

跋孟蜀廣政石經

跋宋嘉祐石經

廖氏世綵堂韓文跋

跋舊槧三蘇文集後

題重刊宋本廣韻後

跋乾道四明圖經

跋四明寶慶開慶二志

再跋四明寶慶開慶二志

三跋四明寶慶開慶二志

延祐四明志跋

再跋延祐四明志

至正四明續志跋

成化四明志跋

跋寧波簡要志

它山水利備覽跋

卷三十六

論一

春秋五霸失實論

春秋四國強弱論

秦穆公論

楚莊王論

叔仲惠伯論

論華元刼盟事

孔子正名論

萇弘論

亡吳論

越句踐論

信陵君論

卷三十七

論二

諸葛孔明入蜀論

司馬孚王導論

陶侃論

謝安論

袁憲論

韓柳交情論

李習之論

杜牧之論

唐天祐紀年論

唐李克用元擴廓論

晉開運用兵論

周世宗論

宋澶淵親征論

曲端論

劉錡論

論謝上蔡應城事

明毅宗南遷論

卷三十八

論三

漢經師論

唐孔陸兩經師優劣論

三家易學同源論

周程學統論

律呂空積忽微論

水旱變置社稷論

宅經葬經先後論

門生論

破惑論

蔣增

卷三十九

議

亞聖廟配享議上

亞聖廟配享議中

亞聖廟配享議下

前漢經師從祀議

唐經師從祀議

尊經閣祀典議

章文懿公從祀議

祀先蠶議

請修舉兩制故事議

右科取士規制議

請復服內生子律議

請攷正承重服制議

重修蛟蜃二池議

重浚鄞三喉水道議

重浚古小溪港議

改高橋張俊廟議

卷四十

攷

毛詩初列學官攷

周禮正歲正月攷

古車乘攷

歷代封爵攷

彭城五諸侯攷

蔣增

祁連山攷

燕雲失地攷

揚子雲生卒攷

陶淵明世系攷

河東柳氏遷吳攷

通鑑分修諸子攷

阿育王寺十二題攷

續甬上賜府攷

董徵君墓攷

蔣增

卷四十一

簡帖一

奉方望溪前輩書

奉望溪先生論喪禮或問劄子

與鄭筠谷宮贊論嗣君承重服制帖

答施瞻山問天文二十四時帖子

答施瞻山問鐘聲不比乎左高帖子

答李嶧陽問開方法帖子

答陳杏參問律呂星野配合帖子

奉慈溪馮明遠先生論燕號封國書

蔣增

與鄭筠谷宮贊論猗嗟詩序書

答吳中林通守論康誥三篇書

答董映泉問吳草廬易纂言外翼書

答陳時夏先生問杜氏長歷帖子

與謝石林御史論古本大學帖子

答朱憲齋辨西河毛氏大學證文書

與徐徵君惠山論春秋指掌圖帖子

答鄭筠谷宮贊論朱氏經義攷帖子

與施東萊論六經奧論中解溝洫帖

答萬九沙先生辨尚書象恭潛天帖子

與李元音論左江樵易義帖

與葛巽亭論易剝卦貫魚帖

答杭堇浦辨毛西河述石經原委帖

答史雪汀論孔門門人弟子帖子

卷四十二

答沈東甫徵君論唐書帖子

論唐書宗室世系表一則柬沈東甫

答沈東甫問李茂貞地界柬

答王十一兄敬朗論五代史天德軍建節始末帖

子

答史雪汀問宋瀛國公遺事帖子

與杭堇浦論金史第一帖子

與杭堇浦論金史第二帖子

與杭堇浦論金史第四帖子

第三帖子
已入內集

與杭堇浦論金史第五帖子

魚上...
目錄
移明史館帖子一

移明史館帖子二

移明史館帖子三

移明史館帖子四

移明史館帖子五

移明史館帖子六

移廣東志局論佟督不當立傳帖

卷四十三

簡帖三

與陳時夏外翰論通鑑前後君年號帖

新舊五代史本末寄趙谷林

答史雪汀問十六國春秋書

答臨川先生問湯氏宋史帖子

答趙徵君谷林問南宋雷樞密遺事帖子

答臨川先生論慶元黨籍鄭湜帖

答陳時夏先生論鄂忠武王從祀帖

奉浙東孫觀察論南宋六陵遺事帖子

再奉觀察孫公帖

答史雪汀問六陵遺事書

蔣增

與史雪汀論行朝錄書

奉答陸聚綏編修論三藩紀事帖子

與趙谷林辨嘯臺集中紀蒼水事跡書

與紹守杜君札

柬萬丈孺廬問徐巨源事實書

卷四十四

簡帖四

奉臨川先生帖子一

奉臨川先生帖子二

奉臨川先生帖子三

奉臨川先生帖子四

奉臨川先生帖子五

答臨川先生問淳熙四君子世系帖子

蔣增

與鄭南溪論明儒學案事目 十一條

答諸生問南雷學術帖子

答諸生問榕村學術帖子

奉萬九沙先生問任士林松鄉集書

奉萬西郭問魏白衣息賢堂集書

奉九沙先生論刻南雷全集書

與盧玉溪請借鈔續表忠記書

卷四十五

簡帖五

水經湛水篇帖子東東潛

水經潞水篇帖子東東潛

水經列葭水帖子東東潛

水經渚水帖子東東潛

水經斯浚水帖子東東潛

水經雍水帖子東東潛

水經達水篇帖子東東潛

水經夏肥水帖子東東潛

水經蟠冢山帖子東東潛

答沔浦房師一統志藁書

答陶穉中編修論江省志藁書

奉馮茗園前輩論姑蘇姑胥地名帖

答陳時夏先生論漢壽得名帖

與施東萊論明代以北京爲行在帖

答張石癡徵士問四大書院帖子

答趙誠夫論褚塘小誌帖

答萬九沙編修問史參政遺事帖子

答九沙先生問史樞密兄弟遺事帖子

答九沙先生問史學士諸公遺事帖子

與沈徵君彤論沈氏家傳書

答董愚亭兄弟論董氏宗譜書

卷四十六

簡帖六

說杜工部杜鵑詩答李甘谷

蔣增

答胡復翁都憲論義山漫成五章帖子

奉答謝石林侍御論碑版故事帖子

與唐丈南軒論漢隸書

辨隸古書分書眞書答董霖圃

蔣增

與厲樊榭論機神廟祀書

寄江都朱憲齋戲語祀司命帖子

答施東萊問明代誥勅帖

巡撫不得稱中丞帖子示董生

答陳南臯論太守稱明府帖

答族人祭始祖以下書

蔣增

與厲樊榭勸應制科書

答姚蕙田書

與趙谷林兄弟書

奉方望溪先生辭薦書

與友人絕交書

卷四十七

雜問目

答杭堇浦石經雜問

八條

答杭堇浦北齊書雜問

六條

答李朝陽唐書雜問

六條

答臨川先生雜問

五條

答沈東甫徵君文體雜問

六條

答厲樊榭宋詩人問目

四條

蔣增

答諸生問思復堂集帖

十五條

奉答萬九沙編修寧波府志雜問

八條

奉寄萬九沙編修論寧志補遺雜目

七條

奉答萬九沙編修寧志糾繆雜目

十條

答葛巽亭日湖故事問目

六條

答蔣生學鏞問湖上三廟緣起

三條

蔣增

武王不黜殷辨 以下十八首蔣增

江源辨

辨宋祁漢書校本

辨南史陸法和傳

辨鄞江先生墓志

崇教寺楊義婦事紀疑

辨李國禎事

原緯

原命

原社

釋奧

釋竈

先聖前母祀典或問

左氏諡說

文說 二首

禁原蠶說

說蘋婆果

卷四十九

雜著二

記項燕事補注六國年表後 以下二十二首蔣增

拾漢豫章太守賈萌事

記王荆公三經新義事附宋史經籍志

記先少師事

記宋湖心寺浮屠妙蓮治錢塘江事

記王之明事

記馬士英南奔事

記許都事

拾中丞高公鄖陽舊卒事

記方翼明事

記石齋先生批錢螭菴詩

浙西分地錄

浙東分地錄

百粵分地錄

鄞西湖十洲志

甬上寓公偶志

招寶山鐵符志

志懸磁葑廟緣起

志阿育王寺舍利始末

吳綾志

車螯志

大算袋魚志

卷五十

雜文

祝萬九沙前輩七秩序

李甘谷五十序

錢芄庭七十序

董鈍軒六十序

董遜齋母李太君七十序

祭蒼水張公文

錢忠介公大像繪成重題栗主入祠祭文

代錢濬恭作

合祭錢張二公文

合祭錢張二公於砌街李氏文

祭楊元徽明府文

剡原二哀

有序

哀石將軍廟古樹詞

有序

五嶽遊人哀詞

同陳南阜李甘谷

戴山講堂策問

端溪講堂策問一

端溪講堂策問二

端溪講堂條約

四條

全謝山先生鮎埼亭集外編五十卷門人董少鈍

手鈔於那地州判官署少鈍既歿同門蔣樗菴重

加審定更正篇卷較有條理惟辭句刪潤過多閒
有失其本意者今所校錄一以董本爲主序次則
從蔣本其董本所無補以蔣本者注於目錄之下
董本以讀易別錄孔子弟子姓名表別爲附錄一
卷蔣本則編入第五十卷今按讀易別錄自爲一
書鮑氏業刊入知不足齋叢書弟子姓名表體例
粗具似非定本故不入梓先生他所撰著七校水
經注就簡端行際細書夾注叢殘錯雜理董爲難
宋儒學案以補梨洲之遺梨洲後人華陔大令復
爲纂輯僅有手藁續甬上耆舊詩 國朝甬上耆

舊詩皆未竟之緒譌脫亦多四明族望表篇表寥
寥不能單行公車徵士錄最先刻漢書地理志稽
疑朱滄湄比部刻於鄞縣經史問答十卷杭州萬
氏雕版今歸餘姚史氏文集三十八卷史氏据杭
堇浦侍御家舊本寫樣或云卽先生求序於侍御
祕而不出者然與年譜所言文集五十卷之數不
符疑未能明也原書中有蠹蝕史刻悉仍其舊第
二十八卷脫去李元仲別傳亦未校補此外詩集
十卷句餘土音二卷出自先生手定若能彙付剞
劂俾傳奕禩所望於四方同志之士矣

鮎埼亭集外編卷一

鄞 全祖望 紹衣

賦一

泰陵配天大禮賦

有序

臣祖望承乏翰林竊念漢唐宋以來凡有大禮則其臣若揚雄杜甫范鎮之徒皆有簞述其文麟麟炳炳爲百世稱今臣幸逢

皇上重熙之盛得預

世宗憲皇帝配天大禮雖文字譾劣無能爲前人役而朝廷盛事遠邁前代謹拜手稽首而爲之賦以志

皇上世德之隆於萬一其詞曰

皇帝御極之二年秉首出之元運衍繼照之重光丹券
絢五期之牒紫垣生八會之芒溯本天本祖之精於合
漠備享帝享親之制於百王卽一氣之流注成殊禮之
堂皇曲臺峻極郊祀嚴莊繫凝承之有寄於大烈乎丕
揚節值純陽月當旣望實沈次華日之躔大火離初昏
之象朱天鼓其嘯舒凱風司夫長養赤后之炎井東開
文祖之明堂南向亢龍見而舉大雩新麥登而陳時饌
寒食之餽已終含桃之薦欲上驗祭服於春蠶合飲酎
於重釀撫嘉會而秩序爲昭聽夏聲而感孚莫尚時則

方奠橋山之弓劒藏寢室之衣冠吉主作於旣練而後
新廟釁於禘祀以還修易檐改塗之工於匠氏播昊天
執競之詩於樂官新故以序昭穆以班

皇帝永懷梓材丹雘之勿替敬惟陟降左右之必虔宗
子則聿思主鬯之寄嚴父則熟聞教孝之編矧我

國家之郊祀也志天命於巨人之降原祖功於豐水之
垣大一統於會朝之變伐成久道於百年之貞觀惟蒿
宮之世應夫天德斯陶匏之同食於天關彼四配原有
待而成五知五座之繼進而靡偏殷薦之聲初出地右
享之命乃自天而特是需南至則其期尚遠取北郊則

其序罔先期久曠而不合序或越而未安用諏六甲之吉日特舉肆祀於崇筵且夫受命於祖廟以蒞事卜龜於禰廟以選賢泮宮之文有可證上辛之期未盡沿今則都宮之祔甫逾月世室之祀方乍遷斯固揆之古而不謬質之義而當然

皇帝於是御太極之邃殿涖皇邸之深帷進雞人而問夜呼銅史以按時七萃肅以成旅萬燎合而成圍辨三商而返夫曙色當四月而永夫春暉圜丘迢遞都亭逶迤赤旗赤駟朱路朱衣翕赫習霍震疊迂迴嚴鼓之聲方動景鐘之響如飛停雲益而戾止肅版奏以陳詞惟

時閣道平附路闢肅勾陳迎太乙天門蕩蕩星光歷歷
卿雲護之森熊熊薰風繞之清瑟瑟旄胡拱北兮林林
土緯司南兮兀兀青城兮紫宮經黃道兮絳闕慶陰
陰兮靈之來般從從兮神之入其前則

天帝之八螭春容其後則

列祖之六龍超忽依稀度析津而降精俯鼎湖而踐室
皇帝乃出大次搢大圭先奉禮導司儀自中嚴而外辨
乃豐盛而潔齋組蒼璧其比德奠青帛其如綦燔桂燎
兮取蕭脂啟犧尊兮斟虎彝迎牲則帝牛稷牛繼至進
器而獻血獻腥交馳奏十平之大樂追九夏之歌詩葦

英疊奏干羽紛披園鐘之均六變而帝格黃鐘之管九
變而鬼釐鏘璇珩以拾級澹容與以徂基創祕祝於巫
史會明德於淵微以昭十三載燕天之鴻業以邀億萬
年綏壽之純禧斟酌於配郊配禘之典則會通於郊祀
宗祀之時宜榮光集於長白之麓淑氣助於鳴綠之濱
北成之山川肅穆西山之草木葳蕤試觀於良辰之蔚
蔚能無歎盛事之巍巍且夫配天之議詎易擬與自內
出者無匹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故禋祀之有配蓋
盼饗之所恃擬天帝以嘉賓責主道於丕子而後攄昭
事之誠降第祿之祉然而合食於於穆之神必求其不

顯之似量或虧兮德有慙功弗隆兮誠難跂荷其強有
所推終難引之使邇恭惟

世宗憲皇帝本上聖之姿以建極應下武之運以受圖
體天行健而歉然弗逮與天合德而退乎不居丕冒之
量如溟海厚載之德如坤興一暘一雨而必思其休咎
或威或福而必驗其慘舒敷文教則經籍同光於天漢
振武功則戎蠻懾服於天弧陶鈞符乎台鼎運旋合乎
帝車夫是以二曜合璧而呈瑞五星聯珠而獻符四野
徵丹鳳白麟之蹟是處拾靈芝瑞麥之莠猶且盱食宵
衣之乾惕上法夫陽變陰化之元樞不見夫

宮車之晚出羣恫夫天柱之莫扶則夫青邱之大享早
懸左席以相需

皇帝凝大命於丕顯丕承遵舊章於或張或弛基命於
宥密而不敢康單心以緝熙而安所止卽法

祖以憲天蓋垂裳而成理則夫大禮之成也豈徒以夸
隆儀循故時祀求豐禮求哆實則念監觀之明威求昭
格之微旨父事天而母事地寧有外於仁率祖而義率
禘載稽禮志分配之制原於古並配之文見於唐漢之
初幾廢配而不舉宋之初則迭配而難詳彼其典章之
焚謬皆由儒說之誕荒大帝蒼帝之同異祀舉祀稷之

低昂以昊天爲自出之祖以太微司帝籍之倉五神配
以穆考五官侑以寧王或降坐紫壇之側或對祠汶水
之旁或大廟別室之接日而頻致或宮觀符籙之同日
而紛張又其甚者若嘉靖之特舉推輿獻以狻猊以致
議禮者之喋喋法古者之茫茫蓋其功德不臻於美盛
斯其措施未免於周章惟合宮既罷享於秋季則大報
宜允升於一堂而要未有如我

國家之一本五葉繼美增芳超帝王之升降而克世其
德際貞元之終始而長發其祥天神歆接國祚遐昌至
若禮文具舉經術是襄有典有則不愆不忘允追蹤於

姚姒而接武於炎黃於是昭事利成自天申篤崇基非
因景命有僕通酬酢於升中本休和爲戩穀欽帝謂之
昭明彰聖神之赫濯既滂洋而汪濊亦駢隱而優渥卽
皇極之用敷滋天休而尤擴昭五運之靈長羅五雲之
紛馥

一人荷告孝告慈之休四海推文子文孫之福德廣九
圍恩覃百族肆青賓賢議蠲賜復媿春風之芳信兮二
十四沛洞天之神膏兮三十六觀禮者拜手於神庥沐
德者輸誠於廣育

皇帝則已洗心清虛遊神冥漠謂文王之旣饗凜儀型

而已足溯於昭之在上長翹首而遐矚乃更爲之頌曰
戕戕天帝運五辰兮降爲上聖乃作之君兮太皞五帝
如垣野各分兮元會之盛萃我

皇朝兮承承繼繼五德遞高兮先天後天功烈岩巖兮
不見園丘列坐五兮依稀端門星精可數兮

天帝顧之欣其不吐兮誕降

嗣皇綿世紀兮心法治法升中疊疊兮重以

祖宗左右之曰以兮繼今以往

宗祀熿熿兮億萬斯年前輝後光兮斯民之慶樂且康
兮

西安學宮石經賦

有序

諸經刊石漢本流傳不過數紙幾如赤文綠字矣魏本
早亡晉本拓跋本原屬人間所無自唐以後如蜀本如
汴本如杭本予皆得見之然皆殘斷弗能完善也唐之
陝本亦不盡皆故物顧予所見者爲嘉靖以前本較近
目稍可貴焉因極道其原委而爲之賦

尋有唐之石墨兮得開成之舊經急束帶而捧觀兮穆
然肅拜於南榮笑予生之蹇足兮未得浮渭而次涇僅
遇之紙上兮恍神遊於陝學之庭溯聖經之傳於先漢
兮諸師狎主夫齊盟蝌文出於魯宅兮漆書傳於杜生

紛流傳困於口授兮將折衷其安憑京房署及門於焦
贛兮或竊笑其無所承趙賓之師孟喜兮求似者而莫
應降而末流之更下兮半出於蘭臺令史之滅與增將
同文其何日兮徒郢書燕說之爭鳴乃中郎之奮起兮
羌得請於熹平聚碩儒而讐校兮楊盧張馬之齊升本
大小翻之遺法兮成今古體之雜形當時固六經之並
舉兮其後胡三百篇之未曾意者見光和之被逐兮或
一簣之未成我聞橋門之初樹兮諸生雷響以觀型馬
蹴踏而填陌兮車狎獵以駐旌下以規鴻都門倖進之
技兮上以慰白虎觀諸儒之靈其中蓋十四博士之說

具在兮同異可據觚而細聽

按熹平石經兼載諸儒之說於下惟不列學官者不

預耳故予嘗謂石經亡而漢儒之學與俱亡詳見答石經問目

何轉盼而失鹿兮遭郢

侯之縱兵漢社亦既屋兮國寶幾羸於甄井之瓶彼金

人之淚如雨兮曷禁是經之摧零暨當塗之遷鼎兮乃

撫拾於灰炭之所羸邯鄲爲補其未備兮振墜緒而復

熒不特風雅頌之大書兮并淹中之本亦觥觥

據七畧熹平一

字石經五種之外有魯詩毛詩各六卷儀禮九卷又有

康成尚書八卷春秋左氏經文一卷隋志遂誤以中郎

所書有七經予攷魚豢魏畧知爲邯鄲淳所補書石

經有六經五經之別者蓋後漢以六經合論語爲七經

見張純傳注中郎所云六經係易尚書詩春秋禮論語

其後石經有論語而無詩故予斷以光和之遂殆未及

卒業而止不然則未

聞以論語列五經也

嘆太和之誕妄兮附驥尾以蒼蠅

列典論於其次兮謂足欺夫蚩蚩之氓適招夫火浣布
之恥兮忽如夢之得醒彼邯鄲之書學兮中郎尚見而
魂驚別傳夫手書之古文兮寒芒伏而未呈暨政始之
中葉兮復兼三體而並營聚以中散諸公之摹勒兮乃
猶蒙夫子禮之名豈知其漸遠而失真兮曷不攷書勢
於衛恒

盤洲謂邯鄲淳在魏初已耄不逮政始之時衛恒書勢可攷據晉書趙至傳則嵇康等所書

未幾而典午之車書來同兮裴顧思鼓其休明雖講堂
之旣築兮實則未罄所施行彼清談之波蕩兮誰則實
學之增屹歷六朝而至拓跋兮崔浩染翰於平城導謨
者謂實過於古注兮取鄴都之文石如鯨鏗雖已立之

郊壇之左兮卒同燼於國史之濫刑豈成事之綦難兮
抑歷劫之易嬰徒令人撫經苑而三歎兮諒昔儒之有
同情我聞漢魏二刻之傳兮與球璧而同矜拓跋之主
爲再至兮石虎尚遣博士以鈔謄胡然而有常馮之惡
吏兮視若弁髦之輕浮圖取以資精舍兮棄餘僵臥於
榛荆曾不若洛陽伽藍之足尚兮貝書瀾漫於山嶺歷
觀西行南行東行之喪失兮矧又偕大河之岸石以俱
崩宇文以之充礮兮普六茹供柱礎而登登入水或隨
蛟龍以逝兮發牆不聞絲竹之聲嗟此厄亦非小兮又
何殊咸陽之焚坑逮唐初之羅網兮鄭公所得如晨星

藏之天府三館之籍兮課之國子三歲之程彼完書旣
不可見兮拾斷簡如片瓊奈唐人之務詞章兮聞經術
而不興乃數傳而有篆學兮實仙李之陽冰欲書九經
而勒明堂兮又敗之以天寶戈甲之紛乘雖驚乳而未
出兮要其力足偕籀斯以同征吾觀復之所以贈韓子
兮知其父書之未盡晦冥陽冰子復之以蚪文孝經贈韓退之載昌黎集今胡
一紙之不傳兮長懷古而怛怛忽敦煌司業之崛起兮
通六書而研精呼顏子以正文字兮書太學之兩廳蔚
爲壁上之偉觀兮異彼圖畫之丹青讀書不如寫書兮
斯言洵學者之金衡伊先河之有祭兮是實開成之句

萌也於時鄭相國之好文兮輔以高祭酒之在黌周學
士之流司校勘兮唐待詔尤諳其戶扇更愛夫司業之
有後兮家本完善而可仍洵儒林之胄裔兮不愧國子
之簪纓遂徧十二經而書丹兮皇哉焜耀於陝京大廓
夫十八章石臺之業兮承先烈而恢宏本歐虞之書法
兮愼點畫而冰兢惟史臣之有貶詞兮謂師法多所變
更顧蕪累雖未免兮猶遠出於後世之墨卿矧後此麻
沙坊本之遺誤兮尚藉此以釐清彼儀禮之脫文兮將
舍是其何徵詎不遠勝於大航頭之簡兮宜其見許於
深寧獨月令用林甫之著兮是則荒謬而雜凌夫何而

龐黃之繼作兮碭山之孽轟轟遭韓建之毀棄兮幾幾
乎熹平政始之覆車可懲何下吏之有尹氏兮鴟鳥之
林而來驚翎託詭詞以誘頑夫兮扶神物於將傾吾觀
春秋儀禮之避梁諱兮定汴人之所廢但斯事之攸寄
兮豈康劉諸帥之所能殆卽尹氏之苦心兮轉惜其遺
集之無稱入宋而遇向韓之二厄兮至元祐而保護始
逾於楚珩歷以金元之修立兮總未懼暴客之咎榜獨
惜夫明中葉之又當厄兮諸儒綴拾之逕廷卽中丞補
夫孟子兮未敢齊年於舊碑之評彼魚宗會其何人兮
亦長邀著錄之榮嘆是碑之福命兮經八百載而崢嶸

蓬萊幾清淺兮尚屹立如列屏面華山之磊磊兮聽衍
水之泠泠含元之黍離離兮乃貞珉之稜稜繼此則有
成都之刻兮昭裔以一人而獨膺其字畫之清謹兮亦
非俗書之敢爭況避唐諱於易代之餘兮見規矩之未
替於高會說者謂三宗之德入人深兮感悍帥而守貞
吾則美沙陀紹唐之勛兮臣節猶貽於諸甥田席爲之
卒業兮實比珍於百朋嗟合州之賓館兮安得貯藏於
千齡悵文淵閣本之殘斷兮安得盡豁吾之雙睛方汴
都之初隆兮亦嘗合篆楷以昭晦盲將以追說文之古
學兮發玉箸之新英緬雙行之遺蹟兮同積山之可盈

南仲出身之賜勅其未遠兮胡戎馬之雜沓於蒿芳遂
使深明之好事兮寶一種而題楹況經歷劫而到今兮
雖一紙其可馨也若光堯之手蹟兮半雜以憲聖之華
菁惟御書其固可寶兮況彤管亦助其琮琤輝映於溫
公磨崖之蹟兮又掃除夫秦相之跋之可憎幸未遭楊
髡之屠薙兮天挺夫申屠之錚錚不見夫蘭亭之龍穴
兮痛鬼戰於攢陵迄今猶覆之以簷廡兮復螫之以盜
覬庶幾匹休於唐碣兮吾欲合尹申以爲銘嗟舊經之
蹟不一兮永睠懷而勿勝固世事之靡常兮或亦天運
之所丁彼漢隋史官之謬誤兮或展轉而合并撫盤洲

殘字之編兮猶古意之晶瑩
悵昭德之書未見兮少城
之石誰拾四十六枚其可遇
兮三百二科之安珩乃令
豐氏之贗本兮徒貽笑於
荒倉方今值重離之繼照
兮文教敷於八紘家有石
渠之冊兮戶窺東壁之閤
陋三爻之妄啗兮棄五際
之拘縈獨麟集梁騶之苑
兮五鳳翔軒窗之櫺野田
獲蝌文之石兮空山抽書
帶之莖方圖通而書流兮
與虹蔚而霞蒸遂令遺經
之光氣兮偕日月以同橫
聊述舊聞而載筆兮長別
蠹以捐螢

鮎埼亭集外編卷二

鄞 全祖望 紹衣

賦二

九夏賦

限韻盛德形容分
樂而序有序

九夏之說杜子春韋昭俱屬附會惟康成以爲樂亡而詩逸者最是至陳暘鄭樵之說更不可信然吾就本文繹之尚疑有錯簡焉蓋四夏主祭祀王夏之下卽當接以夫人祭之齊夏而後及肆夏昭夏四夏主燕享當先以族人侍之族夏而後及納夏章夏遂終之以褻夏而以諸公之醵夏附之據儀禮則王夏而下亦未嘗專主

祭祀然周禮所云是以鬼神爲重至燕享則必無居族
夏之先者稍釐定之而秩然矣是則先儒所未及也詞
科同年治所業以是題問因及之

原夫樂事所關鐘師最盛居八音之最先於特懸而釐
正播古調以爲章諸元音而依永溯警宗之職掌羣雅
合而成編問詩什之集成大歌誰其克並乃有夏聲之
裔皇擬之九紀之比應事各分乎其目門戶罔差用必
按乎其宜等威以定爾乃八音播管而成聲六律審辰
而分直豫順則天地同和條理則始終合德一趨一步
春容昭元氣之流或陰或陽陶冶藉中聲之力堂上賡

其文明階下資其攷擊每一奏而三章發長言以永繹
體則本乎頌以爲庸音則兼夫雅而有則固非寥寥斷
簡徒以寓其閒情落落短章聊爾鳴其自得者也類物
旣不一而足分曹必用九以成彼夫天子穆穆四昭庚
庚出則取震之迅入則擬艮之貞右五鐘之和黃鐘者
以動告靜而靜皆協左五鐘之和蕤賓者以靜告動而
動不爭太師旣規周而矩折少師亦玉色而金聲蓋表
王度故首隆其禮在祀事尤莫與之京初裸畢亞裸興
坤儀協德璋瓚通靈雍雍肅肅之風觀刑已久僮僮祁
祁之響鳴佩可聽斯惟至德齊於我后所以和聲達於

然張次而侍告工祝於既醉廢徹以行孝孫膺夫壽考
神聽喜其和平若乃嚴在滌於三月虔備物於六牲司
士割羞將明昭其肥腍封人歌舞用敬致其凝承所以
既灌之後必恪大祭之體全烝爾其合上治旁治下治
以展九族之愛卽統天揖時揖土揖以御百國之同當
夫明德懋親之畢集能無嘉肴肥粢以相從瞻天顯而
戚戚敍燕私以融融葛屨之庇本根禮則溯源於祖行
葦之坊踐履樂則同人於宗而或際晝接之康侯蕃庶
之馬用錫咏西來之嘉客萋苴之旅有容報最旣嘉其

謹助祭益致其恭茹挹之心所注懷柔之量斯洪迨夫
廓殊禮報豐功釐一秬鬯賜十彤弓宿則文王武王昭
穆之廟拜則周公魯公前後之蹤廣山川於賜履熙名
號於無窮而司樂乃瞿然離席儼然鞠躬謂夫禮飲必
取衷於觚之角累舞或昭罰於黻之童於是歌鐘之聲
泐泐咳鼓之音逢逢無不凜天威之在邇酬執醑而有
終夫天澤判而高卑定冠履殊而上下陳冕則驚呈其
羽袞則龍降其鱗宮縣軒縣之不素八佾六佾之有分
是以讀大射之禮而知夫避王夏之奏必別著夫驚夏
之文蓋期其守欽器之戒卽以綿大啟之勛至於肆夏

而下其通用於王朝者固廣卽下逮於五等者亦均而
吾因思夫有周盛時九絃惟歌八風時若求舊人則師
疵師疆問成童則舞象舞勺綏萬邦志類禡之祝詞武
宿夜昭成功於合樂繹靈星而奏絳衣昭先德而歌南
籥薦魚則矢潛流謀廟則陳訪落眞極盛之鴻規蓋耿
光之猶昨豈期洛邑之東遷竟致樂章之焚錯用肆夏
而無慙色原於趙孟之荒唐聞三夏而謝行人誰似叔
孫之洽博今則篇章半闕精義空垂學禮誰徵杞宋談
詩空究乎而繁遏渠之分編均屬傳疑之說牘應雅之
遺器誰傳大樂之詞縱有日休之補闕祇同束皙之貽

譏更訝夫長樂之遺書乃以爲妣氏之述著雖國號之
允符於周禮乎曷據言祇合於慎餘書孰傳其墜緒悵
尼父之已遙并襄弘之莫遇幾紬繹於菁華尚難諳其
節序空沈吟於儀禮之箋疏墨守夫周官之章句而已

聘禮圭璋特達賦

限韻比德於玉無物可稱

若夫天啟瑤華星分井里溫潤而澤者其文縝密而栗
者其理自玉人之善彫遂太璞之漸啟儲神皆山嶽之
精吐氣盡虹霓之比然而用每以獨而尊禮有以少爲
貴必其先百物而徑申乃能越同岑而自遂今夫璧琮
則天地之儀琥璜司秋冬之職或居六祭之最先或分

四時之一德固角立於瑞符之場亦狎主夫明禋之役
獨聘享之所推則圭璋其必特原夫上剡成模射剡著
式體或全而或半色或青而或赤七寸之權四寸之冒
執之則縮縮動容奉之則峩峩生色前朝則照耀山龍
中宮則輝煌綸翟終葵之首屹然紅牙之邸如織是以
四器偕瑑而推爲最崇六幣齊登而讓其獨陟蓋執玉
之有殊也用以聘者爲瑞之致將以享者爲財之餘聘
則昭其典禮之寄享則通其情好之紓是以瑞之先也
推爲國信之重財之繼也等諸庭實之敷當夫賈人旣
啟隆儀肅穆擯者告辭讓德紆徐序玷之閒所側而受

宰臣之職所捧而趨斯其嚴重莫或並驅詎資束帛以爲之俱彼有加而往德聊以志燕飲之歡娛以視夫令望之簡貴蓋藐乎其弗如且也有藉者裼文以見美而炳無藉者襲質以充美而儲故韋衣以爲之纁絢組以爲之樞五采之須屈垂互用三物之薦蒼赤交於獨孚尹之有美竟繼藉之可除遂巋然而直上并白茅之不需至若幣之各有所屬也錦帛斑爛黼絺炳郁皆足以旅進於庭除正不妨交輝於珍櫝惟夫圭之進也九馬成羣璋之進也儷皮接幅夸梁騶人之種將以昭神駿於遠方抗服不氏之藏或以示嚴威於荒服而置之兩

楹之下莫敢歷階貢之一人之前獨推寶玉斯則以絕
類而愈超因失朋而倍卓苟非品之克軼乎羣抑亦天
之生是使獨故追溯夫謁闕人而置對荷請事而停車
入境而布幕歛旛而陳書拭圭拭璋雖同勞上介之違
位退主退璋已別乎羣幣之交輸及計里而漸近歷三
展而如初斯則致敬而不褻洵僅有而絕無迨夫享多
儀禮備物璧琮實爲致賄之資琥璜亦在進爵之列皆
受之而不返原報享而不竭誰則皮弁而來歸以重大
禮而罔佚主升西階而鉤楹賓負右房而降碣蓋在主
則德不可取而攘猶在賓則禮不可雜而越伊典則之

獨隆豈儕輩之所能彷彿是以列在五等之封獨推三
恪之座以圭代璧而非侈以璋代琮而非巨惟重愛夫
振鷺之旅之有容而深望夫白馬之賓之克荷其人爲
臣禮之所不加斯其貨越常儀而亦可彼求匹於粦粦
或對之而瑣瑣今夫疏食陳而精鑿不施腥魚俎而和
齊俱淨太羹遺味質而彌甘明水遺醴淡而彌永鬱鬯
灌則籩豆徹脯醢薦則牲牢屏一食一就依然至簡之
儀特犢特牲同此無加之敬蓋德產之精有專通而百
材之配總未稱以之比德不亦盛歟

康熙己未詞科先試一日閣臣擬題有圭璋特達賦

或未解其旨尚書新城王公記之池北偶談然所見亦未備蓋特達之義有七凡聘用圭璋旣聘而享用璧琮是圭璋爲國信而其餘爲財一也圭璋無加璧琮則加束帛二也執玉有藉者裼無藉者襲圭璋特而襲璧琮加束帛而裼三也及境展幣圭璋以尊不陳四也六幣中皮馬不得上堂五也旣享受財獨還圭璋以重禮六也若以圭璋施於享則亦與羣幣同受然非二王之後不得用七也尚書但據皮馬一節言之陋矣然余讀唐楊諫賦亦泛指玉言豈儀禮固難熟歟乃別爲賦而疏其大意如此

閣道賦 有序

予觀歷史皆有重閣複道之作何其勞且費也近世始
廢之顧昔人以準天象爲詞是特文其侈耳爰爲指其
附會之謬

瞻姬訾之列宿兮偉哉飛陛之穹窿連拳及於降婁之
次兮承倒影於高墉亘西北之浮雲而不絕兮云是天
帝之離宮形磬折而互狎兮勢層累以相從脈忽起而
忽伏兮階或卑而或崇蜿蜒有似同宮之天蛇兮迤邐
又疑合朔之蒼龍晴煙夾道而杳窳兮初日就道而朦
朧紛雄雌之莫認兮誰其爲嬰茀之蜺與美人之虹扼

以都關之兀兀兮護以華蓋之童童架以礪石之髓兮
表以茗華之叢其在下界有似孤竹之懸車兮旌旗飛
度又疑岷山之乘棧兮人馬行空否則城陽道中之崎
嶇兮東版重重北極以之爲輔兮輦路以之得通環以
外屏如堵牆兮備以不虞之路如附庸於時日則在亥
兮定之方中埏陶精類而立物紀兮土木應時而啟公
功立廟則斗分其野兮葢屋則危肖其容勤事者誰曰
土公吏庀材者誰曰土司空揆八引以正之兮不爽於
東西朔南之景環六星以傅之兮乃及於臺池苑囿之
工客或訝曰愚竊追原夫事始而疑闕道非天家所宜

僕僕也是蓋由於山國之嶒嶸巖險之錯愕三襲之陟
累陳重甌之隙相攫九折之阪魂消左擔之城膽落目
欲展而眩然屨欲前而半卻北斗墮脅而斜行南箕咋
舌而退縮於是始施版築以濟其窮爲塏躋以度其曲
使窘步之稍寬或危峰之可蹴固非逞侈心以自雄嫌
坦途爲未足也是以披金石之遺文或銘析里之橋或
表楊母之閣豈其規撫所至八駿之轍未窮東升之磴
首築南山之巔可齊阿房之輦繼蠡原廟嗣高寢之遺
梁苑侈平臺之樂雖東都之至簡尚北宮複道之纒屬
曹魏則銅雀金鳳延樓肆其宏規石趙則華林凌霄長

牆師其遺躅直爲徑周爲廓堵如壘窻如幕或運石則
成雷或飛瓦則作雹溯揭嶮以上征兮幾乘虛而遐矚
乃反夸神行而不見兮誰則民勞之在膜據諸史則閭
道之築始於

秦然穆天子傳已多山
登是穆滿實先爲之

夫以六宮之星布寧有所謂絕

谷之艱以五府之雲連豈有所謂飛坡之蹙然而駕口
者總以昊天之懸象恣其興作吾讀晉史江道之諫章
心折其爲一士之諤諤也則是宿也得無徒爲汰驕者
之所托歟予應之曰善哉子言聞之足懲顧別有說請
坐而聽夫天帝之於下民亦疲精兮皇極之居曰天營
兮句陳日中乃陟降之所馮兮而且心見則明堂是坐

房見則天府是經兮朱鳥之峙實四阿之長衡兮靈臺
以觀象龍角以爲廷兮極南極北由星紀而玄枵如踐
更兮下行上行由中央而太乙罔少停兮彼其一日二
日萬幾之餘或偶逢其暇豫寧無寫其閒情斯固圖無
逸者所弗禁戒燕遊者所弗爭也況夫三時順序兮百
穀告馨物以之息兮民以之寧彼除道成梁之遍夫草
野兮已南襄西斜之畢營而於是瞻天策之焯焯兮實
宜力役之征維彼人星兮其來烝烝絕漠抵室兮何途
之經審茲虛梁兮實爲曠陵西瞻天苑兮如田接勝乃
以天鉤兮度其直繩賚以天錢兮工直倍增雖復告以

勿亟兮河鼓登登其如忘勞兮礪戒弗勝宮則兼三而
各兩兮道可歷級而次升連延蕭曼詰屈崢嶸天帝於
是慶遂事歌落成王良執御兮造父從行掃除既潔兮
豫儲已贏將軍坐歎兮徒御不驚宮車既過兮有聞無
聲導以紫宮之旗兮擁以神府之旌雖遊心於冥漠兮
何嘗弛其淵冰蓋卽以立宮擬之立堂兮於以保合而
利貞豈有如道書之荒唐兮謂天帝貸聘錢而取盈果
爾則牽牛之輪作兮不亦類左校之淫刑客曰至治之
時聰明四闢盛王之世城府弗隔況夫天帝之臨下何
所不徹其必以閭邸擁之者果何說歟予告之曰夫望

風而清塵出警而入蹕凡天子之隆儀兮皆以倣天帝
之行烈然或一豫一遊兮隨出隨入進旣戒其擾民兮
退復虞其自喪故浮階之施靡兮庶往來之繹繹彼其
外雖重閣以自藩兮究其中何礙於民隱之洞悉豈猶
夫秦代之佞臣欲令君絕人以四闕與夫漢家之皇后
借便私以自恣其要謁吾故謂後世之借象緯以漫言
者皆未嘗緣經義以爲述也閣道本室所屬而實入奎
故賦中兼西北諸星言之

房心爲明堂賦

限韻天
王布政大
火之宮
有序

司馬遷劉向班固皆專以明堂屬心以天府屬房其兼
房心言之者始於甘石星經及春秋說題詞文耀鉤二

緯然宋均曰居近心爲明堂也則房固不得與心並舉
故爾雅曰大火謂之大辰郭璞曰心在中最明也自耶
顓而後竟混列之以爲同宮不知天王居心而太陽居
房擬於日之附天而行則房不過心之輔耳故前後星
皆麗心而四輔麗房有親疎之別焉明堂之所以屬心
者祇以中星之天王則前後諸子尚歸統轄不敢並尊
而何況於房乎友錢唐吳通守中林賦此題極工顧猶
沿耶顓之說乃別爲是篇

端居惟帝懸象在天惟宿體之最著儼堂構之自然蓋
出震者萬物之命而繼離者一人之垣是以四序則自

東而運中星則面南而旋溯蒼龍之列宿底大火之星
躔乃知夫松雲棟牖之規仰觀可得陰陽倂備之制不
言已宣冲羸台室炳蔚天田彼太史之詔王居者尚後
乃大辰之當帝座者實先伊夫三星角立迤邐寒芒中
有大橫之庚庚乃首出而稱王前導者誰貳君所當望
乎後者庶子之光惟擁衛之必亟羅積卒以周防彼六
寢之祓除於五營乎趨蹌二六其數參三其行其取於
旭日之初出神威足被夫四表其象夫淵衷之獨運靈
府洞燭乎八荒是以列宿最多向明莫逮九重雖峻翹
首可望更有房星與心並布實據蒼精之腹以充四輔

之數就中一星之橫是爲太陽之寓而於是有兩櫨之
列道誅蕩階除有兩咸之分標崢嶸門戶有鉤有鈐以
主閉藏有膠有犂以司行路雖其別成爲府未嘗漫附
於同垣而其德協於辰實則以近而有助是以左班則
爲上相之階右省則爲大戎之幕厥有哲后觀天乘時
發政本交泰之三陽撫循環之五勝乃以盛德在木之
仁昭其日永星火之敬用大建夫明堂將仰膺乎休命
享帝於焉告虔視朔於焉出令胡夏屋之落成乃榮光
之上應以璿璣之中節諦審方圓以玉衡之外規詳觀
耶正天松帝柳盡供句陳野葆星榆均歸斧柄階有十

五莖之朱草合朔罔愆庭占十三葉之孤桐左屏是聽
河鼓之旗拂雲天市之樓四騁墨食不卜而諧繩直不
糾而定重檐則上準重霄複廟則遠連複磴居然天闕
之尊詎藉靈臺之咏蓋大明者心之宇既照臨之不遺
況四達者房之途亦蔽虧之悉屏是蓋神運成模天開
鴻裁北通營室閤道表延西泛咸池天潢津逮轉觀夫
朱鳥之舍列五座以相符遊息於太乙之庭撫九宮而
斯邁問圖書則萬仞之壁巍然數流泉則勿幕之井宛
在卽以在東之七宿言之大角居攝提之間騎官環坐
候之外氏爲路寢之區亢別廟廷之界箕則三宮之府

是司尾闕九子之場嗣代列屋若藩屏連薨如襟帶莫
不共護神居爭熙帝載然要其環其以攸歸則斯堂之
所圖最大況夫定時則乘東作以赴功計日則仗晨光
而致果時則心以青龍之象噓氣成雲房以天馬之神
應時出火鼓卿雲之紉縵遶我天門扇明火之堂皇護
茲靈瑣十華之蓋輪囷六符之階礫礪鸞旗旆旆降臨
者炎帝之精陽谷熊熊互易者勾芒之座是以分辰雖
有專屬啓宇則有兼司區十二野而析圭原屬闕伯商
邱之地割十二州而辨宅乃近逢公泰岱之祠樂奏圓
鐘之管神來南至之時蓋其道操夫五府之宰其用應

夫八風之期而要其東爲宮南爲會理可據象可推豈
猶夫赤燁淫祀文祖支詞尚書中候所妄托薦紳先生
難言之方今

皇上大凝承於九廟廣樂育於三雍運化機以神斗妙
退藏以合宮軒轅之紀飛鳳崑崙之道乘龍大之則陰
火陽冰都歸茂對細之則原蠶野馬其樂春融端門屹
其四闢帝座穆乎潛通八荒吾闡率土來同善政畢修
已括呂不韋書中之舉措遺經大闡不須公玉帶以來
之折衷瞻扶桑之紫氣挹閭闔之薰風媿濡毫而陪太
液聊戴斗以望空桐

東井賦

爲望南雲八星橫列一道微淪金瓶縹緲玉檻嶙峋倒
茄披其龍藻懸蒂附乎天根寒露之涓涓誰注冽泉之
汨汨如聞谷裡何人射鮒宮中有首懸鵲時則甫值四
乾之命七舉之旬逼赤精而不涸偕丹穴以長新爰有
客告予曰是乃東井之分也彼其水衡是掌泉脈攸存
先化益之生而橫碧落應金人之杵而著蒼旻有勿鑿
之奇而非浪居不遷之所而愈神改邑未聞波累汲綆
莫克手捫蟄不能蓋泥不能壅胥井之茅所不能塞鹽
井之火所不能焚予乃作而問曰夫盈天地間皆水也

其在天而成象亦浩乎其無垠彼歷坤艮爲地紀閼箕
斗爲天津統衆星之所出秉金精之最純斯雲漢所以
獨尊也合五車而成舍連三柱以爲隣穀庇蔭而得實
魚泳游以樂羣斯咸池天潢所以惠民也歷髦頭之東
偏邂逅夫天河之元辰斯九曲之洪流所以應精於崑
崙者也渡神宮而解衣天江耀其星文斯濫觴之大川
所以合德於峨岷者也天淵環南斗之廟天溝列西奎
之門亢池繞大角而維楫梗河列騎官而成屯天海卽
類尾閭之會天淮卽取水務之均九坎以寫亢陽之厲
羅堰以禦潦漲之奔天桴則筏柁旁午天船則舳艫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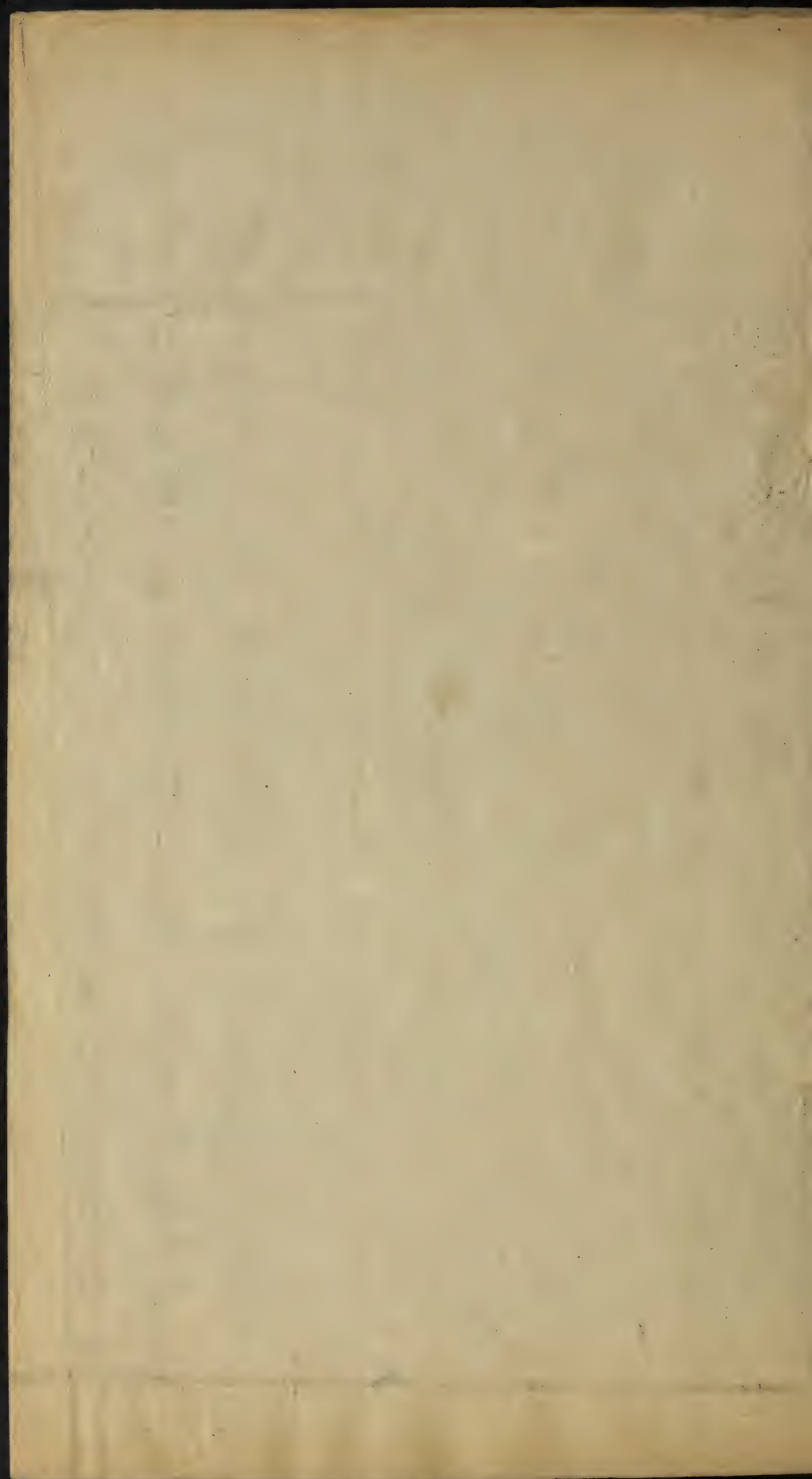
綸天橋橫夫古渡天豈亘夫修鱗并於其間渺然莫論
彼夫觀星則譏其狹小近市則苦其囂塵形或同於一
甕郭不越乎一輪其用則褻於堂皇庖湍之近其祀則
夷於門行雷竈之倫其機特一俯而一仰其牲僅一魚
而一豚在地而河渠書之不載胡在天而象緯志之獨
陳客曰先生蓋以常見推之而未識其懸象之切也不
見夫南宮之次芒寒而色正者蓋象魏之揭耶明五帝
之滅除疏毀過於玉歷其象天子則爲雙闕之懸其象
諸侯則爲兩觀之列而於是水府右開水位左設水官
十三辨方分職案玉尺以爲引牽玉衡以爲緝相與夾

輔斯井以求其平有不平者斷之以鉞是以往來有常
過續不絕桓桓五侯屏藩帝室天弧不彎天矢不折文
子文孫長操宰割無使天狼汙我井渫蓋天一之氣水
最先水泉之流井最潔故一區而五州以之爲源百川
以之爲窟彼星家傳兩戒之文古傳有分戍之說雲漢
之潛萌者蓋上升至此而始出南轅而入河者以六相
從北轅而出河者以二相綴或負終南地絡之陰由燕
代以達三韓或負嶓冢地絡之陽由荆吳以達百粵是
以河源則取道於秦雍之北歷華陰而克逢江源則發
隄於梁益之南底華陽而罔失西被則巖險阻修東漸

則文明炳蔚窮下流則倚山負海貨賄所歸遍大荒則
近徼循邊戎蠻是集斯弘農分陝所以稱神臯奧區地
靈之穴也而在天之門庭則爲東井一左一右莫能飛
越是以四瀆之星熊熊爭歛衽而入謁試觀夫積水之
湯湯詎挹注之可竭彼河圖括地之位僅以爲岷山之
分垣洛書推度之占祇以爲荆山之發脈斯其說皆偏
而不咸而詎足以盡上帝井疆之式廓予曰是則然已
顧吾讀管子幼官諸篇聖王應時不特以燧易火抑且
以杼易水用成歲功是故夏井以赤后稱今其托名於
東者何也客曰彼其宅辰則於午位合朔則於條風雖

體分於朱鳥實類比於蒼龍春水夏雲之所合溫泉寒
火之所融而況玉井之擁屏以峙軍井之荷戈以從皆
西參之所部實受命於北宮曷若此井之乘木力足惠
養而不窮黃道之所過亭侯之所縱方者象地之厚圓
者象天之穹五雲之出以五德二至之別以二風明義
有生涼之用華清擅蕩邪之功以治原田則會歸於溝
洫以分疆理則派別於圻同凡芋區而瓜疇皆取象於
其中若夫野雞喔喔不笑無禽天樽盈盈居然勿幕養
老則爲同功之頤積薪以資用火之革凝露之桐有華
拂雲之榆成碧帝困之韭如林仙子之砂盈石太陽過

之而消其災太白入之以止其渴焚林竭澤井稅不加
石爛海枯井榦不裂豈猶夫濁沟之時有時無敝漏之
先喪无得予乃謝客辰拱而立仰視東井謂可用汲



PL
2704
· H1
1872
V.14

鮎埼亭集外編卷三

鄞 全祖望



賦三

土圭賦

限韻馮相致日以辨四時有序

周官建都取地中之說先儒辨之備矣予謂當以大司徒所載參之典瑞然後知其本非周官之文大司徒所云測土深求日景即典瑞所云致日致月也大司徒所云土地制域即典瑞所云封國則以土地也而大司徒獨於日至之景尺有五寸以下接以天地陰陽日月風雨七句吾疑此七句者漢人之言儻入經文舊經必無

是也況讀其文乃類考工記句法五官中不概見從來辨此者祇攻鄭賈不知本文中明有之不指明經文之錯則鄭賈烏可折也善哉唐志之言曰古人所以步圭景之意將欲節宣和氣輔相物宜而不在於辰次之周徑也詞科諸公偶拈是題乃序其說於端

聖天子握五部秉七衡賜谷昧谷嚴其宅曲阿纖阿審其程涖觀臺而樹檠迎靈曜之著明六幕則地朔天南之畢協九紀則箕風畢雨之俱平黍爲實竹爲筩固同屬黃牙之產璿其中玉其外亦均資乎尹之精理葭管之土灰或有崇而有庳懸玉衡於土炭時一重而一輕

而究彼墨景之不爽蓋別有元符之可馮乃命匠氏範
新型思極於毫芒之細用參夫神物之靈依工則勞司
徒之掌析圭則仿國瑞之名欲質諸天而罔渝雖蒼璧
之享有弗若苟錯諸地而已可并白茅之藉亦弗營今
夫大圓者本高厚之渾成代明者或東西之殊向長日
短日之極牛井各著其垣日中宵中之平婁角迭呈其
象月主分而日主至其致之各以其時日主望而月主
苙其至也本同其量惟辨秩之最殷斯功成乎輔相必
其瑤光四布愆伏俱消玉燭長調陰晴無恙布四和以
求中舍震離兌坎之罔渝列四鈞以問偏隅乾艮巽坤

之相望然後春容帝座與八風之節俱諧肅穆天庭偕
庶民之星共暢然而地一定而不移天至神而難恃二
極則三十六度之隱見一出入之位非易推西游則
萬五千里之升沈假上假下之宮誰克旣或行黃道之
外晷以稍進而移或行黃道之中晷以稍遲而退退者
或陰之融進者或陽之厲是雖化機流布所偶差抑亦
大均調變所有事是以觀四仲之命官宅明都而敬致
則度高而測深雖放勳其不廢爾乃璫則終葵之杼斑
原天子之笏杼以朝王笏以朝日上剡者銳其首四出
者儼其末舊屬黃流之尊今爲坤儀之率八神繞之儼

衆星之迴環八表共之恍中星之突兀方闔方案端拱而居內規外規纘密以粟玉尺之布不假廷平玉軫之徽不須瑤瑟更無五采五就之繁何有同邸異邸之別旣去飾於韋衣但象形於中必於是二至二分計其時一股一勾計其里八月不必滿八日之期四時卽以分雙曜之時當夫亭午之漏初中天半之華方霽或赤龍之氣蠕蠕或黑鳥之陰旒旒是則尺五寸而近爲南轅丈三尺有奇爲北紀至若晨光熹微暮雲徙倚或暫辭東沼之輪或繼照西崦之軌是則七尺三寸之攸同二十四分之妄指是以窺天而知其和謬盈減不失其宜

度地而知其中邊增損各有所以彼大采朝日識地德
以凝承小采夕月虔天刑而糾擬斯天子所以參三才
之位祛四時之累也而要非推測之精曷以有此慨自
緯候諸書之支離漢唐羣儒之汗漫陽城浚儀因易代
而累移交趾金陵更參觀而益遠不知四方中土之說
無所據依千里一寸之文誰爲質辨彼夫平陽放勳之
都蒲坂重華所踐安邑則九鼎攸居亳京則五遷始奠
卽在有周亦復安宗祏於西豐建行所於畿甸不過求
道里之適均取朝宗之所便安得陰陽風雨之曾經百
世而不移帝王升降之區嬗累朝而弗變吾嘗以匠人

水臬之文比合於司徒土圭之例圭則司天者觀化之
所需臬則營作者辨方之所自雖所司之不同顧致用
者無異原無預於宅中又奚有於卜地況歲差之難齊
安得土中之長峙豈有揆日之隆儀乃朝三而暮四至
若渾天既北斗之分過峻蓋天亦南方之度不齊五寸
三寸之文莫定五嶽五表之說難稽是以守敬舍六家
而弗道置四丈以審規豈知法先觀象道在乘時苟剛
柔之適協參覆載以無私土應黃鐘之德圭宜春氣之
滋終始妙貞元之運弛張措文武之宜斯則又何有於
偏端之推步曲說之駢枝

衢尊賦

王者坐神府運道腴握斗柄流地符酒漿不挹而徧醴
泉隨在而醕釀淑氣以薰蒸微禽亦歌既醉播晴光爲
膏沐小草共樂咸濡時則前朝穆穆後市愉愉明堂則
四門五室大田則一井九區表以靡華之九葉環以交
枝之五株窺風夜之元神淡如明水溥寰方之茂育濃
似春滑五齊六清人人醕酏十醖九醞戶戶醕酏如澗
如淮如河如濟爭赴杜康之宅旁流儀狄之廚以故洗
爵而中達早具奠罍而周道先儲爰有一尊其名曰衢
是尊也剛亦不吐柔亦不苟衷其多兮不爲不足益其

寡兮不爲有餘執中同欹器建極似歛孟爾乃以筐曰
醢以簋曰醑紀則有甌魯則有壺象以鼻而善吸犧以
背而能噓蜃取其動鴟取其虛或金爲飾或玉爲樞然
而用各有地度不可踰卜夜之諫凜凜太康之箴瞿瞿
或一獻而止清其渴或三爵而惟罰是虞或范昭酌之
而不免見徹或杜蕢揚之而媿其有渝至若在官曰庫
在野曰壚家釀曰醢市釀曰酤而苟乞漿不得博醉焉
如目斷天河之水府涎流道左之蘖車斯空聞夫揚觶
究未免於向隅孰若斯尊不竭不淤其取之也無礙無
拘望總街兮如驚遵大路兮不嘔撫黃目兮朗可拭溯

縹醪兮清不汙罔計多寡遑論有無抑不聞縉精之始
作麴之初也耶眞宰以大順宣說豫以太和化嫗煦王
燭之精以爲釀具庶民之星以爲酒徒明水大火以爲
醴齊嘉禾瑞麥以爲蓄租坐八風谷合百花萼而於是
天困啟天乳酥張素主觴旗官建旗始以空桑之飯終
以烏梅之醕以蚩蚩而來者昭其不速之敬以混混而
出者大其勿幕之孚其簌維何彼山之麓有笋蔬兮其
菹維何彼水之滢有菰蒲兮幕以圓蓋如穹廬席以平
壤如大輿缶以土鼓以桴藉以茅薦以芻雖丁男大小
或分其戶品流清濁或各有俱甘苦之種旣別伯仲之

行亦殊而要之左陶匏右康瓠見淺見深不至罄瓶而
壘恥一挹一注寧論石贏而斗輸當是時四學橫經士
鄉資其觴咏三農負耒原田慰其辛劬市有醉人商不
復以爲瑞關無酒禁旅皆願出其途高賢以設醴而維
繫三軍聞投醪而奮呼列仙借爲容身之地荒外資爲
難老之需縱臥甕之有人不登新格卽挈瓶之寡智亦
足歡釀可以十榼可以百觚可累而戴可負而趨旣不
嫌於無算自其樂其於胥頌堯尊之德者疊疊鼓唐衢
之腹者魚魚蓋衢以昭其推行之博尊以示其翕受之
敷井養而不窮者四海一家之量所以大鼎烹以爲飪

者十漿九饋之用所以舒是故後刑兮念室先惠兮天
渠筮易得大畜之上觀星在黃道之墟豈猶夫一觴之
小施更何須三日之大醕

石鏡舞山雞賦

有序

予向疑劉敬叔異苑山雞事以爲特因罽賓孤鸞舞鏡
一案而少變之況魏公子倉舒之言不見陳志與裴注
又似因巨象一案而附會之然卽令果如所言亦甚不
吉非體物家所樂道也及讀唐詩有石鏡舞山雞之句
始爲恍然空山文石嵌空如鏡幽禽樂之顧影自憐斯
則協靜觀之情狀寫咸若之性靈者也昔晉廷徵曲水

故事摯仲治以所言不吉左遷後世之據異苑者得毋
類是今觀唐賦亦祇於篇中畧及不敢詳其顛末殆以
此歟乃別爲石鏡舞山雞賦以正之

有鳥翩翾秉重熙之淑氣觀元化於空山賦種則繼離
之明炳煊應時則大夏之色朱殷星散瑤璣之宿序逢
鶉火之躔偕晴霞而錯落迎麗日而璘斑然而棲神雲
岫匿影人寰問譽命雖偶作五工之氏愛羽毛或閒登
九貢之班要其幽貞獨處耿介誰攀啄粟陰崖之黍同
心幽谷之蘭豈意巨靈融結文石噴吮一片虛明之鏡
千巖淡蕩之天對古洞之寒泉而更澈沐危峰之飛瀑

而彌鮮若影染之而愈碧霧氣浴之而倍堅清蒼以爲
玄錫沆瀣以爲白旃時則山草吐菱花之豔山嵐凝月
魄之圓山都遇之而慙其形穢山鬼望之而覺其神寒
於是山雞過之四顧欣然縱令羣儕之其賞未若寸心
之自憐乃回翔而諦視遂妙舞於轉圓以健翮爲長袖
之運以輕身比細腰之孱惟四時之產俱備斯八風之
節各嫺生憎鸚鵡之眼未化羞喜鷓鴣之翥同煽翠羽
迎風而裊裊赤翎浥露而僂僂問好迷則空中卽是窺
眞色則阿堵能傳差池披其金粉宛轉拂夫雲鬟不羨
衣上華蟲之豔不慕冕中赤鷩之妍當其矜疏趾夸朱

顏下復上往復還知天機之自得識樂意之相關能以
乘虛而動神因遺世而閒或五粒之松偶集或百尺之
絲忽扳千仞鳳輝遙接中逵鴻羽爭先蓋其幽情原寄
之天際塵障不染於世閒苟未逢夫徒北圖南之會姑
長永其棲桐食竹之年冑浪蹟以博如臯之笑抑獻符
以隨陳寶之肩用求知於冰鑑戒妄出於玉環方將見
彭錢而遠舉又何惑乎遇相高而孤騫斯幽園所以明
處士之志而三贊正以立貞士之閑也歟

追琢其章賦

有序

是詩之旨古序以爲能官人也蓋國之大事在祀與戎

今入廟則奉璋瓚以相禮者有人行軍則帥六師以從王者有人作人之效於此盛矣歐陽公曰言文武之材各任其事也夫是雖一時人材之盛要非文王之能官人不至此故孫毓以爲專美官人非稱周地之多材蓋官人之術在作人而作人之功則於末章追琢金玉見之朱子泛以爲歌咏文王之德之盛而爲人所歸恐非詩中之意而末章尤爲未協然考康成以來雖皆宗古序以爲官人而於末章則亦如朱子所云王肅曰以興文王聖德其文如雕琢其質如金玉是與全詩絕無呼應今本之古序參以曹放齋巖華谷諸家仍主作人而

言作追琢其章賦

惟天地之菁華日旁皇於川麓披沙而遇金撈石而得玉或三品之最尊或五德之具足或堪庀飭物材或能庇蔭嘉穀經百鍊而愈剛遭烈焚而不燠蓋堇子之銅未可倫而岐山之珉不足錄然其初也金則尚胎玉則尚璞闕於滇海之涯韞於崑岡之谷如太極之方含疑先天之初伏又似混沌未分鴻濛未剖雖其光則旦旦熊熊而其神則渾渾穆穆旣恥炫其珍奇遂自甘於寂寞神物不可以終晦哲匠於是乎挺生謂是秉乾道之剛健得天氣之清明蓋六府之所祕百物之至精五百

年而始產一萬鎰而猶輕推原夫九牧之作貢以志夫
一代之鍾靈況夫金之萌也有苗有秀玉之長也有華
有榮亦幾歷夫氤氲之妙始得萃爲特達之英雖成材
已落其實而利用未成其形是故不追則光不著不琢
則器不成夫質之陋者巧無可施才之薄者文無可飾
縱切磨之空加要闇然其無色蓋外襲者非光輝而中
乾者乏潤澤乃茲希世之珍豈意應時而獲於是椎鑿
是營刀鋸并力礪以羊頭之鋼攻以他山之石模範各
制其宜肉好不渝其則從革不妨於紆回瑕瑜無嫌於
別白迨夫雕鏤成攻治息其聲鏗鉉其氣英特奐如者

可遠觀瑟若者可近識北斗之芒宵寒白虹之氣晝射
夫文以質而足重質以文而備昭七鬯陳而春容樽俎
之上旌節動而輝煌矢石之交金鏞玉瓚以致孝玉戚
金戈以示豪是以居則爲介福之助出則爲禦侮之寮
緬周王之壽考燦文治於重霄秉中和以建極萃瑰瓊
於盈朝宜詩人之比物示百世之斗杓乃泰階之盛事
歷千載而非遙御中天之離照舉一世而甄陶秉金聲
與玉質收乾符與坤苞行見麟趾之中皆周號兔罝之
內有顛天祭則膺神社戰則服天驕小臣方將效鉛刀
之一割敢自甘朽木之不雕

宵雅肄三賦

蓋聞道德一於太學教化垂於先師是以鼓篋而入釋
奠有儀爰進蘋蘩之菜導以皮弁之司濟濟有瞽皇皇
聲詩其詩伊何宵雅之葩始於鹿鳴終於皇華原夫三
詩所用於古實謠交聘則肆夏文王迭奏鄉飲則南陔
嘉魚並夸一編之材七十四兮斯其綱正聲之作二十
二兮斯其冠其在入學之初尤爲定志之撰桑弧蓬矢
兮墮地所期桐陰竹實兮生平所願舍是三詩孰當樂
玩彼夫草茅出於環堵天闕遠於九重雖芹曝之欲獻
望聞闔其難通菴可遇兮不屑牖欲納兮何從斯則眊

笑所以莫卜歌泣所以未融聖主乃開公道以布誠心
本深情而將厚意大燕衍以笙簧宏賚予以帛幣縱嚴
肅者堂廉而感通者志氣惟鳴鶴之音既孚斯羔羊之
節益勵當其時也酒旨且有物多維偕有他之虞弗作
不富之隣無猜賡歌成而爲謨諧笑語洽而非俳諧豈
以夸豐亨而耽豫樂將以佐乾度而佑泰階若夫身將
許國公且忘私寒暑飢渴之不憚東西南北其奚辭乃
或戀晨昏以致嘆陟岵岵而興悲懷白華兮岑寂悵彩
服兮睽違而義已割情忠能移孝卽令生前致舍肉之
誠身後極椎牛之報甘脆徧於慈筵寵榮賁夫墓道脈

脈此情悠悠誰告豈期下吏衷情早入大君寤寐瞻周
道兮有懷望征夫兮長喟謂此子職之疏實係官箴所
累不煩告勞之歌已諒望雲之淚至若周物者其智遍
物者其仁惟一人之首舉已包舉夫八垓猶於簡書之
使備求聞見之陳博采於親禮事難旁搜於謀度諮詢
所以旌節遠行輪軒四出非徒夸長駕遠馭之規乃以
收明目達聰之術用不遺於一芻一蕘地詎分於在原
在隰倘所至兮不虛則有英兮必掇然則凜訓詞之惕
厲敢任意於壯遊文以禮樂責以謨謀必訪善兮爲咨
必秉忠兮爲周斯可以見泰山之不辭土壤河海之不

擇細流夫婚姻不備兮貞女不行恭敬不至兮賢士不
處斯體羣臣之所以列於九經者也然則學古入官委
身事主徒爲溫飽之圖莫副彌諧之舉斯不亦負國家
而羞儕侶歟大學之官其始也當其幼學之日期以有
用之材將使之昕夕吟咏神動志開固宜辟雍之多髦
士鄉國之皆俊才於以輔壽考作人之化而侔雲漢之
昭回者歟

觀霧淞賦

雍正癸丑冬十二月乙卯京師夜氣如霧重之以霜凝
於木上熠熠有光旦起視之飛滿空堂良久始化亟呼

童子輩共賞之蓋自渡江而北數千里無梅花說者以爲皆變而爲杏也今木上所成令人大有月落參橫之勝是日客有過訪者曰嘻是於五行家爲何祥也曰客不聞夫東人之諺乎霜凙打霧凙窮漢置飯甕茲之漚枝泣葉觀陽不晞一望瑩然委素成脂正所謂霧凙也古人之言霧者謂其爲百族之殃本於地而應於天以陰冒陽然而太平之世浸淫被泊則有不塞望之祥故其爲凍洛也苦寒而出見睨乃消歲將順成此實其招稽之於古則有若曾文定公之詩園林初日靜無風霧凙花開處處同記得集英深殿裏舞人齊插玉籠鬢所

以描畫雍熙之象者宛然在日蓋其本一時天地清明之氣而非積水之上溢故其出也不爲冥氛而爲麗景其會合於沖融之運而非窮陰之鬱沍故飄揚而不整然則其乘晴霞迎朝爽御淳風而燦爛於高旻者豈偶然哉夫乾苞通而甘露至坤符流而醴泉見斯固太平之慶然不若豐年之足羨也固不必登於符瑞靈徵之志而後爲洪範春秋之所善也乃者五日風十日雨休和磅礴遍及六宇而宵衣旰食時如負疚偶有微禋修省恐後是以薰蒸醞釀輝茲堯天榮光不夜以報有年諺云豐年穀儉歲玉客而知此祥也其可賀矣苟不然

者山林拂戾或爲木冰五行列之以爲災青吾亦將與
客抱杞人之憂愀然長嘯安得畱連光景志其遊傲客
曰善於是春酒初熟南榮之日正曛林閒殘馥淹澗軟
塵民有脫羊裘而嬉者長老以爲昔所未有予亦陶然
竟醉信筆賦之

半夏賦

有序

南訛正永暑氣漸厲閒吟時訓靜按卦氣主人方驚隕
杞之自天欲決竟而未逮但見帶草森森繞我階砌乃
有半夏一叢嫩綠無際托木槿爲同岑作王賁之後輩
主人方撫而玩之忽爲過者所難曰是有毒不可近也

噫亦深慮矣乃抽毫而寫意

是其苗於微邱之野盛於槐里之川厥名地文別署守
田水玉志潔和姑表妍著之農帝之錄載在不韋之編
匹練比白列錢同圓謂宜映榆莢於神州大社之座伴
萸莖於明堂太廟之間以爲芍藥殊其甲以爲旁薺異
其酸彼羣疑爲堇葛之難制豈知益以薑芥而始完今
夫百物之產與時偕行春枝八千歲而猶茂冬花十二
月而長青獨夏日之可畏蓋觸目而神驚是草也當春
半而花已吐迨秋半而實始盈惟其中氣之秉適應麤
賓之聲蓋正符乎咸章之會猶守以含章之貞僅僅乎

十分而得五已虞其太剛而莫嬰時則六乾已過一巽
方受羸豕之行莫牽包魚之薦有臭彼晏陰之已成胡
炎火之尚驟嫣然茲草偕時而茂鹿解角以來眠蟬鼓
翅而相覆彼愛之者方思仿薄夜之粉以重羅擬十旬
之麴於醇酎子儀之嘗藥所不遺紫靈之和丸所幸邁
然而自托幽芳漫夸獨秀縱掩身以自理終垢角之有
咎小草雖微遠志具在合八能之樂而五日可期驗八
神之表而中天可會比之煮梅將以調大官之羹蓄蘭
將以紉王者之佩誰當登黍之期乃犯刈藍之戒將無
剪伐所加資材有待或因陶鑄而成或俟和齊而備吾

竊恐夫白鵲之成餘辛更倍捫舌可虞挽腸滋礙平仲
之詩畧聞梗概終難充夫藥籠之需祇應付之經師之
載者耶

曼陀羅賦

蓋嘗邂逅豐臺之花逕有客贈予以曼陀羅之英駢葉
外包有藉者襲捧心內美用晦而明蕭晨半開以迎曙
色薄暮暝合以聽宵征有縞其蕊有碧其莖一枝挺挺
其上亭亭予不識也問曰請舉其畧客曰是蓋登之帝
座皇華之錄爲北斗使者星槎之手拾又如蒼頡書成
之所雨爲佛王說法而降精布以牽牛之種灑以天女

之靈握節者愛其駢葩之古拄杖者疑聞落葉之零今
夫閨苑之松花盈石祇林之金粟滿簾玉洞則仙麻不
老慈雲則紫竹常青各有樹藝未克合并曷若茲花釋
老均稱斯其所以矜貴而莫京與予曰否否夫異說之
荒唐無稽弗聽空花之誕謾非予所馨彼山茄之佳植
底妄錫以二氏之名信斯言也固宜其爲惡客而見憎
吾獨憐其醞膏實而醴具芳心載之酒經笑而采者令
人笑口之綽約舞而摘者令人舞腰之娉婷半酣而動
有引必應樊素見之而頤解小蠻遇之而神傾當是時
二豪在側如蜾蠃之與螟蛉客曰善哉夫子之言乃如

見夫花之情也

鮎埼亭集外編

卷三

鮐埼亭集外編卷四

鄞 全祖望 紹衣

碑銘一

明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士贈太保諡忠襄孫公
神道碑銘

有明三百年天下稱世家者莫如姚江孫氏其官則閣
學而下六部三法司七寺翰詹坊局科道以及五府等
官無不備也而其人則忠孝政事風節文章亦無不備
蓋自忠烈公遞傳至忠襄公而明與之俱亡忠襄公諱
嘉績字碩膚燭湖先生應時之後燭湖宋乾淳閒碩儒

也忠烈公燧之五世孫尚寶司卿墀之玄孫上林苑丞
縉之曾孫大學士文恭公如游之孫工部郎中樽之子
公少嗜讀書先世自月峯尚書喜儲藏四部甲於姚江
至是盡歸於公按其首尾而讀之不以膏粱廢攻苦及
冠應以門資得官公不欲也成崇禎丁丑進士授南京
工部主事時嘉興徐忠襄公石麒爲應天府丞公從之
分別當路君子小人流品及廟堂諸文獻調爲北京兵
部主事戊寅 大兵薄都城閉壘莫能測其進止
公曰此不難知當俟後隊至卽南下耳曷乘其未集而
急攻之楊嗣昌曰彼已傾國而入安有繼耶又三日

大兵果挾西戎六萬由青山口入卽日拔營而南於是
以公知兵不次進職方郎中是役也總督盧公象昇與
奄人高起潛分辨東西二路督臣主戰奄人主和公論
是督臣嗣昌是奄人故督臣死戰不予恩卹而奄人敘
功求世蔭公憤甚疏格之奄人大恨適上幸觀德殿閱
軍器起潛能辨其良楮稱旨乘閒讒公下獄時漳浦黃
忠烈公亦得罪上以嗣昌故欲殺之先拜杖而後入獄
其家人以橐餗至俱遭阻遏公徹已服用奉之甚謹稍
閒從而受易世所稱漳浦三易洞璣之學莫有知者公
兀兀聽之會諸生涂仲吉上書救忠烈上益震怒移忠

烈於厥獄其獄中相與往來者盡掠治之公與黃文煥
陳天定文震亨楊廷麟劉履丁董養河田詔皆被責詰
或謂當巽詞以求免公曰吾得爲夏侯勝之黃霸足矣
何必諱乎聞者以爲名言宜興再相請清獄尚書徐忠
襄公遂出公歸而買地築室將隱矣乙酉赧王起爲九
江道僉事未上而南京亡先是公之同里吏科都給事
中熊公汝霖聞大兵將至杭奔告潞王欲發羅木營
兵拒之潞王已議迎降不聽熊公歸見劉忠正公宗周
而泣劉公歎曰吾已絕粒待死諸公倘有能爲田氏卽
墨之守者天下事未可知也顧悠悠之輩其誰足語者

君其勉之熊公歸而商於公然計無所出姚之知縣王
曰俞已棄官去其司教王元如迎降遂署知縣發役夫
治馳道以其不勉扶之役夫譁反毆元如衆遂攘攘不
可止公方遣家人偵衢巷聞之遽率健兒鳴金鼓突
入縣署擒元如斬以徇公以宰相家兒舉事百姓從之
者如雲乃急邀熊公出治軍分爲兩營公主左熊公主
右時閏六月初九日也浙東列郡人情正在恒擾閒所
至竊竊偶語特觀望莫敢先發而公以中流之一壺激
而行之遂皆響應公遣急足西告會稽東告鄞次日會
稽章公正宸以鄭公遵謙等應之又次日鄞錢公肅樂

應之又次日慈谿沈公宸荃應之又次日紹之屬縣皆
應之天台以東無不應者乃迎監國魯王於天台諸軍
會於江上張公國維指公言曰此真五世相韓之子弟
也王加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督師瓜里時諸軍分汛
瓜里者公與熊公章公錢公沈公太僕前分守寧紹台
道于公江上人呼爲六家軍而公營於瓜里之龍王堂
前公至江上薦故吏科林公時對請爲監軍薦前進士
王公正中以御史知餘姚縣事又請許其募鄉兵以助
防守薦諸生屠獻宸以職方參軍務薦章欽臣爲大將
使治火器江上人呼爲火攻營同里黃公宗義以義兵

數百人從公薦之爲御史公於烈廟時雖以知兵起然將略實非所長江上所仗底者惟方國安王之仁顧悍甚於是有分餉分地之議公等無所得軍賦之仁之軍視國安稍弱其子鳴謙畱守定海思所以張之乃招張國柱軍以爲助國柱遂劫鳴謙入內地大掠餘姚越中震恐朝議欲封爲伯以安之公與宗義等議以國柱凶暴旣不能討誠不可無官爵以羈縻之但列之五等則有功者其何以加之請署爲將軍時皆服公之守正國柱雖去遂據定海爲巢窟鳴謙反爲所制之仁從此懷內顧之憂無心復戰前此江上物論謂之仁稍愈於國

安至是大壞於鳴謙之手公悵悵日甚已而王加公兵部右侍郎兼都御史督師如故公又言故御史姜採及其弟垓之賢近聞其避地天台乞主上特勅召之採知事不可爲以疾辭不至垓亦從公幕而不受官會聞黃忠烈公自閩出兵不克而死公慟哭曰先生竟先我去乎阮大鍼喉方國安疏糾東林餘孽公與林公時對沈公履祥等竝豫焉公遂乞休不許公之令欽臣治火器也製作甚精旣力陳西渡之策方王不與同心至是師日老餉日竭宗義言於公曰願得以此軍獨出必得當以報公公喜命欽臣汰其不中步伐者熊公亦簡軍中

精銳合之得三千人以正中副之於是公定議由海道
西渡取海寧海鹽一帶而揚聲由盛嶺出軍請給監軍
等官勅印錢公肅樂聞之曰孫公殆有成算必非由此
閒攻其有備者也五月王加公兵部尚書兼東閣大學
士督師如故公以老營駐龍王堂前而宗義等潛師出
潭山會太僕陳公潛夫軍議取沿海諸縣尚寶司卿朱
公大定平吳將軍陳公萬良職方查公繼佐等皆來聽
命浙西震動公蒿目望之俟捷音至欲令鄭公遵謙等
夾攻杭城而國安七條沙之軍已潰列戍四竄公急還
會稽則王已登舟而去乃亦航海入翁洲以觀變時公

已疽發於背至翁洲疾篤問從者曰此何地也從者曰
道隆觀也公歎曰吾聞建炎時宋高宗至此金人以刃
斫柱血流如雨金人驚仆而宋提領張公裕以大船擊
之今五百年矣因唏噓泣下二十四日賦絕命詞錢公
已先在翁來視疾和公詩相向哭公謂子延齡曰倘聞
王所在宜急從之語畢而卒生於萬歷甲辰九月十四
日得年四十三歲配陳氏封夫人延齡藁葬公於蘆花
畧錢公具疏爲公請卹於閩而閩又破明年王復出師
長垣延齡從之以遺言奏贈公太保賜祭九壇諡忠襄
以延齡爲右僉都御史奪情巡撫閩南錢公草制曰爾

父唱黃鐘之孤管以存一綫有大功於國爾尚克繼之
爾年少中丞哉王次健跳延齡進兵部侍郎中途遇
大兵家屬俱被執延齡獨奉其太夫人及妹免王次翁
洲延齡進戶部尚書初公少應童子試其師夢公簪花
以第一人出丁丑計偕縣令梁佳植夢亦如之公亦頻
夢與古之大魁者遊私自喜孫氏於科名無不備所少
者此耳或以已承其乏其後不驗迨公之葬適在明初
狀元張信墓南以爲異事予謂周官六夢良多徵應然
如此夢則鬼神之陋者以公之所豎立如此區區科第
曾何足道而況於冢木之隣比足以重公乎必欲比擬

其必求之文丞相陳參政之科第而後可餘子非其匹也翁洲旣成域外公家亦梗康熙乙丑始復爲內地延齡子訥渡海求公墓不可得方慟哭忽有一老人扶杖至問所以則曰吾故公蒼頭也吾識之導以往扶歸姚江改葬於燭湖蓋不作寒食者四十年矣公所著有五世傳贊存直錄其詩文不盡傳嗚呼世之論是舉者皆謂畫江之始不當以軍旅大枋拱手而予之方王以是爲孫熊諸公咎予謂公等固未必知兵然以當時之匆匆亦不能不資一二宿將以爲衛不料其狃猖至此也方國安縱恣無狀蓋已有年至是突然以客軍來本難

位置若王之仁則浙東故鎮一切營兵衛軍皆其舊轄
公等欲不予之得乎且以顏太師之忠輸一著於賀蘭
進明而卒隳其業鄭畋之忠困於李昌言而不展王庶
之忠亦不足以制曲端事勢有無可如何者忠臣義士
求諒於天而已而況天心旣去雖以諸葛孔明姜伯約
之才之力不能有濟而何論其餘者至於江上諸公事
蹟其脫略莫甚於公予見錢公肅樂集中有爲公辨誣
疏雖存其目而失其文不知時人所誣者何事錢公所
辨何語諸家作公傳志皆寥寥少攷索予以乾隆丁巳
拜公墓下孫氏後人爭來問公遺事因請予爲埏道之

文以補諸家之闕見聞荒落不足以稱孝慈惓惓之意
良自媿已其銘曰

聖朝受命百國來同稽山甲楯詎足成功奮臂一呼浙
東雲連雖然燭火殘喘所延以酬高廟以報烈皇以見
忠烈世臣有光蘆花寒月夜色漫漫公尸雖返公魂未
還

明戶部右侍郎都察院右僉都御史贈戶部尚書

崇明沈公神道碑銘

崇明沈編修文鎬予同年友也以予曾觀舊柱下之史
屬纂其先司農公神道之文惟公精忠大節足與日月

爭光而於吾鄉尤有遺愛所不敢辭況編修爲公羣從
孫枝能以表章先烈是念尤可尚也按公諱廷揚字季
明一字五梅自少喜爲有用之學不屑屑章句由蘇州
府崇明縣學諸生入太學崇禎九年丙子河道累決漕
運艱阻不以時至思陵患之公應詔上書言海運可復
思宗召見公言元時百年俱海運從太倉劉家河放洋
計半月可抵天津雖風波之險不無損失先臣邱濬攷
元史歷年運到米數除所損失費尚省於內運臣生長
海上訪問水手頗知其道但不若從淮上截漕竟出淮
河口入海放洋尤便臣以爲可行因上海運書五卷思

宗下戶部覆奏戶部諸臣無知水道者奏言元時故嘗海運每歲風波飄蕩累有沈溺則人米俱失國初軫念民命故開濬會通河故道改從內運今一旦欲復海運則必另造船隻召募水手費用既多未易猝辦一旦風濤不測傷人失米誰任其咎思宗不以爲然凡三覆議而戶部終莫敢任之者於是戶部言臣等書生未諳海道不敢妄議廷揚以爲可行莫若竟委之督運令其自僱舟楫召募役夫令漕撫量撥漕糧試行之果然有效則海運可復也思宗以爲然於是以公試戶部主事一切船隻水手皆自行辦理詔漕撫以漕米二萬石予之

公奉命出相視山東膠州與南岸相對者爲廟灣公以廟灣六船由淮河口出七晝夜抵天津馳疏以聞而遣其家人致箋於戶部戶部諸臣驚曰前日已奏汝主人就道柰何尚在家人笑曰運船抵津矣思陵大喜而戶部諸臣尚疑之以爲海道艱難安有七日卽至之理廷揚饒於財恐自東省買米以充數耳不數日而漕撫所奏公撥米開洋日期暨津撫所奏公登岸日期皆與公所奏合思宗出以示羣臣曰朕固知其無僞也於是定議每歲春秋二運增米至二十萬石春運以三月歸以四月秋運以九月歸以十月隆冬盛夏則避風濤不出

船隻水手之費仍委公任之而以運到之日給其費如
內漕之半公歷官主事員外郎郎中督運凡七年癸未
加內府光祿寺少卿仍督運駐劄登州初 大兵之下
松山也繞出洪承疇軍後圍之急十三鎮援兵俱不得
前城中餉絕道已斷思陵召公議之公請行自天津口
出經山海關左達鴨綠江半月抵松山軍中皆呼萬歲
公還松山竟以援絕而破時論以爲初被圍時若分十
三鎮之半從公循海而東前後夾援或有濟而惜乎莫
有見及之者甲申正月流賊事急京師糧儲告匱公言
於戶部尚書倪公元璐曰事急矣請以大部檄借漕糧

二十萬石從海運不可復拘常期僥天之幸得達京師
或可以濟倪公然之公以戶部檄馳至淮漕撫路公振
飛然之顧漕運甫發而三月十九日之報至路公馳使
追還赧王稱制詔公以原官督餉饋江北諸軍公疏言
臣歷年海運有舟百艘皆高大完好係臣自造中可容
兵二百人所招水手亦皆熟知水道便捷善鬪堪充水
師但曩時止及於運米故每舟不過三十人今海運已
停如招集水師加以簡練沿江上下習戰臣願統之則
二萬人之衆足成一軍亦長江之衛也疏上不報時廷
臣或請由海道出師北伐公問歎曰誠使是策得用吾

願爲前軍以啟路皆不行但遣公運米十萬以餉吳三
桂而劉澤清在淮上欲得公舟公曰須俟朝命乃可澤
清縱兵奪之時漕撫田仰亦時相之私人也軍務一切
不問淮上瓦解公以部下歸崇明嗚呼唐德宗之自奉
天歸也不有韓晉公幾於再致大變是雖李渾諸元老
所無能爲也以公之才亦幾幾乎晉公之流輩而天亦
厭明不佑其成宋南渡之不振甚矣然海陵大舉尚有
膠西李寶之師以撓之使乙酉之議得行南牧之兵寧
無返顧而明亦自絕於天羣策總屈而不施 大兵下
江南公航海入浙監國加以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督

浙直欲令公由海道以窺三吳時田仰爲相忌公公乃之翁洲欲以翁洲將黃斌卿之兵入吳閩中亦授公總督時諸軍無餉競以剽掠爲事至於係累男婦索錢取贖肆行淫縱浙東之張國柱陳梧爲尤甚公謂斌卿曰師以恢復爲名今所爲如此是賊也將軍其戒之斌卿曰公言是也惟軍中乏食不得不取之民間今將何以足食公乃爲定履畝勸輸之法而軍士不敢復鈔掠斌卿故無大畧其後卒以不迎奉監國被誅而翁洲之人頗念之以其軍稍有紀律民無所擾則皆公一言之力也丁亥松江提督吳勝兆送款於翁洲斌卿猶豫不欲

應之公曰事機之來間不容髮奈何坐而失之定西侯
張名振慨然請行邀公爲導公曰兵至必以崇明爲駐
劄地禁打糧然後可名振許之至崇明而食盡名振重
違前約乃趨壽生洲打糧泊舟鹿苑五更颶風大作舟
自相擊軍士溺死者過半 大兵逆之岸上大呼薙髮
者不死名振與張都御史煌言馮都御史京第皆雜降
卒中逸去公歎曰風波如此其天意耶我當以一死報
國然無名而死則不可乃謂 大兵曰我都御史也汝
輩可解我之南京 大兵以舟護之至江寧四月十四
日事也經略洪承疇以松山之役與公有舊然不敢見

使人說公曰公但薙髮當有大用公曰誰使汝來者曰
洪經略也公曰經畧以松山之難死先帝賜祭十三壇
建祠都下安得尚有其人此唐子也承疇知公不可屈
乃行刑部下贊畫職方主事沈始元總兵官蔡德遊擊
蔡耀戴啟施榮劉金城翁彪朱斌林樹守備畢從義陳
邦定及公從子甲皆死之而公之親兵六百人斬於婁
門無一降者時以比田橫之士焉公之死問至翁洲哭
聲如雷立祠祀之生於萬歷某年某月某日曾祖某祖
某父某娶某氏子某葬於某鄉之原予讀諸家所作公
傳其事多不核如公之應詔請復海運在丙子其後督

運七年而茗人溫氏作公傳以爲倪公元璐在戶部時
則是辛巳以後事其誤一也公於甲申春至淮欲運米
入京漕撫爲路公振飛而鄞人董氏作公傳以爲田仰
不知田之持節在赧王時其誤二也松江之役在丁亥
而淞人楊氏移之至庚寅辛卯之間則其時江南已大
定矣其誤三也溫氏又謂公上書時已官舍人不知其
爲諸生也生平百年之後以言舊事所見異詞所聞異
詞所傳聞又異詞不及今攷正之將何所待哉編修曰
善請更爲之銘其詞曰

鴨綠之運不救松山之危直沽之運不救太倉之飢盲

風狂崇吳淞失期到頭一死降臣忸怩吁嗟乎天實爲之謂之何其翁洲之枝北向崇沙之鵲南飛

明故兵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王公墓
碑

嗚呼是爲殘明浙東督師大蘭洞主王公之墓予攷古今歷代官制未有所謂洞主者有之自蕭梁之末所稱新吳洞主余孝頃輩是也其時值侯景之亂諸遺臣起兵者倚山立寨居民因以洞主呼之史臣亦因而書之要之非朝廷之稱也明之亡也浙東山寨大起於是復有洞主之稱其後或降或竄不能盡詳惟諸死節者姓

氏彪炳人閒而王公之死爲尤烈公諱翊字完勲別號
篤菴浙之寧波府慈溪縣人也曾祖某祖某父某至公
始遷姚江公五歲而孤少不喜理家事其弟翊且耕且
讀以助之補諸生好言兵見天下方多難思以功名自
見未幾國變繼至晝江之役王公正中以御史仍知餘
姚縣事集姚之鄉兵從孫熊二公於江上上疏薦公爲
職方盡以軍事付之已而正中與同官黃公宗義連營
將由龕山西渡而江上破黃公引其殘卒入四明思結
寨自守以觀變居民雜擊之寨不得立時公方走海濱
招兵謀與黃公合大兵購之急囚公之弟翊以招公

公不顧乃殺之公亦不顧軍旣集聞黃公軍破馳入山中語父老曰前此以諸將橫擾居民遂至激變今吾軍來足爲是山之衛而無所擾父老念故國其許我乎居民許之遂結寨於大蘭大蘭者四明山之西北境也唐時裘甫作亂嘗以之爲巢穴其地瘁不可登宋時皆置砦設兵以防守至是而公據之其與之同事者慈溪王公江也威鹵侯黃斌卿守翁洲寧之義士董志寧華夏等謀引其兵會山寨之軍以起事來告公使會李公長祥軍其定浙東公許之刻期相應而爲人所首事遂潰寧城戒嚴志寧脫走夏死斌卿舟師泊城下不得要領

而去 大兵急搗大蘭公攝軍避之丁亥十二月事也
戊子正月公以軍還三月破上虞殺其署縣事者時浙
東山寨相繼起故御史李公長祥軍上虞之東山故翰
林張公煌言軍上虞之平岡故都督章公欽臣軍會稽
之南鎮其餘則蕭山石仲芳會稽王化龍陳天樞台州
俞國望金湯奉化吳奎明袁應彪浙西之湖州柏襄甫
等亦應之至於小寨支軍以百數然諸營招集無賴之
徒不能不從事於鈔掠惟李公張公與公三寨不擾民
而李張二軍單弱不如公所部之雄於是 大兵欲平
山寨以公爲的提督合寧紹台三府之軍由四明之清

賢嶺而入公合諸寨軍屯於丁山以待之久而弛大
兵猝至公敗喪其卒四百人是役也有孫說者不知何
許人來救公中流矢死直立不仆大兵不能久駐山
中公得復振與馮公京第合軍守杜畧以巖險爲關軍
容整肅提督乃調浙西之兵下教亦選四明山民之團
練者以爲前導破公於杜畧關口長驅直入公亦獲其
別部邵不倫而以四百人走天台乞天台洞主俞國望
之兵沿道招集流亡一月復至萬餘人閒道入杜畧擊
破團練大兵失團練遂亦出山公復振已丑春又破
上虞浙東震動公軍旣盛設爲五營五司五營以主軍

公統之五司以主餉王公江任之視山中田可耕者且耕且屯而其餘則履畝而稅無橫征富室則量爲勸輸下戶安堵如故異時雖有巡方之訪緝徒爲故事公直按有罪者而決之無枉者於是四明四面二百八十峯之民其租賦不之官而之公其訟獄不之官而之公其耳目消息皆不之官而之公浙東列城晝閉胥吏不復下鄉汎兵遠伏以相眺望而不復近山浙東長吏甚且有私通書於公以相講解者公以沿海方有事欲以是軍觀變而應之時閩中正徵師於浙以公之故浙師不敢盡出是夏公自上虞出徇奉化 大兵方攻公塘洞

士吳奎明破之奎明奔至河泊所追將及之猝遇公兵而戰大兵失利六月監國至健跳公發使奔問官守并致貢王遣使拜公河南道御史時黃公宗羲以副都御史從行上言諸營文則自稱侍郎都御史武則自稱將軍都督不肯居三品以下主上嘉其慕義亦因而命之惟王翊不自張大而兵又最多今品級懸絕非所以獎翊且無以臨諸營也大學士劉公沂春尚書吳公鍾鸞皆以爲然而定西侯張名振方當國持之不肯下初諸營迎表皆由名振以達獨公不然名振不樂曰侯王道長來吾當爲主上言之是秋公朝於王晉右僉都御

史公曰吾豈受定西指麾哉當是時王以翁洲爲行在石浦健跳爲畿輔彈丸黑子之區金湯盡焉而曰大兵所以不遽下者以山寨欲乘其後所以畏山寨者不在諸營而在公或謂大兵諸帥曰此皆喪職之徒所嘯聚耳苟招之以高官可解散也會稽嚴我公知之請於大帥願充使大帥爲之請於王王許之朝遂以都御史充招撫令徧歷浙東西諸山寨以抵翁洲公部下左都督黃中道言於公曰田橫烹酈生是耶非耶公曰當是時而烹之亦姑以洩其憤耳中道曰田橫不烹酈生於說降之時而款之其志屈矣固願降矣

齊之士心已搖豈可復鼓其後始烹之不已晚乎公曰
君言正合吾意於是發使請我公入山欲烹之我公不
敢直入先以使來中道遂醢之分於諸營我公夜遁自
大兵南向一紙所至多俯首聽命者惟閣部朱公大
典嘗烹招撫於金華至是而挫於公庚寅三月公朝於
王所再晉兵部右侍郎兼官如故八月破新昌拔虎山
時大兵定計下翁洲以爲不洗山寨無以塞內顧乃
大舉將軍金礪由奉化提督田雄由餘姚會於大蘭軍
帳瀰漫三十里游騎四出仍用團練兵爲導諸寨多逆
請降或四竄公累戰不能抗以親兵入翁洲公固與定

西不相能不樂居翁洲辛卯秋聞大兵三道下翁洲
公曰事急矣請復入山集散亡以爲援七月遂還山中
諸將死殆盡旁皇故寨山中父老勸令招兵榆林曰溪
之閒乃出奉化二十四日有大星墜於故寨野雞皆鳴
父老憂之是日也公將由奉化出天台至北溪爲團練
兵所執同行者公之參軍蔣士銓也公神色自如賦詩
不輟二十五日入奉化二十八日抵寧八月初一日赴
定海以大兵將下翁洲羣帥皆赴定海也海道王爾
祿延之入見請觀絕命詞公援筆書之書畢以筆摘其
面而出每日從容束幘掠鬢修容謂兵士曰使汝曹得

見漢官儀也十二日總督陳錦訊之公坐地上曰無
多言成敗利鈍皆天也十四日行刑羣帥憤其積年倔
強聚而射之或中肩或中頰或中脅公不稍動如貫植
木洞胸者三尚不仆刳額截耳終不仆乃斧其首而下
之始仆而從公者二人其一曰石必正揚州人一日明
知餘姚人皆不肯跪掠之使跪則跪而向公并死公旁
大兵見之有泣下者公生於天啟丙辰二月初六日
得年三十有六一女許嫁黃公宗羲子百家時年十三
以例沒入勳貴家遂爲杭州將軍部下參領所養參領
憐其忠臣之女撫之如所生女亦相親依如父及參領

欲爲擇配女出不意自刎參領大驚葬之臨平山中於
是以公首梟示寧城西關門鄆之故觀察陸公宇燦故
都督江公漢以奇計竊得藏之陸氏書櫃中襲之以錦
其家人亦弗之知也康熙癸卯觀察以海上事牽連赴
逮其家被籍有司見書櫃中故紙斷爛陳因棄之而去
既去觀察之女屏當書櫃得一錦函發之則人頭也觀
察之弟宇燦哭曰此侍郎之首也而得不爲有司所錄
其天也夫時去公死之時蓋十二年乃束蒲爲身而葬
之城北馬公橋下蔣士銓者字右良嘉善人也諸生在
公軍中三年山寨之破他人多散去獨士銓以死從入

月初五日先公受刑賦絕命詞公在獄爲文祭之嗚呼
予嘗遊大蘭一帶良屬巖闕然在浙東天盡之處卽令
大兵不以一矢相加遺豈能有所成故以四明爲桃
源庶乎其可欲以四明爲斟鄩斟灌此無惑世人之笑
其愚也然當時殘明正朔猶延海上而諸寨爲之內主
資糧屏屨遙相援接則以四明爲安平之卽墨雖有所
不能而以四明梗平海之師不爲無助故黃公宗義以
爲忠臣義士之志竭海水不足較其淺深者此也百年
以來遺事凋殘公魂耿耿諒猶在丹山赤水之間而荒
城埋骨之區莫有知者是後死者之責也爰因觀察之

子經異之請爲之立石墓上而繫以銘其詞曰

成則東漢下江之元臣兮敗則爲後梁郢州之枯髑頤
石嗚呼以當野哭

明故太師定西侯張公墓碑

予家先族母張孺人爲蒼水尚書女先族父以是避地
居黃巖康熙庚子先族母以展墓歸予時年十六從之
問舊事族母曰吾父與定西侯同事久每言其志節之
可哀而謗口之多屈且曰定西墓在蘆花畧汝他日可
爲之謀片石焉予曰諾蹉跎二十餘年未之踐也乾隆
戊午始克爲之參稽諸野史之異同以成定論使異日

攷翁洲遺事者得有所折衷焉定西諱名振字侯服南直隸應天府江寧縣人也少伉爽有大略壯遊京師東廠太監曹化淳延之爲上客時奄人中惟化淳以王安門下故與東林親公亦遂得與復社諸公通聲息熊公開元之廷杖也公陰屬杖者得不死而公實未嘗識面也崇禎癸未授台州石浦遊擊乙酉南都破安撫使至浙東公獨不受命已而監國起事加公富平將軍時肅鹵伯黃斌卿以閩中之命守翁洲翁洲與石浦相犄角斌卿因與公爲姻薦之閩中時閩浙方爭而二軍兼受閩浙之命議由海道窺崇明擾三吳以爲錢唐之援未

行錢唐師濱方國安欲以監國降監國脫走至石浦之
南田公棄石浦扈王欲保翁洲會叛將張國柱以軍攻
翁洲斌卿求救於公公破之因勸斌卿納王而斌卿不
從公計無所出適永勝伯鄭彩至以其軍共扈王入閩
王晉封公定西伯公見閩中諸將林立請歸浙中招故
部以壯其軍及還而石浦已入

本朝乃之翁洲依斌卿斌卿見公之以孤軍依之也稍
侮之丁亥松江帥吳勝兆來歸請一軍爲援願以所部
合力向南都斌卿猶豫不欲應公方有自遠於翁洲之
志因請以其軍赴約而故都御史沈公廷揚等爭勸之

公遂整軍抵崇明遇颶風盡喪其軍沈公死之公得逸

復入翁洲而其弟及甥皆死斌卿以公之無軍也益侮

之公乃招故部營於南田而黃張之隙始大構

此據黃文宗義

董丈守諭高丈字泰所紀皆然則黃曲張直顯然矣黃之罪莫大於拒監國而舟山志以爲黃欲應吳張竊其旗先往則初公之救斌卿也部將阮進最有功斌卿不誣甚矣

德公而說進使叛公及公北發進以不習三吳水道不

從南入閩招軍頗盛王旣晉封公定西侯亦封進蕩吳

伯至是公由南田復健跳以書招進進復與公合時閩

中地盡失諸將以王復入浙公與進迎王次於健跳斌

卿不至大兵圍健跳使人告糴於斌卿又不得於

是公與諸將議海上諸島惟翁洲稍大而斌卿負固不若其討而誅之則王可駐軍乃傳檄討斌卿斌卿見諸軍大集度不能抗乃上表待罪請迎王以自贖公許之而進卒擊殺斌卿沈之於海斌卿頗能以小惠結士心故其死也多惜之者甚且訴其死之屈以爲公奪其地而誘殺之然斌卿一拒監國於丙戌微公棄地扈從則監國聞中之二年不可得延再拒於己丑微公合軍誅討則翁洲之二年不可得延此事跡之顯然者而乃據愚民之口以混黑白其亦昧矣監國旣居翁洲晉公太師當國庚寅公殺平西伯王朝先朝先本斌卿將公與

進招之預平翁洲之功公頗忌之遂襲殺焉朝先驍勇翁洲人仗之及死部將遂多降於

本朝請爲鄉導以攻翁洲予嘗謂公之殺斌卿爲有功而其以非罪殺朝先則有過此則不能以相掩者也辛卯秋大兵下翁洲公以蛟關天險海上諸軍熟於風信足以相拒必不能猝渡乃畱阮進守橫水洋以弟左都督名揚副安洋將軍劉世勲守城而自以兵奉王搢吳淞以牽制之或謂公曰物議謂公借此避敵矣公曰吾老母妻子諸弟皆在城吾豈有他心哉軍遂發而進以反風失勢戰死世勲名揚力守急呼公還救未至城

陷公之太夫人范氏夫人馬氏名揚偕其弟及妾闔門
舉火自焚死參謀軍事順天顧明楫亦豫焉公聞信慟
哭曰臣誤國誤家死不足贖欲投於海王與諸將救之
而止乃復扈王次於鷺門癸巳公以軍入長江直抵金
焦遙望石頭城拜祭孝陵題詩慟哭甲午復以軍入長
江掠瓜儀深入侵江寧之觀音門時以上游有蠟書請
爲內應故公再舉而所約卒不至乃還復屯軍南田是
年公卒遺言令以所部歸張公蒼水悉以後事付之論
者以爲陶謙之任豫州不是過也蒼水爲葬之蘆花畧
初翁洲之破也沈公宸荃在公軍咎公恃險輕出以致

敗不數月沈公泊舟南日山失維不知所之或以爲公
本奉王以逃而覆沈公以弭謗然公一門俱在危城而
但奉王以逃固無是理至沈公之死亦何以定其爲公
要之公之累蹶累起以死奉王其精忠不可誣而恃險
輕出則亦天意爲之不可以成敗逐雷同之口至於當
國之後多病其專諒爲事之所有然以公有丙戌己丑
兩度之大功吳淞翁洲闔門之大節卒之再入大江以
求申其志則其專命擅殺與夫恃險輕出之罪吾固不
必爲之諱而以爲賢於黃斌卿萬萬矣今之作翁洲志
乘者曲筆於斌卿而深文於公混祀斌卿於辛卯死事

諸公之首而公兄弟反不豫何其謬戾一至於此耶予
故序公之事鑱之墓上固非但畢吾族母之志也更爲
之哀詞曰

翁洲石浦彷彿於殘宋之厓山公魂不死長畱此閒功
過不掩曲筆宜刪蘆花寒月如聞哀淚之潛潛

張太傅守墓僧無凡塔志銘

無凡姓汝氏名應元字善長明南直隸華亭人故太傅
張公麾下總兵官都督同知也少讀書通文筆頗大魁
碩有勇幹善料事以家貧事同里張公肯堂時年尚未
二十張公一見異之曰此非隸役中人張公撫軍福建

無凡在幕府最荷委任往來海上指麾諸將以捕盜積
功至都司僉書然尚侍軍未上也乙酉四月以張公孫
茂滋同歸松江而南中亡夏考功允彝倡義時吳淞總
兵吳志葵故出夏門下以麾下應之薦紳則沈尚書猶
龍陳給事子龍李舍人待問皆松之望也無凡遽以便
宜盡發張氏家丁出家財爲支軍一隊與志葵合或賊
之曰此大事何匆匆無凡笑曰我公志也於是夏陳諸
公相納以袍笏列拜無凡於營前且曰斯四十年領袖
東林之錢尚書所不肯爲而無凡名大震志葵師敗無
凡護茂滋浮海入閩隆武知之大喜卽授御旗牌總兵

官都督同知福州軍政司之鄭氏張公雖太宰不得有
所展布隆武議親征以張公任水師率麾下從禡牙將
發鄭氏以其私人郭必昌代之已而鄭氏降隆武出走
張公浮海至舟山依黃斌卿適監國魯王方失浙東叩
關求援斌卿不納張公力爭不聽無凡曰斌卿意叵測
應元請使死士刺之奪其軍以迎監國張公曰危道也
汝姑止張名振之應松江也都督亦踴躍欲赴張公曰
事未可知吾今不可一日離汝蓋自張公散軍入海飄
泊蠓灘鰲背之間瀕於危者不一皆無凡扈持之嘗撫
茂滋謂之曰我大臣宜死國下官一綫之寄其在君乎

幸無忘無凡曰謹受命忽一日大風雨呼之則已空閣
不知所往張公大驚如失手足次日有補陀僧入城曰
昨有一偉男子來腰閒佩劍猶帶血痕忽膜拜不可止
亟求薙度麾之不去不知何許人也張公家人聞之亟
歸告公曰此必吾家應元也已而以書謝公曰公完髮
所以報國應元削髮所以報公息壤之約弗敢忘也自
是遂爲僧於補陀之茶山所謂寶稱菴者釋名行誠而
字無凡辛卯舟山破張公以二十七人死之獨命茂滋
出亡無凡遽入舟山則已失茂滋所在乃詣轅門求葬
故主諸帥欲斬之有一帥故佞佛憐其僧也好語解之

曰汝亦義士然此骨非汝所得葬也不畏死耶無凡曰
願葬故主而死雖死不恨其帥乃曰吾今許汝葬葬畢
來此曰諾乃歸殮張公并諸骨爲一大冢瘞之徑詣轅
門諸帥皆驚異乃命安置太白山中無凡旣不得自由
密遣人四出訶茂滋聞其羈鄞獄中乃令同院僧之出
入帥府者爲前許葬之帥言無凡精曉禪理可語也其
帥大喜遽延與語相得甚歡則乘閒爲言茂滋忠臣裔
可矜且孺子無足慮請往視焉許之無凡乃請之當事
求出茂滋不得以合山行衆請之又不得請以身代又
不得會鄞之義士陸宇燦等以合門四十餘口保之而

閩中劉貢士鳳翥亦爲言之茂滋乃得出無凡又爲力
請竟得放歸華亭數年茂滋病卒無凡遂終身守張公
之墓老死於補陀中其銘曰

都督晚年頗遭誣屈謂其居山尚交張杰懸畧之役實
所決裂嗚呼裨官一何失實不負鯢淵忍負蒼水宮山
之言了非曲諱豈期思舊鑄此疵累敢曰大儒遂無誤
毀

鮚埼亭集外編卷四終

魚坑集外編

卷四

天

鮎埼亭集外編卷五

鄞 全祖望 紹衣

碑銘二

明淮揚監軍道僉事諡節愍鄞王公神道碑銘

乙酉王師南下破揚州閣部史公之死也或傳其已
渡江而東故其後英霍山寨猶冒其名或曰突圍出城
死於野寺莫能明也幕府監司王公之死亦然是時僕
從星散或傳其已縋城逃之淮北者故是時家中猶望
其還見於其姻家董戶部德脩之詩閣部之死於南城
也以史德威之目見而後信之王公之死也以應參軍

廷吉自軍中歸寄其遺言而後信之嗚呼士君子斷頭
死國而其事猶在明昧之間令人疑信相參良久而始
得其真也豈不悲夫公諱纘爵字佑申鄞工部尚書莊
簡公佐之孫也父某蔭生公亦以莊簡身後恩得官甲
申試知溧水已而補應天府通判時則赧王方登阼馬
阮哆張用事公無所見故請赴閣部軍前自効乃以同
知揚州府監軍而閣部亦內困於讒口外則諸鎮不用
命待死而已尋晉公按察僉事持節閣部憐公一日謂
曰時事可知矣君徒死於此何益吾當送君還畱都以
爲後圖公曰下官世受國恩願從明公死不從馬阮生

也閣部改容謝之時知江都縣周公志畏亦鄆人也與
公誓其死登陴分守城破隕於兵嗚呼公志在死卽畱
都亦何嘗不可死海岸之從容足爲孝陵弓劍之光正
不必謂定偕馬阮偷生也而公所以不肯者不欲負閣
部耳不負閣部豈肯負國斯其不媿爲莊簡之孫而有
光於故國之喬木者不已重哉

聖祖仁皇帝詔修明史已爲公立附傳於閣部卷中顧
猶稱其故官予以應氏所言參之嘉禾高氏忠節錄乃
知其已爲監司也公之大節豈在階列之崇卑而權史
則不可以荒朝之命而沒之公一女適董戶部德傅子

允珂賢而孝通翰墨當公生死譌傳之日昕夕泣血望
父而死一子兆豸有異才以公之殉於揚也不忍家居
食先疇終身躑躅蜀岡邢溝之上遂以野死君子哀之
兆豸詩尤工里中錢退山董曉山關中孫豹人皆推之
予求之揚竟無傳者公之從孫丙乞銘公墓予故牽連
附志之其銘詞曰

喟彼石頭不如廣陵願從明公死不從馬阮生先公可
作葆茲家聲

故儀部韋菴李公阡表

順治丁亥吾鄉有五君子之禍其時故家遺老蓋多豫

其謀者及爲夫已氏所告五君子被繫夫已氏謂其客
曰盈城士大夫讐我矣當一網盡之於是復使其客上
變次年人日所名捕百餘人而鄞故都御史高公斗樞
故儀部李公綱爲之渠大訊於杭然里中諸義士尚多
相與捐數萬金救之其難得解方事之殷同獄思畱身
以有爲者不能不爲遜詞以對簿獨高李二公誓死嘿
不出一語旣得出高公歎曰幸脫虎口之中非始願所
及也論者亦謂當此大厄強項不屈而卒得不死以爲
大慶而李公曰吾前此不欲隕黑宰耳今得見白日而
死可矣於是閉氣絕粒數日卒死之家人問遺言張目

不答高公歎曰吾媿之也夫時戊子二月十七日也得年六十有二李公諱桐字宗海一字韋菴鄞人前兵部尚書諡忠毅櫟之從弟也崇正丁丑進士釋褐知廣東潮陽縣有惠政時思宗課吏急特旨頒下四條曰脩城隍具器械廣積儲練士卒公課以最暇日重修韓吏部文丞相諸祠更築亭於東山以爲觴咏之地署曰水許取坡公水則許我之旨也尤喜得士潮之生徒爭師之陳文忠公子壯廣之南海縣人也爲公座主亦遣其子土庸師之直指使者薦於朝思宗召見賜以白金且用爲給事中御史會畿輔被兵守令多死宜興當國請以

諸覲吏有幹力者暫承其乏或曰首揆恐覲吏入臺省發其陰私故外之公得永清縣永清再被兵村落蕭然居民流轉公還定安集食不下咽讀公所作入境詩皆比之元結春陵之遺在官十月宜興獲罪公等皆召還再入對議用爲給事中而三月十九日之變作閒關南歸福王之立貴陽當國政以賄成遣人從公索賂不得乃令浙之直指任大成疏糾公欲入之六等爰書以事無所據而止公曰吾求諒於先帝已耳臥家不出踰年而江上師起以薦召爲儀部主事尋復歸又二年而及難嗚呼公當可以無死之際亦豈不欲徘徊事變以爲

後圖其所懼者再辱其身以辱國故決計求死以免王
炎午之惓惓其可不謂之志士也哉公之死也有子文
盾亦囚蛟關馬櫪六十餘日不相聞有女文玉已孀居
傾家爲父而前御史禾人曹溶方在杭爲助殮事同里
萬泰以其喪歸及文盾得脫而公柩至矣家人出公獄
中所衣毳其毛寸寸落血痕狼籍是秋文盾再下府獄
竟得不死其後風節甚高浙東稱爲杲堂先生者也葬
公於東臯之省輿安人邵氏耐文玉年二十其夫溺於
江慟哭三日躍身入水屍從江面浮出旣喪父削髮爲
比丘甬上稱爲梵淨師者也又八十年公會孫世法勒

石墓上而予爲之次其略

明嵩明州牧房仲錢公兩世窆域志銘

嵩明錢使君卒於滇中其子萬里歸骨黎洲前輩記其事矣使君曾孫鎰選以爲未盡奉其家藏使君滇中所寄手蹟乞予更志其窆域嗚呼使君以崇禎癸未合滇中之陽宗不半年而北都亡又一年而南都亡滇中亦大亂下邑長吏魂驚魄散無復宦情多棄印綬逃去獨使君撫循疲民不震不動時嘗集諸生鳴琴講經未嘗以喪亂形其草略大吏交薦以考最擢嵩明州牧天南道斷故鄉親從遣人間行入滇以勸其歸使君復書曰

乙酉之夏江南已無君矣止亭弟尚與孫熊諸公畫江
求君而事之丙戌之夏浙東已無君矣止亭尚與諸公
航海求君而事之倘爾時吾家居亦當隨諸兄弟後自
請効死而況奉先皇之命入滇中雖經喪亂吾君尚在
其忍委而去之更何面目入家廟見故人吾豈不知天
南之亂已極非特小朝抑亂朝也其不能爲淨土在旦
夕間顧吾但求畢吾之志而已止亭者大學士忠介公
使君族弟也乙未五月十二日臨終謂家人曰幸得保
茲首領以見先皇莫以絕域爲恨也滇民聚而哭之葬
於通海之南山使君先舉三子滇中所攜小妻舉二子

長子先卒仲子隨行而叔子美恭奉母家居卽所稱孝子者也使君之卒家人未知又八年天南大定孝子日夜號咷告母欲求其父而家無一錢奮足出門適有伶人演院本所云尋親記者孝子曰是我也乃習之業成買鼓板一副每逢市鎮輒唱之宛轉哀動行路稍稍得錢則又前行錢罄復住望門唱記數日則又得錢聽者訝其度曲之神不知其爲寫心也遂展轉依人得入粵中而一病於廣東再病於廣南瀕於死者數矣及至滇踪跡茫然遇土人之知者始得使君死問及其葬地而眷屬不知流落何所哀哭無措又遇土人之知者得導

至其舊僕所居始得展使君墓下并求庶母兄弟而見之展轉乞哀告貸又求爲人記室以得傭值凡閱七年始得歸骨嗣是以後鄞人演院本者不忍復奏尋親之曲比之王哀門下之廢蓼莪使君諱士驢字房仲一字道生浙之鄞縣人也天啓丁卯舉人娶倪氏葬於某原孝子字西侯娶徐氏祔葬使君墓下子懿綱卽鐸選父也孝子旣歸父喪以貧出遊卒於山左之濟寧懿綱奉棺浮舟南下中夜聞空中告以速行者卽促舟人鼓棹疾發次晨河水大決直抵揚子江口餘舟多遭衝沒時以爲孝子之報懿綱亦早卒其婦周氏苦節撫鐸選以

有成一門三世名德承承天之報使君以報孝子者多矣其銘曰

嗟孤臣之戀主兮甘心埋朽骨於瀕池嗟孝子之求父兮赤手返羈魄於鳳溪碧雞金馬忠孝所依來伴慈烏墓門之栖

明監察御史退山錢公墓石蓋文

退山侍御墓文子既令其子濬恭援司馬溫文正公序十國紀年之例卽用予所作東村集序上石而濬恭以生卒月日子女之未備令予補書予乃援柳州墓石蓋文之例另敘一通以復濬恭侍御諱肅圖字肇一學者

稱爲退山先生浙之寧波府鄞縣人也其世系則故封
禮部主事鳳午之曾孫知臨江府若賡之孫瑞安訓導
贈副都御史益忠之子大學士忠介公肅樂之弟以諸
生倡義歷官監察御史辛卯翁洲之役被俘不屈同輩
已戮盡次及侍御監刑者熟視忽釋之非所望也生於
萬歷丁巳八月二十一日卒於康熙壬申十月初二日
得年七十六歲孺人周氏副室史氏合葬於東吳書院
山之麓子三長濬恭卽爲忠介後者也次澄恭漸恭濬
恭嘗謂予曰不肖年十二卽隨先君出而索食每至江
上先君輒愜悅四顧指謂不肖此汝世父故營所稱瓜

瀝軍者也此故大學士孫公營所稱龍王堂軍者也此
故大學士沈公營所稱盛嶺軍者也此故大學士熊公
營所稱湖山軍者也又一營介乎龍王堂盛嶺之間故
吏部侍郎章公軍也又一營在潭頭最與方國安營相
近者故都御史寧紹台道于公軍也此則所謂瓜瀝六
家軍者也其夾瓜瀝左右而營者故錦衣徐公啓睿及
予之支軍也其夾龍王堂左右而營者故太常林公時
對駕部屠公獻宸及南雷黃氏之支軍也其湖山之小
營則故侍御餘姚長官王公正中之軍也其盛嶺之小
營則故侍御慈谿長官王公玉藻之軍也此皆六家軍

之麾下也其獨當小亶者故義興伯鄭公軍也其在下
莊一帶者故太僕陳公潛夫軍也其遙駐龕山一帶者
故尚寶朱公大定平吳將軍陳公萬良職方查公繼佐
軍也其在分水一帶者故都督姚公志卓太僕方公端
士軍也其控扼富陽桐廬而軍者故首揆張公營也則
又憤怒而言曰此逆帥方國安營所稱七條沙軍者也
此王武寧營所稱西陵軍者也語至此則必噉然而哭
至若翁洲健跳石浦諸藩帥之強弱琅江長垣鷺門諸
藩帥之順逆先君嘗終夜爲不肖輩言之而惜其時年
尚少不能強記又曰不肖輩隨先君於淮上時河道制

府斯公眞賢者延先君入幕而先君辭以疾制府乃爲假館於外而就諮之然先君終不自得又曰先君臨終戒不肖兄弟故國故君之感此吾輩所當沒身而已者也若汝輩則不容妄有逆天之念存於其中嗚呼予生也晚不及奉諸遺老履絢而世更百年宛然如白髮老淚之淋漓吾目前也斯卽見斯文者猶將爲之涕泗不已而何況於濬恭兄弟乎哉初侍御歸自海上也杭人吳農祥晚出欲爲名高移書謂侍御不當出而爲索食之遊侍御以良友謝之及農祥應詞科之辟人多笑之侍御曰士之出處各殊耳其渾厚如此今濬恭已爲忠

介後而有子懿藻能追念本生謀爲侍御置墓田以崇
祀事是則可嘉也爰卽詮次其語列之葢上而繫之以
銘其詞曰

荒朝柱史東村老農九死不死有此幽宮窮冬木介吾
疑爲血淚之所封

明職方主事兼三錢公墳銘

忠介錢公以戊子卒於閩之琅琦其第五弟檢討殉於
福安又七年其第九弟推官殉於鄞明年其第七弟兵
部亡命發狂而死於崑山君子曰錢氏有四忠焉而兵
部有婦稱奇節則又四忠之餘烈也兵部諱肅遜字兼

三其世系見諸兄碑志兵部性樂易喜爲詩亦工書以
諸生從軍初授監紀未受入閩以薦入樞曹妻安人鮑
氏方未國難時已納采未及娶而難作閩浙路絕鮑氏
父兄欲更擇壻安人不可父兄歎曰非不知其不可顧
錢郎播遷天未必無生還之望安人遽嚙臂出血爲誓
其家愕然而止己丑兵部從亡翁洲辛卯翁洲破來歸
始成婚安人之年二十六矣甲午張公蒼水以定西之
軍入長江兵部挈眷與弟推官閒道赴之張公倒屣迎
曰段文鵞耶江子四耶尊兄爲不死矣已而師退兵部
歸乙未翁洲復歸海上兵部復與推官赴之時復潛行

中土結內主之助丙申大將軍宜爾德再下翁洲兵部
復與推官先期入告未達追兵及之推官死焉兵部亡
命是時兵部同祖兄弟有通籍者恐兵部兄弟出入焦
原無已時終爲家門之累頗相齟齬兀兵部乃挈眷居崑
山思得閒爲入海計己亥蒼水又入長江兵部又從之
已而兵敗相失流轉太倉嘉定閒怏怏不自得一日嘔
血數斗大呼不絕以死得年三十安人勉治殯殮祝髮
爲尼與長洲殉難忠臣劉公曙之夫人同居一草菴中
泣血紡績以求歸貲數年始得呼其弟至崑負骨以歸
或勸以焚化輒哭拒之卒葬之君舅瑞安公墓旁而身

學道於戒珠菴及兄公侍御舉子濬恭乃歸撫之若已
所出臨終謂濬恭曰我死當葬汝叔墓旁無得用空門
禮也濬恭乃以命服殮爲合兆焉是時黃山汪侍郎沐
日亂後爲僧其卒也議者謂當以儒殮殮而其徒不可
蓋泥於侍郎之無遺命也安人之見卓矣安人尼名定
銘字覺幻嗚呼兵部之百折不回必欲展其初心而卒
以之畢命亦可哀矣而安人以巾幘芳年矢苦節以報
之何其烈也濬恭以忠介爲所後父以安人爲慈母故
兼承其祀而乞予爲文以立之墓上予不敢辭其銘曰
斯其爲故國之雙雙兮哀魂夜集於冬青之樹鬼車過

之尚知所懼

明監紀推官叶虞錢公墓志銘

忠介錢公兄弟十有二人而推官肅典居第九起兵時諸弟從軍者四人推官年尚少未豫也丙戌從諸兄浮海戊子忠介殉於琅瑯己丑叔兄檢討殉於福安推官展轉閩浙之間庚寅從亡其保翁洲始有監紀推官之命翁洲內附之後又五年卒以義死嗚呼何錢氏之多奇也推官故吾全氏壻未及娶而航海及歸卒不克娶而死其年僅二十六歲嗚呼錢氏故世愛國恩然忠介仗義於天地崩裂之中者四年足以報矣檢討抗守孤

城接踵喪元亦足以嗣其兄矣推官似亦可以無死而卒死之其殆有幸於得死而恥託於可以無死之說者耶其亦異矣推官之仲兄侍御有哭推官文顧嗷嗷不敢詳其事予嘗以問之先君則曰翁洲以辛卯破甲午推官與其叔兄樞曹航海復入閩南諸島因同蒼水張公入長江乙未蒼水居翁洲推官兄弟復赴焉然又時時入內地以諜消息丙申中朝遣大將軍宜爾德帥師再入海推官方與樞曹渡海告警追騎至樞曹得脫走而推官被執帽落髮毵毵然周臂會大雨騎入村廟飲醉臥土人至者問知其爲忠介弟競憐之或遂欲脫

其械導之走推官乃昂首歎曰吾亦安可以頻辱哉謝
遣土人呼騎起偕之鄆之三江口不屈而死時丙申七
月十有一日也嗚呼推官欲逐虞淵之日勢不至化爲
鄧林不止卽令是時得脫虎口亦終難必其免於死也
終於難免則不若早從其兄於天上之爲愈矣此推官
之志也顧如土人者殆亦山谷中有心人乎推官當蹈
海時猶挾忠介遺集以行尤可悲也近者忠介嗣子濟
恭以先集來因與予語及諸父死節諸佚事予舉舊聞
以告之濟恭喜其歲時之覈足補家傳之闕請援檢討
大招之例并爲推官置兆域而皆摛詞於其石推官諱

肅典字叶虞其世數見諸兄碑志不復具其銘曰
不降其志懼負其兄不屈其節懼累其生所惡有甚於
死者相與羽化而同升

明錢八將軍墓表

故太保閣學忠介錢公有同七世祖弟肅繡字文卿世
所稱錢八將軍者也錢氏爲吾鄉望族世用簪纓禮樂
著無以勇力見者太保尤孱弱而文卿獨力扼虎射命
中飲酒可數斗飲愈醉膽愈壯仰天振纓意氣橫舉太
保起兵其同產弟從軍者四人從子一人又族弟二人
曰肅文肅度忽於衆中見文卿仗策請自効太保以其

恃勇恐至蹉跌過之不許列名文卿變姓名注籍諸將
幕下及太保親誓師見之駭曰汝必欲隨征耶江上出
戰文卿爲先茅浮白大呼挺矛直前嘗中利刃腸出不
及納一手攬之一手權鬪不止卒連斫二人仆地始得
還營一軍皆驚而文卿意氣自若其時太保軍中多魁
士如江子雲王征南皆白夫之特而文卿以兄弟尤勤
於護衛幾如魏武之有許褚也顧太保時時憤諸營濫
邀爵賞爲偏裨樹恩澤故文卿在行閒積功甚多而官
止參將嗚呼吾讀諸史北齊之彭樂唐之郭琪皆臨陣
腸出以爲何勇悍若此近則攻臺灣時藍理亦以此得

大用而文卿以一書生同此奇勇則幾幾乎過之乃僅
効其長於燭火之一隅兵解以後窮老桑麻之間掩關
不敢輕出惟恐爲霸陵之尉所呵而日飲無何鬱鬱以
死身死之後世亦無復知之者悲夫文卿事太保甚謹
是時淡巴菰初出然薦紳士人無用之者文卿一見好
之太保見而怒鞭之文卿惶恐扶服謝過太保撫之而
止嗚呼斯其所以爲忠義之子弟也耶太保嗣子濬恭
以予銘其家先德之備也請并爲文卿表之其銘曰
扼毒龍斬赤豹萬戶侯安足道乃數奇投海嶠老失職
嗟不弔我銘之表忠孝

明故都督江公墓碑銘

錢忠介公之起事也幕下列將較盛於張熊孫沈諸家故其中多健者而忠介所恃莫如江都督子雲都督諱漢其原籍爲南直隸徽州府休寧縣曾祖某祖某父某黃山巨室推江氏而多以商籍入浙都督由是家錢唐膂力雄捷視瞻瑰偉居然將種也相傳都督之生太夫人夢有金甲神臨之故都督生而不凡亦頗以此自奇丙戌挈家而東詣忠介軍門請自効忠介大奇之拔置諸偏裨之上授以都督僉事總兵官忠介故未嘗習軍旅在江上每日戎服登舟鳴鼓放船都督指麾旣畢則

畫諾焉及浮海至長垣再出師七閩震動樓船幾下福州都督之功爲多馮侍郎京第之乞師日本也願得都督同行忠介遣之旣歸曰東師必不出也聞者不信爭叩之對曰他日請念已而日本果愆約忠介旣卒都督旁皇無所之而太夫人尚在鄞乃變姓名來歸因定居焉日與諸遺民賦詩以寫其磊砢每語及忠介則淚淋淋下辛卯姚江王督師梟首城西門陸副使字燝謀竄取之訪於督師之故卒其人曰非得江都督事不諧副使亟以情告都督曰請以中秋日待我城下時都督家居幅巾深衣不執弓矢屆期忽紅笠披短後衣縛袴挾

健兒數十揚揚而出家人駭之而城禁方嚴都督徑登
之守者以爲關東新將也趨叩頭惟謹旣見所梟首忽
怒目視曰是吾仇也亦有今日乎拔刀擊之首墮城下
遂循雉堞周行縱覽濠水守者隨之廩廩而副使已拾
首去是日也城外方競渡遊人目炫無見者都督之出
奇應變大略如此都督旣居鄴無以自給種蔬爲業諸
遺民竭蹶周之四壁無長物惟餘忠介所贈寶刀一具
而已病亟先贈公往視之都督咄咄曰金甲神不靈耶
先贈公曰神或卽錢王二公之譏也都督歎曰然則吾
何望矣於邑而瞑都督生於某年月日卒於某年月日

葬於某鄉某原其銘曰

桓桓神勇布衣從戎故人其誰宰相魯公魯公旣死朱
鳥哀號誰憐蕉萃爲賦大招

明故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東王公神道闕銘

古今來節士遭逢人倫之變進退俱難者蓋多有之趙
荀勢不能復顧其母祇應以一死自謝終爲恨事徐庶
之從魏先儒不以爲非然夷攷之則庶竟仕魏無乃違
其初心豈方寸卒不自主耶姜維自負遠志長往不顧
亦未爲得獨周虓入秦始終不可屈節一奔漢中再徙
朔方可謂烈哉至吾鄉王都御史而益奇浙東之債事

也同里王公翊與公結寨四明山中先是畫江而守二
公連名上書監國請募沿海義勇勤王自効師甫集而
王航海二公遂頓兵四明之杜畧以爲海上聲援海上
之人呼之曰東西王以別之西王公主兵東王公主餉
當是時浙東之師雲起由寧紹以至台處所謂山寨者
相望也旣以不練之兵烏合復無所得餉四出劫掠居
民苦之御史李公長祥在東山翰林張公煌言在平岡
且耕且屯最爲居民所安而孤弱不能成軍獨西王公
招兵最盛而公善理餉計山中屯糧所收不足親往民
家計其產用什一爲勸輸以忠孝感動之有額外擾民

一粟者必誅又時遣人入內地結連遺老致其屏屨之
助故杜畧一軍之強甲於他寨侍郎馮公京第御史張
公夢錫遂合軍來守大蘭公總司三營之餉浙東列城
畏之如老羆當道而胥吏不復下鄉催租於是山中之
民益樂輸監國之居舟山非此一軍莫能安也庚寅

大兵決計下舟山先廓清山寨以絕其援兩軍由餘姚
奉化會於大蘭而游騎分道四馳馮張二公死之西王
公避入海公亦走大帥劫公太夫人以招之公乃盡薙
其髮以浮屠服至杭時大帥方議勞來故國遺臣得公
喜甚盛爲館帳如幕府而防閑之未幾太夫人以天年

終公忽買一妾昵之甚於是夫人晨夜勃蹊詬諍公乃
控之吏而出之夫人亦攘臂登車歷數公隱微之過而
去隣人駭焉一日公遊湖上防守者以其妾在不疑而
公竟不知所往乃知向者特以術脫其妻也公旣脫攜
其夫人復入海朝監國於金門張名振請爲監軍甲午
引師入大江抵燕子磯望祭孝陵題詩慟哭而還乙未
名振卒海師復下舟山張公煌言駐軍焉時有沈調倫
者復起四明山中來迎公乃赴之山中人聞公至壺漿
以迎者如蝟浙東大帥方以舟山爲急聞公至謂山寨
且復爲舟山犄角急攻之公中流矢卒公卒而舟山復

破公諱江字長升原籍紹興府餘姚縣遷慈谿縣之葉
畧曾祖某祖某父某娶李氏公少蹇於制舉其起兵時
尚未爲諸生也嗚呼豈料公之所樹立一至此哉初授
戶部主事改戶科都給事中遷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晉
右副都御史公之卒也部卒竊其尸歸葬葉畧同時李
公長祥散兵隱山中江督郎公廷佐於浙東物色得之
亦盛以禮致焉居之白下其實羈之也李公亦買一姬
朝夕酣歌恆舞窮盡荒樂郎公稍稍薄之謂其懷於此
土諒無他矣一夕行遯大索卒不可得李公踪跡頗與
公不謀而合而公末年更多起兵一節則幾過之矣公

之事已詳於黃氏四明山寨記吾友鄭性令予爲其神
道之文乃卽據黃氏所紀而刪補之其銘詞曰
神龍見首必護其尾有時螭屈終於鵬徙縱見其尾孰
見其髓吁嗟王公死而後已亦有侍御斯人敝屣

明故太僕寺少卿詹仙馮公神道闕銘

公諱元颺字沛祖別號眉仙浙之寧波府慈谿縣人也
太常卿若愚子工部司務季兆孫封布政使燮曾孫太
常子三長元颺右僉都御史巡撫天津次元颺兵部尚
書而公最少馮氏於慈谿代爲冠冕家而津撫兄弟尤
以盛名見重於世時有大小馮君之目浙東自沈朱二

閣臣而後聲息不與東林相接至大小馮君出而操東
林之柄士子欲自附於清流但得大小馮君一言則雖
以碩儒如蕺山漳浦亦無異論公於其時步趨二兄之
側所聞所見莫非奇節偉行而公不甚自暴白也崇禎
壬午以順天貢士待試春闈時寇禍亟思宗倚任尚書
與戶部倪公調兵調食委以心膂而猜疑未化謂尚書
在中樞其兄又爲畿甸開府未必能盡潔身苞苴之外
思有以嘗之一日已晚忽有人叩尚書邸求見尚書以
事允顧左右請三相公出見之謂公也公出則其人以
三千金求一邊帥缺公怒標而出之以告尚書尚書喜

曰眞吾弟也次晨尚書入朝思陵迎笑而語曰卿家三
相公眞卿弟也尚書駭愕乃知昨夜之以三千金來者
上所遣也津撫聞之亦大驚而於是三相公之名繼大
小馮君起是科公以五經成進士時尚書爲國理樞務
日憂日瘁又內懼思陵猜疑之跡遂成沈疾思陵疑其
僞託久而知之乃得假歸而謗之者終以爲避禍而去
津撫進南遷之策旣不得達京師遂陷津撫誓師討賊
監司內叛自拔南歸江左清議亦頗以臨難不死加責
備於是大馮君相見於杭執手流涕共約赴南都請
復仇自劾而赧王方翻逆案東林黨人概置不用甲申

九月津撫與尚書十日之中相繼以鬱鬱死尚書臨終
謂公曰吾無以慰伯兄未遂之志矣汝其勉之公號咷
曰敢不爲國盡死公以丙戌之春赴南都授兵部主事
已而靖南伯黃得功出討左兵請監其軍乃改上江兵
備僉事持節視蕪湖軍蕪湖告捷而大兵渡江赧王
蒙難公跳身至錢唐則潞王迎降乃歸慈水會沈公宸
荃起兵公大喜告於兩兄之靈而行江干進公太僕寺
少卿公輸家財以充餉而江干又破公歸哭於兩兄之
墓曰國事今已矣賴宗社之靈或可以一綫支兩兄其
冥助之不然弟當蹈海而死更不得展拜先墓矣遂赴

翁洲時翁洲爲威鹵侯黃斌卿所守公至問以監國消息則曰前數日已入閩公呼天長慟公以貴介子弟少未嘗遭困苦至是驟加憂憤神氣俱索終日望海咄咄不數旬而亦病病甚不肯進藥斌卿往視之公張目曰下官累世竝受國厚恩而先伯仲尤爲國家元老先伯仲耿耿之志未遂而死將以望之下官而今又死天也言訖而瞑嗚呼以予所聞公兄弟三人之生平而論之津撫老成忠謹則有餘而稍嫌才短尚書才足辦事而或言其過於博大然要之皆正人也津撫之不死於津與尚書之聞變而未死其意原欲以有爲乃南都諱言

討賊於是二公悔當日之不死而卒以死自明此則必
跡之昭然者也然使二公少更濡遲以及畫江之日則
必出而有爲其出也究之亦歸一死則前日之志得申
而天下後世無異詞故論者惜二公之死稍晚而予反
嫌二公之死稍遽試觀公以甫經釋褐之進士流離海
外視死如歸夫孰非二公之志也哉公生於萬歷乙卯
十一月二十一日得年三十二歲夫人某氏子某自公
歿後翁洲遂成域外又四十餘年而始得歸葬先塋之
次又四十餘年而予爲之銘其詞曰

東林黨人大小馮有志未遂長負惘誰其竟之三相公

野棠猶映棣萼紅

又四十餘年而千歲之齡其備目

又四十餘年而千歲之齡其備目

又四十餘年而千歲之齡其備目

又四十餘年而千歲之齡其備目

又四十餘年而千歲之齡其備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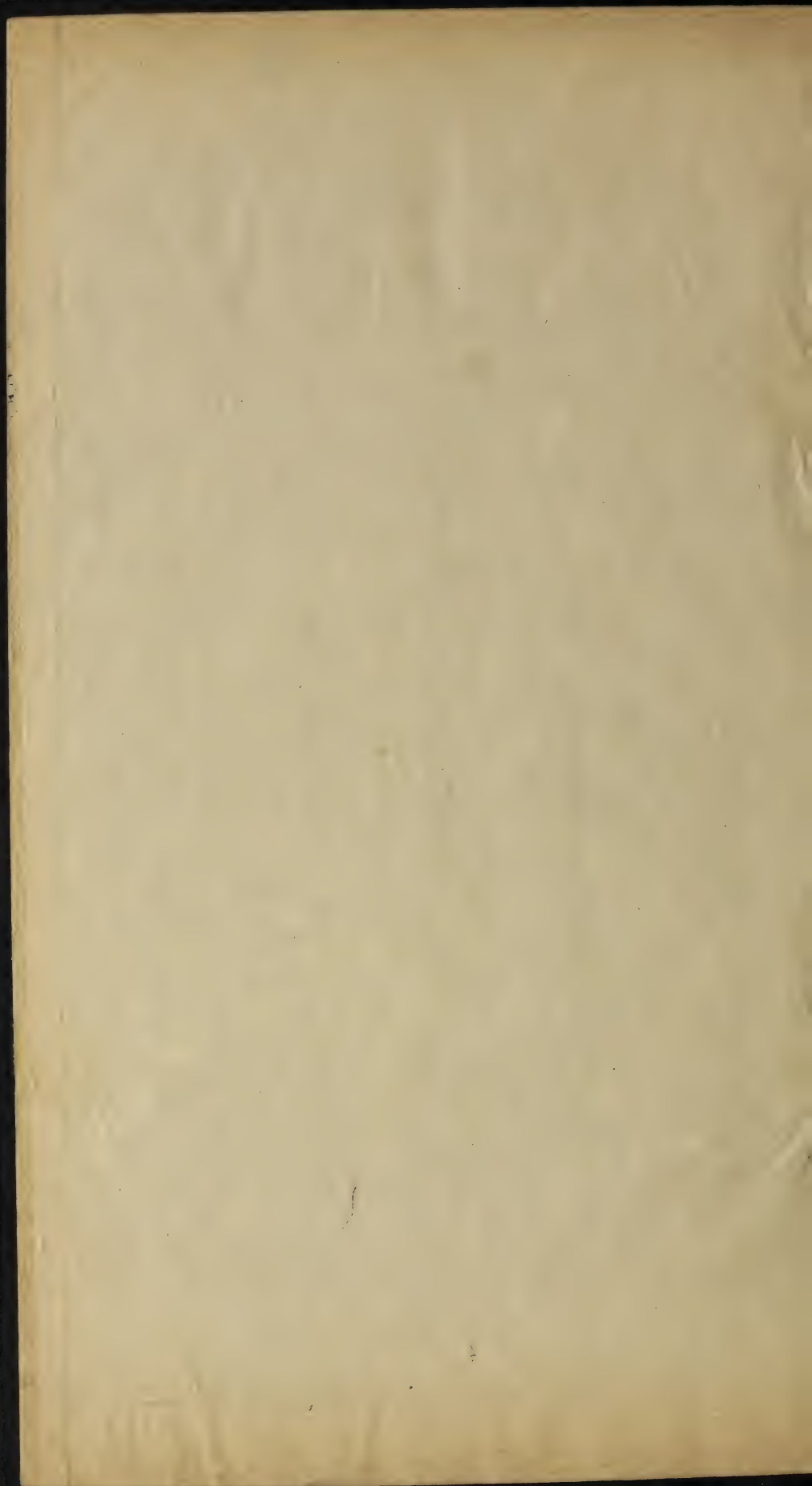
又四十餘年而千歲之齡其備目

又四十餘年而千歲之齡其備目

又四十餘年而千歲之齡其備目

又四十餘年而千歲之齡其備目

又四十餘年而千歲之齡其備目





鮎埼亭集外編卷六

鄞 全祖望

紹衣



碑銘三

明故大理寺評事林先生阡表

古今來保孤之事嬰杵而後如漢李陳二太尉之有王
成朱震唐張丞相濬之有葉彥明方學士之有魏澤莫
不豔稱而樂道之蓋不負師友之誼者使其與人家國
必無慙德倘盡如王舒甄邵之徒將取室毀子必使覆
巢之下竟無完卵而人類可盡化爲鴟鴞矣順治戊子
吾鄉殘明諸臣思翻城迎故主事洩死者兵部華公嘿

PL
2704
.A1
1872
v.15

農屠公天生董公若思評事王公石雁推官楊公瑤仲而推官之弟御史圓石亦連染於難其發難者降人謝三賓也三賓與推官之父最厚而以反覆不持士節見擯於清流至是刺得其事告之六人者既死妻子皆應北徙爲勛衛役華夫人陸氏小楊夫人張氏最先死大楊夫人沈氏屠夫人朱氏相繼殉華夫人將投繯忽徘徊曰職方一子已殉僅存一子挈之死則絕嗣畱之則辱將若之何其時董戶部守諭高隱君斗魁輩昕夕必造五家之門勸以早自裁恐一旦發遣且卒卒莫措手足既聞華夫人命相聚商權林先生荔堂曰是易耳乃

竊取職方之孤匿於家而取瘞子以代當是時三賓方
眈眈然誓不盡殲諸人血嗣不止諸大吏亦以事勢有
關偵邏四出倘遭發覺禍且不測顧先生行之泰然踰
十年累更肆赦爲之婚哭而誡之曰汝勝國忠臣之子
也汝父死吾捧頭舐血而殮之汝母死吾躬市櫬木焉
吾亦不料其得保身以保汝也今幸矣吾不負汝矣雖
然父不肯帝子不肯王不具此骨汝終非華氏子也汝
負吾矣乃爲之復姓而遣之諸遺民爲作孤兒行以紀
其事嗚呼三賓殺故人之子以遂其私先生不顧其身
以存故人之子氣類之相懸一至此耶林先生者諱時

躍字遐舉別號荔堂世爲浙之鄞人曾祖某祖某父某
先生於太常卿時對爲兄行而先生之年輩爲太常所
嚴事以明經入太學少弟時象亦有名時稱三林畫江
之役諸公累疏薦先生謝曰時事不可挽也卽家版授
大理評事固辭而周旋忠義之徒甚篤張公蒼水轉徙
山海密書往復一歲數至其出仕 新朝者求一覲其
面不可得也悲憤之餘發諸詩歌則晞髮白石之儔也
晚年與徐先生霜臯緝甲申以來枌社死事諸公各爲
之小傳而取其生平著述之有係於名節者附之曰正
氣集其鶴山書院集如干卷太常與同志上私諡曰端

節因思喪亂之際如寧都彭兵部劍伯保清江楊閣部
之孤吾鄉陸公子披雲保華亭張閣部之孤皆以知名
然而兩孤不過畏官司之不赦非有怨家剗刃於旁也
如林先生者則更危矣乃百年以來漸無知者夫非文
獻不足之故歟先生之族孫某聞予言而泣然乃乞見
之貞石之文以發之予文雖劣弗敢謝也詩曰
我聞防風其骨一節足見全體兮先生之行采薇采芝
差足比擬兮手提孤兒以還死友不畏焦原兮以彼其
人故國故君死且弗諼兮

明故按察副使監軍贛菴陸公墓碑銘

少讀南雷黃氏文案最愛其陸周明先生墓志其紀先生葬姚江王侍郎首文甚奇顧於先生大節尚有所未盡近來著述家但以黃志爲底本不知當時之諱忌固多也今已年運而往吠堯之嫌盡在蠲除不及是時大聞幽德將與桑海劫灰同歸脫落先生之子經異亦老矣每垂涕乞予文乃更爲墓碑一通以補其闕先生當南都覆沒時慟哭學宮適董公幼安至相抱而號因聚謀爲起兵計會張公雲生華公吉甫王公卣一毛公象來不戒而集董公出載書於袖中先生遂連名署紙尾顧徧謁諸薦紳莫有以爲是者計無所出先生沈吟良

久曰是惟錢刑部虞孫可語但彼以喀血踰年不應客
吾當排闥見之乃往直入臥內告焉錢公亟強起曰不
敢辭先生曰決乎錢公曰決矣不告其家遂行召募數
日事終不就會聞紹興兵起諸薦紳始稍稍集虛左席
以讓錢公而夫已氏者方從江上迎降歸欲敗其事貽
書定海鎮將有請殺六狂生以靖亂之語詳見予所作
董公幼安碑志中當時六狂生皆寔儒獨先生以貴公
子毀家輸餉夫已氏尤欲殺之不料其計之不行也先
生貽之以書曰昔德祐之季謝昌元贊趙孟傳誘殺袁
進士以賣國執事之家風也今幸總戎不爲孟傳遂使

執事不得收昌元効順之功以是知賣國之智亦不能保其萬全也夫已氏得書咋舌而已監國次於會稽授先生監紀同知俄進按察副使仍監軍時馬士英亦逃至越匿方國安軍中先生陳士英十大罪乞梟其首以謝江左同朝王詹事思任莊給事元辰皆助先生言不報黃侍御宗義亦廷爭之卒格於國安而止先生歎曰卽此已不堪立國矣遽棄官歸而士英果挾國安以爭金華江上軍事爲之崩裂諸軍航海先生爲馮王二侍郎募兵於榆林已而皆破於是六狂生者相繼死其四而先生之志不灰翁洲之破也先生捐金與謀者令訪

死事消息乃得聞張閣部之孫以俘至亟治橐餕入獄
視之語其弟宇燦使爲脫繫董公幼安之喪在海上先
生致而葬之己亥之役蒼水以孤軍入江北先生爲之
飛書發使其家初亦不知但見其喜形於色私相語曰
殆有好音聞其敗也當食失箸是時蒼水在海上遙仗
先生爲內主壬寅降卒以先生之事告捕至錢唐先生
已病用奇計出獄門抵館而卒嗚呼先生雖世臣子然
自甲申以前未嘗一日有位於朝而必自外於維新之
化濡首沒頂以從之亦可怪也先生諱宇燦字周明別
署贛菴浙之鄞縣人贈太僕少卿大漳孫右都御史世

科子生於萬歷戊申十月初二日卒於康熙癸卯四月
十二日得年五十六歲弟宇燦爲上私謚曰節介娶周
氏再娶崔氏子二經異經周女一適經師萬先生斯大
耐葬於城西右都墓旁先生所唱酬者周順德囊雲王
博士水功矢詩不多沈痛悲楚合爲一卷曰霜聲集先
生旣以此落其家遺言諸子雖貧無得妄求宦達聞者
哀之其銘曰

莫辭百鍊不磨者金莫畏九死不移者心又惡知夫西
崦之日潮落淵深彼一腔血與之陸沈力竭氣索化於
鄧林試遊墓道如聞杜宇之哀吟

楊職方塋域志

楊推官兄弟共七人而嫡出者五長推官次職方次文
瑛早卒次御史次參軍皆以殉義死而職方最後其絕
命詞曰憑誰瘞我孤山上魄是梅花鶴是魂故同難歸
安韓炎士殯之湖南山寺旁韓卽求仲之子也又十二
年石門曹給諫廣仗義葬推官父子兄弟十棺參軍死
閩無骨可歸而於職方則爲之兆以待遷祔後三年同
里林太常時對與先贈公復招魂以葬參軍因議歸職
方之柩先贈公曰職方遺意不必歸也夫南屏數里張
公蒼水之骨在焉而職方偕雪竇山人均以幕府賓客

其死同葬之地又同又奚殊骨肉之相聚矣於是諸遺民與楊氏皆以爲然不果遷雍正甲辰予館湖上拜蒼水雪竇墓因訪職方殯得之灌莽中爲加封之職方本末已具予所作楊氏四忠雙烈合狀中同遊厲君樊榭以爲當更志之以備湖上掌故予乃略舉其概以答之嗚呼推官兄弟其當甲申以前未嘗邀解巾釋褐之恩徒以文懿康簡而後世臣之誼不肯負國截江之舉欲聯閩中以助浙者御史最有勞已而事去其謀會同山海以復江東者推官之力居多禍作牽連御史參軍而職方獨得脫推官御史被難參軍逃之劉公中藻軍次

年亦以守福安死假令職方柴門謝客自託於養父以
終身有何不可而必不自晦奔走海上求遂其兄弟之
志以相從於焦原則亦良可悲矣職方諱文琮字天璧
鄞人故諸生監國授職方郎中娶李氏早卒其死也以
海上將趙彪營中降卒來告捕至錢唐賦詩絕吭而卒
於是其庶弟文珽文玠及諸從子皆遣戍繫於路其家
再被籍一門無復遺者其銘曰

推官之弟御史之昆蒼水之客雪竇之倫南屏山色足
慰精魂何必鏡川戀茲社枌

明晦溪汪參軍墓碣

丙戌之夏浙東之勢不支姚江督師孫公嘉績熊公汝霖皆不復能軍以其殘卒付之侍御黃公宗義黃公因與同官王公正中台軍料簡士伍尚及三千欲渡海取鹽官駐兵潭山浙西烽火響應其時總統列將者吾鄉奉化汪涵叔度也叔度少學於侍御忼慨喜言兵法時中原鼎沸累欲棄諸生從戎至是遂參軍事已而歸安茅翰飛卿以浙西諸公之使來叔度與談兵大喜茅氏自鹿門止生以後皆好兵事飛卿益甚侍御畱之使與叔度共事無何浙東失守監國由江門入海潭山之師踉蹌而歸沿途爲大兵及降卒所梗塞侍御乃諭軍

士不願從者任所之尚得親兵五百叔度爲前尊重蹠
開行得達四明山中駐仗錫寺侍御再三申戒以山民
皆貧不可就之求糧一日侍御偶出部下糧絕不得已
取之山民於是山民以語邏卒導之焚寨夜半火起寨
中倉皇出鬪皆徒手死者十九叔度從烈焰中殺數人
已得出歎曰所圖不遂命也不死且自取辱還鬪而死
飛卿亦歿於圍中是役也論者皆咎軍律之疏致崎嶇
百死之義士盡爲國殤雖然當日之搶攘人力莫施豪
傑之士不過存一穴胸斷脰之念以求不媿於君臣之
大義而已不然遠揚而去又何不可而必以身殉之乎

叔度居奉化之晦谿曾祖某祖某父某娶某氏子某其
死也腰閒有軍符故其家得求其屍而合之予求甬上
諸忠遺事於奉化祇得一叔度至是其家來求銘亟喜
而爲之其誄曰
其事不成其死無名其志可矜其目未瞑其銘足徵其
人如生

明施公子墓碣銘

思宗以文武大臣多不足用思得勛臣戚臣與同休戚
嘗曰此究屬吾家世臣也甲申之變戚臣尚有劉新樂
張惠安鞏都尉而勛臣無之李國楨降賊受拷死其家

行賂於南都置之殉節之列恥矣南都則趙之龍劉孔
昭朋附奸臣以亡其國之龍首迎附孔昭遁去自是而
閩而浙而粵而滄沱沐黔公耳嗚呼明勛臣之無後也
中山開平所爲飲泣於九原者也而吾於勛臣之微者
乃得數人如寧武周都督遇吉揚州劉都督肇基皆以
襲爵起家者然兩公已積功至大將其死宜也保定劉
指揮忠嗣金山侯指揮承祖李指揮唐禧福州胡指揮
上琛以末秩而死事難矣然諸公已列世爵者也吾鄉
施公子邦玠則諸生耳是尤難矣公子字仲茂浙之鄞
縣人施氏自明 中予襲寧波衛指揮數傳至都督

衆事翰總戎開府施氏始大卽公子之父也都督雖以
甲冑起家而有儒將風詩筆書法皆絕工公子承家學
文事武備兼習之旣補諸生思以科名自見故於應襲
世爵懸而未赴當是時甬上世家極盛薦紳子弟迭相
酬酢公子於其中所謂碧梧翠竹者也國難旣作思執
干戈以衛社稷乃悔曰吾未襲爵無可以號召人者錢
忠介公師起毀家輸餉忠介言之監國許以左班從優
換授部曹以病未上而江上破益鬱鬱不得志會華職
方夏謀引海上師取浙東公子知之謂王評事家勤曰
吾招集城東豪傑幾三千人管江諸杜爲之魁其餉吾

一人可任也以之輔職方可乎評事大喜乃共議以職
方主中甄評事與公子主東甄慈谿馮氏主西甄先一
日爲夫已氏所發城中大索公子時在管江評事來奔
偵事者亦至公子梟其首以兵拒命管江彈丸地然山
谷巖險遂得負嵎三日力竭公子拔先世所遺佩刀自
刎曰吾不負此刀也公子死而無子都督遂絕慈谿鄭
副使平子都督壻也密遣人取其尸葬之都督大墓旁
命子孫世祀之副使之子高州太守梁太守子貢生性
至今弗替子過鄭氏見壁上懸寶刀性曰此公子所殉
也吾以百金從老兵贖之言未旣流涕洟瀾因乞予表

其墓嗚呼國亡爵絕昌平之陵且不祀而公子有彌甥
爲之主亦已幸矣銘曰

上公出降徹侯內附廟社之差
不徒門戶峩峩公子攘臂求死一雪此恥總戎有子

明婁秀才墓志

桑海之際吾鄉以書生見者最多奇節如所云六狂生
五君子三義士皆布衣也當時多以嫌諱弗敢傳年來
已再世遭逢

天子寬大屢下明詔於是烈士之遺行稍稍得出而予
謬以文章推於鄉里諸公之碑表多以見屬吾友萬承

勲一日以婁秀才事來乞銘謂於今將修府志須君表
墓之文使秉筆者有所據予曷敢辭秀才世居海上江
東之破也秀才正衣巾哭謝先聖廟及祖祠徧詣親知
與訣家人環哭而止之不可則兀立海濱之沙上俄頃
海潮大至浮之而去家人爲具棺衾議以大招之禮葬
之越數日海濱漁者忽見一尸隨潮蕩漾而來視之卽
秀才也顏色如生相與奔告昇歸殮之莫不驚以爲神
張將軍名振守石浦聞之來臨哭焉嗚呼忠孝者天地
之元氣旁魄而不朽者也白馬素車揚波重水蓋千載
如一日其長往也雖感之以女嬃宋玉之誠而不返其

來歸也則亦不可度思斯其所以爲不測也不然渺然
七尺之軀天吳之呵護未必如是其嚴也秀才少有大
志文章遠出流輩落落不羣或爲夸里中邵編修景堯
及第之榮以祝之秀才笑曰千里生民之業而但爾乎
於是其橫舍中師友聞之皆大驚憂時之亂慨然有請
纓之志至是竟死秀才名文煥字長明浙之寧波府象
山縣人曾祖某祖某父某妻某氏子某葬於某處更爲
之詞以挽之其詞曰

痛星移而物換兮誓將從彭咸之所居彭咸勸予以首
邱兮返碧血於故廬短碑三尺怒潮所噓我銘可傳何

籍其餘

薛高士塚闕文

故國甬上巨室於定海首薛氏尚書恭敏文介二公以
同產竝登一品時推名臣而恭敏公長子士珩最稱佳
公子士珩字長璵別署白榆少負異才其爲諸生時文
介公尚未第定海鄉校所推四雋其一卽文介後官禮
部尚書其一文介族弟王衡後官歸德知府其一謝渭
後官四川按察司使其一爲先生獨累試不售以明經
貢國子先生生而鼎食顧蕭然若儒素內行尤醇篤恭
敏之卒聞訃勺水不舉哀毀骨立抵京扶櫬其在苦塊

不入寢門祖母病中思朱櫻適非其時尋卒先生歿身
見朱櫻不忍食以恭敏恩得任子讓之其弟蓋其至性
過人非徒勉強名義者同里邵尚書輔忠奄黨之魁也
先生或與相見有問則答否則竟席無語論者以爲不
惡而嚴生平動必以禮或以非道犯之怡然不校其人
亦內媿終身不敢見國難旣作方嚴開薤之令不奉者
加以嚴刑無賴之徒乘此告訐或始終崛強至以身殉
而先生淳行內孚於里黨託疾不出無敢以此及之者
應門之童長年謝客非至契者不得入見終歲以大布
之巾蒙頭盛暑不去其園居卽在城北正未嘗入山入

林以晦跡也嗚呼風塵瀕洞冒龍門積石之險而不大
聲色以過之先生於是乎獨絕也知定海縣朱懋華慕
先生再三致意及門皆謝之一日攜具徑入園中先生
避之不及遂與飲極歡酒闌送之及屏而返握手謝曰
恕不報謁縣令歎息而去是後再至則稱病甚不得入
晚年點定經史以課子弟海上方多事先生爲世臣風
波不及焉予考同時遺民之高節者宣城沈眉生長洲
徐昭法嘉善巢端明錢唐汪魏美會稽余若水鄞周唯
一六人足與先生合傳其餘雖完節要猶未能謝絕人
事顧六人者皆得有力者之文以行世故世豔稱之而

先生之在里中不過稱爲長者莫能言其大節先生固不求知於時然遺民如先生者有幾而聽其無傳耶先生世系詳見恭敏大墓碑中生於明萬厯某年月日卒於順治某年月日得年八十娶某氏葬某處子某所著有白榆集同志者爲上私謚曰孝定其銘曰
章服之命驅以刀鋸誰稱完節而無他虞斯爲至德冥然逃虛我觀明季遺民亦多苦心騎行或遭罔羅孰如先生保合太和

湖上社老曉翁董先生墓版文

有明革命之後甬上蜚遯之士甲於天下皆以蕉萃枯

稟之音追蹤月泉諸老而唱酬最著者有四社焉西湖
八子爲一社故觀察贛菴陸先生宇燦故樞部象來毛
先生聚奎故農部天鑑董先生德傳故侍御衷文紀先
生五昌故樞部昭武李先生文纘韞公周先生昌時心
石沈先生士穎而桐城方先生授以寓公豫焉其爲之
職志者昭武也南湖九子爲一社故農部青雷徐先生
振奇故太常水功王先生玉書故舍人梅仙邱先生子
章故評事荔堂林先生時躍故監軍霜臯徐先生鳳垣
廢翁高先生斗權故徵士蟄菴錢先生光繡故武部隱
學高先生宇泰臬堂李先生文胤其後復增以故評事

端卿倪先生爰楷故徵士立之周先生元初其爲之職
志者隱學也已而西湖七子又爲一社故徵士正菴宗
先生誼香谷范先生兆芝披雲陸先生字燦曉山董先
生劍鶚天益葉先生謙雪樵陸先生崑而故錦衣青神
余先生翥以寓公豫焉其爲之職志者曉山也最後南
湖五子又爲一社故太常林先生時對周先生立之高
先生斗權朱先生鉞與曉山也其餘社會尚多然要推
此四集爲眉目云曉山先生字佩公一字孟威鄞人前
翰林改官四川監司樾之曾孫諸生光臨之孫高士非
能先生士相之子少而清俊工爲詩古文詞非能先生

自課之甲申之變非能先生尚茂齒憤甚謂先生曰兒
曹無庸讀萬卷書且挽五石弓耳先生抱父而泣焚其
衣巾自是父子互相鏃厲爲遺民當是時大學士錢忠
介公故董氏壻尚書蒼水張公亦董氏壻故國世臣之
感兼以姻眷所連倒屣傾筐以相從於焦原者董氏較
諸故家獨多先生方館於族兄推官德欽家其參五君
子之密謀嘗潛行至海上覘諸幕府已而煙沈潮息相
繼淪喪通判光遠以自縊死推官以兵死農部德偁兄
弟父子四人以悒悒死而先生力固首陽之節不妄交
一人其所鬱結皆見之詩古文詞陸觀察字燝竄取故

督師王公之首藏於密室先生歲往哭之及葬於城北
哭之終身杜秀才殉義先生課其子讀書撫之如子海
寧查職方繼佐最持標格及遊粵中得交范先生兆芝
因讀湖上七子集歎曰吾每飯不忘佩公與披雲也又
曰佩公真古人兄弟更番負米其事非能先生尤竭其
力云生於天啓二年九月初三日卒於康熙四十二年
四月初三日娶陳氏子允實允寶孫四葬於柳隘所著
有墨陽內編外編閨編曉山遊草若干卷先生之弟徙
山先生德鑣亦有高節不媿其兄年運而往文獻凋殘
諸社老之姓名且有不傳者予友鈍軒董宏方輯董氏

家乘請予爲曉山表墓之文予因牽連及之庶後之學者有所徵也夫其詞曰
南嶽之遺民西臺之故人試過湖上之詩寮猶令我黯
然其消魂百年過者式此孤墳

陸佛民先生志

佛民先生姓陸氏諱觀字賓王浙之寧波府鄞縣人也
廣西布政使銓之四世孫少於書無不窺其學元元本
本洞悉百氏之流別絕工詩古文詞而不自表見丙戌
以後悵然棄其諸生其時族父觀察周明先生執掌戈
甲閒田荆高宋之徒旁午於庭而先生與居相近深坐

復閣中雖祖父忌日俱不出臨莫得見其面者獨周明至則納之語或移日而去乃知二人之跡不相肖而心相孚也周明嘗從容問先生曰今世之委身軍持者以開布薤之令也子之種種者固無恙而何以曰佛民先生笑曰非也吾所謂佛民者拂人也夫吾之冥然而不有其生也亦可哀矣而尚奄然而未抵於死拂孰甚焉拂人者佛民也周明曰甚矣夫子之昧於六書也先生前此授徒甚多至是皆莫得至牀下惟林都御史醵菴偶一見之其復閣中詩文亦惟周明與醵菴一見之已亥得年六十有七病卒周明枕之股而哭之曰吾家五

世相韓之痛更誰與吾分此志者乎是日也諸子弟來會弔者始見其髮穆穆然未有損也皆爲流涕葬於某鄉之某原又四年周明竟以事死蓋自國步改易抗開薙之命以殞生者大江南北所在多有其不然者或終身逃之島上獨吾鄉蛟川薛公白榆與先生偃然居城市風波不及須鬢依然斯亦高蹈之一奇也然而柴門謝客甘心於死灰槁木以逃世網斯尤難矣今先生之後甚衰遺文散失殆盡漸無知者周明先生之子經異以其事請予揭諸墓予乃序以貽之

陸披雲先生阡表

吾鄉湖上前輩二陸最多奇節贛菴副使之墓志於姚
江黃公其子經異以事不備重乞予爲之碑已而又以
披雲先生阡表爲請因曰昔宋季桐廬二孫之志晉卿
華川先後爭勝何如子之兼之也予文於昔人何能爲
役而懼隱德之弗曜曷敢辭先生諱宇燦字春明別署
披雲贛菴副使之第五弟也負才自喜俯視一切副使
風格稜稜不可犯而先生稍濟之以和故世人親之以
爲夏日冬日之分然其刻意厲行雖嘖笑皆歸名節則
一也丙戌後棄諸生與喪職之徒遊荒亭木末時聞野
哭同里杜秀才懋俊仗義物故先生藏其遺孤憲琦延

師教之長爲授室憲琦羸弱先生撫之如嬰兒苟見其
色理不和輒有憂色華亭張閣部孫茂滋囚鄞獄中先
生百計出之茂滋旣出而病幾死先生一茶一藥無不
躬親葉布衣謙早天先生養其母終身其後茂滋旋里
甫舉一女而卒憲琦亦天先生每與客言之未嘗不於
邑淋漓廢餐竟日桐城方授亦遺民之好奇者避地來
鄞先世館之湖樓中授遊象山而卒先生經紀其喪收
拾其遺文以致其家青神余忝來鄞亦館於先生以是
盡喪其先世所遺之產而不顧也副使崎嶇島寨之間
踪跡艱危已而終以降卒所牽逮入牢戶家門震動禍

在不測先生上奉家廟下撫諸姪神色自如風波甫定而兄死矣先生隻輪孤翼身益窮節益厲故太史葛公世振登啓事親從爭從與出山太史尚壯年先生以十斷句爲祖道祝之以危學士和州之役太史歎曰吾尚可以行乎力辭不赴嗚呼翹車弓乘古人所以致畏於友朋者至後世蓋希聞矣先生以危行發爲危言故聞者足戒而太史累奉徵書卒保高蹈先生性嗜異書晚年家旣貧不能具寫官乃手鈔之瀕病不倦從子官山左令其訪東萊趙隱君士喆遺書垂歿尚以其書未至爲恨自棄諸生卽練衣蔬食叢林或以爲佞佛爭勸之

披緇先生笑不答及遺命不作佛事衆始瞿然少時嘗
買茗娘爲婢已乃知其爲宦家女遽還之不索其值國
難而後傾家以贖子女之被掠者三郟或以急告雖出
晨炊之米應之弗計也然以先生之大節言則此特其
緒餘耳董處士劍鐔評其集曰先生義冠正衿危坐一
室焚香漑花意其人爲右丞蘇州一流乃唱歎之餘則
爲羽徵變聲如風如雷不知者以爲詩殊其人其知者
以爲人寄於詩也聞者以爲知言所著觀日堂集八卷
藏於家先生生於萬歷己未十月二十六日卒於康熙
甲子六月十四日得年六十六歲娶朱氏再娶沈氏葬

城西李家橋之原其墓志乃自製者子經旦其銘曰
西湖之西喬木蒼蒼康僖而後三石爭光暨於右都不
屈逆奄明之世臣吾鄉所瞻乃有高節國亡彌厲右都
之子副使之弟

宗徵君墓幢銘

改玉之際吾鄉諸遺老社會極盛而湖上之七子苦節
爲最七子之中以詩言正菴先生爲最正菴先生姓宗
氏諱誼字在公原籍南直隸徽州府歙縣遷鄞曾祖某
祖某父某微俗以懋遷有無爲業起家至陶猗者不可
指屈先生之父亦以此豪於貲而先生之性所好獨在

詩繞牀阿堵絕口不道若寔儒然江東起事議以正兵
食正餉義兵食義餉正兵者方王諸營是也義兵者孫
熊錢沈諸營是也正餉之出自田賦者既盡隸方王而
浙東數十州縣各有義兵但食其地勸輸之餉勢既不
給尚時時爲正兵所掠奪於是遂乏食鄴之義餉以故
太僕富推之爲主其人已迎降江上爲諸公脅之以從
則日輦兼金賂貴戚得入閣反乾沒里中所輸而出內
於軍中甚吝先生慨然發其家得十萬金徑送錢督師
營督師疏請獎之且言其才宜在館閣監國召詣都堂
先生曰是將以下式出身也辭不赴江師航海資糧屏

屢不能不仍仰之內地先生家已落猶賃其田園奴婢
之未盡者以應之蓋至是屏當一空遂無擔石之儲而
先生怡然湖上之結社也陸披雲董曉山葉天益陸雪
樵皆鄞產范香谷則定產而蜀人余生生以寓公亦預
焉七子以扁舟共遊湖上或孺子泣或放歌相和或瞠
目視岸上人多怪之先生之詩如怪峯奇澗嗟峨淡冽
不自人間所著有南軒南樓二集湖上集蘿巖集西村
集療飢集晚年合爲愚囊彙刪定得六卷然此皆其外
集頗和平至內集則無見者先生性狷急嘗在先贈公
座中擁爐圍火適有客至其人頗遊時貴之門將以淡

巴菰引火先生拂然遽曰汙吾火矣晚年所居僅破屋
時至絕粒哦詩不衰先生生於某年月日卒於某年月
日夫人某氏葬某鄉某原其愚囊橐今藏董生秉純益
周卽墨證山所手書其銘曰

於國有益於家奚惜其命雖窮其詩則工荒江夕照靈
禽所弔讀我銘文如見其人

范處士墳版文

范處士者諱兆芝字香谷浙之寧波府定海縣人工部
員外郎我躬子也處士少不羈負才自異揮霍一切家
漸困里人多笑而遠之其婦翁謝氏爲豪宗子弟裘馬

炳赫處士視之若無有而諸謝亦以其落拓弗喜也獨其婦弟二人者嚴事之處士曰吾婦家祇此二人者稍可餘俱奴才耳時以比之趙岐同里華職方嘿農負風節處士宗之一步一趨皆以爲準職方執掌國難處士助焉戊子翻城之役亦牽連被囚將行刑矣謝徵君時符其婦叔也以奇計脫之遂挈家避地鄞之東偏處士自遊江上諸幕府以來家盡落連遭挫折不自得每酒闌日暮語及平生則怒髮裂冠彈指出血座上人咸惴惴惟恐其辭之未畢也好義日益甚華亭張茂滋被俘陸公子披雲出之獄未能爲其歸計也處士曰在我而

已爲之治行李設祭於閣部墓前送之歸華亭復爲之
謀其家事方去已而窮甚乃訪故人於廣東甫至而病
遂不起其從人爲旁皇作歸櫬計適有自慈溪至者過
之泣然泣曰是嘗拯我於厄者殯當於我歸卽爲輿致
其喪至家然其家終不知處士之於是人所拯何事也
處士之出遊也中途遇查職方方舟相得甚歡職方攜
女妓一部於舟中日邀處士過船飲酒醉則相與臥妓
側至其密語人莫得而聞也臨別與處士約以次年同
歸湖上脩史而處士死處士生於天啓甲子某月日卒
於順治戊戌某月日子一基宥女二其長者許陸經旦

披雲子也未娶以哭父瞽范氏辭於陸請更娶陸氏不
可而女竟以毀卒披雲痛之乃更娶基宥女配經旦子
處士卒之十五年其孺人卒而謝氏二弟皆已貴爲之
營護其家重以姻好焉處士所著復旦堂集及諸書皆
散佚於廣東經且以其殘槩歸予而請爲之墳記予不
敢以蕪劣辭其銘曰
雖灰其心未瞑其嗷嗷彼皮相目爲遊俠

葉處士志

葉處士謙字天益浙之寧波衛人也其始祖自潛山以
功賜爵世襲百戶來寧波居北郭曾祖武畧將軍紳嘗

嘉靖時海濱方有王直之亂寧波東隅日被兵城門盡
閉浮梁中斷大吏僅保郭內武畧憤甚出家財募死士
爲禦賊計一日傳賊至開門叱纜徑渡遇賊先鋒於七
里塾直前揮殺賊大創而兵不繼賊踵至武畧與二子
俱死之詔晉其所襲爵爲千戶時武畧年僅三十六相
傳其人放誕好飲博市廛中一旦臨大節始服其義至
處士乃以儒學起而亦以國亡爵絕處士爲人守規蹈
矩跬步不妄工爲詩其嚴格律審流派亦如其人顧自
謂忠節之後不肯屈身二姓嘗曰我家雖不敢與晉之
陶氏比大然其爲世臣則一也聞者多笑之當是時

句東遺民極盛而寓公亦多桐城方子畱成都余生生
華亭宋菊齋皆重處士詩筒往來無日不相唱和顧蕉
萃特甚嘗於夏日曝衣持武畧所遺緋袍泣曰此茜色
者尚與當日沙場戰血相映紅也今孫輩之生存負乃
祖矣所居不蔽風雨其徒或爲之謀徙宅則曰此所踐
者先將軍賜第之土也弗敢易一時遺民共爲賦城北
破廬詩周鄮山過之歎曰昔人之稱東發一餐竟日不
願長生今於天益見之時處士母在堂束脩所入不足
供甘旨則稍爲人應詩文之請以潤筆然非其人不許
也尋病瘥不起訣其母曰兒所恨者以母在也不然兒

死晚矣無子葬於城北武畧大墓旁嗚呼處士之齋志
柴門其與武略之橫身馬革一也顧不得之軍師國邑
之世臣而得之草野乃知忠孝之稟各有所鍾數十年
以來耆老殆盡固無能知處士之大節者卽以其詩亦
在湖上七子集中而今知者鮮矣予友董宓旣屬予撰
曉山先生墓版文更爲處士請予乃爲之志以俟他日
之錄遺民者

周徵君墓幢銘

鄮山先生周姓諱容字茂三浙之寧波府鄞縣人也曾
祖某祖某父某先生少卽工詩常熟錢侍郎牧齋稱之

謂如獨鳥呼春九鐘鳴霜所見詩人無及之者錄其詩
於吾炙集國難後棄諸生放浪湖山世多方之徐渭非
其倫也先生以布衣詩人名顧其素心原不肯以山澤
臞夸篇什者卽其抹徐御史心水一事要非東西京人
物不足語此先生未知名時首爲御史所識揄揚不啻
口出海氛四起多掠資糧於內地御史一日遊山莊爲
土兵突至縛之去寘平西將軍王朝先營索餉數萬不
得囚水牢中親友莫敢赴先生故常來往海上諸營多
相識者挺身往請之朝先握手道故遠釋御史歸而部
下大譁謂是必周生受賂故來請或力而拘或慙而免

將軍乃爲秀才欺耶朝先故武人忽發怒下先生獄榜掠之先生不屈賴座客方君伯呂萬君旋吉百方營護而沈閣學彤菴亦以爲言伯呂等再請之得放還然先生足由是蹙嘗自笑曰吾今且爲半人因別署鬻翁鳴呼由其報知己者觀之而其君臣父子之閒可知也先生踪跡遍天下所至皆有詩於浙最厚查方舟於山右則申臆盟傳青主於江右則王於一於閩則許有介於山左則于公治紀伯紫喪亂而後嘗盡薙其髮爲僧矣未幾以母在返初服晚年已倦遊適有以非意干之者乃復出門時里中史侍郎立齋官於京招先生往已而

有博學鴻儒之辟朝臣爭欲薦之先生以死力辭次年卒於京邸生於明萬歷己未某月某日卒於康熙己未某月某日得年六十有一初娶金氏亦工詩乙酉之秋方產女七日喧傳土寇入城先生欲奉親出避而堂上徘徊不前孺人知之曰以吾故使舅姑瀕於危不可然吾亦豈可辱乃爲素羅之歌引羅自經婢急解之雖未絕然已困不能起時人歎其義烈再娶梁氏合葬於某村子宛春先生所著有春酒堂詩集十卷文集四卷詩話一卷乃其手定之槩其生平祕惜之作多付之火因鹿島時著潞志一卷以紀時事今亦不傳先生有一僕

甚義先生卒時或欲以兼金賄僕取其集以去僕固執
不可先生最工書亦喜畫飲酒數斗不亂談諧閒作輒
傾一座丁亥游閩有以千金屬一事者揮去弗顧太原
閻徵君百詩嘗曰鄮山吾家白奪山人之儔而詩過之
雍正癸丑宛春寄予書京師以餘杭孫海門所作傳乞
予表阡忽忽六年未及掇橐予罷官歸宛春來請益力
且言海門之文不工然予文豈敢謂其必傳耶其讚曰
先生之節不愧遺民浮海急難幾困波臣出其餘事乃
作詩人我銘其阡以慰後昆

耕巖沈先生續志

少讀南雷前輩所撰沈徵君志愛其文顧不知其有志而未葬也蹉跎至今六十七年猶未葬徵君之孫兆符以賣畫遊江湖閒語及之卽流涕嘗曰先公生平重至性每展轉以應朋友之急其在甲申以前不可勝紀甲申以後尚多有之崑銅先生殉節暴骨雨花臺後適有石埭令姚六康介人求見先公曰若能爲我瘞崑銅殊勝於見我也六康亟召崑銅弟子以葬資而其弟中飽其金先公復貽六康書卒葬之蘭谿令李滄葦餉百金先公故不受達官一絲粟時適欲葬故人乃以其半爲葬費而以其半坎而埋之先公之於朋友如此而今何

如矣猶憶二十年前吾友長興王豫者志節士也曾聞而悲之爲書以告浙中好事之士謀裒金以成此事而不克今王豫亦死予官京師有以寧國守來見者予將屬之及見其人則俗吏也恐言之亦無補乃止及歸而予連遭先人之變不暇念及此去年之江都聞臨川李閣學持節試白下予渡江訪之欲令檄下有司爲助而臨川病甚弗能及因歎麥舟高誼如斯之難吾輩徒手之苦賦詩一章志慨迨返棹江都朱上舍重慶見予詩而歎曰曾有如耕巖先生者而忍聽其一棺淺土耶吾力雖薄當爲任之子狂喜亟下拜時已歲暮予歸浙東

今年重慶以書來促予束裝共赴宣城而兆符館於桐鄉予乃使人邀之同行顧重慶亦貧其里人馬曰璐聞之致金爲助而仁和趙昱故前此王豫所致書屬之者也亦以書來且助金遂以某月某日卜葬於某原勒南雷之文於石納諸壙中而予續紀其葬之歲月於後兆符曰予年十八以先公志石乞銘南雷拜謁牀下猶憶南雷深衣幅巾須眉龐古流涕哭於寢門之外南雷之文行天下且三易棗梨矣而先公至今始克歸黃土悲夫

鮎埼亭集外編卷七

鄞 全祖望 紹衣

碑銘

四

翰林院編修初白查先生墓表

初白先生之墓方侍郎靈臯爲之志其彌甥沈生廷芳復請表於予猶憶初應鄉舉時謁先生於湖上時方學爲古文先生見之喜謂萬丈九沙曰此劉原父之詞也年來學殖荒落慙負先生期許之意然而知己之感又曷敢辭先生名嗣璉字夏重別署查田改名慎行字悔餘別署初白浙江杭州府海寧縣人明順天府尹某之

五世孫贈兵部主事某之曾孫兵部主事某之孫贈翰林院編修某之子先生少受業於姚江黃氏與講會然所長最在詩浙之詩人首朱先生竹垞其嗣音者先生暨湯先生西厓實鼎足至今浙中詩派不出此三家自先生未通籍詩名聞於

禁中顧垂老不第康熙壬午

聖祖東巡守以澤州陳公薦驛召至

行在賦詩隨入京

詔直南書房明年

特賜進士出身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編修時公族子昇

以宮坊久侍直宮監無以別之呼先生曰老查 南書
房於侍從爲最親望之者如峨眉天半顧其積習以附
樞要爲窟穴以深交中貴人探索消息爲聲氣以忤忌
互相排擠爲幹力書卷文字反束之高閣苟非其人卽
不能容而先生疏落一往辰入酉出岸然冷然或應
制有所撰述立卽呈臺先生非有意先人顧不能委曲
周旋同事於是忌者思去之乃以 武英殿書局需人
薦充校勘官稍外之也

聖祖故眷先生諭書成仍侍直在局二年而竣再入直
不數月忽有

特旨免侍直歸院先生遂以病乞假院長揆公聞之遷
延一年先生請益力竟歸先生長子克建成進士最早
後三年先生次弟嗣璫繼之爲翰林又三年先生入館
又三年嗣廷繼之克建亦入爲刑部其時查氏庭前有
連桂之瑞門戶鼎盛而先生片帆歸里蕭然如老諸生
角巾野褐徜徉湖山當事希得一見田父遇之時相爾
汝克建卒官先生益無意人世已而大難作闔門就逮
先生怡然抵京自陳實不知本末諸大臣共訊亦喟然
曰彼固敝屣一官者也其弟仕京相隔遠濶寧復知之
倘以此株連不亦枉乎乃共以其情上聞

世宗亦雅悉先生高節特令釋之并其子嗟乎先生之
掉首於要津者乃其所以脫身於奇禍也詩人云乎哉
先生所注蘇文忠公詩五十二卷搜羅甚富施王二家
不足述也敬業堂集四十八卷已行於世晚年所作者
不預焉乃爲之詩以勒之詩曰

世皆集苑吾獨集枯青山獨往保茲故吾人亦有言何
不競進豈知明哲置身安隱

杭州府錢塘縣教諭左丈江樵墓幢銘

江樵先生姓左氏諱臣黃字紀雲浙之寧波府鄞縣人
也國初吾鄉諸老先生以古文有盛名於天下者莫

如姜編修湛園次之爲萬五河管村而先生古文更出其上忽而精悍勁峭如孫可之忽而回翔紆餘如曾空青樓大防忽而生澁如吳淵穎從心變化不名一家顧湛園管村皆遊京洛京洛之元老輸心推挹以是得出入承明未央之庭竝參明史館務而先生落落穆穆不求人知其氣力無由達於

廟宇亦遂無有物色之者先生口吃其爲人疏散任本色威儀率畧最重名節雖先輩不肯少寬假嘗以周徵君鄮山未謝酬應累諷之一日諧之曰商容易代受寧王表閭之寵赴謝鎬京道逢伯夷勸其改姓信有之乎

徵君笑而謝之然不以爲忤也其後徵君之子宛春乞予銘徵君之阡深以先生此言爲憾予謂徵君大節終不媿於遺民而先生不失爲諍友竝可傳也累試布政司老而得薦北應計車伋侍郎滄柱在館中自度是年必入春闈親過之屏左右問所欲言先生嘿不答次日侍郎赴鎖廳猶畱關節一紙戒家人待左相公至密與之先生聞之卒不往侍郎在闈搜索先生文甚苦及拆卷乃知先生文固在本房然已置下選矣歎曰平生浪說古戰場此之謂耶先生晚以選人之籍司教錢塘寒氊索莫不改其樂弟峴任廣西學使有貲甚哆先生不

肯一分潤也所著有江樵集藏於家先生之子如晦嘗
乞予銘予未及銘而如晦死後十年始銘之其詞曰
不逢楊意肯學王維老我布褐潔我儒衣試看墓下帶
草離離

順天府丞提督學政鹿亭胡公神道碑銘

故京兆鹿亭胡公諱德邁字卓人由康熙丁巳舉人選
中書科舍人掌科事遷江南道御史歷掌山東山西陝
西河南諸道管理登聞鼓院稽察錢局巡視南北二城
丁內艱再補浙江道御史掌河南道遷順天府丞署尹
事以康熙五十四年九月十一日卒於位公故徽人也

自其曾大父始爲鄞人隱約者再世至中憲大夫文學
始以甲科起家用御史巡淮鹺內升起六階已推太僕
寺少卿未上以疾動乞假去公父也胡氏仍世爲臺臣
竝有聲然皆未展其用論者惜之公之少也承先世膏
粱之蔭顧十三歲而孤遂遭家難先是公之嫡母邱太
恭人無子早卒繼室以汪氏亦無子公生母洪太恭人
之來歸也稍後於汪氏而汪氏以其有子忌之太僕下
世宗親中有無賴者導汪氏以一飯之先自尊而別立
後且謀害公舉家大譁汪氏以多金重寶賂諸無賴欲
籍官司之力把持其事官司中有不謹者亦從而鼓之

然卒不得直汪氏訟雖負而其所以蕩胡氏之資者且數十萬及公長舉家爲汪氏危之公念其爲先人簪劍之遺仍以諸母之禮事之兼珍之養歲時行慶上壽之禮亞洪太恭人一等而未嘗少有愆忘汪氏內媿而已及公卒而汪氏尚存哭公大慟曰吾悔當日之爲人所賣也嗚呼世教衰薄有以前母之子陵其後母者有以爲人後之子但知其本生父母而不知所後父母者有以嫡母之子置羣母於婢列者不必其有怨與否也又其甚者明張太后之於世宗手挈神器以付之大禮之爭於太后無豫也而世宗妄遷怒焉百種摧折以終其

身其於人道幾不可問汪氏於公其義絕矣公之坦然
相忘而寧過於厚蓋懼傷太僕重泉之志可不謂之孝
歟公之爲臺臣也所上奏疏皆有關於國計民生而最
有關係者兩事其一以丙子夏江南督臣題畱知府在
任守制公言

聖世首崇孝治不應違例妄題仰懇

天語申飭以維人道之大經其一以丁丑春言

聖主求賢若渴臺省風聞之禁宜加寬宥以作敢言之
氣時以爲有古諫臣之風他如請發積貯以卹民隱加
矜慎以平刑禁計典大吏之歛索皆名言也豪民有強

據人妻者公痛懲之八旗人有強勒人歸戶者刑曹朦
混不得其情公訊釋之精明強固莫之能撓又嘗有庶
商逼殞平民以重賂求免死薦紳亦多爲之請公卒不
可然公之接物煦煦如冬日望之不知其風概若此也
公於童時已工詩父友李隱君杲堂器之甫冠卽追隨
黃都御史萊園方外嘯堂之徒爲西園之集及丁洪太
恭人艱服除徜徉林下若不欲出山者太僕有小築在
所居之西曰適可軒曰岸上船曰隱心書屋公於其中
更增廓之曰寶墨齋曰野意亭曰涉趣園曰延月廊曰
含綠窻曰書畫船曰悠然閣曰天香逕其巖岫曰雲壑

曰雙虬峽曰飛鷺曰青芙蓉曰與賓從唱酬其中湖曲
風流於斯爲盛取黃山松液製墨博采方程故物春以
爲胎故所作甲於江左於是張大尹萼山杲堂之子東
門董太學可亭皆仿其法製墨已而部檄敦促入臺副
京兆治三輔睠懷里社未嘗一日忘命諸子更闢所居
之東欲別有所營而公卒矣義襟敦篤里黨之中蒙其
惠者不可指屈風趣真率家居青鞵布襪不知爲貴人
也書法大肖趙董二文敏公云生於順治十七年九月
二十二日享年五十六歲葬於城東紀家山之陽有適
可軒集娶張氏封恭人亦工詩其與洪太恭人以姑婦

相唱和有世德堂集筵周氏子四銘彝銘常俱貢生銘
嶧舉人知南充縣銘鑑監生女二孫七人曾孫五人公
之卒三十年而銘嶧偕冢孫鼎台以神道之文爲屬乃
爲之銘曰

天都之望集於我邦世襲繡衣兼有文章蔚爲清門世
德克昌佳城鬱鬱表茲鄞江

署湖北承宣布政司使武威孫公誄

雍正十有一年

天子特命江西提刑按察司使孫公前往署理湖北承
宣布政司使未及離任卒於南昌之邸其門下士全祖

望聞訃於京既已爲位而哭因念使君之歷任外臺暨
權使也爲名憲臣其任牧守也爲循吏是皆班班在人
耳目國史家傳當自能詳其顛末卽以使君之莅吾鄉
而言遺愛所存亦更僕不能悉指也獨有一事實刼行
於吾鄉而其功遂流布於浙河東西然莫知其出於使
君者斯予不能不於哀誄之中仿柳子厚狀段太尉例
表而出之先是浙中以大逆累出

天子爲世道人心慮欲加警飭於是

詔罷浙江春秋貢士設觀風整俗使以訓之時奉

簡命持節至者爲大宗丞奉天王公旣宣揚 國家所

以激厲風俗之意人人當知大義甚諄且備未幾卽與
總督宮保尚書彭城李公學使翰長交河王公先後上
言浙人感

當宁教育之恩洗心滌慮痛自湔除而復科一事尚未
得閒以請使君之以太守至也嘗言諸生以立品奉公
爲尚而有倚託青衿不急國課作四民倡其罪尤甚是
在平時業有嚴律今約於試士時先使有司覈報苟有
此輩卽令停試俟其旣完方得從有司具狀補錄倘能
久而成風則士以進糧爲恥相率奉公民風亦歸厚矣
時里社不肖驟聞其事不能無怨使君弗爲動也已而

學使行部至寧聞使君之所行善之卽令行之通省是歲浙人之課爲天下最是時

天子已嘉浙人自新之速有意施予恩澤及聞此事大喜卽降

俞旨准令復開科試且以學使訓迪有方

勅所部議敘前此浙人惕息震雷之下深以含生負氣忽見屏於

聖明之世高天厚地俯仰無措至是觀光有路歡聲雷動而不知實自使君成之猶憶戊申之夏予適以事在杭時學使方膺

寵命予往賀之學使笑曰孫使君之功也然而使君未嘗與人言故人鮮知之居嘗竊讀邸鈔窺見

聖天子愛民如子之意如江蘇積歲浮糧一時蠲貸山左折畱漕米以至直省少有水旱卽令停征催科之不急三代以後實所未有然而夏稅秋糧則內外官寮祿廩以至邊海軍需一切祭祀賜予之用皆所取給使長吏務爲姑息之政釐成罷民將恃學校爲狡窟馮巾褐爲護符愚者効之相習莫療及其決裂而莫止勢必復出於鞭箠敲朴是適所以罔之也使君之爲此所謂本雖麟之精意以出之者不學之徒寧足以見其意哉使

君之初下車訪士於萬先輩九沙始知有予姓氏其後
顧予最厚然予未嘗以非公一至使君之室而使君之
重予者更甚夫上以爲天下慟而下以哭其私固人之
所不能自己而不得拘之以少長貴賤之分者也爰拜
手而爲之誄詞曰

西涼之域茂陵所開晉十六國繼翦蒿萊歷唐宋元頗
稱乏才運際中天乃起其衰峩峩使君破荒而出如鍊
石手以補天闕花磚綾被三館矜式淳歷方面樹藩秉
臬彼名與位有如飄蓬惟茲令聞可以無窮吾家枌社
桐鄉之東甘棠蔽芾我思召公

馮丈南耕墓碣

黎洲黃公之學吾浙東英俊多出其門下而最先推挹之者慈水馮氏也當是時津撫雷仙先生兄弟首傾倒其學躋仲侍郎以文章風節相顏行嘗有冒黎洲名致箋鄴仙者躋仲舉其中誤字以爲疑鄴仙曰太冲多學當有所出時人傳以爲雅語雷仙兄弟旣逝芾皇道濟皆嚴事焉而馮氏後起之秀乃有崛強特出則爲南耕茂才南耕嘗聞黎洲之論又讀其所著書不盡以爲然嗚呼以歐陽充公之學而原父介卿皆不甚服之古人正不以苟同爲是也南耕之學未必皆足以匹黎洲要

其所以角逐於膏盲墨守之閒自有不可泯沒者而惜其阨窮以死世遂無知之者嗚呼可悲也夫初吾鄉前輩有講經史之會梨洲歿後萬八徵君石園實主之南耕閒從講會諸公得其所記錄以爲未盡核多所彈駁石園於書無所不讀然南耕所攷據證佐嶽嶽莫能難也嘗謂學人言胡梅磻通鑑注地理之誤隨口舉示如河決下流而東注則近來釋地諸儒如顧亭林胡朏明顧景范閻百詩莫能過也顧南耕長於持辨而嬾於著書旣不遇頗怏怏得酒卽喜劇飲頽然有問所疑者隨口答之雖甚醉井井如故而或勸以筆記之則曰汝曹

識之可耳何以記爲或言其於春秋傳地理有成書而
總未嘗出以示人學者固請之則曰吾尚有所待也乃
未幾而不戒於火晚年益自放日穿穴於佛經決隄倒
瀾若有所悟然南耕故儒者其忽逃而之禪蓋有所不
自得於中而自其春秋被燬遂卒無一編半冊傳於後
者可悲也夫子嘗與萬丈九沙偶舉通鑑胡注之誤者
數條九沙歎曰南耕嘗言之矣顧予及冠出遊家居時
甚少未及一見而叩其所學爲可恨也南耕諱某字茗
園生某年卒某年年若干晚年一貧如洗好事者或載
酒餉之則度佛經於閣相對極歡陶然而醉客去不知

眞古之狂也

張丈韞山墓表銘

張先生諱錫璵字德符別署韞山浙之寧波府鄞縣人也張氏舊以多財雄於甬上至進士雪汀先生士埴始受業姚江黃先生之門稱高弟是爲先生之父進士之長公漁溪錫璵亦舉於鄉是爲先生之兄先生讀書承其家學鄭高州寒邨范延平筆山萬徵君石園皆契之其賦性醇厚而和平聖門之所謂善人也其造詣不言而躬行漢世之所稱長者也其爲詩古文詞溫乎如玉莫非有德之言東野所云賢人之心氣者也顧先生所

難及者尤在處兄弟之間方張氏之隆長公委家政於先生租賦貨賄無不出內其手所以應阿兄之需者惟恐不至旣而家中落勢不支從子輩請析居肥瘠之間淡然弗問也蓋其兄弟閒畢生有姜肱之好集枯集菀皆能以春容之元氣消其城府斯其所養可知已豪於飲其觴政亦風流溫籍意味深長與老友胡京兆鹿亭萬編修九沙張大令芻山李東門柴漁山鄭南谿每歲爲消暑消寒之會唱酬無虛日晚年遂成窶人又得足疾終日兀坐三餘草堂之西樓童僕遊散四壁蕭然不改其樂也先生於通家子弟最愛予謂他年可以與斯

交者先舅蓼厓先生嘗有不快於予偶及之先生笑曰
天下豈有以舅氏而與外甥爭名者耶通席爲之軒渠
是日先君亦在座歸而詈予曰汝無以張丈之言妄自
怙也先生之善解人頤類如此生於康熙壬寅月日卒
於雍正辛亥月日得年七十娶胡氏子五孫七葬於城
南之虎狼潭所著有韞山集先是觀風整俗使宗人府
丞左吾王公至鄞聞先生之懿行表其閭云卒之後十
年其孫炳來問業請予表先生之墓予始爲之表而系
以銘銘曰

是爲有道張公之塋勒我斯銘以當易名

柴丈漁山墓表銘

漢時於學校中必有高材生之選以是知瑰偉軼羣之士古亦難其人也吾鄉自國初諸老先生逝後陳先生宗獻爲古學同時和之者爲董先生次歐陳先生魯水柴先生漁山而漁山之材最高其爲文浩浩落落不依傍人門戶如河決下流而東注也如登高山而小一切也如庖丁迎刃解牛而磅礴自如也充其所至歐陽文忠公蘇學士晁詹事之流詩則渭南一派於是前輩鄭高州寒邨一見驚倒許其以詩古文詞名世前此先生不甚愛惜所作及聞寒邨之言始稍稍收拾之題其集

曰鄭存草然先生筆力殊絕於人而讀書畧見自許以故少深造精進之功生平嚴事惟宗獻相見多鏃厲甚至垂涕泣道之及宗獻歿而先生漸浮沈於唱酬燕集之間嗚呼有高材而不得竟其所至中道而畫良可惜也且益以見師友之助爲人生所不可少已爲人伉爽負奇氣篤於古道撫宗獻之遺孤二十年如一日予聞宋魏文節公罷相家居善引掖後進張武子王季羣之徒日相唱酬有柴張甫者俠士也下筆千言文節尤喜之然卒不達而死漁山之才頗類張甫豈其苗裔耶文節愛張甫而不克援高州愛漁山而亦未展其量悲夫

先生諱梓庭字上林別署漁山世爲浙之鄞縣人曾祖某祖某父某生某年卒某年得年若干娶范氏子二葬於某鄉之某原先生歿二十年予求其遺文欲爲論定而所謂鄭存草者以予少時所見已不能得其什一矣嗚呼以先生之性稟生前旣未能盡其材卽其所小就者亦失亡於身後不且將泯乎無傳耶乃爲之銘其詞曰

揆天之才而勵止於斯將無造物之忌人有以敗之我銘其幽亦無愧詞

墨雲董丈墓志銘

予少時過鏡川見梨洲黃聘君所撰蓬廬董贈公之墓
表摩挲石碣愛其文贈公者墨雲先生之考也又三十
年而墨雲之子又衡任以墨雲墓志請予文不足爲梨
洲役顧先生之淳行則善繼其家聲者也按狀先生諱
允爵字參雲一字墨雲贈朝議大夫應遵之孫蓬廬先
生德巍之子蓬廬子四長國子學正允雯次永昌知府
雱次膳部主事允霖皆沈太恭人出副室王孺人舉先
生家世膏粱甲於甬上天性孝友接物以寬應事以愼
喜怒不形於色補太學生或勸其從事於科舉則喟然
曰三兄俱在仕路如偕出孰與事親者奉沈太恭人左

右無方曲體意趣雖與三兄析居而田園賦稅一切皆掌於先生之手三兄板輿迎養旁午交錯太恭人以先生之善養不忍舍之而去遂不復行已而長公逝世次公遠去滇中太恭人哀樂遞傷幸先生在膝下委婉承順晨羞夕膳得以加餐從子竝先自楚歸先生與其讀書爲之授室於已之居然而門戶日闢婚嫁日繁先生以一身任之雖資斧不繼拮据從事未嘗使太恭人與兄知之也太恭人患足疾臥牀數載先生晝不解衣帶終夜不敢熟睡其逝也哀毀骨立嗚呼世教衰薄大倫乖刺有以前母之子而凌其後母者有以後母之子而

摧挫前母所生者履霜之痛蘆花之悲聖賢尚遭此厄
至於嫡庶之間尤所不免而先生之於沈太恭人較之
所生有過之無不及可謂孝矣永昌之貳守於東萊也
招先生爲左海之行先生赴之遂得遍覽大澤天柱諸
山洞竹林寺三山島蓬萊閣諸故蹟謁東海神廟有吳
道子畫歸而摹之府署之壁因謂兄曰坡公彭城風雨
之夕諒與吾兄弟對牀一致耳秋深取道金山虎邱一
帶縱遊而歸城東之獨山舊有莊其後傾圯先生重葺
之題曰愛廬時王孺人尚在堂取愛日之義也九宗七
族之中貧而無告者竭力周之顧以享年不永未及四

十而卒君子惜之生於康熙某年月日卒於康熙某年月日春秋三十有九娶黃氏予中表姑也子任太學生女二葬於梅湖栗樹塘之尹畧銘曰

宗族稱孝鄉黨稱弟聖門論士得此非易而況生於素封之家長於貴介之地純心篤行春容無際曾斯人也而不壽吾不知大造之何意千年馬鬣葱龍佳氣寒山片石永言弗斂

學正董筆雲先生墓表

六朝重世家誠以宿德耆老必於是乎出其爲風俗所關不少後世日凌日替新秦之門戶狼狽無狀矣其猶

有六朝之遺者吾甬上爲最甬上世家近亦就衰其能
力持高曾之規矩者董氏爲最董氏之宿德耆老以予
所見蓼存先生其最也先生自其王父以來累世擅膏
梁之望而好禮樂善亦累世不怠吾甬上世家之勤施
流澤莫之或先也及先生之從兄弟或官六曹或守方
面或佐成均相繼翱翔天路而先生高文積學累試不
售遂以明經上舍需次儒官顧澹於宦情終身不出至
其孝友睦婣任卹之行益然爲先人培元氣則孔子所
云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者矣先生之扶藉族郇者事
不勝書書其大者自王父叔立先廟先生又建崇本書

院於廟旁置田以充膏火之需董氏子姓皆得肄業葺
修始祖塋道以及列祖丙舍大會宗人椎牛上冢重纂
族譜又編遠祖純德徵君廟志每歲青黃不接出倉庾
所貯以賑諸宗歲杪又贈以銀物太孺人張氏早卒繼
太孺人亦張氏渭陽寒泉之慕其於二家舅氏一體同
功不分厚薄外舅范君夫婦未葬葬之妻弟無子買妾
贈之禮部侍郎銜中史公先生僚壻也未遇時窶甚先
生周之無算女兄弟三人或不永天年或孀居撫其諸
甥使得有成有先業在鄒溪溪上興築若塘若堰若橋
不惜多金歲租所入不以輸家卽存之溪上次年平糶

以拯疲民嘗有盜夜竊先生所糴金而去者先生榜之於門曰吾之出內於此畧有古人社倉之意以爲汝鄉緩急今盜吾金是互鄉也汝其能無媿乎盜於是夜復還所竊金次日謝過感泣蓋先生之古誼出於天性初非慕義強仁者流故其心城血路至於穿窬之輩俱爲悔悟嗚呼漢人引鄭長者之語曰三世富貴知飲食五世富貴知宮室予嘗以爲鄙言夫累世富貴而惟飲食宮室之是曉賢者損其智愚者益其過耳若先生之深醇豈弟鄉井稱爲有道士林推爲君子豈非克世其家而不媿於宿德耆老者歟先生諱允霽字筆雲一字蓼

存廩貢生侯補州學正曾王父光永南京北城兵馬司副指揮王父應遵諸生以孫永昌知府署貤贈萊州府同知父德嵩諸生孺人范氏生子元裕元毅李氏之筵生子元敬敏政胡氏之筵生子元敍女四孫十一孫女七曾孫五曾孫女六元孫女一生於順治某年月日卒於雍正某年月日享年七十有七葬於桃源鄉之姚王塔又八年而第四子敏乞表墓之交於予惟敏也恂恂有篤行能嗣先生之風予益樂爲之銘其詞曰

周官六行備厥躬九宗七屬慈惠鴻世家喬木增穹窿墓田高敞足有容萬家他日壯崇封

范培園墓志銘

城南老友范君培園精於岐黃之學其所造蓋高鼓峯之流也其人之仗義好古亦高鼓峯之流也培園九歲喪父十有四歲喪母零丁孤苦家無一壠之植顧於殯葬大事能要於誠信雖成人有弗逮識者以爲有道之器補國子生工於所業可以進取於功名之路而以貧故隱於醫其治病巧發奇中自當路及薦紳士大夫以至下戶無不延之終日肩輿不得少憩猶苦未遍然培園寧先下戶而謝豪門或終日無所得弗以爲恨以是雖負盛名而其家一貧如洗里中耆宿與培園同甲子

者前翰林蓼厓蔣先生陳丈南臯前磁州牧萬君西郭
皆與培園厚歲在己未予爲蓼厓先生稱七十慶約同
人集紫清觀下看荷時西郭已逝培園遊山左南臯在
昌國蓼厓先生於席中睠懷齊年正屈指興存歿之感
忽有一舟自塘外過遙睇之則培園之歸棹也予急呼
之畱與共飲培園忘其自遠道來者畱連竟日其諸子
聞之絡繹而至培園麾之使去其雅懷若此宗人有爲
兩淮運使及鄆陵令者培園貽之書但以祖祠祭田爲
言不及其私培園嘗過予歎曰以子之才蕉萃菰蘆中
惜予之力不足以振之予曰予自謀之不暇而皇皇爲

予謀宜乎其貧不可療也培園爲之軒渠每賦詩必與予商榷頻年神力漸衰吟咏少減去秋出其東隣陳氏夜飲作云愛客陳郎累投轄畏寒范叔早添裘中唐人風調也今春社後予與南臯冒雨訪之值其郊行未還諸子治具畱客以待飲罷而培園歸爲之狂喜是夕止宿和予詩云龐公夫婦忘機甚肯教嵇生題字歸蓋實錄也相約叢桂旣開當謀再敘而培園死矣培園病前一日猶爲予婦視疾及病篤口語期期其所念者則予婦之病也嗚呼其亦可感也夫培園生於康熙庚戌某月日卒於乾隆癸亥五月二十一日曾祖某祖某父某

娶某氏子八人女一葬於某鄉之某陽其銘曰

善人之資俠士之骨宛其死矣賁志勃菀故人有銘于

秋不沒

葉徵士桐君哀詞

同年宜興儲君寬夫來京亟爲予言其鄉葉生桐君之
材桐君故寬夫世父六雅編修弟子因從之至太原纂
修山西通志撫軍石君奇其才延之使課子踰年桐君
來太學將應順天鄉試然愿甚不識九衢南北欲與諸
名輩還往不可得其尤欲見者莫如臨川先生而無從
訪其邸第日俵俵然最後始得見萬孺廬編修問之編

修笑曰此吾東隣也以君之才正先生所願見者於是偕之登先生之堂而予時方假館先生邸中桐君向曰從寬夫聞予名并求見予是日桐君以所著史論來先生與予挑燈讀之其攷索尤詳於唐以後六史其議論尤悉於西北諸陲先生歎曰此近日史學所希也秋試不售復赴太原而

詔求大科之選撫軍心知君之才顧以在已幕中爲嫌遲回久之臨川先生聞而笑曰豈有人才如葉生者而乃以嫌爲言乃使人展轉致意撫軍卒薦之桐君再入京予已從臨川邸遷於街西南然相去不遠也桐君覓

予之寓復不能得而予適以俗務未遑過之乃未幾而聞其病病不數日遂死其去

臨軒策試僅一月耳嗚呼天既予人以瓌異之才而復困之短折之命使其秀而不實誠不解其何心也如桐君者卽令以青衫終老要其著述亦當有以自表暴於世而顧厄之一至於此桐君之貌甚蒼其爲人絕無少年才士習氣萬編修嘗曰是人他日必成令器豈料其究竟乃爾耶桐君諱翥鳳字鳴周江南常州府宜興縣人以諸生入監得年三十有三歸安沈徵君東甫在太原嘗見桐君之文而心折之其抵京則桐君歿逾月矣

謂予曰子當思所以傳之予乃爲之哀辭使其家鑒諸墓而選其文之尤有關於舊史者入詞科摭言中摭言所載之文莫有冬於桐君者痛其死也其詞曰以君之學足以追夾漈跋深寧而未見其止以君之遇亦幾幾乎入未央登承明而遽促之死彼世之牆其面而錐其指者方且童其顏而兒其齒彼蒼者天曷以有此

汪孝子墓志銘

汪君萃宗請予志其尊人孝子之墓予以方丈朴山張君南漪之傳已足盡其生平詞難更設遲遲未及答也

萃宗請愈力會予有度嶺之行萃宗遣人隨予舟中必
得文而始返有是哉表揚先德之殷而媿吾文之不足
慰其望也孝子諱之麟字天石一字怡菴世爲徽之某
縣人今爲杭之仁和縣人汪氏世爲天都甲族孝子曾
祖某祖某父仕周母丁氏孝子至性過人九歲失父擗
踊哭泣變除之節罔不中度其檢點附身附棺之物有
如成人旣長自以養不逮父所以事丁孺人者竭誠盡
慎日食飲必偕婦侍於旁撫摩哽噎審其嗜好而進之
呼其所愛子女而使其之以承色笑巾裙廁踰身自浣
濯盛暑嚴寒扶掖不離蓋丁孺人春秋八十六孝子不

脫冠帶而養者五十年其寢門詳悉不可殫述而精誠
所至通於神明者有二方丁孺人初娶居傷逝致疾昕
夕涕泗目爲之成障醫治不效孝子以舌舐之一夕頓
返光明及年逾七十復病泄瀉甚篤孝子與孺人唐氏
焚香告天願減算以延母壽疾爲之瘳予嘗謂忠孝人
之大倫無可軒輊然而節烈之事每以激昂慨震蕩
耳目易於流傳而家庭庸行反多忽之若孝子之醇德
深情天地爲之感動況其餘乎晚年嘗患足瘍痕深寸
許撫髀悼念恐負全歸已而平復古傳所稱樂正子春
之事何以加諸乾隆改元之歲以其父諱日展墓悲號

泣血遂以不起年六十六娶唐氏少房虞氏子四萃宗
厚宗鴻業鴻涵皆克家而萃宗鴻業與子善孫九葬於
某鄉某原於是浙中大吏採鄉論下有司覈實僉曰應
旌乃得請於

天子勅賜坊以表之更爲之銘其詞曰

墓闕峩峩慈烏哺之墓田畦畦孝荀護之本支百世天
其祚之

龔丈省齋壙志銘

錢唐龔鑑朋輩中之方聞者也方其未通籍時家貧甚
顧予過之見其雞黍之養不置於堂上猶能以餘力爲

吾曹蔥湯麥飯之驢因叩其所由來則曰非我叔父之力曷至此叔父七歲而孤吳回爲虐蕩吾家世父與吾父皆出遊以希一遇叔父始棄書卷習計然策車奉母稍足自給而吳回又困之顧叔父才敏幹不數年復振會世父薄宦資其行李吾父困於久客清其逋蓋叔父自六十以前幾三致千金陶朱公不足多也世父卒於官家早罄叔父任其八口之事吾父病癯不肖依賴者益多惟叔父所以教吾兄弟者非徒推肥就瘠衣食之惠而時時以立身行己先正格言諄諄三致意焉是尤世俗中所未有又曰叔父所見卓然如堪輿家鬼蔭

之說世爭信之而叔父唾之每言吾父子兄弟生爲一
氣死當一邱斯古人族葬之說所以不可易也遂買地
南高峰下傍大父母墓約他日左昭右穆兄弟則同昭
穆之位以次並列子孫輩無違也不肖以拔萃上成均
叔父謂曰行矣報國以光大其家不必以老親甘旨
爲念也當是時鑑爲予言感慨於邑至淚下是年先生
七十因乞予文爲先生壽鑑尋知江南之甘泉六年以
丁艱歸不名一錢先生喜曰是吾家兒也未幾鑑卒子
少無以爲喪先生經紀而撫綏之然先生之勤施正不
止期功以內平生麥舟之惠多至三十餘家未嘗挂諸

齒頰有王之元者里人也作客久矣忽得一官過家以重幣致先生且以書謝平生所受之恩而先生茫然曰吾疇曩與之交亦無甚施惠也蓋其不責報如此人或挾詐以來先生知而待之以誠其人遂化爲善士少年嘗客吳門拒奔女然終不自言每逢忌日雖年篤老必屏酒肉孺慕之感如一日謂諸子曰財能益人亦能害人汝曹勿羨多金惟讀書敦行爲可久耳嗚呼如先生者可不謂之獨行傳中人物歟世道澆漓斯人日自戕其元氣如啖徑尺之野葛而自謂足以長生何其謬也聞此風者其亦可以瞿然矣先生諱茂城字汝璞一字

省齋先世由餘姚遷錢唐曾大父某大父某父某母某氏苦節教先生以有立者也生於康熙某年月日卒於乾隆某年月日年八十九娶某氏少房嵇氏艱於得子撫從子鐸爲子已而得斌皆諸生學行不下於鑑女一適項根孫六鐸斌乞子銘銘曰

鬼蔭之說大儒惑焉孝友之至悟彼妄言南高先墓昭穆訢然

桐鄉朱母錢孺人耐葬志

吾友桐鄉程君尚賢篤行人也亟爲予道其祖母家錢孺人之賢孺人者朱青崖之姬也青崖娶魏孺人生

子豫而卒繼萬孺人病不任事於是孺人歸焉孺人性
貞淑尤善治家萬孺人遂盡以家政委之曰吾得養病
必不咎汝專也然孺人無小大必稟而後行歸二年舉
子上錫又踰年青崖病孺人甫孕扶持湯藥盡瘁青崖
病卒不起又二月復舉子上鈐孺人當大故搶攘之際
支離牀蓐加以悲恫而附身附棺巨細井井有度萬孺
人仗之如左右手垂涕語其二弟令以姊事之孺人謝
不敢數年二子稍長就塾而長子豫病豫之婦甫舉次
子又病塾師亦病孺人以一身枝柱其閒藥餌茗粥無
事不經其手豫之次子以母病亦賴孺人撫之先是青

崖臨終分其田宅爲二以授豫兄弟然意猶躊躇孺人曰君殆爲腹中兒懸懸也庶子豈得視適子幸而生男分上錫所有予之可矣豫雖分產同居如故一切皆令孺人掌之至是以病益仗其力塾師卒無孺人令棺衾必如禮七七之中皆上奠護喪歸其家乃上未幾豫卒數年萬孺人亦卒蓋自青崖之逝十有九年養生送死皆孺人力任之孺人督其家以勤治之以儉九宗二邨之事無失禮而加之以媯睦教其子以立身行已故其子皆競競以墮其母教爲懼雍正十有一年秋八月以疾卒生於康熙八年夏六月得年六十有五上錫上

鈐皆太學生孫四上錫將以今年十月祔葬孺人於先墓而介尚賢以乞銘於予予因以平日所聞於尚賢者書以答之銘曰

錢氏之簪應女星兮月則幾望人不驚兮其君之袂亦退聽兮亦有冢嗣視之若所生兮慰我夫子於九京兮宜其身後梧竹馨兮百世而後視我銘兮

朱孺人李氏志

予遊江都於朱上舍自天爲最契征車南北弭節之辰未有不聯牀作十日話而自天之孺人李氏甚賢而能予以邱嫂事之自天館予於齋中寒暑飢渴孺人能從

壺內揣度無不中乃知龐馬漢陰過從泊然兩忘於主客固其交道之深要必其內助之賢足相副焉自天每以幹濟才自負不徒伊吾雕蟲之技顧孺人之擘畫每爲自天所不逮自天性疏宕一往不羈孺人每引而納之矩矱以予所見閨閣之秀大都才德不能兼備獨於孺人以爲無憾故自天不獨倡和之雅也而兼以師資之敬然自予累館其家見孺人於家事上自王舅姑君舅姑旁及先後娣姒下逮子姓賤而奴婢外則親黨應酬內則米鹽瑣屑無一不勞其神竊爲憂其不給嗟夫綺羅膏沐笙管鶯花江都之積習也孺人反是而行之

無亦違時風衆勢而過自苦乎而況百感萬勞旁午交錯苟非金石豈有不蕉萃而待盡者乃未幾而孺人果卒其卒也遺言片紙了然於生死之際而目猶強視口不受含可傷也說者以自天之才尚未得泥金之報以慰孺人其耿然者殆出於是然此猶其淺者蓋孺人門戶所寄一旦忽焉老親惻惻稚子呱呱長逝者有知何能自己自天以所作孺人傳來乞銘予曷敢辭孺人姓李氏世籍鎮江之丹徒今居江都康熙癸巳舉人某之女生於某年月日卒於某年月日得年三十有八子一嘉穀葬於某鄉某原凡孺人之生平其見於自天傳中

者不復備

鮑參軍集外編卷七終



鮎埼亭集外編卷八

鄞 全祖望

紹興



碑銘 五

非堂全先生墓碣銘

非堂先生姓全氏初名大震字懋韜後名大震字二何
先宮詹公次子也宮詹長子舍人才筆華綺而先生更
橫厲宮詹晚年嘗撫先生嘆曰此奇兒也吾家文章之
寄其在斯乎壻於陽羨吳氏故巨富資貲數萬金隨手
而盡放浪湖海不可一世遂成窶人所至有殘杯冷炙
之嘆卒以客死茗中其所著東皇集散佚不傳李杲堂

PL
2704
.A1
1892
v.16

輯其詩僅得數十首先公復加搜訪始得四卷而古文
無存矣顧杲堂所作先生傳則於其大節有未及者先
生初入京其上世門舊尚多顧心非韓退之上書求售
不肯自通長安米貴始大困吳尚書生白李尚書稽仲
江翰林柱北皆力吹噓之於是施相國存梅招之東閣
是時奄人方盛相國依阿奉命而已先生乃謂之曰閣
下當有以制權璫而顧爲權璫制乎卽令如茶陵之於
逆瑾已不能使天下後世白其心跡況未能耶竊爲閣
下危之相國以是不喜待之驟讓先生謝曰一介書生
閣下卽麾而去之非所怨也遂不復往周御史昌晉陳

御史朝輔皆待先生厚然先生以其附奄也累斥之於是連試順天皆不得售已而朝政一新先生大喜有極陳時政疏將投匭會亦有不慊於中者嘆曰尚非其時也拂衣南歸自是不復入京關西許次龍者亦豪士贈先生詩有曰橫犀貫玉高車馬不見厰臣並陛下如今天子忽異常開口要進虞與唐聞君萬言書滿紙草成不上果何以抱璞荆山每見擯折弩下鈞羞再進紀其事也嗚呼先生所自立如此而臬堂僅以詩人目之是豈知先生者哉先生生於萬歷某年月日卒於崇禎某年月日以宮詹任子恩入太學葬於贈宮詹公墓旁子

一美閑先生最工書兼喜畫醉後掃雪呵靄隨意揮灑
老筆頽唐至今戚黨中尚多有之其銘曰

有才挾天如同甫詈曾詆龍亦其伍不屑大魁節更高
布衣何妨獨千古孤墳四尺東湖東夜有精光降白虹

先曾王父先王父神道闕銘

吾鄞之全氏自宋太平興國中侍御府君由錢塘來卜
居城南之桓谿十六傳而遷城中檢討府君始以篤學
懿行稱人師侍郎府君以碩德大節在永陵講筵直道
不容外遷陪都和州府君以慈惠之政歷守南畿爲循
吏應山府君文學淵奧牽絲作吏未展其用祖望之高

王父也應山府君伯子諱大和字介石別號他山國子
監生叔子諱大程字襄孫別號式公府學生他山府君
無子以式公府君子爲之後祖望之王父也諱吾騏字
聿青別號北空他山府君兄弟當明之季用錢忠介公
薦一以大理寺左評事徵一以太常寺博士徵見江上
事不可爲俱不受丙戌以後甬勾東之人遠在天末尚
煩多士多方之訓成化最晚其在世祿家子弟尤爲甚
焉而吾全氏一日棄諸生籍者二十四人他山府君議
以東錢湖之東最稱荒僻而吾家有田十畝在童叟又
爲東湖萬山之中人跡罕至欲避地焉王父時年十六

他山府君問曰汝能絕意人世乎王父曰謹受命卽披
野服隨二父入山一門共修汝社力耕之餘清吟而已
高先生隱學嘗嘆曰謝臯羽棄其子行遯終身不相聞
問鄭所南則無子未若全氏之駢聚也而家業自是蕩
然城中里第爲營將所踞圖書法物無一存者所有春
雲軒池沼廢爲馬_既乃自以爲入山已深而杜魯起兵
管江構禍山中犬牙交錯血瀑腥嵐風鶴之警日至雞
犬俱遭物色塞長土團雜沓來過雖邀天幸卒得免禍
而危機已遍歷矣辛卯以後始得稍靜而他山府君暨
孺人李式公府君暨孺人翁相繼逝世又喪吾前王母

再娶始得舉先君子兄弟而王母又逝先君子兄弟皆
王父所親字也其荼苦益不堪而怡然不改其樂先君
子既長始返城居得一椽於宮詹府君第中湖上有不
波航者陸氏之詩樓也王父與李先生昭武輩遊其上
日唱酬焉望見之者皆知爲咸淳以上人也得年六十
有八而卒生於崇禎辛未十月二十四日卒於康熙丁
丑五月初二日子二先君暨仲父也乾隆丁巳三月以
不肖祖望邀

恩命貤贈翰林院庶吉士王母潘氏董氏俱贈孺人贈
公性方嚴跬步不苟而忠孝之行根於天性和州府君

之祭田幾爲羣從所廢贈公以死爭之得止他山府君
仲弟亦無後其繼子不肖奉養有闕贈公月致餼以饋
之羣從輩或加橫逆勿校也所著有梓里諸忠傳略二
卷聽濤樓詩二卷葬於城南和州府君墓旁先君子欲
爲贈公作志而未就也凡不肖之所述皆先君子口授
之而次之以爲銘銘曰
肥遯之節固窮之操其身則厄其道則高作詩貞石垂
之罔極

穆翁全先生墓志

族祖穆翁先生諱美樟字木千晚年別署穆翁先宮詹

公之孫而舍人公之次子也先宮詹公家貧甚舍人之
歿棺衾俱竭力而後備故先生雖世胄蕭然如儒素獨
與兄弟講求佐王之學尤以名節自厲熟於史三漢南
北朝兩唐紀傳背誦如流王節愍公令鄧深器之張督
師蒼水爲諸生放誕不羈呼盧狂聚窮晝極暮自其父
兄以至師友皆拒之獨先生一見曰斯異人也乃盡賣
負郭田三百金爲償其負而勸以折節改行督師於儕
輩不肯受一語惟見先生稍歛其芒角以女妻先生仲
子已而江上大亂先生驅馳其閒事既不克幅巾歸里
而督師以蒼頭異軍累蹶累起崛起山海遂爲

大朝所指曰先生買屋於黃巖將以密置督師之家未
發而其眷屬已被錄乃遣仲子挈婦往避地焉先生自
是遂爲目盲一無所見掩關靜坐如袁閔之居士室如
范粲之乘柴車言笑俱絕侍者但聞其中夜必有嘆聲
於時督師戚里株連者多先生門外邏舟之過不絕顧
風波不及焉臨終書末命曰吾未得爲蒼水延一綫汝
曹當世奉其祀嗚呼太白之識汾陽其與先生之識督
師皆出於風塵物色之外一則爲中興之元老一則爲
窮島之孤臣成敗不同而其無愧爲天地閒偉人一也
生於萬歷某年月日卒於康熙某年月日娶周氏江上

授禮部主事子三其仲爲督師壻者遂居黃巖葬於東
錢湖祖墓旁所著有崧憲集風格亦九靈山人一輩也

族祖葦翁先生墓志

葦翁先生諱美閑字吾衛先宗伯公之孫二何先生子
也二何先生雄於詩其草書尤偉先生詩有父傳而畫
馬極似松雪宗伯故清貧二何先生更視財如土隨手
而盡至先生遂窶甚同里陸大行文虎與二何先生善
重之婚姻故先生爲陸氏壻大行最持標格羣從子弟
少可者獨奇先生曰此郎他日不僅以風雅稱也國難
後自以明室世臣不仕異姓集親表巨室子弟爲棄繻

社於是願入社者楊氏則文懿公裔孫文琦文瓚屠氏則侍郎大山孫獻宸董氏則侍郎光宏孫德欽翰林樾曾孫劒鏐周氏則尚書應賓孫御天陸氏則都御史世科子宇燝宇燥李氏則尚書康先孫振璣振玘徐氏則大理卿時進子鳳垣施氏則都督僉事翰子邦玠高氏則都御史斗樞子宇泰吾家則族祖木千先生暨先曾王父兄弟皆豫焉而武進王忠烈公子之棧以忠烈曾知鄞故來僑寓亦願入社謝昌元聞而惡之曰此輩不復求死所耶順治丙戌之杙以部曹爲金華朱閣部所招守義烏死戊子二楊兄弟獻宸德欽邦玠五人謀以

城應海上不充俱死宇泰牽連入獄幸免先生不以懼
禍自降其節已丑監國至翁洲先生爲之治其屏履則
貨宗伯遺居應之自是祇老屋兩閒有時晨炊不給先
生畫馬自若監國召之爲樞曹未赴翁洲破而止二陸
之居與先生隔一垣姚江王侍郎梟首城上宇燭竄取
以歸藏書庫中每年寒食密邀先生出其首以一卮祭
之雖其家人有不知也壬寅振璣以降人所告入獄癸
卯先生與宇燭俱逮至杭嘆曰吾不可辱一夕暴卒明
年張尚書難作木千先生以其姻亦幾不免蓋二十年
來社中人物或死或生要皆以完節終六朝最重門第

自唐以後始衰今以先生社事觀之乃知故國喬木不
可不亟爲封殖而成周分殷民於諸國漢人徙齊楚諸
族於茂陵興王之慮所必及也先生被難詩稿散無存
者子二宗然宗岐俱國子生而無嗣從孫國泰爲之後
雍正甲辰始葬於宗伯墓旁先贈公嘗欲作先生傳而
不果予爲此志亦猶先贈公之意也

先公墓石蓋文

乾隆三年臘月二十六日先公吟園府君卒於正寢距
生之歲康熙二年三月二十五日得春秋七十有六其
時不肖孤祖望方摧毀苦塊不能親楮墨故乞表墓於

李宮詹穆堂志墓於謝觀察石林皆本之萬編修九沙
之狀歲月匆匆忽至卒哭卜葬既有期爲念僇民之恫
末由抒寫輒瀝血濡毫用訴荼苦并取其與表志足參
稽者嗚呼先公之舉不肖最晚而不肖少多羸疾先公
憂之嘗與吾母太孺人挑燈相對舉柳河東與許孟容
書謂行年四十有奇春秋祭祀隻影煢煢懼此藐孤弗
克成立未嘗不潸然淚下也不肖年四歲先公親課之
粗解章句先是有兄祖謙最慧甫就塾卽遍通諸經大
旨親表中有聖童之目六歲而殤先公哭之幾成心疾
至是嘆曰是子雖不逮其兄然亦可見也而一歲中多

在牀蓐先公竭束脩所入拮据參苓家日益困不肖年
八歲先公於治經外授以通鑑通攷諸書講畢撫摩而
時其寒熱呼太孺人賚果餌焉嗚呼先公之於不肖字
之艱而教之瘁如此已而不肖稍長薄有時名緣家之
貧不能不衣食奔走既不克親陔南朝夕之養而期功
強近無一足恃望雲之淚與嗟子之夢無日不交馳也
先公深以不肖疏率憂其挫折每一貽書三致意焉不
肖卒未能折節跋前疐後所至輒困先公之懸懸者十
年如一日也雍正壬子不肖流滯計車而有婦張氏之
喪上累尊章所生一女又殤倚門一慟老淚爲枯嗚呼

不肖之於先公其罪不祇在失養也先公性忼直不設
城府與人言洞示肝膈胸中有不可輒面折之雖素憎
其人有善弗掩也尤以尊祖敬宗爲急羣姓中或廢棄
先人之遺業必力爭之敗壞先人之遺教必痛責之不
改則疾之若讐幾不欲與相見不肖自京師歸先公方
作族祖義田宗老六公傳六公者前宋遺民叔和先生
暨其子鼎孫謙孫晉孫頤孫鼎孫子耆也實置義田以
贍吾宗三世而始備謂不肖曰先世之厚如此子孫弗
克守也今以汝之力固有所未逮惟是始祖侍御公墓
道荒蕪三春寒食麥飯闕然吾負郭之田十畝欲捐之

以供祀事汝其行之卽他日東西南北侍御公無匱祀矣不肖幸得遭逢

大禮馳封兩世焚黃之日先公曰非總憲以上不得封曾祖卽欲馳封者亦必登三品吾非敢無厭也然安得再展一世

恩命乎先公之不忘其祖如此不肖之續娶於京也本謀迎養而不果旣歸婦曹氏以新產女畱京先公故望抱孫聞其爲女不懌又思見婦日惘惘焉會得疾不肖私念八秩老人不可以豫凶事爲忌乃竊爲之治諸壽器而諱之先公聞而笑曰是謂我不達也行年至此其

又何求顧念汝鮮兄弟支左誦右故戚戚耳已而太孺
人大病入冬未愈先公亦疾動臨歿之日坐牀簣謂猶
諄諄以力不給爲虞嗚呼不肖所以嬰先公垂歿之念
者一至於此罔極之痛豈凡爲人子者所得同乎吾全
氏自宋侍御公遷鄞二十三傳而至先公五世祖諱元
立明掌翰林院學士工部侍郎高祖諱少微和州同知
曾祖諱天授知應山縣祖諱大和國子監生本生祖諱
大程以諸生徵父諱吾騏以布衣徵今贈翰林院庶吉
士世德清白爲句餘望先公諱書娶吾母蔣氏其年少
九歲木阜山之原墓道也先公平日不輕著述比其晚

歲始多作詩至其放證吾家文獻則所學之精可概見焉舊譜謂北史商洛諸泉乃平東將軍全懌入魏其子暉食邑白水故改爲泉先公曰未敢以爲然也全氏之先出於泉非由全而改也平東之後居商洛則誠有之然唐末雄武節度使師朗王蜀之勛臣也其後有金川防禦使師郁孟蜀之藩將也世爲商洛豪宗不聞其改姓也安得指北史諸泉以爲平東之後乎舊譜又稱始祖侍御公之父仕周世宗朝官中書令先公曰殆吳越宰相耶卜國板蕩中朝阻隔鮮有越國而仕者又稱侍御公出青州爲同知先公曰宋無同知州事之官蓋知

州也司空公有女葬其封公墓旁卽荆公女墓故址先
公曰此謝臯羽題詩處也不肖又嘗問明南都無詹事
而宗伯公自少詹改南都應補何官先公曰應借一級
補祭酒先公之攷證蓋亦劉道原之流亞而耿介之性
復相近焉是爲銘銘曰

在昔柳州志其先人有文炳炳萬年之邨嗟予小子望
之赧然聊以告哀敢謂可傳

先府君石槨銘

乾隆己未三月甬句東全祖望令匠氏爲先府君作石
槨告成將以結壙因援漢景君宋歐公之例而系以詞

詞曰

死欲速朽有爲而言人子之心豈曰其然木峰之南卜
云其吉白石不爛斯文不滅

先仲父博士府君權厝志

嗚呼先仲父客於外者五十年而卒於京師從子祖望
力未能歸其殯也權厝於宣武門之南丁巳祖望將歸
省覲而尚未能以殯行乃爲之志先仲父諱馥字子修
浙之寧波府鄞縣人生於康熙丁未六月十三日卒於
雍正甲寅八月十八日得年六十有八先世系譜之詳
以權厝也故弗備嗚呼吾家自遭兵火家業蕩然仲父

少於吾父五歲生未幾時而王母逝其零丁孤苦吾父
時時述之仲父年十八卽遊京師借硯田以餬口然其
爲人豁達大度雖在貧困中於錢幣視之不甚經意其
與人交務歸於厚而每失之過同里先輩官於京者如
屠尚書芝巖仇侍郎滄柱陳大理心齋胡府丞鹿亭萬
編修九沙皆重之橐中游資亦稍裕顧謂黃金身外之
物散盡可復來耳同里親舊至京者卽館之爲之謀其
所往不得則衣食之疾病則扶持之急難則調護之死
喪則殯殮之雖百施無一報不恤也蓋仲父雖與吾父
同產而所見不同吾父嘗述魯齋之言謂爲學亦當治

生所云治生者非孳孳爲利之謂蓋量入爲出之謂也
故吾父介於取亦介於與每遺書必三致意而仲父弗
甚省吾父以其久客於京乃資送仲母入京食指愈重
客愈多掌司天監者以仲父通星歷薦授博士受任歲
餘不自得引疾罷已而仲母連舉二弟吾父遺書促歸
曰遊興亦當闌矣仲父亦竟弗歸蓋其生平之志過侈
欲以有得而後歸不知其遇之蹇也已而仲母以病卒
又喪季弟哀樂遞傷始漸困仲父故嗜酒以此得疾久
而愈困意氣因日落然偶得數金見以急相告者卽解
橐與之未肯以力屈而阻也雍正庚戌祖望入京仲父

見之喜甚急呼酒飲之已而泣曰汝父累書遺吾吾豈
不願歸顧當日之遠志爲何如而今日尚小草乎其待
汝成進士吾偕子而歸耳癸丑長弟又殤仲父益忽忽
甲寅五月方遊潞河及歸聞仲父病遣人迎之旣至醫
治小瘳忽復沈篤嘆曰汝之成進士必也而吾不及見
矣遂絕嗚呼仲父之生平不無過於疏落然而其意則
歸於厚者也以近日世風之偷如仲父者可多得乎而
究竟如此天也仲母董氏亦有賢行其在家也撫視祖
望如子吾母每言之未嘗不流涕也嗚呼祖望不肖使
仲父之殯尚畱滯於此誠罪愆也抑尚未有子未能爲

仲父置後稍待之將卜地而謀歸葬焉謹志

張孺人神誥

嗚呼是爲亡婦張孺人之壙孺人世居鄞江城北曾祖某祖某父某世以儒業其家孺人之姑氏與吾太孺人家有連故孺人歸於我孺人及笄多病尤不善飯太孺人聞而憂之其于歸也予以衣食奔走一歲中在里門不及數旬孺人力疾爲堂上視菽水家君子性嚴重雖子弟不輕假詞色獨見孺人輒一霽顏孺人嘗以予性地忼直恐不容於時多因事相規切戊申之夏予患齒痛甚劇孺人笑曰是非雌黃人物之報耶予賦長句一

章解嘲孺人和之今其詩附載予集中予自山左還孺人爲予鈔紀遊詩二卷壬子之春孺人臥病牀第閒而家君子以聞期近促予北行孺人愀然曰吾不幸病甚然君舍朝夕之養以遊京師將以有得爲親榮詎可以兒女子嬰情也行矣無多言已而孺人病少瘳予遂束裝北上孺人送予及屏而返其所屬者則秋閒吾外舅六十壽言也予應曰諾嗚呼詎知吾外舅稱壽後數日卽孺人屬纊之辰也哀哉當是時家君子以予方及春試家書秘其事隔歲而始知之而太孺人視婦如所生撫棺一慟絕而復蘇者再嗚呼予之負疚者何如哉孺

人自以年已三十予又獨子累舉息而不育心爲憂之
身後止一女未幾亦殤嗟乎予何罪而至斯也孺人之
歿十年矣每逢齒痛追憶疇曩之言不禁腸斷孺人生
於康熙壬午三月朔日卒於雍正壬子八月二十二日
得年三十有一乾隆戊午始克葬於城南和州公大家
之旁予去年幸邀

大禮孺人例得贈典而以貤封不克及焚黃之日不覺
歎然嗚呼俸錢十萬營奠營齋此鄙言耳固非所加於
吾孺人也

殤兒曠銘

殤兄名祖謙小字學郎生而慧甚四歲入塾一年卽能略通諸經章句舅氏蔣先生蓼厓嘆曰是聖童也家君收稅於鄉兄隨吾母往省舅忽於案上大題鯉也死三字而破之曰聖人之不得有其子聖人之不幸也是日戲以小刀剪紙傷其指感風三日而篤臨危猶張目曰阿爺來否家君聞兄病馳歸已死及過案上見其題字大驚時年六歲家君自是幾成心疾而吾母亦大病者歲餘兄之死十年而予始生子少時頗自負藐視羣兒家君叱曰汝兄如虎使汝遇之走且僵耳是爲志銘曰吾聞諸圭齋之銘曹生也麟之不育麋不如殯鷗之不

翰轂不如鰥嗚呼造化亦何心哉

殯音獨未生而胎敗
殯音段卵不孚也

殯女埋銘

嗚呼吾妻張孺人之死也生是女甫七日是女字於吾
母是時予方試於禮部及被放而有徵書又將試於吏
部於是吾家秘吾婦之死不以告予但於家訊中夸是
女之慧及予歸而女死矣予負吾妻亦并負是女也旣
作張孺人墳志并書磚以納於女墓

先真志府君墓石蓋文

先真志府君不肖祖望十四世族祖也其墓在小白山
中結真志菴以守墓明嘉靖中先侍郎府君遊小白嘗

題詩曰真志先塋三百年至今坏土尚依然是也不知其墓志何以出於人間而又仍歸於吾家先穆翁府君藏焉亦異事也穆翁之孫出以示予予乃補記其石蓋而令菴僧爲之修墓仍納其中志文出於府君弟頤孫之筆簡質不甚詳但言其以趙宋之故闔門耕讀而已府君偕叔弟本心並修慈湖之學吾家之言學統者當自府君始又增置其先人所勸義田蓋儒苑中躬行君子也府君子爵工於詩詳見家乘而志中皆略之嗚呼府君兄弟不言躬行殆有漢萬石君之風卽此文可見今府君之後遠居翁洲而墓以菴故得無恙然而志之

出已久矣柳州之於其姊以其志未備而記其蓋猶之
碑陰之側此同時也府君之石出於四百餘年之後而
不肖得重取而記之則又碑版文字中所未有也

志文稱大宋不稱大元雖書泰定四年而較之但記
甲子者其倔強不異矣

鮪琦亭集外編卷九

鄞 全祖望 紹衣

行狀一

明禮部尚書仍兼通政使武進吳公事狀

公諱鍾巒字峻伯別字稚山學者稱爲霞舟先生南直隸常州武進人也弱冠讀王文成公傳習錄悅之繼遊於釋氏又習養生家言皆悅之已聞顧端文公講學東林書院執經從焉遂盡棄所學一意濂洛之旨又遊高忠憲公之門而所宗主者爲孫文介公之困思鈔是時公年尚未三十已嶽嶽稱人師門下江陰李忠毅公其

最著也公累應科舉不售而忠毅以進士入臺忤逆奄
緹騎逮入京自江陰過武進公出逆之畱歸其家飲餞
忠毅歎曰此後莫令吾兒讀書公曰弗爲眞讀書人已
耳稍讀之庸何傷忠毅笑曰然則莫令從眞先生讀書
因相與訂婚姻而去以明經授河南光州學正遂舉光
州籍成崇禎甲戌進士年五十有八矣知長興縣時與
諸生講學從之者如雲願以早潦相仍催科甚拙已卯
奄人崔璘以巡視鹽糧至張甚守令見之蒲伏如撫按
公獨不往及以公事見長揖不屈璘怒而太守亦怒中
以蜚語削籍礮被登舟長興之人送之公曰吾宦於此

有三樂其一爲蕺山先生來弔丁君長孺得與證明所
學其一爲重九日登烏瞻山其一則丙子校士得錢生
肅樂也公性恬淡旣罷官卽有投老之意宜興再相頗
以延攬清流爲事遣所知道意許登啓事公笑曰公爲
山巨源請容我爲嵇叔夜公爲富彥國請容我爲邵堯
夫宜興不樂公泊如也辛巳滿除左降諸官補紹興府
照磨陞桂林府推官甲申六月聞國難絕而復醒曰吾
友馬素修必死矣已而果然南中授禮部主事未上國
亡是年公叔子福之以起兵死閩中以原官召之選員
外郎上書言事權貴不喜公曰今日何日尚欲拒人言

耶唐王將爲贛州之行公曰閩海雖非立國之區然今日所急者選鋒銳進克復南昌聯絡吳楚以得長江或可自固若舍此他圖關門一有騷動全閩震驚矣唐王不能用出爲廣東副使未行閩中又亡遁跡海濱公憤士大夫多失節乃作十願齋說其一曰吾願子孫世爲儒不願其登科第其二曰吾願其讀聖賢書不願其乞靈於西竺之三車其終曰吾願其見危授命不願其偷生事仇又集累朝革命之際上自夷齊下至遜國諸忠爲歲寒松柏集而從客問以寄其詞曰客有問曰諸君子之死節誠忠矣然無救於國之亡也子何述焉應之

曰子不云乎歲寒知松柏歎知之晚也夫諸君子皆公忠直亮之臣較然不欺其志者也臨難而能勵其操必授命而能盡其職使人主早知而用之用爲宰執則如中國相司馬而遼邊息警用爲諫議則如漢廷有汲黯而淮南寢謀用爲鎮帥則如軍中有范韓而西賊破膽又安得有亡國事乎惟不知而不用卽用之而不柄用漸且憚其方正而疏之惑於讒佞而斥之甚且錮其黨而并其同道之朋一空之於是高爵厚祿徒以參養庸碌貪鄙之輩相與招權納賄阻塞賢路天下之事日就敗壞而不爲補救及其亡也奉身鼠竄反顏事仇嗟嗟

烈女不更二夫況薦枕席於手刃其夫之人乎若輩之肉尚足食耶易曰小人勿用必亂邦也吾將以告後世人主之誤於小人而後知君子者又烏容以無述客又問曰諸君子之抗節者誠清矣曷不死之應之曰記云君子謀人之國國亡則死之謀人之軍軍敗則死之諸君子皆不柄用未嘗與謀軍國事易曰介於石不終日儉德避難夫安得死之守吾義焉耳曰然則恢復可乎曰事去矣是非其力所能及也存吾志焉耳志在恢復環堵之中不汙異命居一室是一室之恢復也此身不死此志不移生一日是一日之恢復也尺地莫非其有

吾方寸之地終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吾先朝之老
終非其臣也是故商之亡不亡於牧野之倒戈而亡於
微子之抱器宋之亡不亡於臯亭之出璽而亡於柴市
之臨刑國以一人存此之謂也曰其人亡則如之何曰
子不見朱子綱目之書法乎書曰晉處士陶潛卒在宋
元嘉四年是靖節千古存而晉未始亡也故商亡而首
陽采薇之歌不亡則商亦不亡漢亡而武侯出師之表
不亡則漢亦不亡宋亡而零丁正氣諸篇什不亡則宋
亦不亡子謂空言無補將謂春秋之作曾不足以存周
乎客慨然而退時有以公流離海外勸之歸者公作止

歸說謝之丁亥冬監國至閩閩中士大夫皆觀望不出
公曰出固無益也雖然不出則人心遂渙以死繼之耳
乃入朝拜通政使至則申明職掌言今者遠近章奏武
臣則自稱將軍都督文臣則自稱都御史侍郎三品以
下不屑署也至所在游食江湖者則又假造偽印販鬻
官爵僵臥邱園而曰聯師齊楚保守僕御而曰聚兵十
萬以此聲聞徒致亂階臣請自後嚴加覈實集兵則稽
其軍籍職兵則攷其敕符王是其言陞禮部尚書原官
如故兼督學政從王幸浙所至錄其士之秀者入見於
王僕僕拜起人笑其迂公曰濟濟多士維周之楨可以

亂世而失教士耶時朝政盡歸武臣公卿不得有所可
否公歎曰當此之時惟見危授命是天下第一等事不
死以圖恢復成敗尚聽諸天非立命之學也當此之時
惟避世深山亦天下第一等事徼幸以就功名禍福全
聽諸人非保身之學也姚江黃都御史宗義招公居四
明洞天公答之曰故人有母固應言歸老生從王所在
待盡而已遂退居補陀舟山師潰公曰昔者吾師高忠
憲公與吾弟子李仲達死奄難吾爲詩哭之吾友馬君
常死國難吾爲詩哭之吾門生錢希聲從亡而死吾爲
詩哭之吾子福之倡義而死吾爲詩哭之吾老矣不及

此時尋一塊乾淨土卽一旦疾病死其何以見先帝謝諸君於地下哉乃復渡海入城九月初二日與張閣部肯堂訣曰吾以前途待公至文廟右廡設高座積薪其下捧先師神位舉火自焚賦絕命詞曰只爲同志催程急故遣臨行火浣衣時年七十有五僕徐甲負骨以歸夫人劉氏福之字公介公第三子少聰穎年十五能文侍父之任光州集光庠諸名士較藝福之卽與對壘尋循例應州試卽成州諸生尋歸應本邑童子試卽成邑諸生從諸生應歲試卽成廩膳生從諸廩生應貢試卽成選貢生故自成童以至弱冠無不以科名期福之者

福之亦雅自負落筆不作凡近語奧思怪字初閱之不可句讀徐解之法脈井然非以艱深文淺易也讀書該博無所不窺而尤畱心經濟感時事亟嘗上箋其父曰天下事無非兵理處今亂世非將畧兵法無以處事馭人杜牧注孫子云得其一二者爲小吏盡得其道則可爲大吏也今見當事統數百兵卽譁矣大吏見數十亂民卽倉皇矣有地方之責者凡其地弁將營卒縉紳耆老吏胥役隸以及盜賊土豪無不畱心著眼以法詰糾部勒之密密有心腹爪牙之用則卒有事變可以制置公深異其言乙酉常州城破職方吳易起兵太湖福之

應之兵敗死焉吳氏之先本無錫人其遠祖有以革除去御史之官歸隱者三遷至武進之橫林卒而葬焉遂家於此公所著有周易卦說大學衍注霞舟樵卷語錄藏於家海外有稚山集在吾鄞至今長興人有霞舟書院

明工部尚書仍兼吏部侍郎上海朱公事狀

公諱永祐字爰啓別號聞玄南直隸松江府上海人也崇禎甲戌進士釋褐刑部主事調選部爲人忼爽英駿篤於朋友之誼而中無城府凡交際者皆竭力獎借之顧大節所在則持之甚固莫能奪也乙酉南中大亂預

於松江夏陳諸公之師事去棄家航海唐王進郎中改
戶兵二科都給事中遷太常寺卿兼原官總制尚書張
公肯堂公同鄉也力薦公請以爲北征監軍詔公監平
彝侯周鶴芝營而鄭芝龍密約降諸將之兵不得發鶴
芝以軍入海相機進止屯於鷺門芝龍之降也棄福州
入東石東石與鷺門近公偕鶴芝流涕諫之不能得乃
謀遣刺客殺之常熟趙牧者勇士也素常謁公幕下公
召語之曰足下往見芝龍詭稱欲降北自効者芝龍必
相親遂擊殺之以成千古之名牧欣然請行芝龍方匆
匆牧累晉謁不得通遂止於是公以鶴芝之軍移海壇

是時鄭成功雖起兵而未集鄭彩自浙東來亦未至而公收拾已散之人心以扶大義海上翕然明年正月復海口鶴芝之故里也卽以林學舞與牧守之四月大兵攻海口牧出戰累勝而大兵日益城破學舞牧俱死之魯王再出師加公刑部侍郎監軍如故丁亥公浮舟與張公肯堂徐公孚遠至翁洲海上之局皆諸帥枋之更勝迭負強者當國互相魚肉鄭彩始與鄭遵謙稱爲兄弟已而殺之又與周瑞爲父子不久卽交惡鶴芝亦嘗稱門生於彩已而交鬪而鄭成功深不喜彩鶴芝與瑞乃兄弟相疾如仇此閩中諸帥之畧也黃斌卿尤

猜忌連殺荆本徹賀君堯雖與張名振爲親家思并其
軍又欲殺王朝先名振部將阮進歸斌卿已而又與斌
卿交惡復與名振合名振又枉殺朝先此浙中諸帥之
畧也其中文臣左右其閒動卽獲咎如熊公汝霖錢公
肅樂沈公宸荃皆以此死姚江黃都御史爲作海上慟
哭記述之而獨公回翔海上徧得諸帥心鶴芝尤敬公
卽斌卿亦與公最相得莫知其所以然也王至台加公
吏部侍郎翁洲建國以工部尚書仍兼吏部事公令鶴
芝兄弟以軍屯溫之三盤爲犄角焉公素未講學至是
與吳公鍾巒講顧氏東林之學或笑之曰有是哉公之

迂也公曰然則厓山陸丞相非耶翁洲破公病甚大帥
執公呵之使跪公衣冠挺立不屈大兵斫其脅大罵
而死大帥幕中有時甲者舊嘗受恩於公者也懼大帥
且梟公首以金賂守者竊其尸與公僕負出城血涔涔
流不止其僕哭曰公生前好潔雖盛夏不肯使汗沾衣
今乃爾耶其血應聲止時城中鼎沸無所得棺火葬於
螺頭門外公家婦女亦多死者不能得其詳也

明兵部尚書兼掌都察院事鍾祥李公事狀

公名向中字豹韋號立齋湖廣鍾祥縣人也崇禎庚辰
進士知長興縣以能調知秀水浙右素稱難治豪紳比

戶把持長吏而是時以軍興重賦役吳民狡施飛灑詭
寄之術奸胥上下其手逋賦以巨萬公下令按產均徭
貲算不與匿田不自占及攬他人田爲己產者論如律
圖其阡陌原隰於冊而實以人戶奸吏無所舞文豪紳
之奴橫甚公執法治之不少貸民始而怨繼而服時時
爲民講禮不使僭踰左光先以巡按至屬吏多所餽遺
公以泉水雙罍上之光先歎公之廉內遷車駕主事甫
至淮上而國亡南中晉職方郎中巡視浙西嘉湖兵備
尋調蘇松甫至而南中又亡公與沈公猶龍夏公允彝
等起兵不克走入浙東公以浙中之厄於方王也棄之

八閩而閩中亦厄於鄭氏加公尚寶司卿未幾浙閩相繼亡公時奉其父母以行避兵碓城山中丁亥諸軍次於長垣福安劉公中藻起兵招公同朝於王所卽拜公兵部侍郎巡撫福寧兼監福安軍劉公開府福安公分軍扼沙垵劉公善治兵能以一旅之卒激發忠義累戰累勝顧其部下頗多不戢海上居民謠曰長髯總兵黔面御史銳頭中軍有如封豕我父我兒交臂且死公語劉公曰是非所以成大事也劉公曰是監軍之任公何嫌焉公乃持節召其中軍將欲斬之中軍將訴於劉公劉公曰汝今日乃遇段太尉也自是劉公軍士始整肅

公在行閒衣短後衣縛袴褶遍歷諸舶慰勞之鮫人蜃
戶勉以故國之誼使量力輸助而無所掠福寧一帶依
公如父已而大兵攻福安公兵少不能援城破振威
伯涂覺突圍以所部出勦武伯章義舊與覺以福寧來
歸者也方其守沙垵而覺至公以二將之師護監國入
浙次於三盤已而與定西侯張名振取健跳諸所大
兵圍之蕩吳伯阮進來援再戰皆捷遂奉王都翁洲晉
尚書兼掌都察院公見事不可爲而悍帥迭起歎曰此
所謂是何天子是何節度使者也嘗問左右曰絕粒幾
日可死曰七日公曰何緩也然是時風帆浪楫從亡諸

臣多蕉萃無顏色而公丰采隱然白晢如故庚寅冬父
卒監國令壘衰視事翁洲破歎曰先帝以治行拔向中
不得死難華亭之役不與沈夏諸公俱死福寧之役不
與劉公俱死偷生七載亦希得一當以報先帝今已矣
先大夫在殯老母在堂向中不可死然不死則辱不如
一決之愈也我死幸投我海中以志恨 大兵召之不
至捕之衰絰入見大帥問曰召君不來捕君始來何也
公曰召則恐諭降也捕則謹就戮耳翔武而出次日行
刑者乃其舊部遂投公於海長子善毓從死而太夫人
傅氏夫人蔣氏及次子善隲有義士匿之或以告之提

督田雄亦服公義弗究也其後歸鍾祥公之死也得年四十有一予讀杭人吳農祥所作公傳謂公與劉公以治兵故有曠林之爭互殺其中軍將以相攻劉公夫人勸之而止此妄言也劉公於公始終無閒農祥所記明末事半出無稽不特公傳也

翁洲之難死者甚多而左班則以閣部張公尚書吳公朱公李公吾鄉兵科董公右班則安洋將軍劉公最烈時稱六大忠臣浙中修通志予謂纂修諸君當別立傳諸君因令予具藍本張公劉公董公子已有碑志乃作三尚書狀并碑志移之然卒未立傳也

明文華殿大學士兵部尚書督師金華朱公事狀
公名大典字延之一字未孩浙之金華人也世農家子
至其祖多坐毆死族人論罪抵償公父鳳救之遂傾身
事吏吏左右之得脫公父乃終身事吏襲其業公少補
諸生奇窮不以屑意時時爲里中鳴不平事與諸長吏
相搯拄長吏恨之中以所行不端幾斥知蘭谿縣劉宇
烈獨知之曰此郎嶽嶽非池中物力調護之得免成萬
歷丙辰進士知章邱縣治最天啓壬戌入爲兵科給事
中轉工科又轉兵科逆奄用事出爲福建副使轉參議
以病去官崇禎三年起山東參政備兵天津公身幹魁

傑視瞻不常習騎射喜談兵山東適有登萊之難遂晉
右僉都御史巡撫山東舊撫累以招賊被辱公至排羣
議用勦集步騎徑前賊衆走公言賊勢窮必入海當伏
兵海道以邀之朝議未許而賊已揚旆去晉兵部侍郎
兼副都御史蔭一子八年流賊焚中都陵寢被禍思宗
哭於二祖列宗之廟遣官祭慰詔公以漕督兼淮撫公
撫東時募得健卒千人馬一千五百爲麾下親軍至是
許將之至廬鳳脩復園陵以總兵楊御蕃隸焉七月賊
十三營至靈寶中州危急上以淮北爲憂詔公以兵二
千三百御蕃兵千五百扼南畿要害護祖陵賊由上蔡

入江北之太和公與御史張任學居守而遣列將朱子鳳援太和楊振宗援蒙城劉良佐援懷遠振宗良佐竟卻賊而子鳳戰死殺傷相當九年正月總理盧公象昇大攻賊於滁州公以其兵會之賊破走趨壽州公以良佐等戰於蒙城卻之是年冬賊大舉入江陪京纂嚴詔公與總理王家楨合擊次年正月公遣良佐一戰於大安集再戰於廬州三戰於六安之茅墩又遣監紀楊正苾等一戰於陶城鎮再戰於沙河四月賊窺桐城桐城非公分地公以事急遣良佐與協守總兵牟文綬救之賊敗走移兵援舒城而分兵戍桐當是時制府殺賊者

分三道總理當一面秦督當一面總漕兼淮撫以護陵
通運當一面其餘撫臣各守所轄往來策應其始也總
理爲盧公秦督爲洪承疇皆稱善殺賊然二家部將如
曹文詔曹變蛟祖大樂祖寬皆健鬪所向有功而公軍
惟劉良佐稍著勞績其視曹祖亦遠遜公獨以身枝梧
其閒指示方畧終其任賊不再入中都則其功也其後
盧公以勤王入洪督與秦撫孫公傳庭繼之皆忤樞府
楊嗣昌遭排竿公則否論者頗以此疑公會公以淮北
五縣失事臺臣爭請易置嗣昌曰誰可代者卒難其人
而止嗣昌自出督師詔公以諸軍爲應兵而公自行軍

以來頗不持小節於公私囊橐無所戒雖其後額餉多
不至賴前所入以給親軍然謗大起御史姜埰等言之
下法司勘問公本用世才自以功過不相掩一旦對刀
筆吏簿錄且不保乃請以家財募兵勦寇自効當事亦
多惜之者請還其麾下親軍使益治兵以收後效許之
公遂以麾下居京口大集奇才劍客軍器一切自具治
西洋火藥幾三百餘筒公子萬化亦任俠召募東陽義
烏材武之士以益公軍方具疏待命而許都之變作公
從京口馳歸則都已破東陽義烏浦江三縣進圍府治
時浙撫新任未至巡按左光先在江上推公主兵公泊

兵於江干鞭十人貫三人耳禡祭卽行光先嚮之進擊
走都紹興推官陳公子龍在軍因舊識都遂招降之然
使非公一創之力則亦未肯遽就撫也公未至時萬化
已以家丁禦賊有功而同里給事中姜應甲素不喜公
知東陽縣徐調元亦挾舊隙反誣萬化以交通有狀於
是公以縱子通賊再被劾有詔逮治議籍公家以助軍
會國變而止論者以爲公先在行閒雖不能無過顧棄
瑕補垢尚應在所洗拭至於枌社急難挺身赴鬪而反
因睚眦之隙誣以逆黨是則立功之士皆不能不解體
者矣南中建國吏部尚書徐公石麒再疏薦不許已而

竟起爲兵部尚書御史鄭瑜劾公猶以前事故也時阮大鍼掌戎政公不能有所展尋以左良玉至出督靖南兵禦之大鍼亦繼至而南中亡公方與靖南議奉弘光入浙靖南死部將降公遂以親軍歸議與江上諸公奉迎監國時則張公國維與公主金華孫熊兩公主紹興錢公肅樂主寧波浙東之兵首推此三府監國以張公輔政而公以閣銜建行臺督師公欲以東師由江上取杭西師由常山通廣信而閩中詔至張公與熊公議弗受詔公與錢公謂宜受之兩議各有所執主弗受者謂監國本非有爭名號之心然一返初服則以藩王上表

勢多牽制而閩師亦未必能協力主受者謂不宜先立異同以啓爭端其後卒主張公議隆武聞亦授公閣銜公表謝張公與公分地治兵公轄金華蘭谿湯谿浦江張轄東陽義烏武康永康而方國安等以潰兵列江上縱暴無狀馬士英入其軍人心岌岌以故公之兵卒未嘗過嚴州一步國安以諸軍中公最強又聞公家尚多財謀襲取之以兵至近郊大掠遂攻金華聲言索餉四萬以報士英之起公爲尚書其悖如此公力禦之監國以令旨召國安再四始解去公以江上事勢且不測謀修宋公署爲行宮迎監國駐其地或曰江上一危婺中

得安枕耶乃止而公亦祇嚴兵自守不能復預進取計矣國安卒首潰欲執監國以降監國航海遂引王師攻金華公殺招撫使監守三月外無虬蟬蟻子之援而部下士卒無叛心御史傅巖公姻家也家在義烏爲強宗請盡以子弟赴援公泣而許之夜縋而出部將吳邦璿者兵部尚書兌孫也雄健有智畧公初罷淮撫歸嘗以萬金託邦璿至京有所營甫入京而國難作邦璿以金歸除行李所需外無缺者公益重之至是挈其家與城守公倚之如右手有何武者亦部將出戰最力於是國安以大礮攻城城中亦以火藥禦之煙焰大起聲

如雷 大兵雖失利然日夜濟師而城中人漸疲紛投坑塹城遂陷公麾其愛妾幼女及萬化妻章氏投井死而急過邦璿邦璿方與武語公曰二將軍何語邦璿曰下官等皆應從明公死然城中火藥尚多不可資人不
如焚之以爲吾輩死所公出袖中火繩示之曰此固吾意乃其入庫中環坐賓客僕從願從者皆從焉公子萬
化尚巷戰力盡見執有告者曰公子死矣公卽命從者
舉火頃刻藥大發如地震 王師反走辟易多蹂踐死
火止大索公不得乃知在灰燼中而傅巖亦死於義烏
邦璿妻傅氏亦死公孫都督鉅以奉表入閩亦死浦城

金華城中之民死者亦十九而國安亦卒爲

本朝所誅公開府十餘年前則有阿附武陵之嫌後則有由貴陽進用之誚及其孤城抗命闔門自盡天下疑者始大白

野史流傳所記公事多謬吳農祥爲公傳亦然如云公以四萬金與貴陽及專奉閩是也農祥於公有戚屬尚不可據予故作事狀以正之

前侍郎達州李公研齋行狀

研齋李公天問閣集四卷皆丙戌以後之作也杭人張君南漪得之吳估書肆侍郎於文不稱作家然而舊聞

軼事有足疏證史案者此桑海諸公集所以可貴也侍郎通籍甫一歲而國亡顧自其爲孝廉捍禦里社以至轉徙鮫宮蠓屋之間側身軍旅者十七年明史旣不爲立傳而世亦莫知其本末茗人溫睿臨雖嘗爲立傳然寥寥不詳予家浙東乃侍郎從亡地先太常公一門皆嘗共事故頗悉之及鈔斯集益得以舊所聞互相攷見乃爲之狀使異日補注明史者有所徵焉

按侍郎諱長祥字研齋四川夔州府達州人也諸生素之曾孫永昌通判璧之孫諸生爲梅之子生而神采英毅喜言兵是時獻賊從橫蜀中侍郎練鄉勇躬擐甲胄

以助城守自癸酉至壬午賊中皆知有侍郎名癸未選
庶常時沈自彰任吏部方蒙上眷薦之謂當援劉之綸
之例破格不次用之使備督師之選或問之曰天子若
果用公督師計將安出侍郎歎曰不見孫白谷往事乎
今惟有請便宜行事屏邸鈔不寓目卽有金牌亦不受
進止待平賊後囚首闕下以受斧鉞耳聞者吐舌而同
里井研方爲首輔欲引之爲私人侍郎不可故不得召
見賊且日偪侍郎上疏請急調寧遠鎮臣吳三桂以兵
拒戰都城下有新進士袁噩者具將才可令輔之而令
密雲鎮臣唐通與臣從太行入太原歷寧武雁門攻其

後首尾夾擊賊可擒也思宗下其議未定密雲帥已至
詭請守居庸關則放賊直抵昌平侍郎上疏請急令大
臣輔太子出鎮津門以提調勤王兵皆不果行而京師
潰侍郎爲賊所縛遭擄掠乘閒南奔方改監察御史巡
浙鹽而南中又潰因起兵浙東監國加右僉都御史督
師西行而七條沙之師又潰王浮海侍郎以餘衆結寨
上虞之東山時浙東諸寨林立顧無所得餉四出募輸
居民苦之獨侍郎與張翰林煌言王職方翊且屯且耕
井邑不擾監軍華夏者鄞人爲侍郎聯絡布置請引翁
洲之兵連大蘭諸寨以定鄞慈五縣因下姚江會師曹

娥合偁山諸寨以下西陵僉議奉侍郎爲盟主刻期將
集鄞之謝三賓告之 大兵急攻東山前軍章有功者
故會稽農也驍銳敢戰所將五百人皆具兼人勇累勝
大兵以全力壓之不支被擒拉脅決齒垂斃猶大罵
而死時有百夫長十二人故嘗受 大兵指爲閒至是
中軍汪彙與十二人期以次日縛侍郎入獻晨起十二
人忽自相話柰何殺忠臣折矢扣刃誓而偕遁汪彙追
之不及於是浙東沿村接落奉檄有得侍郎者受上賞
侍郎匿丐人舟中入紹興城居數日事益急遁至寧之
奉化依平西伯王朝先朝先亦蜀人華夏曾爲侍郎通

好訂昏姻焉得其資糧扉屨之助復合衆於夏蓋山一
日泊舟山下有龍挾雷電將上天蕩舟士卒皆懼侍郎
令發大礮擊之雷電愈甚水起立侍郎神色自如俄而
晴霽由健跳移翁洲則入朝加兵部左侍郎兼官如故
侍郎言於王請合朝先之衆聯絡沿海以爲翁洲衛張
名振不喜襲殺朝先侍郎懂而免辛卯翁洲又潰亡命
江淮閒總督陳公錦得之京口都統金礪巡道沈潤力
主殺之陳獨不可釋之乃居山陰澗谷中尋遊錢唐然
大吏以爲終不可測更安置江寧初侍郎之在寨中也
寄孥上虞之趙氏及寨潰相傳侍郎已殪其夫人黃氏

聚其家人謀共死有僕婦曰文鶯夫人婢也曰夫人當爲公子計以延李氏香火惡可死曰然則柰何曰婢子死罪願代夫人以吾女代公子俟死於此而夫人速以公子去夫人泣曰安忍使汝代我死曰小不忍最害事速驅之而山中有羅吉甫者時時遊侍郎門下至是奔至曰夫人公子我則任之雖以是死甘心焉於是夫人抱其子畝拜吉甫且拜文鶯文鶯曰夫人休矣捕者行至矣甫出門捕者至以文鶯去有徐昭如者亦義士不知夫人之脫約死士謀要之旣乃微聞其非眞也遂止吉甫旣匿夫人知朝先之於侍郎姻也乃以夫人母子

往則侍郎已先在焉相見慟哭爲言文鶯一木訥女子
今若此而文鶯被逮居然以命婦自重雖見大府不肯
少屈莫不以爲眞夫人也時例應徙遼左按察使劉公
自宏者淮人一日五鼓傳令啓城門命吏以文鶯就道
不得少待或曰劉蓋憐侍郎之忠亦壯文鶯密取歸養
於家而以囚中他婦代之云而侍郎之自翁洲亡命也
又與夫人失及居山陰則夫人又自海上至得再聚侍
郎旣羈江寧夫人已卒總督馬公陽禮之而終疑之曰
是孑然者誰保之侍郎微聞之時江寧有閨秀曰鍾山
秀才者善墨竹容色絕世乃娶之朝夕甚昵馬督私謂

人曰李公有所戀矣未幾侍郎乘守者之怠竟去由吳門渡秦郵走河北遍歷宣府大同復南下百粵與居大均處者久之天下大定始居毘陵築讀易臺以老焉子過毘陵累訪其子孫無知者

侍郎行狀如右吾讀天問閣集頗疑侍郎蜀人而其論楊武陵多恕詞甚至比之孫白谷而委過於撫臣邵捷春何其與衆論不同歟又論周陽羨忌陳新甲而殺之以新甲爲枉死恐亦未必然要之大節如侍郎不免以愛憎之偏持論證史之所以難哉

鮎埼亭集外編卷九終

鮎埼亭集外編卷十

鄞 全祖望 紹衣

行狀二

華氏忠烈合狀

在昔文章家無合狀之體惟葉水心集嘗爲陳同甫王道甫作合志蓋出於史之合傳予因援其例於狀但古人於夫婦之閒未有不以婦統於夫者今並舉之何也曰華夫人之烈非凡爲婦者所可同也作華氏忠烈合狀

檢討華公諱夏字吉甫別字嘿農浙之寧波府定海縣

人也其後遷鄞少與同里王公家勤齊名同受業於始
寧倪文正公已又同學於漳浦黃忠烈公已又同參載
山之席已而同受知於新城黃公端伯華亭陳公子龍
浙東社盟所稱華王二子者也是時檢討雖諸生而謬
謬有范滂陳東之風浙東資其清議以爲月旦以恩貢
入太學乙酉六月浙東兵起首與董公志寧倡大議預
於六狂生之目其奉錢忠介公書入定海說王之仁使
返旆幾陷虎穴夫已氏欲殺之而不克詳見予所作忠
介神道碑已而論倡義功授兵部司務尋晉職方主事
皆不受請以布衣從軍悍帥枋成諸經畧皆不用然猶

與陳太僕潛夫出戰牛頭灣彈從頭上過如雨不退檢
討雅素勁挺忠介亦不能盡與之合遂謝去是爲乙酉
之仲冬又七月而江上潰是時浙東未下者祇翁洲彈
丸地顧浙東之學士大夫以至軍民尚惓惓故國山寨
四起皆以恢復爲辭檢討謂人心未去也而錢忠介公
航海入閩連下三十餘城閩人告急於浙浙抽兵應之
浙之守備稍虛檢討曰此可乘之會矣謀之益急丁亥
乞師翁洲翁之故總兵黃斌卿無遠畧猶豫不應檢討
憤責而歸未逾時慈之大俠以馮侍御京第海上往復
書洩牽連檢討捕之入獄或曰亦夫已氏所爲也囚中

作生謝死謝罹械破械等詩家勤與董公德欽悉力營救出之檢討不以爲獵謁李侍御長祥於東山侍御曰吾於會稽諸城邑俱有腹心一鼓可集但欲得海師以鼓動聲勢檢討曰海師不足用也公何不竟以中土之師速舉侍御曰此間人頗以海師爲望因其勢而用之耳檢討曰愚以爲海師必不可恃侍御曰子其強爲我行乃再乞師翁洲時馮侍御京第方在翁洲力勸斌卿斌卿曰我軍弱中土之助我者可得幾何檢討曰布置已定發不待時將軍何庸以寡助爲憂將軍之師入蛟關范公子兆芝當以徐給事孚遠柴樓之師會可得六

百人將軍之師至鄞江楊推官文琦當以王職方翊大
蘭之師會可得千人王評事家勤當以施公子邦炆管
江之師會可得三千人張屯田夢錫當以大皎之師會
可得四百人而屠駕部獻宸當以城中海道麾下陳天
寵仲謨二營之師爲內應可得千人將軍之師至慈馮
職方家楨當以其子弟親兵會可得五百人將軍之師
至姚李侍御長祥當已下紹興以遲將軍其東山之寨
當有使者來除道以俟而張都御史煌言當以平岡之
師會可得三百人將軍之師渡曹江章都督欽臣以甬
山之師會可得二千人將軍之師急移小疊合李侍御

軍西渡蕭山尚有石仲芳寨可得千人將軍以此衆長
驅入杭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何庸以寡助爲憂斌卿猶
不信檢討益恨而激之斌卿大怒奮拳擊之曰吾今聽
子言倘侍御爽約吾且取子肝以餉軍然斌卿特強許
終無出師意檢討歸乃復令楊公文琦往馮侍御等益
勸斌卿楊公曰累失期事且壞今十一月四日直指使
者之天台監司而下皆送於南渡可乘虛至也我當約
諸道畢集以待將軍之樓船東山之兵亦以是日入越
斌卿曰諾自檢討偕楊王諸公經營恢復事東西聯絡
飛書發使日無寧晷嘔出心血數石至是以爲功有緒

矣而夫已氏又告變夫已氏之欲殺六狂生以阻軍也
自度不爲清議所容及再降於

新朝益決裂刊揭自言其前此歸命之早而爲王之仁
所脅今幸得反正見天有日然卒不見用乃益思所以
徼功者廣行賄賂遂得反間之力中途賺取檢討所貽
大蘭帛書盡得其詳由分守道陳謨以告之直指秦世
楨直指乃詭期不出而密調慈水之兵以襲大蘭定海
之兵以勦管江姚江之兵以搗東山三道之兵皆潰急
捕檢討得之屆期翁洲兵入關直抵鄞城東之三江口
諸道兵無一至者海道孫枝秀嚴警陳仲二將軍不敢

發斌卿知有備亦不敢攻而去直指乃令知府大陳刑具訊檢討究其黨與檢討乃慷慨獨承曰心腹腎腸肝膽吾同謀也及問帛書所載楊王屠董諸人皆言其不預知府再拷之檢討大呼曰太祖高皇帝造謀烈皇帝主兵安皇帝司餉其餘甲申乙酉殉節諸忠范公景文史公可法而下皆同謀也知府三拷之終不屈而是日也謝昌元亦爲人所告下獄初謝氏欲害五君子以求用於

新朝不料枝秀之豔其富也欲并殺之而取其室乃使人上書告之又使人密語檢討曰謝氏汝冤家可力引

之當爲汝報仇及其訊檢討曰咄嗟此乃反面易行首先送款之人也而謂其不忘故國吾死不瞑矣謝跪旁搏顙謝曰長者長者檢討在獄中鼓琴賦詩如平日自稱過宜居士或問之曰周公之過不亦宜乎何有於某戊子五月初二日行刑直指謂曰非不欲生汝忝國法何檢討曰事成吾不汝置事敗汝亦不吾置也絕命有白光一縷沖天而去監國還軍翁洲贈檢討門人私謚曰毅烈生平著述最多亂後散佚僅存過宜言八卷其獄中所訂操縵安絃譜泗水鼎樂府對簿錄藏於高武部隱學家今惟對簿錄尚有存者

檢討夫人陸氏有雋才而性貞且孝檢討被難夫人絕粒七日不死或曰有姑在何可死也乃日進一餐檢討正命夫人親詣市紉其首於屍負以歸既殮復絕粒其姑垂淚勸之復日進一餐已而有令徒諸家妻子於燕檢討之友高文學斗魁急過語曰夫人當自爲計夫人曰諸願得喪衣以見先夫子於地下斗魁卽以其妻所有予之次晨起對鏡歎曰天乎吾不得終孝養矣視其盎中尚有米親掃曰舂之舂畢跪於姑前曰婦不隨郎去恐終不得事姑也姑其強飯自愛以保天年語畢其姑哭夫人亦哭隣里聞者聚觀如堵牆皆失聲哭夫人

徐起投繯堂中既上而絕者再時方盛暑汗涔涔下隣人或以楊梅一盂進曰願夫人嘗此而後死夫人亦渴甚啖之盡以巾拭汗復易繯而絕而檢討次子凜咫尺人於前數日密託檢討之友林評事時躍竊出匿之但以孺兒聞其家莫有知者夫人之慷慨從容既克從死又克保孤時人以爲巾幗中奇男子云其後凜咫尺竟育於林氏年二十始復姓詳見予所作評事阡表有謝寅生者亦義士也素與檢討不相還往至是忽訊之獄中曰吾願以女配公子檢討許之寅生乃分以田宅而成立之謝氏之爲枝秀所陷也亟行賂於直指發其貪墨

事枝秀遂罷官謝亦多方下石以報之而刊揭自暴其
前此告變之功并爲枝秀所陷之屈然卒不見用嗚呼

皇朝應天順人同軌畢附檢討欲以精衛之力填闕海
波亦何可得卽令是時所圖得遂浙河如破竹亦豈足
延西崦之祚乃一擲不中至再至三卒以喪元可謂愚
矣又況重瞳受病一往疏防不密失身宵人抵隙竟漏
多魚之師坐而受縛同盟駢首仇讐快心言之可爲浩
歎者也然而欲存君臣之義於天地之間則小腆雖頑
終賢於筐篚壺漿之輩至於身經百鍊終不爲繞指之
柔

皇朝殺其身未嘗不諒其心矣若乃夫人之凜然大節
故國故家均爲有光而臨終妙用才反出檢討之上又
一奇也彼反覆如夫已氏到今亦安在哉

楊氏四忠雙烈合狀

鄞鏡川之楊以文懿公大其弟康簡公冢宰碧川先生
竝起五世中有四開府三翰林兩臺諫四監司而守牧
以下無論也時人爲之歌曰半壁宮花春讌罷滿牀牙
笏早朝歸以榮之又六世而四忠雙烈出焉遂以收三
百年世臣之局跡其一門被殲不可謂不慘然而爲故
國增重矣

四忠者長監紀推官贈兵科都給事中文琦字瑤仲號
楚石次職方郎中文琮字天璧其第三弟文瑛早卒次
監察御史贈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文瓚字贊玉號圓石
次都督府都事文球字天琅太僕卿美益之玄孫澤州
通判承龍之曾孫諸生德邁之孫監紀推官秉鼎之子
秉鼎字公鼎能守文懿之教以名節勛諸子里中以楊
太公稱之推官尤喜交當世豪傑以引進其諸弟然家
貧甚推官娶沈氏御史以舉崇禎己卯科始娶於杭之
張氏而以其婦裝爲職方娶李氏截江之役太公親帥
諸子從軍御史初入臺力言浙閩宜合不宜分卽使主

上屈節於天興將來無損於配天之業時方爭開讀禮
多不以爲然而同里張公蒼水尤出揭力拚之御史乃
入聞思文召對又力言當聯絡閩浙以爲同仇不當啓
爭端閩強而浙弱莫若輸閩餉以助浙自足以服其心
思文然之卽賜食撤御前燈送至邸丙戌春以溫陵饑
按視疏發帑金三千賑給歸而陳四難十失諸奏疏皆
名言也思文特用爲雲南巡撫力辭請如前旨得領餉
入浙中以圖會師鄭氏尼之不果乃命以掌貴州道扼
防建延三關便宜行事召募義勇而浙東亡仙霞告急
思文出走方思文命御史之溫陵問知其有兄臨軒試

之對言今日宜作馬上天子未可狃承平積習思文奇之以明經上等卽授惠安訓導尋加監紀推官視惠安諸軍至是來就御史商所向而太公挈家至初張夫人尚居杭已而道斷夫人最多智略歎曰干戈載道吾當從夫以死耳其家力阻之不得潛自小壘渡江時兩軍列戍夾岸鉦鼓朝夕震中流交鬪每日數合飛鳥不得過而夫人忽脫兔至皆以爲從天而下也會江干事已不支乃謀奉太公入閩畱職方居守以都事從甫至推官御史適他出亂兵突過之夫人走伏草間賊執太公以去索萬金不則烹都事散髮狂號於路路人憐其孝

不數日得金數千緡齎入砦賊以數不足欲殺之都事
對父長慟賊亦感動令奉太公以歸俄而推官兄弟返
避地於秦順之竹園欲求思文消息以謀扈從卒不得
乃返甬上時浙地止翁洲未下而寧紹台山寨大起遙
相首尾於是有五君子之難推官與大蘭寨主王翊最
善故在五君子中獨主西南一道張夫人謂御史曰翁
洲黃將軍未可信宜慎之御史亦以爲然不意翁洲未
嘗愆約而華公過宜所致大蘭帛書中途爲人所得密
揭告變竝列推官御史名旁及都事而獨遺職方時推
官兄弟四人方謀於野聞變或勸之逃推官曰吾以義

動而臨難不赴且將陷父於辟安用義爲然偕死亦無益吾獨承之因遣御史都事入闕御史不肯乃獨遣都事變服走推官就訊忼慨無卮詞但言御史不預謀請釋之以養父而自請速死華公時已先在囚中聞之淚涔涔下而太公因橐籥傳語謂一日未死當一日讀書推官以詩答父聞者益歎太公之賢御史亦與同難李公昭武唱和不輟初華公已獨承帛書中事欲盡脫諸同難以故同難亦多不承者而推官獨不可於是當事議坐推官而釋御史推官遂與華公同死旣殯張夫人謂御史曰難猶未止可速去職方亦曰弟但去有我在

御史猶豫未決夫已氏復以賄請於當事必殺之乃復逮之御史太呼高皇帝不絕以死夫已氏嘗與太公同學少相好長相密也及其反覆兩朝之間推官兄弟不復以父友事之故禍最烈張夫人負御史尸紉其首吮其血哭盡哀忽曰楊郎死忠分也何以哭爲因治棺衾皆雙具召畫師至寫雙影語家人曰吾死矣然吾宗刺史文人也乞之爲楊郎兄弟作傳吾死瞑矣刺史者前高唐牧德周也年老畏禍逡巡不敢執筆夫人乃書遺戒曰楊郎無媿於天地無媿於國家儉生一載有爲而然妾今從之亦可無媿於楊郎所遺二女楊郎在四中

已爲擇壻矣聞者皆哭夫人拜謝於太公之前投繯被
救不死怒曰將墮我節耶楊郎遲我久矣乃飲藥少選
毒不卽發復投繯而絕夫人之父季初故孝子夫人少
時亦嘗割臂療父病夫人之母亦烈婦也其淵源有自
云沈夫人噉然而哭曰吾妣烈矣吾後之哉或勸之歎
曰昔陳同甫之傳烈女其姊不屈而死其妹畏死卒受
辱諸君將陷我爲畏死之妹耶亦自經監國還軍翁洲
皆贈官而都事之入閩也錢忠介公已卒乃謁劉閣部
中藻於福寧閣部曰祝君爲王元德之弟仲德則老夫
幸甚令參幕府軍事時都事尚未娶閣部欲婚之曰謝

三賓讐首未懸未可也閣部益重之次年福寧不守都
事死之初張公蒼水以爭閩事不喜御史至是自海上
貽書謂楊氏一門忠節如此當日悔其參辰并以詩弔
之職方乃閒行謁張公把臂痛哭託以聯絡中土事自
是職方每歲往來海上不絕太公亦弗以前禍爲戒勉
以善成家風而海上之局日削職方悲憤益甚癸卯太
公卒是年有降卒自海上言職方將引海上將趙彪爲
患逮至錢唐歎曰吾父以天年終吾可死矣且吾固羅
行中漏網也賦絕命詞扼吭而卒李夫人先卒楊氏自
戊子以來家經再籍寸絲粒粟無復存者庶弟文珽文

玠暨諸姪皆以職方故遣戍斃於道一門遂盡職方之
死葬於杭西湖之南屏其遺意也又十二年而御史之
同年前太僕石門曹廣葬推官父子兄弟十棺於鏡川
惟都事無骨可歸招魂以附之詳見予所序楊氏葬錄
推官兄弟俱有集御史尤多其奏稿烏史蟲史俱不傳
詩稿惟落花吟一卷猶存推官獄中詩職方絕命詞皆
僅存者

屠董二君子合狀

嗚呼古今殉國之士至於唐睢陽之六忠烈矣然觀張
公所以語南八者惟恐同事諸君之死之不決而許公

死於偃師稍晚遂起張公之疑向非後死者力爲表之
將竟不免於議論矣惟段公倒用大司農印如岐如劉
如何各不相引而卒之各相報以死偉哉殘明吾鄉戊
子之難過宜華公爲之魁顧華公所紀對簿錄頗若不
滿於屠董二君子而獨推楚石楊公之慷慨予詳攷之
華楊之抗詞不屈良不愧張公而屠董之心亦未嘗有
媿於許公特其形迹之間有須舉白者遂不得比於段
岐一輩爲可惜也予旣爲華公夫婦合狀又爲楊公兄
弟娣姒合狀偶繙對簿錄懼屠董大節之有晦也乃更
作二君子合狀世有韓退之或採予文以當于嵩之攷

證未可知也

駕部屠公獻宸字天生鄞人兵部侍郎大山之曾孫推
官董公德欽字若思鄞人兵部侍郎光宏之孫二家並
以甲第雄於甬上稱世臣天生與若思皆負高才講氣
節江南之亡也若思納衣巾於文廟慟哭時鄞之義師
尚未動天生西向蕭山探行省消息聞潞王降而歸道
出姚江則孫熊二公已舉兵天生杖策謁軍門二公奇
之畱參其軍事次日過宜華公等亦與若思擁錢忠介
公起兵於鄞會師江上忠介執天生手慰勞之曰君可
謂先平陰之役而鳴者也天生募義從爲小營軍於瓜

漚之龍王堂前尋授車駕主事若思亦以招軍輸餉功
在六狂生之亞授監紀推官不受已而江上事壞竝角
巾歸里先是故尚書慈水馮公勦仙兄弟門下多奇士
至是多在大帥幕中天生欲因其力以有所圖客頗許
之天生之居故侍郎第也北來諸將奪其半以爲署有
海道中營遊擊將軍陳天寵仲謨者北人也馮氏諸客
瞰知其有異微說之二人乃親詣天生密室屏左右言
曰吾二人故史閣部麾下也當江都失守閣部垂死遺
言屬我輩必無負明室吾二人敢忘之哉將有所待而
爲之以報閣部也吾觀公非凡人且一切來往蹤跡吾

亦稍覺之公若弗疑願効死力天生聞之大喜天寵等
卽從衣領中出史閣部牒示之曰倘城下有警吾縛備
兵使者以予公矣於是過宜頻乞師於翁洲內外合約
以復浙東用少牢祀史閣部於天生家陳仲二將軍預
其盟會過宜以慈水大俠牽連被逮入獄若思與王評
事石雁悉力營救出之已而翁洲許過宜以師期遂欲
合諸道之師大舉而天生以二將軍之師爲內應若思
曰諸軍旣入城吾請任其餉乃盡斥賣其家貲以待先
期而夫已氏告變諸道兵皆爲大軍所截不得進祇翁
洲師次城下陳仲二將軍秣馬猶思應之海道孫某登

陣以望駭曰敵兵翹首望城上而不發矢望內應也卽
調城守營兵分鎮諸門居民敢有出衢巷瞻眺者卽擊
殺之陳仲二將軍不敢發翁洲知有備次日遽去而城
中亦莫敢有追之者懼內變也天生與若思走天台初
五君子之聚謀也過宜忼爽而疏天生與若思皆戒之
曰同里中有外託氣節之名內實陰賊不可信者宜防
之過宜不甚用其言至是洩之夫已氏者果其人也海
道遣人大索追及天生等於天台執之過宜之入獄也
已獨承其事謂天生等皆不與謀及大訊甬之諸義士
聚議亦以過宜爲戎首必不得活而天生等皆尚可免

況過宜旣獨承則天生等不妨養身有爲乃私爲之行
賂於直指而密以書告天生等令弗爲過激之語天生
與若思諾之獨楚石楊公不可於是直指坐華陽以死
亦欲免屠董而爲夫已氏所持不克天生坐獄中謂若
思曰過宜不用僂負羈之言以至此也若思最與過宜
厚至是亦頗咎之過宜雖異詞以謝而不能無拂於中
故述二君子對簿之語稍稍以畏死誚之於是高公宇
泰遣人謂過宜曰過宜極欲同志得全卒成王事今何
其不廣乎過宜謝之嗚呼天生若思不過明經茂材耳
非有析圭裂土之寵於前代必當濡首沒趾以相報於

焦原者也可以不爲而爲之則其判一死亦可知矣其
時之不欲遽死者不過欲圖後効以萬一得當上以爲
故國下卽以慰死友非貪生也今但取過宜對簿錄中
語誠足見楚石之壯而不諒天生苦思之心長逝者之
屈其有窮乎予詳過宜前後之言而暴白之亦猶李翰
之例也天生等旣不得免卒與過宜同日死臨刑過宜
欣然謂曰吾與二兄當共成長虹矣而陳仲二將軍周
旋天生於難中甚力論者賢之監國還軍翁洲贈天生
大理寺丞若思兵部郎中天生夫人朱氏賢而文其姥
恐其殉也守之夫人好言如平日而潛賦絕命詞伺姥

之歸自經以從

王評事狀

戊子五君子之禍同日死於鄞者四而王評事石雁死於杭其爲夫已氏所中尤甚焉評事諱家勤字卣一別字石雁浙之寧波府鄞縣人也雅持風格博通四部稜稜不可一世其師友淵源皆與過宜華公同其子卽華公壻也黎學使博菴曰華文蒼邃王文簡淨華靜穆而色宏肆王博奧而格莊坦華重錘鍊王尚冲夷至崇經酌史不眩於諸子則朴學均也華如泰山千仞壁立嶽嵒王如崑岡之玉溫潤縝密至惴惴無文恂恂不能語

則潛養均也馮尚書鄴仙之主中樞也延評事在幕中
奏疏筆札盡出其手赧王稱制以選貢入太學乙酉六
月擁錢刑部共起兵預於六狂生之目江上召爲大理
居官甫期年而喪職於是諸遺臣義士日夜謀所以復
故國者而職志所歸呼吸傳致則惟華王二家時議分
道集兵華氏主中甄而屠駕部以內應之兵佐之馮氏
主西甄而李侍御以東山之寨相援楊氏兄弟主西南
甄則大蘭之師也許事曰吾願主東南甄乃踰姜山至
管江管江之豪施邦价杜懋俊等招姜山之死士得三
千人資糧屏屢無不畢具評事屠牛醢酒刺血誓師約

以翁洲水師入關則由陸路自城下會之諸道所集兵
未有若評事之盛者已而夫已氏告變直指遣謀者入
管江評事曰耳目有異搜謀者得其檄遂斬之鳴鼓會
衆將由大嵩以入海定海大將軍常得功已遣水師扼
其入海之路而以輕兵掩管江施杜請據險格鬪別令
死士護評事趨翁洲中道被執評事之自管江出也有
顧氏子者隨之行亦被執其人蓋狂且也夫已氏舊識
其人密以賂入令顧氏子進之評事勸其多引薦紳人
望以自免評事斥之顧氏子乃私填一紙如高都御史
父子馮職方家楨李儀部桐范公子兆芝等以與獄吏

而衣冠之禍大作外人皆傳以爲出自評事華公聞而驚曰石雁寧有此訊之乃知顧氏子所爲也夫已氏私謂人曰王卣一沈靜淵默粹不能窺其際是非華子之疏衷者比也必不可活未幾直指移評事之囚於錢唐或以爲有生望矣評事曰吾亦何望爲覆巢之完卵哉華楊施杜不可負也及累訊瞠目不復一語遂以六月二十日死焉門人私謚忠潔嗚呼忠義之名之難居也以同心一德如五君子累蹶累起履虎尾而不顧白首同歸乃屠葦稍與華公隙末評事亦幾遭不白之誣彼其播弄皆出於反側小人之手百世而下猶令人欲食

其肉然而忠義之人皇天后土鑒其心曲所謂留吾血
三年而化爲碧者海枯石爛不可磨滅予作五君子狀
發明沈屈其庶足慰重泉之恨也夫評事著書滿家尤
長於經諸經皆有說不肯苟同前人頗過於好奇今散
佚殆盡惟周禮解予曾見之其靜遠閣集亦無存者

是役也謝氏第一揭帖爲董公志寧董公德欽王公
家勤楊公文琦兄弟屠公獻宸第二揭帖爲華公及
慈谿馮公家植馮公蕘李公文纘第三揭帖爲高公
斗樞父子李公桐父子定海范公兆芝董公志寧與
楊公文球急逃得免二馮以其子弟行賂得免李公

文纘以過宜力辨其不預得免而第三揭帖中人皆
免董公志寧李公文纘范公兆芝予皆嘗表其墓合
觀之則戊子之難本末了然

陸夫人諱王辰
張夫人諱王如

鮎埼亭集外編卷十終

新刊增補
卷一

三



鮎埼亭集外編卷十一

鄞 全祖望



行狀三

明故都督張公行狀

都督張公諱廷綬字雲衢浙之寧波府鄞縣人也曾祖某祖某父某都督少時喜讀兵法時天下多事益思以功名自見又善晚強弓舞大刀兼喜王遜之術故其補諸生也在武學中錢忠介公起兵以驍勇署總統會於越中方議所立聞台州已有監國遣都督迎奉從之江上時台州之起兵者陳公函輝及義兵諸營分汎江上

PL
2704
.A1
1872
v.117

而陳公以會推畱中調度其兵莫屬陳公訪於錢公曰
麾下將材乎錢公曰前日以迎奉來者其人可使也
陳公奏授都督僉事統所部還鎮台之海門江上諸營
束手不思有所經畫但爭分地爭分餉日無寧晷海門
稍遠得不預然台軍遙受陳公節度而都督爲錢公將
幸兩家皆忠悃無嫌忌都督時時以餘餉餽錢軍或曰
幸無若田弘正之結怨於鎮人也而都督未嘗有所強
取於軍故陳公聞而彌善之浙東八府方氏之軍最橫
王氏次之兩家老營一在嚴陵一在寧波居民爲之罷
困其以客軍駐台者爲谷文元宗室常接李礎暴橫頗

學兩家而竭力支柱籠絡使不至大逞者都督之力爲多已而閩中大將李公唐禧至監國以其宿將使其治軍於台唐禧故金山衛官起兵不克入閩由閩入浙都督讓之凡署銜列座必使居已上而唐禧自以客將每事皆咨都督而行兩人和衷共濟日練兵以輸江上大兵入台唐禧謂都督曰公當俟陳公消息然兵已逼不如偕我早死徒殺士卒無爲也都督曰諾各遣其麾下袍笏兀坐營門大兵過都督營諭降不屈殺之唐禧亦被殺而都督眷屬之從軍者皆死無一存嗚呼乙酉而後吾浙東諸公蓋亦厓山三丞相之流如都督者

則蘓劉義一輩人物也先曾王父兄弟在江上嘗爲方
國安部將所恨幾致不測都督救之得免故先贈公嘗
欲爲都督作傳而未就也高兵部雪交亭集載其名未
詳其事今已百年杞宋之文獻日不足徵而都督家門
已絕莫可搜索恐遂無知者聊據所聞以述之使因國
之史有參攷焉謹狀

明兵科都給事中前知慈溪縣江都王公事畧

王公諱玉藻字螺山南直隸揚州府江都縣人也司勳
郎納諫之子崇禎癸未進士釋褐知浙之慈谿縣事子
良和平民不擾而事集未期年北都亡殉難翰林檢討

汪公偉前慈令也公帥官吏士民哭臨畢

哭臨謂哭崇禎也 爲

位哭之三日已而故少詹項煜以從逆亡命來慈之馮
公元颺與公皆出其門馮氏匿之夾田橋之別業公雖
致之餽顧甚菲及慈之義民不容撲而淹之橋下公不
問明人最重闡誼或以公爲過公曰吾不能爲向雄之
待鍾會哉顧懼負前日大臨一哭耳夫君臣之與師友
果孰重聞者聳然乙酉夏大江以南盡附浙中百城守
令或棄官去否則降而公與沈公宸荃起兵晉御史仍
知縣事公募義勇請赴江上自効乃解縣事以兵科都
給事中往軍前公任事邁往壯氣勃勃而江上諸帥惡

之先不予以餉公曰是將剗刃於我也乃力請還朝其在垣中雅持正議又不爲諸臣所喜乃力求罷莊太常元辰畱之丙戌夏浙東再破公黃冠行遯於剡溪不肯歸久而資糧俱盡慈民及浙東之義士時時周之妻收遺秉子拾墮樵不以爲苦壯心至老不衰每臨流讀所作詩激厲慷慨仰天起舞庚寅先大父嘗訪之相與語島上事公曰今日當猶在靖康建炎之際耳君以祥興擬之下矣蓋其崛強如此辛卯以後始歸故鄉卒以窮死嗚呼明末吾鄉多賢吏而其後以死報國者九人前寧波府推官則儀部黃公端伯駕部林公之蕃知鄞縣

則尚書沈公曾龍侍郎張公伯鯨御史王公章知慈溪
縣則巡視陳公瓚檢討汪公偉知奉化縣則給事胡公
夢泰其以乙酉受鄞縣之命不久卽去卒死國者駕部
王公之棧卽王公章子而公以首陽之節參之其耿耿之心
未嘗於諸公有媿也乃文獻淪胥問之揚人無知公者
問之寧人亦無知公者悲夫前此寧之父老其於王汪
二公蓋嘗爲之祀今亦廢矣予思於寧之湖上築祠合
祀黃公以下而以公終焉是亦扶忠義以勛長吏之一
助也乃序公之事而表之

李杲堂先生軼事狀

黎洲黃公所作杲堂先生墓志於其大節卓行畧有表
見而事不備去今七十年知者鮮矣先生仲孫世法以
爲未嫌予少得之先大父贈公所述者蓋稍足具十之
三四乃詮次而復之先生以戊子正月預於五君子之
禍甫得脫而尊人儀部公之喪自杭歸殯畢是年七月
再下府獄蓋夫已氏餘患未已也聞者以爲必死而先
生在囚中其所居卽華公嘿農楊公楚石故地方作招
魂之詞以酹之已而終得不死自先生蒙難後蓬蒿滿
三徑又時時善病或疑其壯心已盡不知其逐日焦原
左執太行之纓右搏雕虎蓋如故也而不大聲色以泯

其相庚寅馮侍郎躋仲之難其監軍爲姚江黃宗炎刑
有日矣時傾家救之者爲馮公子道濟奔走其閒者爲
董農部次公天鑑卒成其事者爲萬農部履安而先生
之力亞於道濟遂出之劍鋸之中癸巳黃岡萬僉事允
康來吾鄉及別去先生餞之座客爲僉事筮易得睽之
三見輿曳其牛掣其人天且劓皆大駭先生因回請僉
事且潛身甬上僉事不可行至吳中楊崑之變作先生
終身痛之甲辰南屏之難大帥搜得其所與中土薦紳
往還筆札欲按籍殺之先生以奇計使中止其所保護
尤多其餘蓋不能以畢傳嘗有客以故宮什器求售者

先生一見其題識流涕沆瀾不能自勝其人亦泣然而去燕人梁職方公狄嘗曰鄴嗣將無使勾甬一片地盡化爲碧血蒼燐大是可畏康熙戊午浙之大吏皆欲以先生應詞科之薦以死力辭已而萬徵君季野亦有史館之招先生送之歎曰嗟乎鄭次都能招郅君章同隱弋陽山中不能禁其喟然而別從此出處之事且有操之者徵君以是終不受館職幕府以重幣乞先生課其子爲詩謝遣之以予竊窺先生之才甚長故能側身憂患之中九死不死其所以不死者蓋欲畱身有待而卒不克故其詩曰采薇醴醴是爲末節臣靡猶在復興夏

室是則先生之志也所圖莫遂故垂死而喟然以不得從五君子爲恨是非先生之志也然則此九死不死者已足扶九鼎之一絲矣嘗謂先生一身流離國難則宋之謝翱鄭思肖委蛇家禍則晉之王裒唐之甄逢周旋忠義之閒則漢之云敞閭子直前此先生遺文未敢盡出或有弗能知其詳者今世法旣悉表而出之讀其書得其行矣先生私淑蕺山之學於黎洲私淑漳浦之學於大滌山人何義兆呂漢憲顧終身未嘗開講然其忠孝自持則所謂眞學者其人也

錢螭菴徵君述

六世祖奐進士以侍郎管江西布政司使

五世祖瓚進士廣西按察司副使

祖若賡進士江西臨江府知府

父敬忠進士直隸寧國府知府

本貫浙江寧波府鄞縣芍藥社人

公諱光繡字聖月晚號蟄菴錢氏世有名德詳見明史
及諸前輩集中碑志不具述先生少負異才隨侍其父
僑居硤石因盡交浙西諸名士已而隨侍遊吳中宛中
南中因盡交江左諸名士是時社會方殷四方豪傑俱
遊江浙閒因盡交天下諸名士先生年甫及冠也而宿

老俱重之硤中則有澹鳴社萍社彝社吳中有遙通社
杭之湖上有介社海昌有觀社禾中有廣敬社語溪有
澄社龍山有經社先生皆預焉又雅好釋氏故其講學
則師漳浦談禪則師木叔海岸論文則師牧齋友朋所
嚴事者夏瑗公楊維斗姜如農陳臥子林茂之薛更生
所契好者陳玄倩陸鯤庭翁坦人黃九煙萬允康祝月
隱徐闇公麻孟璿沈景山耕巖吳次尾沈崑銅沈君牧
顧子方顧星源孫克咸錢開少張沁水李叔則陳定生
闇古古查方舟巢端明金道隱張仁菴徐蘭生談仲木
徐元歎余澹心周子佩方爾止陸冰修皆魁傑不羣之

選方外則參禮密雲雪嶠蓋其師友之梗槩也先生本
用世才寧分符出守不甚諳吏事簿書山積一出先
生之手老胥無所用其奸硤中土豪吳中彥凶暴絕倫
先生廣爲布置卒令有司擒而戮之常勸漳浦以爲太
剛不如用晦以參之漳浦感其言贈以法廬二銘法廬
先生硤中齋名也流寇逼京師上書南樞史公請急引
兵勤王以救京師之困而先以飛騎追還漕艘弗齎盜
糧史公答以具曉忠懷卽圖進發赧王稱制先生累言
於當道深以立馬量江爲憂玄倩方按河南乃檄先生
知舞陽以親老辭之而力經營周仲馭於獄中俄而南

都又破從兄忠介公方舉兵江上先生居硤中隔一水耳亦不赴硤中舉兵以應吳中先生亦不預蓋先生雖爲故國抱杞人之憂而逆知時事之難以犯手故置身局外卒無不如其所料者丙戌以後頽然自放生平師友大半死劍鏑所之有山陽之痛不堪回首遂以佞佛之癖決波倒瀾儼然宗門人物矣其別署曰寒灰道人先生居吳中久因習吳中況味談諧四出必有名理一茗一粥非其手製無可意者故不輕過人食雖飯依釋氏而且旦啖齏羹作牛心炙飲醇酒不置以是知先生之逃儒入墨固其宿根所近然亦半觸於時之所激故

未嘗不呈露本色梨洲黃氏申明蕺山之學先生與談
儒釋異同兩不相下歸而爲諸子作復性之會汎濫西
竺娓娓不倦然其與浮屠法幢論素位以爲必如蘓武
洪皓方爲素乎夷狄而行竝非隨波逐流之謂此則儒
門之偉論也先生於出處之際最嚴沈宮坊延嘉被薦
先生貽之書曰聞之梵語修羅每膳必嘗千種兼珍末
後一口化爲青泥玉堂清夢非復昔日兼珍青泥滋味
恐所不免吾兄其慎之官坊故不肯出山得先生書謝
爲益友葛學士世振被薦得辭先生踵門以詩賀之招
撫嚴我公招先生時忠介家方被籍先生欲紓錢氏家

難往見之及欲授以贊畫固辭得免又有薦修玉牒者亦拒之幾社雲閒宋徵輿故人也以中書舍人隨大將軍宜爾德幕欲與先生一見託疾不往崑山朱應鯤亦故人也及宰上虞頗魚肉故國遺民先生面斥之或爲新通守樹碑列先生名亟往削去之忠介之殉也諸弟遠出未歸先生修其祭祀祝版之詞悽愴感動行路又訪其弟婦鮑安人之爲尼於吳者每歲三月十九日祭王忠烈公父子於天封塔寺九月初七祭張尚書於城西從兄江寧推官肅凱與先生始睦終疏及其罹刑懼家門不保以幼子爲託先生力任之故人吳余常有難

力救之其自硤中返甬上也構莖齋菴闢祓園築歸來閣與董戶部守諭德偁王太常玉書高武部宇泰輩往還酬和晚年與宇泰爲耆社慎選遺民九人而已其後又增其二山王之徒不得與也吳越諸野老多以不仕養高而牧守干謁仍不廢先生長謠曰昔日夷齊以餓死今日夷齊以飽死只有吾鄉夷齊猶昔日何怪枵腹死今日聞者惕然先生平日風流自喜蘊藉得之性成雖遭厄運不爲少減然感懷家國漸以蕉萃遂成心疾竟以憤懣失意自裁戊午四月十二日也生於萬歷甲寅五月初七日孺人曹氏副室鮑氏子璜恭葬於臯前

山之陽先生自十六歲有詩集其後或隔年一付梓人或每年有之曰告情草漱玉集香醉軒集澹鳴集述祖德詩秋雨刪萍社詩選停雲草水鹽集獨寐寤歌白門詩葢草三十歲始重定之曰刪後詩以後曰紀年集曰有聲淚曰歸來吟其文曰學古集其談禪曰耳耳目目集五十一歲又合定之曰從慕堂詩文內集則乙酉以前外集則乙酉以後也忠介子濬恭以先生集來予又爲沙汰其繁存其精者得十六卷濬恭因請爲之狀予乃述其大畧如右

江陰楊文定公行述

司馬溫公居洛十九年田父野老皆知其爲司馬相公而眉山之稱之曰誠曰一吾嘗歎其善言溫公之德行卽孟子所云大人不失赤子之心者也其在今日江陰楊文定公庶其人耶而所遭遇亦畧同溫公在神宗時已至樞府旋復退閒楊公官制闕其所設施更視溫公有成規矣忽遭吏議溫公判雷臺神宗改官制則曰御史大夫非光不可特未召耳楊公在渰

世宗亦欲召之而不果溫公登相位不竟其施楊公賜環

今上以皇子暨冑監之任倚之蓋欲公追后夔之盛

牛載遽逝所不同者溫公當日身雖退未有風波之厄而幸楊公所際時會非宋中葉比要其得君任事而卒不得大有所展以爲天下惜者則同公諱名時字賓實學者稱爲凝齋先生江南江陰縣人也世爲儒素自少卽畱心性命之學所樂玩者通書東西銘正蒙諸書旁推交通則程張朱呂諸集與近思錄成康熙辛未進士座主安溪李文貞公方以正學倡一時闡中得公文異之及相見與語聖學宗傳津津然忘其爲師弟不覺其席之移而前也公旣喜得師以爲依歸而文貞亦深相倚嘗自言初讀書時喜其難者如樂書歷書而讀之卽

周易亦祇求其圖畫之變化巧合覺朱子之言平平耳
其後漸返求諸理直至賓實長史二子來從往復疑問
皆從大原探討因此見地日出再取朱子書讀之精采
大山長史張公昂也又曰賓實讀書一切歷算音韻皆不甚畱
心惟經書中性命之理講切思索直似夙世有因者方
外所云法嗣吾儒所云種子也又曰長史最高明然不
若賓實之沈潛也是年改庶吉士甲戌授檢討

召對稱旨充講官公在館中蕭然如諸生緩步六街衣
履古拙同館肩輿雜沓衝突而過公弗知也辛巳

聖祖問文貞朝臣操守有如張鵬翮趙申喬者乎將使

之任提學文貞以公對曰操守似二人學則過之公聞
亟向文貞辭曰學且未成敢爲人師逾年卒有

命提學直隸直隸學臣非坊局以上弗預公由

特簡而出所至卽與諸生講明正學以振飭人心爲務
其初稍嚴文貞遣人致語曰聞諸生之陋者君直以不
通言之恐宜少婉使人爲可受也公瞿然遂濟以和自
是雖諸生之未見錄者皆心悅

聖祖聞之於行幸畿輔時面予獎勸遷侍講旣畢事

詔以原官宣力河防翰詹諸臣宿以資望自矜不喜出
外任劇公獨以得就近迎養爲喜丁亥丁外艱庚寅丁

內艱居喪如禮壬辰仍赴河工明年

召入直

南書房校審周易折中性理精義諸書故事

翰詹諸臣自外來皆先赴吏部投帖部臣爲之列名候
員出補之公至京未嘗赴部逕入直是秋吏部開主試
諸臣無公名

上問之則曰未補官也

上特遣公主陝試試還仍不赴部逕入直吏部乃反以
帖諮公謂當補官請登啓事而公斯夕修書無暇及之
於是吏部笑以爲迂而公竟三年不補官丁酉始

特授直隸巡道直隸無提刑巡道卽提刑也刑清訟簡

奸宄不興已亥遷貴州布政司使明年以右副都御史
巡撫雲南時西陲用兵滿洲兵進藏路由滇中長途甚
億滇民懼其至或有所擾皇皇如也公令沿途皆整空
屋數百間以待旣至治牛酒犒之令休息長吏整其屏
屨而使標下將巡視周邏無得軼出驚居民居民不知
有大師聲息獨貿易者日持米鹽醪糒之屬前往交易
好語相慰藉而退毫髮無動已而師還公口諸軍億益
甚矣待之當加厚大師至如歸家并爲奏免其馬匹倒
斃之賄補者大師由滇入京望公之署稽首泣下如雨
爲穹碑樹之署側雍正三年晉兵部尚書總督雲貴二

省仍兼雲撫明年晉吏部尚書京察自陳奉

溫旨有和平安靜端莊廉潔之譽公之在南也以忠信
篤敬率其下熙然爲

國家養元氣土司洞主皆曰楊公吾父也而是時直省
督撫中有爲武健嚴酷之政以爲能者公曰是所謂訐
以爲直徼以爲知不孫以爲勇者也聞之者恨公公時
時於奏中爲

世宗言存誠主敬之學以證明

聖德之法天不息者

世宗手批答之以爲吾君臣萬里談道不亦樂乎於是

思者益甚有屬吏者才而佻其於吏務誠有過人而不學無術多自用公諄諄教之屬吏以公爲老儒迂其言公惜其才言之不已屬吏反憾適其入

覲言公姑息以要名且耄百務俱弛

世宗不能無動然猶以公年高或不任封疆事將

召入朝大用之乃於乙巳解吏部尚書專任巡撫而新督西林鄂公力言公之老成和厚實可置

黼座左右乃不一年竟罷官刑部侍郎黃炳與新撫朱綱至將有所羅織無可坐幾欲加刑訊鄂公力持不可而滇民且萬人至訊所洵洵謂楊公仁者何至此乃撫

他事以代賠分賠之贓加公至數萬

世宗知非公所坐然欲薄有所懲令公以三千金輸之
藩司滇民展轉相告各以所有輸之官一日中數已滿
而公先取邸中物并脫夫人之簪珥以充數估直不滿
二百金也自是遂居滇中講學不輟初公開府時故空
空無所有至是益貧滇民時以斗米隻雞至諸苗亦有
來爲公餽物者公量而後受亦未嘗敢濫也而公之望
愈重 中朝人於自滇來者必問楊公安否
今上嗣位追承

先意宣召入京進見賜坐以禮部尚書管祭酒又令課

皇子直 南書房公之來也自以老不願仕欲陳情
及聞祭酒之命則喜

上亦深以造就人才期之古稱國子原自天子之元子
遞及國胄以至民間之後秀至後世而其意亡有國子
之名耳

天子遠觀三古之意而以名世大儒如公者主之此自
漢唐以來所未有尋

命教習庶常賜邸第又以公老得於禁城中騎馬出入
公每日入 皇子書舍問所業而身居監中以便退食
時與諸生講習五日一升堂爲大講其赴庶常館亦諄

諄勉以正學而館課特餘事也自兩

召獨對及所上章疏率多正心誠意之言而最大者翰林於持服中供職一事先是

皇上已停止長吏之奪情者其後以翰林居憂在館中修書不預朝賀似無害於是

召梁學士詩正入南書房而余編修棟日侍皇子

講讀者也至是丁艱

上援前例畱之

詔命已出公力言其不可次日

上收還成命而止尋充三禮館總裁未及赴館蒙

召對入奏逾時時大暑公年高頗弗勝及退從者請公少休而公見諸生尚未散又與佇立詳問學業語畢又往後堂問諸經雕本之就緒與否公雖不自知倦而病已中之是日遂寢疾然不廢觀書或問修禮之要歎曰三千三百無一事之非仁也故夫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今

皇上躬至仁之德又值百年興禮樂之期恐我不及見耳綿延至二十餘日而卒猶惓惓於皇子之學業與監中諸生日課焉

上聞震悼優予恩卹加贈太子太傅賜諡文定公無子

以從子名應詢爲後年七十八公生平論學本於坤之
二曰敬曰義誠則敬之至明則義之精中庸一部盡於
此矣而予觀公於此二者蓋由誠而生明其容止端一
望而知爲朴實頭地人也坐立屹然無橫肱交股急趨
窘步之習談言坦白與共事者必和衷非其意而強之
雖百折不變漳浦蔡文勤公謂人曰今世而時時有堯
舜君民之念者江陰一人而已禮部侍郎桐城方公過
語移時歎曰公眞爲天地立心爲斯人立命者也長洲
何編修焯博學傲物於人無推讓聞公至吳令其諸生
來聽講予嘗侍坐於館中公曰子之於書可謂博矣但

當爲有用之學予皇恐曰何敢言博然東萊止齋之學
朱子尚議之況於愚乎公曰但見及此則已進矣所著
有經書學言指要一卷凝齋集若干卷公之卒也應詢
已爲之狀然寥略之甚予續爲此述於公之事亦未能
備而大略得之謹述

先太孺人行述

先太孺人姓蔣氏係出北宋給事中邦彥之後自諸暨
遷鄞世居城中西湖之曲外曾大父諱維衡外大父諱
芬俱諸生贈翰林院庶吉士蔣氏在鄞稱詩禮世家顧
弗甚達舅氏蓼厓先生生四歲而孤同產惟太孺人祇

二歲外大母陳夫人寡居貧甚以紡織支門戶上奉君
舅嘗撫二孤而泣曰是藐然者能驟及婚嫁之日以見
其成耶會有婦人善相者過之則曰夫人一子一女俱
鍾清氣異日當爲夫人苦節之光抑又皆貴稍長外大
母自課之太孺人肩隨舅氏讀書一燈相對熒熒讀畢
舅氏習算太孺人習女紅年十九歸於先公子家自喪
亂以來久已消落大父贈公老而多病又喪大母性素
峻不輕言笑子姓見之多匿影不敢前而太孺人以婉
婉善承之溫涼飢飽以及藥茗之屬無失時者一夜或
四五起未嘗敢熟睡贈公歎曰新婦賢孝天必昌汝後

以爲報從大父老而實太孺人推贈公友愛之誼苟有
酒肉必分貽之以不逮事先姑推其誼於從大母贈公
喜曰此眞養志也而闡政甚肅古人所謂不識廳屏不
聞笑語者蓋允蹈之乃自贈公歿又喪長兄祖謙而太
孺人始大病長兄之生也慧甚又加以端慤四歲而諸
經畧能上口六歲而徧習之脫口皆成文采里黨中遂
有聖童之目以爲先司空宗伯而後當重大其門者也
一日誤以小刀削牘傷其將指中風而殤太孺人素清
弱旣以侍養贈公積勞之後居喪哀毀已不能支至是
愛子夭折朝夕涕洟遂成心疾久而日不能食夜不能

寢外大母輿致其家親視之奄奄日甚或曰是非大下
以紫團參不足振其神氣之涸先公從之盡一斤而疾
退然心疾如故又十年始痊可乃舉不肖太孺人之舉
不肖也外大母疾已亟日夕侍側臨產始歸產之十有
三日而外大母逝先公與蓼厓先生祕之不以告既逾
月始知之驚慟絕而甦者七於是復大病治之一年而
愈自是連舉弟妹皆不育而不肖又孱甚無歲不以疾
聞瀕於殆者不一而足先公研田之入祇足供不肖醫
視之需而太孺人以蕉萃之身重受累於不肖每逢危
急呼禱於影堂占卜於龜人瓦人之從違驚皇於中夜

之噩夢蓬首跣足其辛劬不可以口舌傳也不肖雖多
病而稍閒則先公課之甚嚴爲講漢唐諸箋疏以及通
鑑通攷諸書太孺人輒以栗果資其乏先君有事則太
孺人攝講席焉不肖補諸生一紀而以學使者交河王
公之薦應赴都下自以終鮮兄弟力辭得請次年以拔
萃貢成均再辭不許太孺人曰歐陽詹求有得而歸以
爲親榮夫但云有得尚不過世俗之榮倘能有得而又
有聞焉是則吾所望於汝也其行矣不肖以庚戌春勉
治裝北上時新例許赴選人之籍入對

闕下不肖投牒成均遽歸王子太孺人復令不肖北試

京闈而頌張氏卒又上累太孺人癸丑被放以詞科之
薦爲吏部所羈未及試期不肖成進士選庶常得預

今上覃恩加封太孺人已而左遷外補不肖方切於晨
昏之戀幸得自便南還抵家先公方得足疾治之而愈
次年秋太孺人亦得足疾已而又得心疾未幾又得脾
腎並洩之疾不肖倉皇失措百方治之稍痊而先公逝
太孺人哀悼慘怛於是疾遂不可爲然太孺人雖沈綿
乎而見不肖經營喪葬之事未有一不再三撫慰也自城
南閱墓工歸未有不呼婢子輩進飲食時寒暑也時問
及近狀未有不憐支應之拮据也於是臥病復一年以

乾隆四年十二月初三日卒得年六十有八嗚呼乳哺之恩率以三年太孺人之勞慈祐於不肖者至於十有餘年而後息肩而此十有餘年之慈祐乃世閒爲人母者所未嘗之境則太孺人之聖善豈凡爲人母者所可同而不肖十年京洛其失養之罪又非凡爲人子者所可同矣太孺人雅工詩顧未嘗輒形之紙筆不肖所見惟送孀氏董孺人北行嘗有長句二首或問之則曰此非閨閣之急務也性不佞佛比邱無敢過吾門者嘗曰我身後必不許作佛事九宗七族之中亦有強悍不可便令者獨至太孺人之前無不俯首媿屈曰此善人也

喜怒不形於色雖僮僕未嘗加以呵斥治家綜理有法
故以十畝之田充祭祀燕享之需而沛然未嘗有所詘
於是萬學使九沙偕諸親表公議上謚曰慈懿紀其實
也合葬於先公木阜峰阡不肖伏攷古婦人之有行狀
始於六朝之江淹任昉宋儒王柏譏之以爲非其非之
良是也然誠有聖善如吾太孺人而又出不肖之自敍
則固不同於一切碑版假諛墓之金以欺人者謹述

鮎埼亭集外編卷十二

鄞 全祖望 紹衣

傳

吳職方傳

吳職方祖錫字佩遠別號稽田晚年亡命更名鉏浙之嘉興縣人也吏部文選郎昌時子而爲世父貴州按察使昌期後職方旣貴公子婦翁則少詹事徐汧也資地鼎盛才具尤軼羣顧瞻咳吐令人自廢尤喜結納豪俊爲友朋謀急難一麾千金曾無吝色時中原大亂東事又急職方思有所以自見劍客土豪無不攬結講求出

奇應變之學又料京城必危而思預儲勤王之旅欲身
任浙西以浙東屬之許都然約未定其父吏部之禍作
吏部故東林復社中眉目而首揆周延儒門下士也居
吏部要地時所夕出入首揆門頗任喜怒以持銓事遂
爲祁公彪佳所糾適延儒寵衰思宗震怒親訊於中左
門嚴刑拷訊論死資產入官時許都以亂死忌吏部者
欲并陷職方於其內以盡之徐尚書石麒力持之得止
職方家旣落痛心父難思所以幹蠱而廟社旋亡益不
自得江南建國甫一年又破時職方資產四萬在嘉興
庫中令其客經營出之降將陳洪範方下江南參預軍

事職方舊與善洪範謬爲矢天言其降出於不得已倘
得閒必不肯負故國職方大喜曰將軍能爲姜伯約吾
當任餉卽以四萬資產與之洪範旣得金實無意易轍
也而開薤之令下職方跳身去於是狂走南抵滇中東
之海上以及諸山寨水船中如醉如魔總求一得當以
自慰而不知天命已去空爲愚公之移山而已未幾當
道刊章名捕四出蹤跡一子瘐死獄中妻徐氏挈家轉
徙無寧日然職方展轉柳車複壁之間旣以好義知名
故亦多出大力以護之者浙江提督馮源淮爲故相馮
銓子以所親爲都將職方深結之一日遇華亭徐副院

孚遠於蘆中與之偕歸副院故完髮居然前代衣冠也
閭巷人稍籍籍源淮聞之驚懼卽遣都將至職方家緝
之職方迎謂曰有一偉人在此足下願見之乎都將曰
吾故以是而來莫妄言乃故談他事良久徐屏左右入
密室都將見副院再拜曰幕府有危機公宜速去是夕
都將以舟送副院而告源淮曰無有益職方之受欺罔
如洪範輩雖多而時或以獲濟滇之亡也鄭陽十三營
尚保殘寨職方重趂赴勸其出師撓楚以救滇十三營
已衰罔不能用職方思入緬甸道阻乃還天下大定遂
無所往然終不肯歸老南康宋之盛亦遺民也歎曰斯

人東西南北所至栖栖孰知其胸中大志有百折不衰者已未卒於山東膠州遺命不必歸附卽葬於大竹山中其在滇時嘗任職方郎中云婦弟徐徵君枋以父死誓不入城居山房者四十年其與職方形跡不同然交相重徵君每語及之則曰劉越石之流也嗚呼職方遭君父之變流離顛沛一飯不忘事雖不成君子傷之

徐都御史傳

徐都御史孚遠字闇公明南直隸松江府華亭縣人太師文貞公之族孫而達齋侍郎裔也崇禎壬午貢土方明之季社事最盛於江左而松江幾社以經濟見夏公

彝仲陳公臥子何公慙人與公又社中言經濟者之傑也時寇禍亟頗求健兒俠客聯絡部署欲爲勤王之備陳公任紹興府推官公引東陽許都見之使其召募義勇西行殺賊又令何公上疏薦之而東陽激變之事起陳公心知都無他乃許以不死招降之大吏持不可竟殺都旣殺而何公疏下已召之公貽陳何二公書曰彼以吾故降耳今負之矣故陳公雖以功遷給事而力辭不赴馬阮亂南都尤惡幾社諸公乃杜門不出南都旣亡夏公起兵公贊之閩中授福州推官已而以張公肯堂薦晉兵科給事中間事不支浮海入浙而浙亦亡錢

忠介公方自浙奔閩相見於永嘉慟哭忠介復拉公同行會監國至再出師公周旋諸義旅閒欲令協和共事而悍帥如鄭彩周瑞之徒不聽公勸忠介以早去時諸軍方下福寧圍長樂忠介望其成功不用公言公復返浙東入蛟關結寨於定海之柴樓已而鄭彩弟兄累畔換忠介貽書於公服其先見卒以憂死然公雖告忠介以引身而其栖栖海上卒亦不能自割特其來往風波之閒善於自全則智有過人者監國自長垣至舟山公入朝從之時寧紹台諸府俱有山寨以爲舟山接應柴樓最與舟山聲息相近以勸輸充貢賦海濱避地之士

多往依焉遷左僉都御史辛卯從亡入閩時島上諸軍
盡隸延平衣冠之避地者亦多延平之少也以肄業入
南監嘗欲學詩於公及聞公至親迎之公以忠義爲鏃
厲延平聽之娓娓竟夕凡有大事諮而後行戊戌滇中
遣漳平伯周金湯閒行至海上晉諸勳爵遷公左副都
御史是冬隨金湯入覲失道入安南安南國王要以臣
禮公大罵之或曰且將以公爲相公愈罵國王歎曰此
忠臣也厚資遣之卒以完節還公歸有交行詩集明年
延平入白下不克尋入臺灣延平尋卒公無復望飭巾
待盡未幾卒於臺灣閩中自無餘開國以來臺灣不入

版圖及鄭氏啓疆老成耆德之士皆以避地往歸之而公以江左社盟祭酒爲之領袖臺人爭從之遊公自嘆曰司馬相如入夜郎教盛覽此平世之事也而吾以亡國之大夫當之傷何如矣至今臺人語及公輒加額曰偉人也公一子鄭氏內附扶柩南還未幾其子餓死故公海外集佚不傳嗚呼明季海外諸公流離窮島不食周粟以死蓋又古來殉難之一變局也幾社殉難者四夏陳何三公死於二十年之前公死於二十年之後九原相見不害其爲白首同歸也蛟門方修縣志以公有柴樓山寨之遺來訪公事先贈公會預公山寨中知之

最詳予乃序次而傳之

推官溫公傳

公名璜字寶忠浙之烏程人也大學士體仁族弟生二月而孤太孺人陸氏撫之破屋一間無帷帳君姑沈老病且餓同坐臥一板箱種火煨粥以爲食教公讀書姑卒哀毀如子而公所業亦成天啓七年有司聞於朝詔旌其門又一十八年爲崇禎癸未公成進士方體仁之賈也門生屬吏附之者如鷺內而九列外而開府監司指顧可得而公夷然自守反與東林諸公結契名在復社第一集其舉丙子賢書以侍母不上計體仁死其家

有潤仁者鄉舉拆糊名得之相顧曰此烏程家也置之副科而公無以此指之者論者以比之史氏彌堅彌鞏然公於體仁落落而閑訟事則頗不以復社之言爲當方南都以防亂揭逐阮大鍼公曰阮大鍼爲眞小人錢謙益則僞君子眞者易知僞者難測斯人得志卽小臣亦當裂麻爭之況同僚耶時人不以其言爲然而不知其言之中也其成進士也年已六十出吳給事甘來門吳甚重之釋褐得徽州府推官甫之任而國難作恆引佩刀歎曰此身終當付汝又一年南京破徽之紳士金侍郎聲起兵公竭蹶助城守而降人黃澍爲反閒引

王師入公與其孺人茅氏呼其十四歲女則方熟睡問
曰何爲呼我茅曰死耳公與茅引以繩扼之而絕孺人
亦死公拔刀自刎公初名以介字於石所夢於于忠肅
公祠忠肅入夢爲之改名遂從焉陸孺人有家訓行於
世子嘗與明史局諸君言謂明宰相中如江夏賀公高
陽孫公輩多子弟從死不論而以世臣死國事者崑山
顧文康公曾孫延安推官咸正錢塘知縣咸建暨弟舉
人咸受推官之子天達天遴江陵張文忠公孫侍郎同
敞蒲州韓公從孫歷城知縣承宣青州兵道昭宣餘姚
孫文恭公孫相國嘉績長山劉公子都督孔和嘉善錢

公子吏部棟從子職方旃長洲文文肅公弟舍人震亭
子乘嗚呼盛矣烏程溫氏有推官非親支要亦宰相家
兒也華亭徐文貞公族孫中丞孚遠亦以從亡完節終
於海上而溫之死尤足爲其相君一洗門戶之玷是皆
唐宰相世系表所遜也方擬作明九相國世臣傳以昭
故國之喬木而未及因先作推官傳

胡吉雲傳

胡守恆字見可別字吉雲南直隸舒城人也至孝父邁
厲疾守恆匍匐五祀列祖前願以身代父恍惚中聞有
告之曰爲汝子解汝厄瞿然汗下而愈成崇禎戊辰進

士授湖州府推官湖州於浙西俗最惡守恆至紳士不敢干以私德清令貪而愎巡按以私屬守恆令乃納金於甕詭稱食物以進守恆發視還之卒令移病去甲戌新令以推知入選侍從守恆治最擢編修乙亥詔令五品以上保任可知府者一人翰林科道保任可知州知縣者一人而守恆以舒城學官孫士英上得知深州士英上海人也後以城守死節戊寅充皇太子講讀官上嘗召見太子守恆從因取章奏命以條析稱旨上曰髯講官有用才也旣一年當更直上命勿易辛巳以葬母歸時流寇充斥江北連歲不登守恆請於漕督史公可

法以庫金告糴楚中而令飢民結義旅以拒賊會獻賊
合五營兵大至知縣王道光時已丁艱幸謝事不復問
參將孔庭訓房甚麾下亦無兵或勸守恆挈家入京不
可集縣人議城守衆推守恆主兵舒城學官楊廷璧者
江都明經奮然請助城守且曰公爲張巡吾爲許遠萬
一不濟以死繼之壬午正月賊盡銳攻以洞車穴城穿
者數處守恆輒堵塞之以火油灑賊賊多死賊射書曰
不下吾且掘爾先人墓亦不顧賊購守恆甚急而城中
人心愈固乃孔庭訓竟迎賊城陷或曰薤髮可遁守恆
斥之被執不跪賊以刀剗其膝鏃以矛罵不絕口洞曾

而死弟守初從兄守身守素守已守懸從子永禧永躍
永翼永祐同死幼女許張氏坐閨中痛哭賊慰之愈罵
亦被支解永禧妻吳氏守恆妹適金氏從女適江氏者
皆死舒民感守恆義或匿其父走金陵仍竊其尸坎而
埋之漕督以聞詔贈少詹諡忠節而廷璧亦與其子濟
之同死廷璧字荆璞

夏萬亨傳

夏萬亨字元禮別號葵南南直隸蘇州府崑山縣人也
登萬歷戊午科釋褐婺源教諭厲士有方學政大起歲
大祿捐俸設糜以食飢者守令以下爭和之全活甚衆

陞知西平縣事是時兩河爲盜窟郝良貴房星袁營曹
闖環列山澤所過城邑無不摧殘萬亨築堤治郭練兵
保甲爲禦賊計至悉居民安堵三年調知夏縣縣洊被
兵民無寧宇萬亨內以德綏民外以誠感賊有鈔掠城
下者單騎開門諭之或不聽命則曰寧殺我毋殺我百
姓也賊相顧驚異稱爲好官不殺一人而去署永城縣
總兵劉超用威凌厲萬亨抗不爲屈已而超叛殺都御
史王漢河南震動朝命督師丁啓睿帥軍討之諸道兵
集者數萬軍需器械悉萬亨轉輸不絕超旣伏誅幕府
以功上薦天子嘉之命行勸農副使事踰年京師失守

萬亨北向慟哭曰臣當從死願有八十老母從皇上乞身空門奉老母天年耳遂奉母歸南都卽位以萬亨請中州情勢使逆太后於河南復命擢江西布政使先是萬亨至中州有豪右恣爲不法萬亨聞於巡按御史寘之理至是嗾諫垣劾萬亨以縣令不當超擢藩司乃改按察司僉事分巡南瑞時國步方艱旣人無固志萬亨務爲整暇威愛兼施初至給兵餉旣給贏十之一以詰吏吏曰此故事公所當有也萬亨正色曰侵奪軍資豈我所爲況今何時乎立命補給保寧王駐南昌家人豪橫不法萬亨執而笞之王府羣隸大噪皆持白梃圍萬

亭署南昌士民數萬趨王府謂柰何殺我夏公焚門而
入巡撫都御史下令戢之不聽王懼急請萬亨萬亨至
則曰夏公無恙我輩何爲時在任未三月也陞按察使
兼右布政使事兼綰七印南都陷萬亨奉母至撫州屬
門人之爲臨川令者將返南昌南昌亦陷萬亨與臨川
艾命新艾南英奉益王倡義降帥金聲桓招之不應提
兵卒至城潰被執聲桓猶欲降之萬亨賦絕命詞見志
遂遇害於建昌一門死者二十餘人其母以少子得全
歸里

石隆傳

石隆字映崑陝西三原人也負奇畧喜讀孫吳兵法賊陷潼關徒步入京陳恢復三策當事者不能用甲申京師陷鬱鬱抱恨而死其入京時有詩曰從來趙括易言兵寇盜於今盡據城幾點烽煙銷漢壘萬家風雨泣長平將軍格鬪徒持戟文士空談欲噉名密邇晉陽憂不細誰能先立亞夫營手排雲氣謁青旻闔闔門前虎豹蹲直節何時酬古道危言先已見疑人春風習習搖花面好雨醺醺墊角巾數欲請纓還自笑書生無夢到麒麟西京文字託幽深仙掌垂旒橫玉簪詞賦幾人凌八代畫師原自重千金滹沱河畔濃陰合萬壽山前曉月

沈彩筆欲投良可惜從容抱膝續高吟

周之藩傳

周之藩者字長屏不知何許人也崇禎中曾爲福建參將乙酉進前軍都督府總兵官時方大舉出師詔之藩以所部由汀州出直抵南昌遙授御營右先鋒永勝伯鄭彩節度已而不果封福清伯延平失守之藩踉蹌趨扈追兵旣急大聲呼曰吾大明皇帝也亂兵爭前執之知其非是羣矢集如蝟遂死時方大暑羣屍臭腐蟲出之藩攤屍五日玉色瑩然

宋菊齋傳

菊齋高士宋龍字子猶明南直隸崇明縣人也沈靜博雅有深識補諸生師事婁東張南郭其時南郭方主聲氣之席四方贊幣日走其門溫卷如山獨菊齋至講名理商經術而尤畱心於救世之學南郭重焉菊齋既不求聞於世世亦竟無知菊齋者獨錢忠介公一見奇之置之門下上座謂當與崑山歸莊相伯仲未幾大亂菊齋遂遭奇疾狂走信足奔迸塵霧杳冥一往不顧其所嬉遊怪怪奇奇人莫測也老親在堂二子幼皆不能治其疾乃恣其所之而菊齋泛海至浙中張閣部客之使爲其孫茂滋授經則菊齋之病愈矣菊齋在舟山數年

海上諸公共唱酬風雅雖在流離猶有承平故態皆重
菊齋而辛卯之禍作凡平日所還往者皆死菊齋奔跳
絕島中重跼達吾鄞以茂滋在鄞囚中也乃與汝都督
應元陸處士宇燦等百計出之祝髮以返里門則無家
可歸矣方旁皇里社閒而閩師入江樵蘇四出菊齋大
爲所窘幾不免張侍郎蒼水在軍中識之曰宋先生也
乃得脫侍郎爲作詩慰之因遷居太倉以岐黃之術自
給其道大行於吳門練川鹿城之間或戲之曰先生遘
疾久今乃能治疾耶菊齋天性誠篤跬步不敢違禮對
妻子如嚴賓事親死生不懈父死旣葬倉卒未耐影堂

列木主寢室中昕夕必焚香叩首遠行必告起居出入
警凜稍不自安形諸夢寐蓋至性通於神明也其子姓
以訖僕隸無不化之言語煦煦令人不飲自醉故人自
遠方來者雖食貧必傾囊贈之其寓鄞居陸氏湖樓中
先族祖木翁葦翁先贈公皆與之厚潮上人無大小皆
呼之曰宋先生而歸莊亦起兵不遂放浪湖海終稱完
節時以爲錢門二傑先贈公曰菊齋與人居未有訛議
之者蓋其言行若蓍蔡一本於誠使世有大儒如溫公
必將收之高座而其大節則又人所不能盡知也予觀
南宋遺民不得列於宋史而百年以後潛溪諸公發其

隱德嗚呼如菊齋者詎可使其湮沒無傳哉

陸雪樵傳

前代故家遺俗之盛莫有過於吾鄉者也星移物換之際其爲喬木增重者一姓之中大率四五人不止高曾規矩可以想見湖上陸氏所稱四姓之一也吾得殉國者二焉大行文虎先生死於刺觀察周明先生死於逮得殉父者一焉隱君雪樵先生死於兵又得高士者一焉則觀察之弟春明先生也嗚呼百六之厄乃反爲王謝世譜之光悲夫雪樵名崑字萬原鄞人觀察之族孫也其父淳古翁善畫能得文章家三昧而非屑屑繪事

者流雪樵幼而工詩補諸生丙戌以後自以世受國恩不肯復出試於布政司淳古翁曰善乃放浪爲詩人時春明方舉汐社故事於湖上故錦衣青神奈公生生自燕來黃山宗正菴蛟川范香谷同里董曉山葉天益皆集焉而雪樵最少觀曰樓者春明之居也雪樵與五人者靡日不至以大節古誼交相勸語者默者流觀典冊者狂飲作白眼者痛哭呼天不置者皆見之詩其時評雪樵之詩者以爲吐棄一切古穆如爨尊雪樵之去春明僅一巷而與正菴爲比戶其唱酬爲尤多桐城方子畱畸士也由春明以交雪樵相得甚驩遂居其湖樓中

已而奉其父僦居東臯之殷隘已亥海上師大舉游兵
至於鄞之東鄞四月諸盜亦乘閒竝起亂兵猝至索餉
欲執淳古翁爲質雪樵頓首請以身代其父得釋而餉
終不副雪樵死之時年二十有七嗚呼雪樵束修厲行
力固逸民之操以養其父而卒不克蘭摧玉碎可爲傷
悼然而忠孝足以不朽矣前輩董丈允瑫嘗欲爲作傳
而不果其旣於今湖上七子之風流已盡而雪樵尤爲
湮晦予求其事亦有年矣卒不能得其詳聊識其大畧
以俟世有杜淸碧其人者

陳仙傳

嗚呼古者振奇之士挾其有用之才時移勢去無所於
試其氣蓬蓬汨汨鬱而不化則或出於詭怪之途不可
以常理繩梅子真之在漢姚平仲之在宋後世以爲異
聞近世則陸麗京鄭玄子一往不返予生平不喜神仙
之說以爲諸公者何必長生久視要其丹心未死自當
旁魄天壤而閒或出此則大造位置之奇也吾鄉陳先
生王賓字天倪浙之寧波府定海縣人也少負異稟詩
文書畫無不入妙然尚未爲諸生也其性高伉不肯一
毫挫於人甲申之變先生號咷於野或解之曰天末書
生需次祭酒弟子耳故國之痛不亦過乎先生不答當

是時大江以南頑民未盡向化而餘氛在翁洲其去定
海尤近不逞之徒旁午錯出風波所震猿鶴皆驚先生
旣不就試遯跡山中怏怏不自得忽有一道士過之曰
吾子誠高士然喪亂之辰負此剛腸恐爲意外之變所
折也吾授子以藥有急而用之語畢竟去先生亦不以
爲意度其藥閣中未幾時果當厄因念道士言雖未可
信姑試之則神効乃稍稍習之已洽洽然輕舉矣又念
當此身世良不如長往但未知何所向須臾見洞天瑤
草非復人間道士緩步而出握手笑曰此羅浮也當與
君居於此顧先生之家不知則相與求之山顛水澨之

聞消息屏絕以爲死矣一日先生忽降於其里人之庭
呼其友來前空中作書告以道士顛末且曰吾不欲以
出世之面目來歸里巷但蹤跡不可不白耳於是其家
始大驚是時計先生之年猶未踰三十也嗚呼如前此
數公者大率皆身預廟社之間否則尊艾耆宿所圖不
遂振衣千仞亦固其宜至如先生之布衣年少則芳蘭
之未茁其芽故國故君竟亦何涉而乃以此爲柴桑之
變局則又一奇也先生所作詩畫至今里中有藏之者
呼爲陳仙人墨跡云

李梅岑小傳

李國標字君龍別號梅岑浙之奉化縣人也高材博學
顧耿介絕俗雖前輩薦紳先生非深知之者不往見嘗
客天台陳公寒山見其文極賞之及晤其人喜曰李生
胷中有奇氣其足重者非徒以文累試布政司不售晚
以明經入太學改步之際始以鄉貢進士入官而事遽
去累遭挫折然終不屈自此益不肯妄見一人鄞都御
史林公璽菴嘗訪之麥飯葱湯相對話故國事次日與
其遊山賦詩感慨已而鄞高公宇泰仿汝社例舉南湖
耆舊之會慎選遺民稍有可議者輒弗得入其得九人
故戶部徐公振庸最長太常王公玉書次之然皆曰安

得梅岑來社中吾輩當讓之爲祭酒乃相與迎之以病
辭不至時往來六詔三石山中樵子牧豎皆知爲李先
生也以壽終所著集李鄴嗣爲之序

論曰先大父贈公謫剡源人物陳工部純來有綿上之
節汪參軍涵有田島之義梅岑有柴桑之風今知之者
稀矣是爲傳

沈隱傳

明之滅也熹毅二后亡國而不失陰教之正有光前史
而臣僚之母女妻妾姊妹亦多并命降及草野烈婦尤
多風化之盛未有過於此者以爲明史當詳列一傳以

表章一朝之彤管者也又降而南中吳中以及淮揚之
歌妓亦有人焉此不可以其早歲之失身而隔之清流
者也嗟乎流品何常歸於晚節爲士夫者可以興矣予
嘗推廣澹心板橋軼事不獨桐城孫職方葛嫩也於南
中得許光祿譽卿姬草衣道人臨歿以薙刀襪衣屬光
祿令其喪亂之中得爲全身之計吳中得吳職方易姬
香娘職方殉節主者欲收香娘於下陳泣而對曰相公
每飯不忘故君妾亦何忍負之必欲見辱有死不能主
者肅然敬淒然不忍聽其所之香娘削髮漫身以老若
侯朝宗所狎李氏不肯屈於阮大鍼田仰朝宗末路無

乃媿之嘗謂此數人者可附葛姬以傳如王炎午王翔
之附於文陸最後又得揚之沈隱隱字素瓊本倡者也
豔於姿工詩落籍歸徵人夏子龍諸生也子龍倜儻有
志行好詩酒不爲章句腐陋之士得隱唱和極樂甲申
之變子龍怏怏不自得遂與隱窮日夜酣飲不復休或
規之子龍歎曰此信陵君所謂飲醇酒近婦人者也子
未揣其意耶南都未破而子龍已得奇疾不可療遂死
屬纊之日隱憑屍而哭曰天乎其亦知相公所以死乎
哭罷盛飾纓棺旁家人爭救之不能得有夏基者子
龍之族也歎曰子龍求死而得死是求仁而得仁也然

而雖得之猶恐目未遽瞑得姬之死或可瞑矣鄴故徵
士錢光繡賦幽澗泉以哭之曰幽澗泉清幽谷蘭芬彼
美淑姬乃倚市門啁啾燕雀集於梧桐巢枝啄實不改
其容有鳳來歸爰作鳳宮嗟嗟雀兮厲翮高翔嗟嗟鳳
兮鍛羽旁皇胡然靡吡昊天不臧萎身尺練隧壑偕藏
誰謂臣能忠乃在樵與牧誰謂婦能貞乃在桑與濮皚
皚雪霜皎皎玉谷蘭不芬芬者猶澗水不清清者瀆噫
噓嘻兮我爲天下哭近日揚人修地志予擬致書馬君
嶰谷輩令爲隱立傳而不果乃別爲之傳嗟乎錢尚書
失身於柳如是龔尚書失身於顧媚以一妓而壞名節

者蓋有之矣吾不爲子龍立傳而爲隱立傳子龍雖賢得隱而愈彰故也

甬上桂國三忠傳

殘明丙戌而後甬上忠義之士從魯藩死海上者踵相接也及桂藩在南中以道梗故寥寥顧得三人焉曰贈太常寺卿吏部員外郎任公斗墟曰廣東道御史余公鯤起曰督理興陵工部員外郎陳公純來任公字一齋鄞人也以明經起風遊瞿公式耜門下薦之以中書舍人直誥勅房久次遷吏部桂林失從王展轉南中王入安隆孫可望不道朝臣密謀召李定國迎王時預其議

者十八人而公其一也事洩爲可望所逮拷對簿公曰
死耳大丈夫豈求免於賊臣者徐賦絕命詞而死時諸
家之僕合瘞其棺於安隆之馬場題曰十八先生成仁
處而定國卒迎王出險追賜卹典立祠公得太常今明
史附見吳公貞毓傳余公字南溟鄞人也亦以明經從
何公騰蛟幕累官以御史充監軍何公出師湖南與職
方主事李公甲春復寶慶會兵下長沙已而寶慶將王
進才棄城走湖南盡失何公死之公重趼還桂林復爲
御史桂林再破逃入蕭寺絕粒而卒今明史附見何公
傳特不詳其晚節爲可惜陳公字孝標奉化人也以監

生起官工部王既稱制尊其父端王墓爲興陵令公司之王遣降臣佟養甲祭陵密令公礫之桂林失公曰吾君尚在當爲先王守陵以待君之還未敢死削髮爲浮屠居陵下護視惟謹王入緬公猶居陵下其後不知所終嗚呼是三人者今皆無後故其詳不可得聞明史雖載任余姓氏亦不言其爲鄞人也予故特表而出之曰甬上桂國三忠傳

七賢傳

明萬歷天啓之交黨禍方熾吾鄉以沈文恭在揆席故多爲所染陵夷至於奄難士氣益喪至有列名爰書者

顧喜其家子弟多能出而雪父兄之恥吾得七人焉在
昔邾恕之有居實章惇之有援趙挺之之有明誠坡谷
所亟許也雖欲勿用山川不舍聖人言之揆之諸公之
意深不欲人道其父兄之恥以見其賢然而固百世
孝慈所不能諱也吾故特表而出之使天下爲父兄者
弗爲敗行以貽子孫之戚而子弟之不幸而罹此者能
慎所趨則幸矣更附之以國難後謝氏兄弟爲合傳
周侍御昌晉有弟二昌會字衷素天啓辛酉舉人也昌
時字乘六諸生御史旣入奄幕陰鷙深賊罷官後尚多
所殘害衷素不欲與同居偕乘六還浮石故廬中嘗歎

曰先文穆公已爲故相所累然尚無大敗行阿兄狻狙何至於此衷素嘗知通城縣遭寇棄官去丙戌而後薤髮爲僧佯狂不守戒律時人稱爲顛和尚卒以困死乘六於資序已應貢入太學得官棄去固守其志其時御史尚在亦太息曰是不可及先大父贈公爲耆社乘六其一也所爲詩文皆悲憤之音

邵尚書輔忠有子二似歐字之文明經似雍字之堯諸生同產七人中稱最秀時吾鄉於附奄諸家相疏斥之并其子弟弗與還往尚書尤爲清議所惡而之文兄弟別具志節不以家門見外丙戌之文兄弟侍尚書大雷

山中微言勸尚書殉國以蓋前過不能得已而故王栖
泊翁洲石浦之間兄弟竭力資其屏屨其後求周公囊
雲銘尚書墓囊雲直筆無所借之文兄弟一慟而已嗣
是故國遺民至蛟關者必登邵氏之堂兄弟皆有集傳
於後

姚學使宗文有從子二盾昌字元祚崇禎癸酉舉人宇
昌字仲熙崇禎丙子舉人參政之光子也初浙黨以徐
廷元與學使爲魁學使隔絕復社人物不遺餘力而元
祚獨與馮都御史畱仙兄弟以氣節相砥礪學使恨之
然無如之何會遭改步兄弟奔走山海閒遂以坎軻抑

魚尾山金外集卷之二十二
三
鬱而卒君子哀之

陳御史朝輔有子一自舜字小同其年稍晚出甚媿其
父之所爲以是頗不欲人稱爲公子黎洲先生講學甬
上小同從之終日輯書經學兀兀不休其人強毅方嚴
於名教所在持之甚篤生母沈氏不得於嫡卒於杭小
同尚少長而補行三年之喪致哀盡禮隱居終身一日
黎洲座上或言天啓時某官以其物贈奄卽御史所爲
也小同爲之數日不食喜購書其儲藏爲范氏天一閣
之亞

七賢之事如右而丙戌而後吾鄉所最不齒者無如故

太僕謝三賓其反覆無行搆殺故國忠義之士無算三
賓一子早死顧有四孫曰爲輔爲霖爲憲爲衡皆善讀
書聞其大父之事黯然神傷自是遇故國忠義子弟則
深墨其色曲躬自卑不敢均茵以示屈抑時三賓遺金
尚不貲兄弟日以哦詩爲事一切不問未幾蕩然亦不
以爲意也於是故國子弟稍稍引而進之謝氏復與簪
纓之列蓋吾鄉清議之重如此爲憲以舉人知蓬萊縣
嗚呼吾嘗讀江右傅平叔湘帆堂集才子也顧平叔之
父御史墮奄黨中此係不可湔洗之案而平叔頗有遷
怒東林諸公之意力爲父白妄言自艾東鄉死後莫能

爲之辨誣者則愚矣東鄉卽存豈能爲奄黨作佞乎如
七賢者絕口不敢白其家門之事而但力爲君子以蓋
之是則可悲也已嗚呼彼爲父兄者其諒之哉

明大興知縣宗公傳

宗公由宜興知縣遷秩大興再遷南京都察院經歷致
仕不稱院曹而稱大興重循吏也漢魯峻官終屯騎校
尉而志墓仍稱司隸馮緄官終廷尉而志墓仍係車騎
蓋其例也宗公名顯字必彰浙之寧波府鄞縣人也由
鄉貢進士歷官縣令其在宜興也百姓感其介節爲之
謠曰二三萬戶皆傳說八九十年無此官時公尚無子

百姓爲聚禱於社已而果得子因名曰佑其在大興也
爲赤縣首苦豪貴之梗職而厥衛官校皆服其清秋毫
無犯輦下肅然旣受院曹之命以丁艱去不樂進取遂
致仕家居一貧如布衣也予攷明之縣令最稱慎重其
以攷最加律者例得不次登臺諫否則亦授部郅由是
爲大僚者甚多院曹雖階六品然必散之員非所重而
南都院曹則尤閒公以京縣擢用乃置之無事之區名
爲京秩實與前代之提點宮祠者等斯蓋大臣忌公直
節不樂公之進陽遷之而陰黜之故公亦會其意而臥
家不出乃前輩無爲之表微者何也予讀明人所修圖

志皆目公以循吏而所紀甚寥寥及見半湖陳公聞見漫錄則於同里所服膺者楊文懿公刑科毛公吉安太守陳公應撫朱公廣西布政錢公四川副使張公淮撫陳公鞏昌太守戴公及公而尤甚且謂自三原王公華容劉公泰和羅公而外其始終一節至老不變同里祇錢公與公其亦可以得公之槩矣公之事既不甚傳故明史亦闕而數百年以來亦無復知公者予因半湖之言而重爲之傳

全修齋府君傳

明洪武永樂之閒奉化之以詩人鳴者陳先生孟雍樓

先生穆中陳先生協和王先生汝賢陳先生元則徐先生瑾戴先生汝舟而吾族祖修齋府君固鄞產以別業在剡源亦預焉時稱爲剡源八傑孟雍由明經知餘干縣穆中由秀才任休寧縣訓導協和由明經任清江縣主簿汝賢由懷才抱德任宜春縣主簿元則瑾汝舟皆布衣府君名整先侍御公之十一世孫也少受業於族父本然本心二先生修明慈湖之學而受詩於丁鶴年之門其所傳習遠有淵源有明草昧初開士爭趨風雲之會而府君獨承先人之教不樂仕進其所居在剡源第五曲曰三石草堂林泉草木之盛甲於九曲又結廬

於梨洲以祀孫綽其逸情高致皆此類也當是時吾家在鄞之桓谿詩人極盛皆欲府君歸鄞本然先生之子玉翁以詩招之有商皓之中非固蒂陶潛菊畔可安居之句府君答之有曰萬閒廣廈深蒙庇半畝林泉更卜居蓋猶未定歸也洪武乙丑府君始歸桓谿而往來唱和於剡源不絕永樂初徵修永樂大典府君辭不就年八十餘始卒所著有三石山房集四卷世遠無存予從家乘中求之得數首而已丹山赤水之田園已成榛棘未知單詞隻句尚有流落焉否也因歎鄭千之李孝謙之纂文獻皆在明初宋宏之輯雅集亦在明中葉以前

而府君之高節已沈淪無攷況去今四百年而遙茶鐙
藥竈之餘欲其不泯滅焉得乎四明山水莫如桓溪由
谿上而南莫如剡源吾家世居溪上而府君復據六詔
洞天而有之古鄞古鄞之勝皆歸吾家是又一佳話也

錢唐龔隱君生傳

子友西冷龔君明水以經術文章掉鞅海內其造詣所
至擬諸劉原父黃楚望之流顧予九心企其門庭之行
深情至行敦摯無閒竊以爲導山有脈溯河有源必多
得於父兄之圭臬者因蹤跡之不置已乃聞其再傳以
來竝以孝友起家稱一鄉善士云雍正庚戌明水

召對闕下再拜貽書於子請爲從父汝璞隱君生傳子
於隱君爲通家後輩然嘗登明水之堂識隱君之篤於
親也隱君暑年失怙家無一瓦之覆一壠之植以資其
緒用是棄舉子業就生計不幸遭家難伯兄歿於官八
口零丁無依仲兄仗義勤施徵逐日落隱君竭蹶支吾
并經理其子女婚嫁之事已而所入漸充置七世祀產
以公族人明水束髮就塾卽有崢嶸頭角之譽隱君歲
給膏油讀書無閒然而賓興六薦濩落不售明水自傷
其以鵬鵬之羽困於藩籬以致虬鬚鶴髮之親尚未得
具三簠之養雖商歌出金石而神思未免怏怏乃隱君

厚意纏綿月有肉米日有壺漿繹絡繼至常曰汝克守
身自愛長奉白華之潔晨羞夕膳吾當借助以資孝思
可無憂也甲辰秋明水復遭太君之變隱君歎曰九宗
七族之中吾所敬事莫嫂若耳喪葬之需苟有不敷惟
吾是問然隱君錙積銖累僅及中人之產身披大布之
衣居無別業之適妻妾子女皆以勤儉自持而棣萼之
誼終身一日傾筐倒庋繼繼彌加其他睦姻任卹之施
固有不能枚舉者矣至若隱君行事實有卓然不阿於
世俗之見者每言吾父子兄弟生旣爲一氣終卽當一
邱堪輿風水之說昧者趨之吾勿問也遂買地於南高

峯之顛傍考妣墓約異日左昭右穆以次竝列松楸碑
碣之間魂魄相依兼使子孫祭祀不以東西遼遠爲苦
蓋其友愛之中能深得墓大夫家人禮意如此明水拔
萃成均徘徊不欲赴闕隱君責以捧檄之意且許爲
任其家事今膺

特簡蒞百里矣大南地北徒爲高堂升斗之謀卽欲長
依膝下亦何可得至於四壁蕭條妻孥軟弱其所恃而
不恐則以隱君在也隱君杖履沖容容色醲粹當此六
橋旭日徜徉梅柳之陰鹿車對挽樛木行吟又有好學
工文之子斑斕進酒蔗境之甘天實佑之而明水感懷

白雲推其明發之慕爲隱君謀不朽竝可傳也爰卽以此復之

蕭山毛檢討別傳

歸安姚薏田秀才謂予曰西河目無今古其謂自漢以來足稱大儒者祇七人孔安國劉向鄭康成王肅杜預賈公彥孔穎達也夫以二千餘年之久而僅得七人可謂難矣吾姑不敢問此七人者果足掩蓋二千餘年以來之人物與否但卽以此七人之難而何以毛氏同時其所極口推崇者則有張杉徐思咸蔡仲光徐緘與其二兄所謂仲氏及先教諭者每述其緒論幾如著蔡是

合西河而七已自敵二千餘年之人物矣抑西河論文
其自歐蘇而下俱不屑而其同時所推崇自張蔡二徐
外尚有所謂包二先生與沈七者不知其何許人也竭
二千餘年天下之人物而不若越中一時所出之多抑
亦異哉予笑而答之曰是未聞吾先贈公之所以論西
河也西河少善詞賦兼工度曲放浪人外陳公大樽爲
推官嘗拔之冠童子遂補諸生顧其時蕺山先生方講
學西河亦嘗思往聽之輒卻步不敢前祁氏多藏書西
河求觀之亦弗得八已而國難畫江而守保定伯毛有
倫方貴西河兄弟以鼓琴進托末族保定將官之而江

上事去遂亡匿乃妄自謂曾預義師辭監軍之命又得罪方馬二將幾至殺身又將應漳浦黃公召者皆烏有也已而江上之人有怨於保定者其事連及西河而西河平日亦素不持士節多仇家乃相與共發其殺人事於官當抵死愈益亡命良久其事不解始爲僧渡江而西乃妄自謂選詩得罪王自超撰連箱詞得罪張縉彥以致禍皆事後強爲之詞者也乃其遊淮上得交閭閻之士百詩始聞攷索經史之說多手記之已而入施公愚山幕始得聞講學之說西河才素高稍有所聞卽能穿穴其異同至數萬言於是由愚山以得通於鄉之先達

姜公定菴爲之言於學使者復其衣巾顧以不善爲科
舉文試下等者再時蕭山司教者吾鄉盧君函赤名宜
憐其才保護之然懼其復陷下等卒令定菴爲之捐金
入監未幾得預詞科顧西河旣爲史官益自尊大無忌
憚其初年所蹈襲本不過空同滄溟之餘謂唐以後書
不必讀而三李不談經西河則談經於是并漢以後人
俱不得免而其所最切齒者爲宋人宋人之中所最切
齒者爲朱子其實朱子亦未嘗無可議而西河則狂號
怒罵惟恐不竭其力如市井無賴之叫囂者一時駭之
於是自言得學統於關東之浮屠所謂高笠先生者而

平日請教於愚山者不復及焉其於百詩則力攻之嘗
與之爭不勝至奮拳欲毆之西河雅好毆人其與人語
稍不合卽罵罵甚繼以毆一日與富平李檢討天生會
於合肥閣學座論韻學天生主顧氏亭林韻說西河斥
以邪妄天生秦人故負氣起而爭西河罵之天生奮拳
毆西河重傷合肥素以兄事天生西河遂不敢校聞者
快之若其文則根柢六朝而泛濫於明季華亭一派遂
亦高自夸詡以爲無上雖說部院本拉雜兼收以示博
顧西河前亡命時其婦囚於杭者三年其子瘠死及西
河貴無以慰藉其婦時時與歌童輩爲長夜之樂於是

其婦恨之如仇及歸不敢家居僑寓杭之湖上浙中學
使者張希良故西河門下也行部過蕭山其婦逆之西
陵渡口發其夫平生之醜詈之至不可道聞者掩耳疾
趨而去先贈公之言如此顧先贈公在時西河之集未
盡出及其出也先君始舉遺言以教子於是發其集細
爲審正各舉一條以爲例則其中有造爲典故以欺人

者

如謂大學中庸在唐時已與論孟並列於小經

有造爲師承以示人有本者

如所引釋文舊本攷之宋槧釋文亦並無有蓋捏造也

有前人之誤已經辨正而

尚襲其誤而不知者

如邯鄲淳寫魏石經洪盤洲胡梅

有邯鄲寫經之文

有信口臆說者

如謂後唐會立石經之類

有不攷占而妄

言者

如熹平石經春秋竝無左傳而以爲有左傳

有前人之言本有出而妄

斥爲無稽者

如伯牛有疾章集注出於晉欒肇論語駁而謂朱子自造則并或問語類亦似未見

者此等甚多

有因一言之誤而誣其終身者

如胡文定公會稱秦檜而遂謂

其父子俱附和議則籍溪致堂五峯之大節俱遭含沙之射矣

有貿然引證而不知其

非者

如引周公朝讀書百篇以爲書百篇之證周公及見問命甫刑耶

有改古書以就

已者

如漢地理志回浦縣乃今台州以東而謂在蕭山之江口且本非縣名其謬如此

先君皆

口授之予因推而盡之葺爲蕭山毛氏糾謬十卷乃其

集中最後有辨忠臣不死節文則其有關名義尤可驚

愕其謂夷齊亦不得爲忠臣但可爲義士乖張已極夫

忠臣固不必皆死節亦幾曾見忠臣之不應死節者況

西河自湖道統得之高笠先生而高笠之師凌臺賀氏以布衣死明季則是其師傳卽已乖謬西河之師之何也及溯其本意則專爲續表忠記而作謂其以長平之卒妄列國殤而冒託其名以作敘故辨之續表忠記者卽吾鄉盧函赤所作前曾保護西河者也其所作記本不工其所序事亦閒有譌者然謂以長平之卒妄列則其記中所立傳俱屬有名之人而況是記俱經西河校定而後出以問世其序文則直用西河手書雕八冊中其字畫皆可驗且西河前在盧門感其卵翼之恩執弟子禮不勵如世俗之稱門生者雖旣貴寓杭猶時時遣

人東渡問訊而忽毀之於身後并其序亦不肯認且因
此序而發爲背道傷義之論及叩之函赤之子遠則流
涕曰是殆爲畏禍故也前者西河固嘗有札來謂京師
方有文字之禍先師所著勿以示人則是辨必其時所
作無疑也予乃歎曰有是哉畏禍而不難背師與賣友
則臨危而亦誠不難背君與賣國矣忠臣不死節之言
宜其揚揚發之而不知自愧也抑聞西河晚年雕四書
改錯摹印未百部聞朱子升祀殿上遂斧其板然則禦
侮之功亦餒矣其明哲保身亦甚矣乃因述贈公之言
而附八之卽以爲西河別傳雖然西河之才要非流輩

所易幾使其平心易氣以立言其足以附翼儒苑無疑也乃以狡獪行其暴橫雖未嘗無發明可采者而敗闕繁多得罪聖教惜夫

鮎埼亭集外編卷十二終

鮑埼亭集外編卷十三

鄞 全祖望 紹衣

廟碑

羊府君廟碑銘

吾鄉牧守之祀莫有盛於羊府君者每歲八月其趨祀於府君廟下者遠郊近郊相望也嗚呼何其流澤之永一至於斯歟府君之事不見於唐史亦不見於圖經祇黃府君晟墓志載其一節謂劉文自台來寇府君擊走之其餘黨據奉化府君遣晟以兵敗之則府君良有保障之功得祀宜也唐自僖昭而後四方繹騷浙東雖遠在

海隅兵爭之患亦所不免但據黃氏墓志謂府君卒宮
鍾季文繼守唐史中和元年紀季文陷州事則是府君
卽應卒於是年而寶慶慶元志引赤城志中和二年有
明州刺史劉文則是鍾氏陷州之後劉文旋奪而有之
鍾氏尚未得據其地其後明州卒歸鍾氏不知更在何
年唐史不及劉文或由於闕佚若黃氏墓志不應有誤
然要之劉文之陷郡其在府君卒後無疑而寶慶志以
劉文置府君前者謬也愚意劉鍾二人竝窺明州特以
府君在不得逞及其卒也遂迭爭之而鍾氏先得之劉
氏奪之鍾氏旋復之劉文殆未受朝命或受之不久而

遽失故晟遂以鍾氏爲主前此吾鄉一亂於裴甫再亂
於王郢皆不過數十年之中至是而節使如劉漢宏董
昌之徒非能奠安屬郡者府君以一人力撐柱之府君
旣歿劉鍾相繼而入自是明州之刺史無復受命於唐
室者追思夫式遏之勛何其偉哉史志雖見遺而民之
永矢弗諼春猿秋鶴世世以之其亦足以酬矣府君名
僕不能詳其世系里居黃氏墓志作羊而吳越備史作
揚按拓跋魏有羊銜之亦或作揚銜之蓋出自晉大夫
揚食我之後本爲羊氏故其後多互用者其廟在今江
浦屬縣中亦多有之耆老相傳是城之築剏始於府君

而黃晟踵而成之者也更爲之銘以系之其詞曰

府君先世晉之太傅梁侍中兮鎮撫荆土拒守臺城俱
豐功兮府君來明外攘內撫一劉一鍾兮指揮方畧築
斯鑿斯成崇墉兮五朝雲擾文獻凋殘誰折衷兮賴有
祠壇神燈靈旒長映堊封兮

節使錢康憲公大人堂碑

吳越奉國軍節度使判明州錢康憲公祠在鄞縣治北
之橫河其曰大人堂者圖經以爲康憲從子惟治來繼
任故尊稱之祠已久廢別祠在奉化縣北山廣化院者
亦圯予以康憲於吾鄉有遺愛不應乏祀而鄞西南二

湖洲島之盛導源自康憲今西湖之南藍卽康憲當日
廨舍也則移大人堂於湖上爲更宜乃議卽南藍義塾
之屋以祀之橫河之祠舊嘗有高憲敏公碑今亡矣公
初事忠獻時已以諫鐵錢有名及其由丞相出判州也
以胡進思之黨斜滔謀叛獄辭相連故外補蓋踪跡危
疑之時而進思諸子又來居明忠懿心知公之無預故
使之久鎮海疆而絕無所嫌疑是固其兄弟敦睦之盛
而公臣節之純要亦可見矣公以乾祐二年來以乾德
五年卒其時它山堰壞幾不可治公跪禱於王長官之
廟遂以重完浚廣德湖增補陂塘萬二千丈有餘內和

民兵外靖海國以簡靜致治安前此錢氏至親鎮此州者元珣元球皆不以功名終而公獨爲吾鄉名節度生榮死哀國人久而思之白石之幽堂康憲墓在奉化禽孝鄉白石里之原其與南藍之朱邸均爲遺愛所勿諼豈不賢哉況公亦不特明州稱保障也顯德三年周人攻江北使浙人攻江南以應之丞相吳程敗於常州忠懿謀再舉大括境內士卒東西二道爲之勞擾公手疏切諫罷之豈非有見於唇亡齒寒之慮而不欲勞吾赤子以結怨於強隣乎吳越自武穆以來世世能守此意不肯輕與隣藩構難斯其所以保世綿祚而於十國兵爭中獨享無事之

福公之見及此也仁人之利溥矣祠中附祀有闕氏里人因譌呼闕相公祠而以闕璠當之胡梅磳引入通鑑注中高兵部敬止錄謂開運二年璠來守是年璠卽被誅豈有立公祠而反以前此之逆臣附之者予謂闕氏慈水之舊姓也璠雖被誅或其子弟有從公於幕府者及祀公而其人以元隨得耐理應有之不知者遂誤以指璠耳臨安衣錦之鄉至今遊人憑弔其閒而中吳之金谷元璠之風流所寄也南藍繼起而爭光益以歎錢氏宗室之多賢也夫

裴府君廟碑銘

東錢湖之東有裴府君廟宋淳祐中所建卽所謂寶慶廟者也又有裴將軍廟蓋亦府君之神而其餘里社祀府君者多不勝舉志乘不詳碑版皆滅訪之父老則皆云觀察府君肅是也予攷唐開元而後明州八亂天寶中吳令光之掠明也河南尹裴敦復平之粟鎰之亂府君平之王郢則節度裴璩平之三裴皆有戡亂之功而獨祀府君其功殆有獨隆者耶貞元十有二年粟鎰以鎮將作亂刺史盧雲遇害招誘山越攻陷郡縣山越之名見於孫吳國志大抵皆在丹陽近境而吾鄉則未之間胡身之曰鄞縣慈谿之南奉化縣之西北有山越種

以今地里質之當爲鄞之傅霸河慈之鍾乳山潘嶼奉
之箬坑等地次年府君討平之禽渠鏗於天台送至京
師伏誅然則湖東居民之奉祀蓋必府君當日師行所
過能捍賊鋒而不擾民力故相率報之獨是府君之搗
賊巢在天台則其過軍自奉化應泛甬江歷長汀若由
湖東以入萬山錯互反爲迂道而行亦甚艱意者山越
爲梗故取閒路以出賊之不意未可知也夫以大軍往
來所過繹騷乃居民不以爲苦反志遺愛焉而歷世廟
食其亦賢矣乃數十年以來有妄指爲祀晉公者不知
何所據依晉公於吾鄉無涉歷不應得祠當以府君爲

魚城志卷十三
是於是祠下父老懼其流傳日遠遂爲非奉之祀乃乞
予爲碑以紀之府君濟源人也其官由常州刺史遷蓋
以進奉得之故唐史多貶詞然其定亂之功則有不可
沒者更爲之銘其詞曰

神之來兮東湖東前挾稍兮後持弓猶有當年甲冑容
越鄒溪兮度管江甘棠夾道兮被神幢蕭蕭鳴馬絕吠
龍廟門兮嵯峨靖山越兮晏海波迎神之曲當凱歌

增定廣德湖白鶴廟祀典碑

吾鄉城外水利資於三湖小江湖廣德湖在西錢湖在
東小江湖之爲功雖由於王長官之堰而其湖道則固

天作地成綿延至鏡川二十餘里非若廣德湖錢湖之
開自人力也故歷久尚易支廣德湖三面平坦隄防尤
難故卒爲樓異所塞錢湖之欲塞者多矣僅而得存今
不旱則已旱則東管尚恃錢湖以無恐而西管必失獲
小人苟且以圖一切之利其害無窮如此湖口有望春
白鶴二山當湖未塞卽山爲廟一以祀神之主斯湖者
卽望春之靈波廟是也一以祀守令之有功於斯湖者
卽舒信道詩所云人指白鶴祠殷勤竊有請衣冠儼羣
公一一畫眞鰓斯人豈可作庶用薦遺秉是也塞湖以
來靈波之廟尚無恙而羣公香火則僅存一椽矣嗚呼

愚民知有田可種之利而不知其害羣公當日之功今已澌滅則民之忘其祀也固宜甚至豐惠有額蓬萊有觀塞湖者反世享焉王正巳之強辨況達之記寧有念及前人之良法者夫湖之不可復也亦明矣然吾以爲湖雖不可復而廟必不可絕何也蓋神祇之享廟食固有因其功長存而世世祀之者亦有其功止一時而卒莫之廢者羣公之有功於湖民實足左右夫靈波之神其不當因樓異而斬祀也明矣況其英爽不與湖俱澌滅則未必不爲湖民庇也故議重新其廟增定而列祀之湖興於魏晉之間其始事者無攷矣可攷自唐大歷

中吳府君謙鄞令儲侯仙舟貞元閒有任府君侗大中
閒已有謀廢湖者持之者爲李府君敬方時奉使來驗
不撓民以趨利者爲御史李公後素五代時大增湖塘
者有節度使錢康憲公弘億宋淳化閒釐正湖界者有
邱府君崇元已而有蘓府君耆天禧閒增湖塘湖隄清
湖界者有李府君夷庚景祐閒又有請廢湖者持之者
爲李府君照奉使來驗不撓民以趨利者爲從事郎張
公大有康定閒治湖者有主簿曾君公望慶歷閒則王
荆文公安石熙寧閒有張侯珣望春白鶴之祠卽張侯
所建也元祐中有馬府君琬又有虞侯大寧段侯藻已

而復有請廢湖者持之者爲葉府君棣未幾而樓昇至
矣惟吳府君於故九里堰旁有專祠至今尚存南渡而
後力請復湖者則李莊簡公光雖非吾鄉守令吾亦并
請以祀之嗚呼前輩於樓昇之廟祀欲毀之者多矣方
湖上之祀昇也卽在靈波廟中其後始別建今吾增定
白鶴之祠則其當毀更可知也抑將使今之爲民牧者
瞿然知遺愛之所在雖其陳跡已亡而尚有思而報之
者則彼欲廢東錢湖而田之其亦可以返矣湖之塞也
西管之田遠資小江湖之水雖不能遍及然庶幾焉而
今不治已甚洪水三壩僅存其一不問水旱溪流入江

者十之七梅梁淤入沙中不可復見不知是誰之責也
吾之爲是舉也抑將使今之爲民牧者瞿然知遺愛之
所在雖不能使廣德湖之復興或不至坐視小江湖之
廢而莫之救將廣德湖尚可波及焉則是祀也其可以
謂之無補哉靈波廟神蓋舊時湖中之龍居於山下者
也舒信道謂湖中時嘗有光采如海市者其龍之靈歟
桑田旣變神物亦去然其英爽則猶有存者成化府志
妄引里俗之言以爲齊梁閒人僞造姓氏以實之則慢
神之尤者爰附正之於麗牲之石

吾鄉水利報功之祀惟廣德湖上二祠最爲詳協至

若小江湖專祀王侯東錢湖專祀陸李二公其實後來守令有功者不應槩置小江湖則吳越錢康憲公弘億宋監船唐君意虞侯大寧秦府君棣陳府君塏判府吳正肅公潛元阮侯申之明沈侯繼美魏府君復琦沈侯猶龍里人則宋張簽幕必強龔宜議行修魏泉使峴王尚書應麟安吏部劉元潘教官某皆應配享遺德廟者東錢湖則王荆文公安石主簿呂君獻之張府君津魏王愷姚侯柏程府君覃胡府君渠陳府君愷元縣尉王君世英明黃侯仁山寇府君天紋沈侯猶龍里人則先侍郎先宮詹董戶部守諭陸

副使宇燭皆應配享嘉澤廟者至於城中雙湖始自
唐王侯君照其旣如吳越錢康憲公宋李府君夷庚
錢府君公輔劉府君倣虞侯大寧唐監船意劉府君
理張府君津判府吳正肅公明張侯伯鯨城中萬戶
資以得生尤不可以無報也今但於水則亭祀正肅
亦未盡

射龍將軍廟碑

定海桃渚之濱有射龍將軍廟焉將軍之神寧波衛指
揮萬公文也將軍以永樂十有五年率舟師逐倭寇戰
於桃渚大捷明年六月出哨象山之鏑門夜見雙燈遠

至熊熊閃閃以爲寇也遽發勁弩落其一炬俄而黑風大作一軍盡覆將軍溺焉乃知其爲龍也將軍時年二十有二先是萬氏自將軍王父以佐命死滁陽其父死遜國其兄死交趾三世皆以死勤事招魂葬於西山至是以將軍衣冠祔焉桃渚居民遂稱爲射龍將軍而立之廟夫龍之爲物至靈也其噓雲降雨大造之元氣憑焉然而其質出於血肉之精則尚未離乎物於是人得而豢之亦卽使人得而醢之而掀天揭地之能事有時而困吾聞之海上人以爲龍旣落其目忽變相爲人就醫醫家爲之傳藥稍愈適其女從戶隙窺之則僂然鱗

蟲也驚呼其父而龍自是不復至目亦竟不療又言龍
既病目嘗直入東錢湖深處養病雖其言誕不足信然
大造之變化無所不有姑存之而不論焉可也然則將
軍之廟食其何以安是龍曰不然夫龍之宅於海口天
帝將使之彈壓鯨鯢以靖海波者也將軍之誤中於龍
亦以生靈故耳則龍雖創巨痛深事定之後必能諒將
軍衛民之心出於無他而將軍歿爲明神徒御之往來
自有與龍解釋舊怨以公誼相平者相與左提右挈佑
茲東海吾言蓋決之於理而不妄也古之善射者曰射
日曰射石曰射潮而將軍以射龍參之其技亦神矣哉

竹洲晏尚書廟碑

吾鄉六縣世家右姓其爲南宋寓公之後甚多蓋山海之閒足以避地而其時又近行都爲畿輔也吏部尚書晏公敦復亦當時寓公之一尚書晚年以忤權臣悒悒而死太夫人尚在堂汪莊靖之父太府公時時周卹其窮語在史丞相所作太府行狀今吾鄉不聞有晏氏蓋其後卒歸西江惟慈水三峰浮圖中尚存尚書所作石碑則大賢流落之毫芒也吾鄉宋元諸舊志登載漏畧其中更有不可解者如中興執政王次翁可謂下流所歸而反爲之立大傳顧於尚書則闕焉不亦拂人之性

也耶夫大賢踪跡所至其山川亦爲生色蓋其所存者
神故其所過者化其化不泯則其神長畱名德如尚書
百世之斗杓也苟表章而出之豈不足以廉頑而立懦
哉今世俗所稱晏公廟者最多乃道家之祀也赤章青
詞殊爲可惡吾鄉湖上之竹洲亦有之竹洲蓋嘗歸於
先宮詹公欲去之而未果尋易主矣今復歸於予予乃
改以爲尚書之祠而率後進之士薦澗毛焉東望爲友
恭堂之故址卽太府所居也太府亦以忤權臣被斥蓋
尚書之同志湖光明慈先正之魂魄相與招邀過之薑
佳之風裁旁皇乎其可接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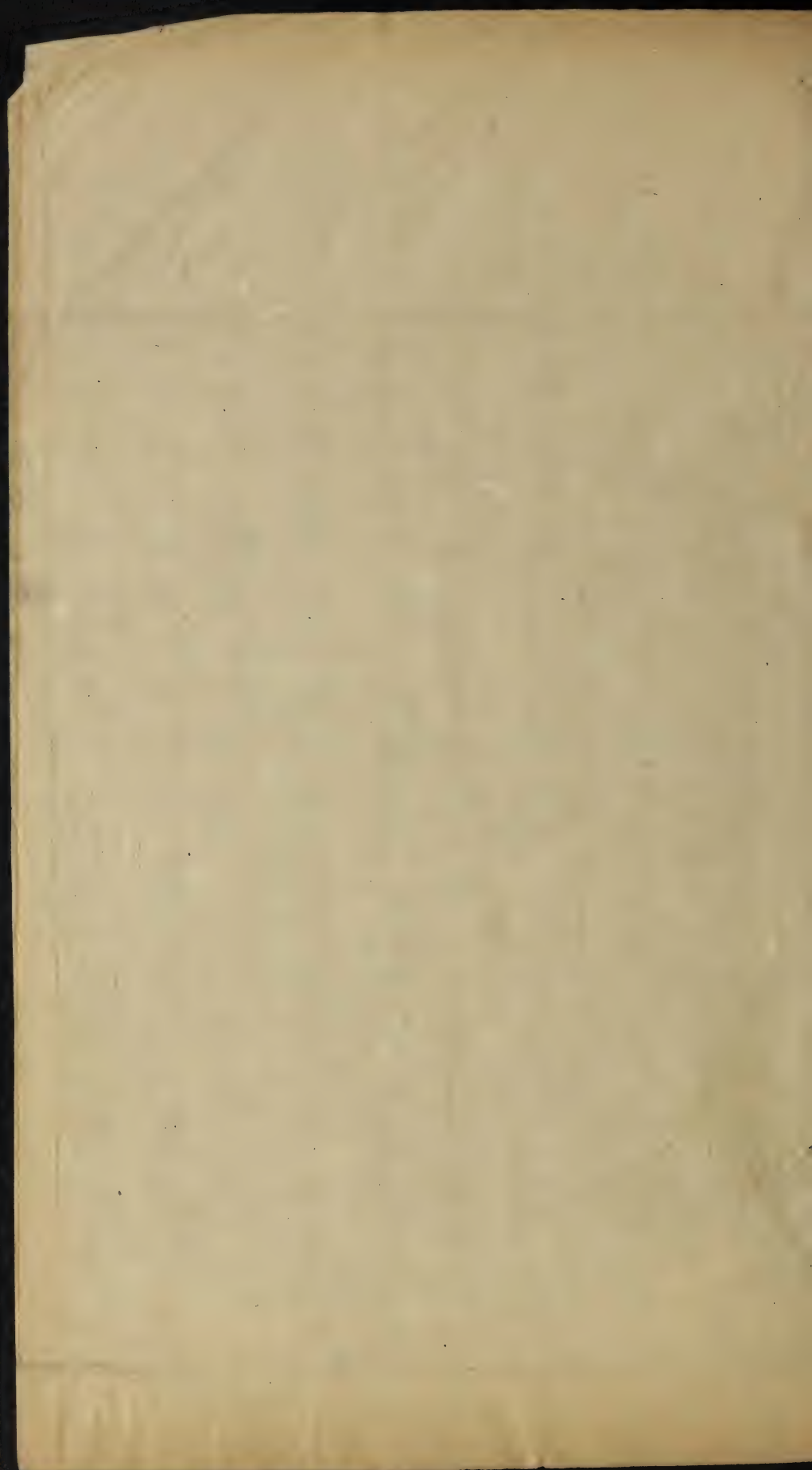
大金夫人廟碑銘

今東越人盛傳所云大金娘娘之祀里俗凡以巾幗成神者卽呼之曰娘娘蓋前督師孫公碩膚部將都督章公欽臣之夫人金氏予故改稱之曰大金夫人而其爲之碑也則以友人陶燮之請初孫公於改步之際思爲卽墨之守駐師江干與同里熊公汝霖寧之錢公肅樂沈公宸奎及觀察巡道于公穎稱五家軍都督卽侍郎正宸之宗也而在孫軍孫公欲以火攻下錢唐故有別營司火攻事而以都督領之已而江上破都督散軍亡命其後卒以起應山寨軍敗見執死之夫人例應沒八

旗下將發遣夫人慢罵不屈問官始恐之以斬再恐之以磔夫人曰死則死耳吾不可辱問官大怒竟磔之而行刑者見夫人饒姿色不無褻語夫人罵愈甚刑畢而其人暴死夫人遂時時降神東越居民尸祝之余禮部若水爲之傳王詹事遂東之女玉映爲之詩吾聞都督被執時問官憐其忠也欲令巽詞求免而已爲之道地都督亦思畱身有爲將從問官之意而夫人力爭之遂死嗚呼都督良非愛死者而畱身有爲之說常足以誤人此張中丞所以戒南八也夫人之見卓矣顧都督之問官仁人之有心者也夫人之問官則天下之妄人耳

然都督之問官識者或憂其誤志士於一簣而夫人之
問官適以成其烈斯則天之所以有待而愈顯也更爲
之詩當迎神之歌其詩曰

越水湯湯曹江之瀨兮越山峩峩南鎮之寨兮孝娥死
家烈婦死國兮孝娥死於波臣而烈婦死磔兮二千年
來遙輝映兮女星之墟芒寒色正兮孝娥烈婦廟貌相
望兮祇慙黃絹莫能相尚兮



PL
2704
.A1
1870
v.18

鮎埼亭集外編卷十四

鄞 全祖望



祠堂碑

淳熙四先生祠堂碑文

吾鄉遠在海隅隋唐以前儒林闕略有宋奎婁告瑞大
儒之教徧天下吾鄉翁南仲始從胡安定遊高抑崇趙
鹿民童持之從楊文靖遊沈公權從焦公路遊四明之
得登學錄者自此日多然其道猶未大也淳熙四先生
者出大昌聖學於句餘閒其道會通於朱子張子呂子
而歸宿於陸子四明後進之士方得瞭然於天人性命

之旨四先生之爲海邦開羣蒙者其功爲何如哉四先生立身居官大節巋然如峩眉天半固無庸以多述惟自後世紛綸於德性問學之門戶而所以論四先生者並失之雖然是乃世人不讀書之故耳予嘗觀朱子之學出於龜山其教人以窮理爲始事積集義理久當自然有得至其以所聞所知必能見諸施行乃不爲玩物喪志是卽陸子踐履之說也陸子之學近於上蔡

此語本之

黃氏曰鈔

其教人以發明本心爲始事此心有主然後可以

應天地萬物之變至其戒束書不觀遊談無根是卽朱子講明之說也斯蓋其從入之途各有所重至於聖學

之全則未嘗得其一而遺其一也是故中原文獻之傳聚於金華而博雜之病朱子嘗以之戒大愚則詆窮理爲支離之末學者陋矣以讀書爲充塞仁義之階陸子輒咎顯道之失言則詆發明本心爲頓悟之禪宗者過矣夫讀書窮理必其中有主宰而後不惑固非可徒以泛濫爲事故陸子教人以明其本心在經則本於孟子擴充四端之教同時則正與南軒察端倪之說相合

此語

見朱子語錄

心明則本立而涵養省察之功於是有施行之

地原非若言頓悟者所云百斤擔子一齊落地者也是以廣平兄弟驟有所省而廣平曰學非可以一蹴而至

也吾惟朝於斯夕於斯其亦可以弗畔矣則廣平方且
以頓悟戒學者定川晝觀諸妻子夜卜諸夢寐聞過自
訟不敢苟安其刻厲如此乃由艱苦而成者慈湖齋明
嚴恪非禮不動生平未嘗作一草字固非恃扇訟一悟
以爲究竟也絜齋教人以自得而謂吾心與天地相似
精思以得之兢業以守之則其全功可知矣四先生中
慈湖稍近
頓悟特其立言之偏至其制行
則大醇當畧其言而觀其行世之學者未嘗窺見前
輩之根柢卽其流傳之失實者妄施議論其惡乎可朱
子謂浙東學者皆有爲己之功持守過人而微嫌其讀
書窮理有未備其實不然慈湖於諸經皆有所著垂老

更欲修羣書以屏邪說而未就絜齋謂爲學當通知古今學者但慕高遠不覽古今最爲害事廣平經術深於詩禮而尤爲吾鄉說詩大宗定川與東萊兄弟極辨古今閱覽博攷晚年雖病中不廢觀書是四先生皆以持守爲本而從事於擇識以輔之其致功之次第歷然可攷也總之古人爲學其途徑所發軔或不能盡同然究竟則必無相背而馳者朱子嘗自言目前爲學緩於反已反以文字奪其精神其惟恐流於口耳之弊如此所以不墮於支離也四明之學正不敢於方寸澄然之後怠其致知格物之務此所以不流於頓悟也然則其殊

途而同歸者總所以求至於聖人而已吾鄉湖上舊有四先生祠明嘉靖中所立也予嘗偕同學諸公舍奠其中而爲講會焉薛學使方山舊有碑其文未足以發乃更勒石以記之

四先生祠堂碑陰文

嘗讀宋史於陸子傳中祇推四先生能傳其學而凡槐堂之子弟不豫以四先生能得陸子之學統也顧四先生皆導源於家學其積力已非一日及一見陸子卽達其高明廣大之境相與神契而無閒閒嘗攷之慈湖之父通奉公

諱庭顯

以處士爲後進師廣平嘗自序其學曰

南軒開端象山洗滌老楊先生琢磨老楊先生卽通奉也廣平嘗切磋於晦翁講貫文獻於東萊而自序不及焉直以通奉鼎足張陸則其學可知矣陸子銘通奉墓亦云年在耄耄而學日進當今所識楊公一人而已融堂謂通奉與物最恕一言之善樵牧吾師省過最嚴毫髮不宥至於泣下是慈湖過庭之教所自出也定川之父簽判公諱銖學於焦先生公路以傳程氏之學史忠定王稱其忠信質直容止莊敬衣冠端嚴造次必稽孔孟之言是是非非無曲從苟止孝修於家行尊於鄉面箴人失退無後言其高弟舒烈作行狀謂簽判之事焦先

生極恭其後諸生所以事簽判一如之雖已極貴然莫敢隳簽判家法是定川過庭之教所自出也廣平之父通直公諱黻最與童公持之講學相睦陸子銘其墓謂其溫恭足以警傲惰之習粹和足以消鄙吝之心蓋亦學有原本者童公故龜山弟子也遂爲廣平婦翁絜齋之父通議公諱文予曾見其瓊牖閒評一書特說邵耳至其折節忘年問道於定川因使絜齋嚴事之則知其從事於躬行之實非徒洽聞者流也然則四先生自其始志學之時已早得門內之圭臬而由之況又親師取友徧講習於乾淳諸大儒而去短集長積有層累及其樞衣

陸子之門遂登首座固其所也夫師明道兄弟者必推本於大中論康節者上及古叟宗建安者不遺韋齋則四先生之所自出可以置之不問乎爰語同學諸生令別治粟主於後堂而祀之而稍爲捃摭其言行之大畧鐫之碑文之陰使後之人有攷焉

巾子山張太傅祠堂碑

厓山三大忠臣祠倡議於羅一峯成於陳白沙而任之者陶自強也吾鄉侯濤山東巾子山爲當時張太傅自臨安入海駐營之地而未有祠并志乘亦不載其事何其闕也況太傅之在是山非偶一駐營於此漫不足爲

輕重者比范文虎以伯顏軍至臯亭山太傅請移三宮
入海而與文丞相合背城一戰陳丞相以議和阻之太
傅遂提兵東渡由慶元抵昌國營於是山其意蓋已辦
閩廣再造一局石國英遣都統卞彪說之使降卞彪故
降將太傅以爲反正而來從已俱南也椎牛享之酒半
彪從容致國英旨太傅大怒斷其舌磔之山中軍士感
憤泣下誓共求宗室以謀恢復於是太傅探得楊駙馬
以二王至溫陳丞相出會之陸侍郎蘇統制俱赴之遂
出蛟關沿海入覲共豫定策事而二王之局以成文丞
相指南錄雖於太傅不盡諧然於閩廣再造則以爲太

傳一人之功蓋陳陸諸公雖素秉忠赤而非太傅以宿將重兵握其樞則其事不可集顧太傅之所以鼓三軍之氣而扶九鼎之絲者莫過於巾子山之一礫能使燭火重照死灰復然當是時趙孟傳以宗室子舉慶元獻冊籍句餘城郭黯然無色豈知金鼇背上尚有人焉大聲一呼白虹貫日是丹山赤水所以洒辱而二王一綫得延之自也而袁清容纂延祐志以其父爲元之降臣於太傅之遺蹤畧焉至今未有及之者謬矣嗚呼國家不能長存而不亡忠臣志士成者一而敗者九顧其所以長存而不敗者此配義與道之氣塞乎天地之間太

傳之精魂如行地之水無所不至而況厓山宮闕與是
山塹寨尤其神明之所惓惓者乎予乃與蛟關父老議
立祠以祀之而勒文於石巾子山者與候濤山對雙關
如門障蔽洪濤其下有洗馬池宋高宗航海時多葬侍
衛軍卒於此者也其銘曰

桓桓太傅來自臨安兮手磔降人投之蛟關兮展轉東
甌逐日維艱兮侯官一隅扶墜天兮踉蹌東港而淺灣
兮崎嶇謝峽而碕川兮沉香千兩焚厓山兮平章港口
瓣香殘兮赤坎之村埋血殷兮忠魂騎鯨任往還兮時
來此閒聞長歎兮卞彪之骨化爲老鰥兮春網登之薦

豆籩兮

謝高士祠堂碑

四明洞天之勝自謝高士遺塵著而山中未有遺塵辦
香之地南宋時史丞相直翁歸老湖上營眞隱觀於竹
洲卽摹九題之勝於觀中而請御書洞天之額以寵之
乃特立遺塵之祠遺塵未嘗居湖上然旣摹九題則祠
之亦所不容已者也四明東七十峯之脈散布於城外
而實以湖上爲壑飛泉伏流俱歸於此澄波凝碧遙接
蔚藍之山色以相茹吐遺塵有知其亦顧而樂之矣顧
自眞隱觀旣圯而祠亦廢志乘中皆莫能詳其事何其

漏也予讀直翁集始得其槩惟竹洲之歸於先宮詹公
嘗欲復九題之勝而不克易主之後遂爲菜園今竹洲
復歸於予予之力不特不足望直翁并不足望先宮詹
公而欲以漸振之乃先爲小屋三閒以奉遺塵蓋祠存
而九題之勝可邇也夫遺塵固世外寂寞人也以直翁
之平泉而爲之祠廣廈高軒朱簾翠幙或未必當山澤
臞之意今以予之窮擷蒼葑薦昌陽反足增湖上一佳
話也予讀宋人張武子鄭中卿九題之作以及放翁四
明洞天詩皆與直翁唱酬而成乃湖上之掌故非眞四
明山中之景也近修四明山志者不加攷證牽連混入

山志載直翁青櫺之作而又訛其名爲史洸竹洲眞隱觀志以記湖上洞天之顛末而未果也故因祠碣而并及之

聞尚書祠碑

明故吏部尚書聞莊簡公以減廣德湖田之稅湖民德而祀之其祠蓋與副使陳公之祀同時而起嗚呼湖田之厲起於樓昇甚於仇念今湖上尚有樓太師豐惠廟而念亦得食於學宮果爾則聞陳之祠不必立也尚書生平頗不爲吾鄉士論所重幾幾與慈水趙尚書並稱以爲嚴氏之私人至今雖三尺童子皆能道之予嘗攷

之明世廟實錄旁稽野乘則固有不盡然者尚書在朝時不能廷爭其咎固無可辭而謂其阿附屈節如慈水則無之至實錄且言尚書於嚴氏繼多齟齬以此卒去其位然則尚書特不能挺身與嚴氏抗而固多不遂其意者非果俯首其門下者也而里社流傳遂多已甚之詞論世者不可無以別白之同時吾鄉大老祇張文定公與先侍郎可無疑議屠簡肅而下如東沙如東明皆不能無濡足於嚴氏以君子守身之義言之均當引咎無辭而尚書蒙謗獨甚其亦不幸也夫雖然尚書之於鄉里能減徵以舒困以視仇忿之但知加稅以媚國而

不顧民患者則天淵矣西成報蜡尚書之祀當與白鶴
諸公同爲湖上篤祐是不可謂非明德之馨也先宮詹
當日嘗爲尚書清神道之荒蕪予之爲此碑也固不敢
有盜詞然於尚書之定論竊自以爲得之

旌忠祠碑

世祖章皇帝定鼎褒卹前明甲申殉難文臣十有九人
浙中得其六而吾鄉陳恭潔公其一也禮臣遵奉

明旨各建祠於其里春秋祀祭特撥地七十畝贍之於
是有司卽公之別業舊所稱娑羅園者爲祠以時夫人
祔而麗牲之石至今未備予自髫年拜謁祠下其後奔

走風塵久未過之會罷官歸諸陳多以碑銘見屬又惡
敢辭陳氏爲宋元祐黨人文介公裔衣冠極盛其最著
者四傳而爲文定公槩又數傳而爲大儒習菴先生墳
至明而爲漕運侍郎濂至明亡而公出焉甬上世家之
盛所未有也公生平顛末已見於明史傳中予不復述
董戶部守諭哭公之詩曰惟其不好名殺身乃獨真旨
哉言也不特可以知公投繯之心事并可以盡公歷官
之心事者也三垣筆記言公自川中反命歸里將赴京
夜夢握衣於文山祠下文山趨而掖之曰公乃我輩中
人也邀之同坐公不敢當文山固掖之醒而以爲異事

時國事已不支公戒行有日忽延畫師寫眞容峩冠褰
衣客或問之曰何匆匆中作此公歎曰是叱馭而行之
日也生還其可望耶蓋公已知廟社之必亡成仁取義
素定胸中故志壹動氣而文山之精爽臨之其時同難
吳太常公磊齋亦嘗夢中聞蕺山劉公爲誦文山零丁
詩句卒成先兆而公則更親接之是又何須太人之占
而後了然哉公之遺文亂後盡失林高士荔堂求得其
滇中草一卷蓋司理任中所爲也忠臣固不必以文傳
而滇中之一峰一洞公品題之殆徧又何其多情也今
祠中之蔚然而秀者乃公平日觴咏優游重之以

魚城志卷之四
聖朝之大典雖橋山碧血左右龍髯而枌社所在豈遠
忘情陟降之靈陳氏子孫其敬之哉

王節愍公祠堂碑

王節愍公祠祀舊肖像於荆公重恩閣及天封寺予謂
是以寄公草草將事也乃議爲別立祠於湖上而附以
公子駕部之枳嗚呼節愍父子再世死國世所稀也其
再世知吾鄆縣而死國則世尤稀然節愍之死褒崇洊
至而駕部之死則世多諱言之者愚竊以爲不然夫死
忠一也節愍死於甲申則以爲忠而卹之駕部死於丙
戌寧竟以爲逆而棄之說者以爲節愍死於闖賊而

聖朝逐賊卽加恩於死節諸公則駕部之抗命爲過是
又非也夫所以加恩於異代死節之臣者以教忠耳是
駕部必不負故國而後不負其父必不負其父而後不
負

聖朝蓋節愍得駕部而其被卹愈無媿然則其附祀也
亦何嫌疑之有駕部諱之栻字瞻卿節愍公次子也少
隨侍在吾鄉節愍最愛士凡鄞人之秀者咸出入其門
駕部多與之厚故白下不守駕部東走來鄞截江之役
監國令以墨衰在車駕主事知鄞縣事其制詞曰以汝
父之遺愛望厥子之世忠駕部哭而受命已而見江上

事不可爲辭去入閩閩人仍令管車駕事而閩事亦壞
復返鄞閣部朱公守金華以檄招駕部乃爲之練兵於
武義兵敗入山中謀再舉被執死之駕部之在吾鄉五
日京兆耳然吾鄉以節愍之故甚愛戴之聞其死也皆
泣下每祭節愍必以駕部配其後耆老漸喪始闕其禮
而并知其事者稀矣嗚呼碧梧翠竹乃與甘棠之愛竝
成故國之喬木節愍之澤爲何如哉伏念

聖朝之脩明史自丙戌以前死者皆得錄則駕部固應
登於節愍附傳又何害於附祀節愍之事已備詳於明
史故不紀但紀駕部事以補史闕

尚書前浙東兵道同安盧公祠堂碑文

明故兵部尚書督師同安盧公諱若騰字牧舟嘗持節
巡守浙東兵備駐節吾鄉遷去需次次年而北都亡南
都命以都御史撫鳳陽未行南都又亡閩中晉獨座逾
年又亡公飄泊天末以一旅思維國祚卒死絕域天之
所廢莫能興也公家閩中之同安而二十年栖海上邱
園咫尺掉頭不顧深入東寧幾如陳宜中之死暹羅蔡
子英之投漠北故鄉墳墓且如此況吾鄉特其墓府所
在能必其魂魄繫之也哉雖然忠義之神明固如地中
之水無往不徹者也而況吾鄉之遺愛尤有不可泯者

公駐寧時以天下方亂練兵無虛日已而有雪竇山賊私署年號潛謀引東陽作亂之徒乘機竊發公不大聲色授方畧於陸太守自嶽而定之故婺中塗炭而甬上晏然其撫循罷民尤爲篤摯稍暇則與士子雅歌投壺論文講業迄今百年浙東人思之不能忘而吾鄉尤甚初合祀於蔡觀察報恩祠中尋卜專祠奉之方公以思文之命撫軍永嘉甫至而事勢已瓦解徘徊鎮下關嘗浮海至翁洲因閒行入大蘭諸山寨吾鄉父老壺漿上謁公垂涕而遣之及海上之局同袍澤者吾鄉巨公最盛閣部則錢公止亭沈公彤菴列卿則馮公簞溪張公

蒼水陳公遁菴臺省則董公幼安紀公衷文皆以中流
擊楫之蹤與公最睦諸公淪喪殆盡晚歲獨與蒼水同
事最久嘗見林門有閒使至寄聲問曰賀監湖邊棠樹
生意得無盡乎然則甬上之爲桐鄉固公身後之所勿
諼也嗚呼公膺六纛之任蓋在國事旣去之後雖丹心
耿耿九死不移更無可爲前此一試於吾鄉者不足展
其底蘊也而已足垂百世之去思故曰亡國之際不可
謂無人也明史開局以來忌諱沉淪漸無能言公之大
節者聊因祠記而發之

翁洲劉將軍祠堂碑

大兵之下江南也望風而靡所向幾不血刃其最難下者江西之贛州江南之江陰涇縣吾鄉之翁洲卽大兵亦皆以爲出於意外贛州以楊萬二督師聯絡諸省援兵猶足以支久江陰涇縣則難矣然尚與江湖聲息相近也豈若吾翁洲之彈丸絕島哉然而殘明一綫實寄於此其關係至與厓山等斯亦奇矣翁洲文武死事諸公極多可攷者二十七人而城守之力則劉公世勛一人任之爲尤烈初大兵之分道下也定西侯張名振以蛟關天險數舟扼之卽不得渡故令蕩吳伯阮進邀擊於大洋以將軍城守而自奉王揚聲搗松江以牽

制之定西甫去天忽大霧 大兵乘順風逕渡無知之
者蕩吳急出兵用火攻而返風竟自熾 大兵遂直抵
城下

聖朝之得天固非人力所能施也將軍料簡城中步卒
尚五千麾下死士五百居民助之乘城而守屢攻屢卻
八月二十六日開門詐降內伏大炮受降者爭先入伏
發擊殺千人 大兵愈怒急攻然終不克先是城中別
將邱元吉金允彥密約爲內應顧不得閒二十八日遂
縋而出降且言將軍嚴守狀乃再益兵九月二日大炮
如蟬城雉盡壞將軍乃朝服北面望海拜謝自刎嗚呼

烈矣翁洲一城之流血以將軍故而居民至今趨其祠
春蘭秋鞠禋祀恐後夫非其精忠之所感歟將軍字肩
之南京人也解褐自右科進士歷官都督僉事助防翁
洲累陳雄畧黃斌卿不能用監國駐師進安洋將軍平
居好史籍嫻吟咏稱儒將云

桓谿全氏祠堂碑文

吾全氏出自周官泉府之後以官爲氏其後以同音通
於全據國語隗姓之分亦有潞洛泉余滿五氏然全氏
之所出非隗也或曰全之本姓爲主漢元后之族屬以
避新都之亂易姓如輔果或曰殷王高宗之後爲全先

公攷正世譜謂二說皆無據全氏之著名於舊史者自東漢桂陽太守柔始其子大司馬錢唐侯琮以勛伐起孫吳尚主於是江左戚里莫如吾家大司馬兄子衛將軍永平侯尚以王舅諸子鎮北將軍都亭侯緒以東關破魏功臨湘侯懌以襲父業都鄉侯吳以國甥其餘如端如翮如緝如靖如禕如儀如紀如熙皆以侍郎都尉與兵宿衛旣而孫綝擅政壽春失援臨湘與諸弟諸子入魏永平誅權臣不克遇禍全氏始衰至劉宋而光祿大夫孝寧侯景文繼之至陳而水部郎緩繼之孝寧以前多用功業起家水部始以經術爲易詩宗雖七錄有

吳太史令範亦著風氣占法諸書然方技非儒林也臨
湘之入魏也諸子弟皆封爵故河北全氏不下江左其
後高齊有黃門侍郎元起唐末有雄武節度使中書令
師則王蜀之勛臣也又有金州防禦使師郁仕孟氏世
爲商洛豪宗舊譜指北史諸泉泉企父子爲臨湘之後謂其
改姓不知全氏之由泉而改非泉氏之由全也八宋而
商洛之族阻兵被夷而江左全氏復盛蓋自吾始祖侍
御府君上溯之至桂陽其世二十有七府君諱權仲衡
其字宋太平興國中進士累官侍御史知青州以其太
夫人于氏憂遂不復出府君之父中書令大賢吳越時

掌國政至是尚存府君奉父由錢唐遷居鄞之桓谿娶
相氏生二子長鼎次俎而鼎爲明州學錄故府君來鄞
其卒也葬於溪上之沙渚其時府君弟興亦遷越之東
浦無子以俎爲後越六世爲宋理宗之母家追封曾祖
以下則有若太保唐公安民唐公子爲太傅越王份越
王子爲太師申王大中太師徐公大節徐公卽宋史所
稱保長者也申王子爲太師和王昭孫是爲度宗元舅
徐公子爲少傅節度使周公純夫少師節度使清夫和
王子爲太尉參政允堅周公子爲太府卿槐卿而福王
之妃亦出於全其時推恩諸眷溯源自鄞大賚官爵而

吾桓谿諸祖不欲攀外戚之寵以邀恩澤相約不出有
司高之乃署其居旁之碑曰鵲巢以表焉是後桓谿族
姓分爲八派曰前宅後宅東宅西宅中宅田宅皆府君
第五世孫琚之後也曰南宅北宅皆府君第五世孫禮
之後也其旣於今歷年八百有餘孫枝二十四葉而溪
上之居未散代有顯者吾鄉言世家者未有若此之永
者也府君之明德遠矣祖望攷唐宋之制世家巨室皆
許立祖廟於京師今則無矣而宗祠之禮則所以維四
世之服之窮五世之姓之殺六世之屬之竭昭穆雖遠
猶不至視若路人者宗祠之力也吾家宗祠累修累圯

乾隆戊午重擇地於沙渚而建焉自府君以後八世而
八宅始分故自八世以前暨八宅之別子皆列於祠昭
一本也其後則不能盡登但以賢而有德貴而有爵才
而有文者列之其有爵而無行或玷其宗者不豫嗚呼
導山有脈導水有源吾宗人其講求敦睦之行交相勉
以亢宗也則府君之所厚望哉

東浦全氏祠堂碑文

會稽東浦全氏吾鄞之小宗也全氏自大司馬以後世
居錢唐給事中孝寧侯顯於宋水部郎名於陳唐世頗
不甚顯而中書令府君枋政吳越中書之子侍御府君

仕於宋與其弟卜居會稽浴龍橋旁已而以其長子爲
明州學錄來鄞遂家桓溪其弟無子府君以次子爲之
後故東浦一支亦府君之裔孫也七傳爲太保唐公安
民八傳爲太傅越王份九傳爲太師申王大中太師徐
公大節特進大聲徐公卽宋史所稱保長者也申王子
爲太師和王昭孫徐公子爲少師周公純夫少師節使
清夫和王子爲太尉參政允堅周公子爲太府卿槐卿
是時理宗之母度宗之后福王之妃皆出全氏而申王
再從子泉翁以詩鳴爲月泉社中巨子宋亡後節尤高
當是時桓溪之全不顯而東浦貴盛無比有明以來稍

覺衰謝萬歷中副使府君始登監司而其餘不過以明
經著而已雖然吾於東浦之宗以爲將來必有達者流
慶其未艾也徐公之於穆陵戚畹姑所不論以潛藩之
功言之非徐公不至此當時食擁戴之報者史氏兩宰
相一執政其姻宣繪袁韶皆以此登兩府次之爲鄭氏
次之爲余氏莫不專權秉國以吾全氏之力若有意於
此豈出諸家之下而竟無有其自周公以上皆身後追
贈者度宗在東宮冊妃節使府君主昏尚以待制守寧
國其後仁安皇后會禮推恩始加節鉞而端明陳公猶
言太驟節使即累疏乞休迨參政之入東府則國事已

魚... 卷十四
去豈非循分畏天克守滿盈者乎蓋穆陵之得國以吾
全氏而其亡國以賈氏相對而觀則戚畹之所關者亦
可見矣今子孫雖隱約而詩書之澤未艾家法整然消
息菀枯其有時也乾隆己未宗人修治祠宇而請文於
予予乃爲述祖德以勉之

鮐埼亭集外編卷十四終

鮎埼亭集外編卷十五

鄞 全祖望 紹衣

雜碑銘

萬金湖銘

甬東七十二溪之水會於橫溪而以其洩入江流也緒
之爲湖其名曰萬金湖亦曰錢湖言其利之重也其支
則有所謂南湖滄湖梅湖之屬唐人謂之西湖宋人謂
之東湖說者以爲前此縣治置於江東則西之其後遷
於江西則東之然觀厚齋先生四明七觀唐有西湖爰
在東郊湖姓以錢亦處東鄙其稱西湖溉田五百頃東

湖溉田五千四百頃則似原分東西二湖者湖勢東高而西下其水皆自東而西或者西湖先成東湖後闢其究混而一之歟石塘周回八十餘里有七隄焉有四廂焉浥注阡陌直至定海崇邱鄉而止蓋四明東道一巨浸也李陸二公之德遠矣特湖爲隄牖所限葍菰菱芡蓮葑之流雜生其閒滋蔓不除則漸淤宋慶歷七年王荊公嘗浚之治平初元主簿呂獻之重新諸隄其時尚未聞葍泥之患乾道五年張津乞開湖中潴水灌田則湖流尚有餘也是後始日以葍泥爲患淳熙四年魏王愷以鄞令姚柏之請大浚之而不得其道去葍泥無尺

許復積於山閒之隈當時雖平望渺茫若已奏功者未
久葦泥又瀉注於湖中堙塞如故於是有所爲買葦之策
欲運諸海者亦不果嘉定七年提刑程覃攝守置田千
畝收租欲歲募人浚之且請禁陂塘之侵占種植盡復
舊址朝議許之程未及成功而去有司奉行不虔田租
浸移他用湖又廢寶慶二年尚書胡榘來守又大浚之
以孟冬命水軍番上迭休且募鄞定七鄉之食水利者
助役各給券食祁寒暫輟明春役再舉農不妨耕軍不
妨閱農軍所不暇赴則以漁戶畢之是冬告成天子璽
書褒功有差猶懼其無以繼也增置田使歲貯穀三千

令翔鳳鄉長主之以漁戶五百人分主四隅人給穀六石沿湖稽察隨菱菰之生而絕其種管隅者一人管隊者二十人皆轄之府而以鄞縣丞董司之朝議皆報可於是立煙波館天鏡亭於陶公山守牧亦時往遊豫焉是時湖上稱大治胡之後不浚湖者十六年葦復爲患淳祐二年陳塏始行買葦之策不調農不撥軍隨舟之大小多寡而售之交葦給錢各有司存其初不過數百已而至者千餘前此洶湖之田所收率以佐郡宰別項支遣至此方盡於湖用之鄭清之作詩以美其事或曰買葦始于程覃未知所據葢自程提刑而後三大吏皆實心水利之政

不徒以一時之計塞責足以配食李陸二公而無媿雖
胡制使生平不爲清議所許指爲二史之私人然其盡
心於是湖則固不可以其人廢也自元時以買募田入
官于是淘湖之舉稀矣大德閒勢家有以湖爲淺淀請
以捺田若干入官租者營田都水分司拒之復清爲湖
清容紀之志中以爲塞湖之漸時拘七鄉食利之家責
以去募其所行大都如魏王時旋去旋生至順中宣慰
太平謀復置田買募然不果而鄞尉王世英之治湖則
有勞焉至正中重修嘉澤廟有濯靈之異募泥向春不
泛荷芡俱鮮生者總管王元恭喜而紀之志中然亦憂

其不足恃而戒後人以善治之明洪武初又浚之其弊
如大德而據爲田者竟不下數千宣德閒下水王士華
以參政家居開田甚多七鄉之民訟之稍阻正德嘉靖
中衛軍累請以爲屯田一則郡守寇天敘拒之再則縣
令黃仁山拒之蓋湖之危而僅免者屢焉至嘉靖以後
而又一變先是湖民之薙葦也以爲無用故多積之山
隈欲運之海則勞費甚侈其後知其可以糞田故爭自
薙之而勢家竟私徵其稅於是有司聞之遂欲分其利
勢家得其大半以其羨餘歸有司其實未嘗申之憲府
先侍郎自官歸有山莊在湖上因得聞其害以語監司

而禁之萬歷中有司復私取之先宮詹自官歸復清之

二事見先侍郎崇祀鄉校行畧先宮詹墓志

蓋是時湖民之得稍甦者吾家

再世之功爲多天啓元年復有投牒有司請收葦稅者
鄞令沈猶龍以爲葦稅出則薙葦者少而湖日淤乃大
禁之苟有私徵者必治於是稅乃止截江之役兵餉不
足搜山括海以厲民大將武寧侯王之仁力請塞湖戶
部董守諭以死爭之得免向使之仁策行江師旋破無
補於軍賦而湖隄一決不可復修其害大矣然而據湖
爲田者日多順治中故觀察陸宇燭復言之申明厲禁
嗣是亦屢有謀塞湖者當事頗知其妄不之許嗚呼城

西之鬻湖蓋久塞矣然猶可望它山之水自仲夏以救之若是湖則何望乎徒謂湖之可田而不知將并舊有之田而失穫也近者淤泥日積湖身日高足以注三河者且給一河而不足不肖之徒尚私洩諸閘以取魚殆將不塞而自滿可無懼乎說者欲大浚之取淤泥以爲隄固之以石或白月波山接二靈山其廣八百丈有餘若自邵家山跨楊山則稍近易成葦不至復注湖中矣而未有能行之者是爲銘曰

湖山兀兀湖雲溶溶美哉保嘉澤以祐我甬東誰其尸祝李陸是宗亦有三大吏嗣克奮庸有元收田貽厲莫

窮有明黃沈廓清而疏通廷爭息壤先公所同危而得
存哀哉此疲農前此衛湖買田治葑胡後之人欲塞湖
爲功三犀未立雙鵠是恫遺民惟董陸惓惓苦衷吁嗟
民牧尚惜哀鴻築隄固隄先喆有遺蹤重湖可保埽卜
屢豐莫師樓昇有覲我祠宮

小江湖梅梁銘

小江湖堰下梅梁其傳不一而皆未可信舊志曰大梅
山者漢梅子真舊隱也昔有大梅生山中吳大帝伐之
其上則爲會稽禹祠之梁其下則爲它山堰梁禹祠之
梁張僧繇圖龍於其上夜或風雨飛入鏡湖與龍鬪後

人見梁上淋漓沾濕萍藻繞之始大駭乃以鐵絙鎖于
柱遂不復出秦淮海詩一代衣冠埋窆石千年風雨鎖
梅梁是也它山之梁長踰三丈去岸亦數丈橫浸堰址
暴流衝激儼然不動歲久不朽或有刀墜而誤傷之者
流血殷然不止潮過則見其脊有草一叢生於上四時
常青居民呼爲斷水梁又名梅龍二梁之餘飛入定海
橫亘江北是爲梅墟予家舊在溪上去梁不過數里歲
以展墓必至焉每望見梁峙水中如龍昂首以擎其堰
輒歎息以爲王長官之神功高吟嬾堂攻媿二君之詩
以壯之顧所云鏡湖飛鬪則旣怪矣近讀黃南山集則

曰吾鄞芝山之梅冠天下虬枝屈鐵蒼蘚剝鱗花疏蘂
細實脆核圓相傳猶漢種孤山之梅以和靖顯不知芝
山之過之也它山堰梁卽是山所出南山醇儒其言當
有據然而前人未有及之何也及見宋魏峴它山水利
備覽則云相傳立堰之時深山絕壑極大之木人力所
不能致者皆因水漲乘流而至以爲冥助然則所謂梅
梁蓋本不知其所自後人從而神之遂有若舊志所云
是乃水經注中詭譎習語而南山之言亦但出於傳聞
之口也吾聞宋神宗時河決澶州曹村勢且逼京師程
純公帥廂卒欲以身捍之忽有大木沖流而下純公顧

謂衆曰苟得是木橫流入口吾事濟矣語畢木應聲至衆以爲至誠所感然則長官之梅梁長官之深仁所致也不此之頌而援怪誕之文以爲故事志乘之陋甚矣嗟乎年運而往大梅山中護聖寺所謂梅熟堂者今已不可復問不特古木之無稽也而光同鄉芝山之梅亦更無一枝片葉存於世間獨長官之明德所護歸然無恙吾鄞西南隅之民水耕火耨不爲甬江之潮汐所困惟此梁爲砥柱詎不偉歟從來大木之以堅久名者曰梓曰柏曰栗曰杉曰榿楠不聞其以梅嘻亦異矣哉乃爲之勒石於雲濤觀前而系以銘曰

是本真龍天吳所伏何須畫龍玄黃相觸洞天潭潭一木鎖之外江內湖右之左之

大寶泉銘

慈谿縣西二里有大寶山山麓有泉色清而味甘楊文元公私淑高弟趙氏講學於此有元之大儒也慈令陳文昭北面受業學者稱爲寶峯先生嗚呼是卽闕湖之支流而吾鄉心學之蒙泉也寶峯書院旣圯舊又有寶峰禪寺亦衰甚而遊人過其下者遂少清流潺潺莫相賞於岑寂之中者然水味之勝終不以世之甲乙減也前輩善論水者以陸鴻漸劉伯芻張又新之好事亦終

不能徧嘗諸水故濟南之跑突諸泉衍爲七十二種以
其遠在江北不得預而中吳鄧尉山下緣墓有七寶泉
不爲甚僻之地直至倪雲林而著則甚矣遺佚之多也
吾鄉以二百八十峯之水灌輸浥布其最著者爲它山
泉雪竇山之瀑泉化安山泉皆稱絕品大寶所出不若
三泉之壯闊而色味則無減焉雖然是特以風流之結
習爲之標置要之是泉當以寶峰先生重耳子門下董
生秉縕遊此歸爲予述泉味之甘而惜世之無知之者
也予乃告以顛末而復爲之銘其詞曰

寶峰兀兀寶泉泠泠風於峰來可挹浴於泉清可馨行

有尚維心亭講堂雖杳帶草猶青汲新水戒羸瓶師先
詰勸後生

吳丞相水則碑陰

吳潛記畧曰四明郡阻山控海自高而卑水納
於海則田無所灌注於是限以磧閘水溢則啓
涸則閉其啓閉之則曰平水往往以入水三尺
爲平夫地形在水之下者不能皆平水而在地
之上者未嘗不平執三尺以平水水無不平矣
余三年積勞於諸磧至洪水灤一役大畧盡矣
已未勸農翠山自林村由西門泛舟以歸暇日
又自月湖沿竹洲曦城南徧度水勢其平於田
睦下者刻篇誌之歸而驗諸平橋下伐石爲準
榜曰水則而大書平字於上方暴雨急漲水沒
平字戒吏卒請於郡亟啓鑰若四澤適均水露
平字鑰如故平橋距郡治巷語可達也都鄙旱
澇之宜求其平于此而已
矣後之來者勿替茲哉

吾鄉水利阻山控海淫潦則山水爲患潮汐則海水爲患而其地勢有崇庳故必資碶閘之屬以司啓閉由孔內史來牧守之賢者大率以治碶閘爲先務而經畫盡善靡往不周莫如宋寶祐丞相判府吳公其所勅所修詳載圖志水則乃其最後所立也丞相嘗徧度城外水勢刻篙志之歸而驗諸城中四明橋下勒石爲準榜之大書平字水苟沒字則亟遣人啓四鄉之閘不待塘長輩申報以稽時日不然則仍閉之而築時亭於橋上丞相朝夕車騎過之卽見焉居民因呼四明橋爲平橋且立廟以志丞相之德其後水則之旁皆作社學碑爲屋

障不可見而時亭亦廢亦無有以此爲意者蓋自元大德中都水使者到路嘗重治之直至

國朝順治中海道王爾祿求之則碑已沒入瓦礫中乃爬梳而出之然時亭左右之屋卒莫之能撤也嗚呼吾讀丞相碑記以爲硯閘者四明水利之命脈而時其啓閉者四明硯閘之精神美哉言乎夫水利之命脈卽斯民之命脈而硯閘之精神乃牧守所注之精神也今牧守之精神其與斯民之命脈漠不相關無惑乎硯閘日荒而水利日減歟四明之水則有三其一在它山堰旁之迴沙閘其一在城東大石硯橋下皆前守陳墀所爲

陳亦四明牧守之最講水利者也然其規制不同迴沙
必以石之沒水爲準大石乃以入水三尺爲準故丞相
不取大石之式而用迴沙之式但丞相所立之精在於
盡度城外水勢而攝其準於城中不勞遍驗而足以遙
制斯又陳之所未逮也嗚呼觀丞相江湖諸碑聞其功
偉矣清容夙有憾於吳氏蓋以其祖越公爲史氏之私
人丞相曾糾之故志中於其一切善政略而不及反謂
江水入餘姚三千里與四明山水接更十里潮已沒舊
以堰限之丞相忌吾鄉公相之多徙堰於上虞潮至舊
堰不數尺舟楫蔽沙岸雖驛舟不可發以此爲丞相之

過丞相之惓惓吾鄉水利爲何如方且據形法家之言
開新河以助文運而乃有是哉甚矣清容之謬也予遊
湖上摩挲水則舊碑丞相記文剝落已盡乃爲重鐫而
附記其陰清容又言育王浮圖知愚有高行丞相求序
其語錄知愚以爲丞相晚節如病風不許丞相怒而杖
之爲斯言者眞顛倒是非如病風而浮圖之妄亦可知
矣因序水則事而并及之

桓谿舊宅碑文

予先世家桓溪之上故搜索溪上文獻最詳嘗謂鄞之
山水自四明洞天四面有二百八十峯其在鄞者居多

然莫如溪上之秀舒龍圖嘗以慈谿桓溪藍溪稱爲三
溪予謂鼎足之中當推桓溪者以本色也句章城址邈
矣溪上之山其脈甚遠溯自四明山心之杖錫迤邐而
出大小皎之幽深石曰之清奇天井之間靜響巖之明
瑟或起或伏穹穹窿窿其中藥爐茶竈瓊枝玉木雞犬
俱別不可名狀溪上之水發源四明山中及放乎蘭浦
而下它泉汨汨一碧如洗蕙江環其背春深而綠陰夾
岸秋老而絳葉滿沚千篙競發縮項之鰣時出丙穴雖
山陰道上之泉不足比美句餘靈淑之所薈萃也而吾
鄞諸叟之卜築其間者亦於此最多故遊人遷客亦最

盛自唐賀祕書爲開荒詩老其高尚澤今尚存宋豐清
敏公則蕙江其故居也陳尚書以忤蔡京歸於密巖結
冥菴南渡而後魏文節公自焦山來築碧溪菴於石臼
爲觴咏地而張監軍良臣自大梁來亦卜居焉三徑密
邇其時文節東閣之客甲於江東王季彝之詩白玉蟾
之仙柴張甫之俠張甫名匡見剡源集葛天民之誕皆以魏張之
友來溪上又未幾時而樓宣獻公別業在焉宣少師之
別業亦在溪上而鄉里以其人不甚重故弗稱咸淳閒
安祕丞劉以忤賈似道亦居溪上日賦詩而王尚書深
寧園亭多在城東其溪上小園則晚年所爲也東發黃

先生亦別署杖錫山居士其寓溪上最久清容謂溪上
盛時碧瓦朱甍聳聳鱗比望之如神仙居嗚呼盛矣予
家先世文詞之學實自義田宗老六公發之其時正及
接樓王諸叟之風采至今取所傳家集讀之雖所造深
淺不同然莫不循循有前輩師法夫山川之秀必賴人
物以發之不然則亦寂寥拂抑而不自得以溪上之山
川如此人物如此數百年以來忽變而爲樵童牧叟荒
江野燒之場流風遺韻漸滅殆盡欲求當日諸老蹤跡
不可得豈不惜夫子自放廢以來復從宗人求一隙地
築室其閒思爲溪上田父以充

聖世之幸民因念漢宣城太山有廟多名士集其中荊
州刺史爲立冠蓋里碑唐之衡陽有儒林文學碑以志
其一州人物今吾溪上之盛實無忝焉乃爲文勒石樹
之舊宅之旁後生晚輩不及見前哲之風流得此碑猶
可追溯而想見之也

先侍郎笏銘

吾家自明季喪亂以來累世之圖章法物喪失殆盡獨
先侍郎尚畱一牙笏曾王父而降珍之以爲宗器嗚呼
是鄭公甘棠之遺也先侍郎事永陵風節卓絕適有詔
入直西內草立侍郎以爲不可乃遜詞以母老願南遷

侍養時同里袁文榮公應徙南院聞侍郎之有此請也
亟祈要人願得入直侍郎卽代之南而文榮從此馴致
大位予攷當時翰詹諸臣鮮有不以青詞進者但得入
直宮袍一品立致要津至南院則左遷也桂洲以侍西
苑得宰相垂老不肯戴道冠遂爲分宜所擠新鄭屬華
亭求撰文不得旣登揆席因修怨焉薦紳先生幾莫能
自重者其時有陽明講學高第尚不能辭此席特稍於
其中寓諷諫而時論已難之南充陳文端公以卻桂洲
代草青詞之舉見重一時則先侍郎之甘心於遠出而
皜然不滓足與日月爭光也已荆石作墓志畧敘其事

而明史失之嗚呼宋孫威敏公不讀溫成冊元吳文正公不撰佛經序史家皆以爲大節誠以先侍郎視之其何歉焉嘗觀宋元以前史臣多能闡人之生平苟有可傳必從而紀之後世之人劣於古而史又多所失落豈好善者稀歟晚年去位時相蓋以爲椒山之黨也夫不媚天子其肯媚權門乎哉吾聞笏之爲言忽也古人所以書思而對命也有所受於君則記之有所指畫於君則用之當時侍從諸公寧有都兪之名言要不過齋宮之謬語依樣葫蘆其登之魚須手版適足爲辱則夫先侍郎之笏真中流之一壺矣乃爲之銘曰

嗟我孫子惟先人是似莫以躁進而佞鮀貽刺不見白
雪超然塵滓縱復投閒吾道自充其究伊何不過不作
公試看遺笏有光熊熊

第九洞天私印銘

圖經七十二福地稱爲三十六洞天又別有十大洞天
之目而四明山居第九四明二百八十峰稱洞天者又
有三焉慈溪則大隱也奉化則梨洲也姚江則菱湖也
可謂盛矣然此特以神仙所居言之至若標舉清勝則
以皮陸所咏之九題著而其爲皮陸所不盡者蓋非屐
齒所能窮也史忠定王爲諸生嘗入雪竇穿杖錫求所

謂洞天者不可得既貴退居湖上之竹洲乃摹洞天之
九題於湖上累石穿雲而成之孝皇御書洞天之額以
榜焉卽所稱眞隱道觀者也忠定賦之最多其時放翁
輩所作洞天詩皆指竹洲於是城中亦有洞天之名先
侍郎之投老也心慕鹿亭樊榭之勝嘗築雙韭山房於
大雷蓋四明東七十峰之門戶也故以花乳石鐫私印
曰第九洞天學者稱爲九山先生侍郎下世是印歸於
先宮詹之手是時眞隱遺址適爲宮詹所得卽所稱平
淡齋者也於是復題其闕曰洞天行館蓋遠取忠定之
遺而近卽以接侍郎之志故是印也宮詹尤珍惜焉桑

海之時雲擾吾甲第圖籍蕩爲冷風寒煙所謂雙韭山房平淡齋者俱歸宿莽而是印亦不知流落何所康熙戊戌予初爲諸生鄞之學宮有鋤地者忽得石印一銅印一其石者卽先侍郎之章其銅者農丈人余公之章也土花爛斑以其沈埋之久也倍增古色予乃購而得之嗟乎墮海之琴復還是亦遭遇之奇也予讀四明諸志乘其於三洞天之名不能舉其本末至於九題之地亦未深覈而忠定之洞天則竟畧焉談桑梓之舊聞者不可謂無過故因私印之歸而爲之及其大畧以見是片石者蓋不得僅以先人之手澤目之而四明洞府之

地望繫焉湖上之故事存焉詎不爲吾家之宗器也歟
城東大嵩石亦印材也乃取以爲是印之匣而勒以銘
其詞曰

片石之稜稜四明山骨之所馮歷劫歸來以尋舊盟寶
茲世守足比連城

諸葛氏義門銘

乾隆丙辰有叩吾門晉謁者閱其刺紹興菁江諸葛生
也詢其系明大理卿浩之族孫也細問其家六世同居
之義門也予歎曰當今世而尚有此古道哉三代之世
先王有大小宗之法以維繫卿士大夫之族姓降而士

農工商亦大率使之羣萃而居其牖民於忠厚之途方
且爲睦婣任卹之教使之推廣於戚里之間而其本支
無論也然而攷之於禮亦祇大功之兄弟爲同財而大
功以下聽之先王豈不欲天下之人世世共其資業皞
皞然遊於吉凶同患之天而泯其有無之跡而乃僅僅
以三世限之況三代之民本無甚富甚貧之別又非若
近世之枯菀判然也不知世數漸遠丁口之多寡不能
盡同性情之參錯又難畫一雖欲強爲維繫於其閒而
勢有所不能五倫之屬父子兄弟以天合夫婦以人合
而非夫婦則生育之功不成故雖以人合而天合者實

由之出然其由合而離亦唯夫婦之私爲之厲至於溺
房闈之言疏友恭之誼天合之愛不勝夫人合之昵可
爲長太息者也秦漢而降世教日漓民散於下已非一
日而其中容有自拔於薄俗之表能挽頽風於日下之
流至十世八世六世同居而不散者有司必以上聞天
子必加殊獎蓋此乃三代之時所不可多得者而於近
世得之詎不爲朝陽之鳳哉今諸葛氏之同居也一門
百口胥受裁於家督問其田不過三百畝百口之糧粗
足耳問其貲不滿千金雖生息不足以給百口之用而
尤難者其中東西二眷東眷孤寡之後丁口不滿二十

而西眷生聚之繁直居其十之八乃能不以盈縮爲辭
且其中有讀者有耕者有貿易者讀者有膏油脩脯之
需非若耕與貿易者之多所入乃能不以勞逸爲辭至
於內室無私置之廚竈娣姒先後無私蓄之衣釵總以
均齊養其沖和之氣嗚呼此近世之休祥也

國家定鼎百年史冊所書尚未有若此者吾不曉有司
何以不爲上聞使

天子不得褒崇之以勵世則亦令典之一闕矣雖然同
居而至六世可謂難矣吾更願諸葛氏子弟世世聰聽
祖考之彝訓恪守高曾之規矩愈永其傳則愈爲

國家之瑞昔者壽張張氏至勤天子之駕過之而江州
陳氏逢歲饑

天子輸之粟然此猶人世之寵也鄞之薛氏有瑞室在
張村累遭大火不災則天且佑之是以潛溪爲浦陽鄭
氏作志銘按其代而稱之曰故義門鄭氏第幾世某公
墓文可謂榮矣夫歷世漸遠必有成書使子弟得以遵
行之者而後可久故陳氏有家法青田陸氏有家制鄭
氏有家範其中有禮有樂有賞有罰一門之內而王道
具焉是亦爲政奚其爲爲政諸葛氏之耆老其及今勒
爲書以示後弗忘也吾浙東世家鄭氏至今猶稱繁富

然吾每見有從浦陽來者輒問鄭氏近日子弟若何而人多言其子弟漸以失教有好博奕者有好爭訟者不特不能守先世同居之睦抑且家聲日剝爲之悵然天下盛極必有衰鄭氏自宋而元而明以旣於今其衰亦非人力之所不能獨其家法之陵夷爲可惜耳吾願諸葛氏子弟其慎保之異日

天子旌閭復役使史臣筆之以爲吾浙東之光是之謂
祥麟是之謂威鳳是之謂甘露醴泉神芝朱草不可以
自衰也更爲之銘銘曰

在昔諸葛氏兄弟分三國而嫌疑不生誰

調護之惟

忠節之至可以通神明於今諸葛氏兄弟合百口而乖
離不生誰爲和齊之惟孝弟之至可以通神明吁嗟諸
葛氏尚其善守成上以邀

國寵下以振家聲

鮎埼亭集外編卷十五終

鮎埼亭集外編卷十六

鄞 全祖望 紹衣

記一

慶歷五先生書院記

有宋眞仁二宗之際儒林之草昧也當時濂洛之徒方萌芽而未出而睢陽戚氏在宋泰山孫氏在齊安定胡氏在吳相與講明正學自拔於塵俗之中亦會值賢者在朝安陽韓忠獻公高平范文正公樂安歐陽文忠公皆卓然有見於道之大槩左提右挈於是學校遍於四方師儒之道以立而李挺之邵古叟輩共以經術和之

說者以爲濂洛之前茅也然此乃跨州連郡而後得此
數人者以爲師表其亦難矣而吾鄉楊杜五先生者駢
集於百里之間可不謂極盛歟夷攷五先生皆隱約草
廬不求聞達而一時牧守來浙者如范文正公孫威敏
公皆握衣請見惟恐失之最親近者則王文公乃若陳
執中昌朝賈昌朝二相非能推賢下士者也而亦知以五先生爲
重文公新法之行大隱石臺鄞江已逝西湖桃源尚存
而不肯一出以就功名之會年望彌高陶成倍廣數十
年以後吾鄉遂稱鄒魯邱樊縉褐化爲紳纓其功爲何
如哉五先生之著述不傳於今故其微言亦闕雖然排

奸詆奄讜論廩廩豐清敏之勁節也急流勇退藥月蘋

風周銀青之孤標也再世蘭芽陔南弗替史冀公父子

之純孝也

史冀公簡爲鄞江先生高弟事母最孝實開越公之先或謂其作吏用杖者舊志之謬也

再世與豐清敏公同門嬰兒樂育以姓爲字陳將樂俞

順昌之深仁也

陳據俞緯其歷官之事畧同四明七觀載俞而遺陳蓋漏也

殺虎之

威同于驅鱷姚夔州之異政也于公治獄民自不冤袁

光祿之神明也一編麟經以紹絕學汪正奉之豐濬也

汪正奉春秋實與孫明復齊名容齋稱其豐濬不施而近志妄謂其官閣學

金橘不知蕭然

詩葉望春先生之清貧也卽以有負門牆如舒信道者

其人不足稱而文辭終屬甬上名筆則五先生之淵源

可知矣嗟乎豈特一時之盛哉故國綿綿凡周之士奕
世衣冠人物歷久不替終宋之代如樓如黃如豐如陳
如袁如汪其出而摺挂吾鄉者必此數家高曾之規矩
燕及孫子然後知君子之澤雖十世而未艾也五先生
之講堂皆已不存卽鄞江桃源二席亦非舊址予乃爲
別卜地於湖上而合署之睢陽學統至近日而湯文正
公發其光則夫薪火之傳幸勿以世遠而替哉

大函焦先生書院記

二程倡道洛中浙人惟永嘉九先生得登堂而餘皆私
淑也吾鄉則高憲敏公童持之趙庇民皆在太學侍楊

氏洛學之來甬上自此始暨南渡而山東焦先生以避地至亦伊川門下也憲敏輩以其所得其證明之其所言多與楊氏合於是日益請業而吾鄉之洛學遂日盛蓋嘗讀史忠定王集言先生以布衣入錢唐聲稱滿朝丞相趙豐公方振洛學已起用和靖漢上諸老欲薦先生力辭不可豐公至尊禮之已而先生來寓大函之麓居人頗藉藉道先生家居必修容雖見妻子不少情出與物接動必中禮後生輩多遠之而習爲夷居之流者甚且非笑之而先生不顧也已而漸有從之者望之儼然卽之溫然則已心折及詳叩其議論則有大過人者

始皆願附講席而信豐公之譽爲不虛及先生歿而弟子遵其禮法如先生無恙時雖極貴顯者其容止莊敬衣冠端嚴人之見之不問皆知其爲先生弟子也吾聞沈簽判公兄弟先生之高弟也其事先生終日拱立不以其學成有假借先生之喪心制三年無失禮及簽判爲後進師造次必稽孔孟之言是是非非無所曲從風裁甚峻諸生畏而服之蓋皆得之先生之教而諸生奉簽判亦一如其所以事先生者於是甬上之人益知以尊師爲先務而簽判之子端憲卒爲大儒嗚呼先生不應弓車之辟投閒海滙躬行實踐亦不輕著書以啓爭

端斯真所謂有道君子皜皜乎其不可尚矣然攷朱子
所紀程門學者雖以無所表見如唐謝輩莫不存其姓
氏而先生獨闕焉甚至吾鄉志乘亦不知寓賢中有是
人也豈識椎輪爲大輅之始甬上乾淳之盛孰非先生
所首導哉吾觀大函之墟其山嶒岈以秀其水清越以
長固應爲高人所託足自予得先生講堂重爲修治而
學統攸歸不得僅以遺世之洞天目之而又東爲同谷
習菴深寧東發三公之精舍也前有輝後有光矣焦先
生名瑗公路其字

長春書院記

楊文靖公之在太學吾鄉士人從之者多而高氏兄弟五人與焉所造之大禮部侍郎少師憲敏公其渠也吾讀憲敏春秋集注其發明聖人褒貶義例遠過於胡文定公至今說春秋者以爲大宗其所集厚終禮則朱子多采用之是時有蔣處士季莊者隱居慈水力排王氏新學獨窮遺經不入城市憲敏每積所疑如千條則造訪之季莊不輕與人相接聞憲敏至倒屣迎之小廬促膝竟夕不倦憲敏告辭則季莊送之數里而遙論者交重之是時秦氏當國思陵臨太學憲敏講易之泰五峰疑焉貽書非之及秦梓守明州求婚於憲敏不得卒以

見忤罷官五峰始釋然蓋大儒之砥礪名節一步不苟而憲敏之無媿良友卽其所以得統師門者也吾鄉學派導源慶歷諸公至於伊洛世系則必自憲敏始而憲敏爲司業其時王氏之學雖替然尚有如陳公輔輩未能盡絕憲敏以其師說日與諸生發明之其有功於伊洛尤爲不淺高氏家居湖上其去長春門不半里故書院以之爲名至宋末而高氏子孫以爲功德道場諸志中所稱長春觀者是也及高氏子孫散處無復居湖上者觀又改而爲菴佛火經幢比邱相對曾謂以憲敏之講堂乃至於此嗟乎高氏在宋世衣冠最盛疏寮之詩

筆竹墅之圖畫至今皆有傳者然此特風流之鼓吹尚在可有可無之列憲敏之力肩正學百世之師也顧聽其蕪穢不治則何忍矣乃與同學諸公議仍改爲書院以奉憲敏之祀而配之以季莊庶幾諸生得爲講業之地焉

竹洲三先生書院記

竹洲在鄞西湖之南蓋十洲之一三先生者沈端憲公暨其弟徵君季文參之以金華呂忠公也史忠定王歸老御賜竹洲一曲壽皇爲書四明洞天之闕以題之卽所稱真隱觀者也忠定最與端憲厚故割宅以居之而

徵君亦授徒於忠定觀中於是端憲兄弟竝居湖上其
時忠公方爲吾鄉監倉所夕與端憲兄弟晤顧公治在
城東還往爲勞有船場官王季和者忠公友也曰是易
耳乃以場木爲製船每忠公興至輒泛棹直抵湖上端
憲從水閣望見之輒呼徵君曰大愚來矣相與出埃於
岸上或竟入講堂討論終日或同泛湖上忠公爲詩以
紀之曰湖光拍天浮竹洲隱然一面城之幽中有高士
披素裘我欲從之恐淹畱探囊百金辦扁舟又煩我友
著意修微風一動生波頭飛棹來往倦則休是也方端
憲遂明招山中忠公之兄成公尚無恙相與極辨古今

以求周覽博攷之益凡世變之推移治道之體統聖君
賢相之經綸事業孜孜講論日益深廣期於開物成務
而後已則夫忠公之來所以商量舊學而證明新得當
不知其若何而惜乎無可攷也湖光宛然斯人之履絢
可作吾將溯洄從之矣端憲之父簽判故程門私淑弟
子端憲則受陸文達公之傳而徵君師文安蓋其兄弟
分宗二陸宋史竟以端憲系之文安門下誤也端憲尤
睦於成公及其家居忠公又官於鄞切磋倍篤故沈氏
之學實兼得明招一派而世罕知之者夫以相府之巍
峨宸奎之焜耀而後世之流連而不能自己者乃在於

三先生之隱約是可知良貴之別有所在也然忠定能以綠野之堂爲諸賢永朝夕則書院之長存卽洞天之佳話矣先宮詹公之得竹洲也擬爲端憲築書院而未成其後竹洲屢易主而後歸於予乃遂事焉而記之

城南書院記

城南書院者袁正獻公之家塾也四先生之講堂慈湖書院建於宋文參政本心記之廣平書院建於元王尚書深寧記之正獻之書院亦建於宋而其記不傳惟沈端憲公無專塾明人始爲補立南山書院五百年以來三書院雖衰尚有存者而城南之址獨圯予旣遍舉先

賢故蹟乃訪其地而復之四先生之中長庚曉日最光
顯於暮年者文元與正獻也而文元之教不如正獻之
密蓋槐堂論學之宗旨以發明本心爲入門而非其全
力正獻之言有曰學貴自得心明則本立是其入門也
又曰深思而得之兢業而守之是其全力也槐堂弟子
多守前說以爲究竟是以稍有所見卽以爲道在是而
一往蹈空流於狂禪以文元之齊明盛服非禮不動豈
謂於操持之功有闕而其教多以明心爲言蓋有見於
當時學者陷溺於功利沈錮於詞章極重難返之勢必
以提省爲要故其說偏重而不自知其疏豈意諸弟子

輩不善用之反謂其師嘗大悟幾十小悟幾十泛濫洋
溢直如異端而并文元之學而誣之可爲浩歎者也使
其如正獻之教寧有是乎正獻之奉祠而歸日從事於
著書或請少閒則曰吾以之爲笙鏞管磬不知其勞其
咎文靖諸子書惓惓以多識前言往行豈非與建安之
教相脗合乎且夫有宋以來大儒林立其子弟能守其
緒言者甚多而再世竝爲大儒則不槩見蓋前惟武夷
胡氏籍溪致堂五峯茆堂連枝接葉以大文定之傳其
後惟袁氏實生正肅冠冕一時黃提刑東發最主閩學
至於正肅以爲晚宋無先之者則書院之建也微特非

魚土...
袁氏之學統所得而私抑豈吾鄉之學統所得私哉城南之址蓋始於慶歷中正議樓公之講堂當時學者稱爲城南先生及正議遷居城內西湖正獻之高祖光祿以高弟講學其地遂世居焉正獻三子正肅遷居城內鑒橋而其餘仍在城南至今猶有存者書院旣成卽使袁氏後人司之

碧沚楊文元公書院記

淳熙四先生而吾鄞得其三沈端憲公自其父簽判已遷鄞楊文元公則鄞產而遷慈者實與袁正獻公鼎立四先生之門牆皆極盛而文元最高年故道尤廣學宮

中有自署慈湖肄業諸生者暨其身後慶元府學尚羣聚焉先公嘗欲置書院於鄞以復當年肄業之盛且以志文元發祥之地初擬在三江之口文元之故宅也顧其地囂不如碧沚之清勝文元暮年所開講也文元之學先儒論之多矣或疑發明本心陸氏但以爲入門而文元遂以爲究竟故文元爲陸氏功臣而失其傳者亦自之愚以爲未盡然夫論人之學當觀其行不徒以其言文元之齊明嚴恪其生平踐履蓋涑水橫渠一輩人曰誠曰明曰孝弟曰忠信聖學之全無以加矣特以當時學者沈溺於章句之學而不知所以自拔故爲本心

之說以提醒之蓋誠欲導其迷途而使之悟而非謂此一悟之外更無餘事也而不善學者乃憑此虛空之知覺欲以浴沂風雩之天機屏當一切嗟乎是豈文元之究竟哉然則登斯堂也能知文元所以立教之故而弗誤用之以貽儒苑之譏則於學者有厚望焉文元之講學於碧沚以史氏也先是史忠定王館端憲於竹洲又延文元於碧沚袁正獻公時亦來預湖上四橋遊人如雲而木鐸之聲相聞忠定既逝端憲正獻亦下世忠定之孫子仁不滿其叔彌遠所爲退居湖上復請文元講學故其居碧沚也甚久文元之對穆陵曰臣平日所以

教彌遠者不如此彌遠之置其君如奕棋穆陵爲之失
色次日彌遠奏曰臣師素有心疾乞放歸田此事行狀
不敢載故宋史亦失焉子仁受文元之教終身不應召
命碧沚牙籤最富文元因思修羣書以正邪說未就而
卒嗚呼文元之學統非吾湖上所得私而要其流風餘
韻之在湖上者則後人所當敬止也竹洲在南碧沚在
北其亦思宮牆之弗墜焉耳矣

同谷三先生書院記

宋乾淳以後學派分而爲三朱學也呂學也陸學也三
家同時皆不甚合朱學以格物致知陸學以明心呂學

則兼取其長而又以中原文獻之統潤色之門庭徑路
雖別要其歸宿於聖人則一也吾鄉前輩於三家之學
竝有傳者而陸學最先楊袁舒沈江右弟子莫之或京
楊袁尤多昌明之功顧其大弟子自袁正肅公而外陳
侍郎習菴其最也嗣是則王尚書深寧獨得呂學之大
宗或曰深寧之學得之王氏埜徐氏鳳王徐得之西山
眞氏實自詹公元善之門而又頗疑呂學未免和光同
塵之失則子之推爲呂氏世嫡也何歟曰深寧論學蓋
亦兼取諸家然其綜羅文獻實師法東萊況深寧少師
迂齋則固明招之傳也朱學則巴陵楊氏之傳授之史

公蒙卿而黃提刑東發又別得之遺書中當是時甬句
學者鼎擢角立雨戴笠宵續燈互相過從以資攻錯書
帶之草異苔同岑其亦盛哉城東之四十里有同谷山
其麓有寶幢河左枕大函右股太白水木明瑟四明東
道之絕勝也習菴世居於此而深寧先壟在焉故其卒
也卽葬於此東發亦嘗避地其間踰二百年而爲先侍
郎之賜塋是以予家父子兄弟多讀書山中者先世有
草堂三曰瞻雲館曰來鶴莊曰阿育王山房今惟瞻雲
無恙先公嘗於其中剪紙爲三先生神位令予祀之予
因請改作三先生書院配之以先侍郎而以其餘爲學

舍古之學者必釋奠於其鄉之先師予家父子之爲此亦猶行古之道也嗚呼自科舉之學行而吾鄉之佔畢咿唔者不復知有高曾之規矩矣空山野火瓣香宛在雖不能至然心竊向往之予讀清容居士集習菴再世而後不復居同谷所謂觀聚堂尊明亭諸址已無可攷今山下陳氏非其本支也深寧神道亦蕪讀遂初老人之賦可爲三歎而東發寓亭之圯久矣春木之萑承學者其勉之哉

石坡書院記

慈湖弟子遍於大江以南宋史舉其都講爲融堂錢氏

予嘗攷之特以其著述耳若其最能昌明師門之緒者
莫如鄞之正肅袁公蒙齋侍郎陳公習菴及慈之寶章
桂公石坡顧袁陳以名位著而桂稍晦今慈湖東山之
麓有石坡書院卽當年所講學也桂氏自石坡以後世
守慈湖家法明初尚有如容齋之敦朴長史之深醇古
香之精博文修之伉直聲聞不墜至今六百餘年猶有
奉慈湖之祀香火可爲遠矣乾隆改元其子姓謀重新
書院而先問記於予石坡講學之語皆本師說曰明誠
曰孝弟曰顏子四勿曰曾子三省其言朴質無華葉蓋
以躬行爲務非徒從事於口耳故其生平踐履大類慈

湖宋史言慈湖簿富陽日講論語孝經民遂無訟石坡尉餘干民之聞教者恥爲不善慈湖守溫州力行周官任卹之教豪富爭勸勉石坡在南康感化驕軍知以衛民爲務慈湖以忤史氏累召不出石坡方嚮用力辭史氏之招丐祠終老方石坡之官平江也朱侍郎任知府事征輸鹽課急迫牽連拘繫甚繁石坡力言其無辜爲請寬不得乃挾行牀至獄中願與所拘繫者同處侍郎不得已縱遣之論者以爲石坡不媿其師而侍郎有慙其父其所請絕虜選將諸奏俱名言也嗚呼慈湖之心學苟非驗之躬行誠無以審其實得焉與否今觀石坡

之造詣有爲有守豈非眞儒也哉石坡晚年最稱耆壽
東浙推爲楊門碩果竝於蒙齋習菴蓋其道之尊如此
桂氏子孫勉之哉慈湖之一綫寄於是堂其勿替此家
風也

杜洲六先生書院記

慈溪縣鳴鶴鄉者杜洲童先生居易家焉慈湖世嫡弟
子石坡桂氏而外卽推童氏累代不替諸家學錄中所
未有也書院之置則先生之孫副尉金始肇造之而得
朝命於其子桂嘉興顧嵩之吾鄞孫元蒙俱來爲山長
其時甬上書院多設山長者而以杜洲爲最盛有先聖

碑亭有杏壇有禮殿有講堂有六齋曰志道曰尚德曰復禮曰守約曰慎獨曰養浩其中爲慈湖祠旁爲六先生祠有書庫有祭器門廊庖湑纖悉畢備有田租以資學者蓋彷彿四大書院之規制而爲之其意良厚矣六先生者首杜洲次松簷蓋杜洲子鍾也次樞山曹山長漢炎則杜洲之徒最稱耆宿曾掌慈湖書院者也次東發黃提刑則及與杜洲講道者也次草堂嚴高士畏亦杜洲之徒也次聲伯松簷弟鉉也曹黃巖三氏其居皆在鳴鶴鄉中當日聚處於講堂最多故竝祀之嗚呼鳴鶴鄉固虞氏之居也都尉吞三爻以紹孟氏之易河間

穹天之論皆出於此而唐以後爲魚鹽斥鹵之區風流
已渺自慈湖之教及之杜洲一門實爲首倡而躬行君
子駢集其閒其後東發又挺生焉何其盛也有明旣輟
山長之命中葉以後始漸廢今諸童衰甚吾友鄭性謀
復興之而問記於予是固墜緒之所當亟舉者也雖然
慈湖之學宗陸東發之學宗朱門戶截然故日鈔中頗
不以心學爲是由今攷之則東發蓋嘗預杜洲之講會
而其後別爲一家者也夫門戶之病最足錮人聖賢所
重在實踐不在詞說故東發雖詆心學而所上史館劄
子未嘗不服慈湖爲已之功然則杜洲祠祭其仍推東

發者蓋亦以爲他山之石是可以見前輩之異而同也
彼其分軍別幟徒嘵嘵於頰舌者其無當於學也明矣
爰并附記之於末

翁洲書院記

應參政葦芷由昌國遷鄞其貴也建翁洲書院於故居
以興起後進穆陵賜御書以榜之元時以昌國爲州書
院置山長參政之孫全軒領之因祀葦芷於中而以其
子蘭坡附焉其後又增祀全軒詳見應奎翁碑記中明
時以倭難廢昌國隸定海書院亦圯今昌國復置縣改
定海曰鎮海而以昌國稱定海於是復立翁洲書院奎

翁曰翁洲爲海外諸番所觀聽使爲彼之徒推其尊禮
仙佛之念而知尊孔子之道廓其求聞清淨寂滅之念
而返諸六籍之學則其有補於聖教者固非淺也奎翁
之言至矣予更何以益之但攷穆陵之時甬東書院實
與翁洲竝置甬東出於安晚其與葺芷皆迂齋之徒也
故二公竝以文章名全軒亦熟於典故原夫書院之立
將使學者從事於其本先立德而後立言則昌國之先
師當更自葺芷而上之吾聞宋開禧中徐都曹恭先者
昌國人也其任福建提舉勘定黃勇之難所至莅事精
勤而操守介潔出其緒餘爲文詞亦超出流輩蓋都曹

受業袁正獻公之門爲高弟蒙齋昆友俱推服之故其
學爲有本而同里有許布衣止齋受業楊文元公終身
不仕以孝義倡鄉閭累徵不赴然則昌國之先師其當
推二公也審矣諸生幸生文明之世誠能從事其本如
二公之得統於儒林而又以應氏多聞多見之功潤色
之有德有言且將升聖人之堂寧僅爲海外之倡而已
也方徐許二公之講學也從者如雲翁洲之東爲岱山
亦嘗置書院焉今聖學之光被遍於海隅日出莫不興
起吾知諸故跡之皆可復也都曹名愿布衣名孚其時
昌國儒者尚有朱進士介魏布衣架皆爲楊袁之學者

亦應得附祀

甬東靜清書院記

有元儒林世系魯齋白雲專主朱學靜修頗祖康節草廬兼主文安其足以輔翼二許者吾鄉程敬叔兄弟最醇魯齋得之江漢趙氏白雲得之仁山而敬叔兄弟得之靜清史先生先是吾鄉學者楊袁之徒極盛史氏之賢喆如忠宣公文靖公獨善先生和旨先生鴻禧君饒州君皆楊袁門下傑然者也靜清爲獨善孫始由巴陵楊氏以溯朱學當時隻輪孤翼莫之應和而黃提刑東發出焉遂稍稍盛朱學之行於吾鄉也自靜清始其功

大矣江漢仁山皆已俎豆澤宮而靜清莫有擬溪毛以問之者後死之於斯文能無媿色乃卽甬東書院故址特建靜清栗主而以敬叔兄弟附焉其再傳之徒如蔣敬之樂仲本鄭以道輩亦附焉吾讀清容所作靜清墓志於其易代大節言之已悉而學統所在不甚了了清容文士其於儒苑窅窻宜其在所忽也然清容言靜清嘗與深寧說經每好奇以是多與深寧不合則又可知靜清雖宗主朱學而其獨探微言正非墨守集傳章句或問諸書以爲苟同者正如東發亦宗朱學而其於先後天圖說攻之甚力蓋必如是而始爲碩儒不善學者

但據一先生之言窮老盡氣不敢少異而未嘗顧其心之安否是爲有信而無疑學問之道未之有也清容以爲好奇是尤不知靜清者也甬東獨善坊之有書院始於鄭相國安晚以祀其師迂齋樓公且行鄉飲酒禮焉其後爲栖心寺僧并其址敬叔之父靖齋乃移之史氏所居之旁而上祀先聖焉詳見郭嘉所爲記鄭氏之衰鞠爲蔬圃至是始訪而復之子謂迂齋亦東萊之門人也然安晚之所以祀之者特以文耳先聖之像明時已移入學宮故主是院者莫如靜清而於後堂仍祀迂齋以無忘安晚尊師之舊也

澤山書院記

東發先生本貫定海其後徙於慈溪晚年自官歸復居定海靈緒鄉之澤山榜其門曰澤山行館其室曰歸來之廬已而倚寓鄞之南湖已而遷寓桓溪自署杖錫山居士已而又避地同谷然先生歿後其子孫多居澤山者蓋先生慈溪舊宅在鳴鶴鄉之古窰其去澤山甚近故也澤山本名櫟山先生始改名焉元至正中學者建澤山書院以祀之其去行館十里不久而燬黃氏後人禮之復建焉今廢矣日鈔舊槧藏於院中亦不復存予謂當復行館之址而以澤山書院名之以從先生之舊

定海諸公皆以爲然請予記之先生講堂在山南望江
阻海環植松菊最稱一方之勝王翔龍詩所云高風河
影動斜月竹身寒潮海秋聲濶山林客夢安是也然其
爲定海重不在此朱徽公之學統累傳至雙峰北溪諸
子流入訓詁一派迨至咸淳而後北山魯齋仁山起於
婺先生起於明所造博大精深徽公辦香爲之重振婺
學出於長樂黃氏建安之心法所歸其淵源固極盛先
生則獨得之遺籍默識而冥搜其功尤巨試讀其日鈔
諸經說閒或不盡主建安舊講大抵求其心之所安而
止斯其所以爲功臣也西山爲建安大宗先生獨深惜

其晚節之玷其嚴密如此婺學由白雲以傳潛溪諸公
以文章著故倍發揚其師說先生獨與其子弟唱歎於
海隅傳之者少遂稍聞淡予嘗謂婺中四先生從祀而
獨遺東發儒林之月旦有未當者抑不獨從祀之典有
闕宋史儒林所作傳本之剡源墓表其於先生之學無
所發明清容則但稱先生之清節嗚呼聖人所以歎知
德之鮮也先生之祀於慈在杜洲六先生書院中其祀
於鄞則予所建同谷三先生書院中澤山之祀乃其專
席故詳其學之有功於聖門者先生之子皆醇儒當附
表之嗚呼顏何人哉希之則是吾願過斯堂者其勿自

棄也

橫溪南山書院記

東錢湖之所自出爲橫溪金峩大梅諸山臨之四明南
七十峰之門戶也明初黃孟清僉事愛其地因築南山
書院以開講焉學者稱僉事爲南山先生蓋以此也其
後蛟川爲沈端憲公置書院於崇邱亦曰南山故鄞人
以橫溪別之先生之講學敦朴而厚重恪守前人之緒
言其時諸儒風氣大率如此河北則敬軒三原江右則
康齋制行持論皆相似先生所尤推服者爲敬軒而世
亦多以敬軒與先生並舉吾鄉之學朱陸二派並行而

明初如桂王傳清溪烏高士春風向獻縣遵博皆出寶
峰趙氏之傳宗主慈湖先生始爲朱學蓋果齋東發而
後世嫡也然先生係吾鄉朱學大宗而其經書補注多
有不合至於大學古本以及格物之義則實開新建之
先以是知人心之各有所見而所以爲朱學之羽翼者
正不在苟同也吾嘗笑近世之自署爲朱學者迂疏陳
腐但欲奉章句傳注而墨守之不敢一字出於其外以
是爲弗畔錮其神明塞其知覺而朱學反自此而晦蓋
舉博學審問愼思明辨之功一切廢之朱學豈其然乎
曷亦觀或問語錄文集之諄諄蓋有甫越信宿而別多

折衷者故吾鄉朱學三家宋則果齋東發明則先生宗
朱而不盡合於朱倘自今世之迂疏陳腐者觀之殆將
反以爲信道之不篤也已先生生平涉歷之詳具於其
傳予又嘗爲之序其遺集不復備錄但約其講學之大
畧記之先生之後人今甚微書院亦叢廢不治予將爲
重新之而刻其著述之幸存者庶吾鄉之學者猶知有
雋林之典型也

城北鏡川書院記

楊文懿公鏡川里第在城南蓋鏡川者仲夏諸流之所
會也書院何以在城北則公子麟洲侍郎聞其父累疏

乞休故建此以待公之歸公卒於京不及開講其中而
吾鄉學人向嘗受業於公者仍聚業於此故其齋舍弗
替及明季而圯又百年而予表之明初甬上學派首推
黃僉事孟清而楊氏自文懿公大父栖芸先生卽與僉
事講學至公而始大其學頗類吳草廬兼收朱張呂陸
之長不墨守一家要其胸中精思深造以求自得不隨
聲依響以爲苟同至其所著諸經私鈔吐棄先儒箋疏
則於草廬更過之蓋公但質諸心之所安固非好奇以
眩俗也然當洪宣以後科舉之錮人已深聞公之說少
可多怪故王文恪公之誅公曰聖亡經在異說紛兮阨

秦造漢離多門兮商詩瞿易授受親兮黨同矜異傳說
眞兮遺言奧旨不尚存兮唐有啖趙宋孫石兮抱經剗
傳挺見特兮逮乎伊洛義轉精兮紫陽承之集厥成兮
設科置學爲世程兮父傳子受莫知其端兮雖有異說
莫敢干兮於文懿公生已後兮周漢唐宋得通究兮聖
經浩浩如天淵兮家鑽人淬庶或全兮瑰詞微義日星
陳兮蹈常玩故駭厥新兮章甫資越衆排斥而不信兮
不信何傷益自珍兮嗟我何知乃得師兮謂公自信當
弗疑兮太羹玄酒所貴希兮豈不或過志亦奇兮後千
萬年來者誰兮文恪爲公門下其詞如此蓋亦非能深

知公者若泰泉則力詆之矣嗚呼何其固也予後公生
三百餘年卽公之家求公之書殘斷十九僅得其毛詩
尚書大學中庸十數卷慨然如得羽陽未央之片瓦因
歎公之緒言世無知者南雷黃聘君作學案稱極博竟
不爲公立傳明史儒林多取學案故於公亦闕良可惜
也公之雄文滿館閣直節在講筵清德垂里社子弟稟
承家學俱爲名臣不待予之多言獨記其理學之大者

槎湖書院記

有明正嘉之交陽明甘泉之學盛行二家雖微有不同
然其要歸則相近學者不走姚江卽向增城其中岸然

不阿者秦和羅文莊公高陵呂文簡公浚渠崔文敏公
甬川張文定公四人文定爲鄞產尤姚江聲氣之所急
嘗苦口折難而卒不肯少變說故當時鄞人自黃侍
郎致齋萬都督鹿園外鮮著錄於姚江者則文定實持
之吾觀陽明之學足以振章句訓詁之支離不可謂非
救弊之良藥也然而漸遠漸失遂有墮於狂禪而不返
無乃徒恃其虛空知覺而寡躬行之定力耶夫陽明之
所重者行也而其流弊乃相反彼其所謂誠意者安在
耶蓋其所頓悟者原非真知則一折而蕩然矣是陽明
之救弊卽其門人所以啓弊者也文定以爲學必先知

而後行至行愈熟則知愈精原未嘗相離而特不可謂
行先於知此其說最平蓋陽明才高容或其言失之偏
者而以言所養則文定之沈沈者不可尚也嗚呼吾鄉
自宋元以來號爲鄒魯予修舉諸先師故址始於大隱
石臺訖於槎湖說者以爲臯比已冷帶草已枯雖有好
事徒然而已豈知當諸先師之灌灌也吾鄉立德立功
立言之士出其中者蓋十之九山川之鍾秀隨乎儒苑
不可謂函丈之中無權也槎湖歿後吾鄉之講堂漸替
而人物亦驟衰隆萬諸公大半爲鄉衮所錮黨論所排
富貴之溺人如此然則世之以講學爲迂而無預於實

用者弗之思耳槎湖者文定之故居也在鄞之西其去
楊文懿公鏡川蓋不十里

甬上證人書院記

證人書院一席蕺山先生越中所開講也吾鄉何以亦
有之蓋梨洲先生以蕺山之徒申其師說其在吾鄉從
游者日就講因亦以證人名之書院在城西之管村萬
氏之別業也先生當日講學頗多疑議之者雖平湖陸
清獻公尚不免不知自明中葉以後講學之風已爲極
敝高談性命直入禪障束書不觀其稍平者則爲學究
皆無根之徒耳先生始謂學必原本於經術而後不爲

蹈虛必證明於史籍而後足以應務元元本本可據可依前此講堂錮疾爲之一變其論王劉兩家謂皆因時風衆勢以立教陽明當建安格物之學大壞無以救章句訓詁之支離故以良知之說倡率一時乃曾未百年陽明之學亦復大壞無以絕葱嶺異端之夾雜故蕺山證人之教出焉陽明聖門之狂蕺山聖門之狷其評至允百世不可易也然先生之學極博其於象緯圖數無所不工以至二氏之藏亦披抉殆盡淺學之徒遂有妄詆以駁雜者不知先生格物務極其至要其歸宿一衷以聖人之旨醇如也夫學必於廣大之中求精微倘以

固陋之胸自夸擊盡疵類何足道哉平生流離顛沛爲孤子爲遺臣始終一節一飯不忘君父晚年名德巋然翹車所不能致遂爲前代之完人其爲躬行又何歉焉先生講學於語溪於海昌於會稽然嘗謂光明俊偉之士莫多於吾鄉故著錄之中有獨契而吾鄉自隆萬以後人物稍衰自先生之陶冶遂大振至今吾鄉後輩其知從事於有本之學蓋自先生導之萬君承勳先生之孫壻也請予爲書院作記謹述其大畧以歸之

鮎埼亭集外編卷十六終

魚境亭集卷之二

三

法創中舉水師十六郊

前曾遊歷千載古山山脈幾是大異以觀之

既而中興自本之學近自來中興之風遠矣

其間亦有本之學近自來中興之風遠矣

其間亦有本之學近自來中興之風遠矣

其間亦有本之學近自來中興之風遠矣

其間亦有本之學近自來中興之風遠矣

其間亦有本之學近自來中興之風遠矣

鮎埼亭集外編卷十七

鄞 全祖望 紹衣

記二

天一閣藏書記

南雷黃先生記天一閣書自自數生平所見四庫落落如賓諸掌予更何以益之但是閣肇始於明嘉靖閒而閣中之書不自嘉靖始固城西豐氏萬卷樓舊物也豐氏爲清敏公之裔吾鄉南宋四姓之一而名德以豐爲最清敏之子安常安常子治監倉揚州死於金難高宗錫以恩卹治子誼官吏部以文名誼子有俊以講學與

象山慈湖最相善亦官吏部有俊子雲昭官廣西經畧
雲昭子稌稌子昌傳並以學行爲時師表而雲昭羣從
曰芑曰蒞皆有名蓋萬卷樓之儲實自元祐以來啓之
自吏部以後遷居紹興其後至庚六遷居奉化庚子茂
四遷居定海茂孫寅初明建文中官教諭寅初子慶暉
念先疇欲歸葬父於鄞而歲久其祖塋無知者旁皇甬
上或告之曰城西大卿橋以南紫清觀吉地也慶乃卜
之遇豐之革私自喜曰符吾姓矣是日適讀元延祐四
明志云紫清觀者宋豐尚書故園也慶大喜卽呈於官
請贖之并爲訪觀中舊籍得其附觀園地三十餘畝爲

隣近所據者盡清出之遂葬其親而以其餘治宅慶喜
三百年故居之無恙也作十咏以志之而於是元祐以
來之圖書由甬上而紹興而奉化而定海者復歸甬上
慶官河南布政慶子耘官教授耘子熙官學士卽以諫
大禮拜杖遣戍者也豐氏自清敏後代有聞人故其聚
書之多亦莫與比迨熙子道生晚得心疾潦倒於書淫
墨癖之中喪失其家殆盡而樓上之書凡宋槧與寫本
爲門生輩竊去者幾十之六其後又遭大火所存無幾
范侍郎欽素好購書先時嘗從道生鈔書且求其作藏
書記至是以其幸存之餘歸於是閣又稍從弇州互鈔

以增益之雖未能復豐氏之舊然亦雄視浙東焉初道
生自以家有儲書故謬作河圖石本魯詩石本大學石
本則以爲清敏得之祕府謬作朝鮮尚書日本尚書則
以爲慶得之譯館貽笑儒林欺罔後學皆此數萬卷書
爲之厲也然則讀書而不善反不如專已守陋之徒尚
可帖然相安於無事吾每登是閣披覽之餘不禁重有
感也吾聞侍郎二子方析產時以爲書不可分乃別出
萬金欲書者受書否則受金其次子欣然受金而去今
金已盡而書尚存其優劣何如也自易代以來亦稍有
闕佚然猶存其十之八四方好事時來借鈔閩人林信

嘗見其目而嫌其不博不知是固豐氏之餘耳且以吾
所聞林佶之博亦僅矣

臨川李侍郎穆堂云吉人蓋曾見其同里連江陳氏書目故爲

此大
言

二老閣藏書記

太沖先生最喜收書其搜羅大江以南諸家殆徧所得
最多者前則淡生堂祁氏後則傳是樓徐氏然未及編
次爲目也垂老遭大水卷軸盡壞身後一火失去大半
吾友鄭丈南溪理而出之其散亂者復整其破損者復
完尚可得三萬卷而如薛居正五代史乃天壤閒罕遇
者已失去可惜也鄭氏自平子先生以來家藏亦及其

半南溪乃於所居之旁築二老閣以貯之二老閣者尊
府君高州之命也高州以平子先生爲父以太沖先生
爲師因念當年二老交契之厚也遺言欲爲閣以竝祀
之南溪自遊五嶽還閣始成因貯書於其下予過之再
拜歎曰太沖先生之書非僅以夸博物示多藏也有明
以來學術大壞談性命者迂疏無當窮數學者詭誕不
精言淹雅者貽譏雜醜攻文詞者不諳古今自先生合
理義象數名物而一之又合理學氣節文章而一之使
學者曉然於九流百家之可以返于一貫故先生之藏
書先生之學術所寄也試歷觀先生之學案經說史錄

文海睢陽湯文正公以爲如大禹導山導水脈絡分明
良自不誣末學不知漫思疵瑕所謂蚍蜉撼大樹者也
古人記藏書者不過以蓄書不讀爲戒而先生之語學
者謂當以書明心不可玩物喪志是則藏書之至教也
先生講學徧于大江之南而瓣香所注莫如吾鄉嘗歷
數高弟以爲陳夔獻萬充宗陳同亮之經術王文三萬
公擇之名理張旦復董吳仲之躬行萬季野之史學與
高州之文章惓惓不置南溪登斯閣也先生之薪火臨
焉平子先生以來之手澤在焉是雖殘編斷簡其尚在
所珍惜也況未見之書累累乎昔者浦江鄭氏世奉潛

溪之祀君子以爲美談今後鄭猶先鄭也而更能收拾其遺書師傳家學倍有光矣書目旣成爰爲之記

藁書樓記

揚州自古以來所稱聲色歌吹之區其人不肯親書卷而近日尤甚吾友馬氏嶰谷半查兄弟橫厲其間其居之南有小璫瓏山館園亭明瑟而巋然高出者藁書樓也遊疊十萬餘卷予南北往還道出此閒苟有宿留未嘗不借其書而嶰谷相見寒暄之外必問近來得未見之書幾何其有聞而未得者幾何隨予所答輒記其目或借鈔或轉購窮年兀兀不以爲疲其得異書則必出

以示予席上滿斟碧山朱氏銀槎侑以佳果得予論定
一語卽浮白相向方予官於京師從館中得見永樂大
典萬冊驚喜貽書告之半查卽來問寫人當得多少其
值若干從與予甚銳予甫爲鈔宋人周禮諸種而遽罷
官歸途過之則屬予鈔天一閣所藏遺籍蓋其嗜書之
篤如此百年以來海內聚書之有名者崑山徐氏新城
王氏秀水朱氏其尤也今以馬氏昆弟所有幾幾過之
蓋諸老網羅之日其去兵火未久山巖石室容有伏而
未見者至今日而文明日啓編帙日出特患遇之者非
其好或好之者無其力耳馬氏昆弟有其力投其好值

其時斯其所以日廓也聚書之難莫如讐校嶮谷於樓上兩頭各置一案以丹鉛爲商榷中宵風雨互相引申直如邠子才思誤書爲適者珠簾十里簫鼓不至夜分不息而雙鐙炯炯時聞雒誦樓下過者多竊笑之以故其書精核更無譌本而架閣之沈沈者遂盡收之腹中矣半查語予欲重編其書目而稍附以所見蓋仿昭德直齋二家之例予謂鄱陽馬氏之攷經籍專資二家而附益之黃氏千頃樓書目亦屬明史藝文志底本則是目也得與石渠天祿相津逮不僅大江南北之文獻已也馬氏昆弟其勉之矣

小山堂藏書記

近日浙中聚書之富必以仁和趙徵君谷林爲最予嘗稱之以爲尊先人希弁當宋之季接踵昭德流風其未替耶而吳君繡谷以爲希弁遠矣谷林太孺人朱氏山陰襄敏尚書之女孫而邢氏甥也當其爲女子時嘗追隨中表姑湘君輩讀曠園書旣歸於趙時時舉梅里書籤之盛以勛諸子故谷林兄弟藏書確有淵源而世莫知也予乃笑曰然則宅相之澤亦可歷數世耶何惑乎儒林之必邇其譜系耶繡谷曰然嗚呼曠園之書其精華歸於南雷其奇零歸於石門南雷一火一水其存者

歸於鸛浦鄭氏而石門則摧毀殆盡矣予過梅里未嘗
不歎風流之歇絕也谷林以三十年之力爬梳書庫突
起而與齊不可謂之非健者已谷林之聚書其鑒別既
精而有弟辰垣好事一如其兄有子誠夫好事甚於其
父每聞一異書輒神飛色動不致之不止其所蓄書聯
茵接屋凡書賈自茗上至聞小山堂來取書相戒無得
畱書過夕恐如齊文襄之待祖珽也每有所得則致之
太孺人更番迭進以爲嬉笑嗚呼白華之養充以書帶
之腴是天倫之樂所稀也予之初入京師也家藏宋槧
四明開慶寶慶二志蓋世間所絕無而爲人所竊歸於

有力者之手杭君堇浦聞之爲告谷林亟以兼金四十錠贖歸仍鈔副墨以貽予及予歸谷林但取近年所得地志示予其自明成化以前者已及千種而予家宋槧裒然首列予不禁爲之憮然谷林以予之登是堂也屢堂中之書大半皆予所及見也請爲之記乃爲之題於堂之北墉

雙韭山房藏書記

予家自先侍郎公藏書大半鈔之城西豐氏其直永陵講筵賜書亦多所稱阿育王山房藏本者也侍郎身後書卷法物玩器多歸於宗人公之手以其爲長子也先

和州公僅得其十之一而宗人子孫最無聊再傳後盡以遺書爲故紙權其斤兩而賣之雖先集亦與焉遂蕩然無一存者先宮詹公平淡齋亦多書其諸孫各分而有之遂難復集和州春雲軒之書一傳爲先應山公再傳爲先曾王父兄弟日積月累幾復阿育王山房之舊而國難作盡室避之山中藏書多難挈以行畱貯里第則爲營將所踞方突入時見有巨庫以爲貨也發視則皆古書大怒付之一炬於是予家遂無書難定先贈公授徒山中稍稍以束脩之入購書其力未能購者或手鈔之先君偕仲父之少也先贈公卽以鈔書作字課已

而予能舉楮墨先君亦課以鈔書嘗謂予曰凡鈔書者
必不能以書名吾家自侍郎公以來無不能書而今以
鈔書荒速廢業矣予至今檢點手澤未嘗不歎遺言之
在耳也但吾鄉諸世家遭喪亂後書籤無不散亡祇范
氏天一閣幸得無恙而吾家以三世研田之力得復擁
五萬卷之儲胥其亦幸矣雙韭山房者亦先侍郎之別
業在大雷諸峰中今已摧毀而先贈公取以顏其齋者
也自予出遊頗復鈔之諸藏書家漸有增益而於館中
見永樂大典萬冊驚喜欲於其中鈔所未見之書吾友
馬嶰谷趙谷林皆許以貲爲助所鈔僅數種而予左降

出館矣昔鄭漁仲修通志欲於館中借書卒不果良會之難洵可惜也卽以十年來所接其爲夢寐所需而終以高價之莫副付之雲烟之過眼者不知其幾何也爰輯目前所有之部居而爲之記

天一閣碑目記

天一閣書目所載者祇雕本寫本耳予之登是閣者最數其架之塵封衫袖所拂拭者多矣獨有一架范氏子弟未嘗發視詢之乃碑也是閣之書明時無人過而問者康熙初黃先生太沖始破例登之於是崑山徐尚書健菴聞而來鈔其後登斯閣者萬徵君季野又其後則

馮處士南畊而海寧陳詹事廣陵纂賦彙亦嘗求之閣
中然皆不及碑至予乃清而出之其拓本皆散亂未及
裝爲軸如棼絲之難理予訂之爲目一通附於其書目
之後金石之學別爲一家古人之嗜之者謂其殘編斷
簡亦有足以補史氏之闕故宋之歐劉曾趙洪王著書
哀然而成都碑目一府之金石耳尚登於宋志近則顧
先生亭林朱先生竹垞尤其最也年運而往山顛水澨
之碑半與高岸深谷消沈剝落幸而完者或爲市利之
徒礮其石而市之於人則好事者之收弄良不可以不
亟也范侍郎之喜金石蓋亦豐氏之餘風但豐氏萬卷

樓石刻有爲世閒所絕無者如唐祕書賀公章草孝經
千文是也而今不可復見惜矣侍郎所得雖少遜然手
自題籤精細詳審并記其所得之歲月其風韻如此且
豐氏一習古篆隸之文卽欣然技癢僞作邯鄲淳輩文
字以欺世侍郎則有清鑒而無妄作是其勝豐氏者也
閣之初建也鑿一池於其下環植竹木然尚未署名也
及搜碑版忽得吳道士龍虎山天一池石刻元揭文安
公所書而有記於其陰大喜以爲適與是閣鑿池之意
相合因卽移以名閣惜乎鼠傷蟲蝕幾十之五吾聞亭
林先生之出遊也窮村絕谷皆求碑碣而觀之竹垞亦

然今不煩搜索坐擁古歡而乃聽其日湮月腐於封閉之中良可惜也予方放廢湖山無以消日力挾筆研來閣中檢閱款識偶有所記亦足慰孤另焉而友人錢唐丁敬身精於金石之學者也聞而喜亟令予卒業乃先爲記以貽之

鈔永樂大典記

明成祖勅胡廣解縉王洪等纂修永樂大典以姚廣孝監其事始於元年之秋成於六年之冬計二萬二千七百七十七卷凡例目錄六十卷冠以御製文序定爲萬二千冊廣孝奉詔再爲之序其時公車徵召之士自纂

修以至繕寫幾三千人緇流羽士亦多預者書成選能
詩古文詞及說書者二百人充試吏部拔其尤者三十
人授官其餘亦有注籍選人者方是書初上詔名文獻
大成後改焉孝宗最好讀書召對廷臣之暇卽置是書
案上嘉靖四十一年禁中失火世宗亟命救出此書幸
未被焚遂詔閣臣徐階照式撫鈔一部當時書手一百
八十每人日鈔三紙一紙三十行一
行二十八字至隆慶改元始畢
崇禎時劉若愚著勾中志已言是書不知今貯何所是
其書在有明二百餘年以來賴世廟得如卿雲之一見
而總未嘗入著述家之目暨我

世祖章皇帝萬幾之餘嘗以是書充覽乃知其正本尙在 乾清宮中顧莫能得見者及

聖祖仁皇帝實錄成詞臣屏當

皇史宬書架則副本在焉因移貯翰林院然終無過而問之者前侍郎臨川李公在書局始借觀之於是予亦得寓目焉其例乃用洪武四聲韻分部以一字爲綱卽取十三經廿一史諸子百家無不類而列之所謂因韻以統字因字以繫事者也而皆直取全文未嘗擅減片語夫偶舉一事卽欲貫穿前古後今書籍斯原屬事勢所必不能而大典輯齊并包不遺餘力雖其閒不無汗

漫陵雜之失然神魄亦大矣蓋嘗聞諸儒商權凡例初
多參辰王偁笑曰欲構層樓華屋乃計功於籀桶都料
耶則凡例益取偁手也若一切所引書皆出文淵閣儲
藏本自萬厯重修書目已僅有十之一繼之以流寇之
火益不可問聞康熙間崑山徐尙書健菴以修一統志
言於

朝請權發閣中書資攷校寥寥無幾則是書之存乃斯
文未喪一碩果也因與公定爲課取所流傳於世者概
置之卽近世所無而不關大義者亦不錄但鈔其所欲
見而不可得者而別其例之大者爲五其一爲經諸解

經之集大成者莫如房審權之易衛湜王與之之二禮
此外莫有仿之者今使取大典所有稍爲和齊而斟酌
則諸經皆可成也其一爲史自唐以來六史篇目雖多
文獻不足今采其稗野之作金石之記皆足以資攷索
其一爲志乘宋元圖經舊本近日存者寥寥明中葉以
後所編則皆未見古人之書而妄爲之今求之大典釐
然具在其一爲氏族世家系表而後莫若夾漈通畧然
亦得其大概而已未若此書之該備也其一爲藝文東
萊文鑑不及南渡遺集之散亡者大典得十九焉其餘
偏端細目信手薈萃或可以補人間之缺本或可以正

羊子之齊語得登於經而揚氏方言列之子部文人翰
墨所寄卽自我成典據亦正無傷予生平性地枯槁泊
然寡營其穿穴顛倒而不厭者不過故紙陳函而已年
來陸走軟塵水浮斷梗故園積書之巖偶津逮焉而不
能暖席特篷窗驛肆不能一日無此君家書五萬卷中
常捆載二萬卷以爲芒屨油衣之伴舟車過關口稅司
諸吏來肱篋者如虎一見索然相與置之而去雍正癸
丑獻藝於儀曹之賈貨不中度南轅已有日矣俄而因
他事畱滯不果長安米貴居大不易於是不能不出其
書質之適監倉西泠黃君聞予之有是舉也請歸之於

其邸夫託書之難也稍不戒而汙類因之又其甚者或
闕佚焉苟非風雅者流如臧榮緒之肅拜顏之推之什
襲不敢過而問之愛書如黃君子庶可以高枕而無慮
乎雖然牧齋晚年喪其宋槧之漢書三歎於牀頭黃金
盡壯士無顏色之語是書與予所謂山河跋涉之交也
一旦主人無力使其爲寓公流轉於他氏惘惘然離別
可憐之色不異衡父之重去於魯而予之竚立而目送
之者殊難爲懷因援湛若之例書其語以束黃君固以
備息壤之成言抑念青氊故物歸來未知何日亦聊以
自遣也黃君之邸與予有十里之遙過此以往蕭晨薄

暮偶有攷索策蹇驢而爲剝啄之聲者非予也耶雞黍之請自此殷矣湛若桑海大節光芒箕尾是以游戲之筆流傳俱爲佳話至予之文其何敢與之爭雄長哉

小山堂祁氏遺書記

二林兄弟聚書其得之江南儲藏諸家者多矣獨於祁氏淡生堂諸本則別貯而弃之不忘母氏之遺也嗚呼吾聞淡生堂書之初出也其啓爭端多矣初南雷黃公講學於石門其時用晦父子俱北面執經已而以三千金求購淡生堂書南雷亦以束脩之入參焉交易旣畢用晦之使者中途竊南雷所取衛湜禮記集說王偁東

都事略以去則用晦所授意也南雷大怒絕其通門之籍用晦亦遂反而操戈而妄自託於建安之徒力攻新建并削去戢山學案私淑爲南雷也近者石門之學固已一敗塗地然坊社學究尚有推奉之謂足以接建安之統者弟子之稱狺狺於時文批尾之間潦水則盡矣而潭未清時文之陷溺人心一至於此豈知其濫觴之始特因淡生堂數種而起是可爲一笑者也然用晦所藉以購書之金又不出自己而出之同里吳君孟舉及購至取其精者以其餘歸之孟舉於是孟舉亦與之絕是用晦一舉而旣廢師弟之經又傷朋友之好適成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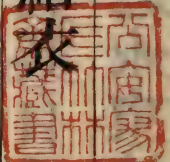
爲市道之薄亦何有於講學也今二林與予值承平之
盛海內儲藏畢出衛湜王偁之本家各有之二林亦能
博求西陽之祕可以豪矣而獨惓惓母氏先河之愛一
往情深珍若拱璧何其厚也夫因庭闈之孝而推而進
之以極其無窮之慕其盡倫也斯其爲真學者也雖然
蓋寬饒落平恩侯之居仰屋而歎曰是堂閱人多矣祁
氏之書其飄零流轉而幸而得歸於彌甥以無忘其舊
也亦已悵矣今幸得所歸吾願二林子弟聰聽彝訓世
克守之讀之使祁氏亦永有光焉二林曰善是吾母所
欲言也於是乎書

PL
2704
A1
1872
v.19

鮐埼亭集外編卷十八

鄞 全祖望

紹衣



記三

東四明地脈記

四明二百八十峰各據一面東七十峰連寧波之鄞慈
二縣境西七十峰連紹興之姚虞二縣境南七十峰連
寧紹之奉化嵒二縣境北七十峰亦姚慈二縣之境也
而杖錫爲四明山心居中以運之然所謂二百八十峰
之派或比連或中斷或蔓延或飛度紛綸變化不可究
詰雖昔人作圖經者亦未能了然也予以陰陽之運凝

而爲山融而爲水實一氣也水之所出必本於山山之
所窮卽寄於水故神禹未導水先導山今卽以觀山者
觀水而其址界安所遁乎以東四明之七十峰言之正
派爲鄞支派爲慈而鄞之派又分爲二其在江之西南
者正派也其在江之東南者支派也大江橫貫其間是
羣山之尾閭也西南之派又分爲二由杖錫至它山者
爲正派旁出抵大雷山者爲支派而水道隨之以分它
山之水導源由上虞之斤嶺經小嶺上莊龔邨爲一支
其自上莊之南出分水嶺至蘆棲坑又爲一支其自分
水嶺之南歷杖錫杜畧鄭巖又爲一支鄭巖之水東流

與蘆棲坑水合至大蛟而龔邨之水至小蛟分流至鯨魚山前而合於是至蜜巖過樟邨又一支自杖錫之南出天井一支出灌頂並至平水上下而合所謂大谿者也又東至於它山其謂之它山者水北皆山而水南無之至它山忽矗一小峰以相對故得於此置堰又東歷洞橋合響巖諸峰之水入桓溪爲前港未抵洞橋自鳳山旁流入仲夏合石臼諸峰之水爲後港二港之水會於沙渚又十里合鏡川戚浦諸流放乎櫟社直抵長春門渚爲日月雙湖大雷山之水自鳳巖出一自林邨出稍東經望春白鶴諸山下其初有廣德湖以蓄水旣廢

遂合兩道之水直抵望京門八月湖與它山之水會它山之水盛則城外有行春烏金積瀆三碶以洩之江大雷之水盛則城外有保豐碶以洩之江前此它山之未有堰也溪流醞泄入江而江潮深入內地長春門外兩岸五十餘里之田皆不可耕而望京門外之田賴廣德湖以得振然猶恐桓溪前後港之水西向撞擊此仲夏堰所以爲二水之界也它山堰旣立而洞橋以東爲塘河清流湛然未幾廣德湖亦塞爲田大雷之水橫穿而至不待入城而後與它山之水會矣蓋自仲夏斜行一來會於沙渚再來會於鏡川三來會於櫟社仲夏之堰

由此而毀既入長春門而餘波在城外者尚與西來之
水會於崇法寺岡是它山之全勢實合大雷之水以行
其不盡收者方沿白鶴諸山而出合鳳舉林邨之流以
爲望京門之渠耳或疑它山在四明諸峰中不爲偉不
知萬山之水賴此渺然者而莫則尊矣大雷本其別子
固宜朝宗之恐後也黃南山僉事以鄞脈出於錫山至
桃源次於崇法寺岡入南門歷鎮
明嶺直抵候濤山而止攷之宋元人皆無此說且錫山
在它山之西大雷山之東其岡隴左縈右拂若爲兩山
之介紹而水勢亦兩相呼應非能獨成巖壑者也安得
擅一城之脈乎自南山以來皆守其說予竊以爲不然
故特東南之派亦分爲二太白爲正派大梅爲支派而
詳之水道亦因之以分太白山之水自大函同谷玉几育王

而下爲寶幢河由三谿而下會於東吳爲東吳河由黃
瓦溪而下會於小白爲小白河皆至大函山下合寶幢
河溯江東諸磳間以入江而育王之背則爲鎮海三河
所歷之山莫高於太白者大梅山之水會於橫溪七十
二流注焉蓄爲東錢湖而溪水溯湖之諸堰亦自江東
諸磳間以入江其中萬山錯互而以金峨爲案其背則
奉化之交其旁出者由大嵩薄於海岸而止
諸山亦屬東七十峰所有而止
收大梅所謂星一漏十者也
此鄞城之形勢也蓋城
外阻江以爲天險而杖錫諸山之龍飛而鳳舞者萃於
城中之雙湖故江東兩道之山祇足以爲外衛然猶恐

城中之氣之闕也則引雙湖之水自三喉出以通之是其建置之精古之鄮城所弗逮也其自大隱而下則屬之慈溪然不過分東四明之十二而車廩諸峰則北面來注之者

小江湖強堰記

它山堰之截江也夾輔之功莫過於陳府君之迴沙閘觀於王寧軒四明志所陳三策沙之爲患其亦鉅哉近者西岸之沙頗不爲患說者以爲明沈令增高堰址之功雖未必盡然而沙之乘流而至者則已少故迴沙閘亦無過而問者岸谷變遷不可以常例詰要之陳府君

之苦心不可沒也至堰南有龍舌則舊志皆未之錄嘗
觀其規制蓋卽水中天成之沚而護以石雄偉堅壯斜
障水勢居民以爲堰之得有程度旱則七分入湖三分
入江澇則七分入江三分入湖者皆賴此蓋有神術焉
近則其石崩壞而堰水不問旱澇入江者多入湖者少
顧疑王元恭修至正志其於小江湖上硤閘隄壩之屬
蓋三致意焉而此獨不載其呼爲龍舌特出於土人之
象形耳則其不見於志甚可疑也及讀魏吉州峴它山
水利備覽有云堰南得小嶼屹然洪流中有捍防之勢
人目爲強堰乃恍然曰殆卽所謂龍舌者也強堰者謂

其本非堰而似堰也但據吉州之言則強堰出於天然未嘗施以人力今之加以石者不知昉自何時夫萬山之流奔迸而至忽有橫厲其衝者雖強不能不圯故石工必不可以已況其地當迴沙閘之上流則亦式遏之一助也良法苦心如此而始事之人闕如予甚恨之夫略當出於至正以後故王志無之今參攷舊聞仍標其強堰之名以易龍舌且爲之記由近日水道觀之迴沙閘尚可輕而強堰較重及今雖多崩壞其址尚未盡圯亟修復之猶可爲也更遲之則愈難矣吾鄉民命盡係於江湖諸陂塘之功有司視其廢而莫之治何古今人

之賢否相去一至此也

高尚澤釣臺記

唐賀秘書之故居在吾鄞城南馬湖故其地曰賀家灣有池曰洗馬以秘書族祖德仁故也去馬湖不數里爲響巖秘書之別墅其澤曰高尚蓋取明皇御賜詩句澤之上有秘書釣臺焉城南之山水皆屬東四明一帶所磅礴無不奇者至響巖益清越蕙江九曲澄碧無際瀕江石壁橫厲如屏風水北作聲水南應之嘹亮如石鐘而寥天淡蕩時見空中色相如佛影巖下有洞槎頭鰻之所聚漁人終歲取之不竭殆文選所云丙穴者也江

東產鰕之富莫過於浦陽顧其風味遠遜是閒數倍巖
上簣簣數萬蔽天拂日長有雲氣護之又有鷓鴣千羣
往來沚中而北巖則有頻伽飛鳴其閒此釣臺之大概
也當日秘書御風仙履朝遊剡曲暮宿石梁浙東洞天
都歸嘯傲是臺特遊息之一區耳而其勝絕如此環臺
左右而居者爲葛氏吾友巽亭之祖宅也山中更無庶
姓巽亭致疑於其家譜言遠祖有官太尉者實偕祕書
居此顧何以不見舊志予攷葛氏原籍潤州之丹陽其
居鄞始於宋慶歷中贈都官郎中旺實自處州之麗水
來則太尉之說非也都官爲鄞江先生高弟以多學稱

隱居不出故世遂以高尚澤稱高尚宅屬之葛氏都官之子度支暨度支之子主簿皆荆公爲作志世德如此何事遠稱太尉以蹈沈約魏收之失巽亭曰然吾固疑之得子言而益信也予嘗遊桐廬江上縱觀嚴公東西二臺其地勢良寥廓山高水長令人興一絲九鼎之感然是臺之秀則別自有不可掩者今葛氏收之筆牀茶竈之間何其幸也因語巽亭令修復其故址臺下別爲祠三閒祀祕書而配之以都官子將棄人間事來作祠下史看山看竹日哦詩佛影中飢則啖青鯿以爲糧雖萬戶侯不易也

紫清觀蓮花塘記

宋尚書豐清敏公之故居在桓溪旣貴後在月湖而其園在城西清敏身後築紫清觀以奉祀元時豐氏他徙其地爲人所侵布政公於明正統中自定海歸鄞失其故居卜之遇豐之革喜其與姓符次日訪得紫清觀於城西遂復先業其事甚奇崑山葉文莊公登之水東日記歷傳學士考功父子中興甚盛考功晚年以放蕩廢家日落其後建昌雖以甲第繼之弗能振於是豐氏遂衰而紫清觀不可問觀本附郭繞觀三里皆曲塘妙蓮彌漫水中甲於四明蓋猶豐氏之物也嗚呼人心畏暑

水面搖風清敏所以折巨奸者以咏蓮之詩著則是蓮也關乎元祐黨人之逸事蓋比之指佞之草而清敏又嘗領鄉郡黃僉事楊教授皆以清敏嘗知明州而宋史無之殆出於豐氏世譜然當是領鄉郡是卽其甘棠也七百年以來光景長新過斯塘者宛然巖巖諤諤之風裁園雖亡其人如在焉古人之足爲蓮重者茂叔之學統清敏之風骨茂叔之行藏非若清敏之時也故茂叔之所寄託其言渾然而清敏則侃然要所謂出淤泥而不染其志同潔其行同芳清敏之後爲吾鄉四姓之渠名德接踵監倉太平二公之忠節吏部父子之講學定城之吏治至有明而爲布政學士二公之

直諫俱不媿於花之君子清敏之澤遠矣今豐氏之子
孫蕭寥衰替蓋亦極盛之後難繼歟荒郊斜日遊人增
感然而清敏之蓮非僅其子孫之所當護惜者也理義
以爲雨露名節以爲風霜瞻仰舊德其必有肅容而至
者矣

董孝子墓柱記

輿地碑目引祥符圖經云德安軍孝感縣北一百三十
里晉孝子董黯家焉故後魏大統十六年改爲董城有
墓碑然今慈溪亦有董孝子墓徐浩所書碑碣尚存當
攷按吾鄉孝子乃漢人事見會稽典錄而產德安者乃

晉人也古今人物同姓名者極多同姓名而同行者惟此兩孝子爲然但漢有兩王商皆戚畹則同姓名而同官有兩京房皆經師則同姓名而同業且又皆同時者今兩孝子相去遠不足奇也獨是古今孝子亦多獨此兩君者一以董名鄉一以董名城一以慈名溪名縣一以孝名縣若有無弗同者此則董氏之佳話也乃爲題其墓柱之石至孝子墓在鄞不在慈徐浩碑在廟不在墓圖經所志有誤者蓋未及詳攷耳又按陳思寶刻叢編云德安之董城乃董永也更識之以備攷

眞隱觀洞太古蹟記

四明舊志由張津以至楊實皆過於寥略一切古蹟闕而不備予嘗思補爲輯晉而萍梗南北未遑也客或問史忠定眞隱觀洞天之勝因疏舊聞以答之史氏先世本居月湖上忠定曾祖冀公爲明州吏奉其母至孝嘗揮金治具挽舟遊湖中而大吏者俗人也聞之恚其不告摧挫之冀公坐是拂鬱以天其夫人葉氏卽守節訓子者也

見忠定葬五世祖招魂詞中

忠定之爲翰林學士也嘗自署

鄮峰眞隱高宗因御書以賜之已而八相丐閒孝宗問曰師相眞隱之區已告成乎對曰未也孝宗曰然則朕當成師相之志卽賜月湖竹洲一曲而詔臨安府以萬

金爲治觀瀕行光宗在東宮大書四明洞天四字贈之
先是忠定嘗登四明山中入雪竇出杖錫求所謂洞天
故址不可得至是因光宗之書累石爲山引泉爲池取
皮陸四明九咏彷彿其亭榭動植之形容而肖之於是
觀中遂有四明窻鹿亭樊榭過雲南北潺湲洞青櫺鞠
侯諸勝觀之左建寶奎閣以貯兩宮御書又建祠以祀
四明山王及謝高士遺塵之像又造划船於湖中以修
競渡故事又割觀之右爲精舍以居沈端憲公而湖上
之以洞天稱遂自此始當是時忠定以甘盤舊學致政
家居冠蓋駢集而觀中林泉極盛忠定愛之甚其鳩工

也有上梁文其迎四明山王栗主及高士像也有奉安
文其落成也有銘其爲划船也有致語其詩餘中爲觀
作者凡數十首而陸放翁來訪爲賦四明洞天詩忠定
和之其和鄭郎中輩賦九題者再皆觀中之九題而非
四明山中真境也樓攻媿詩曰相家小有四明山謂洞
天也於是忠定仲子忠宣於觀之西築宅衮繡坊冢孫
子仁於觀之東築宅碧沚而文靖亦構別業於觀音寺
址皆邀寧宗御書之賜湖上之勝遂盡歸史氏蓋史氏
自嘉定以後不爲清流所與而忠宣子仁則雞羣之鶴
克守忠定家法不以宗衮累其生平慈湖絜齋諸公過

從不絕而又重以端憲之精舍故洞天爲之增色終宋
之世爲遊人之勝場元時忠定裔孫朝甫欲修是觀清
容爲作募疏未幾而究爲道院其後改爲晏公廟又改
爲尚書陸公祠先宮詹之購斯地也謂吾力豈足比忠
定然南雷九題之修或庶幾焉及平淡齋甫成而逝世
洞天遺躅於是不可問矣

重修三江亭記

吾鄉之水凡三條其自剡中而下者奉化江之源也其
自杖錫諸峰而下者鄞江之源也其自蜀岡而下者慈
溪江之源也胥會於城東以入海故曰三江之口舊有

亭焉宋建炎之兵火無復存者紹興中集英潘公良貴
別建之自爲之記又爲之詩謂其盡得三江之勝坐觀
俯揖雖有美堂且弗如欲使游人平其優劣鄞之薦紳
先生汪溫蔣璿薛朋龜輩皆從而和之其後石湖來
守亦時陪魏文節公遊焉集英終身不主和議晚歲投
閒秦氏使人致意亦不答思陵侍從中尊宿而橫浦最
心折者也其守吾鄉方當還定安集之際瘡痍未起豈
徒夸遊觀之樂蓋亦稍爲灰燼之餘略振其氣是故斬
鯨遼海擊楫中流鄭若谷之和詩其足以知公之志者
也惜其甫一年而去未竟其用然史稱集英在朝亦不

過八十餘日則在吾鄉一年蓋已久矣以城東之勝地重之以大賢之所營可以聽其風流之歇絕耶是以重修而記之嗟乎有美堂處通都遊人過之者多故其名長存是亭遠在海隅屐齒所希到卒不能與之爭勝吾是以嘆山林寂寞之士終易屈於朝市之徒也

重修衆樂亭記

宋嘉祐中錢集賢公輔來守明建衆樂亭於西湖左右夾以長廊澄波碧瓦有如列繡已而入直集賢繪圖記勝丹陽邵安簡公爲記司馬溫文正公王荊公輩皆爲之詩吾鄉湖上故蹟得見於諸宿老集中者蓋自是亭

始其後屢圯屢復然已遷於故亭之西非復前此中央
夏屋之偉構矣明萬歷中竟爲驛吏所據先宮詹清而
復之近又毀予自京師歸草草改作以存先人之遺湖
上諸公卽令予爲之記宋之隆也莫過於仁英之世其
時朝有賢大臣故四方牧令亦多得人政通民和休風
翔洽集賢之在吾鄉尤一時之望也前此湖已久不治
集賢仿杭之西湖盡淘其淤因以其土築隄湖上環以
花柳卽所稱偃月隄是也是亭在隄之南實遙臨之今
隄雖不存猶幸亭之無恙焉集賢爲安定弟子與范堯
夫孫莘老齊名學有原本故諸公倡和之詩不徒流連

光景以夸一時之盛而多足以發集賢之志溫公之詩
曰使君如獨樂衆庶必深嘆陳汝羲之詩曰漬墨新名
人會否不將民樂廢民勤馮浩之詩曰無俾一夫愁將
和四時盛而吳正憲之詩曰疊紙爲君書所見不知衆
樂誠然哉是尤可以見古良友箴規之誼誠懼集賢之
政稍有未至或不逮所言者夫集賢之政美矣而諸公
之言猶然嗚呼是豈近人之所能及耶集賢之遺愛治
湖一節其小者耳然卽以小者言之蓋亦水利之所必
需故安簡推本於其憂以致其樂夫不能憂其憂亦豈
能樂其樂後世之牧令惟其置可憂者於膜外故不過

自求其樂而已集賢之亭其鞠爲茂草宐也安簡之碑已無存者諸公詩刻亦蝕其半予皆別礱石以勒之而附予記於其次

是亦樓記

袁正獻公世居城南其講堂卽所稱城南書院者也講堂之旁有小樓名以是亦正獻游息登眺之所也深寧居士述正獻之言曰斯區區者直不高大耳是亦樓也不特斯樓推之山石花木衣服飲食貨財隸役莫不皆然卽更推之我生通籍以來之宦情皆作斯樓觀曰直不高顯耳是亦仕也蓋凡身外之物皆可以寡求而易

足惟此身與天地並其廣大並其高明我固有之朝夕
摩厲不容少怠若自安於流俗而曰是亦人耳則吾所
不敢也蓋正獻命名之意如此子嘗謂聖賢之學總不
容苟且之說故不特不可以苟生亦不可以苟死不特
不可以苟取亦不可以苟與苟生苟取斯其人本庸下
之材雖欲爲之起懦而不能斯流俗之所爲也苟死苟
與則固有求異於流俗之心而不知此急功近名之見
君子恥之乃獨有不妨於苟者則惟居處日用之閒孔
子所以稱衛荆之善居室也正獻之名樓蓋祖其意而
已從來文章家所敘次園榭之勝不過流連光景張皇

其位置之工未有以儒林之法言入之者故予於正獻之樓特詳其語以見斯樓之存卽先喆之學統所寄也正獻之歿五百有餘年矣城南甲第鞠爲田父之廬予於歷劫以後重求書院之址而出之因并求樓址而出之彼承學之過此者返而省心如聞瞿瞿灌灌之在耳焉於以去其求安求飽之念而不求至於聖人不止是則正獻之所望也

嬾堂記

鄞西湖十洲之尾舒中丞信道嬾堂在焉中丞本貫慈水通籍後居鄞今城南行春碕旁諸舒皆其裔孫而城

中則明嘉靖中長史纓是也杲堂先生輯甬上前輩詩
不知而闕之嬾堂在錦里橋之南居人呼之曰魯底以
其爲島嶼之盡境也實與樓楚公畫錦堂紫翠亭墨莊
相望至今居民尚呼舒官人巷中丞游天童詩曰昨夜
長鬚城裏回報道湖上秋風來醉園雨過月臺冷籬根
白菊看看開忽見江頭江月白紛紛笑語城東陌一尊
北酒一枰棋未到嬾堂猶是客題十洲松島詩曰歲晚
何人同寂寞水西我有讀書堂皆指此也王庭秀遊西
湖詩曰誰將水仙境聊借詩人仗微吟示清野麈戰得
閒放坐合湖上景勝絕神宇王問訊嬾堂居松竹忻無

恙其景物之爲人追慕如此志乘皆不錄非闕歟中丞
爲樓正議公高弟本屬正學特以附麗荆公遂爲呂蔡
一流力與坡翁爲難良可惜當時句餘人物如豐清敏
如周南雄如陳文介如蔣金紫寄公如陳忠肅如晁景
迂蓋極一時之盛獨中丞臭味不同而卒亦不得登兩
府乃知逐勢之爲無益也吾鄞之以中丞爲前輩并
其故蹟亦鮮稱道者得非以是故歟雖然中丞之文采
則不可掩故南雄與相酬答有舒周唱和集而忠肅亦
預於十洲之會凡吾鄞之勝地率以中丞詩著而湖上
尤爲總持此予之惓惓而不已也予家十洲之煙嶼於

嬾堂最近雖竹石俱無存者然每過之未嘗不愛其明
瑟徘徊良久嬾堂之後人乾道八年進士烈受業沈簽
判公權爲程氏之學云

水雲亭記

鄮西湖之柳汀當宋嘉祐中錢集賢公輔始建衆樂亭
於中央左右夾以長廊三十閒南渡後莫尚書將又建
逸老堂於亭南未幾而魏王愷至又建涵虛館於亭北
遂爲十洲絕勝嘉定以後居人皆呼爲湖亭元人取其
地爲驛於是逸老堂作南館涵虛作北館叛臣王積翁
之徒立祠亭祀而湖上之風流盡矣方氏據有慶元幕

察劉仁本邱楠皆儒者始重爲點綴復建逸老堂於東
衆樂亭於西明初并南館入北館移逸老堂與亭俱西
而以其東爲花圃雖未能復柳汀之舊然稍稍振起矣
先宮詹居湖上重修衆樂亭相度於驛館之後卽以魏
王當日遺址作四宜樓一覽蒼茫湖光盡在襟袖其北
與碧沚菴遙對樓前深入水二十餘丈去菴亦二十餘
丈有水雲亭空峙湖心欲過此亭必泛舟就之過者皆
賞其結構之奇而其地所踞更極日景斗樞之勝不祇
景物之移人則知者尤希凡吾鄉城中之水皆自小江
湖而來逕長春門以滙西湖而支流自太雷者則自望

京門而入以一行山河兩戒之說攷之蓋亦四明西南兩地絡也小江湖上諸山其與大雷諸山之脈分道而下磅礴綿延直入城中其在城外者則會於長春望京兩門之間卽豐氏紫清觀一帶也其入城中者正會於柳汀之北故其氣象倍覺空濛浩渺明瑟無際而是亭適當之左顧右眄以攬其全方丈之地洞天東道七十七峰如在目前吾嘗謂李太守之鎮明山也世皆知爲收拾城南巖壑之紐而不知是亭之下地蓋亦有深意存焉夫豈徒夸澄湖之清景以恣詞客之遨遊者哉吾聞宮詹之爲此也監牧諸公率與薦紳先生來遊環舟亭

下列酒罇茶具而燕集焉蓋有錢集賢之遺風百年以
來湖上遊蹤閨寂而亭亦日以摧舊有王忠烈公印月
二字題額今亦不存嗚呼豈知昔人經營之慘淡也爰
記之

是時陸氏亦築會泉亭於岸
西然其地不如湖中之勝

胡梅礪藏書窖記

南湖袁學士橋清容之故居也其東軒有石窖焉予過
而嘆曰此梅礪藏書之所也宋之亡四方遺老避地來
慶元者多而天台三宿儒預焉其一爲舒閬風岳祥其
一爲先生其一爲劉正仲莊孫皆館袁氏時奉化戴戶
部剡源亦在其與閬風正仲和詩最富而梅礪獨注通

鑑按梅磻之注通鑑凡三十年其自記謂寶祐丙辰旣成進士卽從事於是書爲廣注九十七卷通論十篇咸淳庚午從淮壩歸杭都延平廖公見而趨之禮致諸家俾以授其子弟爲著讐校通鑑凡例廖薦之賈相德祐乙亥從軍江上言輒不用旣而軍潰閒道徒步歸里丙子避地浙之新昌師從之以孥免失其書亂定反室復購得他本注之訖乙酉冬始克成編丙戌始作釋文辨誤梅磻以甲申至鄞清容謂其日手鈔定注已丑寇作以書藏窖中得免當是時深寧王公方作通鑑答問及通鑑地理釋亦居南湖而清容其弟子也顧疑梅磻是

書未嘗與深寧商榷此其故不可曉豈深寧方杜門而
梅磻亦未嘗以質之耶要之梅磻是書成於湖上藏於
湖上足爲荷池竹墅之間增一掌故而以帶水之間兩
宿儒之史學萃焉薪傳未替湖上之後進所當自勵也
先生所著江東十鑒四城賦清容比之賈誼張衡後世
不可得而見而是書則其畢生精力之所注其初釋褐
嘗爲慈谿縣尉爲郡守厲文翁所劾去及喪職後居鄞
久愛甬上之土風擬卜居焉其時正仲亦欲畱甬上皆
不果而先生之孫世佐卒承遺志來卜居則是寔也不
當但以寄公之蹤跡目之也

九靈先生山房記

姚水之東慈水之西有蜀山焉其地兼明越之勝山之
左有永樂寺九靈先生寓於此九靈故浦江人柳文肅
之高弟也明兵定浙東九靈避地於吳中依張氏久之
挈家浮海至膠州欲投曠廓軍前不得達乃避地於昌
樂久之浮海至寧定計隱於寧初卜居於定海繼卜居
於東湖尋卜居於花墅湖其後遂止於寺時洪武六年
矣又十年而被徵太祖欲官之九靈不可忤旨下獄明
年暴卒錢尚書受之以爲自裁云或曰九靈初家居明
兵入金華大帥嘗以九靈入見太祖相與論取天下之

畧甚稱旨而其後歸於淮張淮張亡始變姓名曰方雲
林避地於寺天下既定有使者至寧過其寺見九靈而
異之還朝以所變姓名上薦徵之至則太祖猶識其爲
九靈欲大用之會有譖之者乃祇除工部主事九靈意
不樂逃去太祖大索得之下獄以鐵銀鐐穿其項下骨
卒火化其尸年六十七今其文集附錄有祭雲林文此說見黃存吾
閑中錄以予攷之使九靈曾見太祖於金華初定之
日又曾奏對稱旨則其時太祖方旁求不應復聽九靈
之還卽令太祖不甚物色而潛溪諸公已侍太祖幕中
不應復聽九靈之還況九靈之惓惓於麥秀黍離殘山

剩水者其必不肯輕出明矣九靈不肯屈身異代則雖
大用之亦必不受使其肯出則工部之命亦未必逃斯
乃世俗流傳誣善之詞小視九靈而不足以盡當時之
情事不必深辨而自明者也九靈以不肯屈身而被繫
顧其死不甚明使其出於自裁固爲元畢命卽令以瘐
死亦爲元也九靈之大節不必果出於自裁而要可信
其爲元也然則山房雖小足以爲寺重足以爲吾鄉重
予每過此輒徘徊竟日不忍去非徒以蜀山之勝也嗚
呼古來喪亂人才之盛莫如季宋不必有軍師國邑之
人卽以下僚韋布皆能礪不仕二姓之節然此則宋人

三百年來尊賢養士之報也元之立國甚淺崇儒之政無聞而其亡也一行傳中人物纍纍相望是豈元之有以致之抑亦宋人之流風善俗歷五世而未斬於以爲天地扶元氣歟九靈愛此寺之勝思永其采薇采蕨之節而不克豈知此寺之不朽正以九靈耶至九靈之別字爲雲林則見於烏春草集然未嘗變姓也

海巢記

殘元遺民以文苑巨子而不屈節者蓋多有之而爲吾鄉之寄公者三人九靈戴先生良玉笥張先生憲暨丁先生鶴年也戴寓於慈水張寓於鄞而丁卜居於定海

其所居在浹口所稱海巢者也鶴年之來此也以其從
兄吉謨雅丁官定海之故由武昌徒步奉母而來海氛
未靖鶴年轉徙島上靡有定止及難稍平始爲浹口之
巢可謂窮矣而宣光綸旅之望至老不衰何其壯也鶴
年以朝不坐燕不與之身豈有故國故君之托寄況又
出自西域非有中原華閥之系望乃欲以藜牀阜帽支
持一代之星火其亦閒世之豪傑也已桐江一絲扶漢
九鼎然則浹口之巢豈不爲殘元七廟之所維繫哉明
室大定鶴年窮益甚顧介亦益甚雖饘粥之需未嘗妄
受冬衣不能掩脛嗚呼陶泉明雖高然尚不卻檀道濟

王弘之餽論者不敢以此遽爲泉明貶蓋論人者於其
大也而鶴年之戛戛則較泉明又過之矣予來浹口求
得海巢而過之驚濤落日如聞於邑之聲雖荒蕪之餘
猶令人感慨橫生梨洲黃氏論宋元二季人物以爲皆
天地之元氣顧一如陽之過於陰而不得出其聲爲雷
一如陰之過於陽而不得入其聲爲風晞髮白石之吟
陽氣也強壓於元憤盈而無以自洩未百年而高皇帝
發其迅雷丁戴諸公之吟陰氣也臨以明之重陽故不
能爲雷而如蠶之風不久而散此亦梨洲就其身世而
立言耳君臣之義何所逃於天地之間此耿耿不散者

孰爲陽孰爲陰其激怒勞魄俱足爲雷其哀唳淒愴俱足爲風不可以岐而視之至於鶴年之詩頡頏於馬伯庸薩天錫余廷心之閒則前輩之表章已多尚其小焉者也

方國珍府第記

方國珍亂浙東所據爲慶台溫而兼有紹興曹江之東境以通明壩爲地限其用刑甚嚴犯其法者以竹籠之投於江明太祖招之國珍約降而不奉朔徘徊持兩端及湯信公以師渡江國珍逃竄入海已而自歸太祖不責前事賞以千步廊百閒而國珍子亞關舊嘗在金陵

爲質子建言當築城於沿海以防倭太祖詔下信公施行於是始築定海等處十一城定海城爲衛而以大嵩穿山鄞甯翁山四城隸之觀海城爲衛而以龍山城隸之昌國城爲衛而以石浦錢倉爵溪三城隸之皆以亞關之言也國珍父子於元末羣雄爲首亂鼠竊一十八年真人出而燭火息其罪甚巨而吾鄉藩籬之固則亦其父子實啟之不可謂無功其吾鄉府城因元初隳天下城池而壞者雖築於納麟之手而亦至方氏始完不然嘉靖以後王直徐海之亂荼毒更有不可言者矣國珍所居卽元時都元帥府也

宋時爲慶元府治元人始改都府治而移總管之治

東歸附後爲寧波衛又廓都府之後爲內衙有甬道以通前歸附後爲安遠驛又取其右爲園歸附後爲提舉司又立萬戶府於譙樓西歸附後爲鎮撫司之獄國珍三弟其一爲右丞國璋其一爲參政國瑛其一爲行樞密國珉故別建二府於鑒橋以居國璋歸附後爲湯信公署尋以賜萬指揮鍾後爲屠侍郎第者也建三府於問俗坊以居國瑛當史越王第宸奎閣之右世所稱史府菜園者也歸附後以賜李指揮齡太祖命詹孟舉書武鎮坊以旌之後爲張方伯第者也建四府於五臺寺東南以居國珉歸附後亦入官後爲黃僉事第者也易

代以來寧波衛已改爲巡道治而所謂爲驛爲司爲獄
皆廢祇鑒橋屠侍郎第尚存而張氏猶其傳花廳之名
嗟夫都府在宋時爲絕盛有窓曰四明有洞曰桃源有
臺曰百花有軒曰叢碧吳履齋諸公之所觴咏也豈意
其一變而爲桑海之場乎然而隗囂故宮見於杜工部
之詩而王惲亦嘗咏劉豫之書舍則雖渺然小腆之陳
跡未嘗不可存之爲志乘之助也明初羣雄割裂祇國
珍以令終旣內附有女適沐黔公子在滇中凡鄞人仕
滇如應布政履平輩女敦鄉里之誼還往若親戚然則
方氏之竊據也所謂盜亦有道者耶羣從弗戢竟隕厥

宗悲夫

宗悲夫，字子思，號魚培，江蘇武進人。其先世為名臣，宗悲夫少負異才，博學多聞，尤精於經史。其學有淵源，其行有節制。嘗曰：「吾之學，非為名也，非為利也，非為身也，非為家也，非為國也，非為天下也，非為萬世也，非為後人也，非為將來也，非為後世也，非為萬民也，非為天下也，非為萬世也，非為後人也，非為將來也，非為後世也，非為萬民也。」

鮐埼亭集外編卷十九

鄧全祖望 紹衣

記四

宋文憲公畫像記

宋文憲公之學受之其鄉黃文獻公柳文肅公淵穎先生吳萊凝默先生聞人夢吉四家之學並出於北山管齋仁山白雲之遞傳上溯勉齋以爲徽公世嫡予嘗謂婺中之學至白雲而所求於道者疑若稍淺觀其所著漸流於章句訓詁未有深造自得之語視仁山遠遜之婺中學統之一變也義烏諸公師之遂成文章之士則

再變也至公而漸流於佞佛者流則三變也猶幸方文
正公爲公高弟一振而有光於先河幾幾乎可以復振
徽公之緒惜其以凶終未見其止而并不得其傳雖然
吾讀文獻文肅淵穎及公之文愛其醇雅不佻粹然有
儒者氣象此則究其所得於經苑之墜言不可誣也詞
章雖君子之餘事然而心氣由之以傳雖欲粉飾而卒
不可得公以開國巨公首唱有明三百年鐘呂之音故
尤有蒼渾肅穆之神旁魄於行墨之間其一代之元化
所以鼓吹休明者歟予於故京兆胡文鹿亭寶墨齋得
拜公像蒼渾肅穆亦如之乃益以信詞章之逼肖其人

而經術之足重也嗚呼公初膺高皇帝殊眷倖直內廷
宮袍侍晏至尊爲之強酒至賦醉學士歌可爲遭際之
隆及其晚年失契萬里西行垂老投竄於棧閣之間亦
已悲矣君子所以致嘆於永終之難也公之諡賜於世
宗之代諸家皆曰文憲而是軸獨稱爲文穆當以質之
博物君子

方文正公畫像記

遜志先生以十族殉讓皇孫枝一葉出自二百年而後
誠不意其遺容尚有存於世閒乃知成祖之所以漸滅
先生者無所不至顧世人之所以保護而流傳之者亦

無所不至舊史謂先生預於削奪宗藩之策又嘗有反閒燕世子之策桴亭陸氏辨之謂先生之詩惓惓欲化刑名之士歸之伊周則固不以當時所施行爲然矣予謂先生豈特不預此策抑必嘗爭之而不能得者當時先生但侍講幄不足以阻齊黃之廟算也革除之口所以汙先生者方且有叩頭乞哀之說況其餘乎迨南中賜諡科臣李清引得正而斃之語遂諡文正閩中賜祠又命以姚廣孝像跪階下先生雖稍吐氣而明社遽亡在天之靈非所願也近來多以先生宜祀學宮累請未得先生之應祀人皆知之將來必有行之者試讀先生

幼儀則聖功之始也宗儀則正家以爲治國之本王道之基也雜誠則君子體事咸在之功也其力排釋氏則高出於潛溪師傳百倍者也深慮論則經世之名言也先生而不應祀法誰其克應之者嗚呼先生之初見潛溪也潛溪贈之以詩比於周之容刀魯之璠璣傾倒至矣然則公之像足登於東序足圖於明堂何幸得瞻仰而貯藏之也是軸神氣如生粹然春溫令人想見容刀璠璣之善於形容遜志集中亦有摹本弗逮也顧疑先生之狀貌亦清臞一輩而其麻衣入哭抗詞不屈何其健也是殆所謂大勇若懦者非耶

薛文清公畫像記

少讀敬軒先生傳謂其膚清如水晶五藏皆見怪其相雖然先生以正學上紹前儒豈必區區夸其賦形之異以四十八表讚孔子此緯候之陋也近得先生畫像淳古真龐盎然有道之容此先生學道以後氣象豈徒後世所稱而已乎明初學統遜志先生起於南曹學正起於北嗣之則吳聘君起於南先生起於北三百年來導山導水必自四君子爲首先生之學非後世所敢議顧崔公後渠之言曰先生之佐大理王振引之也當時若辭而不受豈不愈於抗而得禍歟于忠肅之受害也先

生固爭之矣若爭之不得而卽去豈不更偉歟劉公戴山之言曰易儲之役先生時爲大理何以不言或曰時方轉餉貴州猶可云位不在也忠肅擬極刑先生但謂天子新復辟不宜誅戮以傷和氣請減爲斬恐非心之所安也梁溪高忠憲公亦謂此不能爲先生解者足見後人之可畏予謂平情而言王振以三楊之言援先生入大理推挽在密勿先生不知也旣受命三楊始告之先生毅然不往謝尋抗之而得禍先生無尤也易儲之役先生旣不在官及歸成事無可說者良亦不得爲先生咎惟于公之事先生雖心不以爲然而言之不力此

則未免怵於曹石之凶威而於道之分際有未盡百世而後先生復起不能不謝以爲諍友也予觀先生性稟蓋在善人有恒之閒其天資之粹美誠善人矣但善人不踐迹而先生之按規就矩苦身持力尚從有恒入手及其晚年則造於君子有明儒苑爲新建之學者多詆譏先生其排新建之學者又過於崇奉先生皆非中道不揣樸昧自以爲得先生之定論蓋先生之得天者不如遜志而所造則學正之流若後渠戴山之責備此後學所當警心者豈得謂其苛哉抑先生之晚節自有過於前人者嘗聞臨川李閣學之說以爲朱子每值去官

必致箋當路惓惓宮祠似未能忘情於祿廩揆之於義
稍有未合今觀先生之歸石亨欲爲之請勅卽家塾敷
教足以自養先生謂若欲謀養則不必辭官罔援許魯
齋之例不受夫設教非宮祠之比而先生不受則高出
於朱子矣此則可以爲百世之師者也予旣記遜志先
生像又記先生像又記羅文毅公像合爲一軸懸之齋
中束帶陳其遺書而仰止之

羅文毅公畫像記

文毅公之自言曰予賦性剛見有剛者好之若飢渴之
於飲食不能自啜於口也求之不可得則尚友其人於

古相與論其世如侍几杖而聆謦欬也欵欵企羨至爲
泣下或曰剛折而柔存此非知剛者也天不剛乎地不
柔乎天未嘗墜而地有陷非剛者存而柔者墮乎山峙
而水流山剛而水柔非剛者存而柔者去乎毛髮附於
頭顱孰剛孰柔頭顱存而毛髮落者又何故乎齒之以
剛而折剛之無本者也故蘇氏之言曰士患不能剛耳
其折與否天也於剛乎何尤爲是言者鄙夫之不能剛
者也嗚呼文毅之言可以興起百世之頑懦者乎予嘗
博觀古人真能剛者亦僅而遇之宋大儒如晦翁西山
明儒如敬軒天下無閒言然晦翁卜得遯卦遂不復上

封事夫封事當上則上之耳不應計其休咎也西山晚年再出以和扁譽時相果本心之言耶敬軒當于王之死亦不能力爭無乃皆於剛之分際有歉耶晦翁敬軒猶不失潔身之義西山則不無慙德矣末學小生豈敢妄議前儒然已有先我而言之者非荆也文毅之言可以興起百世之頑懦者乎自講學之風盛學者自負其身心性命之醇而氣節其粗焉者也夫善養吾浩然之氣孟子之言也臨大節而不可奪孔子之言也此不過懦夫借此以掩其趨利避害之情狀其流弊至於無君無父而不可挽非細故也文毅一鳴輒斥雖蒙賜環匆

忽遽去未得展其正色立朝之量君子惜之今相去三百年矣百鍊之金芒寒骨重猶巖巖浮動於目中歛歛企羨不異伏謁於几杖謦欬之前也

唐陳拾遺畫像記

蜀人自古多文章漢之司馬相如王褒揚雄皆蜀人也文章之衰至六朝而已極唐初未有以變之而首思復古者陳拾遺亦蜀人也太白邈詩之流變則推拾遺之高蹈昌黎亦稱其善鳴終唐之世必以復古之功歸之先河之祭拾遺之所就亦偉矣雖然以拾遺之才自足千古何以不自愛惜呈身武后之朝貢諛無所不至文

夫之文婦人之行可爲浩嘆垂拱四傑與拾遺生同時
其文則所謂時風衆勢之文也拾遺則所謂古學也義
烏一檄爲唐室中興之先聲擬之博浪沙之椎足以震
報韓之膽予嘗謂東漢以後無文章諸葛公出師表足
以當之六朝無文章淵明止酒諸詩及韓顯宗答劉裕
書足以當之而歸去來辭尚非其最唐初無文章義烏
之檄足以當之皆天地之元氣而不以其文之風調論
也拾遺雖有高蹈之文如其穢筆何且拾遺以此自結
於武后不特用之不甚達抑亦終不免於禍悲夫以此
知降志辱身之終無益也予於同里竹湖陳氏得見拾

遺之像清腴軼俗不問而知爲俊人嘆其才之高而一失足成千古恨也酌以一樽而記之

宋王尚書畫像記

往者太原閻丈百詩篤嗜深寧先生之著述三屬人入
鄞求先生之行狀神道碑墓志欲附之卷尾又求其畫
像欲摹之卷首而皆不可得先生孫枝在鄞者零落其
在紹之上虞者亦不知其盛與否也予罷官歸同學葛
君巽亭爲予言榆莢邨王氏有先生像亟喜往請而觀
之亡宋遺民所云咸淳人物面目當時已等之彝鼎況
大儒如先生乎先生之學私淑東萊而兼綜建安江右

永嘉之傳予於同谷三先生書院記言之詳矣生平大節自擬於司空圖韓偓之間良無所媿顧所當發明者有二其一則宋史之書法也先生於德祐之末拜疏出關此與曾淵子輩之潛竄者不同先生既不與軍師之任國事已去而所言不用不去何待必俟元師入城親見百官署名降表之辱乎試觀先生在兩制時晨夕所草詞命猶思挽旣渙之人心讀之令人淚下則先生非肯翹然而去者今與淵子輩同書曰遁矣其一則明儒所議先生入元曾爲山長一節也先生應元人山長之請史傳家傳志乘諸傳皆無之不知其何所出然卽

令曾應之則山長非命官無所屈也箕子且應武王之
訪而況山長乎予謂先生之拜疏而歸蓋與馬丞相碧
梧同科卽爲山長亦與家參政之教授同科而先生之
大節如青天白日不可揜也嗚呼先生困學記聞中有
取於姚弋仲王猛之徒與楊盛之不改晉朔并謝靈運
臨難之詩其亦悲矣而謂士不以秦賤經不以秦亡俗
不以秦壞何其壯也嘗李德林之以事周者事隋更足
爲興王用人之戒今觀先生之像須眉惆悵端居不樂
其當杜門謝客之際乎惜不令百詩見之也

馬端肅公畫像記

正德中流寇擾大河南北過焦泌陽閣學家大掠取其
衣冠披之樹而斫之曰吾恨不得斬此人以謝天下獨
相戒勿犯馬端肅家嗚呼端肅立朝風節能使潢池之
徒亦復敬而愛之其真大臣也耶夫泌陽固倭幸然亦
尚不至如古奸臣之流毒天下者而遂干盜賊之公憤
求殺其人而不得至洩怒於其衣冠此鄭公之笏之反
也則端肅之令人遐思於百世者雖丹青之面目未必
盡肖能不穆然而再拜耶世之爲大臣者尚其思之

陸康僖公畫像記

前漢人物武皇以前爲一輩武皇以後而一變武皇以

前將相之中周昌王陵張蒼張敖申屠嘉周亞夫竇嬰汲黯之徒或如璞玉渾金或如蒼松古柏望之木訥不知竭天下之知名勇功不足過之此所以養一代之元化也武皇以後朝廷士大夫之氣象日以發洩而漢治亦自此而衰前明人物亦然孝宗以前爲一輩孝宗以後而一變孝宗以前諸巨公多厚重端默不見圭角孝宗以後則發洩殆盡矣人物之厚薄世道之所由汗隆也同里陸康僖公乃孝宗以前名臣之一其爲山東藩使二十年起擢尚書未嘗有赫赫之名而稱於其職當世推爲舊德無有異詞則所謂厚重端默不見圭角

者也予家世與陸氏爲隣時得瞻拜公之遺像故國喬木不僅桑梓之敬恭而已以貌取人亦有出於物色之外者未必皆當然德充之符其可信者十之九卽以康僖之像言之其淵然者則璞玉渾金也其龐然者則蒼松古柏也斯豈晚季人物之所可望歟

楊忠愍公畫像記

宛洛之間有二楊其一爲櫟山先生其一爲忠愍皆以氣節著世以爲其學道之功也雖然吾觀忠愍之氣節得於天者多而學道之功尚未密使其學道果密則不作風吹枷鎖滿城香之詩矣其視臣罪當誅者何如此

謝顯道所云矜字未去者也忠愍之生平豈末學所能
議然此亦爲人臣者所當知不可以前哲而曲護之也
忠愍畫像予見之董太守復齋家雙眉插鬢雙眸微有
高下雙顴隆起諒哉其氣節之雄也

石田先生畫像記

予所見有明一代巨公之像多矣誰其蕭然山澤之臞
則石田先生也雖然先生與吾鄉屠太宰最相契太宰
以臺省諸臣下獄不救楊宮詹碧川移書非之先生在
吳下見宮詹書賦詩志諷太宰答韻述其衷曲則先生
非竟忘世者也山澤臞云乎哉雖然先生之貌則臞矣

徐文長畫像記

文長詩古文詞雖未足以望古之作家要其才氣亦雄矣梅林死後懼禍發爲狂疾無乃憊乎乃知負才氣而不衷以道不足以臨變故也然吾觀文長之相豐厚潤澤不應晚年狻猖受困如此不可曉也

豐學士畫像記

甬上學統肇開於慶歷五先生時則豐清敏公受業於正議樓公而桃源之友也再盛於淳熙四先生時則豐制使公宅之於楊袁雖稍晚出而同講學於朱陸之間者也及明嘉靖中張文定公論學頗矯新建增城之偏

時則豐學士公其同心也世知甬上四大姓重圭累衮
豐氏與其一而不知三百年之學統綿綿延延豐氏必
參其閒嗚呼盛矣學士之宗旨以居敬爲要故其別署
曰一齋始有見於後來儒者之必趨於狂禪而思所以
障之歟至世所傳石經河圖石經魯詩石經大學外國
本尚書皆出自學士子考功所僞撰上溯之清敏諸公
以至學士謬託名焉不知者或遂以爲學士之著述罪
其傷經而反沒其躬行之實諸家論明儒皆不及學士
豈知其深造自得之實也議禮一案司馬公程子之論
亦不盡足以折歐陽氏然學士諸君不欲負孝宗則固

司馬公程子之心也永嘉輩借此以倖進則固非歐陽之比也豐氏之子孫微矣予少時過紫清觀猶及見學士之像今亡矣夫忽見之胡京兆鹿亭齋中特記之

沈文恭公畫像記

康熙己未之開史局也秉筆諸公欲痛抑沈文恭公以爲亡國之禍由於黨部黨部之禍始自文恭時吾里中預史事萬徵君管邨頗平反之以爲由其後而言一變而爲崔魏再變而爲溫薛楊陳三變而爲馬阮清流屏臧胥及溺而溫則文恭之門下也東林諸子所以尤憾文恭然此乃流極之運未可盡歸之一人蓋黨部之

起長洲太倉已先發難太倉最黠長洲次之文恭不若太倉之巧而深於長洲至其擠歸德逐江夏文恭之謗遂在長洲太倉之上若溯其原豈自文恭始乎管邨之說蓋亦天下之公言非有私於鄉曲然是夕也管邨夢有珥貂搢笏藍袍投刺稱謝者則文恭也覺而異之已而管邨出宰五河得罪放還病廢於家忘其夢矣一日策杖偶過沈氏問其後人曰聞先太師畫像最多願得觀之其後人曰諾因以簏至其中可五六十幅皆文恭待漏承恩諸圖管邨隨手拈得一幅珥貂搢笏藍袍疇昔夢中所見者也管邨爲之愕然因以語之先君共爲

太息嗟乎枋臣當國不畏天下之清議而身後不能不
惓惓於此何見事之晚乎無他生前炙手之熱已成縛
虎之勢前推後挽不復自由蓋且晝斧斤之梏亡也身
後遊魂冰山漸滅千秋史筆足以怵之蓋夜氣之清明
也夫至於旣死而夜氣始悟而已莫可追矣世之有鑒
於此者其急提醒及時之夜氣而無待於旣死之乞靈
焉庶乎其可也適有以文恭小影至者因記其語於後

張督師畫像記

吾鄉傳張督師畫像者頗多其遺集卷首亦有之而神
氣骨相各不同先伯母自黃巖歸予以叩之則曰無一

肖者嘗聞先公於甲辰錢唐獄中曾寫一像當有存者
汝曷訪之予乃貽書訪之萬九沙先輩而九沙曰有之
因摹寄焉先伯母曰是已予遂取姚江黃先生之志楊
徵士遜之記及吳農祥傳讀於旁先伯母曰惟吳傳舛
戾無可信者然吾所記軼事雖耄忘十九尚有足以補
黃楊之闕汝其識之先公生平不執宿見畫江之役閩
中以詔書至張公國維熊公汝霖謂不宜開讀以阻軍
氣朱公大典錢公肅樂恐啟爭端相持未下當時庶僚
疏論此事者李侍郎長祥與先公右張而楊侍御文瓚
右朱先公卽出揭力排楊由是相爲水火及議遣大臣

入閩先公方以翰林兼行人請得輔行以折閩人之詰
難已而楊之兄弟娣姒一門死義先公在海上貽書汝
諸祖以爲媿良友寄三詩弔之今其牘尚有存也舟山
之陷也張名振初聞大兵三道並出自以習熟形勢
謂蛟關天險不可旦夕下乃悉其銳師奉王揚聲趨松
江以牽舟山之勢是時先公亦爲所拉同在行間不料
蕩吳失守以火攻死一夕昏霧大兵畢渡名振已抵
上海聞變遽還則不及矣謂其輕出則可謂其奉王以
逃則誤也是時名振老母愛弟妻子俱在城中卒以一
門殉使其逃則何不盡室而行乎甲午名振邀先公入

長江誠意伯劉孔昭亦同行或言孔昭先朝巨奸豈可
與共事先公曰孔昭之亂南都擢髮不足罄其罪然當
趙之龍輩迎降恐後獨全軍出海則尚有可錄者今託
同仇之義以來疾之已甚恐其爲馬士英之續也聞者
蹙焉乙未名振病卒遺令以部卒來屬先公麾下始盛
鄭氏遣人來通好先公言監國乾侯之辱鄭氏修唐藩
頒詔之隙也然鄭氏不肯負唐吾又豈敢負魯故雖與
鄭氏合從而終爲魯鄭氏亦諒先公之誠也以公誼相
重焉是時鄖陽山寨有所謂十三家軍者滇事之急先
公嘗遣吳職方祖錫往說之令出兵撓楚以救滇而不

克壬寅而後先公貽書汝諸祖以事不可爲欲散其軍
然日復一日以王在也直至甲辰王薨而後決計入山
故采薇之吟自此而始先公有從弟從軍海上入山以
後不知所終聞有冒其名至錢唐者爲諸遺民所詰而
去先伯母之所傳如此是時年八十矣牙齒俱脫懸畫
像於房喃喃然且泣且語每語又於邑聞者皆泣下而
督師之鬚眉亦浮動紙上予時年十八據觚而聽聽已
卽記之然其文草草未就也未幾先伯母返黃巖踰年
而卒雍正己酉始重爲詮次而記之畫像之首歐公記
王彥章畫像多正舊五代史之謬者予文雖劣亦不爲

無補也

義武將軍戴少峰畫像記

既進酒復高歌愁不去柰君何
睨我牀頭三尺青萍在
寶芒竄彪吼立波君不見義武將軍目掣電紫石眉稜
反蝟面奮身躍馬靖煙塵穿齟裂眦垂百戰陣雲深處
胥濤奔匹夫一怒日星變天心獎亂坤軸傾痛哭歸來
年已晏丈夫熱血凍不翔徒爾企腳蝸廬望屋梁整袂
馳思凌八極羊腸折軸川無航北人聞名來相召疊坏
滅趾埋聲光貞心寄在丹青裏初服炫躬何輝煌吁嗟
乎何日挾桑旭光炳朝霞飛麗雲臺影此屈瓠山樵高

公斗樞題戴少峰畫像句也予初讀錢忠介公家傳言忠介倡義時大會城隍廟有戴少峰者布衣也舉手一麾三四千人皆從之相與擁忠介赴巡按署遂以舉事故忠介敍倡義情由疏於諸紳衿外列諸義民而以少峰爲首蓋亦六狂生之亞及讀高氏此詩乃知少峰以百戰官至將軍殆有勇有才者江上失守曾膺

新命而不赴然問之戴氏莫有知之者一日與客語及之則曰其人尚有後嗣在卒伍中可呼而問之予大喜亟令客挽之以來其日有捧遺像一軸過我者閱其題字則屈瓠山樵句也予叩其詳則曰先人是軸江上初

歸時所作高氏之詩亦在是時其後山寨大起先人復出而預之遂以一門殉焉僅一孫逃得脫吾父也又言先人善以孤騎突入大營軍士見之辟易莫能當者然卒以此死又曰先人殉後家門零落混跡軍籍獨有遺像以高都御史題世寶守之然過從無長者誰爲見之不意今日得蒙表章是高氏之詩祇得少峰中年事跡而其後卒爲沙場之鬼則今日所聞也嗚呼義烏黃文獻公去厓山時未遠攷索遺聞蘇劉義之子已在卒伍況於其三世之後乎少峰之像蒼顏微鬚鵠立雙眉蹙不展旁挂一印侍者挾劍睨之衣砵尚爛然嗚呼此固

文山幕府列傳中人也少峰爲兄弟四進士之後名爾
惠

鮎埼亭集外編卷十九終

魚丸亭集卷之二

七

鮎埼亭集外編卷二十

鄞 全祖望 紹衣

記五

梅花嶺記

順治二年乙酉四月江都圍急督相史忠烈公知勢不可爲集諸將而語之曰吾誓與城爲殉然倉皇中不可落於敵人之手以死誰爲我臨期成此大節者副將軍史德威慨然任之忠烈喜曰吾尚未有子汝當以同姓爲吾後吾上書太夫人譜汝諸孫中二十五日城陷忠烈拔刀自裁諸將果爭前抱持之忠烈大呼德威德威

流涕不能執刃遂爲諸將所擁而行至小東門大兵
如林而至馬副使鳴騶任太守民育及諸將劉都督肇
基等皆死忠烈乃瞠目曰我史閣部也被執至南門和
碩豫親王以先生呼之勸之降忠烈大罵而死初忠烈
遺言我死當葬梅花嶺上至是德威求公之骨不可得
乃以衣冠葬之或曰城之破也有親見忠烈青衣烏帽
乘白馬出天寧門投江死者未嘗殞於城中也自有是
言大江南北遂謂忠烈未死已而英霍山師大起皆托
忠烈之名彷彿陳涉之稱項燕吳中孫公兆奎以起兵
不克執至白下經略洪承疇與之有舊問曰先生在兵

閒審知故揚州閣部史公果死耶抑未死耶孫公答曰
經略從北來審知故松山殉難督師洪公果死耶抑未
死耶承疇大恚急呼麾下驅出斬之嗚呼神仙詭誕之
說謂顏太師以兵解文少保亦以悟大光明法蟬脫實
未嘗死不知忠義者聖賢家法其氣浩然長畱天地之
閒何必出世入世之面目神仙之說所謂爲蛇畫足卽
如忠烈遺骸不可問矣百年而後予登嶺上與客述忠
烈遺言無不淚下如雨想見當日圍城光景此卽忠烈
之面目宛然可遇是不必問其果解脫否也而況冒其
未死之名者哉墓旁有丹徒錢烈女之冢亦以乙酉在

揚凡五死而得絕時告其父母火之無畱骨穢地揚人
葬之於此江右王猷定關中黃遵巖粵東屈大均爲作
傳銘哀詞顧尚有未盡表章者予聞忠烈兄弟自翰林
可程下尚有數人其後皆來江都省墓適英霍山師敗
捕得冒稱忠烈者大將發至江都令史氏男女來認之
忠烈之第八弟已亡其夫人年少有色守節亦出視之
大將豔其色欲強娶之夫人自裁而死時以其出於大
將之所逼也莫敢爲之表章者嗚呼忠烈嘗恨可程在
北當易姓之間不能仗節出疏糾之豈知身後乃有弟
婦以女子而踵兄公之餘烈乎梅花如雪芳香不染異

日有作忠烈祠者副使諸公諒在從祀之列當另爲別室以祀夫人附以烈女一輩也

張相國寓生居記

前閣部華亭張公鯢淵之在翁洲也築寓生居於其廨舍之右蓋故參戎之圃也其曰寓生取本草續斷之字寓本也公嘗自爲之記以爲予生世寡諧而姓名時爲人指以故不能爲有用之用如梗楠栝柏之大顯於時而又不能爲無用之用如臃腫拳曲之詭覆其短以故戴鰲三傾擎曦再昃朝宁之上起風波予因爲溝斷師旅之餘蹈湯火予因爲槎泛斯時但幸死之得所而已

遑知尚有苟延之日而旣適然遇之則亦適然寓之以爲壺公之壺巢父之巢若夫死不徒死生非苟生如茲木之佐俞扁而起膏肓則竊有志焉而非此記所能概也蓋公之自序如此嗚呼公之爲此記也其言寒暑再易而圃始成則在己丑之歲乎先是思文已亡監國方在閩中公播蕩於翁洲以此寫其無聊迨翁洲爲行在公以首揆入直遷居民舍而以圃居王公之遊息於此亦無多時雖欲以是居爲止水而不克吾聞公遷居之後有雪交亭左右舊植一梅一梨其花開相接最爲公所賞玩因築草亭焉及其死在是亭也亭之外多茶多

黃楊多竹而尤多秋色陶甘霖宋菊齋先贈公皆嘗以
詩與公相酬今所謂寓生居者復爲鎮將之圃曲池危
石依然無恙而無能道公之舊者至於雪交亭之名黃
都御史梨洲愛之嘗以署其亭於姚江高兵部檠菴亦
愛之嘗以署其亭於鄞故其佳話尚傳播於浙東好事
之口又聞公孫茂滋難後歸華亭揭寓生之題以題其
廬不忘祖也茂滋死無後予以問諸華亭之人亦無能
道其舊者嗚呼以平世之宰相易代而後東閣猶或化
爲馬廐而況如公者乎予之爲此記也以補翁洲之掌
故使圖經有攷焉

囊雲先生雲樹記

周先生旣築草瓢於小盤谷題曰囊雲一日於懸厓間得奇木取以爲養和其自爲之記曰闢囊雲斬去蜂腰叢綠突露枵然空心三面圍一面可容人入立坐其膚理半如螺黛如大佛頂又如口大開高不盈丈抱之須人三手臂予甚異之恐其露立而不免爲樵者薪也移入屋底雪竇住持石奇見之呼以雲樹而題以詩囊雲歿後雲樹流轉至桓溪李丈東門移致其家歲久稍有蠹蝕前此樹中盡勒諸公所賦詩及先生記而今漫漶不可識予令東門之子世法重爲修整其下奠以巨架

而更爲之記或曰世無不朽之物況囊雲之塵視世界也久矣其何有茲樹之存亡而子惓惓以之予曰然然否否囊雲非塵視世界者也初囊雲之於小盤谷結茆也石奇之方丈近焉欲授以法囊雲每一歸家必入其令人之室石奇聞曰是殆塵根未斷耶乃止世之愚者妄以此爲囊雲惜嗚呼人知囊雲之披緇爲有托而逃豈知囊雲之辭鉢亦有託而逃乎前此之有託而逃欲長畱君臣之義於天地閒後此之有託而逃欲長畱父子夫婦之義於天地閒所以相成也此其說在姚江黃氏爲囊雲墓志同里高樞部檠菴爲囊雲集序已大闡

明之而予更有申其說者釋氏塵視世界之說其末流適足以資其滅絕人道之行而肆然行之而無忌卽以石奇言不自以爲有道之僧乎石奇與陸大行文虎交文虎結雪瓢於山中石奇爲之奔走先後其閒不遺餘力文虎死而石奇遂蹊其田蓋其不知君臣父子夫婦之義亦安能知朋友之義囊雲之望望然不屑列於此輩之伴侶也君臣之義正焉父子夫婦之義正焉卽朋友之義亦於此正焉此則前輩所未及者也至囊雲之足令人追思於百世固不以雲樹然而見雲樹如侍囊雲賢者之手澤其孰敢以弁髦視之小盤谷之北有

所謂翰林松者明戴洵之遺也其人亦無甚足稱猶且以之傳其松而況囊雲乎李氏其寶之矣

枝隱軒記

城西浮石明尚書周文穆公之居也文穆羣從子孫多賢故當易代之際爭求完節以不媿世臣而枝隱軒者思南知府元懋德林所構也思南嗜酒其度軒中者皆酒器大小疊迸不可數也軒外平疇所種者皆秫也軒旁有廚有庫顧無長物所列者則罍瓶之屬也思南不問室家事賓客至先通名其所問者客之能飲與否也客云能則又問之謂其得久留此閒飲與否也數日之

閒或不得伴則遣人招之或以事辭則親往強之或不
遇則窮之於所往終不得則四出別求其人必不得則
樵者牧者漁者皆執而飲之所執之人醉猶以爲未足
則呼雲而酹之其醵政然也午夜思飲猝無其者則或
童或婢皆飲之童婢或不能飲則強以大斗澆之猶以
爲未足則呼月而酹之其日之餘也然有招之飲者皆
不赴或以酒過其軒則又必問其人爲何人而後入之
自丙戌以後五年其醉鄉之日月也一日坐軒中忽大
嘔血笑云此吾從麴車醞釀而成之神膏也非病也嘔
不止飲亦不止隨飲隨嘔此其所以死也死之日有父

老入哭於軒不知其爲何許人也其哭云人固有以不良死者有以良死者夫夫也其在良與不良之間者也或問之則曰吾於文穆之家得三人焉江都君以不良死者也囊雲以良死者也夫夫也江干之破自投於水浮沈一里有餘而爲人救之守之不得遂其志欲從江都君而不得者也旋聞其入鵲頂山中翦髮爲頭陀矣顧以爲不得溺於水當溺於酒山中得酒甚難乃返軒中日飲卒以溺於酒而死欲從囊雲而不得者也不死於水而死於酒是非不良死也然其死於酒猶之死於水非不良死也孔子謂殷有三仁周氏之三人猶此志也

江都君者乙酉殉難忠臣志畏也囊雲者故香山知縣
齊曾也或曰思南所最喜與飲爲軒中老伴者尚有二
人其一爲茂材昌時乘六棄明經而不就其一爲元辰
世臣亦諸生而自放者皆其同志也思南卒後九十餘
年同里全生過是軒而記之溯酒人傷節士也

余生生借鑑樓記

鄞之西湖以賀秘監嘗游息於此故有小鑑湖之目借
鑑樓者故錦衣青神余君生生之寓寮也生生爲太保
尚書肅敏公之後以尚書恩世襲錦衣其自蜀而徙燕
非一世矣生生以明經起思由甲科進取故錦衣之官

雖上而未任已而國亡謀結勳衛子弟兵以殺流賊不
克逃之江南參人軍事又不濟始來鄞其時鄞之世家
子弟喪職者多乃相與悲歌叱咤更唱迭和無虛日儼
居湖上有七子詩社詳見予所作諸公志序中而生生
最長社中奉爲祭酒嘗曰吾敢謂此閒樂不思蜀耶爰
署其居曰借鑑樓諸公在湖上者陸披雲有觀日堂宗
正菴有南軒陸雪樵有歲寒館生生之樓皆與相望詩
箋往復昕夕旁午蓋居樓中者二十年一日偶題其集
曰四明余畜先大父贈公見而笑曰是所謂久假而不
歸者歟生生始而長吁繼而涕泗闌干晚年九困以其

女適姚江挈其孺人往依之然猶戒諸公封固是樓無
毀傷其薪木一歲之中必三四至則啟是樓而居之嘗
曰吾雖死猶當作湖上寓公或與諸公相遇於淒風寒
月之下聞其言者莫不悲之嗚呼古之志士當星移物
換之際往往棄墳墓離鄉井章皇異地以死以寄其無
聊之感方其俛俛何之魂離魄散鷓鴣之翮欲集還翔
滿目皆殘山剩水之恫更有何心求所謂清勝之處而
居之然而賢者所止必無俗景物遂使筆牀茶竈永爲
是邦之佳話吾鄞城郭之秀湖上爲最湖上之秀七橋
以西爲最是樓也適當煙雲平遠之區空濛綿渺宜乎

生生之歷二十年而不舍也

方子畱湖樓記

桐城方先生子畱者名授一字季子吾鄞西湖寓公也
子畱以乙酉之變棄諸生薙髮狂走方外其來鄞也以
丁亥旅蕭寺求甬上志節之士而友之未得詫曰是非
鄒魯之邦耶或引而見之華公嘿農王公石雁陸公周
明春明兄弟則大喜因遍交范公香谷宗公正菴之徒
曰是真方君友也相與慷慨謀天下事至其不可意者
高閣其刺不報是年冬五君子難作嘿農石雁爲之魁
香谷亦幾死子畱本參其事幸得漏網顧反有度遼將

軍西州豪士之恨遂傾囊盡周諸公之急尋與周明輩
爲詩社因寓其族孫雪樵之湖樓居久之或謂之曰足
下有老母乃遠客耶子畱瞿然遽歸歸而江北山寨未
靖子畱復豫之捕入牢獄以此盡破其家壬辰復遊鄞
仍寓陸氏之湖樓子畱不堪挫折自其蒙難嘔血數斗
遂病神氣日削不可療周明兄弟思哀資爲買田令奉
母來鄞卽以湖樓居之時子畱之婦翁同知寧波府事
不知者以爲其因此而來而不知非也癸巳子畱自天
門山往石浦蓋有探於海上之消息疾動竟不起春明
爲馳赴殮而迎其柩以歸湖上之詩人以子畱罷詩會

者期年且相與哭之曰嗚呼子畱丁亥戊子之閒一宜
死英霍之閒再宜死嘔血於家三宜死其不死也謂天
始生之以存義熙之人物而竟不免於客死耶子畱詩
文集其一卷董文曉山序之附其櫬以歸予年十三侍
先公過陸氏指湖樓謂予曰此方先生哦詩處也嗚呼
當明盛時湖上之亭榭多遊人所棲息而獨是樓與余
錦衣借鑑樓皆出於亡國之後說者以爲故國之星火
所由繫焉故其人已死而不敢以寄公之逆旅目之是
則雪汀竹嶼所與終古長留者七

不波航記

陸周明先生兄弟有屋數楹附近賀秘書祠下真隱觀湖心寺俱當其前衆樂亭峙其左碧沚斜映其後樓之旁有橋橋之旁有柵湖水入焉登樓一眺湖之勝可盡也其名曰不波航攷是航爲宋澄清亭址先生尊人大廷尉公始築涵虛閣而先生兄弟廣之周明自江上歸姚江王侍郎懸首城西門周明篡取以歸藏之密室每逢寒食重九輒招邀同志祭之航中放聲慟哭哭畢各有詩記之雖家人莫知其誰祭也張尚書之死周明已卒春明之設祭亦必於是航焉其素往來是航者持禁甚嚴稍涉山王之嫌者輒被拒祇高武選隱學王太常

水功宗徵君正菴董隱君曉山葉隱君天益范公子香
谷及先生族子雪樵吾家諸祖木翁葦翁而桐城方爾
止華亭宋菊齋成都余生生爲寓公其時唱和最多周
順德囊雲矢不入城然每遙和其作三寓公旣散李徵
君昭武朱隱君柳堂與先贈公亦屢集其中嗚呼是航
雖小謝臯羽之西臺也邏舟之所不過中流之所不移
甲乙丙之所不諱滄桑捨攘之際是航之所維者大矣
自耆老相繼凋喪昔年詩筒所集化爲酒壚輿夫阜隸
喧呶其下湖光亦爲之黯然豈知當日固朱鳥之所集
乎周明先生子經異乞予爲記逡巡未作而經異亦化

爲異物矣適輯湖上藁書爲踐此諾百年而後更不須
張孟兼輩之攷索也

端溪講院先師祠記

古人釋奠之禮必於其是邦之先師或是邦無其人則
必合於隣近之國以祀之三代以來之制莫有易也端
溪講院爲大府育才之地而向未置先師祠爲禮典之
大漏予主席議舉此禮高要令蜀人劉君攝通守事通
守故專司講院之事者也劉君以經術起家名進士其
人醞籍有理致不以予言爲非亟成之肅治栗主八祠
予得帥諸弟子習禮焉其中祀朱子其傍則粵東之先

師共一十有六人諸弟子或問曰粵東之先師止於此乎曰不止於此然而不能以遍及也吾拔其尤者而已矣曰宋元豈無人乎曰有之梁先生觀國遊於致堂之門者也陳先生去華遊於象山之門者也是皆有葦路藍縷以啟山林之功者然而遠矣況梁氏於朱子行輩相等難耐食也姑置之蓋粵東之先師當首白沙是固俟之百世而不惑者予表粵東之學派最盛者曰白沙陳文恭公之學故首祀白沙而及其高弟八人八人中其生徒最富者曰甘泉湛文簡公之學而又及其高弟三人其外則有爲陽明之學者二人方明中葉天下

稱白沙甘泉之學曰廣宗陽明之學曰浙宗及陽明之學亦入粵而二宗共流布於嶠南然又別有一宗不附白沙甘泉不附陽明而以窮理格物教人者曰泰泉黃文裕公之學實與鼎足而立予亦表而祀之而及其高弟一人居常謂講學當去短集長和同受益不應各持其門戶而後人正亦不可不知其門戶故合而祀之仍分別而各志之曰若者白沙之學若者泰泉之學若者粵人私淑陽明之學是粵中學派三大支也諸弟子生其鄉近其世誦其詩而讀其書倘能追尋其墜緒而不失其流風豈特主斯席者之光吏斯土者之幸抑亦諸

先正之欣然於地下者矣

此下有語未既有起而問者曰瓊山邱云云蓋論邱瓊山

不祀之故今缺但
卽存者亦足成篇

紫藤軒記

藤花在京師於諸公署中推吏部都廳之藤匏菴吳尚書所植也其在薦紳先生家則海波寺街之藤竹垞朱翰林所居也皆見於前人歌咏極盛而近始推宣武門李氏之藤其大合圍每花開時濃陰覆屋香氣繞座花下人如各擁紫綺裘者穆堂先生時觴咏焉已而萬編修孺廬來京先生以是軒爲之館而軒之左有屋數楹則予居焉三徑相參不須外召吉日良辰其坐花下採

花葉和粉爲不託或和以葉爲下酒物好事者聞而競至而是軒之藤文譙始極盛予聞是軒之興也合肥李相公實先之蓋平津之閣也其子丹壑詹事讀書於此合肥之後歸於長洲韓尚書已而歸於嘉善曹侍郎已而歸於韓城張尚書韓城之後先生得之五世遞傳皆座主門生也而皆登三槐躋九棘不可謂非京師邸第中盛事也然此特以名位之淵源言之至其力足以傳此藤則或不係乎是今先生道德文章之盛當世之碩果也其同岑而異苔往來於是軒者皆名輩也藥籠之佳材不祇桃李也碧梧翠竹則陔南相望焉故偶一唱

韻而和者駢至爭奇角秀則所以傳是藤者其在斯乎
不然京華之坊巷乃傳舍所謂閱人最多者也其能使
樹木之爲人愛惜豈偶然哉

平山堂記

乾隆二年冬予以大雪畱滯揚州同人約爲平山堂之
遊時方浚運河小秦淮一帶半爲河水所注又益以雪
紅橋左右園亭半入水中枯木怪石浮動水面抵法海
寺舍舟徑至堂下予不過平山已六年堂前萬松皆成
蔭徘徊第五泉上旋酌酒堂東之平樓松風吹雪沁我
心脾因與坐客言斯堂古蹟累遷而志乘不詳明陸儼

山集云揚州平山胡安定祠乃舊司徒廟改作其東別作廟未成元李五峰過平山堂故址詩云蜀山有堂今改作騎馬出門西北行自注今爲司徒廟以兩公之言合之元已改平山堂爲司徒廟明又改司徒廟爲安定祠是今之安定祠乃前此之平山堂歐劉所憇者此也吾聞揚州故城跨蜀岡以連雷塘則平山在城內及柴周改作始爲今城但故城亦不能盡包蜀岡故楊行密攻畢師鐸並西山以逼城西山卽蜀岡也陸孟俊攻韓令坤亦屯兵焉胡身之曰揚之東南北皆平地惟蜀岡諸山西接廬滁攻揚者率循山而來據高爲壘以臨之

則故城特踰岡而已及城旣徙則山竟在城外故李丞相庭芝爲閫使鑒前此有據堂瞰城以施攻具者乃踰山爲城以捍之卽今山後所稱堡城者是也史亦言李全之攻揚日坐堂上俯臨州治以今之堂址廟址祠址按之地勢甚庳安能遠瞰豈宋時山址尚高其後歲久漸夷而漸下歟或有鑒於兵禍故夷而下之歟否則別有飛樓之屬歟是皆未可知也乃若司徒廟中列祀五神相傳以爲茅姓攷之南北二史王琳之死壽春傳首秣陵茅智勝等五人實葬其首頗與廟神數合但是時南朝之揚州在秣陵北朝之揚州在壽春皆非江都抑

亦訛而置之歟或五人者曾有宿畱於此而得祠歟抑別有五神者歟又皆未可知也堂上有樓舊祀歐劉諸公今獨不及劉是所當增置者酒罷擬踏雪訪山後城址顧風色甚寒山路又爲雪阻乃歸同人卽令予詮次席閒語爲是堂記嗟乎春風幾度陳跡何常予之叨叨得毋爲山靈所笑耶

小有天園記

杭之佳麗以西湖西湖之勝莫如南屏南屏之列峰環峙而慧日爲之尤陟歡喜巖至琴臺有司馬公磨崖之隸書怪石嘉植不可以名狀也登其巔重湖風景了然

在目相傳百年以前諸老之園亭池榭盡在其閒今不可復問而日新而未艾者曰汪氏之小有天園是園也本名壑菴爲汪孝子之萼廬墓所居其後遂爲別業適當慧日峰之下其東卽淨慈寺也孝子身後孫守湜益葺之築南山亭於峰上於以封植嘉樹無忘角弓薦紳先生游湖上者未有不過是園感嘆舊德畱連光景其題咏盛見於前人別集乾隆十有六年

天子南巡狩孝子之後人湛等更復闢治新其軒序浚其池塘增其卉木以爲大吏點綴湖山之助已而

天子幸淨慈遂至其園問其主杭守臣杜甲具奏汪氏

累世同居家門敦睦

天子欣然色喜翊日再蒞其園進御饌焉爰肇錫以嘉名曰小有天園賜奎墨以旌門兼製長句一首湛等感激

天恩恭建

御碑以奉

御製有光熊然上燭雲漢而屬予爲之記恭惟

天子以孝治天下親奉

聖母時巡嶽瀆以省民間之疾苦而於山川名勝古蹟亦閒一遊豫以寫閒情然自淮而東士大夫家之臺榭

祇吳中梁溪秦氏之園建置最古又以今侍郎薰田方
在法從故得邀

翠華之小憇此外未有所聞而汪氏獨得之其爲寵光
何可勝道語不云乎莫爲之前雖美弗彰莫爲之後雖
盛弗傳非孝子之積善不足以佑啟清門得茲殊數
而非諸孫之克世其家亦何以歷久長新上荷
天寵也汪氏其勉之哉移孝可以作忠自今以往所以
丕振孝子之家聲以上報

國恩者當何如矣湛固汪氏之宗老也於是役尤有勞
其定以予言爲不謬也

西湖張氏祖墓記

明太子太保吏部尚書仁和張恭懿公故清河之裔胄其墳墓世在湖上子孫析爲數眷族大代遠漸就零落獨吾友誠然能以讀書砥行守其家風誠然性忼爽見有所不可輒義形於色不計事勢爲之然貧不克自立家有四世喪未舉其宗姓之棺更二十餘誠然滌其家不能當一隴之用乃思得功名之會爲先世藏此事時大河南北方需人治水誠然遨遊其閒無所遇困而歸益自傷復折節讀書其所知有居燕者招之入京令其子弟受業誠然中分束脩寄其半以奉老母甘旨而篋

其牛爲葬費麻衣菲屨對天自矢數年約計所有足以
粗辦馳歸大會宗族親表身先役人負土荷鍤時方苦
冬十指皸裂血涔涔下於是其高祖以下旁親無不畢
葬於恭懿公大墓之旁左昭右穆馬鬣歸然誠然以隻
辭上祭祝曰自今以往先人其佑我小子使得治墓田
數畝世奉烝嘗斯墓亦永無廢壞聞者莫不泣下誠然
於雍正己酉再入京秋試方報罷臥病邸舍同里有富
人者惑於堪輿瞰誠然出賺其族子盜買恭懿公墓旁
地將以葬親誠然聞之扶病南下長跪請於富人願得
倍其價贖歸富人陽諾之卒不許誠然訟於官亦寢不

報乃以顛末揭於通衢皆莫爲誠然言者計無所出適有爲富人謀者曰子必待儀物一一備具方得下窆張生噉噉不已時久將變生不若陽爲渴葬者以杜其口張生將若子何富人然其言以空槨入域一昔而就誠然方皇急聞大駭已而偵得其謀因念事急非決裂爲之不可是夜大雪誠然呼郊外惡少年飲之酒潛昇一宗人棺之無後者入山左手挾利刃右手操大鋤逕發其塋將半守者方覺望見誠然勢洶洶弗敢出葬畢盛其墓之士於盤晨叩富人之門謂曰吾觀土色似不佳非可以爲君先人葬地謹以權厝吾宗人矣敢告富人

訟於有司謂前事且需後命若盜葬則不可以訓欲先
治誠然張氏之族子又多右富人者誠然愈窘會前知
山陰縣如臯鄭大德以需次來浙河聞其事而嘆曰誠
然欲保其先世之墓地仁也出奇計以敗富人之謀知
也挺身冒險勇也且富人有訟案未結則其地尚非其
所得有也富人未能白其盜買之說而遽營兆域則誠
然未爲盜葬也乃力言之有司誠然得自解免而富人
亦棄其地弗敢爭嗟乎昔李方叔謁東坡於黃一夕撫
枕流泗曰吾忠孝焉是學而親未葬何以學爲晨起卽
別東坡將客遊四方以謀之東坡解衣爲助又作詩以

勸世之好義者於是不數年累世二十餘柩盡歸窆華山下范蜀公爲表墓以美之元李堯民七喪不舉吾鄉史縉叟解其囊之半以賙之又爲之致哀詞以告助於同志誠然營葬一節無乃類是然而方叔堯民尚有聞其事而資以將伯之臂者誠然不特無之也反有乘墉伏莽之徒眈眈逐逐其閒斯則其尤難而可謂之孝子慈孫者矣誠然旣竣事圖其前後墓之疆址屬予爲文以記之將刻諸墓道之右使子孫知所清核而弗替也誠然之才不如方叔予亦無東坡蜀公之力顧乃視措叟之於堯民尚未逮焉良可媿矣誠然名果寄籍爲大

興諸生

曠亭記

山陰祁忠敏公之尊人少參夷度先生治曠園於梅里
有淡生堂其藏書之庫也有曠亭則遊息之所也有東
書堂其讀書之所也夷度先生精於汲古其所鈔書多
世人所未見校勘精核紙墨俱潔淨忠敏亦喜聚書嘗
以硃紅小榻數十張頓放縹碧諸函牙籤如玉風過有
聲鏗然顧其所聚則不若夷度先生之精忠敏諸弟俱
以詩詞書畫瀟灑一時日與賓從徜徉亭中忠敏之夫
人世所稱大商夫人者工詩其女郎湘君並工詩亦時

過此園忠敏殉難江南塵起幾二十年吾鄉雪竇山人
與公子班孫兄弟善時時居此園顧其所商榷者鮫宮
虎鬪之事其所過從者西臺野哭之徒不暇畱連光景
究心於儒苑中矣公子以雪竇事成遼左良不媿世臣
之後而曠園之盛自此衰歟今且陵夷殆盡書卷無一
存者并池榭皆爲灌莽其可感也仁和趙徵士谷林其
太君朱氏山陰襄毅公女孫祁氏之所自出祁公子東
遷夫人年少日夕哭泣其家爲取朱氏女甥使育之以
遣日卽谷林太君也方谷林尊公東白翁就婚山陰其
成禮卽在祁氏東書堂中是時淡生堂中之牙籤尚未

散東白翁豔心思得之太君泣然流涕曰亦何忍爲此
言乎東白翁嘿而止蹉跎四十餘年谷林渡江訪外家
則更無長物祇曠亭二大字尚存董文敏公之書也乃
奉以歸谷林小山堂藏書不減宅相其中亦多淡生舊
本泊花池檻之勝尤稱雄一時乃商於予欲於池北竹
林中構數椽卽以曠亭名之以志渭陽之思以爲太君
當新豐之門戶以慰東白翁之素心其意良美乃爲文
以記之

鮎埼亭集外編卷二十終

金華山志卷二十一

四

金華山志卷二十一

金華山志卷二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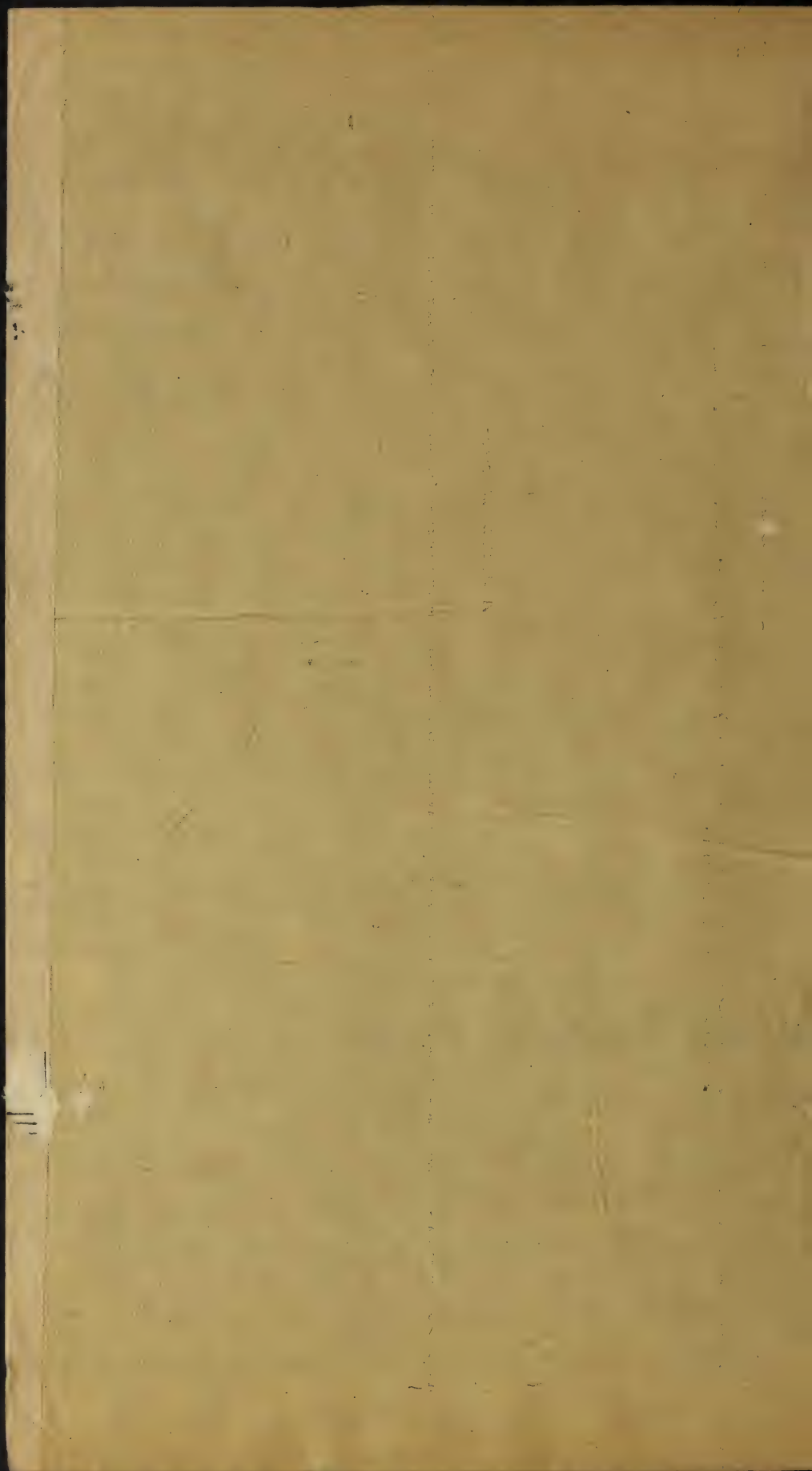
金華山志卷二十一

金華山志卷二十一

金華山志卷二十一

金華山志卷二十一

金華山志卷二十一





PL
2704
.A1
1872
U.20

鮎埼亭集外編卷二十一

鄞 全祖望



記六

鵲巢碶記

由寧波府城而南四十里桓溪之水東下一支自洞橋而東爲前港一支自仲夏橋而東爲後港皆它山堰水所注而後港則桃源之水西來會之前後港分流不及五里而合其合也有渚回沙如帶環港口焉吾鄉南道之水皆資它泉之啟閉而其啟則以鄞江爲壑故沿途爲堰爲碶以待之鄞江之南流者夾以馬湖響巖諸山

其名曰蕙江適當桓溪之背桓溪前港之上流過唐君廟下由唐家堰以入江其下流則合後港之水由烏金碶以入江而沙渚介乎其中吾家自侍御公居溪上八百餘年於茲矣社木與墓木森然相望其自洞橋兩岸而下皆吾家也故十里中之爲堰爲橋爲渚爲浦爲岸爲碶大率爲吾家所濬治沙渚之背有浦焉渚爲荷花池引爲龍舌渚其水不與溪相通然實卽溪上之水引入田中而放爲浦者出東津橋經鵲巢碶入蕙江旱則亦能蓄江水以灌田適當唐家堰之東與碶遙對者也鵲巢何以名碶宋時理宗所生慈憲太妃度宗仁安皇

后福王與芮夫人皆出吾宗山陰一支顧其祖系實自
鄞而理宗潛龍學於余魯公天錫之家因訪外氏於溪
上嘗飲食焉旣而卽位推恩並賜官爵而徵士府君兄
弟八人皆辭不受朝議高之乃於八人中選其二曰汝
梅曰汝霖尚縣主而爲樹雙闕於碑上焉以見其爲后
妃之自出也嗚呼戚畹多矣漢田蚡以異父弟登三公
淳于長以姊子至九列唐賀蘭敏之冒武氏以訖蕭洪
蕭本蕭弘之獄宋楊次山之冒宗苟邀富貴依草附木
貽穢舊史而吾祖視祿翟之寵榮有如敝屣豈非矚然
塵世之表者歟於是城南之人呼吾家曰鵲巢全氏至

明正德閒吏部尚書碧川楊公吾家壻也序吾家譜尚
稱爲鵲巢全氏家譜而先寧國府君竟以鵲巢顏其齋
攷至正四明志鄞縣東五里開慶硯其始亦曰鵲巢惟
開慶之舊名鵲巢者旣不可攷今已廢爲田而是硯之
在溪上至今無恙乃不見於志豈以其爲吾家之私而
略之歟乃爲文以記之而家乘中舊有圖并附於後長
者曰前此浦廣二丈餘且甚深舟行自江入硯可直達
侍御公神道下今則隘而不通矣嗚呼蓬萊之清淺幾
度是硯幸得傳而又不克見於紀述使不爲文以表之
將吾祖之高行不幾湮沒而不傳乎

桓溪全氏義田記

宋室之南吾鄉先輩史汪沈諸公置義田以廩鄉人之窮者而專以義田廩其宗人者三家最初爲樓氏蓋宣獻公之世父揚州安撫所荆宣獻之父岐公欲增益之而未就至宣獻始大之其繼爲余氏蓋魯公爲大參守鄉郡嘗有志於此其從子晦又嗣守始成之攷舊史甚短晦要其一節則可取最後爲吾全氏則草荆於宋徵士菽和府君諱汝梅而成於其子若孫先公過雲軒集中所爲義田宗老六公傳者也元之應氏董氏蓋又聞三家之風而起者焉初先侍御公之遯鄆也在北宋初

歷南渡以後未有顯者而侍御公之次子入越九傳爲
穆陵之母家以龍潛之恩三世並列五等又一傳爲邵
陵之后家旣兩世連戚畹子姓無不珥貂領節者穆陵
以龍潛之舊曾遊於鄞而溯外氏祖系累至吾家至是
遂加恩並賚官爵慶元府下鄞縣取桓溪全氏世譜推
侍御九世孫八人以上而菽和府君爲宗子府君曰吾
以天時人事觀之宋社殆將屋矣況有志之士亦不肯
由戚畹邀恩澤也遂戒其兄弟弗出臨安乃以府君偕
其弟汝霖並尚縣主溪上有硯故吾家所築有司乃署
名曰鵲巢標雙闕於上焉時府君羣從子姓分爲八宅

曰東宅曰西宅曰前宅曰後宅曰中宅曰田宅皆府君
再從支屬也曰南宅曰北宅皆府君三從支屬也而府
君爲東宅旣絕意當世乃草勅義田條約仿諸家之例
其貧者計口計日而給之婚嫁喪葬各有助僅僅經始
而卒遺言諸子當成吾志府君四子長雲可府君諱鼎
孫次真志府君諱謙孫次本心府君諱晉孫而正養府
君諱頤孫出爲後謙孫晉孫皆治慈湖之學府君所置
之田一頃有奇鼎孫與晉孫稍稍益之頤孫謙孫又以
一頃益之而鼎孫長子耆受學於謙孫自署味道子義
襟尤篤爲踵益焉其四頃歷三世而大備迨元至正二

十五年頤孫爲家督祭於府君之靈以告成申縣給牒以杜他故於族中會推賢者一人司之曰義田局承奉於是八宅之人感府君之敦睦而無以諡之也乃爲呼之曰義田宗老府君之歿也未幾時而宋亡鼎孫兄弟曰先人雖未受宋官然故宋戚也義不可出時尤以爲難嗚呼當其盛時不肯援洽陽渭涘之寵以博一官及其亡也戚戚於殘山剩水是非百世之師耶而況敦睦睦族之行又如斯然而攷之志乘樓余以下諸家皆得紀錄而吾家缺焉則以府君世德不言而躬行旣未嘗爲文以發之歲久而易湮也府君之義田散於明洪永

之際是時勾軍甚苦而府君之諸孫又以家難多遭謫籍遂不能保其業八宅宗人有天不佑善之嘆迄於今五百餘年吾家子孫亦不復知府君之世德如此不特志乘也先公修譜搜得至正中達魯花赤所下承奉局故牒一紙旣爲之傳而予又撮其大略爲之記未知其能繼先緒焉否也

寶積菴記

設爲寺菴院之屬以守墓宋人最盛其登兩府者甚至請之朝以重其地而放翁以爲非古明人稍易之爲墓莊使佃戶耕墓田以司灑掃此變而合於禮者吾始祖

侍御府君之墓建菴於沙渚以奉香火蓋宋之舊也宮
詹府君重新之歲久漸以頽落七宅子孫將重糾資以
修葺而令予爲之記夫墓者骨肉之所寄也其魂氣則
無不之今墓而有菴以司之則香火之寄必有所依魂
亦未嘗不在矣古人無墓祭以栗主所不在耳府君之
於是渚其平日歌哭之地也而又有菴以司其墓卽祀
其主以妥其魂馳馬聲靈如可接焉或節候或朔望子
孫罔或不至酌它山之水烹蕙江槎頭之鱸愛敬之思
油然而動禮意之變而不失也正於是菴觀之自太平
興國以來居溪上者已八百年孫枝駢盛代出而有列

於朝西京萬石之世澤不謂不永導山有脈溯水有源
初祖之世系其可忘乎然門戶日大眷屬日繁而世數
日遠后山之記思亭以爲親盡則服盡服盡則情盡情
盡則易忘此亦勢之所難免故以禮而言大夫以下無
祀其始祖之例而程子竟行之夫亦其心之所不能自
己也況吾全氏之子孫環始祖之墓而居使其翹然而
置之有是情乎雖然府君而降舊德綿綿咸淳八徵士
之高風義田六宗老之篤行本然本心之理學修齋墨
梅漁隱之雅韻侍郎之直聲宮詹之清襟非堂父子之
奇節先贈公之孤標此門戶之所憑也宗人其果能守

之而不墜耶然則其所常觸目而警心者不獨霜露之感已矣嗚呼吾但欲宗人子弟其佳者足應秀才之選其樸者亦不媿力田之科勿蹈澆漓之習勿淪苟賤之爲則雖不能大有光於初祖而門戶之羞吾知免矣不然後人不振先業之日零日落以至於不保者可無懼乎即使幸而得保亦不欲以無籍之後人覩顏過此宗人其幸無以此言爲迂也則是菴之幸也

響巖先塋地脈記

鬼蔭之說生平所不信以爲言之卽令無有不中有如曾楊廖厲之徒要非吾心所希覲則固不過謹避五患

而已足說者以爲流泉夕陽古人不廢相度欲以張鬼
蔭之說之古不知都邑之異於墟墓也倘使五患之外
更有所營則是禮經墓大夫冢人所掌反失之耶獨吾
家響巖埏道則向來所言實中而先公之深以爲幸者
正鬼蔭之徒所憾屬在子弟其亦可審所趨矣響巖者
鄞城南之勝地也由沙渚而上五里至蘭浦又五里爲
響巖其背爲蕙江水北作聲則巖中應之一喁一于清
空互答微類石鐘而山光蒼翠浮動天寒輒有鷗鷺羣
集如雲唐賀秘監之別業也先檢討府君未通籍授徒
巖下葛氏每講經之暇咄咄若有不怡者其徒叩之嘆

曰吾兩喪未舉是以爲恨其徒曰前邨有田甚高潔可葬也請卽以贈先生可乎府君大喜遂以葬其祖父不二十年侍郎府君果高其門而族祖聞夷先生者雅以地學自負過而嘆曰誠吉地也其清氣繚繞殆宜世由館閣以至開府但惜穴後脈洩伸於貴拙於富侍郎府君揚歷兩京身後圖書法物頗富而祿廩所餘渺然諸子爲治壙已不免於鬻田宮詹府君繼起清苦更甚甫歿而不保其甲第有明三百年世宦之貧未有如吾家者也萬歷中堪輿師沈一鵬者老學也來相是塋亦以聞夷之說爲不易而嘆吉地之不能兼備如此先公曰

此正吾家之幸也使先世爲墨吏以肥其家其竟傳之
無窮乎抑亦易斬之流也夫君子之不爲墨吏未必果
由於地脈然使果然則是出山泉水不害其清而一酌
千金之可免也其爲吉孰大於此夫地脈固有清有濁
是瑩也蓋其清氣最完故世有介節今世之言地學者
以求富爲第一但見濁氣不至則瞿然憂之其以爲洩
也固宜是時萬九沙編修在座嘆以爲名言其後爲先
公作行狀采及之而不肖更繁其詞以爲記

槿籬記

唐以前重族姓故世家之支派必詳阮氏之道南道北

裴氏之東眷西眷至今流傳而諸王至以馬糞署名亦可笑矣唐宗室表中如所謂大鄭王房小鄭王房者皆詳書之吳興沈氏不問支而問葉則其變也世家之學旣替而僞譜始流布乃知古人之能坊其流也吾全氏自侍御府君遷鄞六傳之後分爲蘭馨松盛四支又二傳分爲東西前後中田南北八宅環沙渚數里而居之其稱爲荷花池諸全者東宅也培田諸全者田宅也丙舍前諸全者中宅也丙舍後諸全者前宅也二宅夾侍御府君神道故以稱之唐家橋諸全者北宅也唐家堰諸全者南宅也溪上諸全者後宅也西宅故養子別自

爲宗故曰七宅七宅之中中宅田宅南宅爲盛而田宅
其尤也田宅之支又分爲六蔓延直抵鳳山有曰洞橋
南街房洞橋北岸房蘭浦房權籬房都廳門後房畱居
舊宅者曰沙渚房其旣於今孫枝錯雜互徙其居欲按
當日之芋區瓜疇以求故址不可得矣而權籬獨無恙
是籬也侍御十世孫安翁之所樹安翁生元末見時事
方渾濁隱居不出顧家貧甚以義命自樂嘆曰昔白下
之臺城地皆還以籬門而何點居其東固當極園亭之
盛至陶公之籬有松有菊有梨有栗有灌木有桃有李
有柳有榆而且西疇有稻中園有蔬亦已盛矣吾無有

也樹之槿者取其生亦易隕亦易也當時嘆爲名言安翁無子而其羣從日繁衍遂其以槿籬名其房嗚呼詩三百篇言本支者皆託之草木以比例今此籬之槿四百餘年矣世之夸遠條者未聞有以槿當之者也而此槿則遠莫如之沉重之以安翁之高節乎宗人其尚封植嘉樹以無忘角弓使吾家泥泥飈飈之盛如此槿也則值其盛卽以大其門者寵其籬否則慎所守焉弗蕩其閑以玷其籬也因爲之記而詳序吾家之眷屬以先之使世有徵文獻而過此槿者問支亦可問葉亦可矣

先休菴府君墓樹記

十世祖休菴府君墓在沙渚之上有樟樹焉蓋四百年
矣長老相傳樹盛則吾家有達者否則枯吾家自天啓
以來門戶漸以式微而樹亦蕉萃日甚奄奄若待盡者
不肖祖望每追隨父兄往展墓未嘗不徘徊其下也十
年之計樹木百年之計樹人是以問故國者在所略焉
而吾家之冢木與七宅子孫相爲消息所關詎不重歟
自十年以來樹稍葱蘢有生意已而漸童童如車蓋濯
枝潤葉湛露泥泥其謂夜間有神龍降之及雙燈熒熒
雖出田父野老之誕而要其暢茂則大異乎前於是宗
人爭相告語引領而望以爲積衰之可振不數年而不

肖薦詞科成進士讀中秘宗人以爲此其應也夫科名
身外之物不足以爲邦家重必其有可以光前烈裕後
昆者而後瑞應加之而不以爲褻小子行微學劣何足
以承先人之緒豈區區釋褐之資而謂能感召冢木繁
衍其本支則已陋矣今夫王之槐耶以晉公魏公之名
德重不徒以三公也竇之桂耶以學士兄弟之清望重
不徒以進士之同升也韓之桐耶以右丞之黨錮重不
徒以護法沙門之宰相也而況其下焉者哉然嘗見茶
陵劉學士三吾集謂其先丞相四世孫仁寬徙家石溪
手植黃連一樹大數十圍已踰百年其後半枯自學士

到溪上復榮學士爲詩記之曰太乙燈輝猶照夜相公
樹老復回春真人張無爲圖之校書錢子瑜題之而復
索長沙陳長史南賓爲記古人於此亦如是其津津而
樂道之也蓋以其大者言之花竹和樂足驗民生佳氣
以其小者言之亦關乎一家之運會此卽中庸位育之
說而非鬼蔭之謂也嗚呼封植之功要之於必世吾儕
僥倖希心於不種之穫庶幾神爽所憑叨樾蔭焉況樟
者大江以南之佳植也七年而始別十年而始成其尚
於宗人有厚望哉先府君爲侍御公之十四傳而南宅
小宗也諱某夫人李氏又四傳爲侍郎府君諱元立又

二傳爲宮詹府君諱天敘又四傳爲不肖乃再拜而爲之記

崇讓里記

前明都督同知鹿園萬公以大將有功於倭亂而爲理學名臣其論漕事九切中治道蓋古今儒將中第一流也都督第在城中新街實與先侍郎居毗連鳴珂之里文武鼎盛而以講學尤和睦都督已登五府養病杭之西溪先侍郎亦官至院長時有部使者爲都督樹坊於街之兩偏其西曰都督衙其東曰錦衣里成有日矣適有自京師至者語都督曰全學士以不肯撰青詞改南

院矣南院一席本應慈水袁學士往袁自請畱撰文而
全代之南都督瞿然起曰有是哉學士之大節如此耶
乃言於部使者願以東坊讓之全氏部使者以書來告
先侍郎曰此當道爲萬公旌功也鵲巢而鳩居吾弗敢
也亟爲書以讓都督而都督曰吾已言之矣是亦枌榆
之佳話也先侍郎終固辭不敢受而都督亦遂并虛其
西坊不果上至今此兩坊者有雙闕巍然而無橫石不
知者或以爲歲久而圯也先侍郎阿育王山房集今已
闕佚然尚有與都督論學書及和其淮上諸詩因思吾
鄉前輩薦紳先生能以學行相鏃厲卽讓坊一節則都

督樂善之虛懷侍郎不苟之介志皆可想見陶公詩曰
昔欲居南邨非爲卜其宅間有素心人樂與共晨夕斯
之謂矣萬氏與吾先世通家之契最永侍郎孫宮詹與
瑞巖都督爲社會於湖上修世好也易代以來兩家甲
第皆已不可復問而附於前代世臣之遺者則諸先人
有同志焉九沙西郭與予論文尤篤因偶與西郭語及
之西郭嘆曰幸弗謂此事僅資談助也推此一節可以
消閒田之爭可以媿王戎苦李之陋至於表先德而徵
遺獻又無論矣乃議以崇讓名其里而爲之記

先檢討府君丙舍記

出城西南二里有崇法寺焉據高岡爲勝其旁爲先檢
討府君之阡是岡也蓋甬上西南二道山水之會凡城
南山水之自仗錫來者千巖萬壑至它山而合由南塘
河以入城其西之自大雷來者千巖萬壑至桃源而合
由西塘河以入城南道爲大宗西道爲支子其水胥會
於城中之湖上故有雙清閣會泉亭以志其地餘波之
在城外者南道則循長春門而右西道則循望京門而
左胥會於城下之濠適當湖上雙清之地祇隔雉堞一
重爲限而崇法寺岡實遙臨之蓋山峙而水流水之所
之山脈潛附以行是岡爲二道山脈所注以鎮水者是

以平壤之中突然墳起近世堪輿家不解忽以爲四明
府治之勢來自建輿之錫山穿城渡江直抵候濤山而
止此其說始於黃孟清僉事而前此無有也不知建輿
之山實光同諸峰之支隴而遙與大雷一帶相應其水
則原通小溪而會桃源之流以入江左縈右拂若爲一
道之介紹者非能獨擅其尊也是岡之所自蓋不止此
夫惟二道山水之會皆歸是岡故雖不甚峻而氣象盤
延磅礴爲城外之偉觀其漢唐以來之古蹟最初則董
孝子之母墓在焉遊人過之必有詩而嬾堂臯父二公
最工古蹟巍然墓下有潭久旱不涸相傳以爲孝子廬

墓泣血之所宋則豐清敏公之紫清觀實居寺西沿河
皆植蓮花其觀連延三十餘畝荆公爲鄞令於寺最多
題墨戴帥初詩所云驚風急雨舒王字是也其女卒卽
葬此寺中別有荆公祠未幾魏王愷之妃亦葬焉咸淳
閒袁尚書似道於寺左營南園曲廊修檻臺榭共十五
區而趙氏鄧山書院亦在焉寺中舊有法智尊者之塔
趙清獻公穹碑護之故遊人又呼曰祖關入元而清容
學士修復南園其芳思亭羅木堂皆有詩入明而豐布
政文慶重新紫清觀有故園十咏於是是岡遊屐不減
宋時薦紳先生之葬者黃公孟清而後不下數十家而

堇山李侍郎營生壙時築堂曰景賢以慕豐袁之遺先
檢討阡適在景賢堂之右叢桂數十風景明瑟丙舍雖
小皆先學士之所經營其前臨淵有沙滙水中成渚其
左有橋其後爲寺佛鐙漁鼓時足助清致當時如張尚
書東沙周都御史葺厓范侍郎東明豐考功人翁唱酬
翰墨最多而學士有女已許屠辰州田叔未嫁而卒附
葬阡旁開壙得石志則荆公女之銘也殤女之兆域先
後如相待時皆託爲異事二百年以來日以頽矣高岡
無恙流水潺潺紫清芳思之賢子孫何可多得故家門
祚之感不禁爲之撫然

桃花隄記

鄞城西南有雙湖迤邐爭勝西湖卽所稱月湖南湖卽所稱日湖者也西湖佳麗過於南湖所謂十洲三島者皆西湖之勝也南北四橋以通往來直抵城下而止當兩宋時有長隄二其一曰偃月錢使君公輔所築王集賢益柔詩曰偃月隄成車馬道湖光如截天如抱而荆公亦有載沙築路之句取杭西湖白沙故事也在紅蓮閣下當時置酒務於湖北卽湖汲水勞甚乃於湖之中蓄清流作隄於其上以轆轤引而注之皆以爲便以今地望攷之碧沚之後是也其一曰廣生元祐中隄以爲

放生池在壽聖院南其後趙使君伯圭築堂其上以今
地望攷之湖心寺橋之前是也有明以來二隄之遺跡
不可復攷先宮詹自鶴禁歸徙宅湖上買得竹洲一曲
以爲別墅舊時史忠定眞隱觀也後爲陸康僖祠至是
歸於吾家構平淡齋於洲東構松窻於洲南宮詹謂城
下尚有閒田可修治爲花隄以助竹洲之勝乃自水仙
宮前築石直抵長春門履道坦然而藝千樹桃於其上
隄之內雉堞參差茶竈琴牀錯列其下以花爲藩隄之
外湖光清泚畫船簫鼓時時過之以花爲幕宮詹與林
下諸公結社時緩步焉嘗爲詩記之曰偃月風流擬白

沙廣生樂育更誰家是也湖上遊人因呼之曰桃花隄
別墅未落宮詹下世陸先輩公明有園面隄復修治焉
二十年後兵火紛然湖上之高門縣簿盡爲摧落沿城
上下皆成馬牧而隄又廢先是四明舊志張羅吳袁四
家皆簡略二隄本末僅附見於舒中丞信道朱舍人新
仲記中鄞之談文獻者弗盡知也桃花隄未遠耳近之
修志者亦弗錄何其陋也予追隨家君子遊湖上嘗指
示曰此白石鑿鑿者雖大半殘缺然吾家故物也予退
攷之宮詹墓碑信然乃別爲記而存之荒城落日水色
依然而錢趙兩使君之甘棠吾先人之喬木莫有過而

問者良可感也

先侍御畫馬記

先侍御府君華翁諱美閑字吾衛先宮詹公孫而非堂先生子也非堂先生善書以餘技作繪事侍御之書亞於非堂而畫馬獨入神品侍御生而不凡王母楊恭人奇之以爲是汗血種也小字之曰駒郎陸大行文虎嚴事非堂故侍御爲大行壻侍御既承家學又追隨婦翁以名節自勵高冠長劒峻峻諤諤雖一貧如洗弗恤國難既作從戎江上累授侍御監軍已而東歸有大將來據宮詹宅爲馬廐侍御憤甚中夜焚其廳事由是日鬱

鬱侍御畫馬其藍本實出松雪之遺至是諱之或有不
知而及之者則叱曰吾所師者宋遺民龔聖予父子之
馬也爾旣不知其莫視吾畫時比之明初九龍山人之
畫竹然山人所爲特出於好奇而侍御胸中別有所不
適嗣是遂秘不示人或有一有賺之者輒盛稱聖予之人以
及其畫侍御欣然出其得意之筆以贈之而舊時箱篋
所貯有出松雪者悉焚之其實聖予之馬世無傳者侍
御特重其人而已其時甬上多畸士陸副使宇燝楊職
方文琮李都事振玘慈水則魏山人耕皆與侍御相晨
夕終歲奔走山海閒思然故國之灰壬寅除夕刊章名

捕諸畸士皆豫焉次年送禁省獄中五月八日聞將庭
訊侍御仰天嘆曰吾不可辱是夕暴卒葬於非堂先生
墓旁陸孺人最孝非堂晚景甚困病後思酒不得孺人
以女紅易佳醞日進之非堂集中有和杜公病橘韻詩
以慰新婦者也每侍御畫馬孺人從旁爲布景然自其
家被籍所著百尺西樓集無存者而所畫亦希侍御於
先贈公爲三從兄長子宗然亦有志節陸大行環堵集
散失搜訪存之終身不求聞達無後

鮎埼亭集外編卷二十二

鄞 全祖望 紹衣

記七

明初學校貢舉事宜記

偶閱永樂大典載明洪武八年中書省御史臺禮部所奉聖旨頒行學校貢舉事宜嘆當時所以作人者幾幾乎有三代之風而惜其後之盡廢也因撮其大略參取他記以補實錄之所未備

明初生員分二等有府州縣學舍之生員有鄉里學舍之生員府州縣學舍生員有定額自四十人以下爲差

日給廩餼而鄉里則凡三十五家皆置一學願讀書者盡得預焉又謂之社學蓋卽黨庠術序之遺也府州縣學生員責任守令於民間俊秀及官員子弟選充守令親身相視必人材挺拔容貌整齊自年十五以上已讀論語孟子四書者乃得預選在內監察御史在外按察使行部到日一一相視有不成材者黜退更擇人補之其所業自經史外禮律書共爲一科樂射算共爲一科以訓導分曹掌之而教授或學正或教諭爲之提調經史則教授輩親董之自九經四書三史通鑑旁及莊老韜略侵晨學經史學律飯後學書學禮學樂學算晡後

學射有餘力或習爲詔誥箋表碑版傳記之屬其攷驗時觀其進退揖讓之節聽其語言應對之宜背誦經史講明大義問難律條試以斷決學書不拘體格審音以詳所習之樂觀射以驗巧力稽數則第其乘除之敏鈍學者苟能是是亦足矣使如此實心率而行之而真材不出者未之聞也其計典則守令與教官各置文簿報之而巡按御史按察使爲政守令一月一攷驗有三月學不進者教授輩及本科訓導罰米巡按御史按察使一歲一攷驗府學自十二人以上州學自八人以上縣學自六人以上學不進者守令教授輩及本科訓導罰

俸府學自二十四人以上州學自十六人以上縣學自
十二人以上學不進者教授輩及本科訓導罷黜守令
笞生員有父兄者亦罪之三年大比貢至行省行省巡
按御史拔其尤者貢之朝守令卽并其妻子資送入京
恐貽其內顧也天子臨軒召見皆令其說書一過期於
可行繼試之文字試之射試之算卽文字不工而射算
上者亦取焉故槎菴小乘載國初有經明行修科工習
文詞科通曉四書科人品俊秀科言有條理科精習算
法科諸科備者爲上以次而降不通一科者不在擢中
卽此謂也其用之也有徑以爲御史者有以爲知州知

縣者有以爲教官者有以爲經歷縣丞等官者有以爲部院書吏奏差者有以爲五府掾史者不拘一例若鄉里學舍則守令於其同方之先輩擇一有學行者以教之在子弟稱爲師訓在官府稱爲秀才其教之也以百家姓氏千文爲首繼及經史律算之屬守令亦稽其所統弟子之數時其勤惰而報之行省三年大比行省拔秀才之尤者貢之朝守令資送妻子入京天子臨軒試之加以錄用其學舍生員則俊秀者升入學補缺食餼不成材者聽其各就所業是當時立法之始直以三代人材望之天下而豈意行之不久而中替也自鄉里無

需次之生員而學宮之中一爲增而再爲附人愈多而
習愈惡自六藝之教盡弛而帖括講章之學可至卿相
自守令之責不先而諸生之不肖反有進而挾持官長
者馴至憤時之士竟以生員爲蠹世之物而謂必廢之
而爲可以救世嗚呼曷亦取太祖頒行之事宜而讀之
可也明初辟召之典亦不一科有耆儒有隱逸有明經
有茂才有懷才抱德有賢良方正有孝弟力田有
聰明正直有文學有孝廉有稅戶人才有儒士錯出難
盡如全思誠以耆儒鮑恂以明經直補閣學則曠典也

洞霄宮提舉題名壁記

宮觀之制詳李心傳朝野雜記其在大滌山之洞霄宮
者竹垞言之備矣然曝書亭集所記自建炎元年始予

攷宋宰執之首領洞霄者呂惠卿章惇林攄而蔡京亦嘗以閣學一領其任雖其人不足稱而官不可泯也乃復重繙正史參之野記則卽建炎以後者竹垞亦尚閒有所遺予友趙谷林請更書一通以補洞天掌故之闕宰輔之領宮祠大率以殿閣學士繫銜而年表中亦有但稱其階者章惇以通議大夫富直柔李壁以中大夫畱正以光祿大夫是也宋之以殿閣寵舊相者觀文資政始有大學士之名其餘皆無之而年表紹興二十四年史才以端明殿大學士提舉乃誤文也職官志謂宰相不爲大學士者自紹興元年范宗尹始而年表宗尹

以大觀文提舉均屬衍文宋史舛戾如此最多竹垞記
中亦或因仍書之姑舉一隅以見厓略未始非庀史之
一助已若程公許傳再提舉王隆觀未嘗在臨安奉祠
其傳言史嵩之免喪以大觀文領洞霄公許劾之竹垞
不詳閱傳文遂以公許列記中是則誤之甚者若翟汝
文以資政殿學士提舉是郡齋讀書志而竹垞取其靖
康顯謨原職書之皆失攷也至其謂待制以下官當屬
提點主管之職略而不書今攷宋史則橫行右職自左
武大夫以下尙得提舉宮祠而朝野雜記謂從官係銜
皆爲提舉庶官則曰主管是待制諸官原屬提舉特宋

制外祠得以餘官充而京祠則用大臣洞霄自臨安爲
行在已升內祠故自紹興以還無復侍從莅其任者耳
亦非如竹垞所云也今所書一百五十人之中祇蔡宥
以集英殿修撰提點則宋史本傳明書之蘇儁以直龍
圖閣魯詹以直祕閣主管則汪藻張守所作墓志明書
之皆未有冒稱提舉者也

宋紹興學宮禊帖舊本記

穆陵十集蘭亭凡一百一十七種江東諸府州所有摹
本皆預焉獨吾鄉無之此闕事也然予攷唐帖中有勾
章令滿騫五字者爲蘭亭最古之本其中有開皇年號

以爲六朝以來祕府所藏唐太宗以賜韓王而崔液爲之跋其後江南國主以撥鐙書法題之而徐鉉爲之記其後又有紹興庚申史應物跋應物三傳而歸於吾鄉之李元泊少裴而攻媿先生記之是則吾鄉蘭亭第一掌故也唐人摹本以蘇承旨易簡本爲最承旨有三本其一歸於吾鄉之嬾堂舒學士嘗與元豐諸賢觀於鄞城南之崇法寺精神無毫髮恨是第二掌故也趙侍郎明誠本前有龍眠蜀紙畫王右軍像後有明誠跋明誠夫人李易安寓吾鄉之奉化故歸於史氏有紹勳小印是第三掌故也薛嗣昌定武本藏張衛公孝伯家者蓋

又次之攻媿先生所藏有王安國題者當又次之高續
古所藏有王厚之題者則又次之曹南吳志淳來鄞有
瘦本九靈山人定爲薛氏之物其後歸於大慈寺僧而
九靈跋之則定武別本也然則吾鄉雖無特摹之石登
於十集而故家儲蓄皆嘗得其最精者然此猶以卷軸
言之若唐初辨才本初出永興虞公所臨本藏趙明遠
家者則眞吾鄉之土物耳數百年以來諸所藏者俱已
散亡殆盡予所見者慈水姜湛園編修所藏定武本不
損者其最也予家缸石損本其次也天一閣范氏有紹
興學宮不損本又次之要皆吾鄉蘭亭之足登簿目者

范君永恒乞子記其家藏子乃詮次舊聞以題於後

宋神宗桃源書院御筆記

桃源書院舊在城西武陵之林末卽王先生酌古堂也
迨王氏之裔由林末遷罍湖而書院未嘗移明初始爲
官所有乃移之罍湖獨宋神宗之御書歷七百餘年巍
然無恙嗚呼是真王氏之球壁也哉五先生之倡道其
三皆以布衣終身卽仕者亦不達而先生獨邀宸奎之
賜固異數也桑海歷劫天府金石之藏且不可保而是
額乃獨畱一若有鬼神呵護之者王氏之子孫其幸爲
何如吾鄉之得拜御書者宋時自先生始其後遂日多

史忠定御香龍茶手跡高宗筆也明良慶會之閣眞草
書舊學二字及送東歸諸詩壽皇筆也壽皇又嘗錄忠
定野菴分咏以賜魏文節公而忠定四明洞天之題光
宗在東宮時筆也史忠宣之滄洲鴻禧之碧沚寧宗筆
也史忠獻之墓碑理宗御製并書者也鄭忠定輔德明
謨之閣安晚之圃及甬東書院趙清敏之直清亭乳泉
及安貧樂道王直閣之汲古傳忠陳清敏之世綸堂應
衛公之翁洲書院皆理宗筆也而鄭魯公未生忠定時
營壽藏於塔嶺夢隔岸有菴高懸嘗充達三字擁以蟠
龍顏以泥金作紀夢長句以志之忠定稍長聞魯公語

遍閱釋道諸書不得其解魯公曰蟠龍泥金殆御書耶
見志之忠定旣相理宗偶於燕閒詢其家世以先夢對
理宗卽賜此三字懸之嶺上以成其兆王元恭修至正
志特載魯公之詩以爲異聞其餘不見於紀錄者尙有
之而阿育王天童雪竇諸梵所賜不預焉顧就中分別
言之或中興以來賢相或直節不屈宗袞或以清德或
昌其子或表其師斯足與御書爭光者也亦有幸成夾
日之功遂爲當國之徑奎章愈富反滋物論者是在當
日已難概論或求其傳或正不必其傳也乃若是額之
存則四明之學統所係登其堂者肅然起酌古之思是

豈獨王氏孫子之球壁也哉爰再拜而爲之記

山陰縣西北葛仙人洞記

浙東山水之附稚川以名者最多然不可信山陰縣西北六十里有葛仙人洞則宋末南康高士葛慶龍也洞中雲霧清瑟古蘚斑駁使人神骨清冽洞前有一石像卽慶龍也洞中有石鶴軒然則王主簿理得鑄以待慶龍者也洞旁多長松修竹風味瀟灑然在山陰道中尙非絕勝而其所以得名則但以慶龍故予攷慶龍字秋巖又號寄漁翁又號江南野道人晚號飛筆仙人及老卜葬於山陰又號越臺洞主卽指是洞也南康人早年

嘗入匡廬學浮屠稱壽書記不樂中更爲道士卒返於

儒潛溪聞之臯羽以爲卽廬山人者非也放浪江湖中

巨公名卿酒徒劍客多與之游

以上采霏雪錄中語

其詩務出不

經人道語甚者鉤棘不可句酒酣落筆颯颯不自止皆

鵬騫海怒歛起無際然爲人簡躁喜面道人過一有所

忤卽發洩無畱隱人亦知其磊落無他腸然多疏之嗜

聞音樂又不甚解居一室雜懸藥王磬鈴醉後自揚扇

撼之閉目坐聽殷殷有聲至睡熟扇墮乃罷

以上見潛溪集初

慶龍流寓鄞之南湖延慶寺其爲詩尙操唐律喜精整

有什一集然多不自收存

以上見清容集

則潛溪所云慶龍詩

乃其晚年之變境也晚九落魄依王主簿居每遊石洞

見樵獵過者必祝以爲有神慶龍乃刻已像洞前稱洞

主見潛溪集年逾七十兒齒童顏終歲不澡沐肌體清潔衣

無蚤蝨風日清美輒乘筍輿遊天衣雲門諸勝霏雪錄將

死遺言葬我當於是洞且用儀衛鼓吹爲導使樵獵祝

我如山神潛溪集故至今人稱爲葛仙子求慶龍所著集

既不可得於諸書中見所載慶龍詩似非其至者求其

如潛溪所云奇氣橫發欲騎日月而薄太清者未之見

也慶龍以其才忽而釋忽而道忽而儒其究也慕爲仙

爲神非果好怪也遭時之亂胸中殆有耿耿不可下者

乎而臯羽諸公未盡爲之表白然則慶龍之不盡見者豈徒其詩而已哉老友五岳遊人鄭性同遊聞予言曰然請記之吾將勒石於洞以爲慶龍慰重泉之靈且慶龍固亦吾鄉之寓公也爰序次而畀之

祭甲申三忠記

甲申之難左班十九忠臣其曾任吾鄉長令者御史王忠烈公故鄞令檢討汪文烈公故慈令吾鄉則御史陳恭愍公也忠烈文烈之令吾鄉愛民下士古來循吏所不能過故其殉難也鄞人歲以三月十九日祭忠烈於天封寺慈人則祭文烈於城西而忠烈有子瞻卿丙戌

嘗知鄞縣事其後殉於金華鄞人祭忠烈因以瞻卿配
其後廢弛者六十年矣今年予與慈人鄭君南溪議於
府城合祭之而增入恭愍董君愚亭遂謀爲置田以永
其事嗚呼桑海之交吾鄉死國者六十餘人遂爲忠義
之邦此固出於三百年之教化而忠烈文烈之所薰陶
其時最近抑亦恭愍之所倡率也惟忠與孝歷百世而
不可泯於斯祭也尙其有所觀感哉

題蓮花莊圖記

歸安姚兄蕙田所居爲松雪王孫故址世稱蓮花莊者
也松雪之先莫氏居之世稱宋乾淳宏詞世家者也松

雪之後歸於莘氏世稱棗強莘令以善畫著者也然於是莊皆未嘗有圖咏者亦缺事也薏田居此已四世一日讀右丞孟城坳之句而有感也因令敬亭沈高士樗厓繪之於素自爲文以記之而復徵言於予浙河東西山川皆清遠而吳興池亭臺榭之勝尤與杭越鼎足其在前人掌故所錄者至今尙令人神魂飛動顧惜其不可復按薏田謂陵谷之易以板蕩而丹青石綠遂足綿亘於天荒地老之餘而不朽耶畫師之神力未必若是之遠也則亦不過好事者之惓惓而已夫清景不罹俗物則其福命未有艾者是莊自季宋以來代有雅人居

之劫火頻乘靈光無恙蓋其乞靈於大造者有深幸焉
蕙田以煙霞之癖驅使翰墨方且撰蓮花莊志用補前
人之闕而搜文獻以實之予聞清江敖叟繼公閩人而
居於茗上松雪兄弟師之其說儀禮在是莊也芙蓉百
頃之旁當日書帶之草或者尙有存焉其曷爲我訪之

笠山圖記

東浙山陰之臨浦有小山焉蓋一卷石之多也予友徐
君廷槐世居其地從而名之曰笠山因以爲字雍正庚
戌秋君以新進士需

召見與予密邇邸舍蹇驢短褐朝夕過從乃出舊所繪

圖屬予作記君爲伯調先生之孫少以文章雄於海內
珠盤之會所至傾倒其羣然而天性沖夷淡蕩遺棄一
切是以公車老困僅得一第卽謝選人之籍乞改廣文
以歸論者惜之不知君之得於山水者深固不以盈虛
屑屑也雖然會稽古來山水之窟筆牀茶竈所堪枕流
漱石之區目不暇接其最著者夏后氏之穴周官淮海
作鎮之山於越之臺右軍太傅修禊之亭祕書勅賜之
宅殘宋之攢宮臯羽白石冬青之寺抱遺老人之居青
藤之閣皆至今存君以笠山崛起雄長其閒振部婁而
成松柏可謂壯已山陰故予先人舊里有枌榆桑梓之

遺屐齒往返一歲數至獨於笠山未到茲披君圖并讀
自序蒹葭秋水之慕約略得之邇者笠山已束駕將行
西風朔雁卽以此當離亭之句笠山歸其掃三徑以相
待吾當乘春波南下過問伯調先生遺書再話春明舊
雨時也

冬心居士寫鑑記

吾友錢唐金君壽門畸士也其博學好古似楊南仲古
文詞似孫可之詩似陸天隨其磊落似劉龍洲潔似倪
迂尤喜狹邪之遊似楊鐵崖而其癡甚篤遠似顧長康
近似鄺湛若以故奔走江湖間所際會亦不少而年過

五十拓落如故初浙中學使者帥公蘭臯嘗以壽門應詞科之檄力辭不就而蹇驢之都下或問之則曰吾特欲觀徵車中人物果何等耳數月橐中金盡始歸壽門所得蒼頭皆多藝其一善攻硯所規撫甚高雅壽門每得佳石輒令治之顧非飲之酒數斗不肯下手卽強而可之亦必不工壽門不善飲以蒼頭故時酤酒硯成壽門以分書銘其背古氣盎然蒼頭浮白觀之其一善礬東絹作烏絲嘗遊鐙市擇其品之最高者買歸以烏絲界之清瘦有寒芒請壽門作分書其上則石湖詩中所稱吳鐙不足道也於是壽門雖窮愁時時有戶外之屨

或以硯或以鐙其銘硯之多遂成一集而其寓揚也則
鐙之行爲尤盛夫以壽門三蒼之學函雅故正文字足
爲廟堂校石經勒太學不僅區區銘硯已也而況降越
時好至於寫鐙則真窮矣雖然吾觀壽門窮且老顧其
著述益深湛其平昔所嗜好一往而情深如故也則誠
不能不謂之癡之至者冬心居士者壽門五十所別署
也

遊華不注記

予以辛亥七月從歷下南歸先束裝之一日向羅學使
竹園借騎往城東遊華不注峰以前此往遊時苦寒弗

果登而前輩盛稱鵲華秋色故再過之是日尙覺炎熇
華陽宮沙門笑曰檀越之來不寒則暑山中亂石橫亘
蹊徑蕪塞何自苦爲予不聽策杖至山半有洞賓祠蓋
遺山所夢地也沙門汲華泉至拾亂薪烹之小憩登其
巔直見渤海時則天風颯颯始知秋氣山門青綠隱隱
初有萌芽道元單椒秀澤虎牙兀立之語可爲神肖不
能復措一詞沙門爲予言明德邸在歷下時此閒花鳥
之盛不下虎邱今則華泉一綫漸淤爲小溝遊人亦鮮
過者於是西爽漸斜僕夫促駕遂循鵲山而西竹園方
治具話別乃書此以柬之

謝御史再入院補題名記

桂林謝御史以言事得罪遣戍同官以其得罪也削去其題名聞者駭之不十年御史還

朝再入臺曩時同官剗此舉者蓋已外遷至藩使被逮入西曹於是臺中補列舊額而御史自爲之記以示予御史之言曰題名者特以其曾爲是官耳觀溫公諫院之文是稱職者題之以垂法不稱職者題之以示戒未有竟削其名者也予曰斯言固也然而削亦有例宋寇萊公之貶崖州也錢惟演於樞使碑中削之明阮大鍼麗逆案姜如須於行人碑中削之所削之人不同或可

詫或可快要其事固有之昔人有曰一時有一時之君子一時有一時之小人其不爲時局所翻者固無幾耳彼奮然取寇萊公而削之者亦以爲實有所見而幾與姜如須之義憤同也御史昔所論者爲河南撫臣撫臣舊亦嘗在臺中其後貴盛無比彼同官者方且心慕而思效法之而惟恐不得也而御史乃操白簡以擊之至膺嚴譴則其快然而必欲削去之也固宜迨酷吏之奸私旣著累已見詰於

詔書又幸而遽死御史又

賜環重入臺使同官者而猶在臺則必重爲補也曷足

怪哉然御史之言又曰吾往者誠過過之可補猶此額也予謂此特立言之體耳予於御史爲同館後輩辱相知最深薑桂之性非如橘枳梅杏之易移也此老崛強補過之說將無託之空言也夫

廣陵相公傷逝記

明太師劉文靖公之家居也楊文襄公以故相起爲三邊總督謁之洛陽里第文靖咎之曰公爲閣臣而今乃俯就此任政府之體吾恐其自公而褻也文襄有媿色予竊謂唐宋宰相其出爲牧伯而復入中書者不可指屈大臣受國恩亦豈得以內外資地之隆殺爲去就文

靖宿德老臣而爲是言似乎不廣然有明官府之儀數則固如此故自吏禮二部及翰詹長官輒不欲外任以其損入相之望也今海寧相公陳公之夫人長洲相公宋公第四女也宋公六女長者適合肥相公李公之子宮詹學士其次適太倉相公王公其次適海寧顧侍郎其次卽相公其次適長洲繆宮諭獨少女適陳氏者僅以甲科知南充縣襟袂相連俱在翰詹坊局清華之選而宣麻者二開府者二前代晏元獻公以善擇壻稱亦未有若是之盛也方相公官吏部侍郎兼掌院學士已而出爲廣西撫軍當改吏部爲兵部去掌院銜夫人慙

然不樂者數日內外親表姑婦聞之皆不解其所以爭
來慰問則曰少宰與翰長皆入相之資也今一麾而出
委蛇麤官豈非恨事吾無以見仲姊矣聞者皆笑之而
同館老成相告曰古人所以重世家者豈不以通明典
故諳習體統有非小家子所能者乎今觀夫人之言乃
知天下膏粱之貴其所見固自不同足以證明三百年
來之史案相公撫軍數年入司工部已而卒正揆席則
夫人已先卒矣沙堤拜命泫然流涕悵夫人之不及見
也嘗語臨川侍郎李丈穆堂欲爲文以記之而侍郎轉
以屬之予予以爲王事之不以內外分者人臣之誼也

若今之官翰詹坊局者不安於侍從之枯寂而垂涎於外吏之足以自潤甘去清華而思叢雜斯則可恥也是夫人之所不屑見者不特文靖所羞稱也是爲記

燕堂奉母圖記

江都馬毋汪太孺人未昏守節歷經大吏上陳天子旌其閭初太孺人居甫及笄忽有孤燕來巢日徘徊窻前不能去其家皆心惡以爲不祥而弗敢言也未數日而果驗太孺人嘆曰天定之矣旣歸馬氏撫其爲後子開熊甚篤開熊稍長感柏舟之節而睠懷於鞠子之恩惟以不當太孺人晨昏之意爲懼左右就養無

方太孺人曰汝何以事我其亦讀書敦行斯爲孝矣已而開熊學行皆醇備宜文絳幔之暇優游襟背融融如也內外親表乃共署其寢門曰燕堂以美之太孺人以天年終不幸開熊亦中道下世其弟秋玉流涕曰吾世母之大節則既有詔有祠有狀有志有表有家傳亦足稍慰青燈苦嫠之素矣而吾兄之至性其誰爲寫之者於是作燕堂奉母圖而屬予爲文以記之嗚呼太孺人當讀女戒之時貞禽已爲之感召斯其素行之足以陵霜蹈雪通於神明非猶夫一時激發慕義好名者所可比也世儒論此案者多泥禮文以相疑難或且操女而

不婦之說以爲微詞予謂此在遺經有可旁證汪錡髫
年而執干戈以衛社稷則孔子以爲可無殤也若如世
儒之論則汪錡可以無死而死當在不弔之列矣而何
以聖人不然又況太孺人之大節天且弗違先時而告
其膺

九重雙闕之榮又何歉歟雖然莫爲之後雖美弗傳開
熊之純孝天之所以報太孺人而弗負其節也聞熊齋
志以歿而又有其弟勤勤懇懇不欲泯其兄之遺行則
又天之所以報開熊也然則一門之鸞停鶴峙皆燕堂
之貞符也聞熊名曰楚一字橘園秋玉名曰琯其少弟

佩兮名曰璐予徵車同籍也

江浙兩大獄記

本朝江浙有兩大獄一爲莊廷鑑史禍一爲戴名世南山集之禍予備記其始末蓋爲妄作者戒也

明相國烏程朱文恪公嘗著明史舉大經大法者筆之已刊行於世未刊者爲列朝諸臣傳國變後朱氏家中落以藁本質千金於莊廷鑑廷鑑家故富因竄名已作刻之補崇禎一朝事中多指斥

昭代語歲癸卯歸安知縣吳之榮罷官謀以告訐爲功藉此作起復地白其事於將軍松魁魁移巡撫朱昌祚

朱牒督學胡尙衡廷鑑並納重賂以免乃稍易指斥語
重刊之之榮計不行特購得初刊本上之法司事聞遣
刑部侍郎出讞獄時廷鑑已死戮其尸誅弟廷鉞舊禮
部侍郎李令哲曾作序亦伏法并及其四子令哲幼子
年十六法司令其減供一歲例得免死充軍對曰予見
父兄死不忍獨生卒不易供而死序中稱舊史朱氏者
指文恪也之榮素怨南潯富人朱佑明遂嫁禍且指其
姓名以證并誅其五子松魁及幕客程維藩械赴京師
魁以八議僅削官維藩戮於燕市昌祚尙衡賄讞獄者
委過於初申覆之學官歸安烏程兩學官並坐斬而二

人幸免湖州太守譚希閔泣官甫半月事發與推官李
煥皆以隱匿罪至絞澣墅關權貨主事李尙白聞閫門
書坊有是書遣役購之適書賈他出役坐其隣一朱姓
者少待及書賈返朱爲判其價時主事已入京以購逆
書立斬書賈及役斬於杭隣朱姓者因年踰七十免死
偕其妻發極邊歸安茅元錫方爲朝邑令與吳之鏞之
銘兄弟嘗預參校悉被戮時江楚諸名士列名書中者
皆死刻工及鬻書者同日刑惟海寧查繼佐仁和陸圻
當獄初起先首告謂廷鑪慕其名列之參校中得脫罪
是獄也死者七十餘人婦女並給邊蓋浙之大吏及讞

魚土志卷之二十一
獄之侍郎鑒於松魁且畏之榮復有言雖有冤者不敢
奏雪也之榮卒以此起用并以所籍朱佑明之產給之
後仕至右僉都

桐城方孝標嘗以科第起官至學士後以族人方猷丁
酉主江南試與之有私並去官遣戍遇赦歸入滇受吳
逆僞翰林承旨吳逆敗孝標先迎降得免死因著鈍齋
文集滇黔紀聞極多悖逆語戴名世見而喜之所著南
山集多采錄孝標所紀事尤雲鍰方正玉爲之捐貲刊
行雲鍰正玉及同官汪灝朱書劉巖余生王源皆有序
板則寄藏於方苞家都諫趙申喬奏其事九卿會鞠終

戴名世大逆法至寸磔族皆棄市未及冠笄者發邊朱
書王源已故免議尤雲鏐方正玉汪灝劉巖余生方苞
以謗論罪絞時方孝標已死以戴名世之罪罪之子登
嶧雲旅孫世樵並斬方氏有服者皆坐死且劉孝標尸
尙書韓菼侍郎趙士麟御史劉灝淮揚道王英謨庶吉
士汪份等三十二人並別議降謫疏奏

聖祖惻然凡議絞者改編成汪灝以曾效力書局赦出
獄方苞編旗下尤雲鏐方正玉免死徒其家方氏族屬
止謫黑龍江韓菼以下平日與戴名世論文牽連者俱
免議是案也得

恩旨全活者三百餘人康熙辛卯壬辰閒事也

鮐埼亭集外編卷二十三

鄞 全祖望 紹衣

序一

周易義序

周易口訣義六卷本名周易義史文徵所著也文徵名
徵河南人宋人避御諱作證自荆南田氏書目誤以爲
唐宰相魏文貞公之書紹興中續編四庫書目亦因之
至昭德晁氏始正其譌陳振孫謂三朝史志已載其書
非五代人也唐季是已其人本末不可攷崇文總目謂
史氏直鈔正義略刪節以便講習故以口訣名之今觀

其書亦有不同於孔氏者如臨彖八月有凶正義主荀氏以爲三陰之否文徽主何氏以爲四陰之觀則崇文目所云亦未盡然也但其談義理而略象數則王韓之家法耳唐人經學最草草見於史者不過數家易祇推蔡廣成一人廣成所著啓源十卷外義三卷明人一齋書目尙列之而予未之見其餘則陰洪道陸希聲東鄉助高定諸家恐皆無存者其幸得存者李鼎祚集解乃所以輯三十六家之緒言在唐人說易別爲一派其餘則郭京邢璣之書然則文徽易義足備正義以後之一種不可聽其無傳也五代則蒲乾貫有易學亦談象數

者總之關洛以前儒林寥略苟有傳者皆當存之以備
時代不當苛論於其閒爰論其書而藏之且爲之序其
端

甘棠正義序

甘棠正義者梁陝州大都督府左司馬任正一之易疏
也其書凡三十卷孔氏正義以爲藍本推演其說崇文
總目尙載之則宋時其書未亡故樂平馬氏亦述焉明
以後無復傳是書者而忽有唐長孫無忌等周易要義
其書凡十八卷第一卷分上中下第二卷至第七卷分
上下其爲十卷其編首備載永徽四年所上表長孫無

忌李勣于志寧以下二十四人連名署進謂六經正義
穎達雖加討覈尙有未周爰降絲綸更令判定臣等上
稟宸旨旁撫羣書謹以上聞按唐藝文志及儒學傳正
義之作凡四修而始成其初則穎達暨顏師古司馬才
章王恭王琰同撰定

藝文志作李
子雲王德韶

其後駁正者則馬嘉

運趙乾協覆審者則蘇德庸趙宏智

藝文志有隨
德素王士雄

卒刊

定於無忌等二十四人而後頒行是無忌之判定此書
誠有之然頒行在判定之後則其書卽今學官所具者
非別有一種也故崇文總目云周易正義十四卷唐太
尉長孫無忌與諸儒判定則未嘗改名要義也吾取其

書讀之則更異焉據云以其未周故有旁摭則必多出於孔氏之外者乃今以學官之本校之今本不及略例而是本附以略例之注一卷又每卦注以八宮世數爲今本之所無今本不載字音而是本有音其不同者不過爾爾然今本聯絡貫穿皆依卦爻爲次而是本則草草分條似反屬未定之藁今本每卦下一爻必有數語而是本或竟無之今本所言反詳而是本轉略則今本出於是本或增而或刪乃謂是本在今本之後謬矣故吾斷以爲是卽任氏甘棠正義而孔氏之所自出後人不知妄爲長孫無忌箋表改易其名離合其卷帙以欺

後世而不知其原委之歷然可攷也隋以前江南易疏
十餘家今更無存任氏所作雖已備見孔氏書中然要
其故物不可不加珍惜而略例注一卷遠出邢璣之前
尤可貴也秀水朱檢討經義攷亦疑是書卽孔本而不知爲任氏但陝州大都督
府之名蕭梁時所未有當更攷之爰校其譌謬而別爲
之紱

田氏學易蹊徑題詞

宋華亭田興齋在嘉定閒嘗設講席於國學六館之士
皆北面焉不知宋史何以不傳之於儒林也其所著學
易蹊徑三十卷在吳文正公纂言中頗及之今始得見

其書於都下宋人之言互體者黎洲祇舉漢上黃中二
家今觀興齋之說又有出於二家之外其每卦一圖皆
以正卦兼變卦而言而並取其正變之互嘗攷其所自
出則吳興沈氏也沈氏謂睽三則下互爲離其變則上
互爲兌卽興齋之說也夫正卦之互在聖人取象或有
時而用之若變卦之互非取象所及也一卦自有一卦
之象不容兼正變而互之也或曰左氏陳敬仲筮詞風
爲天於土上山也杜元凱謂此觀之否正卦之三四五
爻爲艮變卦之二三四爻亦爲艮故曰山則固合正變
之互言之矣興齋之所本者此耳予曰此筮法也筮法

合正與變而占之則亦得兼正與變之互而象之當聖人作象詞但發揮是爻之象而已安得預計其變而求合之將不勝其緒之紛矣易雖爲卜筮而作然要自有節次也沈氏不過偶一及之其說尙未及成興齋則每卦列焉竟欲以之定互體之說竊以爲未安若其餘甚有佳者嘉定以後經師如此不易得也

曹放齋詩說序

放齋曹先生粹中吾鄉定海人也字純老李莊簡公光之壻宣和六年沈晦榜進士釋褐黃州教授莊簡由吏部尙書參預機務秦氏勢正殷聞先生名欲見之先生

辭焉私語婦曰尊公其能終爲首揆所容乎何不早去
已而莊簡果被出嘆曰吾媿吾壻先生自是隱居終秦
氏之世未嘗求仕莊簡退居著讀易老人解說而先生
箋詩各以其所長治經嗚呼先生皜然於姻婭之膺仕
而潔身於十畝之間不媿其婦翁且加以先幾之哲焉
可謂百世之師矣世有改修宋史者當附之莊簡傳中
也張魏公晚年入相薦於朝通守建寧不久乞身而歸
贈侍講深寧王氏解詩多有取於先生之說如據太始
天皇之策包羲網罟之章葛天之八閼康衢之民謠以
爲詩本而瞻彼旱麓以漢書地理志證之知爲旱山四

月秀斐以爾雅本草證之知爲遠志又引齊詩以定采
蘋草蟲之先後其所引名言尚多有之而完書則意其
不可得見矣忽見永樂大典中有之乃鈔而謀付之梓
因念少時讀深寧四明七觀其於經學首推先生之詩
今幸得拜而讀之奚翅南金不徒桑梓敬恭之思也自
先生之詩說出而舒廣平楊獻子出而繼之爲吾鄉詩
學之大宗慈湖之詩傳相繼而起咸淳而後慶源輔氏
之傳始至甬上則論吾鄉詩學者得不推先生爲首座
歟

荆公周禮新義題詞

三經新義盡出於荆公子元澤所述而荆公門人輩皆分纂之獨周禮則親出於荆公之筆蓋荆公生平用功此書最深所自負以爲致君堯舜者俱出於此是固熙豐新法之淵源也故鄭重而爲之蔡條以爲政和祕閣所藏其書法如斜風細雨定爲荆公手蹟其後國學頒行之板爲國子司業莆田黃隱所毀世閒流傳遂少僅見王氏訂義所引而已而明文淵閣書目所有當猶屬政和底本顧世之人無從見今則無矣相傳崑山徐尙書雕經解以千金購之不能得雍正乙卯予於永樂大典中得之亟喜而鈔焉會修三禮予因語局中諸公令

鈔大典所有經解而荆公書尤爲眉目惜其地夏兩官
已佚終不得其足本也荆公解經最有孔鄭諸公家法
言簡意核惟其牽纏於字說者不無穿鑿是固荆公一
生學術之祕不自知其爲累也蓋嘗統荆公之經學而
言之易傳不在三經之內說者謂荆公不愜意而置之
然伊川獨令學者習其書容齋記毛詩八月剝棗荆公
一聞野老之言輒改其說則亦非任情難挽者朱子於
尙書推四家荆公與焉且謂其不強作解事而禮記之
方馬數家亦稟荆公之意而爲之者至今禮記注中不
能廢爾雅成於陸氏而以其餘爲埤雅旣博且精彼其

門人所著尙有不可掩者如此至若春秋之不立學官則公亦以其難解而置之而並無斷爛朝報之說見於和靖語錄中所辨予觀宋志荆公嘗作左氏解二卷則非不欲立明矣荆公又嘗與陳用之許允成解論孟然則去其字說之支離而存其菁華所謂六藝不朽之妙良不可雷同而詆也而況是書又荆公所最屬意者乎荆公之書五官而已有鄭宗顏者采其說別注攷工記二卷今新義已缺其二而攷工尙有存者并附之

史衛王周禮講義序

予嘗言吾鄉經學先師陳文介公於諸經俱有論說此

外易則王處士茂剛春秋則高侍郎閱高處士元之詩
則曹通守粹中舒通守璘楊教授銖尙書則袁學士燮
周禮則史丞相浩鄭教授鐸皆鼻祖也衛王之書孝宗
爲建王時在講筵分講其書自天官起止於地官司關
一十四卷中興藝文志謂其多所啓發孝宗稱之者也
當宋時有雕本今則無矣明文淵閣書目有之康熙中
崑山徐尙書請權發閣中書付志局則皆殘本而是書
天官自司書以前俱闕地官

以下闕

禮記輯注序

禮記之學莫如櫟齋衛氏之書爲大備其序有云世人

之言惟恐其不出於已吾之言惟恐其不出於人可謂
述古之名論也然其書綜羅極博而竟未嘗有所折衷
意欲使學者深思而自得之其不得列於學官者亦正
以此櫟齋之後吾鄉黃文潔公始取其書釐而定之刪
繁就簡最爲有功文潔日鈔諸經惟禮記爲成書別號
禮記集傳而世之人鮮知不能取以易陳匯澤之陋學
爲可嘆也有明經術稍衰然說禮如南山叔陽彭山浚
川輩皆卓然可傳而莫有繼衛黃之緒者吾鄉萬先生
充宗湛於經學六經自箋疏而下皆有排纂三禮爲最
富三經之書其成帙不一種禮記爲最富方崑山通志

堂經解之未刻也櫟齋之本世閒流傳頗少先生求之
不可得會姚江黃徵君自山陰祁氏書閣見之遽售以
歸蹕急足告先生而中途爲書賈竊去先生曰以吾所
見未必較櫟齋爲少乃自注疏暨陳馬方陸而下錯陳
而貫穿之豪鈔摘抉哀然成編俄而或以其本至取而
讐之則凡櫟齋之所有者無不在後乎此者倍之而和
齊斟酌審異致同極之於繭絲牛毛之細直足過櫟齋
而抗文潔先生曰吾於是可以無憾矣先生之書其盛
傳於世者莫如學禮質疑蓋條禮經諸大節目前人聚
訟未決而詳爲論定者也是書則以部帙之繁未有能

梓者予從其家借鈔之徵君嘗謂學不患不博第患不精充宗由博以致精故其書必傳雖然時風衆勢方窮老盡氣於帖括而未有極出於已者固無有出於人者直罔聞其能讀先生之書者恐亦難其人也

春秋輯傳序

春秋筆削之旨如高山深谷不易窺探故有爲三傳之所不得而啖趙見之者有爲啖趙之所不得而宋元諸家迭相詰難而見之者甚矣夫會通之難也往者姚江黃徵君以經學大師倡教浙東西之間嘗欲推廣房審權曾稔衛湜諸君之緒大修羣經而首從事於春秋先

令其徒薈萃大略輯爲叢目只篇首春王正月一條草
卷至五大冊猶未定徵君笑曰得無爲秦延君之說尙
書乎度難以成編而止萬充宗先生者徵君之高弟也
不以爲然退而獨任其事取其重複者去之繁蕪者刪
之分別門戶芋區而瓜疇輯成二百四十卷一夕爲大
火所燼徵君爲之悵然時先生方纂禮記解旣畢復重
輯之而先生已病猶矻矻不勌至昭公而絕筆方易簣
時顧左右而言曰吾魂魄中不了季武子立後一事彷彿
劉原父權衡在目前也嗚呼士爲科舉之學遺經長
束高閣官羊市餅總不識爲何物先生竭膏肓之力繼

之以死可謂志士也已故徵君爲先生作哀詞擬之於
宗汝霖之呼渡河先生之書卷帙旣繁嘗令嗣子九沙
編修輯其自得之言爲學春秋隨筆四卷已行於世歲
在己酉予從編修借鈔全本歸安姚世鈺欲使予續成
之予曰昔林少穎解尙書於洛誥而下未備東萊補之
自秦誓以逆泝焉至今兩家之書皆孤行而實合璧也
顧予何人敢援東萊之例無已請以俟諸異日因卽書
以爲序

高氏春秋義宗序

諸經箋故旣多必有集大成者出而撫拾之周易則李

鼎祚房審權尙書則林少穎詩則呂東萊戴岷隱禮則
衛正叔周禮則王與之而春秋則吾鄉高端叔也端叔
爲澶淵功臣瓊之後南渡後居四明家貧無書借之隣
家不暇盥櫛而讀之隣人憐焉遂盡發其書使縱觀已
而受學於沙隨程氏學日以博故其於周易於毛詩於
論語皆有撰著而撫拾之富至三百餘家者春秋也爲
書百五十卷五上禮部而不第傅公伯成教郡以端叔
爲經師令學者從之先是高憲敏公息齋曾有春秋集
註而端叔繼之故吾鄉稱爲春秋二高不以名位甲乙
也然端叔之書之博過於息齋自予治春秋以來求端

叔之書不可得今年鈔永樂大典得之爲之驚喜雖頗有殘缺要爲經苑中所當珍惜也嗚呼以端叔之經學如此而厄於青衫以老嘗觀剡源所記謂其先塋在萬竹山中學者因稱爲萬竹先生然端叔實未嘗久居萬竹其居萬竹之大家爲王氏而菲薄端叔之學每端叔至萬竹王氏奉之甚嚴退而卽嘆其無成惜其徒老以死豈知由今日觀之固有不以彼憂此者乎端叔有茶甘甲乙藁其詩三千其文五百又作變離騷九篇曰愍畸志曰臣薄才曰惜來日曰感回波曰力陳曰危衷曰悲嬋娟曰古誦曰繹思時以爲宋人擬騷者弗逮而是

時以詞賦取士詩亦非所尚故端叔之茶甘亦莫有取而嗜之者嗚呼世之以祿位容貌見斥於人者豈獨揚子雲也哉端叔之後在明爲陝西撫軍斗樞至今猶以讀書世其家

陳用之論語解序

荆公六藝之學各有傳者攷之諸家著錄中耿南仲龔原之易陸佃之尚書爾雅蔡卞之詩王昭禹鄭宗顏之周禮馬希孟方慤陸佃之禮記許允成之孟子其淵源具在而陳祥道之論語鮮有知者但見於昭德晁氏讀書志而已荆公嘗曰解論語其子雱又衍之而成於祥

道長樂陳氏兄弟深於禮樂至今推之乃其得荆公之傳則獨在論語昭德謂紹聖以後場屋皆遵此書則固嘗頒之學官矣或曰是書本出於道鄉鄒公而託於祥道予謂道鄉偉人也豈肯襲阮逸輩之所爲哉諸家爲荆公之學者多牽於字說祥道疵類獨寡爲可喜也況荆公父子之論語不傳而是書獨存亦已幸矣予鈔是書蓋於天一閣范氏前此崑山徐尙書開雕宋儒諸箋詁其得之天一閣最富而是書不預焉殆以其闕文誤字之多故置之予家居細爲校讐稍復可通欲覓窮經家之有力者取荆公周禮新義王昭禹周禮解鄭宗顏

攷工記注陸佃爾雅新義暨是書合梓之以見熙豐之學之概無使蔡卞之詩獨行而未能也經師之作存於今者稀矣雖或不醇要當力爲存之乃敍以藏諸篋中

新雕五經文字九經字樣題詞

唐石經在關中者一厄於韓建再厄於向拱三厄於韓縝而當時之完本不可見金源以後累經修治迨明嘉靖乙卯地震而元以前之補本亦不可見吾友甘泉馬君嶰谷昆弟得宋搨五經文字九經字樣以爲是希世之珍也亟爲雕本以傳之予讀舊唐書頗譏開成石本之蕪累顧當時寫官旣不一容不能無舛錯而張參唐

元度之書則固有功於遺經者也向嘗聞之顧先生亭
林朱先生竹垞謂是二書自田敏後無鏤板者以嘆息
於好事者之難以予攷之二書之刊於田敏已非石本
之舊洪容齋云晉開運末國子祭酒田敏合二書爲一
編以攷證俗體譌謬深寧王氏玉海亦云而婁機廣干
祿字書竟稱爲田氏之作則開運所定者乃二書之合
編冊府元龜仍分列爲二者非也陳直卿云九經字樣
一卷唐元度撰晉開運中刻本近有作石經攷異者疑
其別爲一書不知此卽田氏之定本直卿因其卷首但
存唐氏序文遂誤以書屬元度正猶婁機之竟以屬諸

田氏也田氏於五代時號爲儒林其校石經用功尤久且勤然擅改尙書盤庚之文於爾雅不識日及頗爲經師所笑其於二書猶幸其無甚改竄而要若石本之舊爲可信也然則二書石本之舊蓋八百年以來無鏤板者嶰谷昆弟之爲是舉不可謂非補經苑之憾矣

張司業於唐史無專傳及攷范傳正之言唐世士大夫祭祖先能崇古禮不用紙錢者祇顏魯公與司業二家則其卓然有得於經又可知也韓退之集稱司業業爲敦煌人亦言其有大名而石經之末又載司業有孫自牧官毛詩博士能以家本欽助元度列名參

校之次則經苑之能世其家者此皆足以補前人之遺也

重和五經字樣板本題詞

唐開成石經之末有張司業五經文字唐待詔九經字樣附勒於石暨晉開運中田祭酒合二書爲一造成板本是爲五經字樣及宋重和中又重修之顧其書不甚傳乾隆辛酉得見於杭之趙氏係宋刻爲明文淵閣本吾友谷林徵士之子誠夫摹鈔之而疏開成石本之異同於其下前年揚之徵士馬四半查得宋搨開成石本已雕之矣予乃亟令并刻此編而誠夫喜爲難得之書

令予題之按宋會要重和元年十一月丙子提舉成都府路學生翟栖筠奏王安石參酌古今篆隸而爲之說此造道之指南窮經之要術也然字形書畫纖悉委曲咸有不易之體世之學者從俗就簡轉易偏旁傳習既殊漸失本真如期朔之類從月股肱之類從肉勝服之類從舟丹青之類從丹靡不有辨而今書者乃一之若此者不勝舉故幼學之士終年誦書徒識字之近似而不知正形甚可嘆也臣竊見國子監有張參五經文字唐元度九經字樣所以辨證書名頗有依據然其法本取蔡邕石經許氏說文而蔡許之學頗有未盡如是從

日而從月昏從氏而從民謬戾甚衆願詔儒臣重加修
定去其譌誤存其至當一以字說爲主分文部類爲新
定五經字樣頒之庠序詔可於是太學官集衆修之然
則是書之作蓋荆公字說之嫡傳也予嘗謂荆公三經
之頒學官蓋已有勒石之漸而不果故嘗徵洛人王著
卿令篆字說者卿祖擇之外孫也世受泰山孫氏之學
辭以所業不同而止而晁說之作儒言引崔浩所作石
經以諷及荆公歿而栖筠之爲是編猶此志也從來石
經之舉必有小學之書以正文字故李陽冰在天寶中
欲寫石經則有說文字源開成則有張唐二家廣政則

有林罕說文字目而趙克繼預於汴京之役亦有古文篆韻然則重和之舉其殆欲述荆公未遂之志而卒不果耶荆公之字說予嘗得見之吳下其中蓋有卓然足以正前人之失者未可盡指爲穿鑿故當時雖以山谷之不相苟合亦謂其妙處足以不朽是非雷同之徒所能知也然則是編也不亦可寶乎哉近日藏書之富大江以北推馬氏大江以南推趙氏故開成之舊刻重和之編駢聚於二家其亦學者稽古之幸也夫

石經攷異序

吾友杭君堇浦纂輯石經攷異一卷蓋惜昭德晁氏之

書之佚而爲亭林顧氏拾遺者也自六朝以迄今古文之日剝日落不必水火盜賊蓋有坐消於風塵俗吏之手如馮熙常伯夫之徒而一二好古儒者旁皇委曲求之片文隻字閒豈不重可悲夫其中尙有與堇浦討論者竊嘗攷熹平石經始於蔡邕諸公而邯鄲淳修之正始石經亦出於淳而嵇康等祖之魚豢魏儒宗傳序曰黃初元年之後新主乃始掃除太學灰炭補舊石碑之缺壞時淳方以博士給事中是補正熹平隸字舊刻者淳也衛恒四體書勢謂魏初傳古文者皆出於淳正始所立轉失淳法則淳於補正熹平隸字之外別用壁中

書寫一本爲正始之祖晉書趙至傳曰詣洛陽遊太學
遇嵇康寫石經嵇紹亦曰先君在太學寫石經古文是
卽正始間事然則邯鄲石經之上接熹平者是隋志以
一字爲魏刻之誤所自也其下開正始者是范書以三
字爲漢刻之誤所自也楊銜之江式所言大抵皆因此
而錯況黃初所補非僅舊碑之缺壞尙有增多於熹平
之外者隋書五代史志一字石經周易一卷尙書六卷
魯詩六卷儀禮九卷春秋一卷公羊九卷論語一卷又
引七錄一字石經鄭氏尙書八卷毛詩六卷以較熹平
五經之目其增多者更出誰人之手然則邯鄲氏石經

之功亦諒矣若魏明帝刊典論事在太和四年隋志亦
稱爲一字石經典論又屬黃初之後正始之前而酈元
謂六碑附於正始四十八枚之次不又舛歟至南齊書
魏佛狸於城西三里刻石寫五經及其國記則不必以
魏本紀不載爲疑是時崔浩方領祕書與高允等共撰
國記陳畱江強卽江式祖以進所輯經史文字授中書博士
而著作令史閔湛輩諂浩請取浩所注易論語書詩頌
之國中以易先儒箋故并勅浩注禮傳又勸浩以國記
及五經並勒之石浩遂自鄴取石虎文石屋基六十枚
充用樹碑平城之郊壇東方三百餘步用工三百萬其

後國記既毀而石經亦不卒業斯本紀所以不載而僅見之浩及高允傳然觀浩奉詔書急就章而改寫漢疆爲代疆以媚其主則石經之爲所改亂者亦必不可數計謂其能存古文而傳墜學未必然矣堇浦之書所以發擿前人之譌者覈矣如愚所見或亦附而存之以備攷索之餘則未必非負暄之一得也

增修復古編題詞

吳興張有謙中吾浙中篆學之大宗也謙中自幼不務進取喜小篆潛心許氏說文其點畫之微轉側縱橫高下曲直毫髮有差則形聲頓異晁子止謂自陽冰前後

名人謙中格以古文往往有失其精博如此虞仲房謂
視徐楚金兄弟及郭恕先謙中之精密尤過之年五十
餘始爲此書手自寫之至六十而成凡三千言晚年棄
家爲黃冠游心世外最與陳了翁相契是書卽了翁所
序也當崇寧時以篆學知名者歷陽徐競明叔然觀李
仁甫言則明叔攀援姻戚以入書藝局登進未幾旋遭
汰斥其人不及謙中遠甚而仲房言其小學亦非謙中
之敵是復古一編蓋許氏之功臣也陳直卿又記謙中
爲林侍郎攄書母夫人碑一事曰手可斷字不可易林
不能強善哉其風骨之高益足以徵其書之珍重也明

初吳均仲平又爲增修之旁收林罕鄭樵戴侗諸家以
附於下其亦好古之士歟小學日衰畱心於古文者已
爲絕響吾故不能不於是書三致意焉

鮑培亭集外編卷二十三終



